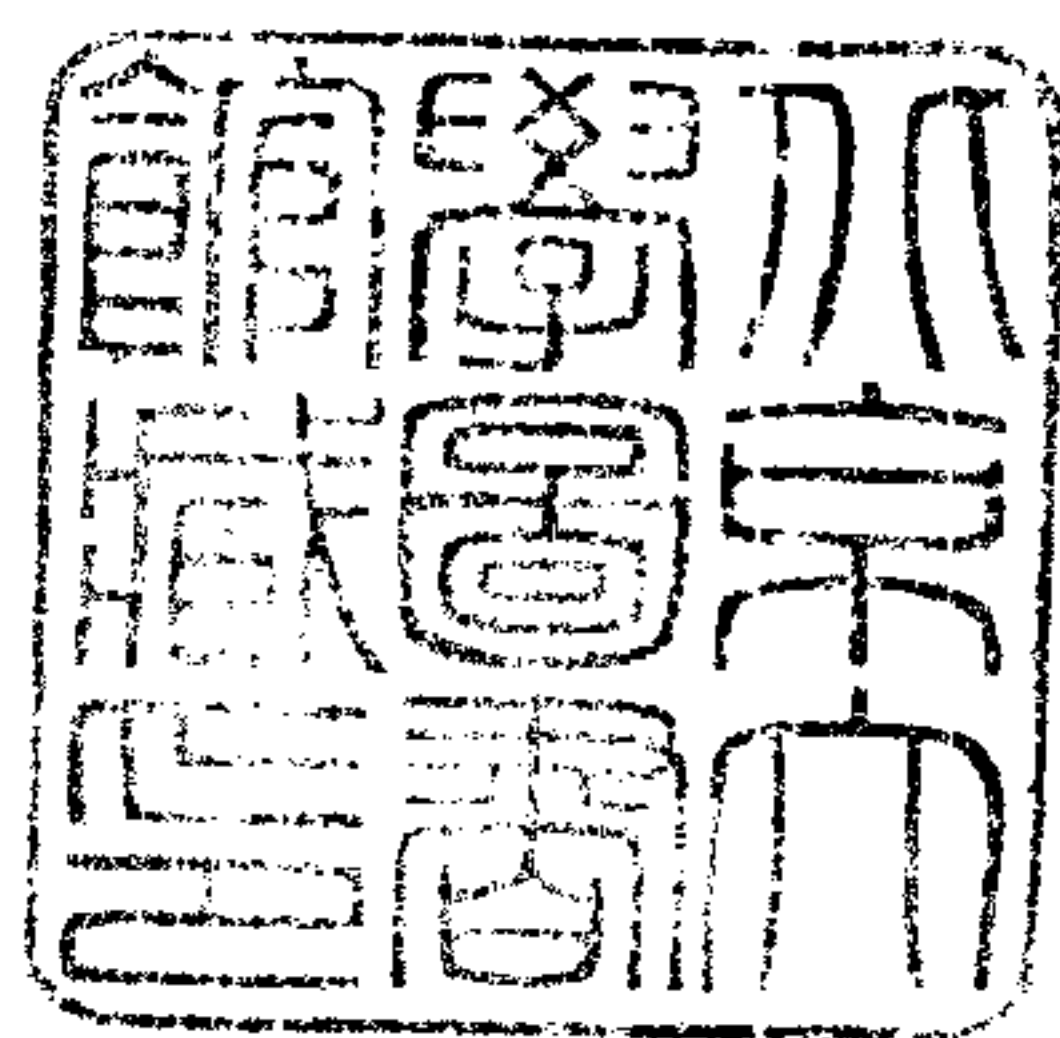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〇・子部・小說家類

- 燕丹子三卷〔清〕孫星衍輯……………一
- 譚賓錄十卷〔唐〕胡璩撰……………五
- 三水小牘二卷逸文一卷附錄一卷〔唐〕皇甫枚撰 繆荃孫校補……………三一
- 友會談叢三卷〔宋〕上官融撰……………五五
- 客座贅語十卷〔明〕顧起元撰……………七五
- 剪桐載筆一卷〔明〕王象晉撰……………二八五
- 陶菴夢憶八卷〔明〕張岱撰〔清〕王文誥評……………三一五
- 堅瓠集四十卷（甲集四卷乙集四卷丙集四卷丁集四卷戊集四卷己集四卷庚集四卷辛集四卷
壬集四卷癸集四卷）續集四卷廣集六卷補集六卷秘集六卷餘集四卷（甲集卷一至丁集卷四）
……………三八九
- 〔清〕褚人穫撰……………三八九

1160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太子丹賈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
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果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
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關門
未開丹為鷄鳴衆鷄皆鳴遂得逃歸深怨於秦求欲復之奉養
勇士無所不至為書與其傅鞠武曰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
無毛之地未嘗得親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
幸傅正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
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迴者斯豈樂死而忘
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
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

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賊以奉養
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我路而信我辭一劍之任可當百
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
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指以為笑易水之北未知誰
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鞠武報書曰臣聞
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相相之恥除
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虞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冀
僥倖以要功名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
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
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為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
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無倡兵
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亂之

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說召鞠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為
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鄰諸侯必有求我者矣
太子曰此引日縷縷心不能須也鞠武曰臣為太子計熟矣夫
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
成臣以為良太子睡臥不聽鞠武曰臣不能為太子計臣所知
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

燕丹子卷中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曰傅不以
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樊邑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
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覩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
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
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
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衆
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位寢不安
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爲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
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三時進食存
問不絕如是三月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

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有意歟田光曰微
太子言固將竭之臣聞騏驥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
道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爲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
則臣不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
宋臆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
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爲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
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可
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
得交於荆君則燕國社稷長爲不滅唯先生成之由光遂行太
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遂見荆軻曰光
不自度不肖遠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負天下之士也傾心於
足下願足下勿疑焉荆軻曰臣鄙志常謂心合意等沒身不顧

情自乖異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於太子微諾不違田光謂荆
軻曰蓋聞士不爲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
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下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荆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援綬不讓至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爲勤望遠不以爲遐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信於知己也太子曰田先生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丈夫而不見信向何吞舌而死矣太子驚愕失色噓唏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怕民氏日置酒請軻酒酣太子起爲壽夏扶前曰聞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稱良今荆君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超

五

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爲周師騏之在鹽車駑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荆軻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四三王下欲六五霸於君何如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水而觀軻拾瓦投龍太子令人捧盤金軻用投投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甚美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置酒華陽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斷手盛以玉盤奉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床而寢後日可從容曰

太子三於斯矣而太子過其黃金投龍千里馬人好手盛以玉盤凡庸人常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泰山但聞用之所在耳太子幸教之太子歛袂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過丹不道丹恥與俱生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燕國莫彊於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爲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衆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虎追虎耳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丹甘心焉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善也軻默然不應居五月太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趙國兵臨

六

燕事已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陽何如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樊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實爲將軍痛之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荆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秦必喜喜而見軻軻將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背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銜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扼腕執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奈何遂函盛於期首與督亢地圖武陽爲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易水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

寒壯士一去分不復還高漸擊筑宋意和之爲壯聲則髮怒衝
冠爲哀聲則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二子行過夏
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
武陽欲擊止之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曰燕太子丹畏大
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爲北蕃臣 秦王喜百
官陪位陛戰戰有見使者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鐘鼓竝發
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太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色秦王怪之
軻顧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
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秦王發圖圖窮而
匕首出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提其凶目數之曰足下負燕曰久
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海內報讐今燕
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
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聲曰羅敷單衣可掣而絕
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
聲負劍拔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軻拔匕首植之夾秦王耳
入銅柱火出然秦王還斷斬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
吾坐輕易爲聖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

譚賓錄十卷 舊本
唐胡璩子思著

此書之序言曰：賓錄者，唐初文人所著，其言多與古人不同，故曰賓錄。其言多與古人不同，故曰賓錄。其言多與古人不同，故曰賓錄。

譚賓錄目錄	卷一	十二則
	卷二	二十一則
	卷三	七則
	卷四	六則
	卷五	十三則
	卷六	十三則
	卷七	十則
	卷八	七則
	卷九	十一則
	卷十	二十則



譚賓錄卷一

唐胡球子温著

道士王遠知本瑯琊人也父曇選除揚州刺史遠知母
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常夢彩雲靈鳳集其身上因而
有娠又聞腹中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
仙宗伯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宏
景傳其道法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起玉清元壇
遠知知之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遂來
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選又復其
舊唐高祖之龍潛遠知嘗密陳符命武德中秦王世
民與幕屬房元齡微服以謁遠知遠知迎謂曰此中
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

平天子願自愛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問詩歸山貞
觀九年潤州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二十七人降籙書
懸勉之後謂弟子潘師正曰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
一童子叻不得白日昇天今見召為少室山伯將行
左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
蓋曰昇元先生云

萬迴師閩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因
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言一作父母亦以豚犬畜
之年長父令耕田迴耕田直去不顧口但連稱平等
固耕一壟耕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
之迴曰使此壟耕何須異相乃止擊而罷耕迴兄茂
後于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死矣日夕涕泣而憂

思馬迴願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
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迴曰詳思吾兄所要者布
裹糗糧中履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觀之忽一日朝
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
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
萬里而迴故號曰萬迴也先是元奘法師向佛國取
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迴請向閩鄉地教化焚師
馳驛至閩鄉縣問此有萬迴師無令呼之萬迴至焚
師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
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嘗指曰將作監人莫之悟
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為將作監常謂韋庶人及安樂
公主曰三郎所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

遂為之不悟為元宗所誅也又齊宗在藩邸時或遊
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
人來其處信宿問齊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
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曾以示萬迴萬迴曰此兒是
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瓊偉善於
欽吹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青賤競來禮拜萬迴披
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
宅於已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遠來本
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泉于塔
下掘井忽河水湧出飲竟而然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唐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無禮
敬嗣獨申禮敬供給豐贍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

州長史崔敬嗣阮同名姓每進擬官皆仰筆起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遣安石授其子注官後官至顯達其孫即光遠也

唐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為三司使性刻樂禍陰忍寡恩希旨深文奏臨賊官據合處死李峴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含宏之義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况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識大體累日方從峴奏陳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呂誼驟薦器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劇惟月餘漸亟瞑目即見達吳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吳尹訴冤我求之如此經三月不止而死

唐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之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容台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對曰臣據元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在陛下宮內矣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曰求而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難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為血孽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彌美議試之張文瓘曰此食天子

所以重機務待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違宗名譽國家所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也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逆命酒德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性其能問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問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奏罷傳呼置鼓每擊以警眾時人便之遣中書令周勃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為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絕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皇太子臨問

于休烈至性貞慤機鑒敏悟肅宗茂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使中原藩覆文物未備休烈獻五代論肅宗甚嘉之遷工部在朝凡三十餘年歷學清要家無積石之蓄恭儉溫仁未嘗見喜愠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教後進雖位重年高曾無倦色篤好書籍手不釋卷

唐高季輔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尋更錫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狄仁傑太原人為齊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資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坐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資

雙見為王拱判官拱得罪伏法李林甫掠竊權柄成懼
之拱資佐數人不致窺拱門見獨收拱屍親自護喪
瘞於近郊

穆宣不知何許人願真卿奏為河北道支使宣以長子
屬母弟曰唯余所通苟不之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
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宣
是也願單佐公以定危難其後宣計或不行真卿素
平原夜渡河

譚賓錄卷二

唐胡球子温著

趙驛因脅於賊中見一婦人問之即江西廉察韋環之
族女也夫為畿官以不佳賊軍遇害韋氏沒入為婢
驛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致之別院而驛竟不
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驛以家財贖路而求其親屬歸
之議者咸重焉

曹文洽鄭滑之裨將也時姚南仲為節度使被監軍薛
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教為盈珍構讒於上
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
竟構頓甚南仲裨將曹文洽時奉事赴京師竊知盈
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迫務盈至長

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厨中
乃自殺日昨驛吏開門見流血滿地旁得文洽二紙
一紙狀告盈珍罪一紙表理南仲完且陳謝殺務盈
德宗聞其事頗駭異南仲慮蒙深遂入朝初至上曰
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
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
成惶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
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
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異於權勢竟不狎如晦常
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

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體性輕薄文
範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雅帝
以為名言後如其言也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王義王義方重之嘗謂曰五百
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
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

唐證聖中劉奇為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鏗為御史二人
因中層場以謝奇正色曰舉賢無私何見謝

唐聖歷中侍郎鄭思復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
府士曹參軍嘗謂人曰今年當選得韓元二子是吏
部不負朝廷矣

唐景雲中盧從愿為侍郎杜暹自虢州參軍注鄭縣尉
後為戶部尚書盧自益州長史入朝杜立於上乃曰

選人定如何盧曰亦由僕蒸鑿逆使時公展千里之
足

盧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齊卿特
相禮接謂曰十年內知節度果如其言

開元八年侍郎王邱後山陰縣尉孫述進士王冷然不
數年皆掌為誥侍郎崔琳收殘選人喪救後於特卿

盧愷等十數人皆入臺省衆以為知人

于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契澤嘗舉野良方

正一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澤為節度使
崔元翰近五十四舉進士即異其文擢首甲科且曰

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獨孤縱舉博學宏詞吏部
考為第一在中書界甲科人稱允當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宮稍迫近代宗
深驚疑之趙涓為巡使令即訊涓周立案驗乃上直

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代宗甚嘉賞
馬德宗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典衛州年老

韓滉奏請免其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
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李景略涼州人寓居河中一作閩門讀書李懷光為朔
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

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為訊得實情以景
略驗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

謝而去左右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

唐薛收在秦府秘書雲布多出於收占辭敏達皆同宿
僕馬上即成曾無點竅

張俊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燕
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俊裔對曰昔孔

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
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即賜駿馬五匹

後為禮部尚書陪葬獻陵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陸奏度支錢物數千言手不執
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貴本仁師對曰一無差殊刑

部以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改輕從死仁師議以為
父子天壽昆季同氣謀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

何愛兄弟既改法詩審商量竟從仁師議

高宗東封寶德元騎而從上問德元曰漢陽古謂之帝
邱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策馬前對所問上意稱
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向見德元不
能對心實羞之德元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
其拙不彊所不知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
之言亦善也

胡楚賓為文敏達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
文必以金銀杯或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又常遇其父德

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列環邪之福坐客並稱無
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鄙人藉福注云鄙國在孫都開

雜錄卷三

四

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

百藥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

羨思沉鬱尤長五言雖熱童收發亦皆吟賦及懸車

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諱實以盡平生之志

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

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女其永徵未遠

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為中書

李齊物天寶初為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中鐵犁鋒

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齊物性福急怒陝

縣尉裴冕於州城大路冠冕之士鄙之後冕為宰相

除齊物太子賓客時人喜冕不報私怨

譚賓錄卷三

唐胡璩子温著

郭子儀為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章敬寺子儀許
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訊請君無往卻吏自中書
馳告郭公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請將須吏朝恩使
至子儀將行士哀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
臣也彼非有容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
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
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臂捧手

嗚咽揮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

高不賞之禮中書人言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

人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物捕其黨及公入

奏對揚之日但流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從出外任

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

士刃臣於腹中肯與今構孽辱宜當其辜但臣為國

之心難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宏廣常於

親仁里大改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皆饗之

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梳梳對鏡往

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

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焦烈啓諫公三不應於是

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

皆游卧內其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

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吏者五百匹官箴者一

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

千

千

一恐將起謀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
九族奮粉登臍莫追今蕩蕩無門四門洞開雖說
足與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郭氏舊史說辛
夫何受女不謂其辭曰汝若去吾為汝夫人王公及
氣應趨死夫為人皆謂其辭曰汝若去吾為汝夫人王公及
去去矣永泰元年僕因德恩辛諸蕃犯京畿
子儀既喪德之至涇陽而虜已合子儀率甲士二千
人出入虜見而問曰此何人也報曰郭令公迴紇曰
令公在乎懷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死謝中
國無主故某來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儀報曰皇
帝萬壽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論之迴紇
曰令公若在安得見之子儀出語將皆曰戎狄不可

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令力不敵素
何但至誠感神况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
儀曰此適足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
注目以待之子儀乃數十騎徐出免中虜之曰安乎
久同志義何至於此迴紇皆捨兵降馬曰是吾父也
子儀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
加中書令圖形凌烟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宗廟庭有
子八人婿七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
人每諸孫問安頷之而已事上誠蓋臨下寬厚每降
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志前後連羅幸臣程元振魚
朝恩等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臨戎敵詔命微之
未嘗以危亡迴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曰承嗣方政

扈俄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指其
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為公拜也
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凡指
道退如僕隸馬始光弼齊名雖威略不見而實厚得
人遇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焉其在親
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
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在亡為
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權傾天下
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
罪富貴壽考繁行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與焉卒年
八十五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
已既而竇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謁晉奏則事
中竇中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
也晉不敢隱諱上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
晉累上表辭官罷相受兵部尚書尋除東都留守會
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為亂以晉為汴州節
度使時晉既受命唯將判官儀從十數人都不召集
兵馬既至鄭宣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鄭州官
吏皆懼共勸晉云都虞候鄧惟恭合來迎候乘萬榮
疾甚遂總領軍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
狀豈可料耶恐須迴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為汴
州節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為逗留人皆憂其不測
晉獨恬然來至汴州數十里外惟恭方來迎候晉俾

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衆惟恭探晉何如事體而未測淺深初萬崇既逐劉士宣代為節度使委其於惟恭及疾甚李乃歸刺廷惟恭自以當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以近方迎然心常快快惟恭以勝盈慢法潛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謀恭簡檢每事因循多可兵祖安長源性滋彰云為請改易舊事務從峭刻晉初皆許之及景龍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許於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於位卒後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軍人鬻食之長源輕言無成僅自到汴州不為軍州所禮重反董晉疾

孟令之節度

孟令之節度

孟令之節度晉後事長源便楊言文武將吏多死慢不可執守憲章當盡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人輕而惡之歸崇設累轉膳部郎中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溺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曰舟人及數十百我豈獨濟遂巡波濤稍息舉舟竟免為害
隋仁壽中杜正元正藏正倫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進士總一十人正倫一家三人
張瑛兄弟七人並舉進士
景龍三年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

例計飲食名曰燒尾瓌因侍內宴將作大臣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恐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

御史臺門北開蓋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矣按郡郡故事云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史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為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反於故事同諸司蓋以權宜邪御史臺又北開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通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開北門

御史臺

御史臺

御史臺

唐胡璠子温著

唐高祖報李密書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禁鱗附翼唯冀早膺圖籙以宣光慶宗盟之長當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陸商卒於牧野所不忍言教子嬰於咸陽非敢間命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維天下不足定矣後密兵敗王伯當保河陽密以輕騎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哀伯當北密號叫密復曰諸公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危無功諸君必保富貴當贊其計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吾雖舉事不成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盡當歸唐比於膏腴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財意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復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其將士故時者以經畧王充王伯當為左武衛亦令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懼謀叛伯當止密不從密據桃林縣城驅掠畜產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使告張善相令應接時史萬寶留鎮熊州遣威彥師率所步騎數十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彥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之遂斬密年三十七時徐勣在黎陽為密堅守高祖遣使將密首以招之勣發喪行服

備君臣之理表請收葬大具威儀三軍皆為素莽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

劉文静者為晉陽令坐與李密連相隋煬帝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静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人禁所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故來與君圖舉大計文静曰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後使於突厥文静謂曰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眾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即遣騎二千隨文静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静奏曰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

太宗嘗進白高祖曰代傳李氏姓虜圖篡李金才位望崇貴一朝放逐大人受命討捕其可得乎誠能平賊即又功當不賞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薛萬鈞等破高昌降其王趙智威執之獻捷於觀德殿以其地為西州置交河柳中等縣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漢代已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而來降其地為延州突厥頡利可汗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等持節出塞安撫之李靖張公瑾於定襄謀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遣精騎齎二

十日糧來間接獲遇其斥候皆以浮隨卷到縱擊逆
 滅其國獲義城公主虜男女十萬類利乘千里馬奔
 於西偏靈州行軍張寶相擒之以獻
 西突厥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天后
 命唐休璟與宰相高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使施行後
 十餘日安西諸州表奏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
 畫天后謂休璟曰朕用卿晚因任之為相
 封常清細瘦日賴脚短而跛高傑芝為夫蒙靈登都知
 兵馬使常清為傑芝傑會達覽郭落皆叛自黑山北
 向西超碎葉使傑芝以騎二千邀截之常清於暮中
 潛作投書傑芝所發言無不用杰傑之吳之軍迴傑
 芝見判官別杜局以政等遂問曰前者投書何人所
 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傑芝曰即僕人封常清也見
 在門外馬邊馳等祥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
 識後傑芝為安西節度使奏常清為節度判官傑芝
 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傑
 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為節將或望動三軍德詮見常
 清出其門素弓之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
 左右密引至廳經數重門皆隨後閉之常清素後起
 謂之曰常清起自如微預中丞傑中丞再不納即將
 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為留後使即將何得
 無禮對中使相凌困叱之命勒即杖六十面仆地
 曳出傑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後傑芝
 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後充安西節度使

天寶十四載制於華清宮元宗問以兇逆之事計將
 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元宗之意曰臣請執馬塞渡
 河計日取逆胡首懸於闕下元宗憂而壯其言之東
 都旬朔召募六萬頻戰不利遂與高傑芝退守潼關
 傑芝副蔡王琬領五萬人進擊十二月十日至陝州
 十一月常清敗於東京十三日諒山入東京常清奔
 至陝州以賊鋒不可當乃燒太原倉引兵退趨潼關
 繕脩守具賊尋至關不能入傑芝之力乃削常清官
 爵令白衣於仙芝軍勅力監軍邊令哉每事干之傑
 芝多不從令哉入奏事具言奔敗之狀元宗怒遣令
 哉斬之常清聽刑上表既刑陳其屍於蓬萊之上令
 哉謂傑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傑芝遵下至常清所刑
 處傑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致辭然以我為滅賊兵糧
 及賜物則誣我也謂令哉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
 在豈不知乎兵士齊呼曰枉其聲毀地仙芝日常清
 屍曰封二子從從至著我引孩子代我為節度今日
 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乎遂斬之

唐胡璩子溫著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於野水渡既夕還軍留其卒一千人謂羅穎曰賊將高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領卒待賊於此至勿與戰降則其來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命曰必獲李君不然無歸日越引騎五百晨歷顯軍阻涼休卒吟喘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太尉在乎日夜去矣兵幾何日千人將謂誰曰羅穎也日越沉吟久謂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獲穎不塞此望必見害不如降之遂請降穎與之俱至光弼又嘗伏軍守河陽與

史思明相持歷年思明有戰馬千匹每日洗馬於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於諸營檢獲北馬五百匹待思明馬至水際盡驅出之有駒繫於城中華北嘶鳴無復聞斷思明戰馬悉浮渡河光弼盡驅入營光弼又嘗在河陽聞史思明已過河遠迎趨東京至謂留守韋陟曰賊乘我軍之敗難與爭鋒洛城無糧又不可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據三城以抗之勝即擒之敗即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攻守之勢也思明至偃師光弼志令將士赴河陽獨以麾下五百餘騎為殿軍當石橋路東燭徐行賊不敢逼乙夜達城遂明思明率眾來攻

諸將決死而戰殺賊萬餘衆生擒八十人器械糧儲萬計擒其大將徐瑋王季泰思明大懼退築城以相拒光弼將戰謂左右曰凡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為三公不可死於賊手事之不捷誓投於河通城上見河稍遠恐或急事難至遂置劍於鞘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戰勝於城西而望拜舞三軍感動移鎮臨淮辟疾而行徑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瑒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關止蕃將犯上都手詔追光弼率眾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叶觀天下之變遷延不至初光弼

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其有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於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袁老莊宅使魚朝恩存問
李德光使徐庭光以精兵六千守長春宮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則拜於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西拜燧曰公等皆隸山已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重一作高素何棄祖父之勳力為族滅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罪當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投標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

不疑莫不畏伏衆大呼曰復得為王人矣渾瑊私謂
參佐曰瑊為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怪累敗曰悅
今觀其行師料敵不遠遠矣越勇力智強常先計後
戰親自號令士卒無不感動戰皆決死未嘗奔北兵
勝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能納蕃師偽疑而
保其必盟平涼之會為結贊所點關中搖動此所謂
才有餘而心不正

王元兄子琬使於實建德軍中乘煬帝所御駿馬鎧甲
甚鮮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
乃與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
者敬德常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
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

唐太宗每臨陣望賊中驍將驍士炬耀人馬出入來去

者頗病之

進必刺之於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及後叔寶居多疾
病謂人曰吾少長戎馬前後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
瘡計吾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

唐太宗征遼東駐蹕于陣薛仁貴著白衣握戟索健張
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
也後率兵擊突厥於雲州突厥先問唐將謂何曰薛
仁貴也突厥曰吾聞薛仁貴流會州死矣安得復生
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進去
唐左武衛大將軍公孫武達有膂力嘗遇賊盡劫其衣

物逼武達索執武達投足與之賊俯就引執武達致
之死於手下以其兵仗禦餘寇獲免

唐裴行儼與王充戰先馳赴敵為流矢所中墜於地程
知節救之數人充軍技靡知節乃抱行儼重騎而
還為充騎所逐刺柴洞過知節迴身挽折其槊斬獲
者與行儼皆免

唐韋忠河力征遼東以騎八百遇賊合戰被衆中腰為
賊所害尚韋奉御薛萬備單馬入殺賊騎救阿力於
羣賊之中與之俱出阿力氣盡求瘡而戰賊乃退

唐王君真攝御史中丞判涼州都督事元宗於廣遠樓
引君真及妻夏氏宴設賜金帛夏氏亦勇決每君真
臨陣夏氏亦有戰功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陣四部

落為回長君真徵時往來涼府為回紇所輕反君真

等并落難

為河西節度使回紇等快快取在麾下君真奏回紇
等并落難制皆有謀叛遂留四部都督後四部落黨
與謀叛君真以復怨會吐蕃間道往突厥君真率精
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羣羊驛四部落伏兵突
起君真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真

唐來瑱天寶中至善善大夫未為人所知安祿山叛逆
詔朝臣各舉智謀果決才堪就與者左拾遺張錡薦
瑒有縱橫才略表入即日召見稱旨拜潁川太守充
招討使累奏戰功肅宗即位以瑒武略尤加任妻北
收河洛屬羣賊皆起頻來攻戰皆為瑒所敗賊等懼
之號為來瑒鐵

唐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道... 從山相續而下哥
舒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摧靡翰入陣善使
鎗追賊及之以鎗搯其肩而喝賊驚頭翰從而刺其
喉皆高三五大而墜家僅左車年十五每隨入陣輒
下馬斬其首

唐安祿元年吐蕃自長安還至鳳翔... 孫守直閉門
拒之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馬瑋領精騎千餘自河
西救楊志烈迎引兵入城連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
左右顧從者百餘騎瑋奮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
者翌日又逼賊請戰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
之

唐白孝德為李光弼偏將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
德率騎五千臨城挑戰龍德提勇自恃衆足加馬驚
上使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
固懷恩請行光弼曰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
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
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壯哉
終問所發對曰願備五十騎於軍門候入而繼進及
請大衆鼓噪以假魚他無用也光弼撫其背以達之
孝德扶二弟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壯矣光
弼曰未及何知其壯懷恩曰觀其履跋便僻可萬全
龍德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氣稍近欲動孝德
搖手止之若使其不動龍德不之測又止龍德孝德
曰侍中使予致詞非他也龍德去三十步與之言蔡

馬和初孝德伺便因瞋目曰賊說我乎龍德曰何也
曰固之大將白孝德龍德曰是猪狗乎發聲也然執
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騎亦繼進龍德矢不及發環
走堤上孝德逐之斬首提之歸

譚賓錄卷五

譚賓錄卷六

唐封瑛子溫著

唐李正己本名北玉侯希逸為平盧軍帥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號健有勇力實應中軍衆討大朝蓋至鄆州曰乾方謹恐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為軍侯獨欲以氣吞之用與希逸衆軍聚觀約曰後者北之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北其顛曰乾保液俱下衆軍呼突繇是不敢暴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衆立正己為帥朝廷因授平盧節度使

唐李嗣業領安西北庭行營常為先鋒將持斧衝擊衆賊披靡與九節度圍賊因中流矢數日瘡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聲亂問之知戰因聞營中血如注令

然而卒

譚賓錄卷六

唐德宗欲幸梁洋嚴然遣兵五千至盤屋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將馬勛至上臨斬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上喜曰幾日當至勛赴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勛既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為未知其叛以數百騎送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勛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勛乃令人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奏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遺承其背

刀不甚下微傷勛首遂格致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刃殺其腹曰擊則死之勛馳就其軍蔡士已披甲執兵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為乎衆擊伏於是縛用誠送洋州張杖殺之殺其二使總其衆勛以藥白封其首來復命隱約半日

蘇頌少聰俊一晚千言景龍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准頌為中書舍人在太極後閣時頌尚年少初當劇任文治填委勤以萬計時或憂其不濟而頌手操口對無毫釐差失主書韓紳諱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頌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峴

譚賓錄卷六

見之歎曰舍人思若湧泉嶠等所不測也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頗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為古人或將省日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改天寶初為汝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細行馳獵縱逸後柳勣下獄書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勣初順之羅希與馳往就部決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記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勣饋送亦至鉅萬自古幣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唐蕭德言篤志於學每聞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

妻子謂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師之言豈憚於此乎

張楚金與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貢楚金楚金辭曰以順即越石長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請俱進李勣為都督數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憚舉乃薦擢第

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間詩成則天稱詞更高余袍以賜之

賀知章性放曠美談笑當時賢達咸傾慕陸象先即知章姑子也知章詩相親善象先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真可謂風流之士晚年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醉後屬詞動成篇卷文不加點或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共傳寶之詩為道士歸鄉捨宅為觀上許之仍拜子為會稽郡司馬御製詩以贈行

唐太宗留心雅正勸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簡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

數滋為之折衷作律神樂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風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詩序云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曲八十四調祭罔立以黃鐘為宮方澤以大呂為宮宗廟以太簇為宮五郊迎高則隨

月用律為宮初隋但用黃鐘一宮唯扣七鍾餘五虛懸而不扣及孝孫造旋宮之法扣鍾皆遍無復虛懸矣時張文收善音律以蕭吉樂譜未甚詳悉取歷代沿革裁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美太宗又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孝孫參定雅樂太樂古鐘十二俗號啞鍾莫能通音文收吹律詞之聲乃陽徽知音樂者咸伏其妙後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始復採三禮更加釐革而樂教大備矣

更知古奏樂謂元行沖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耳其月中宗即位

天寶中元宗命宮女教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魏亦獻白玉蕭管數百事皆陳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

開元中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迎得琵琶以獻其槽邊皆妙極為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影成雙鳳楊妃每北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凄清聽如雲外而諸王貴主自魏國已下競為貴妃琵琶弟子每受曲畢皆廣有進獻

譚賓錄卷七

唐胡璩子溫著

薛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銳精模倣筆態道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書博采古跡埒於祕書貞觀十年太宗謂魏徵曰世南沒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後來書流甚有法則於是召見太宗嘗以金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齋古書請閱以獻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咸為證據一無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道利為一時之絕購求得人間真行凡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十紙裝為八十卷每聽政之暇時閱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亦勝素日凡諸藝未嘗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今人學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勢筆力自生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將許敬宗曰

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義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說有一卷臣近已進說臣十一代祖洽九代祖詢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實五代祖審高祖規曾祖獲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羣臣取而觀之乃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自為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書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榻兩本進賜諸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偽八十卷小玉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帙以貞觀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道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真書小字帖點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滑臺徐僧雅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徵等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元宮中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榻寫因此遂失所在五年初陸元悌魏打劉懷信等檢校換補每卷分為兩卷總見在在八十卷餘並失陸元悌人割去前代記署以己之名氏代焉元宗自書開元二字為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玉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軍真行書惟有黃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真尚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送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舊標織成字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披以裳為行滕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并服鳥章俱集蠻貊實可圖寫始於後以彰懷遠之德從之乃命立德等圖畫之又趙郡李嗣真論畫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闕立本洎其兄工部尚書大安公立德之畫曰大安

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實為中興至萬國來庭奉蓮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折旋矩矱端簪奉笏之儀魁詭滿怪鼻欽頭飛之俗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

晉以前目所不覩難以平議晉以來或跡存者可得而言顧長康孫僧繇陸探微異才間出是為三祖後世雖有作者難可加焉昔蕭武帝博學好古鴻集圖書令朝臣攻丹青者詳其名氏并定品第藏於祕府以備閱覽及侯景之亂元帝遷都而王府圖書悉歸荆

土泊周師來伐帝悉焚之歷周隋至國朝重加購募稍稍復出無何遂盈祕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圖書潛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長共成一事仍舊編軸不得而別也因而寫換張氏誅後為少保薛稷所收稷後悉入岐王初不奏聞竊有所慮因又焚之於是圖書奇跡蕩然無遺矣

甄權精究醫術為天下最年一百三歲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義盧照鄰為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陽人為新都尉因染患疾居於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沈於潁水而死照鄰寓居於京城鄆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

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強任沈疾困憊乃作疾

蒼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張

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亦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為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黃隔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

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癰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之也雨澤不降川澤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

故聖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勝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固而行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為五臟之君君以恭順為主故心欲小勝為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為務故勝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固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為小心也赴赴武夫公侯干城為大膽也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固也然却又問養生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生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憂畏為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則仁義不立慮無憂則禮信不滋工無憂則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則貨殖不盈子無憂則孝友不篤父無憂則慈愛不著臣無憂則勳庸不建君無憂則社稷不安故養生者夫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宣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慮生者死慮存者亡慮成者敗慮吉者凶夫憂畏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為劫敢妻妾

醫家秘傳卷之五

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成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穢賊不能誘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按承務即直尚藥局以永清初卒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祀無姓字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馬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許齊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齊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無元甚難別意之所辨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

立可愈今不能別脈莫識病原以情億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兔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疎乎脈之深起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

唐高宗苦風眩頭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上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此天賜我師也躬負藥實以遺之

醫家秘傳卷之六

唐胡球子温著

武士發之為利州都督也教召素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發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適召其子令相元慶元與曰可至刺史終亦也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即君男子神彩真激不易知遂令後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為天下主也

元宗於華清宮新廣一池制度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鳳鴈仍為石梁及石蓮花獻雕鏤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於池中仍以石梁橫亘其上而下蓮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鳳鴈皆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蓮花石梁尚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池數十間屋宇環迴甃以文石為銀鑲漆船及檀香木船致於其中至棹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池中置瑟瑟及檀香木為山狀瀛州方丈

唐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謙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元平曰無問者怪而詰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于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元宗命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安祿山不拜因奏曰臣

胡人不聞國法不知太子是何官元宗曰是儲君朕萬歲後代朕君汝者安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祿乃拜元宗嘉其志誠尤憐之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迴紇使檢校官自少遊始也而少遊為理長于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欲財貨交結權右尋除管桂觀察使時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於里候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日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須千餘貫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須求於人方可取濟倘有翰說供應者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

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收受餘到官請送免費心勞慮不亦可乎秀既踰於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親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時少遊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疎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聞播嘗為少遊賓客蓋杞早年與之同

在僕周懷恩慎府故駁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逆奪
包信財惣八百萬貫復使蔡誥溫述送款于李希烈
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錫戈捲甲位候指揮後鑿
與歸京包信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
財皆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内百姓
以進後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
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思而卒

唐裴廷壽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
通食貨之務乃設鈎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
乃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
萬貫唯在一庫差殊散夫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
置別建欠員耗賬等庫及季庫月給鈎諸色錢物德

裴廷壽

宗從之但責款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
加唯虛費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
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臣議以謂若市草百萬圍則
一方百姓自冬愆夏擬運米了又妨奪農務其事得
止京西有汙池卑濕處蘆葦叢生馬不過數畝延齡
忽奏云苑馬東月合在槽穉林旬夏中即須有女放
處臣逆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段地百頃請以
為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於
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
延齡既慙且怒又因對敬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
一椽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
殿秋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

召也曰此是經義愚需常才不足與言陛下正合問臣
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為三分一分充乾
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供宗廟也今
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
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於廼馬價用一分
錢物尚有氣羨甚多况陛下御膳官厨皆在蘭掖所
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
庖厨之用其數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
合疑何況一椽上曰經義如此人未嘗言領之而已
後因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
臣近于同州檢得一公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
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五六丈木尚未易

裴廷壽

得皆須於嵐勝州採造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
齡對曰賢者珍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即出
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
延齡既銳情於苛刻剝下附上為功奏對之際皆恣
騁說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
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遇之
裴廷壽恃恩輕躁同列懼之唯願少連不避延齡嘗畫
一鴟羣鳥噪之以獻德宗知衆怒益信之

唐胡璩子温著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君集馬病顛瘡元楷以指畫其腹而喚之以設君集為御史所劾左遷刺史

唐李義府狀免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福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馬按有實長流嵩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恒州參軍高元禮

而無賴說謊無以給也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與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悅即授馬禮元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云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天復大喜思賞甚優
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黃門侍

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衛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車服鮮麗超超說佞專事權貴時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隴州

唐元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勣又八年而用張嘉貞張說五年而杜暹進又三年蕭嵩進又十二年而李適之進或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惡適之之意遂易暹制請以番人為將欲固其權嘗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國家富強而請番未減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陛下必欲減四夷咸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將番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求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上大悅首用安祿山安祿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順能軍用高仙芝善戰祿山卒為戎首林甫之罪也

唐將軍高力士侍承元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
元宗謂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蓋欲傳位於肅宗及制出國忠大懼言語失次歸語楊氏姊姊曰娘子我輩何用更作活計皇太子若監國我與姊姊等即死矣相與而哭國入謀於貴妃妃銜土以請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關或勸請誅國忠以悅眾心

舒翰不聽祿山發范陽每日於帳前歎曰楊國忠頭
來何太遲也國忠妻裴柔蜀之大福也國忠又為劔
南節度勤元宗八舅授其所親官布蜀漢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誅劔海內人望自儲君以下
無不累息初開元後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獻可替否
以爭天下大難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張九齡上所拔
頗以後進少之九齡尤嘗諍教犯上上怒而逐之上
雖材器遠任人不疑晚得林甫養成君欲未嘗有逆
耳之言上愛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貴自樂大臣以下
罕得對見事無大小責成林甫林甫雖不文而明練
吏事慎守綱紀衣冠非常調無進用之門而陰賊忌
殺未嘗以愛憎見于容色上左右者雖獲人斬奏無

不略之故動靜悉知李適之初入相疎而不密林甫
責之乃曰華山之下有金鐘馬採之可以富國上未
知之耳適之善其言他日從容以奏上悅願問林甫
林甫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也王氣所在不
可發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適之因曰自今奏事先
與林甫議之無輕脫自是適之束手矣非其所引進
皆以罪誅威震海內諫官但持祿養資無敢論事獨
補闕杜中猶再上疏翌日被點為下却令林甫召諸
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何用多言
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鳴
即點去雖欲再鳴其可得乎由是諫諍之路絕矣晚
年多完舉懼其報復出廣車僕金吾靜街前驅百步

諫諍錄

三

之外告則以磚堦屋以板牘諸家人警衛如禦太敵
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駙從三五人而已士庶不
避於路至是駙從百餘人為左右翼公卿以下趨避
自林甫始也

唐詩郎中不自即員外郎拜者謂之士山頭果毅言便
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投邊遠果毅趙諶光自彭
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戶部員外賀遂涉
諶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侵宜知粉署裏翻作土
山頭趙諶光答詩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
員外置不應列星文人以為奇句

唐韋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薛鷗
云薄鷗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苗也蕭令聞之拊
掌大笑

諫諍錄

四

唐崔損性極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兩省清要皆
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喪墓
下議遷相神為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
退為恭遜不止於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竊大位者
八年上知物議不叶然憐而厚之

譚寶錄卷十

唐胡璩子温著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傲甚為時輩所妬蘇味道為
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
問其故審言曰吾判即當蓋死矣又問人曰吾之
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於
誣如此非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
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酣宴
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并亦
為左右所殺

武后宿怒其祖及其孫象賢臨刑
極罵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口

然後加刑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楊國忠是張易之外甥楊國忠為
劍南召募使遠赴嶺南種少路險幸先回者其劍南
行人每歲令宋昱韋僕為御史迫促郡縣徵之人知
必死郡縣無以應命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於要
路轉變其粟中有單貧者即縛之置空室中投以絮
衣連袖作隊急進赴後
殿中侍御史蘇曆與張鑑厚善每伺盧杞晝寢輒詣鑑
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伴熟伺詹果來知與鑑偶語杞
遠至鑑問中詹趨避杞遂言密事鑑曰殿中鄭侍御
在此杞伴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也後深勅
詹之罪以排嚴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狹猶未具而杞

譚寶錄 卷一〇

已奏殺嚴郢中外側目

李林甫夢一人細長有鬚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
言曰此裴寬欲謀替我
王峻氣充一作雄壯有龍後一作虎之狀一作義激勵
有古人之風馭下整肅一作一日見一鳥與衆欲身
飛而搏之鳥空中語云汝不可化勢取我我亦非鳥
類也上帝使墜汝之善惡耳峻不信取之即日死於
其地人吏畏而義之峻卒一作信安王禕於幽州討
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峻領兵為前軍討賊戶部郎
中楊伯成上疏請為峻增封城降使言祭優其子
孫元宗從之

錢有文如甲跡者昔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

行開通元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所為也初進
錢樣日石一甲痕因是有之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曉
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
啄飛鳴然不離屏幃間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誅投之
數遍便可誦誦上每與嬪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
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或吹嬪御及
諸王手使不能爭道一旦飛於貴妃鏡臺上語曰雪
衣女昨夜夢為鶯所搏將盡於此手上令貴妃投以
多心經自後投記精熟晝夜不息若懼禍難有祈禳
者上與貴妃出遊別殿貴妃置鸚鵡於步輦上與之
同去既至命從官校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上暫

有駕至傳之而驚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
中上鸚鵡塚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惠上
令左右試牽御衣報曉日叱之岐王文學熊延景因
獻鸚鵡篇上以示羣臣焉

李靖弟客師官至右武衛將軍四時從禽無暫止息京
師之西南崇澗水鳥獸皆識之每出鳥鸚鵡逐紫之
人謂之鳥賊

東海有魚虬尾似鸚鵡鼓浪即降雨遂設像於屋脊
海上取牛皮皮卷之海潮至即毛豎

劉龍後名義節武德初進計於高祖曰今義師數萬並
在京師燕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作薪
以易布帛歲取數十萬匹又藏內繒絹匹皆有餘軸

之饒使仲哉取利物以供雜費動盈萬段矣高祖並
從之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為字文化及所嘗
封德彝皆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
戮世南旬旬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臨舞以求生

文德皇后喪百官縗經年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
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
洪州司馬

元萬頃為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不知守鴨綠
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是
流於嶺南

李晦為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

曰微賤之人難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
窺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致
其樓

白後忠博涉文史隱居梁城王志清楊瑒皆為之尋請
還鄉授朝散大夫鄉人謂度忠曰吾子家貧竟不需
一斗米一匹帛雖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於寔也後
忠欣然曰往歲昇丹入寇家家盡著排門夫後忠特
以歲少書籍悉司放免至今惶愧雖不得祿賜且是
五品家終身高卧免有徭役不豈一作易得之也

邱為致仕還鄉時給祿俸之半既丁母喪州郡疑所給
請於觀察使韓況况以為授官致仕本不理務持令
給祿以恩養老臣不可在喪為異命仍舊給之唯

春秋二首羊酒之直則不給程式無文見稱折衷
故相李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人有父病盡乃為木偶
人置勉名位瘞於其壑或發以告勉勉曰為父禳災
是亦可矜也捨之或曰李勉失守梁城亦宜貶點議

曰不然當李希烈之禍勉其鋒不可當天方厚其罪
而降之罰也矧應變非常援兵不至又其時閭閻已
做擾矣人心搖動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寇乃全
師南奔非量力者能乎

周興為周秋官侍郎性慘毒推劾殘忍法外若楚無所
不為拷縛罪人有仙鶴曉起胡孫破茶思棧鑽牛後
槌之名時人呼為牛頭夜叉

篇日考

新唐書藝文志

胡璩譚賓錄十卷 字子溫文

崇文總目

譚賓錄十卷 胡璩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譚賓錄十卷 唐胡璩撰 世事正史遺書

宋史藝文志

胡濛談賓錄五卷

郡齋讀書志

譚賓錄十卷 右唐胡璩子溫撰 皆唐朝史之所遺文武間人

譚賓錄附錄

十一





三水小牘
卷一
齊魏文

雲自杜龕刻
光緒十七年
江標署

壬午春三荃孫供職京師邁時疾劇甚卧牀蓐者四旬迨稍稍愈抽小說家就枕閱之藉以銷日藉以養心不敢云考訂也三水小牘二卷為抱經盧氏校刊本字畫精潔尤便觀覽而讀之覺有不可通處且憶廣記中有此編未收者俟能起立即檢廣記續談助說郭說海校得誤處數十逸文十數爰命寫官錄出之此書宋志書錄解題均云三卷今本止二卷蓋佚其一如晁伯宇跋云李龜壽事不見於此篇猶賴廣記存之藉知梗概否則晁跋為贅語矣抱經序云天佑庚午唐亾四年晉稱天佑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可見案枚旅食汾晉為晉之臣民斷無越境稱梁年號之理惟枚土著三水汝墳溫泉復有別業見本書棄之如遺終老汾晉蓋身居亂世心繫本朝甯投草莽而不忍為梁之臣僕其清風介節與羅昭諫韓致堯相似真唐之遺民也爰付削氏以廣其傳雖未能盡復三卷之舊觀而大致略具惟枚自序仍闕如不無遺憾耳

此書同里湯秀才典三於故書叢殘中得之以示余乃舊梓本作此書者安定皇甫枚也枚在唐懿宗咸通末為汝州魯山縣令僖宗之在梁州赴調行在此皆見書中可考者也明嘉靖間吳中姚樗老鈔是書謂枚於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為此書此必見枚之自序中不然姚何以知之此序余未之見世倘有斯序者幸畀余以弁諸首庶尤完善也此書雖多仙靈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董漢勛烈婦人如李庭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凜凜有生氣邾城令遇賊偷生而下即繫之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與可觀有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褻黷紀嚴部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善讀者當以是求之又案天祐庚午唐已巳四年矣時晉猶稱天祐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亦可見此書為可使之不傳乎乾隆壬子十月盧文昭書於常州之龍城書院

三水小牘目錄

卷上 十七則

趙知微雨夕登天柱峯翫月

韓文公從大聖討讐

元稹烹鯉得鏡

永福湖水變血

冠蓋山獲古銅斗

風卷曝紙如雪

蛇鼠鬪

白角櫛之異

埋蠶受禍

韋玘馬禍

王彥沖登華山蓮花峯

魯山堯廟

衛慶耕田得大珠

董漢勛讎陣沒同僚

趙將軍凶宅

魯縣紇豆將軍廟

王知古為狐招壻

卷下 十八則

崆峒山神仙靈迹

高平縣所見

陳璠臨刑賦詩

郊城今陸存遇賊偷生李庭妻崔氏罵賊被殺

夏侯禎黷女靈皇甫枚為禱乃免

殷保晦妻封氏罵賊死

廣明庚子大風雨之異

李仲呂禱堯祠以烏馬騶人為獻

黑水將軍靈異

劉刺夫家怪異

鄭大王聘嚴郃女為子婦

李約遇老父求負

侯元違神君之戒兵敗見殺

張謀孫鑿池犯太歲

周撞子

魚子機答斃綠翹致戮

峴陽峯池雨徵

暴風拔柿李鈞不終

三水小牘卷上

唐皇甫枚撰

江陰繆荃孫校補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原本作則据廣皇甫真之

師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原本作慈山結廬於鳳凰

嶺前諷頌道書鍊志幽寂蕙蘭以為服松柏以為糧

隱跡數十年遂臻乎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乎真

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

微以山中煉丹須西土藥者乃使乎真來京師寓於

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

因詢趙君事業乎真曰自吾師得道原本作自居師

廣記校改人不見其情容嘗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鯽

原本作據之方吾久得之固恥為耳去歲中秋自

朔霖霖至於翌夕乎真謂同門生曰甚廣記惜良宵

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

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翫月不諸生雖強應而竊以

為濃陰駛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

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開荆扉而長天廓

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巔趙君處乎豹之茵

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

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

方歸山舍既各就榻而淒風苦雨暗晦如前廣記

然雨宛衆方服其奇致乎真棋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

多妙壬辰歲春三月歸於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

中驚怖海說郭說既寤而汗霑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

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

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瞋目原本作瞋目

謂我曰唯遠骨祝國世與韓為仇吾欲討之不能如

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

其請矣

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河漢

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某往視之某遂棹

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

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庖人剖之腹

中得鏡一如古大鏡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

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內

巾箱中及相公薨鏡亦亡去

榮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

西南孺多修竹喬木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

當咸通中龐勛之作變說海同廣記崔公為所執也

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而復原本及說海無未幾

而其家凶問至余光啟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

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柘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

左右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水至原本無至字據說

忽化為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柘授首之

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余溫泉別業有田畝咸通中因耕於莊前冠蓋山之

陰獲古銅斗長二尺餘其魁方而下殺柄曲且圓既

治之四周皆隱起麟鳳龜龍之狀標有異字十訪於

明篆籀者亦不能詳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令望

氣者望有佳氣處輒瘞奇物以厭當之此其是乎而

莊後橫岡發自紫邏聯鳴皋而東泊莊之左已延袤

數十里矣莊西二里許舊掘溝三道以斷厥勢亦類

此也故書

唐文德戊申歲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

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畧盡直上穿雲如飛

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

乾甯末初亦有一行字下疑有譌脫峽師蛇鼠鬪於南門之外觀

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峽師疑遇禍則知內

蛇死而鄭厲入羣鼠奔而蒲山疑妖由人興可為戒

懼

唐張應自榮梗命至河內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駟驚

逸及北岸視後足有物縈繞狀如大蟻絳色乃抽佩

刀斷於地輒復相續堅縮如白角櫛紅影若縷橫絡

之遂寘諸橐中事畢而還復渡河至河陰天景燉蒸

一第 冊 黃參四庫全書 卷 1 反之日

憩於園井就之灌濯因與園叟話之取角櫛置盆水
上原本作水盆據廣記忽黑氣勃興濃雲四合狂電
震霆兩電交下食頃方霽盆洞而櫛已亾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
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鍰新安縣慈
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
直與其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極力於此蠶
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
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為餒死乎妻
曰善乃攜插坎地養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葉
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纓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

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
賣葉得錢市纓肩及餅餌貯囊無他物也請吏搜索
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羣吏乃反接送
於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琊王公凝令綱紀
鞠之具款云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
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令就村驗埋蠶處所由領公
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蠶別
無惡跡乃與村眾及公直同發蠶坑中有箔角一死
人而闕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
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蠶之
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

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置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
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原本無為字據廣

京兆韋玘小道遙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縣莊原本

好馳騁田弋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則市之咸通末

因來汜水飲於市酣歌之際忽有鬻白馬者曰此極

駟駿玘乘之於衢曰善可著鞭矣原本作者據遂市

之日宴乘歸御之鐵鞭一僕以他馬從既登東原絕

馳十餘里僕不能及復遺鐵鞭馬逸不能止迅越榛

方驟逼大桑下玘遂躍上高枝中以為無害矣馬突

過數十步復來桑下瞋目仰視玘而長鳴躩地少頃

齧其桑本木柿落如掌卧即或齧草於十步五步內

旋復來齧不已桑本將半馬玘懼其桑之顛也遙望

其左數步外有督井伺馬之休於茂草乃跳下疾走

投井中纜至底馬亦隨入玘與馬俱殞焉

咸通癸巳歲余從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於

華野孤泉店鼎臣兄與余同登南坡蘭若訪主僧曰

義海因話三峯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冲者來自

天姥云遊涉名山亦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華

峯今則方伺續談助一登耳計其五千仞為一旬之

程既上當構煙為信翌日發笈取一藥壺并火金以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續談助數息間有白煙欵起蓮花峯海祕之不言後二旬而冲至言曰前者既入華陽山尋微徑至蓮華峯下初登雖峻險猶可重足一跡既及峯三分之一則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遇石室上下懸絕則有蘿葛及石髮垂下接之以升果一旬而及峯頂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菡萏方盛濃碧鮮妍四旁則巨檜喬松池側有破鐵舟觸之則碎既周覽矣乃篝火馬而循池翫花採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危慄復倍於登涉時海不覺其執冲原本作雲據續談助校改

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於是冲盡以蓮葉鐵舟鐵原本無上鐵字續談助校增贈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民譌曰路山則古曰助無堯山也岳山有唐堯廟故文選南都賦云甘厥龍而為醢視魯山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是也音子結切高山兒一作裁昨結切山峯廣韻玉篇同按續談助與純豆將軍祠

衛慶者汝墳編戶也其居在溫泉家世遊惰至慶乃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白光焰焰起於壠畝中若星流慶掩而得之遂藏諸

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瑩無纖翳乃衣廣記四百以縑囊絨之漆匣會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寶也原本無也字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愈寶之常置於卧內自是家產日滋飯牛四百蹄墾田二千畝其絲枲他物稱是十年間鬱為富家翁至乾符末慶忽疾雖醫巫迭進莫有徵者踰月病且亟忽聞枕前鎗然有聲慶心動使開匣珠有瑩若縷色如墨矣數日而卒珠亦去自是家日削子復不肖貨鬻以供補酒之費未釋喪室已如懸罄矣原本作記室如懸罄校改

汝墳部將董漢勛善騎射力兼數人捷能關累戍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為汝之龍興鎮將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食其家以為常客也翼廣記三百五十三作翌日盛飾廳事至辰已間漢勛束帶出鎮門向空連拜或呼行第或呼

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既罷其妻詰之漢勛曰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久別一來耳何異之有後漢勛亦無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承明之代郡國悉無武備是日郡選銳卒五百人令勇將曩洪主之出郡東二十里苦募店盡為賊所禽唯一騎走至郡郡人大驚遂閉門登陴部分固守漢勛以五百人據北門

九月朔旦賊至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守王鏡漢
勛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飲羽所殺數十
人矢盡賊已入漢勛運劍復殺數十人劍既折乃抽
屋椽復殺數十人日夕饑疲為兵所殪賊帥亦嗟異
焉

許都城西之北陬有趙將軍宅主父既沒子孫流移
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親近乃榜於里門曰有居得者
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趨捷廣記三
二作過人見榜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原本作
其妖異校改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既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邃
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簾中庭締綌而坐一鼓盡闌寂

無驚游氏子倦原本作游子乃枕劍原本作枕面
堂而卧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
役夫數十於原本作餘堂中洒掃闢前軒張朱簾
繡幕陳筵席寶氣異香馥於簷楹游氏子心原本無
心字據
校增謂此必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
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廊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
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
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
觴舉白歌舞閒作游子欲前突禽其渠魁將起乃覺
髀間為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叫口哆而不能
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

初游氏子原本無氏字駭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門
良久方能語其事後卒無敢居者

汝州魯縣元魏時西廣州也刺史紇豆陵層雄勇有
智畧及卒將吏奉遺旨寔原本作寔於子城南之
左却敵上今縣治其中於却敵前立廟題云紇豆將
軍歲時奉祀焉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
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莅燕
土民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
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
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之休戚為意而酣酒於

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集於綠幘暮年而
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為其計者乃盡室
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
黃莫親微道之職往往設罟罟原本作罟據廣記
於通衢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
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則
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
忍置於法乃降為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陽四旁翫者攬走
上東都既不自新而慢遊愈極洛陽四旁翫者攬走
廣記無
走字
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噪而去有王知古者
吏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素不中春官選乃

退處於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為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紹介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觀其利喙瞻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童曰取短阜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初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鞬弋之獲原本獲字下有類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乃霧霰據廣改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

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於古陌樵徑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木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互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達旦無何小駟頓轡聞者覺之隔壁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日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原本作操據廣記校改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閣曰此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閨閣

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問於內知古雖怵惕不甯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次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原本作館據廣記校改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於山藪接吟豺狼所嗥若復固拒廣記作若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側廳所樂櫺宏敞帷幙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鮐窮水陸之美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胃金玉奇標既富

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為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講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家室為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廣記作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託彼強宗睠以佳耦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原本喜下有言字據廣記校改謔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繁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遠百兩陳禮事亦

非僭廣原本作除 忻慰孔廣原本作所 多傾矚而已
知古磬折而對曰某蟲沙微類分及廣原本作乃 摠
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
鳧趨唯廣原本作准 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
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
邃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
有所舉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
齒佩以周旋復拜少時則燎沈當庭良夜將艾保母
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阜袍見保母誚曰豈
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也知古謝曰此乃假之
於與所遊熟者原本作與遊所熟 固非已有又問所
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
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
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
斥去無啟寇讐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出秉猛炬曳白
楛而登階知古僮僕趨於庭中四顧遜謝詈言狎至
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門闔扉猶聞喧譁未已知古愕
立道左自怛久之廣記作 將隱顏垣乃得馬於其下
遂馳去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則輸租車
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
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
比及都門已有張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

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
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
有張直方也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
羽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
知古前導殘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柏林下則碑板廢
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原本作 中列大冢十餘皆狐
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設弓以
待內則束緼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
額者宜羅冒挂者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
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斯世不階而為狐
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阜袍則強死穢
羶之穴矣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
徐公謙為余言之豈曰語怪以撫奇文故傳言之

三水小牘卷下

唐皇甫枚撰

江陰繆荃孫校補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坡之西垠原本作子城

有小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隱也

祠在山東麓堂上廣成子像戴獨角巾被紫霞衣二

侍童而已重門之右有碑刺史陸長源文其顛洞穴

如盃將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為候亦名

山曰玉犬峰者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

霧自岳起須臾粉堞青甍原本作粉堞青甍

助作彌互數里樓殿鞦韆花木煥爛數息中霧勢漫

散原本作彌漫不復見矣庸輩不知神仙窟宅謂

原本作爲廣成化城乃里談也

光啟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將赴調行在與

所親裴宜成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縣縣西

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煙雲晝晦日

昃風勁惑於原本作爲多岐上一長坂下視

有茆屋數間槿籬疎散其中有喧語聲乃延望之少

頃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著黃故衣蓬頭敗屨連呼

之不顧但俛首而復入乃循坡東南下得其居至

則荆扉橫葛縈帶其上茨棘羅生於其庭略無人蹤

如涉一二年者矣枚與裴生愕立久之復登坂長望

見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驢赴之至則郵吏將往端氏

縣者也乃與俱焉是夜宿端氏

陳璠者沛中之卒徒也與故徐帥時浦素唐書

軍中兄弟之好及浦為支詳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

巢之亂支辟簡勁卒五千人命浦總之而西璠為次

將浦自許昌趨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陰浦乃矯稱支

命追兵迴於是引師與璠合屠平陰掠圃田而下及

沛支慮其變郊勞及解甲盛設厚賂之浦乃令其親

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迫且請公解印以厭衆心

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館浦自稱留後璠

謂浦曰支尚書惠及沛人若不殺之將貽後悔浦不

可璠固請與浦往復十餘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詐

為浦命謂之曰請支行李歸闕下支以為誠也翌日

遂發璠伏甲於七里庭至則無少長皆殺之沛人莫

不流涕其後浦受朝命乃表璠為宿州太守璠性慳

酷喜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贖賄山積浦

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

以俟璠出璠夜率髦俊五百餘人圍友遲明友自領

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騎走出數十里從騎

皆亡璠棄其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

送郡友繫之往白浦浦命斬之於郡璠本麤悍而本

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空原本作積玉堆金又

空據廣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為鬼代作也

陸存者愚儒也原本作氏據續談衰白之後方調授

汝州邾說郭作刻城令時乾符丁酉歲也是秋王仙

芝黨與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邾城存微服將遁為

賊所虜其酋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給之曰某庖人也

乃命搜麵煎油作食所謂麩麩者原本無食所謂三

移時不成賊酋怒曰這漢謾語把劍來存懼急撮麵

兩手速續談助拍曰原本無曰字據續祖祖父父世

業世業說郭業海作衆大笑釋之時縣尉原本作校

校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賊至為所掠將妻之崔氏大

詰曰我公卿家女為士子妻死乃緣命豈受草賊汚

辱賊怒割其心而食見者無不灑涕唐書烈女傳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

獨一女子焉低鬟嚔蛾豔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

平地怪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然肖泰華

也詢之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襄上陵震

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

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為吾立

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

遂建祠宮書祠典說郭作官歷數世矣咸通末余調

補縣印吏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祭

畢與禎縱觀祠內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酌曰

夏侯禎少年原本夏侯禎下有於字未有配偶今者

仰觀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既舍爵乃

歸其夕夏侯生愀恍不寐若為陰靈所中其僕來告

余走視之則目瞪口呆不能言矣余謂曰得非女靈

乎禎頷焉余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嶽鎮

愛女疆場明祇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

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

友生不勝餞畢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豈降之罰

耶亦說郭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

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享帝豈不降鑒而使神

祇虐廣記作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

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軒顧交甫而解明珮

若九閻一叫必貽幃箔不修之素說郭況天下多美

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教孫也諸兄皆

貢士有聲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

文章盛飾則芙蓉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

婉靜之法翦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嫺黨號為淑女

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贅移天於殷門故秘書省校書保

晦遐構兄余寮壻也愛鍾自出姑實親姨夙夜蒸蒸

劬勞無怠廣明庚子歲妖纏黃道覺起說郭白丁關

輔烽飛輦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於鯨鯢腹
 中即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
 居盡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臺地鄰五門以為賊不
 復入至明日羣兇霧合秘校遂為所俘賊酋覩夫人
 之麗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
 誘說萬辭俱作說但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因勃
 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齋粉於一劍原本
校改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
 為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
 降此大戾守正而死猶原本生之年終不負
 穢抱羞於汝逆豎之手言訖遇害賊首既去秘校脫

續下

十六

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逝矣秘校拊膺失聲而前
 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即
 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攜
 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天實士女之醜行至於
 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女德哉原本
校改渤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矣
 辛丑歲遐構兄出自雍話茲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
 削以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夏四月朔旦雲
 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壞屋拔木
 兩且電雹有如栝椽者鳥獸盡殪被於山澤中至午

方霽觀行潦之內蝦蟹甚眾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
 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鴟吻亦失矣
 余以為非吉徵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巡光等說郭
 光一千五百人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
 去入蜀自茲諸夏騷蕩矣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為政明練吏
 不敢欺遇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於
 縣二十里魯山堯祠以所乘烏馬及騾人張翰為獻
 祭畢將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皆暴殞
 於是仲呂復設祭圖僕馬於東壁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濱有黑水將軍祠大和初

續下

十九

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為政嚴而不殘一夕夢
 贊者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梧丈夫鬚眉雄傑介
 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
 展上訴於帝帝曰汝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為
 立祠河上當祐斯民廣記三百十三言訖而寤遂命
 建祠設祭水旱災珍禱之皆應用弱有葛谿原本
校改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為贈仍劾神前柱并匣實
 之外設小扉加局鎖焉乾符戊戌歲大理少卿徐煥
 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霖東道
 泥瀝歷嶠函度東周由許蔡略無霽日既渡長淮宿
 於嘉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淒風徒御多

寒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

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

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原本作陽義據廣

義陽屬申州東北至光州時有無賴者以廟劍言於

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氛霧四

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

開乃義營張周寨也率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禽其

首解其劍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

彭城劉刺夫會昌中進士上第大中年授鄆縣尉卒

妻王氏歸其家居洛陽敦化里第堂之後院咸通丁

亥歲夜聚諸子姪藏鈎食煎餅廚在西廂小童孖兒

持器下食時月晦雲慘指掌莫分孖兒者忽失聲仆

地而絕秉炬視之則體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髮灸

指少頃而蘇復令數夫束緼火循廊之北於倉後得

所持器倉西則大厠廁上得一煎餅溷中復有一餅

焉原本無焉字據廣記三百六

十六校增案文似未完

許州長葛令嚴郤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

署常畜退心咸通中原本無中字罷任乃於縣西北

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

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即阜為臺盡登臨之志矣夫

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

幼曰阿珊持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

嚴公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

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半旋風忽起於

道左繚繞諸女塵塗陰晦眾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

地色變不能言鬢上失金翹說郭說海作乃扶持而

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

為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齋酒穀紙錢令巫者詣祠求

之說海作詣既至得金翹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

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

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

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

傳之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

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原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

其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里鼓方始絕倦憩

古槐下時月映林杪餘光向明有一父皤然偃而曳

杖亦來同坐既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父欲

至咸陽而蹒跚不良於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

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上約

知其鬼怪也陰以所持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將及

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侮原本作

記三百六而見登何相憚而見舍東之愈急父言語

無次原本作無已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

十六校改

墜地視之乃敗板也原本乃字下有舊父已化去

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

以鬻薪為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

憩谷口傍有巨石巖然若厦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

勞也聲未絕石剝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

髯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

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貴但隨吾來叟復

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特多

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流苔鴛鷓沂洄其上長

梁天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

丹臺榭重複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

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皆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

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

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

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蠢至是一聽

不忘叟戒廣記二百八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

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

喪必至廣記作福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叩石

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

穴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

曰去一旬謂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

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謂原本

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為步騎

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為將卒出入陳旌

旂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

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

君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

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淨命

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

但當偃旂卧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

而攻我志之慎勿輕接戰元雖唯唯心計以為我奇

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

夜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

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其難之明方陣而前

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禽至上黨繫

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惟燈臺耳失元所在

夜分已原本作以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神

君怒曰庸奴終違前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

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虔

心叩石石不為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為其黨所說是

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

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廣州刺史張謀孫雖出於閩茸有口辨善心計累為王府參佐咸通初從交廣倖遂為元察性貪侈聚斂不倦南海多奇貨若犀象珠貝之類不可勝計及府罷北歸於汝墳於郡三十里鬱陽驛南汝水之上構別業窮極華敞嘗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漲之或曰此處今年太歲所在也謀孫誠役夫曰掘得太歲則止明日及泉獲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餘色白如粟粒忽跳躍四散而隱謀孫遂中暴病信宿而卒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過許謂岌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號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實

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劍左衝右捭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岌曰當時撲落渦河裏可是撞不著耶岌頃總許卒征徐方為賊所敗溺於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此言

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名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賞玩之佳向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聞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

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艾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云多情自鬱爭因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為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特明慧原本作惠播廣記一百三十枝改有色忽一日機為鄰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熟客但云在某處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狎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曾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答百數但言無之既委

頓請盃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薦枕原本作瑞播廣記校改之歡反以沈猜厚誣真正翹今必死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疆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於機室者因搜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原本作府街卒下同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觀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錘共突入兮機院

發之而緣翹貌如生卒遂錄之機京兆府吏詰之辭
伏而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
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
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而雲起池中若車
蓋然故里諺云峴山張蓋雨滂沱

李鈞之莅臨汝也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民間多警
李鈞以兵力單薄抗疏上聞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

人鎮焉乾符戊戌歲也兵至營於郡西郭原本作字
五百校改明年春鈞節制上黨雜報到於是鎮兵部將
排隊於州前通衢率其屬入衙展君臣之禮忽有暴

續下

三

風揚塵起自軍門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餘以登
州人愕然而顧沒於天際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
野人得旆以獻帛無完幅支幹皆摺折矣鈞至上黨
統衆出雁門兵既不戢暴殘居民遂為猛虎軍所殺
矣

逸文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贖貨最殺人亦畏其
嚴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
閉里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温公出自天
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偃弊衣曳
杖將橫絕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捽來笞背二
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温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
之有何言復命黃冠扣之既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
南入小巷中有衡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黃冠數人
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何遲也答曰為凶人所辱可具
湯水黃冠前引雙鬟青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

續下

三

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
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索之吏無所隱乃為所
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
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
叱街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府請見温時則
深夜矣温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悉陳所見温
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絕温微服與吏
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温
尚書來謁真君既闢重閨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
温璋温趨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
衣色貌甚峻温伏而敘曰某任總浩穰權唯震肅若

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
來首服幸賜矜哀真君責曰君忍殺立名專利不厭
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温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真君終
蓄怒不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真君側乃
跪啟曰尹雖得罪亦天子亞卿况真君洞其職所統
宜少降禮言訖真君令黃冠揖温升堂別設小榻令
坐命酒數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黃冠復啟曰尹之忤
犯弘宥誠難然則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
服見困豫且審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
間亦非淹久之所温遂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街吏
疾行至府動曉鐘矣雖語親近亦祕不令言明年同

廣記

天

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念藥石之不徵也醫韓宗紹
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温鬻獄緩刑納宗紹等
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酖而死廣記四十九
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
廣陵爲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
頓悟真理遂捨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
明白不逾十載者年宿德皆所推服及來洛遂止敬
愛寺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
對食其爲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麻改元會昌愛
馭鳳驂鶴之儀薄點墨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塔廟
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枚之温泉

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
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積雲駛雨霆擊石傍大檀雨
至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跌坐若無所聞者諸兄
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
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觀適與遇於院門威
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諫公指
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剛又如
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信嚮家皆謂曰善
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
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
等戒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

廣記

天

行龍花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
疾奄化年有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
門外尸陁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
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嚼餅餌而豐
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閣維訖收餘燼起白塔於道傍
春秋奉香火之薦焉廣記九十七
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黃巾尚遊魂於三輔中和辛
丑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
鼓乘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爲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
使西門季玄爲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于臨汝
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于龍興北禪院其西廊小

院即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為本軍劇職羣少兇險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人而西門納焉至是擢為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其從嘗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贛令孔目官宋柔奉啟于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于門下怒其不先禮謁也叱數卒捽以入擊以馬撻而遣之弘贛聞之大恐答宋柔數十仍斥去不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怍復數旬日將夕宋柔徒行經寺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騶阜錄之入院候曛黑殺而支解納諸溷中既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雙起奮劍擊刺

續

手

歛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于滎陽郡舍于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愴怛漸不自安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將大掠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會太守杜真府符請都監夜宴啟至羣謂思禮等曰機不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遂潛勒部分至晡時都監赴宴羣令親信十數人從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吾讎雪矣遂驚覺召思禮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為二鼓將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矚子城內無

何郡都虞候遊巡至僧綱啟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心動命藝炬於下乃見介者蹲於枝間方詰所從羣連聲謂曰走卒店作遂逃于上無他也都虞候色變馳出戒嚴羣呼思禮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為豎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若走兩舍而羣心蕩無所從其適下稍稍亾去倦憩水側遙聞嚴鼓聲乃僕射陂東北隅墻也思禮覺乃前請啟密語羣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斫羣首墜於地餘眾大囂而散思禮攜羣首遲明歸命于都監貫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廣記一百二十三

續

手

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騁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于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晳端麗常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翫自是率以為常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誠微賤受制於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况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

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為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未嘗有過反招殘賊規奪赤子已訴于天今來請命又為已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為人乘馬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寔由於君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為已語祈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光遠遂卒廣記一百二十三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啟黃閣廣記作唐誤據續談助跋校改按唐人小說稱封國曰某公夫人曰國號太尉曰掌武張曰清河王曰太原開卷

皆是不知誰何廣記均改為某人其中不無訛舛如
此條晉公指白敏中為故之外王父廣記因王鐸亦稱晉公而誤又改宣宗為僖宗
諒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礙於德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皂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甯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欣如也按徐松西京城坊考永甯里有王鐸宅引第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仲冬備宰相儀物掌跪齋栗給事寡嫂永甯里中白公有楊憑舊宅敏中所居即白公之第更可證居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從既啟扉而花鵲連吠銜公衣卻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

吾乃丈夫豈懼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歎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鬣衣短後衣色貌黝瘦頓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德復為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捨龜壽罪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閤曰幸為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廣記一百九十六

皇甫及者其父為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至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有切肌徹骨之苦但暴長耳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廣記一百二十二
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覲於蘇臺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饗餼有加等留連累日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應命心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頓止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恃蕞爾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

豈南岳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遙指而詬
曰皮日休知鸚鵡洲是禰衡死處不日休不敢答但
冤我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廣記二百

捧硯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紅配騶人高璠
而生一歲時夏日浴之裸卧於廊廡間有卑脚犬曰
青花忽來噬兒陰食之春紅聞啼聲狼忙而至則血
流盈席矣賴至德有良藥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寢
之前軒青花伺人隙復來并卵又食訖宛轉於地而
死又以前食之藥傳之及愈為宦者焉字之曰捧硯
委以內豎之職至光啟丙午年十餘歲矣裴使外出

廣記

二百

遇盜於鄭郊見害噫捧硯童也再殘而無恙裴以一
出而不迴者其故何哉廣記二百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陳元觀歲時女奴曰却要美容

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

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烟黨亦

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

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

也嘗遇清明節時織月娟娟歲時廣記庭花爛發中

堂垂繡幕背銀釭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

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之東南

隅竝立相待候堂前眠孰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

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

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

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與四郎遇

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

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

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

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

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哈之自
是諸子懷慙不敢失禮廣記二百七十五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
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
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

廣記

二百

甲辰重刊

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

纒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

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閻以情告之

閻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間處具

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

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

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

來以所題密緘之託門媪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

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福薄不得

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福薄不得

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福薄不得

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福薄不得

當之蓋鄙武生麓悍非良配耳乃復酌篇寫於金鳳
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以
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
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刻溪玉葉紙賦
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
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
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
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
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
小庭前沈沈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
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
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
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
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
幽思增疾乃翦烏絲闌為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
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
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
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飜飛企望
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后期恍惚寸心書豈
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
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為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
門媪既得回簡徑齎詣煙閣中武生為府掾屬公務

續逸

三

甲辰重刊

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
煙折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
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為書
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閒為媒妁所欺遂匹合於
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釭汎金
罍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諷妙
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
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悵神假微機一拜
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
須同宿洛浦雙鶯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
裏送郎歸封訖乃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
煙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
將夕門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
驚連問之傳煙語曰今夜功曹值府可謂良時妾家
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踰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里
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踰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
既下見煙靚妝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
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
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
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
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
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

續逸

三

甲辰重刊

而歸明日託門媪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
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煙
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
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
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
大才面目茲不盈旬當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
馨宿昔之心以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
誦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煙
數以細過撻其女奴陰銜之乘閒盡以告公業公
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
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

續逸 甲辰重刊

牆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
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
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業愈怒縛之
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
怠而假寐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
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
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寔於北邙而里巷
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
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椽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
似傅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
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

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
夕夢煙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
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卒時人
異焉廣記四百九十

乾符丁酉歲秋七月詔以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刺
劉公自京將一橐馳至郡自風而逸于廬山下南土
無此畜人覩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至斃乃列狀於太
守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馳
也乃命瘞於江壩續談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一日欲自桂過明同
行者二人與俱止桂林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

續逸 甲辰重刊

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眾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
光作傾瀉狀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
夜黑留此待緩急爾眾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
杓如故眾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
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日暮風
益急燈燭不得張眾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勸韓
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生撫掌對曰我幾忘之
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燦焉見於梁棟
閒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色激灑
秋毫皆睹眾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
收之籃夜乃黑如故現邪代

附錄

宋藝文志小說類皇甫枚三水小牘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類三水小牘三卷唐皇甫枚撰

本作遵美撰天祐中人三水安定屬邑也

晁伯宇續談助右鈔安定皇甫枚所編三水小牘枚

自言天祐庚午歲厲食汾晉為此書三水安定郡地

名枚安定人故云其末云三水人遵美蓋其字也枚

又言外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啟黃閣蓋謂白

敏中其書卑脚犬花鵲吠刺客李龜壽事無甚異且

慮出白氏之私故不錄

天一閣書目小說家三水小牘二卷刊本唐安定皇

甫牧撰嘉靖甲子秦汴序稱三水小牘一編乃唐皇

甫尊美所撰蓋其旅食汾晉時手紀咸通中事也余

嘗錄得八則古今說海刻得七則皆非全書海虞楊

儀部夢羽家藏二卷似乎已備及檢文獻通考其卷

凡三今亡一矣姑先錄木以俟同志補焉

三水小牘二卷唐皇甫枚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為

此書中多仙靈鬼異之事余正德辛巳春偶於暨陽

葉潛夫處得數則已疑其說郭中勦出今年夏五月

倭夷入寇顧山周汝學氏避寇僑居吾邑城之南倉

黃邈迨遠云家雖殘毀幸而圖籍無恙即出一編乃

三水小牘也蓋為海虞楊正郎家藏余欣然假歸冒

暑錄之於乎兵戈搶攘不忘筆硯若吾二人誠古之

所謂奇癖之士今之所謂癡絕者耶書已一笑嘉靖

甲寅秋七月四日句吳六十樗老姚咨識

擘經室外集三水小牘二卷提要唐皇甫枚撰枚字

尊美安定人唐咸通末為汝州魯山令僖宗之在梁

州枚赴調行在此其書中可考者也是書成於天佑

四年枚當旅食汾晉而追紀咸通時事共得上下兩

卷明嘉靖時姚咨曾手鈔之此從錢曾述古堂藏本

影寫書中所載雖涉仙靈異之事而筆雅詞明實

寓垂戒又案天佑庚午時晉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

未完

附錄 甲辰重刊



刊友會設叢叙



友會設叢三卷宋華陽上官融撰宋史執文志鄭夾際通志執文畧陳直齋書錄解題焦弱侯國史經籍志皆著于錄馬賁與文獻通攷作一卷乃傳

友叙

寫之誤

聖府全書未收阮文達始進呈亦罕見之祕笈也融仕歷無攷書中稱天聖三年李防知耀州邀融過郡館于東齋則天聖時人也自序云隨侍南北旅進科場又

云春策不中掩袂東歸蓋思自志于科名而思以著述自見者李防宋之名臣嘗拔晏殊于童稚融為所引重可以想見其人矣所記雖多涉怪異持論頗不軌于正其纂此書嘗自比老鄧

友叙

二

之甘澤謠李政之纂異記於袁李遠搜異例而融近徵實事繁長比短其狂青出于藍歟光緒六年歲在上章執徐孟秋之月歸安陸心源叙



友會談叢序

余讀古今小說洎志怪之書多矣常有跋纂述之意自幼隨侍南北及長旅進科場每接縉紳先生首闕名輩劇談正論之暇開樽抵掌之餘或引所聞輒形紀錄并諧辭俚語非由臆說亦綜緝之頗盈編簡今年春策不中掩袂東歸用舍行藏下學上達賴庭闈之蔭無菽水之勞顧篤之已然詎規磨之可益身閒晝永何以自

友會談叢序

一

娛因發篋所說是言百餘紙始則勤於探綴終則涉乎繁蕪於是乎筆削芟夷得在人耳目者六十事不拘詮次但釐爲三卷日之曰友會談叢且念袁郊以步武生疾則甘澤之謠與李玫以養病端居乃纂異之記作苟非閒暇曷遂攜毫彼前輩屬辭不將迎而遇物而小子晞驥甘萋菲以成章深慚雞肋之微竊懷敝帚之愛穀梁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子夏曰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博練精識者幸體茲而恕焉其如杼軸靡工序述非據蓋事質而言鄙學淺而辭荒誠怪語之亂倫匪精神之可補聊貽同志敢冀開顏天聖五年七月朔華陽上官融序

友會談叢序

二

友會談叢卷上

華陽上官融撰

太祖初年神降鳳翔府蓋屋縣望仙鄉張氏家張愚民也設神座烹羊豕祀之若巫覡事像則寂爾聲乃泠然辭旨幽深聞者增懼秦雍之地祈禱畢臻未幾神謂張曰吾禹疆之官屬上天之尊神也羊豕之屬固非具物悉宜撤之但設香菓蒞府者以事動遠邇驛置上聞開寶末召

友會談叢卷上

一

張氏於闕下未遑崇奉值有同軌之會及太宗卽位錫張氏命服道號爲羽人焉令于所降之地置太平宮以旌其事乃俾主之先是張氏在閭里不拘小檢使酒忤物鄉人賤之及天神所憑則詳雅方正眞有道之士景德中王人張綸因被命來岐下與府尹語張氏在鄉曲爲人所惡一時之語不復記憶適值長安宰魏昌弼亦在府中相拉詣太平宮焚禮方升殿拜神降

友會談叢 序 卷上

綸中謂綸曰卿數日前與鳳翔知府說何事綸戰汗驚惶罔知所措但俯伏稱不省知又曰卿再思綸忽悟曰臣曾與知府說張在鄉曲事又曰鄉曲縱逸未足爲累自今更不得說自陝以右雖有見者憚公方嚴不敢妄泄及公首冠治衡出俸修飾圃田神祠自爲文記始與人言則爛熳於眾口矣

友會談叢卷上

二

動作不法閭里爲患大中祥符五年春民間太牢瘴疫大起煥家所有皆殞同鄉則十損三四煥恨已無子遺而妬他存者常蓄致害之意間有斃踏以物拽歸剖磔腸胃棄於放牧之地欲令熏染觀令似已遠近畏之莫敢爲言是歲夏煥以無力耕鑿亦不播植復見他人之畝鬱然佳苗顧己之田鞠爲茂草心愈不平一旦風雹驟至煥亟詣野中仰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

五七

益大擊仆稼穡用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人衣青執捶叱煥曰爾愚賤之人不能勤力自養而乃幸如此吾雷電之使也殺爾何益然俾世人知有天道欲加小懲遂驅之南去於是持冰片令抱之而行長與身等旋驅旋叱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冰丸使含之仍謂曰茲爾之自招也但覺寒凜徹骨戰慄靡定奔馳百餘里各不少息相次晴霽煥忽如夢覺

友會談叢卷上

三

復在舊處四肢疲薈若中沉疾家人扶之而歸厥後疾雖平愈而精神恍惚疑奪其魄也

陝西山川形勝而耀州爲最故唐帝陵多在其境天聖三年李夕拜防典是郡予自回中入京公以書邀予過郡館于東齋郡有僧道元者且九十餘耳目不衰予往訪焉謂予曰茲郡卽東京兆府華原縣因溫韜建焉老僧少年時嘗見一薛將軍說唐末事一一可憶薛將軍者卽當

時閻監厯事昭宗相獻議誅宦官薛避難竄身草莽及莊宗入汴反星冠羽服爲道士焉厥後聲名是郡開元觀至太祖受命時尙在亦九十余但民間仍呼爲將軍焉溫韜之起兵連邠次華內外相結合蟻聚動至數萬睢盱屈強法令莫制遂建縣爲郡自領符節唐帝諸陵靡不開發金寶之玩取以自資旣開簡陵內有銀羅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于梓宮

友會談叢卷上

四

每一身以十餘牛牽致方出隧道載以大車碎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簡陵乃懿宗也今在州東北山造作側旁有民肆謂之園陵店其開發之跡依然可尋予按唐書自武宗憤釋氏恣橫思去根本詔令一出掃蕩幾盡大中已後漸次仍舊及懿宗愍前朝之致毀乃竭力以興復故終崇寺宇則又過之羅漢環于梓宮卽其意也唐段成式說大厯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

筆而寫經此誠詭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四十餘全無兩臂自兩肩如削巡行衢井求丐爲事每梳頭髻右足夾櫛左足縮髮及繫衣浣面亦如之其輕捷便穩匹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亟伸足取貫革繩之上略無凝滯予爲兒時見之雖出處不定時踰一紀而豐凶寒暑彼且無恙體常充衣亦自蔽又段夕拜暉言景德中爲事到岳下曾見一婦人無雙臂但用兩足刺

友會談叢卷上

五

繡鞵片纖緻與巧手相若服飾頗潔每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賴之人手足完具不能自養乃甘死于溝壑是其手臂反不如此二婦人足也悲夫引以驗成式之言信不誣矣

相國呂公端任補闕與一供奉官被命同往高麗旣建其國宣朝命畢以風信未便在高麗將及半年未幾風便回楫王加等贈遺奇珍異貨

盈載而歸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已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見過也公亦不問措置委之而行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欲傾倒公神色自若供奉者倉皇失圖舟子前曰風濤之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必惜不欲令多到中國但少拋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令左右擲之才半風息得達登州岸遂開其載則在下者呂公之物咸在而供奉之物居上者略無子遺

友會談叢卷上

六

矣校供奉之物已罄矣諒非海神祕惜蓋罪小人用心奸險也公以所存者中分入之亦仁厚矣

邠州靈應廟者景德中詔修飾內翰楊貳鄉億在西掖日被旨述記今揭示于翠珍卽其事而州人嚴奉其來久矣被奸濫之輩互相表裏鼓惑愚民於殿堂後別起密室室內有巨穴穴上覆繡箔映以旌幡香几外不得窺廟祝前云神

已親享但見舉空器而出以是莫敢致辨大中祥符中故掌武侍中王嗣宗自長安移鎮邠土素聞其事而無跡可究心常怒之下車將半載會子弟院有媿懷者遂募民婦乳焉其婦乃廟祝妻怨舅姑無恩懷憤頗極遂言其穴乃羣狐所聚潛兩童子其間俾竊杯杵之薦也間達其事于公公喜得其狀翌日入廟俯覘穴中偽神其事廟祝因而贊之都不知公審其詐遂令

友會談叢卷上

七

設酒殺于穴側而謂曰豐潔之祀覬神必享吾當局鑰其戶慮外物所侵慎無擅開信宿後躬來省視也廟祝不論其意及期公至啓戶則杯杵宛然據棄妻之言鞠之于引伏立答其背盡室逐去後召騎兵千人執弓矢鷹犬環于廟垣投薪塞穴秉炬燎之烟涌四出羣狐奔走頃刻擒戮靡有噍類密以泥緘其門禁絕祭事但春秋旅奠而已異哉城狐社鼠古昔所嗟未若

此飽飫鮮肥憑恃廟貌一旦蕩其窟穴小大無遺雖滿盈而自招亦值王公之毒手也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下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纖嗇聚斂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緡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于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錢兼與契券爲約其詞以若父危鐘聲才絕本利齊到之語

友會談叢卷上

八

蓋謂信才瞑目而亟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餘豐飾珍異以袍帶令伺于宅左右俟其出門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鼓舌獵炙之徒日有千數謂其嬉遊則信陵孟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爲鄙人諂佞互攻讐駭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于進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身逸樂惟我而

已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約齊交還及信葬畢籍其餘財比信時十餘五六焉外無官橐內無私帑闔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加以恣縱費蕩更踰于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未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餒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 眞宗在壽邸尹開封府聞之赫怒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

友會談叢卷上

九

出之一簪不著身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寄跡旅舍乃歷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人旣數四亦皆厭矣遂于京師多假代獄卒搖夜鈴于軍巡聊充餬口素不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狝孫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麼頰頰尖薄克肖狝孫復委質于戲場焉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爲之掩淚而被殊無愧色噫公侯之門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

其子何足怪耶

貝州歷亭縣民李忠爲本郡鄉兵首領家頗儲蓄雄視門里多借貸與人至收穫時必親往聚斂有石氏兄弟事母不孝最推凶暴亦嘗舉忠物每怨忠躬來督責俟忠及門二石潛殺其母忠忠于官誣其殺也忠以二石所執旁證明白甘心伏法案成棄市忠家載其柩歸焚之未幾風雨暴作掣電迅雷擊死二石頭刻開霽踏尸

友會談叢卷上

十

于戶外背上各有朱字言殺母之由鄉人始知忠之寃也時鄰村蘇氏被疾亡經信宿忽然而興鄉人喜其再生競來問訊遂揮霍將起曰茲非我家也我本李忠昨爲石氏執稱殺其母致自誣伏法陰府主者曰爾被枉死其執爾者今已俱至于理甚明爾須卻回我訴以本身已焚熬回且何依主者召案吏持簿閱之云恰有李忠近隣蘇公到方兩日但令托其身以生我是

以得歸蘇家以為狂言都不之信因問蘇氏之
事情然莫省李氏之家事細微畢知先是忠少
壯而形美蘇則長髯而龐村及召忠妻至見其
朴貌惡之忠曰爾何得棄我我真爾夫也妻問
以生平所有乃曰我有烏色馬兼有銀數笏埋
于東窗壁下曾與戲竊采桑刀置西屋瓦溝中
驗之皆然以至話幃箔之密悉親屬小字妻方
果決為信其蘇家不肯李氏偕詣郡訴靡能裁

友會談叢卷上

十一

朝其始末聲聞朝廷亦無奈何但敕本路均輸
為辨析焉其人後終歸李氏時大中祥符八年
也

班行錢允凝大中祥符末督役于亳州太清宮
惟採宮中鶉鴿充庖膳多自彈之靡不應弦而
落朝夕不舍栖宿咸稀或有勉之則曰天生此
物供口腹若而致罪況人乎採捕之心從茲益
眾皆怒其輕脫更一日因彈鐘樓上者續紛

墜地允凝自往取之忽躍入殿前花欄允凝遂
踰欄而入不覺折栢一枝正穿足心尖上腕露
流血斗餘人掖之置于寢室號呼彌月而卒識
者謂其餘誅焉

友會談叢卷上

十一

友會談叢卷上

友會談叢卷中

華陽上官 融 撰

定陶髣山按皇覽冢墓記云本曹國葬地彷彿似山故名焉其上有神祠不詳建置境內祈禱頗彰靈應太平興國三年以地為廣濟軍其廟備春秋之奠至五年秘書丞安德裕出治軍事下車之明年自首春不雨至仲夏多稼將稿庶民其咨驕陽日熾或言髣山神祠安備禮詣禱

友會談叢卷中

方炷香奠聳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義冠拱揖而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為懼遂訴愆亢之災荅曰某堆阜之神久竊鄉人之薦愧無酬荅恨力小位卑不能興致雲雨雖則龍司厥職動息由天然上帝亦知早暎時久將施甘澤今念公靡憚炎燥俯為生聚某當至主者室密伺雨信必得先期而報也言訖而隱安詢于左右皆云適無所見惟爵小吏覩焉安既歸是夕纔寐

友會談叢 卷中

夢其神曰雨候甚近只在來早安大喜詰旦會僚佐而白之眾以為誕未有信者俄而陰雲四塞雷電齊至大澍三日千里告足乃賀曰此明公之誠感髣山之驗也翌日安具牲牢拜謝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琪本路下丁操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親狎不以割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厥夫窺伺寘堇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

友會談叢卷中

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摔婦人至市具疏其事而逸人義之而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焉

戶部張侍郎雍勝之婿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為虜既達漁陽暮雷張在

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井閭桑麻易之他姓子然無依因游學洛中勝時退居見張於門側召至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婿如何許與丐者是棄之耳勝曰非卿所知況言已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矣

友會談叢卷中

三

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致勝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荅以襲衣束素延於清淨院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于貳卿之祿其子今列閨籍焉且夫向侍中之居屠肆張戶部之爲囚虜謂張寒餓可也而待之以殊禮妻之以愛女苟非達識曷以臻此乎今世之人以貧富爲賢愚以炎涼爲去就聞

之得不包羞乎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婢僕輩泛舟西歸內一僕患疫未得瘥蒙周以船小人眾妨于出處又慮相染心頗厭之因濟江擠于中流僕者久熱被體忽得水涼兼素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岍有漁叟愍之寘於家身沾席間聞兩岍喧然僕者扶力出望見蒙周之船傾側波間篙楫莫制移時沉溺僕者

友會談叢卷中

四

雪涕嗟嘆與漁叟具聞官司俾爲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者疾已間矣于是悉心致哀畀置具襯而焚之辨析立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其親屬靡懷擠江之怨焉夫趨走事人誠爲愚賤蒙周厭其臥疾致之死地是不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舊惡力爲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此事之難能也則服名教曳縉紳者外貌是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

也

柳如京開與處士潘闓爲莫逆交尙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涘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泊到傳舍止于廳事中堂扁鐫甚秘柳怒將咎驛吏吏曰此非敢靳舊傳舍者多不自妄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讐夷夏縱有凶怪因而屏之於是

友會談叢卷中

五

啓門掃除處中坐聞潛思曰古人尙不敢欺暗室何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餌凌晨用藉手爲別此室虛寂請公卜宵可也柳喏之聞出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衒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聞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幘鼻吐牙被髮執巨筆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色晴霽洞鑿毛髮柳尙不寐或歛衣循墻而行

友會談叢 卷中

聞忽叱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聞遂疏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焉尙垂恩庇之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聞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潘闓也柳

友會談叢卷中

六

知其所爲不勝慚沮再三邀闓下屋闓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爲之絕倒河東剛毅人皆畏之一旦爲逍遙所怖幾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此之謂也況其下者乎

都官員外郎中師言至道初在京師上元夜與朋立端門下俟車駕以觀俄頃 太宗乘步輦

六五

自南來棘闈中宜僚都盧曼延之戲溢目不可紀其間一人負巨盎膏焰其人迎立於駕前乃揚言曰大家看臣藏火之戲聖君亦爲屬目負盎者遂襪去餘服止披一綈袍向火盎而掩之拉綈袍在兩手團之如無物移時擲於地卽舉而披之襟袖間尙氣焰四 仍灼其髻眉焉遂巡豁開綈袍火而披之盎盎如故而火猛烈之勢愈甚 大宗駭視久之賜與加等又說應舉

友會談叢卷中

七

時于天街見弄蓋者其蓋百隻置于左右手更互擲之常一半在空遞相拽擊聲皆中節雖觀者如堵但心目眩轉莫測其所學焉夫技藝駭眾世自有之不經見者以爲妄談而列子所說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藏火之人近之又宋簡子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則擲蓋者方之彼何足異乎

瀛州團練使李廷渥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孫爲獻子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爲鴟所搏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齧其繩而逸之捕之莫得忽於庖中竊肉置瓦溝上潛身屋隙間伺鴟下躩跳而擒之遽抉雙目次除兩翅乃攜至廐舍緩剖其腹磔裂腸胃陳之於前哀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折爲縷焉廐吏驚報廷渥覩而嘆息遂令人送入山中

友會談叢卷中

八

噫天性之慈由於人也教被於質則愛愛生于心周旋而不失其正者厥惟上智乎橫目蚩蚩識有愚下惑於遠而泛于近捨其本而存其末猜嫌於是起慈愛以絕之且藥脯之詐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悲夫給事中董儼蓄妓妾二十餘人飾珠翠曳紈綺食梁肉自比于王公家而身沒未浹旬爲壽陽豪民王氏納錢三百萬易之以二犢車載歸諸

妓妾輩悉無戚容欣然而去見者無不嘆惋夫
生共其樂死忘其哀是董之恩無一日可思而
別姓之室喜于再聚矣此豈女子之心耶豈厥
裔貪其直耶

天禧中有丐者莫知姓氏往來閭閻間每至之
處亦不妄取衣雖敝陋形且充澤祁寒暑雨未
嘗改易人或呵叱俛首便過如此十餘年率以
爲嘗市井徒有張生者貨銀爲業設肆于界中

友會談叢卷中

九

丐者旬歲間凌晨必至生怜之日以五錢贈焉
頗懷感激忽一日生見丐者袍帶巾櫛跨馬引
僕而過生深以爲訝丐者曰某有兄官於交廣
連綿數任畱某京師以至貧窶地遠絕信乃丐
於人兄適方歸相見甚歡衣裝僕馬皆兄與也
生然之又曰自十餘年感君之恩多矣思欲報
荅今得其時兄于曹門斜街僦得一宅暫邀過
門夙令具饌奉俟生辭以故丐者曰已約數賓

不可拒矣遂畱僕導生而來丐者躍馬先行生

隨僕出曹門入斜街委曲深巷生心疑惑且曰
此間豈有宅乎僕出門指曰更進百步便到也
及至門但破簾蔽之及入見丐者卻著敝衣如
故出邀生入一堂中惟破席而已糞穢堆積生
愈惡之復謂僕曰召諸賓來又見數人藍縷更
甚從堂後至身皆瘡穢環席而坐生益不自安
又敕其僕攜一器貯濁水斗餘置之而去旋又

友會談叢卷中

十

取一盤中有蒸小兒手足具備炎氣蓬勃丐者
親加擘折酌水舉肉勸生生掩口愕懼只欲逃
竄丐者嘆曰此而不食信是命也以感恩之厚
方有茲設他人固不得預食吾亦無奈生惶恐
丐者乃于懷中出藥一帖與生日酒肉不食君
命也此藥百粒聊以爲報生急寘懷中奔競而
回開視之乃真金也均約其直與十數年日贈
之數恰相酬也生方悟其神仙悔恨無地尋再

詣其處則迷而莫知

友會談叢卷中

友會談叢卷中

十一

友會談叢卷下

華陽上官 融 撰

婺州郡署舊傳凶怪後堂尤甚累年已來但泥封窗戶雖白晝亦無人敢至每二千石到者先詣焚香然後禮上率以為常景德中太常博士趙沂出典是郡素聞其事下車之明日命撤去泥封豁其窗戶將吏輩驚愕以為開之必見異物及啓扉一無所有惟糞壤而已沂曰倘使凶

友會談叢卷下

一

怪詎肯白晝而出且久扃之室亦宜預防遂令掃除還選勁卒三十人各持長鎗分坐堂中沿及戶外嚴約曰惟側聆其間稍有動處便起向空交刺焉俄頃相繼而墮仞伺移時更無飛者亟白燃燭□□□□□□□□□□□□□□□□□□□□席帽餘者似扇朱目雪爪尤可怖畏悉中鋒刃而斃矣沂令潔置廳事黎明召僚吏以觀之無不嘆咤自茲郡署凶怪亦絕噫造化

之含育至大奇形異類世自有之神異經注蝙蝠三百歲化形爲人飛誠有之也

光祿寺丞劉泳少游洛下嘗謂子言昔天津橋南有一第人稱史公公宅亦傳凶怪閉而不居將三十年水竹臺榭花木亭館靡不備具每春時遊人多率其徒挈酒榎攜管絃以就賞實洛下之勝槩也端拱中有酒徒朱生者使氣凌人一日少年輩邀置于席乃曰茲宅凶怪公素知

友會談叢卷下

二

之我等願獻一醉可能宵乎生曰是吾心也夫人之所畏者死吾死且無畏况凶宅乎少年以爲然遂掃除堂前設一榻而去生酣寢其上時方首夏竹樹陰薄風聲月色蕭然滿軒忽見兩廂閣子內門次第而開各有小了鬟攜燈檠而出置於階際抽身卻入未久有數婦人盛飾分坐于燈下紉縫焉生凝睇訝之俄頃後堂門一時大啓牀帷器用倏忽皆至然後燭引二婦人

詭妝被服執球杖前驅而出傳語呼云令公至見生不覺驚又言且住中有一人裝帽戎粧據胡牀而坐連叱婦人輩曰此必盜也昇棄他所回顧間至榻前身已在空中被擲于堂西竹林中體爲枯枿所傷流血焉生憤怒而起徑至中堂戟手大詬曰爾生前盜名位佞媚于時破後盜人居室煩擾於世反以吾爲盜不自媿乎於是舉枕而擊之正中其肩驚惶而散俄失其在

友會談叢卷下

三

時初五更少年輩持火炬突門而入訝生之無恙競詢其由生具以實對及示爲枯枿所傷眾方服其膽勇焉茲宅厥後終無人敢居淳化四年爲洛水所漂但存故基耳

鄧州廉察長城錢公若水本洛下右族未第時婦翁殿中丞鄭處升守官大名公往省焉旣入境道逢故人龐登登亦有河朔之游相見甚歡公先令僮僕驅輜重行與登居後聯騎方語笑

問公所乘馬忽雙蹄踏地而斃公望僮僕已遠
別無乘可代又艱于徒行莫能爲計正相顧嗟
呀俄有一人衣短袂衣若王侯家紀綱僕詢以
馬斃之由及所詣告之笑曰岐程不遠不足爲
慮遽探懷中刃當齎刺之舉尾再三呵叱馬振
奮如舊更掖公上馬仍戒公促行今日須達大
名公執鞭揖謝馬行如舊遂不見此人惟各駭
懼而靡知其怪但如其言聳轡而進至暮到大

友會談叢卷下

四

名處升才離鞭下復有弊帷之事亦異矣

麟府州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與蕃漢雜居黃
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解舍
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棚焉架險就平
望復不定上引瓦爲溝雖大澗亦不浸潤其梁
柱椽題頗甚華麗在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
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公惟吏
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我知也俗重死輕生侮

法忘義凡育女稍長靡有媒妁暗有期會家不
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石掩映之處
並首而臥繩帶置頭各悉力繫之倏忽雙斃二
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
悲悼用緇絲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
乃條其草密如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
呼爲女棚遷尸于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于其
下擊鼓飲酒數日而散于大中祥符七年隨侍

友會談叢卷下

五

至彼聞他人多言都不之信是時王帥折惟中
出巡邊徼拉余偕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見女棚
置于嶺上而新者犴角宛然異俗如此且低幃
昵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
俗差殊可駭耳目則邕州溪洞戎瀘之蠻涎前
達名公書其怪以此思彼其爲實錄

咸平中家尊任蘭臺佐著出宰建之浦城縣到
官周歲忽有一道士司徒珣具筆札道婉煥然

可愛家尊素惡人詭譎不甚在意復值有同僚
之會一啜後令兄長延於書室珮有怏怏之色
及見兄長幼齒愈失所望既坐乃曰某昨自汀
劍經由貴邑爲閩吏所報須至歎關然則奔走
塵埃且非投丐者適殊不蒙見禮深增慚怍乃
索酒獨汎五甌自引聲高歌拂袖而舞遂以手
伸其兩耳頃刻長數寸交於頰上放之仍舊復
令左右伸之俄長尺餘亦不言止人懼而捨之

友會談叢卷下

六

觀者悉異焉更無語爲求乳香數塊置冠中長
揖而去潛令人隨之云出西門雖奔馬莫及也
舊說馬嵬店嫗收得楊妃鞵一隻祕爲奇玩人
欲觀者但賂百錢得一縱目故店嫗致富此其
好色不好德者也今咸陽元氏財雄陝右家有
一古合其大如缶外砌之以雜寶內托之以上
金旁有微缺製作特妙傳云開元宮中物太眞
貶首飾者也世事悠遠莫能詳悉尹京兆者下

車之後多假以傳玩畱不信宿返卻持去雖與
馬嵬之鞵輕重不侔而誇人之心歸乎一揆夫
物之奇者賞其古則古矣若謂今之所無則謬
也

王校理質言祠部蘇員外者名德之裔好古博
雅有寶裝帶十餘條云是陳後主所服者及唐
相小許公告身數紙眞希世物也予侍家尊到
回中回中舊稱巨鎮民間尙有唐時組繡佛像

友會談叢卷下

七

廣表丈餘奇絕精巧隣于鬼工下述贊文末署
開元之號字亦刺出點畫分明而年祀深逸止
顏暗故而已復有西塔院者主僧世傳一袈裟
子假觀焉大爲殊絕方如寢衣渾背織其面狀
山水之類周回作雲氣有裏紫色而綾文反覆
無縫與邊相合四面如之其貼相亦有開處織
緞可愛故非緞縫之所及旁有織出金字云王
子年高麗國王奉爲西天三藏國師造僧徒寶

惜迄今如新但知流傳亦不省所得之由予因元氏之合舉茲數事且金寶之玩則無古今他物易毀而久存者珍之無損于廉矣昔陸龜蒙記錦裙篇說天后羅裙縹緗皆繡組之妙信乎古之奇妙有之矣而出于高麗者尤足異也

光祿寺丞卞禹在科場日不修邊幅喜酒任達形貌龕率膽氣自許嘗說少年時薄遊曹社寓于客邸一日醉歸夜分酒解寢興欲拳足偃臥

友會談叢卷下

八

但覺有物壓之重不可收時微有呻吟聲極以爲訝引顧僕夫又各大鼾壁燈復熒熒莫測其事而其聲漸急禹遂蹶身而起見一物橫加于膝色黑而難辨舉手捫之初不甚懼及持于燈下細窺乃是人之一臂也烏毛茁然覆其上掌大而指巨頗異于常仍呻吟不已禹汗出大怖亟擲于地嗾呼僕夫燃燭偏覓寂無影響禹立遷他室後亦無患及訪于博識者莫窮其怪

段全者薄有才思不拘細行厯幕席浪跡陝右務嘲誚取悅于人雷掾濟陽江丁謂好蹴鞠既貴後亦爲之全撰陶詩二十韻以獻公奇之內有斜搗花腳面闊大打廉捩之句稱爲中的全卽公同年生也全在長城偶香城院蓋經閣將上梁院僧請全作文全俾城中少年採摭花柳中所缺之事欲綴于詞以播揚之時有名妓添蘇者知之大懼遂與羣妓議曰段推官口吻可

友會談叢卷下

九

畏倘遭攻擊所短則我輩掃地矣乃釀宴作樂召全洎諸少年妓等再拜祈以掩惡之意全酒酣聆其言甚有得色顧謂諸少年曰昔仲尼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今上梁文作而羣妓哀如是吾于仲尼之門無愧色矣聞者莫不大噱金部田員外居中說應舉時在京與豪家子張生同科而俱少年情頗相得出處飲食未嘗不同一日晚攜手閑步經西車子曲觀一大宅旁

有看窗居中與生逼其下行密聆其中贊美聲
泊過百餘步生卻回窗中之人尙在忽擲下金
釵一隻生得之亦莫測其意未旋踵間宅門中
有紫衣者趨出手招生與居中云得釵否此某
官第幾子居班籍奉使入蜀久而未回擲釵子
者其婦也約以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爲期先以
此致意爾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殺承迎
相次子婦從中而出相與雜坐時復詣之居中

友會談叢卷下

十

屢勸生生怒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某官
子歸備知其事隱而不問款曲間謂婦曰吾昨
度險棧顛危萬端願飯百僧庶保無恙爾往尼
院與吾償之婦喏之而往某官子潛伺其迹值
邀生不至未浹旬又謂婦曰後過某處其願如
初可再往償妻不辭而往張生知之遽往會焉
某官子於是率健僕攜利劍入院不問僧尼少
長皆殺之厥婦與生一對就刃某自拘於有司

待罪太宗皇帝聞之謂執政曰茲人間最巨蠹
者也傷風敗教殺之宜矣況勳臣之裔何必致
問遽舍之中外之人莫不慶聖君之獨斷革末
俗之污濫也居中今老矣每想其事亦爲戰慄
棘丞張亢八九歲時夢皂衣人遺筆一管及寤
言與親友間後因戲于庭樹下有烏啣筆正落
亢前其大小宛如夢中所得人皆奇之及長果
俊敏有文聲愛酒落魄不事檢束天禧三年科

友會談叢卷下

十一

場未嘗以習讀爲意曾于友人家假得書數冊
都不省覽每醉歸但用楮頭南省奏名來日殿
試猶尙暮回酒醒初意闌夜深無寐因取楮頭
書看乃尙書也燈下披讀頓忘倦怠不覺盡其
一編詰旦御題有日宣三德論亢恍然大悟乃
是夜來詳讀者矣於是一揮成名年方二十
曹州司吏盧平秉性姦蠹侮文尤甚恃茲酷虐
儕伍憚焉好擅人陰私多岐致害至道中殿中

丞蔣非熊悅之凡有施爲無不信納郡人畏之
聞日平謂非熊曰州界累年薦經荒歉民室
散閑田且多兼併之家冒恣耕墾縣胥與里戶
之輩交結爲弊掩而不發當爲申明非熊諾其
請於是追攝四縣民吏連繫者八百餘人委平
推約平任性拷掠鞠出其妄官稅泊收子價錢
十餘萬緡平喜得實待悉寘于法會 眞宗卽
位赦恩宥之平枉法受財是時非熊已替郡政

友會談叢卷下

十三

又新平失所倚復知單坦告訐懼亦潛匿新守
素知始末仍怒平巧詆嚴加搜訪未幾就擒先
笞而後鞠平甘從吏訊情無隱焉案牘將具平
忽瘍生兩鬢信宿潰爛呼號苦楚晝夜不息一
夕爲羣鼠食其雙睛及齒唇舌手足桎梏無奈
之何頃刻苦斃人謂慘毒所召歲餘告人單坦
者因迎官出城至安院陵店俄墜馬奔逸哀祈
眾頗訝之逐而致詰則曰盧平將刃斫我眾皆

愕懼旋踵間死于井中平與坦相報之後非熊
在闕下愈不自安朝廷令非熊鞠獄于陶丘每
就食則見平在前必先祭方敢下筯非熊謂曰
當初之事職汝之由及至其死又是單坦且互
聞報讐彼此無寃今卻復來向我何意平日前
事雖平造意實自殿丞方行陰司辨折甚明須
要殿丞爲證更月餘方來追攝也後非熊鞠勘
畢到曹州果卒尋火化轉檣值雷雨大作涉旬

友會談叢卷下

十三

不止暴露野外靡能致焚時亦謂其報應焉

友會談叢下終

客座贅語卷一目錄

經義兼古注疏

東宮命典試

轉運兌運長運

漕運總兵流官

辨訛

詮俗

方言

諺語

父母稱謂

南唐官闕

南唐都城

珍物

花木 二十二則

禽魚 十一則

鳥獸呼音

登覽

客座贅語 卷一目錄

七妙

市井

巾履

水災

米價

正嘉以前醇厚

風俗

浙兵

壬午

革除

五三絕

解道

寶船廠

里士鄉士

國初曆式

物怪

僻姓

客座贅語卷一目錄終

客座贅語 卷一目錄

二

客座贅語卷一

遜園居士輯
鳳皇山長批

經義兼古注疏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註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

客座贅語

卷一

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制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按此兼用古注疏及諸家傳 聖制彰明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氏公穀第以備考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其人矣禮記專用陳灝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

說浮蔓無根誠舉初制一申明之使通經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東官命典試

永樂十二年 上在北京應天鄉試 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為考試官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頴左贊善陳仲完皆 監國事也時猶以官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璉等以 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 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中

客座贅語

卷一

允賜出身尤為異典

轉運兌運長運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洲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官與直浙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

又變爲長運矣

漕運總兵流官

頃見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世爵按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吾鄉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黃與先大夫往還余猶及見之頗非遼遠建議者不舉此以聞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勛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客座贅語

卷一

三

辨訛

里中字音有相訟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諸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姐之音子野切在二十一馬韵中音宜與鮮叶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野作曳之上聲寫作屑之上聲且作切之上聲姐作接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

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皂隸之皂造作之造音與早同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肉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訟者也又如鈔畧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吊卷或曰吊錢糧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爲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

客座贅語

卷一

四

打肉治食具曰打撻張蓋曰打傘屬文起草曰打稿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曰稟毆以杖擊也律有鬪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詭勦曰毆帳之爲言張也一日疇謂之帳而呼簿冊記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情也養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稟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旬取于下其札曰稟疋正也音與雅同詩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爲段布之疋音匹者分別事辭也稱此箇爲者箇是也今以稱人之不老實者曰

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為休暇之假音。如
嫁。曰告假。給假。兌通也。穴也。直也。卦名。象口之能言。
今以天平稱金銀曰兌。以物交易曰兌。民以糧付軍
曰兌。劊刺着也。唐人刺身文曰劊青。又奏事非表非
狀謂之劊子。今官籍沒人物曰抄劊。開水門也。字一
作牒。今借為稽查之用。朝中點入班官員曰開朝。凡
以事查點人口點開。又民間辦治官物曰開辦。插刺
而入也。拔柁曰插。今借為安置之用。如屯兵聚民曰
安插。某處某所折言斷也。又拗折屈曲也。又毀棄也。

客座贅語

卷一

五

今作抵當之義。官司徵糧支俸曰折色。民間債負曰
准折。以金貝代儀曰折儀。曰折席。姪。今音質。謂兄弟
之子也。古以稱兄弟之女。又謂吾姑者。吾謂之姪。似
惟以女子臨女子宜名之。古自音徒。結切也。轄。車軸
端鍵也。論語五經之轄。轄。轄以鍵輪。今借
為管轄之用。拶子末切逼也。韓詩崩騰相排拶。今官
府刑手之具曰拶指。音脊。而民間但呼為拶子。拐柱
杖也。今為誘畧之用曰拐帶。其略人之人俗曰拐老。
祠。春祭名也。品物少而多文詞故曰祠。今凡廟之祀

神者。皆曰祠。自漢有生祠始。基之矣。刁斗。以銅為之。
軍中用。晝炊擊以行。夜刁刁。風微動。貌。今謂人之狡
獪者曰刁頭。律有刁姦之文。饒。飽也。益也。多也。漢張
霸曰。我饒為之。今免人之辜。罰曰饒。滅所徵財賄亦
曰饒。嫖。一作嫖。輕也。蓋嫖姚之義。今蕩子之宿倡者
曰嫖。梢。木枝末也。舟之舵尾曰梢。舟子曰梢工。婦曰
梢婆。今驢馬馱物曰梢人。以物附寄行李亦謂之梢。
包容也。裹也。今任人物足其數曰包賠。代人上納官
貨曰包攬。雇兌舟車驛馬曰包至。庖人為主治辦酒

客座贅語

卷一

六

食曰包酒。子弟宿旬闌中。計年月。不許接待他客。亦
曰包駝。負荷也。索駝。負囊索而馱物。今無錢而買人
物。徐酬其直者曰駝。那。何也。又多也。安也。又語絕之
韻也。今謂移趾者曰那步。設法備用物曰騰那。轉假
曰那借。科條也。本也。坎也。程也。等也。科舉科糧意近
之。以設官名科。寢遠矣。今芟樹木。蔬茹者曰科頭。不
冠者曰科巴。象形。字蛇也。巴。水曲折三迴像之。今人
之盱衡望遠曰巴。不足而營營曰巴。日晒肉曰巴。凡
物之乾如腊者皆曰巴。凡此皆習而用之。與本義乖。

者也

諛俗

閭巷之俚語。駟僮之流言。一二可紀者。戲解剝之以資噍噍。阿承顯富曰趨。曰呵。慣依人而得財。若飲食曰吹。徐吞而取其訾曰吸。以言誑人而沁入之曰滴。彼此相妬。媚曰醋。示若不置人于意中者曰淡。持人之陰事。使不敢肆焉曰拿。或曰捏。以言响煦人曰燻。風而使其從我曰颯。以語漸漬之俾其從曰熏。姑置其事而待之曰冷。若置之若不置之。似有係焉者。又

客座贅語

卷一

七

或與而不必與。不盡與也。曰吊。以事急脅持人而出。其賄曰紫尾。尾人之後偵其所之與所為。曰躡。羣口而黜其人曰嘈。以事迫而煇之。或得其物曰灸。又曰燒。以言响沫人。令其意靡靡焉。輒也。曰水。以言兩挑之。使動。或鬪鬪焉。曰繇。如繇燈故以言與事招人。使我應曰撩。置一言若一物于人。令猝不我釋也。曰鈎。自我而料人與料事曰划。設法範圍于人曰籀。故陷人于過。或令其處負也。曰耍。曰弄。乘間而入之曰鑽。以漸而刮。刺其所有曰鏃。大言嚇人曰烹。又曰潑。限人

之所至曰量造。是非佐使人怒曰啖。四走而追人曰捕。人曰撲。咀啖人之飲食曰嚼。又曰噍。其猛取人之財物曰齧。音專以事務委人曰栽。泥人不已曰纏。取人之財物曰秋。從史人使為之。或奮而往曰撮。或曰鼓。或又曰獎。言語籠罩人使不覺曰蒙。詈人之傲而難制曰牛。曰驢。嘲事之失度人之失意也。曰狗。長驅而癡者曰鶩。解南家之忿。或調劑成其事曰抄。或反言曰澆。刺人之隱失曰鍼。有所比合而不能解曰黏。又強附而必不可得去也。曰釘。突然從中而攪入

客座贅語

卷一

八

者曰剗。內無實而外飾可觀曰晃。善迎人之意而助長之曰搆。計去同事者而已得容焉曰撐。陷人于不可居之地曰坑。徒舖啜以膏其口曰油。言之鑿空而杜撰也。曰攢。其最無倫脊者曰謗。曰胡。以言誑人口。喉。又或刺而曰紫。與人期必而背之。使失望焉曰閃。有所避而倏避曰溜。不告其人而私取其有若盜焉。亦曰溜。不遇而貧。若不幸而禍也。曰否。空乏而不可支曰燠。作事之已甚曰孔。矜而自高曰喬。面勃然怒而不解也。曰啐。其不色懌也。曰喪。衣服什器時之所

兢者曰興目料人之上下曰估共事而偏得利焉曰
采一無所得者曰毛彊割人之有曰斫逐人而驅之
曰輾人之裝而不慧者曰笨或曰駮或曰斂或曰傻
性輒而滯曰錫其跳宕不馴謹曰浪小兒之嘻戲口
頑曰慙淫淡曰嫪音勞貌寢而不揚曰矧羸小可憎口
俗長無度者曰倭僚事非耳目之常曰詫一人而衆
人者鼓而奉焉若蠶曰宗或曰扛家敗而姑安之事
壞而姑待之病亟而姑守之凡皆曰膿擦已所有以
與人角勝負曰背音背不當與而覩焉附人以入之曰

客座贅語

卷一

九

雌彌縫其事之闕失曰糊人之被震恐而不能自立
也曰散或曰酥或曰墟或曰矮不知其人之隱曲也
以言探出之曰透謾人與爲人所謾也曰迷知事與
物可求之所而捷得之曰鈇又曰挖初非有所要質
也猝而與之遇曰撞馮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攪其
盡所欲言也曰捲兩心相憐曰疼反是而交相背曰
彼無事而邀翔焉曰踰音踰或曰幌音去聲老而拘滯不
與時偶也曰簡其回曲不可方物曰鬼又身之或見
或隱也曰影在數中倖而逃者曰卯卯冒也覓人而

擬梳求之曰爪證人之辭也堅不可移曰敲與人
桑中之期曰偷相挑曰刮相調曰揮私合曰有乍相
近曰湯久而益暱也曰熱摧折之使興敗而反曰掃
物寬緩不帖帖者曰儂音囊若事之敗而不可收拾
也曰崩又或曰裂

方言

南都方言言人物之長曰媯條美曰標致緇曰乾淨
其不獨曰齷齪音惡曰邈邈曰臍臍曰鑿槽言事之虧
昂曰齷齪音惡有圭角曰支查老成曰穩重其輕

客座贅語

卷一

十

薄曰姑姪不雅馴曰蕞苴音上聲曰朗佻音平曰磊砢
曰孟浪曰齷音蒲鏡曰莽撞曰粗糲曰倔彊曰龕糙
其俊快可喜曰爽俐曰伶俐曰乖角曰踢跳曰徇徇
溜音秀曰活絡其不聰敏者曰鶻突曰糊塗音上聲與上一也曰
懵懂曰勺鐸音道當爲少度以無思量也曰
温墩音當爲混沌音混曰沒汨曰個渾曰禿儂修容止曰
打扮形惡者曰豚臙人之亡賴曰憊賴言之多而躁
曰啞哇曰激聒曰瑣碎曰嘈嘈音下一作啞曰囁咄曰呷
叨曰的達曰絮聒其小語而可厭曰呱嘍曰唧嘍曰

唧唧而呻者曰呻唧作事之不果決曰摸捺曰臚
臚曰七斜曰落索曰塌僂其捧物不敬曰隼莫烈曰
蹠蹠其敗事曰郎當人之豁刻者曰跂落音各曰疙
痞曰噁噁曰枕搭曰刁蹬曰雕鏹曰窶數其果而窒
者曰裂決用財之吝曰拈指曰寡辣曰魍魎能不彰
著曰隱宿其反是曰招搖曰倡揚或稱人之貧乏曰
褊短勉強營為曰棚拽曰巴結曰扯拽曲處以應之
曰騰那展轉造端曰拐揣恰相當者曰促恰不合事
宜曰差池與世乖舛曰跂蹬曰踏蹬曰落魄下音其

客座贅語

卷一

十一

少精彩曰勉勉或曰或曰萎蕤或曰敗壞之甚曰壘堆性
堅執曰直紂好撥弄曰翻騰曰估倒自矜尚曰支楞
曰峻嶒不分辨是非曰含糊面羞澀曰腴腆一作行
不端徐曰踉蹌俱去聲交關人物曰瓜葛或曰首尾男
女之私相通者亦曰首尾以事難人曰揉抄人之發
跡曰升騰談笑不誠恪曰欬歌音奇或曰哈哄闖入人
中事曰夾插撥人曰聒躁籌處事曰度量上音刀
檢物用曰拾掇以言從史曰攬掇秘抑人曰挂捺曰
敦梓曠大不拘束曰浪蕩音朗物之細小者曰些娘

客座贅語 卷一

事之有隙可指曰窟窟其有歸着曰撻煞曰
合煞曰與結無破敗者曰團團曰團團不分別曰僂
侗物事就理曰條直不了結曰拖拉欲了不了曰丟
搭身之孤獨曰伶仃可憎曰臭厭其不爽潔煩汗曰
漬淖音濁眼之視不定曰的歷都盧手之捉物曰捫搯
摸擦身之失跌曰撲騰入水聲曰汨洞或曰骨都心
之不快曰懊懣音懣笑之態曰嚙尿上音迷氣勃鬱曰
遠條音條凡物之聲急疾曰忽刺又大曰砰
磅上音磅曰颼颼忽曰颼颼或

客座贅語

卷一

十二

諺語

南都問巷中常諺往往有龕俚而可味者漫記數則
如曰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曰熱竈一把冷竈一
把曰辦酒容易請客難請客容易款客難曰饒人不
是癡過後得便宜曰人算不如天算曰捉賊不如放
賊曰好男不喫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曰有窮自
然香何必當風立曰日食三殮夜眠一覺無量壽佛
曰不看僧面看佛面曰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盆兒親
戚曰強龍不壓地頭蛇曰燈臺照人不照己曰酒在

口頭事在心頭曰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曰若要好大做小曰吃得虧做一堆曰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曰牡丹雖好綠葉扶持曰鍋頭飯好吃過頭話難說曰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的貼天飛曰爛泥插椿越插越深此言雖俚然于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適言所以當察也

父母稱謂

留都呼父曰爹送平聲俗呼打平聲或曰爺吳人呼父曰爸音之平聲此語為拜爹字又作爺唐小說皇后阿爺或又為爺

客座贅語

卷一

廿一

北史稱父曰兄兄或又曰哥哥閩人曰即罷留都呼母曰嫫嫫字或作廢音又作廢音俗又呼曰媽或曰孃吳人呼母曰媵音齊人曰阿嬈音字又作娉又曰嫻音字又作姝六朝人稱母曰姊姊或曰家家宋人曰姐姐字或作媵又羗人呼母曰嬗音與姐同字又或作她閩人曰郎奶

南唐官闕

南唐故宮在今內橋北上元縣中兵馬司盧妃巷是其地相傳內橋為官之正門所直南宋行宮亦在此

地改內橋為天津橋而橋北大街東西相距數百步有東虹西虹二橋東虹自上元縣左北達娃娃橋有石嵌古河遺蹟西虹在盧妃巷大西穿人家屋而北達園地亦有石嵌河蹟土人言此南唐護龍河者是也自盧妃巷北直走里許又有一橋亦名虹橋而東虹西虹兩橋北達之水環絡交帶俱縮較於此想當日宮內小河四周相通形跡顯明第近多堙塞不復流貫耳

南唐都城

客座贅語

卷一

廿四

南唐都城南止于長干橋北止于北門橋蓋其形局前倚雨花臺後枕雞籠山東望鍾山而西帶冶城石頭四顧山巒無不攢簇中間最為方幅而內橋以南大衢直達鎮淮橋與南門諸司庶府拱夾左右垣局翼然當時建國規摹其經畫亦不苟矣因思陳同甫言臺城東環平岡以為安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青溪以為阻而地當南唐官之東北在今上元縣東北府軍倉花牌樓等地陳魯南金陵圖考證六朝大司馬門在中正街按六朝都城東

阻于白下橋卽今之大中橋也。中正街距大中橋甚近。臺城偏倚一隅，恐難立止。記又言六朝都城，北據雞籠覆舟等山，亦恐誤。晉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並在雞籠山下。若城帶諸山，恐無倚城起陵之理。余臆斷六朝都城亦當如南唐，北止於北門橋之南岸。玄圃華林樂游諸苑，或是城外離宮，未必盡括城內也。

珍物

果之美者，姚坊門棗，長可二寸許，膚赤如血，或青黃

客座贅語

卷一

十五

與朱錯駁竿可愛，瓢白踰珂雪，味甘於蜜，實脆而鬆。墮地輒碎。惟呂家山方幅十餘畝，爲然。它地卽不爾。移本它地種，亦不爾。湖池藕，巨如壯夫之臂，而甘脆。亡查滓。卽江南所出，形味盡居其下。大板紅菱，入口如冰雪，不待咀咬而化。靈谷寺所產櫻桃，獨大色爛。若紅鞋，韌味甘美。小核，其形如勾鼻。桃園客曰：此乃真櫻桃也。又鴨脚子，亦巨於它產。實糯而甘，以火煨之色青碧，如瑠璃，香味冠絕。秋深，都人點茶，以此爲勝。魚之美者，鮓魚。四月出時，郭公鳥鳴捕魚者，以此

候之魚游江底，最惜其鱗，財挂網卽隨水而上，甫出水死矣。鱗如銀，纖明可愛。女工以爲花，罍其次爲河。狔形醜而性易怒，顧獨愛五色絲縷。漁者繫絲縷以鉤，沉數十丈之下，狔見絲縷，羣趨之。鉤財着皮，輒勃然怒，腹胥反白。上浮水面矣。捕者手拾而擲，舷中燕尾者，獨眼者，膈而不熟，與其子未經鹽淹者，若血游除水，淨屋上塵墜者，食之皆能殺人。解之用蘆筍，或椒攪甘蔗，或曰鴨卵生啗之，良。刀鯨魚出水而死，類鮓魚，頭有長鬚。二漁者言：鯨最愛鬚，捕用絲網，最

客座贅語

卷一

十六

柔稍胃，其鬚魚輒伏不動，隨網舉矣。其次則玄武湖之鯽魚，其脊黑而厚，鱗之在腹下者尤堅。大者可二三觔，顧以禁地，人間不恆有也。蔬茹之美者，舊稱板橋蘿蔔，善橋葱。然人頗不貴之。惟水芹之出春初，壘菜之出夏半，茭白之出秋中，白菜之出冬初，爲尤美。白菜鹽菹之可度歲，周顒所謂秋末晚菘者，卽此物也。若昔人稱秣陵家梨，與千里萹，今絕無此種。南畿志又紀聚寶山之石子，今亦絕少。其足堪東坡怪石供者，兢尋于六合靈巖山矣。

花木 二十二則

牡丹芍藥與鞠此土多有之。顧多產自它郡也。聞嘉靖以前牡丹與鞠之種僅五六品。近來品類始多。牡丹從江陰或亳州或陝中致之。芍藥自揚州載而至。若鞠自盧苑馬東籬品彙錄成。搜求異種不憚遐遠。故所紀逾百餘種。而鞠之事為最侈矣。

宋人游九言字允默著麗春花譜。極言此花顏色之奇豔。按此即今之罌粟與虞美人二花耳。罌粟花大而色少。虞美人花小而色繁。且妖麗變化。中秋播種

客座贅語

卷一

廿七

於地次年出。其花色多非曩所有者。造物之巧于此一花尤其特幻者也。

鄭太守宣化官邵武太守卒於郡。其家人攜一樵子。樹至植於獅子山之居。活而繁茂。後太守子上舍元煒移居南門。復并此樹移而植于庭中。今此樹高出於簷牙數尺矣。葉青翠可愛。冬日不凋。插之作樵子香。可供瓶史。但未見結實耳。

三十年前有人自閩中攜佛桑花至者。余外舅王公宅以為奇。作詩咏之。頃年乃多有此。其花色絕豔美。

紅者瓣如襪紅綉紗。又有淡紅者。有赭黃者。有鶯黃者。開之日首尾夏秋間。可三月。第不能過冬。齊王孫國華曾為余言。冬日護持甚謹。而竟萎。爾不得活。

蘭花自建蘭而外。有樹蘭。樹可高三四尺許。枝葉類冬青。而葉碧過之花。如粟。緩于弱。幹上始作青蓋。已放則色黃。香撲鼻。如建蘭。又有魚子蘭。似樹蘭而幹柔。可架。其花亦類之。又有朱蘭。色紅。道州蘭。葉大。以初冬開。吊蘭。無土而懸之。賀正蘭。以正月開。尤奇。異而建蘭有二種。閩產則葉闊而稍短。江右產者葉長

客座贅語

卷一

廿八

而狹。花之色香不逮。閩而俗皆名曰建蘭。至土產蘭一幹止。一花長止。可三四寸。香色俱類建蘭。又蕙草花繁。具白紫二種。香不逮蘭。二者宜與所產尤勝。

椰子自廣東至者多。顧未有見其生葉者。乙卯夏姚泉副允初自瓊管歸。詒余椰子二枚。其一發芽如藕。橫露半寸。余示客。咸詫所未見。沈五陵謂余以瓊土擁之。芽遂長。二尺許。葉大類椶櫚。初吐時。向冬猶挺然。春後遂萎。

芭蕉本盛者。冬日草枯。不使霜雪摧折。二三年間可

花矣。花自中心抽一莖長者至二三尺許而鉤曲下垂其瓣自下倒捲以漸而開日止一瓣瓣初微青碧一二日稍黃已則純白矣。瓣中夾小蕊白如水晶合汁甜如蜜可采而食之名甘露。然蕉之開花者次年卽萎死蓋其氣洩露太盡故爾。

雞籠山五顯廟中有金蓮寶相花。在殿臺下花數十年一開余兩見之矣。其莖上下相等粗如巨竹葉短如笋殼包于外花吐莖端色大類芭蕉花青黃白以漸而變。瓣中亦有甘露第此花開在莖端初不抽葉。

客座贅語

卷一

十九

與芭蕉異耳始不知從何地來余見其開時一爲甲戌一爲癸未人間無二本也。

大內西華門裏內監傳舊丞相府中有五穀樹實生五穀每生一種則其年此種必大熟云自海外移至報恩寺亦有一株今不知在何處。

紅豆樹牛首山東北有鄭太監墳墳有紅豆樹一株。榦葉俱碧綠結實如紅豆故以爲名。

樹之大而久者留都所有無踰于銀杏鴨脚子者是也。祈澤寺二株云是六朝人植牛首山一株云是唐

懶融時植棲霞寺二株云亦是六朝人植皆大可數人合抱而棲霞一株結乳如石筍下垂相傳樹千年始生爲尤奇自此數株外他木未有大而久者矣。乃知此木最壽宜名爲萬年枝俗傳銀杏開花以夜人自未有見者數年前大報恩寺鍾樓傍一株開花滿樹如柳絮人皆見之。

大紅繡毼花中國無此本沈生子令晉江時海舶自暹羅國攜至以遺生子生子載還育之數年遂萎生子言海舶所攜多外國奇卉而此花爲尤。

客座贅語

卷一

二十

靜海寺海棠云永樂中太監鄭和等自西洋攜至建寺植于此至今猶繁茂乃西府海棠耳。

龍爪槐蟠曲如虬龍挈攬之形樹不甚高僅可丈許花開類槐花微紅作桂花香。

俗多言大樹有神其影照人宅輒興旺顧所照者不在近而在遠如丹丘先生宅後一銀杏影在上新河某家其家推步尋而至此知其然也。又椿樹之大者多奇異先恭人曾于北門橋舊宅中夏夜見鄰人陳氏園大椿樹樹杪五色光如瓔珞綬垂下不可勝數。

久之方滅其家訖無他事

山茶此中二種一單瓣中有黃心一寶珠單瓣中碎

小紅瓣簇起如珠故名近又有一種白者花亦如寶

珠色微帶黃香酷烈勝於紅者遠甚

杜鵑花殷紅而繁麗謂血淚染成良有以也吳中移

至此花開時盛夏矣過秋冬則萎育之多不復活

園圃中以兩本多而且長大為勝其最貴者曰天日

松曰括子松曰紫羅樹曰玉蘭曰西府海棠曰垂絲

海棠曰紫梅曰銀杏曰龍爪槐曰頻婆曰木瓜曰香

客塵贅語

卷一

五

繖曰梨花曰繡毬花曰羅漢松曰觀音松曰綠萼梅

曰玉蝶梅曰碧桃曰海桐曰鳳尾蕉今南都諸名園

故多名花珍木然備此者或罕矣

南都人家園亭花木之品多者如桃則有緋桃淺緋

桃白桃又揚州桃花如碧桃而葉多又有盆兒桃以

其結實核區如盒也又有十月桃油桃窮香桃皆可

種李惟白花一色而紫李與黃李異梅自玉蝶綠萼

外有深紅淺紅梅白梅又蠟梅以花大而香為第一

磬口者是其次則紫檀心而瓣厚者又一種小花

瓣尖色澹香殊劣名為狗蠅品最下矣碧桃有深紅

者粉紅者白者而粉紅之嬌豔尤為負絕海棠六種

第一為西府第二為垂絲第三為鐵梗第四為毛葉

第五為木瓜第六為秋海棠西府則天姿國色絕世

無雙垂絲則縹緲輕颺風流自賞鐵梗有深紅淺紅

蜜合純白四色挺拔韶秀毛葉果稱富豔木瓜獨吐

奇芬至秋海棠翠蓋紅粧吟風泣露塔傍簷下尤倍

生澹總之海棠無凡格也他如牡丹芍藥菊花名品

最多不可勝載

客塵贅語

卷一

五

已酉而後竹皆開花結米旋即枯萎先斑竹後牙竹

後篔簹竹至今則凡竹皆然大園如西華門之郭府園

魏公之萬竹園皆一望成空矣戴凱之竹譜言竹六

十年而枯曰綺又三年而復榮曰復今三年往矣竹

地之荒蕪如故也聞自江上下郡邑亡不然意竹之

氣運當爾邪可謂竹疫矣

几案所供盆景舊惟虎刺一二品而已近來花園子

自吳中運至品目益多虎刺外有天目松瓔珞松海

棠碧桃黃楊石竹瀟湘竹水冬青水仙小芭蕉枸杞

銀杏梅華之屬務取其根幹老而枝葉有畫意者更以古甕盆佳石安置之其價高者一盆可數千錢凡庭畔階砌襟卉之屬擇其尤雅靚者虞美人罌粟石竹剪紅羅秋牡丹玉芙蓉蝴蝶花鴛鴦菊秋海棠矮脚雞冠金鳳花雁來紅雁來黃十樣錦鳳尾艸翠雲草金線柳金絲荷葉玉簪花虎須草爲佳至籬落藩援之上則黃薔薇粉團花紫心白末香醉藤玉堂春十姊妹黃末香月月紅素馨牽牛蒲桃枸杞西番蓮之類芬菲婀娜搖風漏月最爲綿麗矣

客座贅語

卷一

二五三

禽魚 十一則

穿花鳳萬曆初觀音門鱗魚廠前朱家見樹上一鳥身大如燕尾長尺首有纓身文五色粲然奪目飛繞樹中不停集不懼人凡四五日始去人不識爲何鳥或曰此穿花鳳也

紅鸚鵡沈生子自晉安于暹羅海舶攜歸形如常畜綠鸚鵡而差大金目紫距皆淡紅色羽毛殷赤如腥血警惠動人按宋謝莊希逸爲赤鸚鵡賦袁淑見而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

知此鳥昔人貴之

錦雞萬曆三年王藩幕元耀家畜于籠中買之值五兩余從家中憲在襄陽彼中此物甚多而賤節時人以相餉若今江南之野雉矣

了哥數年前人自粵東籠至求售於余余恐其性不宜水土且不慣調養未畜也毛色玄如鸚鵡微瘦而長背距皆作澹紅色兩目上有黃皮一道如眉性殊慧鳴似自呼其名

青鸞大如鶴形體亦似之但色灰青耳頂紅而紫爪皆綠下關稅課司前曾一見之

客座贅語

卷一

二五四

孔雀舊罕有至者近董方伯里蒙張都僉蘭池自粵中攜歸畜之頗馴而張家在虹橋北孔雀構巢其屋上亦曾生卵

翠雞番人自粵東入貢船中有此雞形大略如常雞而毛羽如翡翠欲滴此中爭往看之

黃鸚哥亦前番人舶中物色政如鶯黃而嬌膩過之頂上毛一叢有時奮發則毛開敷如花作澹粉紅色尤豔異

白鷓大于野雞其形正相似背距紅色毛羽內黑外
白白中間以石青紋如筆畫者于翁工部湛原宅見
之性警健甚

大晨雞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舟泊石城其人長可
二尺許紺髮綠睛作反手字有衣綠衣多摺縫方巾
與中國類者所貢錦雞凡四青鸞一白鸚鵡四兩大
晨雞其一重五十觔狀類中國之雄而身肥冠聳高
四尺許

花魚舊止金魚一色耳近年有朱色如腥血者有白

客座贅語

卷一

三五

如銀者有翠而碧者有斑駁如瑇瑁者有透徹如水
晶者有雙尾者有三尾者有四尾者有尾上帶金銀
管者有解舞躍游泳而戲者有鬪者故是盆盎間奇
物

籠養

自段柯古有肉攪部載養鷹味漱之法今白下富豪
之家俠少之士往往籠畜禽蟲以供耳目代博奕畋
獵則有黃鷹有鴉鵂有鴿子有鳩或作鵝二皆音松
似鷹而小工捕雀者也鬪勝負則有雄雞鶴鷄促織

黃豆言語則有鸚哥鸚鵡或曰八哥皆能效人言八
哥又能作諸禽語第一效鳥鴉聲死矣亦異事畫眉
鳥鳴最峭巧可聽又小鳥黃鵪色者曰必利亦能效
諸鳥啁啾有致又有鸚鵡白翎自北而至不恆有玩
弄則黃鸝鴛鴦與鴿鴦之最貴者曰袍袖曰點子其
形體雖異毛羽整刷翺翔矯捷嬉舞空中宜稱曰決
雲兒不止為半天嬌矣

鳥獸呼音

客座贅語

卷一

三六

留都呼馬羸驢曰咄咄呼犬曰啊啊呼豕曰嘖嘖呼
羊曰咩咩呼貓曰咪咪呼鸞鴨曰咿咿呼雞曰唧唧
呼鴿曰啾啾

登覽

自下山川之美亡過於鍾山與後湖今為 皇陵冊
庫游趾不得一錯其間但有延頸送目而已其它在
城中則有六曰清涼寺曰鷄鳴寺曰永慶寺之謝公
墩曰冶城曰金陵寺之馬鞍山曰盧龍觀之獅子山
在城外近郊則有十四曰大報恩寺之浮屠曰天界
寺曰高座寺之雨花臺曰方正學祠之木末亭曰牛

首之天闕曰獻花岩曰祖堂曰棲霞寺之攝山曰弘濟寺曰燕子磯曰嘉善寺之一線天曰崇化寺之梅華水曰幕府寺之幕府山曰太子凹之夾蘿峰此二十處或控引江湖或映帶城郭二陵佳氣常見鬱鬱葱葱六代清華何減朝朝暮暮宜晴宜雨可雪可風舒曠攬以無垠恣幽探而罔極嘗謂士生其間情鍾懷土道感逝川政可蠟屐而登巾車而往又何煩頓千里之駕期五岳之游者哉

七妙

客座贅語

卷一

二十七

陶秀實學士清異錄載金陵七妙。菴可照面。飯可打擦。臺餽鈍湯可注研。濕麪可穿結帶。麩可映字。醋可作勸盞。寒具嚼着驚動十里人。今猶有此數物。起麩麩以城南高座諸寺僧所供爲勝。餽鈍湯與寒具市上鬻者頗多。寒具卽饊子。醋絕有佳者。但作勸盞恐齒齷不禁一引耳。秀實又言金陵士大夫頗工口腹。至今猶然而輔啜家。又號稱吳越間。世言天下諸福。惟吳越口福亦其地產然也。

市井

客座贅語 卷一

南都大市爲人貨所集者。亦不過數處。而最夥爲行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門橋而已。其名曰菓子行。它若大中橋北門橋三牌樓等處。亦稱大市集。然不過魚肉蔬菜之類。如鋼鐵器則在鐵作坊。皮市則在筍橋南。鼓鋪則在三山街口。舊內西門之南。履鞋則在轎夫營。簾箔則在武定橋之東。傘則在應天府街之西。弓箭則在弓箭坊。木器南則鈔庫街。北則木匠營。蓋國初建立街巷。百工貨物買賣各有區肆。今沿舊名而居者。僅此數處。其它名在而實亡。如織錦坊。顏料坊。毬匠坊等。皆空名。無復有居肆與貿易者矣。城外惟上新河龍江關二處。爲商帆賈舶所鱗。上河尤號繁衍。近年以稅重。客多止于鳩茲。上河遂頗彫。人有不聊生者。其人家產女舊多美麗。士大夫土人之求妾者。趣焉。近亦寥寥。時之盛衰。亦可歎也。

巾履

南都服飾。在慶曆前。猶爲樸謹。官戴忠靜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來。殊形詭製。日異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

客座贅語

卷一

二十八

八九

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臺巾逍遙巾紗帽巾華陽巾
四開巾勇巾巾之上或綴以玉結子玉花餅側綴以
二大玉環而純陽九華逍遙華陽等巾前後益兩版
風至則飛揚齊縫皆緣以皮金其質或以帽羅緯羅
漆紗紗之外又有馬尾紗龍鱗紗其色間有用天青
天藍者至以馬尾織為巾又有瓦楞單絲雙絲之異
於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極矣足之所履昔惟雲履
素履無它異式今則又有方頭短臉毬鞋羅漢靴僧
鞋其跟益務為淺薄至拖曳而後成步其色則紅紫

客座贅語

卷一

三九

黃綠亡所不有即婦女之飾不加麗焉嗟乎使志五
行者而有徵于服妖也折上之巾露卵之屐動關休
咎今之巾履將何如哉

水災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大水江東門至三山門行舟萬
曆十四年丙戌五月初三日大雨至十七日城中水
高數尺儒學前石欄皆沒江東門至三山門亦行舟
三十六年戊申五月江濤大溢城中水泛濫儒學櫺
星門亦淹沒余所居最高門前水亦幾至尺許視前

庚申丙戌更甚父老言聞見自所未有也余有金陵
大水歌絕句十首在集中又傳嘉靖十八年七月大
風捲水灌真州漂失鹽場數十處人民死者亡算其
日揚子江水涸數十丈金山至露其趾尤為奇事考
前史吳大元元年八月大風江海泛溢平地水數丈
東晉時濤水入石頭者再四壞大航至義熙十一年
大水毀大廟梁天監六年大水濤入御道七尺則六
代時水患之烈又有甚者矣

米價

客座贅語

卷一

三十

嘉靖二年癸未南都旱疫死亡相枕籍倉米價翔貴
至一兩三四錢時三年無麥插秧後復旱處暑前乃
得雨禾驟起收穫三倍人始甦焉萬曆十六年戊子
夏荒疫亦如嘉靖之癸未死者亡算南門司閹者以
豆記棺日以升計哭聲夜徹天粳米價二兩倉米至
一兩五六錢父老言二百年來南都穀貴自未有至
此者憶南史侯景圍臺城因食于石頭倉既盡兵民
無穀米升值七八萬錢金陵米價之貴至此極矣因
附記之

正嘉以前醇厚

有一長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風尚最為醇厚薦紳以文章政事行誼氣節為常求田問舍之事少而營聲利畜伎樂者百不一二見之逢掖以咕嗶帖括授徒下帷為常投贊千名之事少而挾倡優耽博奕交關士大夫陳說是非者百不一二見之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為常后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紵為常珠翠綺羅

客座贅語

卷一

三十一

之事少而擬飾倡妓交結娼媼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

風俗

南都一城之內民生其間風尚頗異自大中橋而東歷正陽朝陽二門迤北至太平門復折而南至玄津百川二橋大內百司庶府之所蟠亘也其人文客豐而主膏達官健吏日夜馳騫于其間廣參其氣故其小人多齷齪而傲僻自大中橋而西絲淮清橋達于三山街斗門橋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冶城

轉而東至內橋中正街而止京兆赤縣之所彈壓也

百貨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駟儉千百嘈啣其中故其小人多搜攘而浮競自東水關西達武定橋轉南門而西至飲虹上浮二橋復東折而江寧縣至三坊巷貢院世胄宦族之所都居也其人文之在者多其物力之在外者侈游士豪客競千金裘馬之風而六院之油檀裙屐浸淫染于閭閻膏膺耀首傲而傲之至武定橋之東西嗜甚矣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情由筮橋而北自冶城轉北門橋鼓樓以東

客座贅語

卷一

三十二

包成賢街而南至西華門而止是武弁中涓之所羣萃太學生徒之所州處也其人文主客頗相埒而物力尚可以娛樂耳目羶慕之者必徙而圖南非是則株守其處故其小人多拘狃而劬瘠北出鼓樓達三牌樓絡金川儀鳳定淮三門而南至石城其地多曠土其人文主與客並少物力之在外者膏民什三而軍什七服食之供糲與蔬者倍徙于梁肉純綺言貌樸儉城南人常舉以相啁哳故其小人多悻忮而蹇陋

上元在鄉地在城之北與東南北濱江東接句容溧水其田地多近江與山燒瘠居其半其民俗多苦瘁健訟而負氣江寧在鄉地在城之南與西南濱江西南鄰太平田地多膏腴近郊之民醇謹易使其在山南橫山銅井而外稍不如而殷實者在在有之

浙兵

歲壬辰有倭警遠在朝鮮時參贊大司馬衷公議召募浙江義烏兵數千人屯于南京龍江關地方備倭也倭事息此兵遂不可撤其人多趨悍聞有事故死

客座贅語

卷一

三十三

亡若歸故土者雇倩本地惡少年冒充之而享其楮地方毫無所益而歲費錢穀幾十萬纔議撤已飛語鼓譟不可聽聞矣尤可恨者羣聚剝市人之物或公為劫盜奸亂無所不至有被其害鳴于官官畏眾器不敢問甚且反答被害者又或三四人共取一婦嬲而淫之同人道于牛馬地方人談之皺眉切齒余嘗私計江防既有舊營此營真可無設御之之法或以漸分布江上要害地方如新江營浦口等處四散共黨庶在此猶資其防守扞禦之力不至若今之屯聚

而肆螫如不能然則惟有逃亡不補久而需其盡耳大校不過一二十年其人可盡昔張蒙溪司馬因倭患立振武營後卒兆庚申之變深心為桑土計者于此可毋慮哉

壬午

國朝壬午之事 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鹽薛武進皆以為實然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云云亦載於紀傳然余攷之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影跡使當時果有之于時禁網業已漸弛于洪熙之後何所

客座贅語

卷一

三十四

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也且以 帝之遜為真邪龍而魚服矣鳳而鴻冥矣何天不可摩而飛何地不可鍾而葬孝康之祀忽諸又何所戀戀于京師一抔土也 弁州謂正統復出之說妄直據史斷之其言良為有見余又疑 靖難師至日搜宮捕奸爬梳亡遺當時誰敢指后屍誰以為帝者紀又載葬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葬今在何地既不為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 頃有議者曰使帝當日端拱臨朝引周公弼成王以

待 成祖不知 成祖何以處之。嗚呼！此書生輕信之談也。靖難起兵者何事而為若言。夫騎虎之勢，可中下邪。且 成祖即肯退而北面，而僧道衍東平河間之倫，亦必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之說進矣。若成祖因而聽之，與後漢後周之事何異。故余嘗謂建文于靖難師起，手詔軍中，毋使萬世而下，朕有殺叔父名及靖難師至，潛身遠避，又毋使萬世而下。成祖有放逐名真，可謂三以天下讓矣。是以 成祖即大位之後，人言紛紛，不復詔天下大索者，或亦有以

客座贅語 卷一 三五

動其心也。如前所言，彼不見允熈等之貶死，建庶人等之禁錮乎？是其意果何為也。而為此迂遠之論哉。

革除

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 太祖朝紀法修明之後，朝廷又一切以悖大行之治化，幾等于三代。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于地，置屋簷而去者，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遜，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五三絕

金陵昔稱三絕者，瓦官寺宋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晉顧長康畫維摩詰像一軀，晉義熙中師子國獻玉佛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稱為三絕。清涼寺董羽畫龍李後主八分書董霄遠草書，稱為三絕。靈谷寺晉張僧繇畫大士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清臣書，稱為三絕。又考瓦官寺陸龜蒙古錦記，言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唐則天皇后錦裙一幅，又南唐時修講堂，鴟吻竹筒中得王右軍告誓文，如是

客座贅語 卷一 三六

則瓦官又當有三絕也。若別論奇豔，吳趙夫人之機絕針絕絲絕一人而兼之，尤為最勝。金陵有五三絕矣。

解道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舉武進士第一人解元家，有其先祖解道像，年二十許，烏紗矮冠服。高皇帝所賜紫龍袍，二軍士持刀劍侍立。又有 高皇帝御書解道二字，字用硃書，大不及一寸，紙高四寸許，長六七寸許。元父曉常言道之祖與 高皇帝微時有舊，即

大位後召其人問有五子悉令從軍三子歿于陣後
二子亦死 高皇帝心憐之命抱其孫至為賜今名
手書予之既書問左右字佳否中涓或對曰道字差
小 高皇帝怒曰道何得言小邪命斬之授道為今
官長而職隸青州衛 高皇帝一日召問解老而孫
安在具言官山東 高皇帝立命兵部調京衛時年
甫弱冠耳一日道入朝與張真人遇真人于班中與
道拱手時禁百官入朝者不許行拱揖禮糾儀者劾
真人不敬 高皇帝召詰所以真人對曰臣不敢言

客座贅語

卷一

三十七

言則道死矣固問之真人曰道乃天上黑煞神故臣
為加禮耳 高皇帝乃命道上殿解大紅團領袞龍
袍賜之道頓首謝歸至其家未入室而死此出王丹
丘先生所記且云其字家人以硃紅盒子貯之與像
皆萬曆戊子仲夏十七日親于解元家見者言當不
妄真人云云恐涉傳會但衣之畫以龍文必有以也

寶船廠

今城之西北有寶船廠 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
和等行賞賜古里滿刺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

民買辦書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員名寶船共
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濶一十八丈中船
長三十七丈濶一十五丈所經國曰占城曰瓜哇曰
舊港曰暹羅曰滿刺伽曰阿枝曰古俚曰黎伐曰南
渤里曰錫蘭曰裸形曰溜山曰忽魯謨斯曰啞魯曰
蘇門答刺曰那孤兒曰小葛蘭曰祖法兒曰吸葛刺
曰入方曰阿丹和等歸建二寺一曰靜海一曰寧海
按此一役視漢之張騫常惠等鑿空西域尤為險遠
後此員外陳誠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駕博望然未有

客座贅語

卷一

三十八

如和等之泛 溟數萬里而遍歷二十餘國者也當
時不知所至夷俗與土產諸物何似舊傳冊在兵部
職方成化中中旨咨訪下西洋故事劉忠宣公大夏
為郎中取而然之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遼絕耳目
之表者所徵方物亦必不止于蒟醬瑯杖蒲桃塗林
大鳥卵之奇而星槎勝覽紀纂寂寥莫可考驗使後
世有愛奇如司馬子長者無復可紀惜哉其以取寶
為名而不審于周官王會之義哉或曰寶船之役時
有謂建文帝入海上諸國者假此踪跡之若然則

聖意愈淵遠矣

里士鄉士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與縣官平禮。並免襍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似卽今之壽官。而人多不知其名。卽漢之三老公乘爵級也。

國初曆式

客座贅語

卷一

十九

國初曆民間有藏者。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鑿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有甲子而無年號。按此恐是洪武未建元以前。太祖爲吳王時所刊行者。以後既建元。遵用授時曆。則未有不紀年號者矣。

物怪

萬曆十九年。三山民家產一黃牝牛。七足。腹下四足。脊上三足。皆輒前後竅各二。姚叙卿太守田在其地。親見之。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手持一物。過余門。豬形也。頂上生一目。鼻長二寸許。云是磨房牝豬所生。

僻姓

弁州奇事述紀。姓之奇僻者。在留京。則有縻。上元人訓導煥。邵江寧人。御史清相。上元人。知府廸。漆江寧人。參議汝翼。乞南京人。沁水令賢。八江寧人。禮部主事通。南畿志又有達。江寧人。進士旺。遲。上元人。舉人讓師。江寧人。舉人政簡。上元人。舉人澄。強。上元人。舉

客座贅語

卷一

四十一

人。英子。推官毅。具上元人。知縣春。又邵。上元人。知縣傑。密。太醫院人。舉人璉。井江寧人。舉人康。宇。龍虎衛人。長史賓。藍江寧人。推官英。柴。驍騎衛人。知縣虞。伊。上元人。知州伯熊。向京衛人。舉人鎬。京學志又有乙。應天人。禮部郎中瑄。陽。上元人。主事清。卞江寧人。舉人安。雍。豹。韜衛人。知州熙。浦。上元人。知府鏞。芮。應天人。府同知鑑。桑。應天人。學正義。景。上元人。中允勝。鄔。南京人。歲貢經。伊。上元人。御史敏。生。甘。府軍衛人。通判節。又評事觀。符。京縣人。訓導嵩。蒲。京縣人。歲貢璧。

終京衛人教諭仲選叢錦衣衛人進士文蔚闕驍騎
 衛人教諭近臣而今考軍官選冊有指揮及九經解
 生麟千戶都相幸蔭指揮哈敷千戶朵汝翼左尚忠
 指揮牟天祐百戶姬文舉千汝霖敦應舉指揮修身
 百戶尚應和承音戢汝坤南有賢指揮關承澤百戶
 回承慶莫可久指揮完應舉百戶琴應龍印汝璣千
 戶練承慶百戶束應龍伏元吉指揮滿廷芝百戶昌
 名譽千戶蕭文科伯彪越光遠百戶汝延齡千戶封
 德懋言必中百戶麥時秀明應高磨繼輔千戶浩義
 客座贅語 卷一 四十一
 之千戶花正先俾貞之百戶藥仕龍水鑑千戶席武
 莫仕強百戶艾承祖指揮遠應科千戶索名世百戶
 佟應秋千戶燕拱北鈕夢吉指揮社弘世千戶曲文
 禮百戶屈應武千戶平胡表百戶楚應魁雙應科西
 京甄國祥單應科千戶戈演文指揮谷惟高千戶鄧
 永年指揮蘭應兆千戶倫暹官志道百戶潛國慶於
 國忠千戶冷仲仁戰必克百戶別承慶指揮涂禹會
 百戶刁夢吉門椿母燮千戶花從善指揮鎖以忠衆
 心悅鐵柱千戶居承祖藕應登火既濟吉逢時全應

爵而間里中又有為種為危為膏為須為巫為父為
 呼為奴為銀為雲為端為樂為宜為匡為剛為杭為
 欽為談為古為邸為米為苑為左為党為紫為壽為
 苟為後為脊為冉為鳳為侍疑是侍其乃宋進士侍其瑀之後為頓
 為段為寇為沐為鞠為笄為刺為撤為柏為翟為黑
 它為余所未睹聞者尚未之紀也

客座贅語卷一終

客座贅語 卷一

四十一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

兩都

鐵冠道人

海水雪景

陶鎮葛鄉

王顧二公像贊

櫻桃園

勾軍可罷

南京水陸諸路

客座贅語

卷二目錄

巡邏

金陵古志

快船

議糴

力征

戶口

雜賦

荒白

舖行

佛會道場

施食臺

王謝居址

稚川貞白相類

舊扁宇

營兵

召募十便

前章鄉紳武弁

南宋建都

形勢 九則

運船 二則

水利

坊廂鄉

賦役

條編始末

坊廂始末

民利

尼菴

妖人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終

客座贅語

卷二目錄

二

客座贅語卷二

遜園居士輯

秦淮逸民批

兩都

戶部郎龍溪謝彬志其部事論曰商遷五都不別置
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于西
京僅命留守保釐京兆即今府尹是已未聞兩都並
建六卿如今日也說者以為京師者大眾之謂物無
兩大權以一尊故謂南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

客座贅語

卷二

舉戶部無斂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視古若為冗
員嗚呼是豈知 國家之深計長慮哉夫宮闕陵寢
所在六軍城守之事府庫圖籍之所儲侍東南財賦
之所輻輳雖設六卿以分理之猶懼不給也可以為
冗員而輕議之善乎丘文莊公有言天下財賦出于
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為其樞
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
為四方之極者也嗚呼得之矣考永樂十九年始稱
南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統六年復稱南京一時印信

給然鼎雖奠于北神居終表于南且水
之舟皆備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維萬世之安
固建也豈前代舊邦可得而並論哉即丘公亦特舉
其一端而言之耳

佛會道場

宋景濂學士記蔣山廣薦佛會有云洪武五年正月
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朝衣左右
侍尚寶卿啟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
復再拜躬脉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

客座贅語

卷二

二十

午門置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駕至蔣山癸亥日時
加申諸浮屠行祠畢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而大
雄氏北向立羣臣法服以從舉行佛事樂凡七奏初
善世曲再昭信曲三延慈曲四法喜曲五禪悅曲六
遍應曲七善成曲間以悅佛之舞舞二十人手各有
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華水桃名薺衣
食之物事畢上還大次解嚴先是詔徵江南有道名
僧來復等十人詣京師舉行茲會永樂中 上徵尚
師哈立麻于西番尋命同灌頂大國師哈思巴囉等

信傳太學成 高皇帝于宮中喜其宏麗 孝慈
一觀之以翟車不便幸學乃建此臺以備臨眺按
此地自六代為戰場而太學之左右又為萬人坑前
代刑人者投其尸于此故地多鬼祟既建寺僧徒出
入晦冥風雨黑氣瀰漫往往有為所覺者勅迎西番
僧惺吉堅藏等七人建此臺結壇施食以度之幽靈
遂爾解散嘉靖中寺僧道果著臺記甚詳夫祖訓
聖祖內政甚嚴寧有中宮得幸佛刹之理齊東野人
之言不足信也

睿慶齋語

卷二

五

海水雪景

海水雪景畫壁在靈谷寺胡文穆公廣以永樂三年
至陽山觀 孝陵碑石歸至寺同解學士大紳金侍
講幼孜閱此記稱當時善畫者所圖不知出何人筆
今殿與畫廊俱圯余于萬曆甲申曾閱之其廊之壁
上荒葛斷藤中猶有遺蹟第寺僧謂是小仙吳偉筆
不知何所據也至呂涇野柵記言西廊觀吳道子畫
折蘆渡江及鳥巢佛印畫壁則又為無據矣文穆公
又言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又宋璉篆

今亦不復聞不知存否畫壁應是初建寺
以有不應至正嘉間吳偉始為之畫云云青相公誤
傳耳

王謝居址

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按朱
雀橋即朱雀桁也地在今聚寶門內鎮淮橋稍東烏
衣巷當雙子巷至武定橋一帶是蓋桃葉渡在武定
橋之東而大令有渡江迎接之歌知其家于此也今
周子隱讀書臺下舊為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六朝

睿慶齋語

卷二

六

士大夫故多家此其地又名南岡武帝評書語曰南
岡士大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是耳偶聞友人論
古事以烏衣巷在今報恩寺右西天寺前傍重譯橋
者是不知西天寺門所臨之河乃楊吳所鑿之城壕
六代時未有此也晉人多阻淮水南北而居故郭璞
為始興公占宅有淮水竭王氏滅之識陳末淮涸而
王氏之衣冠文物始盡據此諸書王謝故巷故不應
遠淮而嚮長干也

陶鎮葛鄉

史記爲秣陵人今秣陵鎮西有陶吳鎮云
生之地又有吳姓與陶氏世居于此故以名
葛仙公亦生于此今鎮之東北鄉名葛仙鄉名
葛塘是其證也葛仙公與陶先生俱棲真句曲而方
山又別有葛公煉丹池自晉宋而後仙蹟彰顯惟二
公爲最乃俱產自秣陵金陵地肺仙靈窟宅豈獨茅
山而已

稚川貞白相類

稚川與貞白志趣既同博洽復伍攷其生平多相符

客座贅語

卷二

七

合晉書稚川傳云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
筆夜輒寫書誦習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
導養之法既博玄業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
非有抱朴子百六十篇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
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
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
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別傳又言洪貧無童僕籬
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
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

史記之傳又言洪博聞洽洽江左絕倫著述篇

甚于班固精辨玄蹟衍理入微又云稚川束髮從

九丹之術得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

乎南史貞白傳云生四三歲恒以荻爲筆反上學書

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雖在朱門閉影不

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又上梁

武帝書云昔患無書可看乃願得主書史職愛隸法

又義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

客座贅語

卷二

八

天壤惟充恣五欲實爲可恥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
勝于頑仙又梁史載弘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
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
州郡記圖像集要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
法式又記有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有華陽真
誥冥通記登真隱訣古今刀劍錄見行于世梁邵陵
王蕭綸碑銘云先生寶惜光景愛好墳籍若乃淮南
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
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

琴瑟折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乃羿射荀爽
 蕭卜管笙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
 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生裴君比數賢一人而已
 陳江總文集序云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
 門六經先生備新泉美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
 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彈其肯綮又司馬
 子微碑陰記云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鍾虛受
 必應是以天經真傳備集于昭臺與義微言咸訣于
 靈府參類篇備悉成部帙廣金書之風象益瓊函之
 睿座贊語 卷三 九

龍章闡幽前秘擊蒙後學若諸真之下教為百代之
 名師焉與稚川博涉大都相似而史載稚川化時年
 八十有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輒舉尸入棺輕如
 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而昭明太子為貞白墓銘碑
 言貞白以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蟬蛻于茅山朱陽
 館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始終與稚川
 始無一不同者獨稚川晚求句漏貞白早辭神武稍
 為有間耳 尚書故實載司馬子微形狀類陶弘景
 唐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

三原二公像贊
 全川先生集吳中往哲像贊于太保冀徵王公曰王
 公位而始吾吳積慶百年始鍾夫厥才有餘而
 亦如竟然長者不疾不徐孝養既終端公服除撫
 任華階懸席若虛玄圭告成遂來廣謨控制萬里為
 國儲奇師中三錫圍玉紆朱高塚邴連返魂故都既
 以全歸復永令譽于司寇顧公曰弘正之間天昌厥
 辭李何倡之邊王翼之蹊跋中原江左其誰昌毅後
 勁公乃先馳綿麗才情紆徐矩規六季風流鮑庶庶
 睿座贊語 卷三 十

幾二公之家皆吳產 國初以富戶間右徙實京師
 者也
 舊扁字
 清涼廣慧寺德慶堂 榜南堂後主撮襟書
 攝山妙因寺額 南唐徐鉉書
 金陵幕山樓臺榜關 蔚宗書 米芾云想六朝宮殿榜
 皆如是
 王荆公定林昭文齋 米芾書
 鍾山第一山亭額 米芾行書

佛霞寺扁宋人書或云仁宗

雨花臺總秀堂扁宋王堃書

府學泮宮二字朱文公行書

鳳皇臺攬輝亭扁朱希真隸書

景定清化諸橋榜皆馬光祖書

博雅堂扁宋張卽之書在今何參岳湛之所

多福寺額元翰林學士趙孟頫書

寧壽堂扁前二字趙松雪書堂字金元玉補在姚元

白家

客座贅語

卷二

廿

余村玉皇觀壁間松菴二隸字大德間狀元王龍澤

書

國初官殿諸榜詹希源正書

府部列寺寺觀及諸牌坊皆詹希源書

太學門堂榜詹希源正書

大報恩寺榜朱孔暘正書

碧峯禪寺榜乃紫芝黃謙正書

燕子磯水雲亭大觀亭扁中允景暘篆書

天界寺萬松菴扁仲山王問行書

許奉常家會元坊二字徐霖書

許奉常家詒穀堂扁金琮書

碧茂林家壺隱堂扁邢一鳳篆書

報恩寺三藏殿娑羅館扁濟寧于若瀛書

永慶寺招隱堂扁李登鍾鼎篆書

櫻桃園

嘉靖乙卯夏倭三十六人抵南郭外之櫻桃園部遣

官兵數百人帥以指揮蔣欽朱湘禦之時天暑士皆

解衣甲避暍廬中若大樹下官袒靴呼盧飲不虞倭

客座贅語

卷二

廿

之猝至也倭徐以數人衣丐者服若荷擔者來官兵

問倭至乎應曰遠未至益弛而不為備已數十人突

持刃大呼而前其便旋如風士袒跽而受殲先是二

官掘大坎深丈濶數尺者于營後防卒之奔至是奔

者皆墮坎中纍纍積幾滿倭不及刃取所貯火藥傾

其上燕之須臾皆糜爛死倭徐徐引去二兵官以陣

亡聞承平久人不知兵執戈而出聲嘶股戰勢固然

也矧將又不知兵何惑其以卒予敵何元朗四友齋

叢說備紀其事雖然兵豈有不戰而自精者哉

營兵

舊制京營兵十萬有奇。今大教場營見存兵止六千有奇。小教場營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機營兵止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營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營兵止五千八百有奇。皆舊所立營也。倭變朝鮮添設陸兵營兵一千八百。水兵營一千七百。又因妖人劉天爵變兵部添設標管顯屬叅贊營兵一千三百有奇。此近年所立營也。大都舊營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瘠居什之九。新營近亦強弱居半。槩不

客座贅語

卷二

十三

足恃。若江北浦口營兵二千名。池河營兵三千名。皆名存實亡。以國家根本重地。營衛如此。是不可不為深慮哉。

勾軍可罷

南都各衛軍在伍者。余嘗于送表日見之。虺羸機疲色可憐。與老稚不勝衣甲者。居其大半。平居以壯儀衛。備國容。猶不足。脫有事而責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繇尺籍皆係祖軍。死則必其子孫。或族人充之。非盲瞽廢疾。未有不編于伍者。又戶絕必清勾。

勾軍多不樂。輕去其鄉。中道輒跳匿。比至。又往往不

耐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軍無處。而什伍日虧。且

勾軍之害最大。勾軍之文至邑一戶。而株累數十戶

不止。比勾者至。衛所官識。又以需索困營之。故不病

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少治先生嘗議法。窮必變

弊。久當更諸軍在。國初以什伍隸籍京衛者。毋論

卽當年為法。僉充今歷二百四十餘年。法已不啻盡

矣。何必株累其故土之族。與無辜之親戚為也。執

親戚僉補之議。遂使錢荷趙梅李戴張帽轉攀郡邑

客座贅語

卷二

十四

苦累不堪。是豈可不為長計哉。余私謂今日生齒最

繁。軍民之家。胥力強壯者。備衆除祖軍有人充當外

一遇缺伍。出榜招募。不問軍餘民丁。但有能投石超

距。券弩。蹶張者。卽以所缺軍糧廩之。分別名色。祖軍

為老軍。召募為新軍。相間而成伍。五年一小閱。十年

一大閱。有老病者汰之。作奸犯科者汰之。重為召補

有不願充而告退者。聽而又密隊伍教練之法。嚴衛

所剝削之禁。久之當什伍不患于減。炊而壁壘必為

之變色矣。

召募十便

年力強壯者入選。老弱疲瘵。毋得濫等。其中第一。一。遇有缺伍。朝募而夕補。不若清勾之弊。且持久。二。遺與人相習。無懷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與善一事者。方得挂名。什伍無無用而苟食者。便。四。汰減之法。自上為政。老病不任役者。棄之。不若祖軍替頂。有賄官識而隱瞞年歲者。便。五。部科遼東。一朝而得數什伯人。貪弁不得緣以捐勒需索。便。六。有事而強壯者。人可荷戈。不煩更為挑選。便。七。家有有力者。

客座贅語

卷二

十五

南京水陸諸路

金陵縮轂兩畿。輻輳四海。絲。京師而至者。其路三。陸從滁陽浦口。截江而抵上河。一也。水從邗溝瓜洲。溯江而抵龍潭。二也。從鑿江瓜埠。溯江而抵龍江關。三也。繇中原而至者。其路三。從壽陽濡須。截江而抵采石。一也。從靈璧盱眙。而抵烏江。二也。從皖之黃口。截

而抵李陽河。三也。繇上江而至者。其路三。陸從采石。江寧鎮。而抵板橋。一也。從姑孰。小丹陽。而抵金陵。鎮。二也。水從茨港。三山。順流而抵大勝港。或徑抵上新河。三也。繇下江而至者。其路五。陸從雲陽。走句曲。而抵淳化鎮。一也。京口起陸。過龍潭。而抵朝陽關。二也。舟至棲霞浦。走花林。而抵姚方門。三也。水從京口。溯江而抵龍江關。四也。又陸從湖州。廣德。溧水。而抵秣陵鎮。五也。

前輩鄉紳武弁

客座贅語

卷二

十六

嘉靖乙酉。許石城先生舉于鄉。往謁鄉紳御史何公。鉞。公待茶。不命坐。立飲而退。不以為倨也。辛卯。殷秋溟先生舉于鄉。謁衛之掌印指揮朱某。朱待之禮。幾如何。公不以為侮也。王少冶先生為錦衣衛人。居林下。衛有鎮撫王某。向先生貸銀數十金。先生如數應之。不以為貪也。今日財通句讀。甫列爵。以前輩長者。固已偃倭下之。至武弁之管衛所。篆者在衿裾視之。直以供唾涕而備踐踏矣。嗚呼。古今之不相同。一至此哉。

巡邏

南都舊無巡邏馬步軍相傳正德以前閭里間竊盜頗少至強盜尤稀聞嘉靖末年而剽劫從橫見任士大夫有被其害者乃始奏置巡邏官軍自此各街巷要處皆有隊伍一有警跡傳哨四路飛馬赴之盜多畏避自後法久漸弛官軍媮惰浸不如前邇年復議撤馬軍營操地方防禦益單盜賊益肆矣余謂營操不遺霸上棘門之兒戲耳有何實用正宜使其哨守地方隄防盜賊猶不至虛縻此馬也頃稍議買馬撥

客座贅語

卷二

十七

補其半而巡捕官又創為海巡之議撤各隊馬隨班于所駐之衙門或有徑行賣放者馬軍竟不能復一遇大盜區區三四步軍望風奔逃安能扞禦可與深慮

南宋建都

南宋建都首建康次臨安然嘗據當時事勢衡之欲恢復中原進取淮潁固宜坐建康以便經畧故李綱請高宗去越而幸建康以此至欲建立宗廟社稷稍圖安居則在高宗時建康不如臨安之為鞏固矣蓋

建康既無淮泗與虜僅隔一江而居烽烟之警無日

無之六宮百官何以安處臨安則北有宣歙為之屏蔽東南有閩廣為之苑囿西有平江金陵為之扞衛東有大海為之嶮岨而地號膏腴財賦所轄以建康校之不及多矣此南宋所以不終都建康也說者必謂其偏安之非恐為日論或謂孫吳東晉何以都此而安余曰吳晉都建康其守在壽陽與徐楚與宋勢異

金陵古志

客座贅語

卷二

十八

齊山謙之丹陽記陶季直京都記元廣之金陵地記唐許嵩建康實錄六朝宮苑記宋沈立金陵記史正志乾道建康志吳瑤慶元建康志溪園先生周應合景定志元戚光集慶續志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金陵新志又宋張敦頤六朝事蹟吳彥夔六朝事類別集王濬六朝進取事類張參江左記葉石林上元古跡洪遵金陵圖朱舜庸建康事十卷又不知作者姓名江乘記丹陽尹錄苑城記金陵六朝記秣陵記建康宮闕簿金陵故事又宋江寧府圖經

形勢

江默曰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為之表則京口秣陵
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盧歷陽為之表則建康姑
孰得以襟帶表裏之形合則東南之守不孤此形勢
攻守之大規局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人聲欲渡江文帝大具水軍為
防禦之備所遣戍守將領軍將軍劉遵考等數十人
所守地曰橫江曰白下曰新洲曰貴洲曰蒜山曰北
固曰西津曰練壁曰譙山曰薄落曰采石皇太子出

客座贅語

卷二

十九

戍于石頭徐湛之守石頭倉城 齊建元元年魏主
宏聞太祖受禪發衆入寇明年衆軍北討初寇至緣
淮驅畧江北居民猶憇佛狸時事驚走不可禁止乃
于梁山置二軍南置三軍慈姥山置一軍烈洲置二
軍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洲置五軍長蘆置三
軍徐浦置一軍以備之魏不能攻 魏文帝嘗至廣
陵魏佛狸軍嘗至瓜步石季龍嘗至歷陽石勒寇豫
州至江而還皆限于江而不得騁者也五巢以奇兵
八百泛舟即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

虜以五百人宵渡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曹彬師
下江南以樊若水言采石磯引巨纜浮梁濟師如履
平地此則人不能守險與敵共之而孫思稱長江當
十萬之師無所用矣 曹操初得荊州說者謂東南
之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則長江之險
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
赤壁之役果有成功 晉人伐吳王濬樓船自益州
而下直抵建康初羊祜之言曰南人所長惟在水戰
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它日成功略如祜言 符

客座贅語

卷二

二十

堅自項城來歷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
趨石頭王敦自姑孰渡竹格蘇峻自橫江取小丹陽
侯景自采石向慈湖韓禽虎自采石屯新林賀若弼
自廣陵斷曲阿曹彬自采石取新林兀木自烏江度
馬家渡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
什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游之勢
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
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磯沙夾曰采石曰大
信口曰蕪湖曰繁昌又曰采石渡江濶而險馬家渡

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又曰。和州烏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衝建康府之馬家渡。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鎮。又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梁盤城。亦自徑至宣化渡。不滿三百里。兀木曾于此路來。至六合下寨。又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元人萬戶府鎮守地界。自東而西。起溧陽州曰急水港。曰老鸛嘴。曰觀山。曰掘河口。曰韓橋。曰新開河。曰大城港。曰三山磯。曰硎沙夾。觀以上所記。而古今金陵

客座贅語

卷二

三

控制之略。思過半矣。

快船

快船之害。各衛軍至萬曆初年。極矣。修船則有賠賂之苦。編審則有需索之苦。出差在各干涉衙門。則有使用之苦。中途則有領幫內官索打幫錢之苦。卒遇風水不測。則有追陪罪罰之苦。役之輕重。總于衛官。則又有非時勒脅誅求之苦。以故衛人語及快船。無不疾首感額。蓋有千金之家。財出一差。而家徒四壁者矣。萬曆十四年。駕部倪君博採公議。將快船改同

馬船事。例額減為五百隻。官募江濟二衛人。駕之而總計。每船每年出差物力。應費之數。均攤派算。每船計一年約用銀三十兩。而于舊日各衛領船之丁。哀多益寡。每船定派一百丁。每丁出銀三錢。以供一船一年之費。而認丁之法。止計物力。不計人口。富者或一人而認二三十丁。貧者或二人而共一丁。大約如田土條編之法。而制加詳。計每年輸銀兵部一萬五千餘兩。疏奏得旨。允行。於是百年之積困。一朝頓蘇。衛之應快船役者。家家如脫湯火。願子孫世禱

客座贅語

卷二

三

祠倪君不敢忘矣。第此法行後。衛弁於正編之外。不敢擅役一人。不能別需一錢。往往憤恨倡言。思有以亂其成法。及計不得行。又設為運軍通竄。掣丁幫運之論。以動當事者。不知即使果有竄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何補于運。且衛之四役。自操備外屯。田修倉快船糧運。各有司存。原不相涉。何得牽此合彼。藉以伸其魚肉之計哉。矧所編之丁。一掣則所認之銀。隨減掣一富者。而所認數十丁之銀。于誰處補。是掣丁之利未及于運。而其害快船已先受之也。且以二役

朝廷供役者也。運軍則朝廷自出銀米雇其應役者也。故快丁以出水爲苦而運軍以收折不出水爲苦。一權度而明如指掌矣。

運船二則

自兌運變而爲長運計。每米一石兌軍除正數外。既有加耗之米矣。又有過江盤費之米矣。而運船則官造也。且運船猶纜等項官給之。撥填起淺諸費官給之。況每軍有行糧之賞。每船又有許帶土宜若干石之利。國家爲輓漕計。所以優卹運軍者厚矣。何至

客座贅語

卷二

二十三

憂不給哉。而亡柰夫軍之自爲奸也。蓋有刁頑亡賴之人。一到水次。則妻子衣食之需。酒肉之費。一一取給于米。甚而連負之物。嫖賭之具。皆懸指所兌之米以充之。兌米未收。隨數分散。又甚則利糧里之金。虛收實數者有之。又甚則私受其金。聽糧里自以水土攙和。計百石不滿六七十石者有之。未離水次。糧數固已虧矣。比至中途。如前諸費。又盡以米或捐或賣以充之。彼自計所虧之糧。可補則微幸。牽扯那湊。以抵灣。不可補。則盡質餘米。鑿船沉之。托言漂流。與脫

身而竄者。亦有之矣。比入倉掛欠。則賠補鞫訊。曾未有舍官而問軍旗者。常見運官繫獄。擬罪扣俸。賣產累歲不歸。累世不結。而旗軍方且再領新運。揚揚無事。後運官方以新運爲急。明知其然。莫敢呵問。嗚呼。可恨哉。在京掛欠之法。既嚴于官。而寬于軍。且在途鈴轄之法。或又密于官。而疏於軍。以官許軍。什不得一。以軍許官。什得八九。以是運官日困。而運軍日刁。至應領運之官。有涕泗禱祀。求免於行。而不可得者。嗚呼。可憐哉。誰實使運官之飲血吞聲。苦於無告。至

客座贅語

卷二

二十四

此極也。而其中之蒙不省務者。不求其本。乃徒欲掣修倉屯田。快丁之殷實者。以幫之。不知三役之丁。豈盡殷實。即使掣其殷實。所補幾何。杯水車薪。詎弭烈焰。割人肥己。誰則能甘。然則運事終不可爲。邪。余謂今日誠能如萬曆初年十月兌糧。二月過洪。以避河水之泛漲。則漂流之害可免。誠洞燭刁軍之弊。水次中途加意隄防。則侵牟私鬻之害可免。誠分別掛欠。在官在軍之舉。使各有所歸。則僞累運官之害可免。而又擇領運之官。務求其才之足以統衆。與守之足

以自甚者而不拘近且夏春一定之例則貧軍不苦
於謀求才軍有所畏而不敢肆即肆而猶不至於決
裂而不可收拾此又根本之要圖匪是吾未見漕事
之可利而無害也

運官之費受委也有辦行李執事驕傘之費至水次
有交際之費領幫大總有贊見下程之費每該漕運
衙門吏書有常例之費此皆取資於運軍扣除行糧
銀兩以充者也而一切常規決不可少武弁多貧何
所措辦故官銀未領則借貸以應需既領則加利以

容塵贅語

卷二

三五

借貸無船不然無官不然如是即使官不用一錢所
去已不訾矣用安得不結此一端也遇有州縣官偏
護本處百姓米色水濕者土擾者強運官收之不收
則思有才措生事之謗收之則每石一經簾晒折去
不啻什之三四矣起納時安得不欠此又一端也若
夫不肖之官以官銀入手為已物固有身未出門即
用行糧大半者有與旗軍共作弊受糧里銀收米濫
惡者有共盜賣正米者官既如此安問旗軍此又一
端也兌糧既遲五六月河淮水發僨運者或求欲速

人漢爭先角逐因而失事者有之此又一端也
若夫風水之變異卒然遇之江河間有人與船同委
於洪流巨浪者此又天時適然非人力矣

議糧

金陵百年來穀價雖翔貴至二兩或一兩五六錢然
不諭數將米價輒漸平從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數百
錢而穀價連歲至嚙木皮艸根砂石以為糲者則以
倉廩之積貯猶富而舟楫之搬運猶易也惟倉廩不
發而湖廣江西亦荒米客不時至則穀價驟踊而人

容塵贅語

卷二

三六

情替替矣頃歲田畝收薄人以為憂當事者有出庫
金糴米平價零賣之舉人甚稱便余謂所糴有限所
賣亦有盡且召買之人富家以恐賠累不敢承當而
願出身願銀買米者多空乏之人銀一人其手不免
有花銷與遷延拖欠及攙和之弊若將倉糧酌量放
一二月則城中頓有十餘萬米流布地上米價自平
而待哺者必眾以此為當事言之值歲二月例當放
銀大司農易之以米而穀價遂大減前此亦嘗以此
法行之故二十年來雖水旱荐臻小民猶恃以無餓

不可不知所自矣

水利

王敬所中丞海運之議謂京師有海為大利海運通能如元之用朱瑄等則咽喉之梗與河之利害可毋慮且以京師據天下之首俯而踣乎中原窺左尼而資糧于海所謂從肘腋間取物者也又曰唐都長安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汴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有水故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故宣和靖康當

客座贅語

卷二

二十七

其害可為篤論然要而論之唐不如宋宋不如今之京師而京師又不若南都何也京師惟有潞河與海可以輓漕耳且河勢逆而海勢險南都則長江上下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鑿江瓜洲東有京口而五堰之利或繇東垣以通蘇常或繇西垣以通宣歙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會之得水利者宜亡如金陵惟思所以固守其險則可與京師並鞏固於萬年而唐宋真不及萬萬矣

力征

有法行之法有大不均者軍家自營操也

以田地課稅而已民家則惟有田地者計課編丁非是即鉅萬之家曾無一丁之役比於支離之穰臂不受功矣雖有坊廂之役然惟在版籍者應之而流寓之在籍外者固不勝數也且田糧之丁有限或家有仕宦即編審時數十年曾不得加一丁故粟米之征平而力役之征則民與軍異民之無田者與有田異有田之流寓者與土著異嘗謂晉渡江後中原土

客座贅語

卷二

二十七

民類多僑寄後詔實縣戶毋許立白籍恐亦宜稍做而行之且許有墳墓房屋久居都邑者得比實籍如先年司馬侍御題奏比照宛大二縣事例查出流移人戶年久者編入兩縣坊甲附籍當差其暫來開典等戶比照湖廣荊州排門夫例富客每季出役銀或二兩一兩五錢不等庶不至使版籍之民與有田土者長被偏累之苦也

坊廂鄉

國初徙浙直人戶填實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內曰坊

坊郭之外者曰廂而原額圖籍籍戶於外者曰鄉坊廂分有圖鄉轄有里上元之坊曰十八坊十三坊十二坊織錦坊九坊伎藝坊貧民坊六坊木匠坊東南隅西南隅廂曰太平門廂三山門廂金川門廂江東門廂石城關廂其鄉曰泉水鄉道德鄉盡節鄉興賢鄉金陵鄉慈仁鄉鍾山鄉北城鄉清風鄉長寧鄉惟信鄉開寧鄉宣義鄉鳳城鄉清化鄉神泉鄉丹陽鄉崇禮鄉江寧之坊曰人匠一坊人匠二坊人匠三坊人匠四坊人匠五坊正西舊一坊正西舊二坊

容座贅語 卷上 三十九

貧民一坊貧民二坊正南舊二坊正東新坊鐵貓局坊鳳皇臺下正南舊一坊正西新坊正西技藝坊廂曰城南伎藝一廂城南伎藝二廂儀鳳門一廂儀鳳門二廂城南人匠廂瓦屑埧廂江東舊廂城南脚夫廂東城下江東新廂清涼門廂安德門廂三山舊一廂三山舊二廂三山伎藝廂三山富戶廂石城關廂劉公廟廂神策門廂毛公渡廂其鄉曰鳳東鄉鳳西鄉安德鄉菜園務鄉新亭鄉建業鄉光宅鄉惠化鄉處真鄉歸善鄉銅山鄉朱門鄉山南鄉山北鄉泰南鄉泰北

鄉隨車鄉萬善鄉馴暈鄉永豐鄉葛仙鄉

戶口

上元洪武初戶三萬八千九百有奇口二十五萬三千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戶二萬九千一百六十有奇口一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萬曆二十年坊廂戶六千一百二十九丁船居戶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戶二萬九百九十丁總計口二萬七千七百有奇江寧洪武二十四年冊戶二萬七千有奇口二十二萬有奇成弘以來冊戶五千一百一十二口一萬一千二百有奇正德十年冊戶四千二百一十七口九千五百一十崎零客戶九百二口一千七百三萬曆二十年戶三千二百三十九回回達人戶九口九千二百三十三里甲戶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口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四總計二縣人戶丁口視國初十不逮一所以者何志謂自洪武中已撥沙洲鄉民北隸江浦永樂北建大半隨行是後徭賦滋繁逃亡漸夥且自嘉靖中年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戶不支悉鬻於城中而寄庄戶滋多寄庄田縱甚多不過戶名一丁後或加

容座贅語 卷上 三十九

一二丁人且以爲重役其細戶田既去則人逃卽不逃而丁口不復隸於圖冊其日削勢固然也總之今日賦稅之法密於田土而疏於戶口故土無不科之稅而冊多不占之丁是以租稅不虧而庸調不足生商日繁而日衆欲一一清之固有未易言者矣

賦役

上江兩縣賦役計田徵米曰稅糧以田地山場派徵每畝本色平米若干折色里甲均徭銀若干荒白銀若干坐派兌軍改兌正米耗米與夫各衙門正供各

倉庫本折色等用以運之餘存留供本府本縣官吏鹽糧俸給等用編丁徵銀曰丁銀每丁徵銀若干以九之四入里甲以九之五入均徭驛傳而里甲之用爲國祀國慶供應諸司內府工部坐派又本府各衙門祭祀科貢恤政及本府本縣各項公用其剩餘者曰備用以待不時之需均徭一曰銀差一曰力差自條編法行不分銀力名目矣以其銀爲本縣各衙門皂隸馬夫膳夫門子公館轎夫庫子斗級巡欄弓兵舖司倉脚夫洒掃夫壇夫燈籠夫進貢扛夫內府薙

客座贅語

卷三

三十一

管工米夫更夫內府表背匠園子監刷印匠太僕寺醫監獄卒工食之費而驛傳則解本府爲遞運所解夫水夫所夫加添等夫之工食各驛上中下馬匹驛頭支應等項之用近年又有學俸等項名目加派計所納之數比歐陽撫院所定其增者亦已多矣而坊廟應付則各上司祠祭香燭祭物各上司本縣到任下程酒席紙劄飯食刑具供送出路中火及各衙門應取雜支與考試供給發賣舉人進士貢士等項之費此其大略也詳具坊廟始末中

客座贅語

卷二

三十二

雜賦

一曰蘆課銀歲徵若干解南京工部一曰酒醋課程鈔有折鈔銀若干本色銅錢若干解南京戶部一曰官地塘房租係坊廟居住者納銀分解戶部本府一曰流移夫銀該五城地方外郡來京附居人戶出辦該光祿寺發三處飯堂賑濟貧民運米脚價本寺厨役逐月支領

條編始末

初洪武十八年 恩詔應天五府州爲興王之地民

產免租官產減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等項入籍於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為一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更佃實同鬻田第契券則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什七八雜徭惟併於民產而國初雜徭亦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年照宇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於官產而官則少在

客座贅語 卷二

三五

優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賣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於是民田減價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責於現年現年竭產不足支一歲之役而所索於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然而南都為甚維時一條編法已行於數省矣隆慶中中丞海公計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為已業實與民田無異而糧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於是

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糧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法為條緝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俱繫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叢弊為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失本等恩徇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業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倡勸借之說以糧補丁於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氓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

客座贅語 卷二

三十四

六年巡撫石江歐陽公悉舉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總總帶徵會計不得不寬支銷不盡謂之派剝初制派剝存積以待不時之征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諉曰作正支銷淪胥乾沒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奏請扣編正數無復剝派又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縣賦役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自後雖微有出入而繁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回視疇昔不啻霄壤矣

荒白

賦稅中有荒白米蓋以拋荒田地無可辦納之糧又或田地濱江坍塌而會計原額之數必不可少故計荒地所宜納者攤派於實徵田地之中減半以徵如每米一石加荒白米若干是也古者任土作賦履畝而稅秦徵譏之今既已荒矣徵之何名且田地既各有正賦又帶徵拋荒名實俱舛至坍江田地尤非人力所致地已去而稅猶存科及於過邑之田土豈仁人所忍為哉然此猶口本地方代本地方辦荒田之

客座贅語

卷二

三五

廣州安慶界在江北各食其土之毛風馬牛不相及也上江兩縣地稱都輦而代其辦納稅糧此何理哉余故詳著其故俟郡邑有留心民事者舉而蠲除之亦卹畿民厚邦本之一端也荒白米陳以代有議具邑乘中其說尤詳備可考

坊廂始末

高皇帝定鼎金陵驅舊民置雲南乃於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匠餘為編戶置都城之內外名曰坊

客座贅語

卷二

三六

廂有人丁而無田賦止供勾攝而無徵派成祖北遷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減戶口過半而差役實稀獨里甲聽役於縣役且立鄉頭色目供應實繁正統二年府尹鄺公埜奏革鄉頭併上江坊廂坊有十甲甲有十戶視其饒乏審編櫃銀每季約三百兩析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均里甲之不足季輪一甲率三十月而一週然其時人戶充實應辦簡省庫貯櫃銀該吏支銷坊民聽役民不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始不善也自後法漸以敝正額常什三而外絲常什

七於是人戶流亡更謀脫籍櫃銀滋少官憚其弊吏
其責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陰責其賠數每一上
其金者頭派差者一人曰總坊金殷實之家囊金
難用不問多寡者數人曰當頭名活差其次減定銀
數貼賧當頭者名死差其下戶則僉撥接票催夫迎
送等用名力差又撥供應器物等用者名借辦並聽
總坊指麾而總坊以是恐喝營私者又什八九且自
弘治以來又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
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

客座贅語

卷二

三七

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嘉靖
十八年以來又驟添應付衙門八處至於讌席節物
花燈諸供餽抑又不費而大小使客時行火牌徵脚
力口糧迎送鼓吹靡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嚇需
索而大柴讌席為尤甚至傾敗相繼自經自溺者
日聞而民不堪命矣維時父老間陳民瘼而狐鼠實
繁旋行旋沮庠生趙善繼者不忍家難離披邦國困
弊疇咨同類從者如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黃公稍因
父老條陳下府勘覆而沃洲呂公新任京兆諸生稍

為陳諫公諭以公議出於學校俾以文言代之於是
盡疏其辭刊梓分遞而諸司各為之動次第見施行
矣會給事麓池郭公抗章奏革於是額外之絲不經
之費如前所陳者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諸色目尚
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撫院陽山宋公加意剔蠹
委通府望沙陶公集議以為坊長聽役在縣人目以
為奇貨於是更名坊夫悉還正統初法其買辦借辦
祇行願役而當頭以下諸色目悉行剗革上下稱便
然猶歲徵銀千四十八兩外每季流夫庫夫六十二

客座贅語

卷二

三八

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陶遷吏胥以雇役不
便乃令坊夫聽役於縣抑令私賠舊弊復作維時趙
生物故張生崇嗣輩言之京兆東泉郭公議照里甲
扒平改櫃銀為丁銀定為三等九則納之庫不僉頭
不輪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征以聽該吏雇役支銷夫
還于坊嗣是復有翻覆賴撫臺响味張公復之萬曆
三年少泉汪公為京兆弔查二縣支銷冊不過供應
各司下程刑具辦酒餽禮之費而二縣一切私費且
取辦焉此官樂於申請科派而他不懈也因查順天

府事皆 奏請取自宸斷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
需因革之宜定征坊夫丁銀歲五百四十兩具 奏
下部覆奉欽依此外錙銖不得私行科派陰令坊夫
賄貼凡修理紙劄刑具動支自行贓罰其里甲已編
者不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科道造冊奏繳時東
瀛林公為縣令協心節省為能不悞公事而猶有徵
羨林遷去春季未滿而該吏與雇役已支過五分之
四復倡告民還役坊民為譁奔告所司除將本縣他
項銀酌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後又減徵百
金爭革九庫流夫裁定夫役二十三人第照徭銀徵
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踐更抑索之苦矣

舖行

舖行之役不論軍民但賣物則當行大者如科舉之
供應與接王選妃之大禮而各衙門所須之物如光
祿之供辦國學之祭祀戶部之草料無不供役焉初
令各行自以物輸於官而官給其直未遽為厲也第
一入衙門則胥徒便視為奇貨指押需索無所不有
又或價不時給或給不償本既有虧折之苦又有奔

客座贅語 卷二 三十九

之勞於是人始以市物於官為厲而其黨遞相扳
告當行者紛紛矣兩縣思以應上司之急乃籍其人
於官以備呼喚於是有審行之舉每行列名以次輪
流承應而其害終不可弭蓋曾有一上司買菓餽數
餉各備家被皂隸騙銀十二兩而猶未得交一上官
取松江大綾數十疋每疋止給銀一兩二錢而禁不
許訴者於是疾痛愁歎之聲徹於市井間自忠介海
公始嚴為議革其後諸名公繼行優恤若前者司成
郭公之刊榜丁祭革舖戶不用近日京兆黃公之理

民利

留都地在輦轂有昔人龍袖驕民之風浮情者多劬
勤者少懷土者多出疆者少邇來則又衣絲躡縞者
多布服菲屨者少以是薪粢而下百物皆仰給於貿
居而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
當舖在正德前皆本京人開今與細段舖鹽店皆為
外郡外省富民所據矣以是生計日蹙生殖日枯而

客座贅語 卷二 四十

又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纔儻石已買綺羅積未鎔
錄先營珠翠每見貿易之家發跡未幾傾覆隨之指
房屋以償逋挈妻孥而遠遜者比比是也余嘗作送
王大京兆入觀文引國奢示民以儉之論嗟乎可易
言哉

尼菴

嘉靖間霍文敏公為南大宗伯檄毀城內外諸淫祠
一時尼菴之拆毀者亡算顧當時祇行汰除而不計
尼之亡所歸者是以久而漸復營建至今日而私剏

客座贅語

卷三

四十一

者間開間且比比矣尼之富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
纓麝帶之屬淫穢之聲尤腥人耳而祠祭之法獨亡
以及之余謂宜令地方報其居址名數部署冊籍申
飭厲禁毋使滋蔓至於講經說法男女混雜晝夜叢
杳尤當禁戢而邇年以來僧道無端創為迎接觀音
等會傾街動市奔走如狂亦非京邑所宜有也表立
清規楷正流俗是在有識者深計之而已

妖人

萬曆丙午冬至百官當上陵行禮先數日有人詣

大司馬孫公齋居上變告妖人李王劉天緒等謀不
軌將乘百官上陵日起事孫公乃密發兵卒四捕
之得劉天緒等若干人審實奏聞而疏語欲專壹事
權稍與時忤會又有牘揭妖言逆狀尤著公屬職方
郎中劉宇發營兵捕之而所掇連有干碍緊要人役
者公峻持之於是人情始變而參駁之疏紛紛矣

旨下天緒等僅得稍正法而公卒解綬去劉左其官
妖人黨與實繁皆私授封號以獻金錢衣服得之甚
且有以妻女薦寢者事發私逃拋妻子屋產不敢顧

客座贅語

卷三

四十二

者頗眾先是江北妖黨扶孥而來纍纍載路及是始
奔竄肆散當時使非其黨自首告事殆不可知今吾
鄉猶有憾不窮究之論而當事者乃以三四捕役之
不戢蒙喜事之疑可歎也

左贅語卷二終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

陵祭 山祭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文廟主祭 鄉試考官之始

太學 非三品得謚

南部入內閣 應天主試用編檢

南部三孤 尚書一品三品

他部銜掌南吏部 吏部尚書改南部

生員任宗伯 南部兼北銜

客座贅語 卷三目錄

南尚書兼列卿 北銜理南務

大學士理南部 守備 二則

協同守備 參贊機務非南兵銜

大臣高壽 大臣遺腹生子

勛戚久任 二則 蜂螳

化俗未易 新知錄

補謚 鄉賢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傅大士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疏

碧峯和尚 名僧

孝陵碑石 太師廳

龜挑 屏息

介甫絕句 陳智者住金陵勅

徐陵與智者書 毛尚書與智者書

陳後主沈后施物 金甲人

先祖夢中三人 秦檜女墓

猿妖 翟氏

語怪錄 陳公善謔錄

客座贅語 卷三目錄

怪石 目靜齒動

評花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終

容座贅語卷三

遯園居士

賞心亭客批

陵祭

正旦祭

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

一閏五月 初十日無

閏用五月 八月初十日 一行香中元日祭

萬壽聖節日行香十

月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已上祭

祀俱百官陪祭遺守備武臣行禮今例遣司香勛臣

行禮 懿文陵正旦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月

容座贅語

卷三

二十 孟秋中元孟冬冬至歲暮凡九大祭用祝文已

上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禮祝文稱 皇帝御名謹

遣某官致祭於 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 懿文陵

人稱東陵 孝陵大祭一歲止三舉餘惟行香而東

陵大祭者九清卿劉公常言隆殺相懸不知何故或

是洪武中舊禮沿而行之耳

山祭

牛首山東有觀音山為 貞靜順妃張氏墳妃荆憲

王之母也吉山東有南山為悼熙麗妃李氏墳俱

仁宗妃每年遣祭六次順妃墳荆王遣祭如之祝文

稱 皇帝御名謹遣內官某因里中無知者著之二

墳山林皆幽勝而悼熙享堂前有大桂樹翠碧如垂

天之雲尤為怪偉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弘治十八年禮部題准今後凡遣大臣於南京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山川等壇前期致齋三日不用

擺列金鼓隊伍惟用太常寺厨役鋪排扛抬品物或

入 大內由承天等中門而入或出郊外由正陽中

容座贅語

卷三

門而出欽遣大臣不可後隨亦不可用儀仗祭品止

用脯醢酒果百官亦不陪祀並無飲福受胙之儀

文廟主祭

上丁祀先師孔子禮部奏 准南京國子監祭酒主

祭如有事故則南京禮部堂上官主祭昔年祭酒員

缺南京禮部侍郎張綸省祭至使署部事郎中主祭

輕重失倫誠為非禮後議祭酒及禮部堂上官或有

事故於南京各部大臣內請一員主祭右太常寺志

所載近例俱署印官行禮

鄉試考官之始

洪武三年應天鄉試知貢舉官則特進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也考試官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也同考則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雕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編修宋濂也四年又鄉試主試則兵部尚書吳琳國子監司業宋濂時考試之法猶未定且未專屬翰林官故其制如此

太學

容座贅語

卷三

三

洪武中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學事也二十九年因學正吳啟言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詣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洪武中起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為國子祭酒致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為司業是以尚書而起太學官也國初太學之重如此非三品得謚

國家謚法非三品以上兩京大臣不得與留都大臣

之有謚者惟倪文僖謙文毅岳周襄敏金劉清惠麟梁端肅材王襄敏以旂六公皆尚書也張學士益五品而得謚文僖以扈從土木死難之故若太醫院判蔣用文六品官也以技藝小臣侍上起居乃得謚恭靖則尤為異典矣

南部入內閣

弁州紀南都入內閣者三人一為新都楊公廷和以戶部尚書一為梁公儲一為茶陵張公治皆以吏部尚書當時以為盛事然梁公楊公先在內閣知誥勅

容座贅語

卷三

四

出為南部尚書此時勅取入閣至京方改兼文淵閣大學士耳又張公已正位尚書未有若萬曆丁未葉公向高以南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者也且公年方四十九又入朝未久即為首揆尤為盛事

應天主試用編檢

主應天試者自正嘉以來必用官僚及講讀近則講讀亦少惟萬曆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考前此永樂癸未則編修王達戊子則檢討王洪甲午則

編修周述正統丁卯則檢討錢溥成化乙酉則編修彭華皆主應天試編檢得主鄉試兩京先朝之制固然爾時若官坊史官主會試亦恒有之自成化後則制乃大異矣

南部三孤

南京大臣以三孤兼者獨少保參贊機務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一人而已若太子太保則有四人焉兵部喬宇秦金吏部王用賓戶部周經大都尚書九年考滿則加一品而滿九年者希以故隆萬來南部尤少

客座贅語

卷三

五

一品者

尚書一品三品

弁州紀建文中特崇加六部尚書皆正一品於是吏部尚書張統戶部尚書王鈿禮部尚書陳迪鄭賜兵部尚書齊泰茹瑄鐵鉉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嚴震直皆階特進榮祿大夫然洪武三年始設吏部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尚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是一尚書也在國朝正二品而或為正三或為正一亦已三變矣

他部銜掌南吏部

弁州六卿表紀師公達永樂二十二年以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猶止稱戶部考吏部志公以永樂十九年復任南吏部侍郎戶部志公二十二年為戶書吏部傳言公宣宗即位晉戶書兼掌吏部與志所紀不同而吏部歷官表洪熙元年許思溫以左侍陞尚書師公兼掌在何時知必有一誤矣

吏部尚書改南部

弁州異典述稱吏部自建文而後益重矣其改南吏

客座贅語

卷三

六

部者崔莊敏公恭改南禮部者耿文恪公裕改南兵部者劉公機按崔劉二公皆以丁憂復除止可云起不可云改惟耿公則以北而南且禮部斯可謂之改蓋時有執左道登顯仕者庇其鄉人而耿公居吏部不能遂故出公於南耳未久轉南兵部弘治中召還禮部尋仍為吏部尚書

生員任宗伯

俞公綱上元人以生員善書由中書舍人天順中官南禮部左侍郎成化三年致政

南部兼北衙

正德初王公軾以南大司徒兼北院副都總師征蜀嘉靖中王公守仁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左都討岑猛張公經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右都平倭至王公用賓以南太宰仍兼翰林院學士蓋優禮儒臣之典也又弁州卿貳表載隆慶中林公濂以南少宰兼翰林學士

尚尚書兼列卿

成化中程襄毅公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先是以兵書

客座贅語

卷三

七

提督軍務平川貴蠻功加兼大理寺卿至是猶兼之

北衙理南務

南翰林掌篆者皆用北衙其它如嘉靖中李默王材瞿景淳陸樹聲俱以太常寺卿掌南京國子監事此以北衙理南務也弁州所述又有屠義英以常卿掌南監考屠實以南常卿又云萬士和以禮左侍管南禮右侍按萬公自以禮左起南禮右非管事又云翁大立以兵侍管南吏刑二部翁公亦是起官云管亦誤

大學士理南部

宣德四年華蓋殿大學士張瑛以原官掌南京禮部其官稱禮部尚書時北京為行在故不稱南京也大學士不理閣事而出理部事且又在南京國朝得瑛一人耳時蹇夏三楊輩自筦機務瑛本以東官官僚驟進入閣典制詰非上所倚重故理部事如此也

守備

守備永樂二年駙馬都尉沐昕與襄城李隆一同鎮守又宣德五年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任守備南京

客座贅語

卷三

八

守備之久者成國公朱儀天順八年任弘治九年卒在任三十三年魏國公徐鵬舉正德十六年任嘉靖十七年復任前後共三十二年

協同守備

都督僉事趙倫景泰元年任都督同知馬良成化二年任自後皆公侯伯為之而都督官不得與矣

參贊機務非南京兵部衙

別集言參贊機務非南兵部衙為戶部尚書黃福張鳳吏部尚書崔恭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純王恕其南

兵部而非尚書者右侍郎徐琦琦未幾即陞尚書仍
參贊按張鳳鹽山人李文達賢為碑銘言公以景泰
癸酉由戶書轉兵書參贊又二年召為戶書天順元
年調南戶部言鳳以戶部參贊未的也張純史傳純
以右副都御史奉勅監督南京軍務又一年景泰辛
未陞右都御史明年奉勅陞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
務云以右都御史參贊亦小不合王公恕以右都參
贊亦未久即遷兵部尚書

大臣高壽

容座贅語

卷三

九

南都大臣眉壽者止劉清惠公麟一人年八十有六

大老遺腹生子

童公軒年七十四而卒無子遺腹生一子公預命名
曰紫芝見倪文僖公謙墓志銘

助戚久任

趙輝在永樂十一年癸巳以千戶守金川門成祖
奇其貌以長公主配之凡事六朝掌都督府奉
孝陵祀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尚主時
年已二十餘計年當九十矣府第在南京官城後載

門北諸公主第皆圯廢獨趙府歸然尚存

徐魏公備謚莊靖自襲爵至卒再提督守備五十四
年其孫鶴舉襲公爵至卒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

蜂蟻

嘉靖甲寅秋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檐下不
數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
四散時衛水楊公宜為總督甚怪之然竟無恙厥後
庚申春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嗷呼圍之
遲明忿擊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黃公拉死之懸大中

容座贅語

卷三

十

橋坊上自下以箭射之軍四行搶掠當事者曲貸撫
之乃定蜂屯蟻聚妖孽先見之萌也然歷七年而始
應又不中概于楊公而中于黃公豈人事亦有以致
之然歟黃公持法太苛裁革冗食又吝於出納遂罹
斯禍楊太學希淳有文紀其事

化俗未易

湛甘泉先生為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餐大魚酒肆中
沽市無論舉火當釐致眾叢飲者禁除歲庶民毋得
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姜鳳阿先生為南大宗伯申明

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訪拿幫嫖之人責而枷示二公之事皆以立禮之坊制淫之流也然姜之事行僅游冶之子以為不便湛之事行而稱不便者怨聲遂載道未幾法竟不行所以者何都輦之地羣情久甘酣管萬口易至滯美故當事者往往持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說勢固然也故治貴因民

新知錄

廣文劉時卿名仕義官桐城著新知錄二十四卷上下古今持摭臧否具有依據偶記其二則一曰躁心

客座贅語

卷三

十一

濯舊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為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為躁心者省矣一曰察政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司馬溫公潛虛曰察窮秋毫物駭而逃長民者宜三復焉

補謚

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古今之大典也故臣不得私其君子不得私其父夫以官秩之顯顯子孫之彊盛遂

可以奪天下萬世之公而殺太常博士之議則幾無謚矣吾鄉自王襄敏後與此典者殆不乏人而竟成闕事余深悵焉因問臆之如陳靜誠遇高不仕之義於攀龍附鳳之時其蹈高且嘉謨入告覺巢由之為固矣何尚賓遵夫不諱之音於批鱗將質之日其義勇至視死如怡覺逢干之為易矣童尚書軒學攬天人之與其立身范俗也端而毅顧尚書璘文並徐劉之駕其撫民弼教也惠而明陳中丞鎬督學振鄒魯之遺風而撫綏尤多渥澤殷宗伯邁歷仕挺松筠之

客座贅語

卷三

十二

素節而恬澹足鎮囂浮此誠朝宁之珪璋人倫之弁冕亟宜易名以示旌異者也責在後死身能諉旃金陵瑣事謂張文僖公與曹文忠公同死土木之難不知何以死同而謚異按曹公初謚曰文襄後乃改今謚頃亦因議謚與當事言文僖謚當改引曹為例也

鄉賢

鄉賢之舉典重一時祀垂千載必當之者無媿色祝之者亡媿辭而後謂之非濫吾鄉此典正嘉以前最

為嚴核後稍寬矣以余所知往詰如姚太守隆之潔
慎王給事徽之清直李憲副重之丰稜盧苑馬璧之
貞恬沈侍御越之耿介阮憲僉屋之廉靜在當時並
許瑋璿在今日尤堪楷式而俎豆尚虛蘋藻未薦豈
子孫之無力抑採訪之未周聞王公臨境遺誠厥子
太僕曰吾恥入鄉賢慎毋溷我噫爾時猶有此言後
當何若念之慨然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劉魏家貧不娶依沙門居博通經論區別部分而為

客座贅語

卷三

十三

之叙定林寺藏經其所詮次也所撰文心雕龍中書
令沈約絕重其文凡都下寺塔名僧碑碣皆出其手

傳大士

大士傳弘東陽郡烏傷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
分身濟度為任或金色表胸異香流掌或見身長丈
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色貌端
時梁武聞之延於鍾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於地
常以經目繁多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
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大師疏

棲霞寺眾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灰瑄屢遷展
覲以來炎涼甫隔伏食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
涯詢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
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冲妙恭雖不敏少游講席窺
翫南北經論三十餘年求其奧旨不悟觀諸法
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
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即創東林是知得奉
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疎薄竊欣往彥所居棲霞

客座贅語

卷三

十四

寺乃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鑄山現像疏
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慚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
紆桂嶺春芳雲牕晝歇自昔高行是用遊寫故寺眾
齊誠請延威德惟願傍觀曩詰爰降彼居依經受用
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士柳
顯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
德等雞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
等疏此文麗則高古自非唐以後人手筆金陵苾芻
中乃有如此人如此文世無傳者特為載之願言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兼秘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嘗奉勅撰智者大師碑此文或顧言代草未可知也

碧峯和尚

碧峯寶金和尚俗姓石氏乾州永壽縣人也母張氏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之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和尚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既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已而拊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卽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于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

客座贅語

卷三

十五

之公示以道要和尚大起疑情三年間寢食爲廢偶攜筐隨公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和尚曰然曰汝何所見和尚曰有所寤爾曰汝第言之和尚舉筐示公公非之和尚寘筐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和尚厲聲一喝公奮前挺其胸使速言和尚築公胸仆之公猶未之許和尚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蛾眉山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和尚已溺死越七日本水退競往視之和尚

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今日乃知之急往證於公反覆辨詰甚力至於拽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翌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畫一圓相和尚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和尚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和尚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和尚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和尚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若此也

客座贅語

卷三

十六

吾師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邪先是和尚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於此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悟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和尚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和尚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糧來獻至正戊子冬順

帝遣使者召至燕都。詔主海印禪寺。力辭之。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卽位於建鄴。又明年庚戌。詔和尚至南京。夏五月。見上於奉天殿。遂留居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後上設普濟佛會於鍾山。和尚於園悟關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詔資後。洪武夏五月。悉粥衣孟之資。作佛事七日。乃歸。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留一言。和尚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客座贊語 卷三 十七

然而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

名僧

余性好山寺。每一遊歷。意輒欣然。尤於荒涼岑寂之區。倍爲延佇。自謂宿世有空門緣。所交緇流。頗衆。若楚黃葉。深有之禪。郁蜀高原。明昱越天臺。傳燈之講。義越雙井。惟傳之詩句。固錚錚佼佼。法中之龍象也。吾鄉雪浪之洪恩。慧解通脫。不爲法縛。廢跡遺心。別有真契。洪濟之守心。精持木义。皈依淨土。慈悲接物。

誠感十方。余皆得參承。而接席焉。至今思其風義。每深嘆企。嘗謂使余結宇中林。棲心俗外。得如三四公者。與偕淨侶。晨鍾夕梵。晏坐經行。便可敞屣浮名。樂而忘老矣。

孝陵碑石

永樂三年秋。於陽山采石爲孝陵碑石。長十四丈。闊三之二。厚一丈二丈。黝澤如漆。學士胡公廣有游陽山本業寺記。而詹事鄒公濟有記。乃云二年冬。於墓府山陽訪碑石。高廣中度。尋於龍潭山麓鑿石求

客座贊語 卷三

十八

跌。既而神龜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蒼。乃於龜下。遂得跌材。適與碑稱。與胡公記異。不知前碑材。後竟用否。石龜今藏。孝陵殿中有木平臺。上安二御座。乃朱紅圈椅。前一朱紅案。案左一紅匣。貯龜于中。長可尺餘。首昂。身形畧似而已。右以一空匣配之。鄒記言宜藏於太廟。今人遂謂太廟中有神龜。誤矣。

太師廳

秦會之丞相第中廳。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疏櫺。謂之太師廳。此卽今之柳葉櫺子也。俗又名爲

不了格

龜挑

今以麪作挑乳形名之曰龜挑俗呼不解所謂考太常祭物志有麪龜有麪挑乃知龜自龜挑自挑俗一樂呼之失其意矣

屏息

太常供奉祭品如羹醴之類其捧獻人口鼻用物作長袋繫於頸後俗名振鬚非也志名曰屏息 太廟以黃羅它祀以紅紵絹為之

客座贅語

卷三

九

介甫絕句

王介甫投老金陵依鍾山下居後復捨宅為寺所題絕句關金陵山水者往往多遠情幽景因摘而書之如曰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朝雲散奈此黃梅細雨何曰誰將石黛染春潮復燃黃金作柳條西嶼東溝從此好筍輿追我莫辭遙曰雪乾雲淨見遙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為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曰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未參差合風鴨綠粼粼碧弄日鶯黃裊裊垂曰竹裡

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閉眼盡日無人到自

有春風為掃門曰春風過柳綠如縑晴日烝紅出小

桃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臯曰木末北山

雲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縑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

雲稻正青曰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雨陂晴

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曰寄公無國寄鍾

山垣屋青松掩藹藹間長以聲音為佛事野風蕭颯水

潺湲曰菴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為衿靜稱身木落岡

雷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曰稻畦藏水綠秧齊松

客座贅語

卷三

二十

巖初乾尚有泥縱蹇尋岡歸獨卧東菴殘夢午時雞

曰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游無端隴上脩

脩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曰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

塘澹澹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曰與

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陣連風起

知有薔薇澗底花曰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

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曰小雨輕

風落秣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

宜城賣酒家曰菰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絲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曰柔條索莫棟
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
半山園曰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廻首
北山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曰午枕花前簟欲流
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
愁曰隱隱西南月一鉤春風落日澹如秋房葉半掩
無人語最角聲中始欲愁曰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
遙對北山岑草頭蛺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曰
江北秋風一半開晚雲含雨却低回青山繚繞疑無

客座贊語

卷三

三十一

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曰定林青木老參天橫貫東南
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曰茅屋
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祇
似春風柳絮時曰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牕一炷
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尚殷勤曰冥冥江雨
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
遶北山雲曰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
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陳智者住金陵勅

天台志有陳宣帝留智者住瓦官勅云京師三藏雖
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
宜停訓物豈違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
月一日臣景虛少主請于光宅寺講仁王經勅今欲
於寺捨身僧得大施敬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
遣後閣舍人李善慶往遲知一二又治光宅寺勅光
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勅繕量隨由就功
一二羅宣取來意

徐陵與智者書

客座贊語

卷三

三十二

國清百錄云陳左僕射徐陵與大師書最多門人競
將去追尋止得三紙其一曰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
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
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其二曰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
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
勝山中春夏無餘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
然老至眼耳聾聞心氣昏寒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
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

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
係仰何言敬重璪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其三曰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
口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迂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
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悉諮又其一曰
弟子徐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
弱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
塗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真出家
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

客座贅語

卷三

三三

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毛尚書與智者書

其一曰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
羨無極又聞欲于天台管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
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
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
爲恨轉積南岳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岳嶺徒衆不異
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也遲望還綱維大
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

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迴向傾心無時不
積未因接顏色東望欷歔滿敬德信人今返書不具弟
子毛喜和南弟子諸弟及兒悉蒙平安第三任都陽
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閣度支
郎大兒由在東官爲中書舍人仰蒙垂顧大善知識
大同學輒復遠諮其二曰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
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不得自閑轉
有困耳仰承移住佛隴永恐不復接顏色悲慨具深
仰惟本以曠濟爲業獨守空巖恐違菩薩普被之旨

客座贅語

卷三

三十四

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誦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
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于彼我京師彌可一
二因拔師口具其間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其三
曰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
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牋香二片熏陸香二觔檳榔
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弗責也弟子毛喜和南其
四曰今仰餐敷說訓往綽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
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按喜榮陽人仕陳
官五兵尚書爲光祿大夫領軍驍騎將軍五官法會

二字法門。日夜研尋。不因事廢。徐毛二公皆在金陵。與智者往還。是此中一故事。且南朝文筆世如晨星。偶搜他志得之。鈔附于此。陵書在沈儀同席聽法。沈名君理。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疏請師住。五官開法華經。勅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陵後身為法華第六祖。章安之法所願。真不虛矣。

客座贊語 卷三 三五

口勅送金像一軀。光武釋論一部。闕寶樓於案一面。手鬚塵尾一柄。并匣虎面香爐一面。并合東田口。又宣口勅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勞輸送。又送扶月供夏服一通。細蕉五端。絹布各十疋。綿十斤。黃屑二斗。扶月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付隨。由扶月送後住光宅寺。沈后致書云。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庶藉薰善提眷。屬謹和南。送扶月供薰陸沉檀各十斤。黃屑一斗。細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澗米五石。錢一千文。右扶月

月供光宅寺大師答啟云。今名海慧菩薩。又後上扶月供薰陸香一合。檀香三十斤。中藤紙一墮。乳酥一斗。錢二千文。右扶月月供光宅寺。

黃屑開元十道志。驪州貢黃屑沈香。

隋煬帝為晉王。觀戒師衣物。百聖種納袈裟一綠。黃紋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南布袈裟一綠。黃絲布襪一具。絹四十疋。鬱泥南絲布襦袒一領。黃細臥褥一領。布三十疋。禪鬱泥絲布坐褥一具。烏紗蚊膏一張。紙一百張。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緹靴。

客座贊語 卷三 三六

一量錢五十貫。鬱泥雲龍綾被一綠。龍須席一領。蠟燭十挺。鬱泥羅帽一領。須彌毬一領。銅硯一面。高麗青坐布一具。烏皮履一量。墨二挺。黃絲布被襜一領。南榴枕一枚。和香一盒。鐵錫杖一柄。象牙管一管。塵尾一柄。烏油鐵鉢一口。并袋。斑竹筆二管。銅七筋一具。犀角如意一柄。并匣白檀曲几一枚。銅重盃三口。石青爐奩一具。山水繩牀一張。銅搔勞一口。銅香火七筋一具。白檀支頰一枚。銅澡罐一口。南榴夾膝桃一枚。竹蠅拂一柄。鐵剪刀

一口蒲移文木案一具并禱岸莊瓜刀一口鐵剃刀一口黃絲布隱囊一枚紫檀中箱一具鐵鑷子一具白瓦唾壺一口并籠中拂心筆格一枚銅燭擎一具輪石莊拂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口白團扇一柄爪簪龍篆針垂露飛白倒薤魚篆科斗小篆大篆字穀皮屏風一具淨人善心年十一右標滿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施物至玉泉寺五彩四十九尺旛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絹五十疋錦香籠禮十張熏陸香二筋剃刀十口

客座贅語

卷三

二十七

鷄納麥一領油鐵鉢十口雄黃七筋須彌毬五領又施天台山納袈裟十領龍須席二領須彌毬二領貓牛酥三瓶熏陸香一盒及爲太子仁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施天台山白石香爐一具大銅鐘一口鷄納袈裟一領鷄納褊衫二領四十九尺旛七口黃綾裙一腰毬二百領絲布祇支二領旛一百口和香二盒胡桃一籠衣物三百段麥麩一盒石鹽一盒酥六瓶二年又施天台山飛龍綾法衣一百六十領旛一百五十張光明鹽一石酥五

瓶又別賜灌頂法師金縷成彌勒像并夾侍菩薩聖僧周匝五十三佛織成經禮七張織成經袋二口熏陸香一百筋酥合和香一筋陳隋二主皈依智者恣行五慾自斷善根所賜嚬施本無足紀第以其中名相多六朝方物方言文人攷據間有所遺因附載之爲淹通者資一二異聞奇字耳又智者答上晉王萬春樹皮袈裟一緣乃梁武帝時外國所獻者晉王謝啟云菩薩戒稱所着袈裟皆染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

客座贅語

卷三

二十八

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譬之辭永服周旋恒克布薩常事半月豈惟六日着如來衣深荷慈獎謹和南衣名甚新奇啟文亦妙

金甲人

何工部遵止德中疏諫 南巡廷杖死 世廟初贈公尚寶卿官其子一人南畿志言公贈光祿少卿誤也公葬南郊且百年矣其孫諸生應鼎常夢一金甲人謂之曰亟改扞而祖吾爲而祖所壓且百年柰何形家亦言地非吉壤應鼎乃改葬既開壙則棺木已

腐而形故不壞面如生目開而睛甚黃衣紅袍色猶未變也掘其下果有磚甃為古塚不知何人之墓且當何公葬時豈不知是前人塚而杆之皆異事也

先祖夢中三人

萬曆己卯秋先祖贈中憲公夢一人語之曰今科報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門橋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新河覺而臆其人是科無驗庚辰冬先祖謝賓客矣踰三年為壬午應天中式者三人第六名沈天啟住剪子巷第十二名黃夢麒住上新河第十四名張文

客座贅語

卷三

二十九

暉住北門橋夢之奇中如此且踰一科始驗夢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真不可測也

秦檜女墓

王君履泰言秣陵鎮人曾掘地得塚朱其棺以銅為甃皮之羨中多金銀器報于巡檢司官勘誌石秦檜第三女也官亟令人掩之金陵瑣事載嘉靖末江寧鎮人有掘得檜墓者所獲不貲官因惡檜而緩其獄按元金陵志檜墓在牛首山在江寧鎮南木牛亭者其祖塋耳未知孰是

猿妖

張韞甫言嘉隆間一部郎之妻偶出南門梅廟燒香為物所祟每至輒迷眩百計遣之不去後部中一辦事吏詣道錄符水郎命劾治之吏設壇行法別以小鐵攝怪久之壙內嘖嘖有聲吏復以法呪米每用一粒投壙中其怪即畏苦號叫似不可堪忍者問其何所來怪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廣將之江以北道過金陵偶憩于高座寺樹杪而此夫人經行其下適有淫心遂憑而弄之耳吏以符封壙口火焚之怪遂絕按

客座贅語

卷三

三十

宋高僧傳載會稽釋全清工密藏禁呪法劾治鬼神所治市僧王家之婦草為芻靈立壇呪之良久婦言乞命乃取一錮驅芻靈入其中呦呦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而瘞之即此術也

翟氏

友人翟德孚名文炳以庠生援入監第四子聰敏能文而病瘵其家多妖祟日夜拋擲瓦礫不休德孚請劾鬼者治之設壇于所居樓之庭中而置壘以俟久之婦人啼哭嗚咽自樓而下趨入壇上壘中悲悽

不可聞云是德孚亡婦不忍舍吾子來相顧耳今何
意煎迫至此亡已請勿薶我薶則永無生路矣德孚
不聽竟於園地掘坎瘞之所擲瓦礫遂絕而子竟不
起此上二事與瑣事所載方崦杏花村事正同

語怪錄

魯南陳先生著語怪錄中四則一曰秦雲字士龍金
陵人也號南堂居士有詩名爲定西侯記室不得志
卒於彭城金元玉家嘗召其書案上云吾南堂居士
也請賦一章卽降箕云十年塵足走京華桃李春風

客座贅語

卷三

三十一

幾度花地下尚懷天子殿世間依舊故人家鐵城野
哭存青眼玉壘蠻戈蕩白沙怨恨征西元帥使不如
江海泛仙槎一曰方伯吳公彥華爲參政時出按部
甯公署中夜入厠自置燭地上見一人爲執燭起黃
裳綠衣女子也公不敢仰視久之遣執燭前導過牖
下門子皆熟睡穢之不能遣入室取衣冠危坐曰置
燭案上揮之出乃去一曰劉司空麟初爲刑部郎出
理刑於澶淵夜方寐有物如木棉圍壓于被遂不能
醒強振起去若飄風少寐又復壓被上如是者三乃

呼門役皆入室不能醒公自起逐之若烟從牖隙中
去一曰周公約菴巡撫延綏時榆林一婦方產渴思
飲水飲輒至滿桶自是不食亦不復與人間事矣終
日求掩埋其夫苦其亂從之穿穴使入上留一竅越
數日啟視猶生城中人以爲神強出之將以布裹其
面漆面爲無奉公聞而怪之舉其衆召婦至臺訊之
婦曰吾不食食久矣非人間所宜存者但掩埋可何
苦爲竟遣之不知所終余又記王公少治官刑部差
竣歸京未攜家往寓中臥室以蓆布地夜忽覺有物

客座贅語

卷三

三十二

壓其胸而身遂如在磨盤上旋轉如風眩運甚然心
了了強力簸頓之其物墮床下走蓆上窸窣有聲急
呼僮起逐之僮倉卒開門遂逸去此與劉公所遇正
同皆狐妖也

陳公善謹錄

司馬王公敞身短紗帽作高頂鞋着高底與用高扛
人呼爲三高先生
顧太僕居憂鬚髮盡白至服闋北上乃皆烏之人曰
鬚髮亦起復矣

陳鐸為指揮善詞曲又善謔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惟記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鞋化為鞋最善形容化為鞋更可笑也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其子取服項之煩燥而卒學正少與南太宰張公濠同舍因為志其墓其銘曰少學於學宮既官于學宮今也卒於學宮嗚呼夏公黃馮之主事為改數字少學於頭巾既官於頭巾今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君太宰聞之歎曰真油嘴也

容座贊語

卷三

三十三

南部考察刑部黜一郎中時陳留劉公忠為太宰人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馮之曰王願左右而言他時王考功韋願驗封璘為劉所信任故云

蔡承之見碑龜趺問周子庚曰此亦龍種有別名非龜也偶忘之周答曰名老蔡承之笑口問誤也大龜曰蔡

怪石

東坡先生黃州江岸細石第有溫瑩如玉或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又有一枚如虎豹者

有口鼻眼處而已余鄉王藩幕家有一大石子中具兜塵觀音像面目跏趺儼然如生衣袂亦復分曉又程別駕家南門外有石子累數百有白質五彩文或黑質素文中或現北斗七星或具山水草木狀或具鸚鵡眼或如桃絲竹根圓點數十斑駁如畫或赤如丹砂或碧如翡翠種種奇特不但如東坡志林所書矣石多出六合山中今盡為人掘取如前所記一枚直可錢數千

目靜齒動

容座贊語

卷三

三十四

余向偶病齒痛有人教以常漱且叩曰目病宜靜齒病宜動因讀志林記張文潛語曰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黃魯直語曰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目當如曹參之治齊治齒當如商鞅之治秦知此說其來久矣

評花

余嘗評牡丹花虞美人花菊花似紙花扶桑花似綉紗花芍藥花似絹花玉蘭花梔子花秋海棠花百合花玉簪花西番蓮花似通草花桂花蠟梅花似蠟花

蘭花似角花梅花似鮒魚鱗花而東坡先生志林與
王文甫評花言茶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杏花
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則既已先之矣

客座贅語卷三終

客座贅語

卷三

三五

客座贅語卷四目錄

筆墨研冠天下

瘞鶴銘

慶奴黃羅扇

異芝

娑羅樹

梁朝樂游苑流杯儀

湖卮口數

二月生子

莠民 二則

二無字碑

石頭城

三段石碑

鑄錢

斗十六度

綠蝴蝶

鬪魚

客座贅語

卷四目錄

女飾

陳南北獄

金陵古今鑄錢

太學生徒

五祀

畊臺贊觀

乘馬衣冠

桃符畫雞蒜頭五毒等儀

郊香

祈雨

北斗

唐潤州貢

出母嫁母服

生母服

孝慈錄 二則

大樂

官曆五字

楊元慎嘲

王符潛夫論

鑄鼎劔于蔣山

品石螺子石

李後主研山

鍾隱

陶縝菜

豨莶草

桂

河水成花

海陵王墓文

篆太學石經

愛愛

秋娘

小史見廬山夫人

金字心經大寶珠

徐十郎

張尚書

大捨記

客座贅語

卷四目錄

二

金陵寺塔記

古志搜訪

續修四庫全書

客座贅語卷四

遯園居士輯

保寧菴主批

筆墨研冠天下

澠水燕談記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研三物為天下之冠又言墨不直廷珪廷珪父超易水人與廷珪度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邽珪弟廷寬子承宴孫又用皆有聞江南善墨者又有朱

客座贅語

卷四

一

君德柴詢柴承務李文遠張遇陳贊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抽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宣府字或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宋仁廟嘗於宴賜近臣墨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為佳品又墨莊漫錄載宣政間佳墨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不知何許人又唐州桐柏山張浩製作精妙遂壓京都又河東解子誠又韓偉升所制久藏膠力皆不毛精采與新制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者又李格非破墨癖說

潘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
足避暑錄話言潘衡墨佳以墨得名尤用功可與九
華朱僅上下也又言墨工高慶和大觀中令取煤製
墨不計其直又言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瞻與
潘使其徒造者皆不黑

瘞鶴銘

周吉甫摹瘞鶴銘僅得十七字其後王瓚詩字遂無
載矣按墨莊漫錄云瓚刻一篇於銘之右方字畫
差小於銘而筆勢八法乃諸類或此銘是瓚書亦

客座贅語

卷四

十一

未可知顧氏銘攷獨不及此蓋李石續博物志謂書
板帖與此銘皆定爲陶隱居書耳瓚詩在宋已漫泐
其全篇云冬日與羣公泛舟北山江水初不凍今年
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挾衣載酒適我情興來
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
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
豁暫時況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
瓚銘字焦弱侯先生据茅山志定以爲顧況書

慶奴黃羅扇

江寧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官人慶奴云風
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
強垂烟態拂人頭扇宋時猶傳諸貴人家見春羞三
字新而警

異芝

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
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內通榦空皮質皆純白下
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
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周可五六寸圍繞周巾以罩柄

客座贅語

卷四

十二

上相遠不相着也其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
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耳

娑羅樹

今南中有娑羅樹榦直而多葉葉必七數一名曰七
葉樹初夏作花花挺出于枝上長數寸莖紫青色一
莖數十花花色白結實如栗西陽雜俎巴陵有寺僧
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之曰此娑羅
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此與今木不類天寶中安西
道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密有娑羅樹特爲奇

經不芟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媿於桃李近差官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梁朝樂游苑流杯儀

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人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

客座贅語

卷四

四

中庭設鍾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舊事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嘗讀六朝人曲水序詩觀此當日流杯故事宛然如見今之為此宴者少矣

湖冊口數

侯鯖錄載天下生齒之數止據宋會要戶數言耳今以後湖志載古今人口數參諸史冊禹九州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周成王時口千三百

客座贅語

卷四

五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口五
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東漢光武中元
二年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永壽三年
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晉平吳之
後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隋大業二
年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天寶十四
載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宋治平三年
口二千五十萬六千九百八十熙寧十年口三千八
十萬七千二百一十一紹聖元年口四千二百五十六
萬六千一百四十三元符三年口四千四百九十一
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大觀四年口四千六百七十三
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國朝洪武中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
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三弘治十五年戶九
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六千一百四十一
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二十一年戶九百九十七
萬二千二百二口六千二百五十三萬一百九十五
萬曆六年戶一千六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

千九百五十六。我朝數較前代獨多。然今之隱漏者實夥。總之冊籍雖具。漫難憑據。會典需休養既久。生齒漸繁。戶籍分合。及流移附屬。并脫漏不報者多。其數乃減於舊。此探本之論也。

二月生子

隋書蕭皇后傳。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家。後隋文帝為晉王。訪姻蕭氏歸。乃迎后歸。受聘為晉王妃焉。當時俗忌

客座贅語

卷四

六

如此。後漢張真傳。真州俗。子生于二月五月與父同生日。俱不舉。此俗久矣。至是相沿于江南也。

莠民 二則

十步之內必有惡草。百家之中必有莠民。其人或心志兇疏。或膂力剛彊。既不肯勤生力穡。以養身家。又不能搞項黃馘。而老牖下。於是恣其跳踉之性。逞其狙詐之謀。糾黨凌人。犯科扞罔。橫行市井。狎視官司。如向來有以所結之眾為綽號曰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者。又或以所執之器為綽號曰棒椎曰劈柴曰槁子者。賭博酣管。告訐打搶。問左言之。

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塵起。卽有尹賞之窖。奚度之推。怪焉而不知畏者眾矣。

又有一等既饒氣力。又具機謀。實報睡賊。名施信義。或帶財役貧。以奔走乎。旬貸或陽施陰設。以籠絡乎。奸貪。遇婚葬則工為營辦。以釣奇。有詞訟則代為打點。以罔利。甚則官府之徼胥猾吏。為之與援。閭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儈。甘作使令。花鴉梨姐。願供娛樂。報仇借客。而終不露身。設局騙財。而若非動手。有求必遂。無事不干。徒黨至數十百人。姓名聞

客座贅語

卷四

七

數千百里。如蠶之崔二。龔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蟥。而善政之蝨賊也。可亡禁與。

三無字碑

梅岡晉太傅謝安石墓碑。有石而無其辭。人呼為無字碑。前記言以安功德難為稱述。故立白碑。程史言牧牛亭秦氏之丘隴在焉。有移忠旌忠二寺。相去五里。檜墓前隧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同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為。今已矣。按此則金陵有三無字碑。

石頭城

程史言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於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甫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木上。雨花臺城中。秋豪不能遜。其說良是。第指古臺城所在。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

客座贅語

卷四

清凉寺而上。皆古石城。積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

三段石碑

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寶錄。吳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嚴。黃睿東觀餘論。曰。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若。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戚光續志云。象書獨

步漢末。況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面背濶。書各八行。兩傍狹。書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帝言。次曰天發神識。曰。識廣多。曰將軍禪將軍關內侯。曰詔遣中書郎。曰章。咸李楷賀。○吳寵建業丞許。等十二人。曰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曰文字炳眼。曰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此蓋列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東觀令時爲華嚴碑辭。

客座贅語

卷四

九

雖未易讀。大抵猶秦碑刻制。爾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正與此石類。

鑄錢

南都自開國。至嘉靖中。開局鑄錢。獨洪武宣德弘治嘉靖四種耳。正嘉中。民間用古錢。其後怪濫之極。至剪鐵葉錫片。爲爲之後。乃稍稍厭棄。而更用開元通寶錢。至今。上十年前。始用萬曆通寶錢。而與嘉靖隆慶制錢相兼行使。自後工部遂議就局鑄造矣。庚子辛丑間。又別造大廠。與寶源局並行。鼓鑄增多。至

百二十餘萬於是戶部與樞密院亦議並鑄久之京府亦別起鑄錢於常平倉矣所鑄之錢既多而行錢止於都城之內久則錢益多而其直反賤諸軍役匠作應受錢者咸不樂三七搭支又銅商以抽稅多故昂其直而部所給之銅價不可增則銅不時至於是乃減所增鑄鑪斥停鑄者各歸其家而私鑄之犯者衆矣向也未行廣鑄局中供役者不過世業舊工自廣鑄而召募多人於是撥砂看火醒眼錯邊之法人人具曉之身既不隸於官而無所牟利則往往私

客座贅語

卷四

十

鑄以市而其錢頗與官鑄者埒且又減其直以備於甲之買錢者而私錢乃盈地至官以法禁之小民以死抵突不可止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假人又曰利出于一孔者國無敵噫誠然哉

斗十六度

建業丹陽分埜屬揚州於天文入斗十六度蓋十二次度數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文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如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固言爲星紀而費直言

斗十六度又范蠡鬼谷先生張良之房張行譙周諸葛亮陳卓並云斗牽牛須女爲吳楚揚州與固所言微有不同而必以丹陽入斗十六度亦或有無定者矣按斗六星其狀似北斗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棧五星貫中日月正道爲丞相太宰之位宜褒進賢良稟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星盛明君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祿行

客座贅語

卷四

十一

綠蝴蝶

丙申秋初家僮捉得一蝴蝶大如掌翅作淺綠色嬌膩豔發晴如點漆兩眉純紫腹下白微帶淡紅前翅頭兩畫後翅末三圈俱燕支色又兩帶如燕尾拖於後疑爲橘蠹所化段公路北戶錄紀盧肇員外說一蚡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畫燕支色後翅爲燕尾分與予所見者大半相似

鬪魚

潘庚生亘史載宋文獻公云余客建業見有畜波斯

魚者俗訛為師婆魚其大如指。鬻具五采兩腮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鬪人以二缶畜之折藕葉覆水面伺以蚓若蠅及蚊伺魚吐泡葉時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缶合之各揚鬻相鼓視怒氣所乘體奉曲如弓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隼擊水聲汗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合如矢激弦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或負則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今閩中有此魚以夏而鬪秋則否

客座贅語

卷四

十一

女飾

今留都婦女之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於髮者或以金銀絲或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雲髻俗或曰假髻制始於漢晉之大手髻鄭玄之所謂假紒唐人之所謂義髻也以鐵絲織為圈外編以髮高視髻之半罩於髻而以簪縮之名曰鼓在漢曰翦釐茵疑類於周禮之所謂編也摘遺髮之美者縷束之雜髮中助縮為髻名曰頭髮詩之所謂髦也長槌而首圓式方雜爵

玉瑋若華者曰結子皆古之所謂笄也持髮或作雲形或作圓花形持於兩鬢古之所謂兩博髮也花鈿燕於髮鼓之下古之所謂鑲葭善也耳飾在婦人大曰環小曰耳塞在女曰墜古之所謂耳環也塞即古之所謂環也以小花貼於兩眉間曰眉間俏古謂之花子一曰其制自古之玄的龍點為之肪也飾於臂曰手鐲鐲也周禮鼓人以金鈿節鼓形如小鍾而今相沿用於此即古之所謂鈿又曰臂釵曰臂環曰

客座贅語

卷四

十一

條脫曰條遠曰跳脫者是也金玉追煉約於指間曰戒指又以金絲繞而箍之曰纏子即繁欽詩之所謂約指一雙銀也以金珠玉雜治為百物形上有山雲題若花題下長索貫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墜領或繫於裾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珮繫之行步聲璆然曰禁步皆古之所謂雜珮也古取其用今取其飾也金玉珠石為華爵長而列於髮傍曰釵古一謂之笄齊梁間始有花釵金釵之名而實始於漢前此未之有也其差小於釵者曰掠子或謂即古搔頭義

持髮疑有類於古之所謂導也親迎婦將登車以彩帔或錦幅覆其首至夫家行合巹禮始揭去之曰蓋頭古名曰幪北齊納后禮有所謂加幪去幪者此也

陳南北獄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果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惟重清議禁錮之制若耆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其嘗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

客座贅語

卷四

十四

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

金陵古今鑄錢

吳大帝赤烏元年鑄一當千錢一當五百錢

宋文帝元嘉七年鑄四銖錢

宋孝武帝建初一年鑄孝建錢一邊文為四銖

宋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時私鑄錢多無輪廓不輕者謂之符葉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

飛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絕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

梁武帝鑄五銖錢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

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五銖鐵錢

梁末又有兩柱錢

陳文帝天嘉五年鑄五銖錢

宣帝大建十一年鑄六銖錢

隋文帝于開皇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銖鑄

錢

唐高宗乾封二年詔天下鑄開元通寶錢

唐玄宗天寶一年詔揚州置十爐鑄開元通寶錢

南唐元宗保大元年鑄唐國通寶錢大唐通寶錢保

大元寶錢

客座贅語

卷四

十五

皇明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凡

五等一兩五錢三錢二錢一錢重各如之

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

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鑄宣德通寶錢

弘治十八年鑄弘治通寶錢

嘉靖八年二十一等年鑄嘉靖通寶錢國朝皆紀在南京鑄者

太學生徒

南大司成江夏郭公泰欲羅異材復具列於教條如

詩賦天文律算兵法各為一科其論甚偉因攷唐西

一曰國子監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有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與太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共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

客座贅語

卷四

十六

為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為之其州縣學生徒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郭公之意蓋本於此我朝國初太學之制猶有漢宋遺風自景泰以後納粟之例開而古法蕩然盡矣以考德講藝釋奠視學之地一變而為西園鴻都賣官鬻爵之區誰秉國成為斯作備可歎亦可恨也

五祀

留都人家以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竈錫餼糖果酒自土

大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古五祀之一也商制五祀一曰戶二曰竈三曰中雷四曰門五曰行天子與諸侯大夫同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雷主堂室居處行主道路也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嫡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雷竈或立戶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以春祭竈以夏祭門以秋祭井以冬祭中雷以六月祭其後人家祀

客座贅語

卷四

十七

山神門戶山即厲也然則今以士大夫止祀竈一不及其他與祭以冬盡皆與禮異

畊臺蠶觀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官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設御畊壇於中阡東陌北梁武帝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為蠶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今地皆不復

考

乘馬衣冠

唐景龍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衣冠左庶子劉知幾進議非之內云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撥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褒衣博帶大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

客座贅語

卷四

十八

鏘奕奕儻馬有驚逸人從顛隊遂使遺屨不收桂驂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乘馬衣冠宜從廢改皇太子付外施行且著為式今留都百官送表朝服乘馬陰雨時甚慄慄有詒及舊典者檢此答之

桃符畫雞蒜頭五毒等儀

歲除歲旦秣陵人家門上插松柏枝芝蔴楷冬青樹葉大門換新桃符貴家房門左右貼畫雄雞此亦有所自起按魏晉制每歲朝設葦菱桃梗磔鷄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自夏后氏以葦菱商人以螺首

厚人以桃為梗漢兼用三代之儀以葦菱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儼止惡氣後漢又以朱索連葦葉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魏晉乃雜用於歲旦今人家五月五日庭懸道士硃符人戴玳五色絨綫符牌門戶以縷系獨蒜及以綵帛通草製五毒蟲虎蛇蠍龜鼈蜈蚣蟠綴於大艾葉上懸於門又以桃核刻作人物珮之蓋用漢五月五日之遺法也

郊香

客座贅語

卷四

十九

梁武帝制南郊明堂用沉香取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又祈雨之祀朱異議止從坎瘞停用柴燎曰以火祈水于事非宜

祈雨

都中祈雨小兒扛香亭沿街市額呼龍王見路人持傘者擊而碎之或曰此何始也予曰魏孝成定雩祭儀自斷屠諸舊典外有百官斷傘扇一條開元禮因著斷扇之文此其絲也又道人登壇祈禱用婦人或母乃為禱與予曰以陰求陰董廣川有是言矣羅

史論雩祭宜用女巫意蓋本此漢武帝祈雨儀用子女巫丈夫遂至不許入市道士之用婦人亦自有義未可盡非之也

北斗

偶友人言北斗第四星不明主天下官無權此與古占異北斗七星一至四為鬼五至七為杓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闔陽七曰搖光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闔陽為律搖光為星石氏之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

客座贅語

卷四

二十

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三曰公星主禍害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劫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張衡云若天子不恭宗廟不敬鬼神則第一星不明或變色若廣管官室妄鑿山陵則第二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愛百姓驟興征役則第三星不明或變色若發號施令不順四時不明天道

則第四星不明或變色若廢正樂務淫聲則第五星不明或變色若不勸農桑不務稼穡峻法濫刑退賢傷政則第六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撫四方不安夷夏則第七星不明或變色又弼星附乎闔陽所以助斗成功也七收星明則國昌不明國殃斗旁欲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人恐弼星明而斗不明臣疆主弱斗明弼不明主疆臣弱也天下官奉上行令安得有權主疆臣弱其占自明友人之言未足據也

唐潤州貢

客座贅語

卷四

二十

唐貢賦金陵曰潤州調火麻貢方碁水波綾今吳綾以松江為上杭次之而考唐貢綾多州亦多品如僊滑二州方紋綾豫州鵝鵝綾雙絲綾兖州鏡花綾青州仙紋綾定州兩窠綾幽州范陽綾定州綾荊州方縠紋綾隨州綾澧州龜子綾閬州重蓮綾越州吳綾梓州遂州樗蒲綾或以地或以花樣多在西北而其紬貢則汝陝頰徐定洛博魏恒壁巴蓬通忠渠簡等十六州紗則相州羅則益蜀二州單絲羅恒州春羅孔雀等羅其紵布之類則勝銀等州女稽布齊州絲

江水貴布海州楚布隰石二州胡女布邢州絲布
魏州交梭穀子鄧利果等州絲布鄧復開等州白紵
歸州紵麻布洋州白交梭涪州連頭布渝峽隨等
州葛襄州白穀白紵巾巴州苧干布房州紵涼州氍
布揚州細紵廬州交梭熟絲布申光二州稀絳楚州
孔雀布和州紵練滁沔二州麻貴布蘄舒二州白紵
布黃州紵貴布安州青紵布壽州葛布常州紫綸巾
蘇州紅綸布杭越二州白編賸越二州交梭建州花
練洪撫江潭永五州葛朗州紵練常湖歙宣虔吉袁

客座贅語

卷四

二十一

岳道等州白紵布宣州綺南州班布彭州交梭漢州
紵布彌牟布綿州雙紵戎普瀘等州葛印建雋等州
絲布連州細布振州班布端州蕉布福州安南及潮
州蕉韶州竹布絹則唐在有所之不具載今海內土
產比唐相懸第葛之所出不甚遠以地所生就而織
紵故耳紵帛之細者致帛也或謂之綺羅帛之美者
紵帛屬白而細疏者行俗作苧今謂段曰紵或劣言
輕細者交梭亦布類以其功名之

出母嫁母服

聖中有喪出母者或疑其亡服引子思之言曰為伋
也妻則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則不為白也母孔氏
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然孔鯉之妻鯉卒而嫁於
衛檀弓曰子思之母死祁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
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石苞問淳于睿
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為嫁
與出不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
君為詳正睿引子思之義為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

客座贅語

卷四

二十一

母明矣宋景祐二年禮官宋祁言前祠部員外郎集
賢校理郭積幼孤母邊更嫁有子積無伯叔兄弟獨
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積解官行喪按五服制度
勅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
母其左方注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無服詔
議之御史劉夔曰按天聖六年勅開元五服制度開
寶正禮并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言不異然假寧
令諸喪斬衰三年并解官齊衰杖期及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若庶子為後為其母亦解官中心喪母出及

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為生已者律疏云心喪者為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月內為心喪載詳格令子為嫁母雖為父後者不服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今龍圖學士王傳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為出嫁母解官行喪者使生為母子沒同路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文逮乎天寶降勅俾終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晉袁準謂禮為人後猶服嫁母據外祖

客座贅語

卷四

三十四

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釋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衰譙周曰非父所絕為之服周可也積之行服是不為過詔兩制御史臺禮院再議曰按儀禮父卒繼母嫁為之服期謂非生已者故父卒改嫁降不為已母唐上元元年勅父在為母尚許服三年今母嫁是父終得申本服唐紹議曰為父後者為嫁母杖周不為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寶六載勅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其嫁母亡宜終三年又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

齊衰杖期為父後者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聖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報之母子無絕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及為祖後祖在為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侍講學士馮元言儀禮禮記正義古之正禮開寶通禮五服年月勅國朝見行典制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服三年又引劉智釋義雖為父後猶為出母嫁母齊衰卒哭乃除蓋天寶之制言諸子為出母嫁母故云並終

客座贅語

卷四

三十五

服三年劉智言為父後者為出母嫁母故云猶為齊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固無疑也況天聖五服年月勅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降杖朞則天寶之制已不可行及但言母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即不言解官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式若俯同諸子杖朞又於條制相戾請凡子為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義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喪則與儀禮禮記正義通典通禮五服年月勅為父後為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遠如

謂子非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勅降服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內爲心喪其義一也郭積應得子爲父後之條緣其解役行服已過期年難於追改後當依此施行詔自今並聽解官以申心喪

生母服

子爲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編修冊府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

客座贅語

卷四

三六

母尚在望免持服禮官言按周制庶子在母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爲慈母且猶三年況親所生乎嫡母雖尊然厭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降支子也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後嫡母吳郡公主薨葬畢令攝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若特有奪情之命

望不以追出爲名自今有類此者亦請不稱起復

孝慈錄 三則

前代服制未有定式我聖祖謂其君牽制文義優游不斷於是作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大哉王言自是人子得申其罔極之情而從來短喪之謬論與拘儒之曲說可廢而不談矣服制圖子爲繼母爲慈母爲養母皆斬衰三年爲嫁母出母爲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皆齊衰杖期爲繼父同居兩

客座贅語

卷四

三七

無大功之親者服齊衰不杖期爲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爲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皆齊衰三月於是以恩服以義服以名服三者曲到周盡無毫髮遺憾於人心此所以明天倫正人紀順人情爲萬世不易之經也出母嫁母雖均稱義絕而實固不同有出當其舉者有出不當其舉者有出而改適它人者有出而終不他適者嫁母有父卒而自願改適者有爲父母舅姑所迫而不得自由者又有爲五服無依饑寒困飢不

已而適人者。程子雖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制律者不立服滿改嫁之條。蓋聖人曲體人情。固難盡以共姜柏舟之事望之。人人也。人子不幸而處此。其不敢忘父而惟母是徇。固禮之正。若忘其懷抱乳哺之恩。遂等於路人。掉臂不顧。視生身之人。曾乳母養母之不若。且也。同樊尚服。總麻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尚無相杵巷歌。乃於出母嫁母之死。而不為解官持喪。是又視母在朋友鄰里下矣。此豈復有人心者哉。生則致愛。死則致哀。不敢違父命。亦不敢傷

客座贅語

卷四

三六

母情如是而已矣。如齊之章子。坐視其母葬馬棧之下。臨以君命而不肯改。余終不忍以其行為得中。趙守城。嵇紹之絕裾。終不若徐庶方寸亂矣。之言。亡媿於人子也。如以此言為不明大義。則或有嫡母所子而遂不肯認其生母者。有為異姓人後而不為本生行服者。亦可以其知大義而稱為孝子乎哉。或又問余曰。出母而真犯七出之條。於父為有辜矣。大義滅親。其理自正。乃子公然奉其出母。知母而不

知父。所謂禽獸者也。何居曰。出母之有辜。不待言矣。然母出矣。子晏然忘其母之被出。而擁妻子甘奉養。忍乎哉。凱風之母之不安其室也。七子以我無令人。自怨自懟。若無所容者。何況於出。有人於此。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戚之也。於兄且然。何況母也。口假令出母死。而父在。父不聽子之服。即解官申心喪。且跡於重傷父之志也。則奈何。曰。凡吾所為。甚出母之子者。謂夫莫之禁而不為者也。然使孝子處此。即父之命不可違。母之辜無可道。而委曲周

客座贅語

卷四

三九

旋。必有不忍。恣然遂等於塗人者矣。曰。如子之言。於母得矣。父則如何。曰。各盡其道。並行而不相悖而已矣。子之事母也。猶其事父也。其事父猶父之事其祖也。不幸而母之得辜於其父。猶不幸而父之得辜於其祖也。則贖得辜於靈公。廢而逐之也。則可。輒以父之得辜於祖。遂禰祖而拒其父。則不可。然則父固可以夫而絕其妻子。安可遂以子而絕其母乎哉。妃匹之際。義絕則離。是子之所不能得於父者也。母子之愛死而後已。是父之所不能得於子者也。極而言之。

之變所以權於禮與情之中者其當必有道矣

大樂

余兩典南雍三奉丁祭見所奏樂舞頗詳諸器實無有不奏者俗言琴瑟之類皆徒設殊不然也第所奏音律多弗克諧時人子弟庸妄羽流實不曉鍾呂爲何物因憶宋姜夔大樂議言大樂之弊考擊失宜消

客座贅語

卷四

三十

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校之今日如持左券國朝樂學最爲失傳端冕而聽恐卧宜矣

官曆五字

人問官曆中每日下注有伐字制字義字專字寶字何說也余曰京房易傳有之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

魂歸魂爲鬼易八卦鬼爲擊父擊即財爲制父天地爲義父天地即福德爲寶父福德即同氣爲專父同氣即曆之取用其源在此

楊元慎嘲

梁沈慶之使魏楊元慎嘲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爲飯若飲作漿呷啜鱗羹啖啣蟹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又曰網魚灑蟹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拈拾雞頭蛙羹蚌臙以爲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

客座贅語

卷四

三十一

遊遊隨波遡浪唵喞沈浮白紵起舞楊波發謳當時南北分疆互相詆譏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自隋世混一之後南之絲帛米粟服食天下中土且隨風而靡古今之異宜如此

王符潛夫論

潛夫論浮侈篇云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箛中女布細紋綺縠水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題金銀錯鏤聲鹿履烏文組綵襪驕奢僭主

轉相誇詫箕子所嘆今在僕妾近日留都風尚往往如此奢借之俗在閭左富戶甚于搢紳誦此論之言可為太息

鑄鼎劍於蔣山

吳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曆數八分書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齊高祖諱道成於齊中池內見龍圖驚音遂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真書四足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

客座贅語

卷四

三十三

曰大通真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見梁虞荔鼎錄宋後廢帝昱以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永昌篆書見陶弘景刀劍錄

品石螺子石

宋山陰雲林杜綰石譜有品石建康府有石三塊頗雄偉有岩洞嶮怪色稍蒼翠遍產竹木茂鬱可觀石罅中有六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又有螺子石

江寧府江水中。有碎石。謂之螺子。凡有五色。大抵全如六合縣靈居岩及他處所產瑪瑙。無異紋理。縈繞石面。望之。透明可喜。

李後主研山

李後主常寶一研山。徑長尺餘。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別引兩坡。陀而中鑿為研。及國破。研流在士人家。為米元章所得。後米歸丹陽。與蘇氏易甘露寺。並江地。地多古木。蓋晉唐人故居。米起菴名曰海岳。研歸蘇氏。不幾月。索入禁中。後又在台州戴家。

客座贅語

卷四

三十三

鍾隱

海岳畫史云。鍾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居。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與於文房物也。元章直以鍾隱為李後主。如此。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花竹翎毛門神品二人。一曰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恬。不嬰俗事。好肥遯。自處嘗卜居閒曠。結茅屋。以養恬和之氣。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像。必致。

瘧絕尤喜畫鶴子白頭翁鴉烏班鳩皆有生態尤長
草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爲南唐李煜所有煜親
筆題署及以僞璽印之鍾隱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
遂沒其人邪

陶縝菜

鄧椿畫繼載陶縝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題所畫菜示
德逢詩所作花菓精緻可玩周公謹烟雲過眼錄言
鎮江張萬戶所藏陶縝菜諸色凡二十種上題金陵
陶縝筆縝乃金陵人也

客座贅語

卷四

三五

豨薟草

豨薟草治風濕如神里中人所習知也至其能補元
氣彊筋骨長眉髮烏髭鬚聰明耳目則醫亦有未知
者得酒良九月九日採者佳張忠定公詠進御表云
金陵銀線素根紫萋誰知至賤之中乃伏殊常之品
臣服百劑耳目聰明漸服滿千鬚髮再黑羅守一墜
馬中風不語十服卽痊僧知嚴七十口眼喎斜十服
亦愈其功效如此

桂

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錯令
以桂屑布磚縫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
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

河冰成花

萬曆丁未冬秦淮河儒學貢院之前冰成花卉其枝
葉瓣朵無一不具時以爲荆見之異然前記已多有
之西陽雜俎言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夢
溪筆談言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
林木又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

客座贅語

卷四

三五

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
如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
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又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天聖
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

海陵王墓銘文

沈中在金陵有養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
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
如鍾繇極可愛銘曰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
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

嗣德方衰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驟載獵
高闢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屐言觀帝則
正位恭已臨朝淵嘿虔思寶緯負荷非克敬順天人
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蘇夕儼保挽晨鏘
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其夜何長

篆太學石經

胡恢金陵人博物彊記善篆隸或否人物坐法失官
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
恢獻詩自達有聯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

客座贅語

卷四

三七

人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
推官而卒篆石經是一大典故而前記多不書

愛愛

宋愛愛錢塘倡家女姿體纖素豔發不類人間人泛
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避
於京師後逞為父捕歸愛愛即閉戶蔬素三年念逞
之勤感疾而死蘇子美為作愛愛集紀其事

秋娘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為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為

詩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有花堪
折君須折莫待花殘空折枝錡反被籍入宮後隨皇
子漳王王有罪廢秋娘放歸故里杜牧之樊川集云
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五言長篇五十六韻
語多奇麗

小史見廬山夫人

建康小史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
見女欣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廬
山兮鬱嗟峨晞陽風兮排紫霞欣良運兮暢雲柯升

客座贅語

卷四

三七

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見祖台志怪

金字心經大寶珠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官人喬氏喬氏後
入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
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官人喬氏云云字整
潔而詞甚悽惋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
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
金陵守王君玉所得王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
子儀家

小說代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下閉目云
烟氣易以蠟炬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
嘗點燭邪曰宮中本問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
室如日中右俱見王銍默記

徐十郎茶肆

徐常侍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
號徐十郎有鉉錯誥勅甚多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
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
如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光祿存其階官也人第知金

客座贅語

卷四

三六

陵近日始有茶坊不知宋時已有之矣

張尚書

靖難兵渡江後吏部尚書張公統自經於部之後堂
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
而未備者今第言侍中黃公觀夫人二女與臧獲俱
投通濟橋死而無有言張公者大都靖難死事之家
不獨妻妾子女即奴僕以義死其主者不可勝數昔
人有言自歸附勸進外人人皆苟息豫讓矣嗚呼
國初作人之化如此哉

大捨記

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謝吳撰有皇帝菩薩大捨記
又嚴嵩亦有梁皇大捨記

金陵寺塔記

祠部郎葛公所著金陵梵刹志四十餘卷一特大小
寺院亡不詳載大都據見在者詳其建置之始末元
宋以前微不能舉文獻無徵固宜爾也因攷唐僧清
澈著金陵寺塔記三十六卷又唐僧靈備著攝山棲
霞寺記一卷二書皆亡第名載於史志耳此書若存

客座贅語

卷四

三九

六帝之都四百八十寺之盛必更有可攷據者山川
不改遺蹟莫稽余嘗過太岡寺睹其彫落為詩弔之
落句可憐佛土還成壞況復人間羅綺場寺在昭代
猶爾又何論千百年而上者哉

古志搜訪

嘗謂地方文獻士大夫宜留意搜訪至前代圖籍尤
當甄錄卽斷編缺簡亦當以殘珪碎璧視之金陵古
稱都輦乃自國朝以上紀載何寥寥也僅有金陵
新志一書南雍舊板尚在然訛闕過半亦復無他本

可備校補者景定建康志聞禮部舊有藏本近亦不知存亡余念此但見往記有金陵者輒紀載其名爲搜訪之地二卷中曾紀古志近又攷得數種具疏如左周處風土記三卷梁元帝丹陽尹傳十卷應詹江南故事三卷徐鉉等吳錄二十卷不知名南唐書十五卷不知名江南志二十卷十五卷者疑是唐徐鉉等撰王顯南唐烈祖開基志十卷徐鉉湯悅江南錄十卷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卷龍袞江南野史二十卷不知名江南餘載二卷錢惟演金陵遺事三卷不知名金陵叛盟

客座贅語 卷四 四十

記十卷王豹金陵樞要一卷曾洵句曲山記七卷張情茅山記一卷不知名茅山新記一卷張隱龍三茅山記一卷恐即張情朱存金陵覽古詩二卷袁陟金陵訪古詩一卷吳操蔣子文傳一卷不知名南朝宮苑記一卷其鄭文寶南唐近事江表志近已有板行者二書所載大概多同

客座贅語卷四終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

- 禮樂羣英像 歌章色
- 查八十琵琶 苦竹君
- 前記異聞 一百則 三藏塔
- 長干塔 長干寺金像
- 長干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 金陵古城 凹凸畫
- 金陵南唐書手 趙母授經
- 古碑刻 園中長短句

客座贅語 卷五目錄

- 金陵諸園記 古園
- 三宜恤 鼠拖卷
- 許王二公雅量 少冶公注杜詩
- 南京太廟祀典 上陵
- 注錄司官 葛雲蒸
- 園子生中式額數 登第有定命
- 李祺 建業風俗記
- 蠟 燕子磯江中龍
- 冊庫鎖匙 銅儀龍

一第 126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 反文內

客座贅語卷五

遊園居士輯
竹渡腐儒批

禮樂羣英像

宋嘉定五年黃度作晉元帝新廟於石頭東兩廡設禮樂羣英三十六人像葉適爲之記按三十六人爲王公導字茂弘謝公安字安石劉公琨字越石祖公逃字士雅顧公榮字彥先賀公循字彥先紀公瞻字思遠鄧公攸字伯道周公訪字士達應公詹字思遠

客座贅語

卷五

戴公淵字若思周公顛字伯仁司馬公承字敬木卞公壺字望之郝公鑒字道徽陶公侃字士行溫公嶠字太真庾公亮字元規劉公超字世瑜鍾公雅字彥冑桓公彝字茂倫陸公曄字士光孔公瑜字敬康孔公坦字君平何公充字次道蔡公謨字道明顏公舍字弘都孫公綽字興公王公羲之字逸少王公述字懷祖王公彪之字叔虎王公坦之字文度桓公冲字幼子謝公石字石奴謝公玄字幼度陶公潛字元亮

歌章色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終

客座贅語

卷五目錄

二

教坊頓仁曾於正德中隨駕至北京工於音律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於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皆不誤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呂蒙正內紅粧豔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琴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何柘湖嘗令仁以伯喈一二曲教絃索仁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

各座贅語

卷五

二

人律況絃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花和大和鈔絃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有板矣其可率意為之哉

查八十琵琶

王亮卿徽州人能詩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卽四絃俱絕須攜我車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

院楊家楊家世以琵琶鳴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替姬最知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女子扶掖而出問查來歷查云我正陽鍾秀之弟子也姬舊與秀之相與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苦竹君

友人張玄度名振英雋才也為諸生有聲神鮮標令飄然人外家四壁而書室內左圖右史焚香掃地秩如也研摩筆格楚楚皆有致窻下雜植花卉杞菊倚

各座贅語

卷五

三

而嘯咏自謂不減古人興發輒復豪舉高歌一引數十觴不倦詩多豁刻好林和靖孫太初之為人每慕而效之字法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得其遺佚後以瀆成疾而卒聞於隙地種竹數十竿因號苦竹君蓋以張廌自況也嘗與余唱和見余修襖閣稿標其佳句賞咏之至今猶感其意余嘗箴君韶年而詩好作苦語乃未四十而沒豈其兆邪遺墨猶存而清音靡嗣

前記異聞

一百則以皆金陵之事故存之

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孫皓天紀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黃狗家又有黃菜

生吳平家按圖以為瑞封狗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

銀印青綬

晉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豹盤及為羗煮豹炙

王曇首家世居馬糞里世號馬糞諸王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橙至家開視有虫

如蟬五色後雨足各綴一五銖錢

王僧辨嘗為荆南得橘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客座贅語

卷五

四

宋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

宋世納后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用白雁白羊各

一頭酒米各十二斛納徵諸物外有虎皮二枚泰始

中又議加豹熊羆皮各二枚

宋齊間扶南等國獻赤白鸚鵡者凡四五又有青蟲

不知何物

泰始二年六年獻四眼龜六眼龜八眼龜

宋孝武大明三年廣州獻三角水牛七年永平郡獻

三角羊

宋元嘉中有嘉禾一莖九穗

宋元嘉中華林園中荷花二花一帶者凡六七見

王獻之嘗寫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八分

王濬伐吳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

盛自古莫比

晉元帝大興初有女人陰在腹上當齊下性淫而不

產義熙中豫章人有兩陽道重累而生

十壺死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見壺髮髮蒼白面色

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

客座贅語

卷五

五

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掖者常數人民間謠曰

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荅曰

點則飛去人以爲虛誕因請點之頃刻震霆二龍乘

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

宋元嘉中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髮直向上

謂之飛天紒

梁武帝酷好佛法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

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翦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勅云期畢便申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為薪木自然
有法大德三字

齊王與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躉生又以
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宋明帝嗜鯁鯪以蜜漬之一頓食數盃鯁鯪乃烏賊
魚腸也又噉肥猪肉至二百餅

宋元嘉中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
彌年又明帝初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客座贅語 卷五

六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
攢心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啟
梁武帝於鍾山造一佛像長一丈七尺每量輒餘二
尺逾量之至二丈七尺而望之高大如初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裕斬之於建康市百里之內
草皆焦而死唐小說載泓遜去得仙與衡山僧語

顏含兄歲服藥過多遂死已而復生終歲偃臥有須
以夢托之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超死日
為作誄者四千餘人

周興嗣為梁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
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
視之心如拘燥泥此出齊書異志與劉
賓客嘉話不同

宋前廢帝母太后病危篤呼之不肯往曰病人間多
鬼可畏那可往

東昏為潘妃造殿未施梁桶便於地畫之但求宏麗
不知精密工匠自夜迨曉猶不副速剔取諸寺佛殿

客座贅語 卷五

七

藻井僊人騎獸以充足之山石皆塗以采色當暑種
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

梁元帝徐妃無寵帝眇一目帝問至妃許妃預作半
面粧待之

東昏因潘妃所生女百日而亡身服斬衰蔬膳積旬
左右直長奄豎王寶孫諸人共管有羞云為天子解
菜

東昏於閔武堂置市賣酒潘妃為市令東昏小有過
失妃輒笞決之因勅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實中

八

鬱林王侍祖武帝疾比危篤私與妃何氏書中央

大喜字又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明帝多已嘗以駟字似禍字勅改為馬邊馱

永前廢帝為山陰公主立而首左右三十人

宋鬱林王即位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鬱林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刮破碎之以為笑樂

客座贅語

卷五

八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為犬子

東昏永元元年七月淮水變赤如血

永元三年七月龍鬪於建康淮水激五里

齊明帝崩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

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置射雉塲二百十六處

東昏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白虎幢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倦

東昏每出不欲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縣幔為

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

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

東昏侯潘妃琥珀釧直一百七十萬

梁臨川王寵姬江無畏寶屨直千萬

東昏於諸樓閣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按前此有漢

廣川王海陽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

妹飲令仰視畫及它罪廢

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帝兩幸同泰寺捨身為奴羣

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陳高祖亦

客座贅語

卷五

九

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梁武末年都下用錢每陌皆除其九元帝江陵每陌

又除六文時以為陽九百六之占

大建十四年陳後主即位江水色赤如血

隋文帝問監者陳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

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宋吳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

入宮明帝用為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官

書學呼為韓公

沈約宋書樂志凡歌字皆作哥字

晉納后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家稱糞土臣某頓首稽首再拜以荅又宋時刺史二千石拜詔書除辭關板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

梁武帝丁貴人生有赤痣在左臂又體多疣子及帝鎮樊城納之並失所在

元帝徐妃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梳為詩相贈答

陳宣武章后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客座贅語 卷五 十

功之服則一爪先拆宣帝柳后身長七尺二寸手垂

過膝後主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

宋文帝即位後皇后生元凶劭自前代惟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劭二人而已

宋前廢帝號明帝為豬王建安王休仁為殺王山陽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禕為驢王

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宋明帝甚諱之江謚常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宋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

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

宋孝武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

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徐聿之為元凶所害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及地者亡葬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

鹽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晉納后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客座贅語 卷五 十一

四時厚八分以應八節皆真書后家答蠶脚書之魏太武攻盱眙臧質為將軍北救太武就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

王融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

王偃尚宋武帝女吳興公主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閣詬主乃免

何澗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歌曲即楊叛兒一作楊婆兒

齊高帝好水引餅何偃嘗供上焉

東昏潘玉兒有國色齊亡軍主田安啟梁武帝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既見縊紫美如生與出尉吏俱行非禮陳後主官娃七寶束帶至宋猶在潤州蘇氏家

沈約腰有紫痣徐陵目有青精

江泌衣敝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饑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

張嘉貞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

澤此出尚書故實又宿客嘉話作劉夢得

客座贅語

卷五

十二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唐猶在

南唐烈祖稅嚴嘗旱伶人申漸高侍側祖曰聞四郊

乃多雨漸高遽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元宗母宋太后一日失去不知所在數日後訪得之在方山寶華宮

後主佞佛禮拜額生疣贅行坐手常結印爲僧寺手削厠籌於面上試之

韓熙載家多妓樂後主密令願閣中就其會客時寫

之爲韓熙載夜宴圖圖中有賓客調其姬人者烟雲過眼錄又有周文矩圖此事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鍾城人盡驚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南唐元宗溧水桑樹中生一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左跪衣襖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漢成帝永始元年河南街郵樛樹生枝如人哀帝建平三年汝南有樹生枝如人靈帝熹平中亦兩見

客座贅語

卷五

十三

烈祖受禪舊唐有某御厨者來金陵於是宴設有中朝承平遺風長食有鷺鷥餅天喜餅馳蹄餽春分餽蜜雲餅鑄糴炙瓏璵餽紅頭簽五色餽餽子母餽餽馮權給使元宗於太子宫元宗常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中賜權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

南唐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自荷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百千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

盧郢姊為徐鉉婦。鉉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為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易一字。鉉服其工。

後主大周后創為高善織裳及首翹鬢，衆之。敕人皆效之。

孫思一名晟，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皆起。

後主大周后元宗嘗因其上壽，賜以燒槽琵琶。后將

琴座贊語 卷五

十四

卒，以此并玉臂釧留別後主。後主以后生平所愛金屑檀槽琵琶附葬。

後主為小周后於花間作亭，窮極雕鏤，而狹迫僅容二人，與后同處其中。

後主時僧尼犯淫者有司請追還俗。後主曰：「僧尼犯淫，使其冠笄，乃是遂其所欲，姑令禮佛自懺。」

沈存中曾於建康見發六朝墓，得玉臂釵兩頭，施宛轉，可以屈伸，令圓僅於元縫為九龍繞之，功侔鬼神。王荆公乘驢入鍾山，時與路傍村媪語，一日媪以麻

綫數縷，詒荆公曰：「煩相公歸與相婆。」秦檜當國有執政出守建康，為諂媚，每發書必寫百幅，擇而用之。

三藏塔

余嘗至大報恩寺，登三藏殿後塔，有小塔，云是唐玄奘葬處。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以何因緣復過江表？乃攷晉隆安中，延致鳩摩羅什，施寺賜額法王，尊為三藏國師，寺名白塔。後并入報恩，疑此是三藏舊塔。院誤認為唐之玄奘，頃檢金陵新志云：白塔

琴座贊語

卷五

十五

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徧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宋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名白塔，於是始灼然知為唐之三藏。惜所謂塔記無從可攷。梵刹志亦兩存其說而未詳，且既云石塔，唐時建，又云宋天禧寺僧可政云云，恐誤。

長干塔

長干寺舊有阿育王塔，梁大同三年高祖改造，出舊塔下舍利及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屈，為蠡形。始吳時有尼居此地，為小精舍。

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中宗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煖，不敢便殯。經七日，吏蘇說云：有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則不復地獄，因此出家，遊行禮塔。至汴陽，未知塔處。

客座贊語

卷五

其六

乃登越城，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見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眾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銀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建一層塔。十六年，沙門僧尚加爲三層，即梁高祖所開者也。至南唐時，廢寺爲宮，廢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進併感。悉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即其表見之地，建塔賜名。咸舍利塔。天禧元年，改名天禧寺。元至順初，賜名。

修塔塔完之日，天花如雨，祥光如練，滿空者數日。國朝永樂中，即其地重建大報恩寺，塔高九層，純用琉璃爲之。其工麗甲古今，佛刹矣。第不知塔中舍利，仍是阿育王塔中所函否。舊曾以問寺僧，無能詳者。

長干寺金像

實錄：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令人於光處掇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跌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乃令御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

客座贊語

卷五

其七

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響，經一載，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跌浮水上，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投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會焉。歷三十年，光跌始具。隋文帝徙入長安。

長干

金陵新志：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壠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官寺。

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是時瓦官寺在淮水南城外不與長干隔而今日賽工橋西即是江水流處其後洲渚漸生江去長干遂遠而楊吳築城圍淮水於內瓦官遂在城中城之外別開今壕而長干隔遠不相屬矣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外舅少冶公嘗手批李于鱗集唯七言律耳言其詩律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新起富翁局體止是華俊精緻若杜工部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具足即陳客座贅語

卷五 十八

金陵古城

曩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倉猝對以東晉所築今有五城渡是後讀前志知唐韓滉又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是有二

五城矣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蠡所築在長干里俗呼為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因之臺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即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

客座贅語 卷五 十九

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城即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冶城東則運瀆俱在今下街口西等處冶城即在今之朝天宮也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鄉金城吳築後主寶鼎元年置亦在上元金陵鄉秣陵城在小長干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冶城東蔣州城隋置於石城檀城在清風鄉謝玄別墅宋屬檀道濟故名白下城在江乘之白石壘靖安鎮唐罷金陵縣築此城因名貞觀七年廢東宮城宋元嘉中修永安宮為東宮城在臺城東門外金陵府城隋大業六

年置湖熟城古縣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人於此在今湖熟鎮白馬城在江寧縣三十里梁同夏縣城在上元縣長樂鄉臨沂城晉僑置在今上元之白常村懷德縣城晉置後改曰費縣在古宮城西北耆闍寺西今鼓樓之西是其地

凹凸畫

歐邏巴國人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今世無解此者建康寶錄言一乘寺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如凹凸就視即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乃知古來西域自有此畫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不博也

金陵南唐畫手

金陵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宣畫花竹翎毛爲近歲之冠既老筆尤奇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

客座贅語

卷五

二十

南莊最爲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此圖畫見聞志所紀在金陵新志撫遺卷中南唐又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不之載

趙母授經

宋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惟講說儒碩登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發與義咸出意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訓曰無飾虛以沽名無事佞以奉上處內在畫禮居外在活民見石徂徠賢惠錄按此母亦曹大家宋宣文之流亞也而乃堙滅不甚著稱豈非詞采不彰不獲與李易安朱淑真輩揚芬藝苑惜哉

古碑刻

金陵六代文獻之淵藪自唐歷五季宋元名人魁士代不乏賢金石之章固當不可勝記乃今余所目見僅吳天璽碑重刻嶧山碑攝山江總持碑唐高正臣

客座贅語

卷五

二十一

書碑祈澤寺宋紹興碑耳改革之際為人焚毀橋基柱礎何但魏經礪角磨刀寧唯漢寢以不刊之遺貫與寒烟野草共銷滅於三山二水之間固有識者之深悲而無名公所竊笑也藏晉叔恒言六朝碑版街心巨石皆是雖係謔言實有斯理暇日尋檢舊志擇其文字之尤宜存者志之為慕古者動遐想焉

南岳碑七十七字 淇尚書門人重勒在臨淮侯園中

秦始皇帝東遊頌德碑

秦泰山碑

客座贅語

卷五

三

秦嶧山碑 二碑在府學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天璽碑 華靈作皇象書墳事又定為蘇建今在府學尊經閣下

攝山棲霞寺碑 梁元帝作

鍾山飛流寺碑銘 梁元帝作

晉元帝廟碑 宋葉適撰

開善寺碑銘 梁王筠作

卞公忠烈廟碑 宋胡銓撰

長干寺衆食碑 陳徐陵撰

維摩居士像碑 晉顧長康畫重刻在元戒壇寺蘇魏公有像記見金陵新志

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 唐元黃之文

王羲之蘭亭記 留守晁謙之以家本刻于紬書閣三

齊海陵王墓誌 宋謝朓撰并書

棲霞寺新路記 徐陵作

梁同善寺法師碑 蕭摯書

梁忠武王碑 徐勉造貝義淵書在上元縣黃城村

梁康王碑 劉孝綽文貝義淵書上元清風鄉甘家巷

陳景陽官井闌刻銘 一作隋開皇中分書或云煬帝所作一唐開元中江寧丞王震分

客座贅語

卷五

三

書一太和 中篆書

攝山棲霞寺碑文并銘 江總持撰京兆韋蒲書今重刻存

大莊嚴寺碑 梁江總撰

顏氏大宗碑 二碑顏真卿書在上元金陵鄉乾道中移入府學其碑座尚存故地猶名顏碑

顏魯公放生池碑

唐明徵君碑 高宗御製侍相王書高正臣書王知微篆額今存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梁元帝作

草堂寺約法師碑 梁王筠作

佛窟寺碑 孫思撰在牛首

蔣莊武帝廟碑 徐鉉文

方山上定林寺碑 元虞集文

李太白讚寶公畫像 吳道子畫李太白贊顏真卿書
趙子昂又書十二時歌

福興寺碑 尚書許某文張從申書

南唐五龍堂玄元像記 徐鉉文在石城

李順公碑 高越書在西門外石子岡下

南唐追封慶王碑 在城南婁湖橋韓熙載作徐鉉篆
額

德慶堂題榜 李後主書宋僧曇月刻石在清涼寺

客座贅語 卷五 三十四

寶華官碑 南唐行書入品方山

宋仁宗飛白書 乾道八年留守洪遵刻之華藏寺

高宗孝經 晁謙之刻石郡學

祈澤寺宋紹興祈雨碑

高座寺雨花臺記 宋馬光祖文并書
石在臺上

南唐宋齊丘鳳皇臺詩 宋朱熹游九言真德秀文馬光祖跋

明道先生祠記 宋魏了翁作

忠襄楊公祠堂記 宋魏了翁作

八功德水記 宋梅摯作

本業寺記 南唐僧契梅作東山任德筠書

定林寺記 朱舜庸文秦燾書

道光泉記 王安國作

王介甫平甫此君亭竹詩 在今府學中石已斷碎

張文潛書太白鳳皇臺詩 馬光祖書跋倪屋刻石臺上

蘇子瞻書漁家傲詞 送王勝之在白鷺亭

江寧府涼館記 宋呂升卿建元時敏記米芾書

金陵雜咏 黃履詩溧水尉周沔書刻江寧府治

子隱堂記 梅摯作

客座贅語 卷五 三十五

東冶亭記 梅摯作

高齋記 胡宿作

二水亭記 史正志作

新亭記 史正志作

開善寺修誌公堂石柱記 唐李願行作

義井記 李廸作

太平興國寺碑 元虞集作

崇禧萬壽寺碑 元趙世延作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文

園中長短句

李後主在園中猶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
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
闌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
迷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此出
西清詩話當時江南被圍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宋祖令呂龜祥詣金陵籍
燬圖書赴闕下得六萬餘卷其為後主與黃保儀聚
焚者又不知幾許也後主之好文如此故非庸主其
客座贅語 卷五 三六

金陵諸園記

弁州遊金陵諸園序謂李方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
若金陵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
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
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
宅西園次小而靚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
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楡栢而無
石方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為峯嶺者可推已所記諸

園凡十有六一曰東園記稱近聚寶門稍遠園在武
定橋東城下西與教坊司鄰今廢圯二曰西園在城
南新橋西驍騎倉南記稱鳳臺園誤其隔弄者乃鳳
臺園也今再易主屬桐城吳中丞三曰鳳臺園記止
稱鳳皇臺此中舊有一巨石為陳廷尉載去今廢為
上瓦官寺四曰魏公南園本徐八公子所創後轉入
魏公在府第對門五曰魏公西園在賜第之右多石
而偉麗為諸園之冠六曰四錦衣東園在東大功坊
下七曰萬竹園在城西隅地大皆種竹今為王計部
客座贅語 卷五 三十七

張太守許鴻臚分有之八曰三錦衣北園在府第東
弄之東九曰金盤李園在卞忠貞廟西今廢圯十曰
九公子家園在府第對門十一曰莫愁湖園在三山
門外莫愁湖南今圯以上皆中山王諸邸所有也十
二曰同春園齊王孫所創在南門內沙窩小巷今為
它人分據十三曰武定侯竹園在竹橋西漢府之後
十四曰市隱園在武定橋油坊巷即姚元白所創者
今南半為元白孫憲副允初拓而大之北半為故侍
御何仲雅改名足園矣十五曰武氏園在南門內小

巷內記稱武憲副之第非乃憲副之叔名易者今數更主十六曰王貢士杞園在聚寶門外小市西之弄中其門北俯城壕貢士官縣令當弇州官南都時諸園如顧司寇之息園武憲副之宅傍園齊王孫似碧之烏龍潭園皆可游可紀而未之及也

古園

古園苑之在志者華林園本吳宮苑晉及陳皆名華林在臺城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宋元嘉中以其地爲北苑後改今名顏延之有三月稷飲詩序上林苑在

客座贅語

卷五

二六

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宋初築於玄武湖北孝武立名西苑梁改名上林博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所立沈約郊居賦云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謝玄暉詩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卽此婁湖苑齊武帝築青溪後宮作婁湖苑青林苑在籬門亭北靈丘苑齊武帝立在新林界方山苑在方山側齊武帝立江潭苑在新林路西梁大同初立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桓玄築於冶城芳林苑一名桃花園一名芳林園齊高帝舊宅在

古湘宮寺前芳樂苑齊東昏卽臺城閱武堂爲芳樂苑在今覆舟山前小教場地建興苑梁立於秣陵里在秦淮南岸玄圃齊文惠太子立在臺城北南苑宋有之在五官寺東北桂林苑南朝官苑記在落星山之陽東籬門園梁何點所寓內有卞忠貞冢卽今冶城西地一云卽烏桺村南唐北苑徐鉉有北苑侍宴賦序云望蔣嶠之嶽峯祝爲聖壽泛潮溝之清淺流作恩波在城北金波園南唐未詳其處烏衣園在烏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來燕馬光祖新之堂

客座贅語

卷五

二九

後植桂亭曰萬玉香中梅花彌望堂口百花頭上其餘亭館皆佳東園在東冶亭側沈約郊園在鍾山下約憩郊園和約法師堂詩云郭外三十畝欲以賀朝醴繁蔬旣綺布密果亦星懸謝朓有和沈祭酒行園詩沈慶之園在婁湖柳元景菜園在秦淮南陸靜修菜萁園在鍾山半山園在報寧寺王半山詩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又云孫陵曲街去吾園數百尺繡春園宋高定子記舊社壇東行宮養種園在宋江寧府東城外馬光祖修按古園苑多屬官家遊幸之所

士大夫所居自二沈柳王而外未甚有灼然可紀者也然亦豈能如洛陽之諸園與夫金谷午橋平泉爭盛哉國初以稽古定制約飭文武官員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於宅內穿池養魚傷泄地氣故其時大家鮮有為園囿者即弇州所紀諸園大抵皆正嘉以來所創也

三宜恤

南都舊役繁重所以困吾百姓者多矣近年當事者有意剷除始稍有喘息之望向有議裁寄庄戶之兼

寄庄戶

卷五

三十

并禁質舖之罔利與搜富戶之非法者其說固亦有見第余嘗聞姚太守叙鄉之言曰均賦者不宜苛摘寄庄戶寄庄戶乃無田者之父母也今寄庄戶冒役太重勢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無立錐者安所倚命乎寄庄戶以田一畝予佃戶種必以牛與車予之又以房居之計一歲所入畝之中上者可收穀二石以其半輸之田主而佃戶已得一畝之入矣是寄庄戶不惟無害於民且有利於民即田連阡陌其仰給者不啻衆也何以尤其兼并也方司徒采山之言曰

質舖未可議逐也小民旦夕有緩急上既不能資之其鄰里鄉黨能助一臂力者幾何人哉當倍迫之中隨其家之所有抱而趣質焉可以立辦可以亡求人則質舖者窮民之筦庫也可無議逐矣王太守元簡之言曰往日海中丞在吳中貧民有告富家者必嚴法處之一時刁訐四起富戶之破亡者甚衆此大非是邑有富民小戶依以衣食者必夥時值水旱勸借賑貸須此輩以濟緩急雖一村有一富者近村田房不免多為所有然必是貧者方賣賣於他人與賣於

寄庄戶

卷五

三十一

富家一也且富家自非豪惡閔不畏法者豈必盡謀占而計取之假令摧剝富民富者必貧闔百千萬室而皆赤貧豈能長保三先生之言皆深思遠慮與浮見者不同因表而出之以論於當事者

鼠拖卷

嘉靖庚子科第八十三名舉人顏芳其硃卷已為房考林擲案下矣倏而又在案上再擲去已又復襍於所取卷中房考心訝之因再擲於地假寐榻上俟之則羣鼠共抱自地而置諸案也因取以中式出棘後

詢芳曰爾家必有陰德不然何以鼠爲拖卷若此芳對曰不省有何陰德第三世以來戒不畜貓耳余嘗舉此似客客因笑曰物莫小於蟻宋公序一爲橋而領取狀元宰相又莫賤於鼠顏嗣柱三世不畜貓而芥拾舉人勿以善小而不爲豈不信哉又進而求之狀元宰相人世之極榮也若何僅爲南柯郡中報功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報於場屋天之於鼠子何若是重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夫

客座贅語

卷五

三十一

許王二公雅量

前輩酒德之美使人欲傾家釀者無過石城先生先生飲可二斗許年至八十與客飲終日笑語獻酬交錯玉山乍頽金波猶寫真盛德士也其次莫如方伯王與竹公公名橋舉萬曆甲戌進士飲差險石城先生對客以大尊置坐側計壺命侍者溫而進之盡其所有而罷而飲噉猶不輟竟日陶然嘗至一中貴所以十大碗一百小杯進公徐飲畢酩酊策馬而歸公七十時余有詩祝之曰遺風自許從先進古道真堪

式後生胸次幾曾忘坦蕩口端終不挂譏評皆實錄也

少冶公注杜詩

少冶先生嘗批點杜律虞注今止記其二條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注云鼎足之功不可謂不大自孔明視之直一羽毛耳霍光知此安能赤宗又蜀主窺足幸三峽注云窺字不妥征字事體又大後見澹園筆乘解前二語正與此同

南京太廟祀典

客座贅語

卷五

三十二

工部尚書丁敬宇公爲余言估修奉先殿入殿中瞻望殿所祀者六室一爲德祖二爲懿祖三爲熙祖四爲仁祖五爲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六爲仁孝皇后顓祀仁孝蓋以成祖在御日未定都北京故祀於南太廟後長陵肇建太廟立於京師南京大內崇奉如故而升祔之禮不行故所祀唯后一位也

上陵

上陵之禮南京文武官凡八次其在京師止清明與

霜降耳京師之禮是嘉靖時所定舊亦與南京同當時更制不知何以不並行南京不可解也 萬壽聖節百官於禮部拜 賀後吉服詣 孝陵行香京師各陵乃無此舉庚戌余隨諸公後行禮光祿吳公達可太常劉公曰梧每講求於此以為 世廟以八月初十日生而是日適為 高皇后忌辰故拜賀後遂詣 陵行禮隆慶中踵而行之以至今日果如所言賀壽與祀 陵禮並行似亦不可不一為釐正也

注錄司官

客座贅語 卷五

三四

前通山令路公九同舉隆慶丁卯鄉試萬曆中夏夜露坐大中橋宅之中庭忽體倦趣臥入室有二皂衣人尾其後呼之同往久而至一官府殿宇鬼麗甚有冕黻貴人坐於上公庭謁之貴人曰呼若至無它此中缺一注錄司官須汝銓補耳公駭汗伏地泣而請曰舉人年幸未老家赤貧而子幼若拜此命則一家之生路斷矣希別簡賢良活此螻蟻言訖淚雨下貴人曰此官職殊不庠命左右試引至其所令觀之人遂引公至一官府其制差小於前所見而鬼麗相埒

穿堂後至密室中置朱棺扁鑄甚固左右指而告公曰此卽而所饗用也復引至貴人所貴人問曰地佳否若竟願居此否公復泣辭如前貴人愀然久之曰若既堅不欲不汝彊也令左右縱使歸既歸而颯然如夢覺公後數年始謁選為通山令家頗饒年至七十餘而卒卒時亦無它異

葛雲蒸

葛雲蒸名如龍為應天諸生婁試不利謝去之隱於鳳皇臺畔初治居曰竹護齋有竹數百竿又建閣竹

客座贅語

卷五

三五

中甚窈窕後徙於上瓦官寺之北山麓甫構架掘地得一巨石數人界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為詩極力法唐人時有佳語沈大令生子亟稱其鶯聲嬾出村之句余嘗為之序字法歐陽率更年七十餘而卒亡子

國子生中式額數

應天國子生中式有謂以三十五名為額者有謂以三十名為額而其五名乃雜流者歷考前科試錄殊不然兩畿一百三十五名之額定於景泰之四年鄉

試後是年應天所取至二百五人而以國子生中式者僅十八人而已。天順三年應天中者一百三十五名以監生中式者九人而已。至嘉靖之戊子僅十人。辛卯僅四人而甲午驟增至三十二人。丁酉至三十五人。顧第未深考。豈時有因事爲之建白者邪。自後或遞增遞減無恒數。至己酉僅十五人。壬子僅二十一人。乙卯僅二十人。戊午至二十六人。辛酉至二十七人。甲子至二十五人。而諸所稱雜流者已盡禁。不與登賢書矣。時諸曹六館士亦安其常。或羸或絀。未

客座贅語

卷五

三六

有譁者。至丁卯以議去皿字號。明示裁抑國學之意。於是中式者僅八人。考試官謁廟之時。諸士羣聚而譁之矣。疏聞。諸生頗入嚴譴。而額數乃定爲三十五名。自是庚午以恩貢加額足五十名。癸酉足三十名。其後多至三十。少至二十六。而大略以二十八名爲常。則丁卯後沿而相因。不敢爲之議減也。乃知天下事因其舊。則人情相忘於無言。卽少虧於額。而不敢議。惟明示以裁抑。而更舊制。則一激而闕。亟揀其弊。反爲常額。以徇之。迄今奉加額三名之。恩詔而

人人猶上書以爭。不肯靜矣。嗚呼。議天下事真不易哉。

登第有定命

妻大父王西冶公爲諸生最有聲。大京兆某公奇之。延以教其子。正德丁卯鄉試。闈榜將終。不見公名。某公大言於主考曰。我應天學中如王鑿者。國士無雙。何以不人。若無此子名。榜不可出也。乃令徧搜諸卷。字號得應天者三十人。一一拆之。皆非公。某公快。快甚至二十九卷。主考與監試曰。天明矣。不容更待。

客座贅語

卷五

三七

某公不得已。以二十九卷人名填榜。旣發。其第三十卷猶在案上。試拆之。乃西冶公也。因共嘆以爲定命不可彊。乃爾後公貢入京。部試以其才必登第。趣赴南監。比至八月初矣。科試已畢。司成石公試公彝倫堂記。大加稱賞。躬送公入場。遂以是年登第。明年成進士。嗟夫。某公之愛才而薦引如此。其在今日。議論多而嫌疑重。卽無一人登榜者。亦噤不敢開一言矣。古今之異如此哉。

李祺

李祺為駙馬都尉韓國公善長之長子也尚臨安公主其九世孫君錫家尚存其誥命與像君錫但據史言祺於永樂初死於江浦而已或言以不歸順賜死然無明證亦初不言其以父罪被囚也惟朱鷺建文書法擬增錄載之曰祺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死之且注曰獨見史翼未及入譜不知鷺從何得之按史言韓公暴卒不記其詳君錫言廷臣劾奏上命公歸第次日早命百官往弔其門公遽投繯而死死後臨安公主即徙宅於聚寶

客座贅語

卷五

三六

門外碧峯寺之南夫以其母成穆貴妃孫氏生前之寵高皇帝豈不少念之而忍聽其女出於郊壩意徙宅必出於上意無疑而祺之被囚當必不謬君錫又言其城外府制與趙梅二都尉府同此則高皇以愛女之故終不使祺之與父駢死也嗚呼可謂義盡而仁至也已公主薨於永樂十九年二子當廢指揮鎮撫未赴官弇州宗戚表言韓公賜死公主尋薨祺以愛卒似未詳確

建業風俗記

王丹丘先生著有建業風俗記一卷其事自冠婚喪祭以迨飲食衣服其人自鄉士大夫秀才以至於市井之猥賤亡不有紀大較慕正嘉以前之龐厚而傷後之漸以淺薄也姑舉其數則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雖不逮先輩亦少涉獵聚會之間言辭彬彬可聽今或衣巾輩徒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異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猶循禮法兄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蕩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有遇尊長乘騎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極僻陋處多有豐厚俊偉老者

客座贅語

卷五

三九

不惟忠厚朴實且禮貌言動可觀三四十年来雖通衢亦少見矣又云嘉靖初脚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數十羣聚濶邊深網青布衫袴青布長手巾鞞鞋人皆肥壯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於行禮娶親俱有青布褶其人皆有行止今雖極繁富市口不過三五鰥瘦之人衣衫藍縷無舊時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来束髮時即有號末年奴僕與隸俳優無不有之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

敢過後遂肆然無忌。服飾器用宮室車馬借擬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木皆朴素。渾堅本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圃借擬公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它多感刺之言不能具載。噫嘻先生所見猶四十年前事也。今則又日異而月不同矣。石城許先生嘗有述懷詩。若使賈生當此日不知流涕。又如何嗟乎難言哉。

客座贅語

卷五

四十一

蠍

南都三四十十年前絕無蠍。人多白首未見之。頃年處處生此蟲。余家自乙巳歸自京師。每歲夏秋間必見之。形差小於京師。被螫者痛楚無異。蓋疑為廂笥中攜其種至。因遂孳育如此。南鄰趙光祿家亦有之。按酉陽雜俎。江南舊無蠍。開元中一主簿以竹管盛渡江。江南因此有蠍。俗呼主簿蠍。又曰蝸牛食蠍。以跡規之。蠍不復去。蠶之螫而為蝸牛所食物之相制。固不在形體間也。又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蠶。

燕子磯江中龍

嚴文靖公訥為翰編時使楚藩歸。舟行過燕子磯。維而登焉。雷大作。遂入舟解維。已而江波大湧。噴沫蔽空。一龍曳尾自江而下。舟如箕蕩。人皆股弁。公神色不變。與客縱目之。曰真奇觀也。龍徐徐而逝。公生平悛悛小心。今段乃爾。恬穆人皆異之。

冊庫鎖匙

南都冊庫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戶科給事中與戶部主事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鎖鑰。以一監生

客座贅語

卷五

四十二

往請於內守備太監所。既開。即繳還。其鑰匙以一舊黃絨索繫之。傳為高皇后手所製也。曾一監生偶捧過寓。其妻不知。謂繩舊為易。一新者比繳而太監大駭懼。詰知其故。亟命索舊者繫之。監生幸得亡辜。

銅儀龍

欽天山有觀象臺。上皮銅。渾儀四隅柱各一龍。蟠繞拱之。而龍各以一銅銀鑄繫之。相傳前幾年風雨中。一龍曾飛去。人伺而見之。遂加鎖。自是不復飛矣。客座贅語卷五終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

梅將軍

金白喫

策冒同語

舉進士復襲指揮

鼠拖生薑

嚴賓

劉京兆

警世詞餘

海浮贈曲

富文堂聯句

四景聯句

雉山填詞

孫夏工詩

于忠肅公神道碑

夏大理斷獄

康狀元祖墓

客座贅語

卷六目錄

五堰

供用船隻舊例

糧船幫次

李敬中

徐居雲

謝小娥

好夸之戒

倪公遷學士

宰相街

立院

君子舍人二衛

平話

南都人物

鴉朝

杜叔循

尤六十

舟橋

南內藏書

番僧

利瑪竇

南京殿廟

載酒亭

繹山記

好石

謔語

弇州評詩

蟾

雅游篇

金陵人物志

赤松山農

梁公雅量

薛九

蔣康之

都城門

外郭門

十四樓

客座贅語

卷六目錄

諸橋

府治縣治

洞天十友

平生萬首

多宿山寺

祝唐二賦

東橋先生論詩

衡山贈聶仙句

天神圖

松塢高士圖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六

遊園

飲虹漫叟批

梅將軍

晉梅將軍廟在聚寶門外雨華臺東祀晉豫章內史梅公賾也賾嘗屯營於此地舊名東石子岡後因公名梅嶺岡或名梅賾營賾在豫章以書經古文孔安國傳奏上於元帝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國孔子十一世孫悉得其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

客座贅語

卷六

六卷承詔作傳定為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晉王肅注書似竊見孔傳者晉皇甫謐得其書載于世紀鄭冲得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賾賾奏上其書亡舜典一篇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中募遺典始得其篇自是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皆廢矣按賾之有功於書如此今世人第知為梅將軍不知有傳古文尚書事

金白嶼

金白嶼山人嘗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且有饑色金憐而為代給且飲食之後數年往真州過驛門一人呼金乃前同舟者也以事問徒銀鑄繫驛中金問所以其人泣而曰得銀十二銖即脫械矣金如數與之後二年金於湖廣江中遇盜登其舟已祛篋矣忽一人從後遽呼曰此非金先生也邪金應曰是也其人亟從舟躍而過執金手痛哭告其侶曰此吾大恩人何以劫之亟哀已囊得錢十三兩腊肉數十觔贈

客座贅語

卷六

金臨別語其人曰汝良家子也不宜久為綠林玷今曷且休矣其人復垂涕而別嗟乎世有生乎受人恩臨事而反而且下石焉者比比然也使此盜聞之其不以為非人也與哉

策冒同語

東橋先生常云同鄉吳公大有官參政以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三名九年舉會試其兩場中五策第一第三第五道策冒俱云三問而三不知君子以為深知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為深答不知何故主司皆列

高等丹丘王先生曰弘治中風氣淳龐若此者人不以為誹使在嘉靖中必以是為關節矣

舉進士復襲指揮

梅損齋名純字一之駙馬殷之曾孫也舉成化辛丑進士官定遠知縣方於事上罷歸復襲其祖職為孝陵衛指揮官至中都副留守私印有賜進士中都留守之章所著有續百川學海性理辨訓損齋備忘錄

鼠拖生薑

黃紫芝先生名謙字揚之號龍丘士辰科進士授工

客座贅語

卷六

三

部主事初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仿一人從公借閱視其人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從公從者問其姓名去心深啣之公初不知也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鄉人上錢糧資緣事發叅送過法司其人當訊鞫遂坐公受賂削其籍過司日其人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絲也時梁公厚齋憐公夙知公精岐黃之業因以玉機微義授之俾熟玩無何皇太后病諸醫束手梁公薦公於朝一藥而愈遂授太醫

院院判告歸道大行延治者常闕門公工詩善書法以性好詼諧遂離此禍陳太史善謔錄常記之往往令人絕倒

嚴賓

嚴賓字子寅號鶴丘正嘉中為府學博士弟子以羣閑點齋臺史褫革之字法米帖粗能詩及畫蘭竹所畜古法書名畫頗多有藤牀藤椅皆藤所成不加寸木又有棗根香几天然為之不煩鑿削最稱奇品精於煮茶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與之游往來東橋

客座贅語

卷六

四

衡山諸公之門身長面大口濶語多排調人以嚴數名嘗為文彭文嘉等以四六文譁之大怒欲訴於學使者友人勸歸而所譁之文竟不與易至今為笑柄也

劉京兆

府尹劉公自強中州人也操持嚴峻人不敢干以私嘉靖甲子試士南太宰尹公嘗遣隸持書為童生道地公距之隸立堂下咕囁不肯去公怒下階拳之落其齒是年公所取童生首乃頂名替考者公覺發置

於理它冒籍若詐僞者聞風斂跡。遊去送院者僅八
十八人。督學耿恭簡公定向不得已汰其八人曰例
不可廢也。

警世詞餘

徐子仁嘗作警世曲。調對玉環帶清江引曰。極品隨
朝誰似倪官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
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是草。鸞鳳鴟鴞到頭
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縱飲十萬場。
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還是少。其一 暮鼓晨鐘。聒得

客座贅語

卷六

五

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
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
算來不如閒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
齏甕。誰是惺惺誰懵懂。其二 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
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
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閒兩
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
外別無閒計策。其三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
羅也難迴避他。世事在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

不如牢閉着手。慣揮戈。不如牢袖着。越不聰明越快
活。省了些閑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
人人笑我。共四

海浮贈曲

馮海浮贈許石城先生曲。一枝花 跡雖羈天壤。間心
只在羲皇上。客常來談藝。圍塵不到草玄堂。二十年
衣錦還鄉居。帝里山河壯。荷 皇圖氣運昌。且休
提仰泰山。北斗齊名。單只看震春雷。南宮放榜。梁州
想當時冠羣英。賢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貞。國士無雙。

客座贅語

卷六

六

老山濤到底留清望。空只有松筠節操。更不樹桃李
門牆。玩一會蜉蝣世界。笑一會傀儡排場。起甲第休
看做許史金張。論詞華並不數盧駱。王楊有時節。千
仞岡高整雲衣。有時節七里灘。輕移雪舫。有時節百
花潭。滿引霞觴。再休提你長我長。閒才搔不把在心
頭放。聖明君賢良相。四海昇平。振紀綱。醉也何妨
尾。望長江萬頃掀銀浪。對鍾山一帶排青嶂。滿金陵
勝蹟。供游賞。任烏兔且忙。喜丰神且康。看春草庭前
歲應長。此詞高華佚蕩。誦之使人有天際真人想。故

與先生之生平稱也

髯仙秋碧聯句

黃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樂人賞之徐子仁陳大聲二公稱上客美之曰今日佳會得詞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即命工度諸弦索何如於是子仁與大聲揮翰聯句甫畢一調即令工度既成合而奏之至今傳為勝事子仁七十時于快閣選藻堂開宴妓女百人稱觴上壽纏頭皆美之詒者大聲為武弁嘗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

客座贅語

卷六

七

侑之大聲隨處雌黃其人距不服蓋初未知大聲之精於音律也大聲乃手攬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伏跪地叩頭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之曰樂王自後教坊子弟無人不願請見者歸來問餽不絕于歲時嗟呼二公以小伎為當時所慕如此豈所謂折楊黃荇則听然而笑者耶頃友人陳蓋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相上下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著多冒它人姓氏甘為床頭捉刀人以死可嘆也嗟呼彼武夫伶人猶知好其知音者今安在

手書

四景聯句

陳秋碧與徐髯僊咏四景聯句調曰金索挂梧桐其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輕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無聊處慊慊獨坐小窻紗見了此片片桃花陣陣楊花飛過鞦韆架其二揚花亂滾綿蕉葉初學扇翠蓋紅衣出水蓮新現金盞一縷微裊沉烟睡起紗幘雲髻信巫山好夢誰驚破花外

客座贅語

卷六

八

流鶯柳外蟬無聊處千思萬想對誰言添了些舊恨眉邊新淚腮邊界破殘粧面其三閒塔細雨收翠幕新涼透疎柳殘荷又早中秋後新來減盡了舊風流無奈新愁壓舊愁碧雲望斷天涯路人在天涯欲盡頭無聊處慊慊鬼病幾時休聽了些雁過南樓人倚西樓正是我愁時候其四銀臺絳蠟籠繡幙金鈎控暖閣紅爐少個人兒共月明纔轉過小房櫳不放清光照病容無端畫角聲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風無聊處天寒水冷信難通孤眠人正怕窮冬又到殘冬做

不就鴛鴦夢此詞綿麗宛折曲盡個中情景如二公者故詞場之伯仲也

雉山填詞

那太史雉山先生填詞多不傳曾見其咏牡丹一調云一枝花雕闌百寶妝良夜千金價芳菲三月景富貴五侯家春色偏佳賽巧筆丹青畫勝蓬萊頃刻花護輕寒擺列着孔雀銀屏對芳叢掩映着鴛鴦繡榻

梁州

紅爛熳瓊枝低簇碧玲瓏玉葉交加更有那妖

嬌萬種天生下恰便似藍橋仙侶金屋嬌娃湘翠拖

客座贅語

卷六

九

翠蜀錦翻霞試新妝脂粉輕搽吐餘芬蘭麝爭誇喜孜孜相逢着羣玉山頭顛巍巍款步着瑤臺月下嬌滴滴半籠着翡翠窻紗仙葩煥發端的是天香國色非虛假你看那玉樓人金勒馬一日笙歌十萬家江左繁華尾從今後刪抹了芭蕉夜雨燈前話迴避了桃李春風牆外花早不覺春歸又初夏我這里高高的燒着絳蠟滿滿的斟着玉斝一殿兒倚翠偎紅受用煞此詞首節諧暢詞意豔美真作家也

孫夏工詩

孫炎句容人也身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無所不通與金陵夏煜皆有詩名時與煜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語輒搥案大譁聲撼四鄰每下筆累紙可盡由此驚動江東炎後官總制處州苗將之叛死之煜字允中嘗與楊憲等言於太祖曰李善長無宰相材煜後為僉事犯法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二公負詩名挾意氣而皆以不良死可悼也

于忠肅公神道碑

倪文毅公草于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

客座贅語

卷六

十

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按公弟阜于公之孫壻也故碑云岳在里姻之末倪亦仁和人與于公同鄉按此可為作文避諱者增一事例

夏大理斷獄

慈谿夏公名時正弘治中為南大理卿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

律曰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
于倫理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已行已
為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為所汙倫
理已為所壞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
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 聖祖
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
謫戍今安待一切論死乎蓋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
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
多謫戍邊公所建明也公曾官南太常少卿修太常

客座贅語

卷六

十一

寺志十卷

康狀元祖墓

國初康公汝楫 文皇帝時為刑部侍郎侍郎三子
長曰爵侍郎既死 昭皇帝以舊輔導功贈工部尚
書爵累官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乃
許西太史之曾祖也公子健官通政知事健子鏞官
平陽府知事實從公生長南中云墳今鄰永泰寺後
許西贈沈侍御越西巡北還詩曰新亭有先壠瞻省
媿予生每遇江東客曷勝渭北情

五堰

伍餘福三吳水利論論五堰云古者宜欵金陵九陽
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為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陽
縣界自唐昭宗景福二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為拖
舸饋糧之計而蘇軾奏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
其後販賣牌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為阻遂
廢去而東西二壩列焉於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間
有人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
尚在去溧陽八十里宋進士單錫亦嘗言之九陽江

客座贅語

卷六

十二

正溧陽之所謂潁陽江者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為瀨
渚昔子胥避楚乞食於女後投金以報有李太白碑
在焉

供用船隻舊例

嘉靖間進貢船隻一則司禮監日神帛筆料二則守
備尚膳監日鮮梅枇杷楊梅鮮笋鱖魚三則守備不
用水者日橄欖鮮茶木犀榴柿橘四則尚膳監不用
水者日天鷲醃菜笋蜜櫻蘇糕鵝鵝五則司苑局日
葶薺芋薑藕果六則內府供用庫日香稻苜蓿七則

行馬監曰苜蓿後加以龍衣板方等項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船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濫駕者不減于計矣此在當時已然今日又當何如哉

糧船幫次

嘉靖間天下十總每年過淮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左衛濟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二則中都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潁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

客座贅語

卷六

十三

衛虎賁右衛錦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其四則浙江總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寧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州蘄州荊州等十二衛其十則遮洋總曰水軍龍江廣洋等十三衛迄

今則有十三總事體亦多所更置矣

李敬中

李莊字敬中父以功臣子尚太祖第七女大名大長公主為駙馬都尉拜樂城侯北征沒於王事敬中年七歲襲父爵成祖朝公主納其請奏敬中年已長尚未知書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遊襟度洒落刻意辭翰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白齒不搖步履如四五十許人一日無疾而逝

徐居雲

客座贅語

卷六

十四

徐居雲名京字禹量中山王七世孫也嘉靖中與顧公璘璘弟璉陳公沂王公廷相蔡公子羽王公寵黃公省曾蔡公子楠王公廷幹施公峻皇甫公法泐弟泐為詞翰友賦詩唱和所著有居雲集吳行浙行二稿又著隱若干卷皇甫司勳參定蔡中丞謝司直所芟定者為之序既卒又為之墓銘詞甚悽折

謝小娥

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居貞父育巨產隱商賈間與居貞同舟貿遷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寓舟

中亡何湖盜掠舟貨殺父及夫兩家兄弟童僕數十人悉葬魚腹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波中它船傍人抹之經夕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依妙果寺尼淨悟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問之人人亦不解元和八年春隴西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泊建業登瓦官寺閣僧秀物者與公佐善語曰有雙婦名小娥者頻三寺中示我隱語十二字某不能辨書示公佐公佐為極凝思倏然了悟趣小

客座贅語

卷六

十五

娥至小娥嗚咽良久告之故公佐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申蘭殺汝夫申春何也車中猴車字去上下畫申字也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也一日夫者春字也足可明矣小娥慟哭書申蘭申春四字縮衣中誓將訪賊復讐因問公佐姓氏官族垂涕去改男子服傭江湖間歲餘轉至潯陽見戶上書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潯陽順之給侍蘭左右甚勤蘭大信愛之凡金帛出

入亡不委小娥者居二歲餘莫知其女人也而小娥嘗入其室睹父之遺嘗盡在輒時時私投血泣而申春與蘭族昆季也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還密每出門剽留小娥居守衣食小娥甚厚一夕蘭與春會羣盜醋飲尋盜去春醉臥內室蘭露寢於庭小娥乃潛鑲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獲贓貨直千萬賊黨數十人小娥默識其姓名悉擒之潯陽太守張善表之小娥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也小娥復讎畢歸本里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

客座贅語

卷六

十六

誓不二夫祝髮披褐訪道牛頭山師主大士尼將律師十三年四月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為法號其年夏公佐歸長安道泗溪過善義寺謁大德尼小娥侍尼左右目公佐曰官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年者乎公佐曰然曰使我獲報讐雪冤公也悲泣頓首公佐初不之識小娥因泣訴殺二申狀公佐嘆息為之傳其事金陵尼中乃有如此人

好誇之戒

金陵張允懷以寫梅遊於蘇杭其為人好修飾雖行

藝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濱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為盜所窺夜深被戮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也此可為好誇之戒王鉤寓園雜言志其事如此

倪公遷學士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文信公謙與呂文懿公原實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

客座贅語

卷六

十七

品皆曰正六品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後天順三年倪公以光學主順天試有門生不中式為所訐陷謫戍後復起官禮部尚書

宰相街

建昌偽平章王溥全城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太祖於聚寶門外造屋令溥居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後溥為事毀之

立院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廸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

客座贅語

卷六

十八

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庫官入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於武定橋等處太祖又為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彼時良賤之分如此今澗倒盡矣

君子舍人二衛

太祖於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為心腹選文官子侄居君子衛武官子侄居舍人衛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之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按卽此勳衛之所由始也後不復用文官子侄矣

平話

太祖令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又嘗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水。以上二事。皆劉辰國初事蹟所記。

南都人物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南都數年前人物。勲舊之賢如

客座贅語

卷六

九

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豔發。如少卿揚公。志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媿。士論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文莊之言如此。可以想見成弘間南都宦籍之盛。

鴉朝

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

舟鳴噪。李空同以為。世宗中興之兆。又曰。弘治初侍朝。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於龍樓。正德間不復見矣。自先大夫登朝。與余忝竊班行中。見每日黎明。時羣鴉盤旋飛繞五鳳樓。久之方散去。有人曰。此之謂鴉朝也。堪輿家又有所謂烏朝牛朝魚朝之說。

杜叔循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家。金陵父一元之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母附舟詣譚謝。

客座贅語

卷六

十

不納。母大困。因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亡恙。否。道上人以死對。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邪。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

一第 17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4 反文句

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卽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時兵後歲饑母見環家貧用止堅欲出問它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環市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下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誡其家人順其所爲母以困故輕之母有疾環躬爲煮藥進七筋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往見伯章無所問第曰吾亦知之第道遠不能

客座贅語

卷六

三十一

至耳環歸半年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給以它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與環具棺擲斂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錄事至工部主事宋太史濂爲之傳萬曆中焦太史請祠於學官之鄉賢祠

尤六十

因初南都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歲日生之因名六十力負萬斤途人或不識誤與兢六十不怒更好謂若且來吾與若語遂持其襟袖捽至廊簷下以一手援柱起引其人之裾壓柱下人始知而懇之乃舉柱出衣其力有時發不可忍急走山中遇大樹拔之連仆數株力稍稍殺矣長日不出則取徑寸大麻繩十許丈以指搯之寸寸斷以是爲嬉娛以勇名遠近而卒不出無所爲然如此力用而性不好兢悛悛衆人

客座贅語

卷六

三十一

中頰首徐步若無僮石力者有勇而善藏之亦一奇人也

舟檣

野記言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祀給一兵世守之萬曆乙亥秋余從先大夫登舟北上猶見此竿高僅可丈五六尺一木柵圍之植地上後不復見矣

南內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
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
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
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一艘載以
入京至正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所藏之書悉為
灰燼矣

番僧

青溪暇筆言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
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而

客座贅語

卷六

三三

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
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聲效之聲亦絕人以爲化
去矣潛聽之但聞指念珠歷歷有叩其術者則勸人
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在
雨花臺南回回寺中

利瑪竇

利瑪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面皙虬鬚深目而睛黃
如猫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管中自言其國
以崇奉天主爲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

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爲
而塗五采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燈上
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
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
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
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
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
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
人亡異也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

客座贅語

卷六

三四

復印之字皆旁行紙如今雲南綿紙厚而堅韌板墨
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其書裝釘如中
國宋摺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函用金銀或
銅爲屈戌鉤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則葉葉如
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所製器有自鳴鐘以鐵爲
之絲繩交絡懸於簾輪轉上下憂憂不停應時擊鐘
有聲器亦工甚它具多此類利瑪竇後入京進所製
鐘及摩尼寶石於朝上命官給館舍而祿之其
人所著有天主實義及十論多新警而獨於天文算

法爲尤精。鄭夾漈藝文畧載有婆羅門算法者。疑是此術。士大夫頗有傳而習之者。後其徒羅儒望者來南都。其人慧黠。不如利瑪竇。而所挾器畫之類。亦相埒。常留客飯。出蜜食數種。所供飯類沙穀米潔白。踰珂雪。中國之粳糯所不如也。

南京殿廟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災而後。九廟成。

載酒亭

客座贅語

卷六

二五

載酒亭。顧東橋先生息園中亭子名也。三字篆書。乃趙松雪門人桐江俞和號紫芝樵者筆。解學士大紳嘗推俞有能書名。此篆端勁古樸無俗態。東橋先生旣以扁其亭矣。且索圖於姑胥謝時臣。成卷畫亭中人。長者面几坐。聳身若談。前坐者磬恭若請益狀。几列觴。告路下。艤虛舟。筆意祖吳興。公見吳鼎記載酒亭卷。

釋山記

景伯時太史遊釋山。在正德甲戌之秋。其記文不數

百言而宛然如觀。曰未至鄒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磊磊然。不見土木。璽瓏嵌空。紫翠湧鬱。維茲山之石。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各異象。其高大者數十丈。小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如累碁。如馬首如巾敷。几筵如砌。如累如戲。如擲。其大可訝者。絕頂一丸。高數十丈。欹置平石。下臨不測。有可轉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爲之。理或然也。此一段文可謂文中有畫矣。

好石

客座贅語

卷六

二六

南大理卿陳玉叔先生性癖好石。不啻米襄陽之下拜也。嘗過北門橋訪上舍嘉定李生。見其几上英石鬱然森秀。先生數目屬之。李生曰。公得毋愛此石乎。當畀以送公。公欣然曰。果見詒。何待送。卽命皂隸以手巾絡之。繫於轎杠。乘而歸。又愛徐公子鳳臺園大石。善價購之。欲歸而置於沔陽之玉沙園。數百人纒而登舟。嚙啐動閭巷。比舟至大江。馬當山下。風濤洶涌。竟簸入江。百計取之。迄不能出。未幾先生以省臣論歸。將行。余送於舟次。先生意頗鞅鞅。余解之曰。據

所云云古人以為佳話即不然亦風流罪過耳且升
沉常事何足芥蒂邪先生大笑抗手而別

謔語

陸仲記謔語文云優季南京教坊弟子也慧而滑稽
予每從席上令季為謔語多不能悉記錄其四事一
曰昔有病偃者自以為醜也日購醫於市曰誰能直
我者予千金或給之曰我實能直汝偃喜問其方曰
蠶爾背斷爾筋束版而夾之三日直之左右曰害於
生曰吾與其直爾不保其生也二曰丐兒與其妻冬

客座贊語

卷六

二十七

夜僕而臥區而不能煥也起突富人之號宇得敝蓬
條覆而甘寢焉頃之風作警而寤出一指探蓬條外
遽縮而入蹴謂其妻曰吾與爾饗福惡知外寒猶爾
邪三曰有富翁山行而搜於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
在虎口見其子呼謂之曰刺則刺毋刺傷其皮既而
虎死翁得生其子問之翁曰得虎而售利存乎皮皮
壞斯減賈汝蔑所獲矣吾為是憇而亟汝語也四曰
南人有學琴十年而極其趣者自以天下無愈已挾
琴而上都邑次舍於教坊之旁教坊之人所肄皆琴

篋琵琶箏箏屬也見南人至喜羣聚而求聽焉南人
乃出琴而鼓之曲未成皆哄然而散惟一人留而泣
南人喜起作禮而問之對曰昔者吾父病介孿而死
今見先生之布指似之也故泣南人乃抵琴於地而
嘆曰嗟哉知音之寡也蓋自是不復鼓琴

弁州評詩

弁州明詩評於孫左司炎曰左司俠氣驚發辨辭虹
矯疆圉之寄援分以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
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龍如意之

客座贊語

卷六

二十八

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湯參將胤勳曰胤勳雄才蓋
世與劉生御醫溥字原濟雁行氣所壓政猶小巫見大巫耳
王太僕韋云太僕宛曲穠鮮頗類温李風人之致可
挹而言若乃妙舞霓裳逸主猶憎其肉靚妝妖婢見
人更羞舉止斯為所短頗號難藥劉司空麟曰司空
朗爽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用諸素心烟霞之癖
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癡女兒能織鴛鴦謂未
藝絕更繡鳳皇並無此鳥可發一笑顧尚書璘曰尚
書器並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遂屈羣公之左珥

管江表首馳三傑之目如春園盡花靡邁錯雜又如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此弇州初評也其後評又曰湯公讓如淮陽少年斗健作噉人狀王欽珮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顧華玉如春原盡花菴靡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傳粉澤強工顰笑語涉太苛噫千載而下其當自有定論

蟾

內兄王孝廉肖徵嘗言嘉靖乙卯春往朝天宮行至

客座贅語

卷六

二十九

九曲街見一丐者臥地上飯籬中盛一大蝦蟆三足者當時惘惘行數十步始憶三足蝦蟆乃蟾也大驚詫亟回覓之則丐者不可得矣是年孝廉登鄉書

雅游篇

余幼峯先生以平生所游覽金陵諸名勝二十處各著詩紀之曰鍾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磯曰靈谷寺曰鳳皇臺曰桃葉渡曰雨花臺曰方山曰落星岡曰獻花巖曰莫愁湖曰清涼寺曰虎洞曰長干里曰東山曰冶城曰棲霞寺曰青溪曰達磨洞因約

焦澹園朱蘭喁二太史與余起元同賦都為一集曰雅游篇刊而行之屬余師葉閣學為之序一時以為勝事

金陵人物志

盛仲交貢士家有陳中丞人物志抄本余從其子敏耕伯年文學得之仲交手題其首簡云陳中丞為此書歷有歲時脫稿沒後歸羅太守余妻姑丈司馬憲副屢借之不得最後於陳中丞子求得草本錄之余又借司馬家本錄二冊寄玉泉師於豫章昨玉泉師

客座贅語

卷六

三十

以母夫人制家居余又復借錄本抄之以藏於家於以見里中故物恐倉卒中難得爾何時有力正其謬誤并金陵世紀刊之以傳布四方邪嘉靖壬子仲冬十六日題於鶴息館中時寒雨彌旬落葉堆堵上自以研承簷溜書之雲浦居士盛時泰仲交甫據此去今萬曆乙卯六十四年矣伯年示余此書在乙未丙申間亦二十餘年伯年下世又復屢易歲華矣此志恐世鮮傳本偶檢笥得之於伯年有人琴之感因撥而筆之

赤松山農

金元玉嘗游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遐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人雅相傾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參贊南京時嘗擬薦於朝未果以弘治辛酉卒山農之標韻如此蓋亦高士王子新作詩嘲之有內橋寫銘旌之語何也

梁公雅量

梁端肅公雖立身清峻而弘人之度未嘗不優為浙

客座贊語

卷六

三十一

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某公某某處人也公以伉直不為加禮某公疑公易已積不能平乃撫公十惡奏之銓曹廉其非實量移公雲南而巳公居之恬然不以為介曰御史言是邪譴死無恨無然自有公論在矣居恒嘗曰犯而不校某敢當之即某公事知其言不虛也余外舅王公又言公為都御史里居嘗用鄉夫肩小輿行道中一御史前駟呵之峻不避御史遣問之公答曰鄉官又問何官答曰梁某也御史惘然亟尾公輿造其庭請罪公曰何罪之有第聽

馬行人人斂手避小輿而敢突之必有以可勿聞耳揖之而出

薛九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李後主宮中善歌稽康稽康江南曲名後主所製也江南平零落江北逢人歌此曲嘗一歌坐人皆泣錢易為稽康曲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蟠王氣變秋霧淮聲與水浮秋霜宜城酒烟濕霧腹與君試舞當時曲玉樹遺詞莫重聽黃塵染髮無前絲

客座贊語

卷六

三十二

蔣康之

涵虛子太和正音譜載知音善歌之士蔣康之金陵人其音屬官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癸未春度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嚼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窗出戶見聽者雜途於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與愈遠矣

都城門

六朝舊城近北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里近南聚寶山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自舊東門處截濠爲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曰通濟口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口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山緣湖水以東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鍾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

客座贅語

卷六

三三

清凉二門以接舊西門而周九十六里

外郭門

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闢十有六門東南北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西南六曰夾岡雙橋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北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此京城圖志所載也今俗云裏十三外十八西又有柵欄門二一在儀鳳門西一在江東門北共十八門十四樓

國初市之樓有十六蓋所以處官妓也而南畿志止十四曰南市斗門橋北市乾道橋鳴鶴西關中街北醉仙西關中街南輕烟西街澹粉與輕烟對翠柳西街梅妍與翠對謳歌鼓腹不城門外來賓聚寶門外重譯聚寶門外集賢瓦屑樂民樓北按李泰字叔通鹿邑人洪武時進士博學知天文曾掌欽天監有集句詠十六樓中有清江石城二樓晏振之永樂中金陵春夕詩又曰花月春江十四樓則知相沿已久今獨南市樓存而北市在乾道橋東北似今之南市疑劉辰國初事蹟

客座贅語

卷六

三三

所記富樂院卽此地也

諸橋

城內橋之跨秦淮者曰武定鎮淮南門曰飲虹俗名新橋曰上浮曰下浮跨國朝之御河者曰青龍在東長曰白虎在西長曰會同會同館前曰烏蠻曰栢川此水自外鍾山南流穿曰古城壕者曰大中卽古曰復成曰玄津曰北門跨運瀆者曰斗門口乾道曰篋橋曰武衛篋橋曰景定名羊市橋跨古官城河者南曰內橋曰東虹上元曰西虹北曰珍珠曰蓮花跨青溪者曰

淮清曰昇平曰竹橋跨今城濠者曰正陽曰通濟曰聚寶曰三山曰石城跨城外諸水者曰賽工在馴象門外曰江東在江東門外曰上方在上方門裏曰中和在通濟門外曰下方在下方門裏曰善世在小市南二俱曰重譯在西天寺東曰來賓在小市東曰善世在小市南二俱曰

府治縣治
府治洪武初自集慶路徙治古錦繡坊大軍庫地即今治也

上元縣唐始置於永壽宮東後鳳臺山西宋徙白下

橋 國朝在府治東北昇平橋西

江寧縣古去城七十里即今江寧鎮南唐遷北門清化坊元徙城外之越臺側 國初徙集慶路治即今治也縣無大門前臨街有二亭子俗謂其地勢為牛形萬曆中膚施楊令來謂二門前通衢不便於街側建一屏牆甫畢後病頭痛不可忍人以俗記語之亟撤而瘳

洞天十友

金潤十二能賦詩以鄉貢授兵部司務擢南安知府

政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侍郎紳貴乞休家居手製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而逝

平生萬首

沈公鍾字仲律上元人也舉天順庚辰進士官副憲致仕日賦詩平生萬首文字之外世事無所聞公後以子寶迎養江夏年八十餘而卒有休齋稿若干卷多宿山寺

丁公鏞舉成化己丑進士官興化守致仕性嗜文學

耽詩尤愛佳山水多宿山寺蓋清逸之士也公有石

厓集今亦不甚傳

祝唐二賦

祝汶山作觀雲賦手書以贈東橋先生先生甚重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而展翫甚相夸詡支山又嘗為黃琳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而何柘湖皆不以為佳要之烟花洞天自是風流佳話不必繩以禮法也東橋先生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口常誦之柘湖言唐賦托意既高遣辭甚古而唐集不之載唐才情

客座贅語

卷六

三五

客座贅語

卷六

三五

絕勝失意後所作多悽咽感嘆之旨往往使人歎歎欲絕真一代之異才也詩賦勝於芝山而畫高出沈石田文衡山之上與祝之字並雄可以上掩前古

東橋先生論詩

東橋先生喜談詩嘗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必要學杜只是學某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邪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又嘗

客座贅語

卷六

三七

語人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衡山贈髯仙句

何柘湖云徐髯仙豪爽逸宕人也數遊狹邪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句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蓋其人誠足重也公家多藏書海內志書尤夥晚遇武宗皇帝幸其家在快園池中捕魚挾以北行至與上同臥起賜飛魚服然櫟在侯幸中公非所志竟謝歸又二十餘年年八十餘而卒

天神圖

徐髯仙家有杜堇古狂所畫天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樞居輞川圖也

松塢高士圖

王子新作松塢高士圖以贈東橋先生大設色規摹趙集賢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跌坐其下神檢

客座贅語

卷六

三六

出塵表何柘湖言其無畫家蹊徑疎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也余藏有一扇面乃子新所畫墨梅一枝花瓣用淡墨爲之精雅明秀姿態橫生後小楷書一絕句西園春風暖復回妖桃濃杏一時開山禽對我關關語野叟看花故故來字法智永而道勁過之今其畫不可多得矣

客座贅語卷六終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

海忠介公 東橋先生友誼

子新字 曾大父釋盜

天上見龍 馬文璧竹枝詞

姚叙初先生 畫品補遺

夢徵 水異

崔老數學 鐵塔寺

永慶寺 書品補遺

自草墓志 吳公擇婿

客座贅語 卷七目錄

仲衡厚德 二則 家居進士為考試官

先賢著述 金陵人金陵諸志

南京諸志 吳小仙

楊公文鑒 生殯

黃許二老人 丹丘隱德

白塔 王襄敏公不易居

劉清惠公軼事 少冶先生里居

水田詩句 南都舊日宴集

金陵諸臺 辛水東流

神敬貴人 路傍甲士

南都諸醫 守吉奇治

艾千戶 報恩寺塔

異僧 掘地得古鏹斗

巡城 輿馬

俗侈 女肆

玄武靈籤 龍竈

產怪 白兔白猿白鼠

紅鷺 烏龍潭

客座贅語 卷七目錄

盧苑馬 讀書五色筆

盛仲交 小九華

梁八老 欽天監為順天府丞

沈侍御 王奇

王元吉 王顯

李疑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七

遜園居士輯

橫塘漁父批

海忠介公

海忠介公爲南右都御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管
察事秉公持正卽權貴關白畧不少徇留都清議因
之愈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
廉家屋極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
物索舊敎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縮令人減騶徹樂

客座贅語

卷七

之風公每出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婦人童
孺咸嚙呼鼓舞卽司馬溫公之入汴不是過也其初
來涖任止攜二竹筇箸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
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幃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後
薨於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給事中從史一督學御史
以在後惠文彈之嗟乎坐烏臺中呵佛罵祖者豈獨
一張商英哉

東橋先生友誼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韋與東橋先生友視子新猶

子也南原公逝子新一日答庄戶邂逅致死子新懼

夜攜其妻叩先生之門告曰吾違人命事將遠避以

吾妻累叔父先生口毋違爾我爲若解之秉燭作書

數函亟遣人投於當事者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

公愛子新之才廳事書室中屏幃必于新之詩與字

或問公何偏愛子新乃爾先生口不然子新詩才實

高其書真度越流輩耳蓋欲爲之延譽也又人有丐

先生文者先生輒命以其潤筆物送子新而子新多

狹邪者謂賞諸倡家亦貧如故先生雖知之終弗

客座贅語

卷七

倦也余內舅少冶王公爲先生門下士親爲余言如

此

子新字

東橋先生寄子新過秦樓詞云虎卧天門龍騰鳳閣

書法王家原妙畫爛衣襟磨乾池水透得舊來關竅

更任僧醉聖探奇撥雋從橫顛倒愛青年方盛高名

歛起萬人稱好嘆拙手勉強挑戈依稀撥燈那識

就中天巧欲取金丹并攜洛賦子細從君論討只恐

揮毫遲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買紙如山倩

渠長掃又跋其所書蘭亭卷云吾國王子新英年適起遂擅海內書名或者議其真書稍肥余謂莊重沉着脫去佻巧獨得鍾王遺法賞愛為極其為之標譽如此

曾大父釋盜

曾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面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匍匐不敢起府君頰視之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柰何為此爾第歸質明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密與其人錢粟去終不

客座贅語 卷七

三

為人言後病易箒時呼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為所不可為者有矣如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因具言其事徵其姓名卒不答曰爾輩第臆為戒可耳何用知若人此與王闢之滬水燕談曹州于令儀事正同

天上見龍

沈頤貞先生名九思舉嘉靖癸卯鄉試上公車日其父蚤起送之行至北門橋唱經樓口見空中有龍夭矯而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懼而潛於道傍屋簷下

須其過乃出時以為瑞已而頤貞卒於京邸龍乃咎徵曾見占候書李衛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蛇虺之屬多不吉此非其類耶

馬文璧竹枝詞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名士甚多中載馬琬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皆其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詞曰湖頭女兒二十多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頗見婉麗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它作不多得

客座贅語

卷七

四

姚叙卿先生

姚叙卿先生年二十餘舉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守再出以事忤江陵意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詩文書法自娛所著有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豁刻而清真恬淡類其為人詩亦與文埒字結構師歐陽詢勁媚道雋家富而工賞鑒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夥屋室花石雅致獨絕一代之偉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與先生同補博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蒙賞

譽嘗爲詩贈余以貢赴試闕下今猶藏之筒中

畫品補遺

金陵瑣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然尚有數人焉宋臣字子忠號二水善畫山水人物遠宗馬遠李唐近效戴進吳偉極妙臨摹元宋名筆皆能亂真載圖繪寶鑑又有朱希文者善畫梅花與林旭同時見陳中丞鎬金陵人物志陳別駕綱號遲宜子善畫蒲桃其配金夫人善水墨畫所作蕃馬峭勁如生萬曆中王元燿者以貲郎官四川藩幕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

客座贅語

卷七

五

後學郭熙巨然倪迂等皆有其家法鑒畫亦有獨見舊院妓馬守真號湘蘭工畫蘭清逸有致名聞海外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

夢徵

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正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夢一人手持數錢禱於神曰六個錢作狀元覺而意之必已中二甲前其六人前乃狀元也已中會試第四十名而孫公繼臯第三十三名爲鼎元相去恰六人六巧合如此

水異

萬曆戊申夏大雨駢作江水氾濫從來所未有也張韞甫爲余言鼓樓旁有園丁以簞篷苦澁鋼一日偶揭視之見澁上有一龍蟠曲之跡鱗甲爪鬣纖悉畢具又江上有漁人遙望水面一葦席浮至近視之上有小兒坐木車中生可數月耳葦席下羣蛇蜿蜒蟠結負之漁人遂收此兒育爲已子

崔老數學

嘉隆中老學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親也善起

客座贅語

卷七

六

觀梅數多奇中焦鏡川大尹當歲考時問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已而果第一詢之則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後方置諸首也先大夫庚午秋闈後往扣之甫入門值崔送客出已入向先大夫曰得毋爲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數矣必中無疑第名次在榜後耳先大夫中一百三十名不知崔所挾何術也

鐵塔寺

鐵塔寺劉宋名延祚寺宋之正覺寺也王荆公嘗於

寺西作書院有軒名籀龍法堂西小室為宋高宗元
懿太子專攢宮金陵志稱建炎三年三月苗劉兵變
四月高宗復位幸江寧府駐神霄宮改江寧為建康
府六月立勇為太子偶宮人持金爐誤墜於地太子
得驚疾遂不起高宗立斬宮人權厝於寺按此所紀
甚詳明太子固以疾薨也劉後村詩細認苔間字方
知鑄塔時不固兵廢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開少深
意日上遲僧言明受事相對各攢眉蓋野史載張魏
公因苗劉僞立太子事并其乳母生瘞之高宗晚年

客座贅語

卷七

七

無子深以為憾有寧死不用張浚之語夫史明載高
宗反正一月後方冊明受為太子矣立而又何為殺
之且兵變在臨安非建康也乘輿反正冊立東朝太
子稚幼無知魏公何忍為此羅景綸鶴林玉露載之
甚具信乎其為齊東野人之語矣

永慶寺

永慶寺有磚塔五級相傳為梁永慶公主所造考前
志俱不載元人金陵新志第載永慶禪院耳而于紀
烏龍潭下注云在永慶寺前其專名之為寺不知自

何時梵刹志云國初徐都督增壽重建請 賜額此
寺所由名也人言寺基舊廣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
倉東至北門橋又云倉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南
有謝公墩正在冶城北為李太白所咏處

書品補遺

瑣事載金陵前輩書法亦有遺者 國初劉中翰理
子素孫良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羅參議麟明敏
善書劉千戶蒼能為趙松雪書沈休齋鍾書道勁盈
尺竟壁無傾斜朱參議貞幼工楷法晚變為行益妙

客座贅語

卷七

八

陳自菴欽字工人多珍愛之黃珍書學徐九峯能亂
真陳別駕鋼號遲宜子書法褚河南所摹蘭亭奕奕
有致又嘗書小詩於牡丹花玉簪花瓣子太史沂手
背而為冊至今猶存王太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
數寸者尤佳余有所書陶詩一幅風神遒勁上逼古
人今世不多見也朱太守音行書師鐵門限圓媚流
麗翩翩動人李明府登行書學聖教序結構不失小
篆學嶧山碑于鍾鼎文尤妙說者以為豐南岳之後
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於人。自盧苑馬璧黃吏部甲楊太學希淳外如王僉憲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十九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銘文尤為奇偉。許奉常毅亦自草行述至劉清惠公又預求王公廷相作墓銘。此公慣作此出塵外事也。

吳公擇婦

周約菴尚書父衛軍也。家於交石。吳尚書之側。開小酒肆。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吳交石尚書門。吳

客座贅語

卷七

九

公目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藕。杏。吳公出對句云。綠荷方得藕。周公應聲云。有杏不須梅。坐客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已而果然。

仲衡厚德

丁仲衡璿有長厚名。舉永樂甲申進士。官至都御史。為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邏者來報。聞公失。幾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執者死。寧亡吾。執不忍其死也。張嘆

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為御史。

仲衡為御史。巡陝右。時有行人被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謂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人果詣公謝。臬人悠然服其量。

家居進士為考試官

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以親老耳疾。遂辭歸。不仕。然嘗應天順己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於時士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皆得為考試官。皇甫錄皇明紀畧云。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陽明先生

客座贅語

卷七

十

為刑部主事。以病痊入京。為山東聘主鄉試。當時事例固與今異矣。後言官有論劾楊與王者。遂廢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堙滅不恒。遺見矣。暇常摘其尤著者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贅也。湯叅將胤勛有東谷集。蔣樵林主孝有務本齋詩。樵林摘稿。蔣慎齋主忠有慎齋稿。金陵紀勝續。紹小稿。詩法鈞玄。陶進士元素有萬竹山房稿。史雋華山雜著。張文僖益有文僖公集。倪文僖謙有玉堂稿。上

谷稿歸田稿南宮稿遼海編金太守潤有靜虛稿南山十秀集心學探微子司寇紳有雪心稿青瑣獻納稿江西巡視稿王公濟有嘉遜子集吳進士理有石居遺稿童尚書軒有清風亭稿枕肱集海嶽涓埃論蜀稿籌邊錄夢徵錄沈僉事琮有休齋稿朱參議貞有息軒稿徐公遠有居學齋集王參議徽有辣齋稿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鏞有石崖集金竹溪錄有竹溪集蔣侍御誼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行錄石屋閒鈔吹吹餘音愍翁新錄姚太守黼有休齋集任憲僉彥

客座贅語

卷七

十一

常有克齋稿沈憲副鍾有休翁詩集思古齋文集倪文毅岳有清溪漫稿董學博宣有青田雜錄吳尚書文度有交石稿賀友菊確有友菊詩集李僉事旻有容菴稿金都憲澤有容菴集李知府昊有坦拙稿謫居集徐參議珣有石林稿王吏部鑾有西冶遺稿陳都憲鎬有矩菴漫稿陳學憲欽有自菴集海山聯句集王太僕韋有南原家藏集金太守賢有春秋紀愚春秋或問黃長史琮有宗說求志稿行義稿楚征川錄青田稿謫游稿郊城稿嶺南日課續課東歸稿乞

養堂稿顧尚書璘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稿山中集息園集憑几集登衡小記劉尚書麟有清惠公集顧副憲璪有寒松齋集陳太史沂有翰林志誨似錄游名山錄晤言詩談拘虛集維楨錄畜德錄存疾錄詢芻錄語怪錄善謔錄梁尚書材有端肅公奏議許山人陸有嘉會齋稿徐山人霖有端居咏遠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注什續書史會要謝山人承舉有采毫錄東村稿西游稿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

客座贅語

卷七

十一

湘中漫錄沈封君琪有雪厓詩王襄敏以旂有漕河撮稿督府稿奏議周襄敏金有上谷榆陽二稿徐王孫諒有居雲稿陳揮使鐸有雪香亭稿秋碧軒稿張揮使維有青藜閣稿余侍御光有古峯集史廷直忠金元玉琮有江南二隱稿李副使熙有尚友集明農稿張孝廉翊有元名臣言行錄宋臨奠錄顧居士源有玉露堂稿陳參岳鳳有大事記舟談感遇篇清華堂稿摘存欣慕編宛地梓羅太守鳳有延休堂漫錄高郡丞遠有飲虹稿張憲副鐸有秋渠詩司馬憲副

泰有陰白堂稿百卷謝方伯少南有河垣稿謫台稿
粵臺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
彙稿三山續稿國憲家猷陳明府芹有鳳泉堂稿忠
孝說義子野集沈侍御越有麓村詩草韓峯隨筆新
亭漫稿澶淵雜著聞見雜錄春秋傳集解春秋分國
便覽宋史詳節諸史撮抄三黨編藩鎮傳詞譜續集
附餘金孝廉大車有子有集弟大輿有子坤集殷宗
伯邁有逍遙訣山窻漫錄懲忿室慾二編閒雲館野
語金山人鷺有徙倚軒集蕭爽齋詞集許奉常毅有

客座贅語

卷七

十一

奉常稿歸田稿盧苑馬壁有治漳備忘錄關中集雨
山墨談客窻閒話東籬品彙李儀部逢賜楊太學希
淳有李楊二子遺稿廖工部文光有萬曆統天賦玄
夷集李明府登有冶城真寓稿姚太守汝循有錦石
山齋稿黃吏部甲有蟄南編年集李臨淮言恭有貝
葉齋稿青蓮閣稿余學士孟麟有學士集杜山人大
成有晞真集盛太學時泰有游吳雜記游燕雜記大
城山全集玄牘記劉學博士義有新知錄卜州守鏜
有三華館集鄭太守宣化有成趣園集宋僉憲存德

有鴻雪稿管檢校景有西浦稿向州守贊有二淮稿
李經歷曉有賓柳亭稿丁學博璽有希山吟王隱君
可立有詩集小程史引睡集羅主簿燾有淵泉集何
參知汝健有竹素園稿子參知湛之有疎園集侍御
淳之有足園集方山人登有半蒼軒稿盛文學敏畊
有軒居集殷郡丞康有雲樓稿陳京兆時仲有百篇
詩倪明府民悅有江上稿葛文學如龍有竹護齋集
陳文學弘世有延之詩集

金陵人金陵諸志

客座贅語

卷七

十四

陳太史沂有南畿志應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
志劉雨有江寧縣志李明府登有上元縣志江寧縣
志焦太史竑有京學志陳太史沂有金陵世紀金陵
圖考焦太史竑有金陵舊事周文學暉有金陵瑣事
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王隱君可立有建業風
俗記陳中丞鎬有金陵人物志陳參議鳳有欣慕編
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記陳太史沂有獻花岩志
金山人鑿有棲霞寺志盛太學時泰有金陵泉品方
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祈澤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

湛有雨花臺志

南京諸志

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則南部吏部志戶部志禮部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舊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後湖志金陵玄觀志金陵梵刹志

吳小仙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慇直有氣岸一言不合輒投研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

客座贅語 卷七

十五

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 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 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豪客競集妓餌之 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

逾數年偉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 武宗即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于山從遺命葬於金陵

楊公文鑒

衡水裁菴楊公督南畿學政評文知其人之通塞壽夭無不奇中所刻崇雅錄中士子多為時聞人癸卯試瞿文懿公文拔第一以為必中解元及開榜日人以試錄報公迎而諭之曰若勿言解元是瞿某否荅曰不也公愕然曰然則尤瑛耶荅曰然後以次占之多不爽次年報會試者至南京公時飲於許奉常家

客座贅語 卷七

十六

亦先使人謂報者曰會元非瞿某則勿報曰瞿某也公大喜連舉大白亡算嘗試應天見李种卷拔置前列而語之曰若文多孳斂似胸中有悲苦事种對曰赴試時適喪耦考童生首取趙循以其塵無夫里之布文獨諳典則故後再試閱其卷對之顰蹙曰汝筆何甚寒滯恐終身不可望科目矣趙後僅廩於庠卒奪捐壹鬱以死至今學士輩猶多口公軼事稱而慕之後督學房寰至始舉公名宦祀於學宮

生殯

史癡翁常預出生殯已襍賓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傳爲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傲而爲之治喪七日賓客往弔命其婢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詈而撻之曰我在爾尚不哭矧異日身後邪矧日極儀物之盛已自乘筭與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達生玩世異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黃言二老人

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健飲噉對客奔走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人問其致

客座贅語

卷七

七

壽之道弗答第聞其烹煉秋石名曰龍虎霞雪丹日服五分而已公爲顧尚書汝學之姻疑傳其術者也幼醫許北林年八十餘矣上樓躡屐如飛侍妾數人常嘗問聞翁有素女之術然乎答曰無之第數日不一泄則日昏耳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捷耳意所稟腎氣殊異於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有它術秘不肯言

丹丘隱德

王隱君可立人稱丹丘先生西冷吏部之幼子也少

有高韻爲諸生謝去。條然塵外家有小園在下街口。蔣花木自娛。客至焚香煮茗。清言相賞。度無客或自以左右手藏闔。雙陸決勝負爲笑樂。觀人之貴富。漠如也。視己之貧窶。泊如也。同母兄官太守。富厚一無所干。求布衣蒲屨。快然自足。兄死。其猶子以杉板一副奉之。公曰。吾自有具矣。卻不受。緡雲鄭太常汝璧。署京兆。事聞。其賢請爲鄉飲賓。不得已。一往後不再。赴人謂有賀友。菊之風。年九十而終。七十後猶手書。所纂小程史諸書數十卷。字細如蠅足。蠅頭性好詭。

客座贅語

卷七

十八

語冷而趣。遙爲士流所賞。而御子弟嚴。嗚嗚終日至。今稱其家法焉。

白塔

筓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俗傳國初瘞張士誠於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在元爲龍翔寺。基塔卽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累甃爲屋。障塔前。閱所度佛像。中有鑄字爲龍翔寺者。乃知俗傳之謬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旂家在聚寶門外小市西去馴象門里許屋宇朴隘居之自若也為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小市口路曰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為貿易者吾不忍以車前三騶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以伯父呼之既貴猶不改後有謂其郊居不便勸市羊市橋北徐宅者公一目即報罷同年趙大尹守問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廳廣大必常得青衣者數人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矧兒輩邪卒老舊居中其門廳僅如中人家

客座贅語

卷七

九

劉清惠公軼事

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某參政者突至不知其為劉公也頗易之公遂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揖者為誰荅曰南坦公也參政大慙沮時參政之輿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為禮故也大尹之子為余言又尚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麵飭炊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治先生里居

少治先生自罷珠厓郡歸閉戶讀書門無襍賓士大夫有過訪者纔一報謁而已年七十餘猶蓄少艾間賦詩寫字與二三親友共賞度每花發盆盎中必招客飲飲中好說古詩奇句或古僻事奇人為令嘲謔相錯風流文雅人謂有東橋先生之風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衣必華整四邊以紅紫黃綠帶綠飾之香氣拂人高自位置意不輕可一世以是得簡貴聲然公及見弘正間前輩風檢其深居簡出自重而不輕與人猶是舊時矩度在今日恐疑滯不可行矣

水田詩句

楊水田先生名成舉進士官至四川叅政工詩惜傳世者少嘗憶其佳句云燈影細搖牕外月雞聲忽報屋頭霜楚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救析家政而坊年僅五十有八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於千戶趙經先生之門趙先生武弁而攻毛詩精舉子業出其門者多名士有僚友欲聽其講孟子先生必正

衣冠據席而談先生子守亦舉於鄉官縣令

南都舊日宴集

外舅少冶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巳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卓一張殺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菓酒用二大盃輪飲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滌盃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卓及殺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用一帖帖濶一寸三四分長

客座贅語

卷七

十一

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卓殺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濶二寸方書春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殺七八器亦已刻入席申未即去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厨人之事矣

金陵諸臺

六朝以來諸臺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馴象門內小市口宋元嘉鳳皇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

城外新亭今石子堰者謬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蟒蛇倉後郭文學讀書臺在冶城今太一殿其遺址此皆灼然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東流

少橋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語余三十年前有一堪輿謂之曰君宅後之河自西而東所謂一彎辛水向東流也此地宜出狀元時人以封公子孚之美

客座贅語

卷七

十二

秀而文意驗在此久之焦澹園先生移居其對門至萬曆己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驗而孚之亦舉乙未進士官至長蘆鹽運使

神敬貴人

顧東橋尚書未第時年十七八家有事蚤起禱於城隍之神甫至廟門有一軍人驚問曰是顧相公邪曰然曰公異日必作尚書矣公怪問之軍人曰吾因赴小教場操演起太蚤假寐於此聞廟內有人傳呼掃除庭內曰顧尚書來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謝其

人入廟禱祠常以此自負後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顯貴名德人即鬼神亦為禮異也

路傍甲士

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 萬壽聖節時督學房御史袁勅諸生赴禮部拜牌予時在洪武街舊居借張韞甫雇輿往北歸方五鼓月明如晝余在輿中假寐韞甫與前行過供應棧房路轉入珍珠橋地多葦池蔬圃韞甫見路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若有所俟者韞甫憐憫不敢出聲翌日為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客塵贅語

卷七

南都諸醫

南都在正嘉間醫多名家乃其技各顯一門無相奪者如楊守吉之為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為產醫周氏之為婦人醫曾氏之為雜症醫白騾李氏刁氏范氏之為瘍醫孟氏之為小兒醫樊氏之為接骨醫鍾氏之為口齒醫袁氏之為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篤實純謹有士君子之行常服青布曳襪繫小皂絛頂圓帽着白皮靴出入多步行間用驢騾或用轎止黑油藤板者如問左婦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詢為某病非

所治則謝不往不似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謝五老夫婦病感冒月餘矣飲食不可下纔屬口輒嘔噦眾醫皆以死法棄去一日楊偶過其門邀入診之曰無傷也病久已去久不飲食腹枵矣小進食就噦上爭噦胸次攪繞作惡耳試頻食之當勿藥而愈家人羣駭其說然度無可奈何姑從之遂以冷茶投粥中頓與人二大盃初尚作嘔已漸喜食食已沉睡覺而霍然起矣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

客塵贅語

卷七

艾千戶

百方不效求楊診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向煮牛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鍋蓋時若以口鼻向鍋傍吸取其氣久之取其牛肉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楊它治多類此

艾千戶

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衛千夫長也年至當告替一子年十六七而脣上有贅瘤初如豆已漸長大如拳觸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橋途遇一道人賣藥者試以子病語之道人

曰吾能治此若家何許且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以一青綫慘之繫于痛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艾老曰病即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候之不至痛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給已病終已不可為也午飯時其子方握匕痛若然墜几上竟無所苦候道人竟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襲職歸

報恩寺塔

客座贅語

卷七

三五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蓮盆口廣三十丈六寸純用瑠璃爲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麗甲於今古中藏舍利時出繞塔而行常於震電時冥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涌出受受如彈指聲嘉靖庚申寺被火并其護塔廊毀之塔故無恙至萬曆庚子中其貫頂大木朽蝕者半金頂亦欹斜矣雪浪洪恩慨然謀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數千架木易其貫頂之木又斥其餘資修塔廊煥然頓還舊觀矣余嘗爲文記之無何爲其徒竭譖被逐而死於吳之

平望叢林中至今爲之惋歎陳太史魯南琉璃塔記曰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百丈外旋八面內繩四方似過其實而文甚奇麗可重也

異僧

雪浪修塔時所構鷹架與塔頂埒一方僧居雪浪座下善升高時天新雨僧着釘鞋登塔之第九層從門出反身以手援簷距躍而上至承露盤中衆人自下望之爲股票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猿易如平地咸詫以爲神余弟羽王親見之余謂此僧者非脇有

客座贅語

卷七

三六

肉翅必膽大如斗或能壁飛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狡僧人酉陽雜俎言唐五官寺因無遮齋衆中有一少年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鬚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瓴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此人與此僧頗相似

掘地得古鏹斗

萬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銅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長可尺許友人沈不疑以爲古欹血樂非也此正是古之鏹斗耳字書以鏹爲

温器其制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蓋古之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温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則用鏹也此地不知何緣埋此且在杏樹根下數尺餘得之又非古墓兆亦奇事

巡城

舊時臺史之巡視五城者日行閭巷間地方有閔者總甲即執其人詣馬前咨之隨為分割決遣而去正德間吳交石公為都御史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謁見往往就所坐鄰家染坊中了城事又有胡州判者住

客座贅語

卷七

二十七

北門橋一御史與之善偶來拜坐其家有總甲執訟者就廳事中人決十板而去家伯祖為余言之當時事體之簡易如此其後總甲不復途中咨稟惟開單詣御史所居宅呈治後又創造察院益為嚴重視曩者事宜益不侔矣

輿馬

四友齋叢說中記前輩服官乘驢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為異也頃孫家宰丕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與同部進士騎驢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

言隆慶初見南監廳堂官多步入衙門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物者今則新甲科輿從烏奕長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籠肩輿腰扇固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為南司業時家畜一牝驪乘之以升監旁觀者笑之亦不顧今即幕屬小官絕無策騎者有之必且為道傍所擲揄憶戊戌己亥間余在京師猶騎馬後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矣事隨時變此亦其一也

俗侈

客座贅語

卷七

二十八

南都在嘉隆間諸苦役重累破家傾產者不可勝紀而閭里尚多殷實人戶自條編之法行而雜徭之害杜自坊廂之法罷而應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寄養賄賂之禍蘇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聊者何也嘗求其故役累重時人家畏禍衣飾房屋婚嫁宴會務從儉約恐一或暴露必招板累今則服舍達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物力日益耗盡且曩時人家尚多營殖之計如每歲

赴京販酒米販紗段販雜貨者必得厚息而歸今則往多折閱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虛之理故難偏論也

女肆

余猶及聞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連街接弄幾無甃地長橋烟水清泚灣環碧楊紅藥參差映帶最爲歌舞勝處時南院尚有十餘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爲茂草舊院房屋半行拆毀近聞自葛祠部將回光寺改

客座贅語

卷七

三九

置後益非其故矣歌樓舞館化爲廢井荒池俯仰不過二十餘年間耳淫房衰止此是維風者所深幸然亦可爲民間財力虛贏之一驗也

玄帝靈籤

北門橋有玄帝廟相傳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上所供者後移像於今廟廟有籤靈驗不可勝紀人竭誠祈之往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如面語者余生平凡有所靡不奇中乙酉余一四歲女偶病祈之報云小口陰人多病厄定歸骸骨到荒丘已而

果物庚子余病三月祈之報以宜勿藥候時四月祈之報云病宜增骨瘦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報云而今漸有佳消息是月病果小減六月祈之報云枯木重榮此月肌肉果復生駸駸向平善矣余嘗謂帝之報我其應如響迄今不敢忘冥祐也它友人祈者尤多奇應

龍蠶

張韞甫言其鄰人噉飯時有龍蠶墮碗中亟摘去之啖其飯遂患腹痛至不可忍醫百方療之不效不知

客座贅語

卷七

三

其爲龍蠶毒也久之痛漸下至腎囊遂破從瘡中出龍蠶數枚豈墮碗時遂遺種邪此與宋人洗足海中蛤精入踵事相類非徐才伯之神那能辨者

產怪

萬曆癸丑四月前叅將其某家一僕婦產巨卵五色者一餘漸小至數十枚不知何故意必爲蛇所交而成又一家僕妻產物如蟹螯能行又穩婆劉氏爲家人言曾遇婦人坐蓐產蝦蟨數十者今丁巳春下關一婦產一夜又二頭赤髮共身有聲口嚙人跳跟

欲上屋穩婆手掣之扼而死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人之產物與牛馬之生人要之必有所因可臆而斷世人以耳目所不習遂見為怪耳程生馬馬生人物類變嬗寧有極哉

白兔白猿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鎮江人徐某牛市寓中有一白兔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閱之毛白如雪眼赤紅頗馴擾能出入人衣袖中亦奇物也徵所自得云自天台山中山有一洞洞有白物者五一猿一鸚鵡一

客座贅語

卷七

三十一

穿山甲一蜈蚣而蜈蚣尤奇身長尺餘脊之兩緣如真珠者櫛比晶瑩異常免為黃工部貞甫買去此中士人多為詩詠之

石礫金都閩流寓南都家有白猿一隻長可二尺許眼與面及胸皆赤色毛如雪而醜性頗馴不似它狙狻之躁動也時時閉目危坐似習禪定者金以銀六十兩易得之

余家淮水飲虹橋北河房為家僮所居中有白鼠若初生者僕輩時見之白物不必長年亦不必瑞世自

有此種不足為異

紅鷺

王貢士忠徵官全椒學博夏日同知縣樊玉衡禱雨樊屬王詣壇釘桃椿條見空中有如大紅鷺者飛甚迅盤旋王頂上頃大震雨遂霽乃知世所畫霆神脇有兩紅翅亦自有據也癸丑六月六日王之子履泰與余言于門樓中

烏龍潭

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數友人泛舟於石城門內之烏

客座贅語

卷七

三十二

龍潭時日已暮矣舟在潭北忽見潭南水面有物浮出黑而長可數尺昂首望北而行水輒全涌舟中人驚呼之遂沒元金陵志言與地志宋元嘉末有黑龍見玄武湖側今潭近湖疑即當時所見之處按今潭去湖絕遠志又言潭在永慶寺之前今去寺亦相懸且在寺之後數里意元人修志者未嘗親履其地祇以所傳聞書之故多乖舛若此耳或又言今所云潭是舊湖地潭自在今京旗手大倉中有大池深澄有龍在內不知然否

盧苑馬

盧苑馬公壁舉嘉靖戊戌進士歷郡守至今官生平抱苦節宦歸行李蕭然室廬皆先世遺無所增置性好菊宅傍有園公手藝菊其中廣求異本至數百品躬搔抑灌溉之秋時花發召客宴賞累日自餘閉門晏坐間讀醫書訂藥品意泊如也余日中所睹士大夫清介此公為首以子姓不甚顯人遂鮮知之者頃郡數舉鄉賢祀如此公竟不得與俎豆之列可為浩歎

客座贅語

卷七

三十三

讀書五色筆

外父少冶公嘗謂余言先輩蔣公名法上元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參議其少為諸生所居在下街口門有樓二間即公讀書處也後罷官歸猶讀書其上杜門掃軌人罕覩其面有通鑑綱目一部每閱一過即以一色筆圈誌之凡數閱五色皆備所批字畫精謹深可寶玩此不惟見前賢操履清貞矯矯人外即其終身學古無它者好亦當時醇樸寡欲之一端也沈韓峯侍御看綱目亦用五色筆前輩讀書用意大都爾

爾今人鹵莽言之使人慨歎深

盛仲交

盛貢士時泰在慶曆間以才名噪一時楊用修王元美二先生皆與之友稱譽之博南為其所居蒼潤軒作記弁州贈詩有盛子來金陵醉眼天模糊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之句每有撰述伸紙落筆滾滾不休頃刻萬言可就紙盡則已否則更揮而足之詞意清曠磊落超軼絕塵真異材也善畫水墨竹石人謂有洋州眉山之風生平不問家人生產為子敏耕娶

客座贅語

卷七

三十四

婦妻沈孺人囑其勿它適薄暮偶一友人過之言將之城南某寺仲交欣然偕往比親迎四覓仲交不可得已閱數日方歸人問適從何處來乾笑而已其任達如此

小九華

胡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後園地忽鏗然有聲異之以手擘土見一研山埋其下出之長可尺許高數寸峯巒峭崿森秀紋如胡桃色黝然真几案之佳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如東坡先生仇

池石故事手自為記屬友人咏之按此地在南唐為
宮內傍有護龍河石甃尚在元則為龍翔寺矣石不
知何時入土中

梁八老

梁刺史名楹楹之父曰梁八老俠烈士也刺史以嘉
靖丙午舉于鄉宴客召伶人為劇所食伶者糲也伶
于筵前發科黝之八老怒陰部署家人推一豕烹之
炊粳米三斗為飯以二大甕酒佐之賓退扃戶呼伶
前曰來若何等人即噉糲何不足若所乃敢當筵訕

客座贅語

卷七

三五

我我今為若具食而輩立噉盡否則斃汝鼠子言訖
左右持白挺者林立侍伶跪伏泣涕啣嚶請命久之
不解而八老最鍾愛其長女伶之黠者知之潛懇其
僕達于女女乃急呼八老入既入而家人私以梯縱
伶升屋踉蹌遁去自是八老每讌諸伶廩廩亡敢或
偃蹇者

欽天監為順天府丞

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歷官欽天監監正加順天
府丞公洞曉歷算占候之術嘗與唐荆川先生反復

辨難家有所著書數大冊皆言曆法今亡矣公恒言
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其光色星星不
同要須隔紙窻穿隙觀之一見其光便知為某星百
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此昔人論星所未及公孫元
舉萬曆乙未進士

沈侍御

前輩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類杜門謝交游郡邑大
夫至終任多不識面曾聞沈侍御越罷官歸日坐樓
上寫書以三錢雞毛筆抄至數十百冊親友亦不數

客座贅語

卷七

三六

相見汪公宗伊為南部郎公按部日所薦官也執門
生禮候公辭不見立赤日中數刻僅一接之汪公歎
息而去其簡遠如此在今日則亦有不能遂其高者
矣後公當舉鄉賢汪公官大京兆以公門人引嫌不
敢申院遂中輟公論至今以為闕典

王奇

王奇為諸生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後以事被褫乃
以術游四方成化中來金陵三原王公在兵部方為
權貴所尼屬奇筮之奇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

衡乎已而果然吏部官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奇曰命豈宜問于公哉進退人林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奇筮之遇恒之大過奇曰五爲囚固賊入矣其焉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死將斂其女病問命于奇奇曰女固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卽欲斂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奇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其他奇中

客座贅語

卷七

三七

尚多奇天台人無錫邵文莊公爲傳其事

奇術

王元吉

方正學先生志元吉墓載其事曰元吉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元吉不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守將閉門伏不出福壽憂不知所爲元吉造門請見論事福壽起

問計答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壽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自來執殺之也先失勢所自敗去元吉絕不以語人久之上得江淮卽金陵爲帝元吉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卒以布衣終奇計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不讀書而闇

客座贅語

卷七

三八

合奇士也

溪漁子

溪漁子王顯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讀書不肯帖帖諸生間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間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從之游者天台林右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于爲文張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顯游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

出酒相飲。搨衣跣行。起舞為樂。躑聲撼數十百家。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為人。共駭指笑之。以為真狂。或又疑其為神仙人。云顯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眾人中。見者爭視之。否則被汗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呵之弗辭也。後忽盡悔。所為買書數千卷。伏讀之。為文章奇偉。伉儷然。以自名。嘗曰。漢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為。

客座贅語

卷七

三九

奇人

李疑

宋太史濂李疑傳曰。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坐。汎室。具床褥。爐竈居之。徵醫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日莫執手問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漫大衾。席穢不可近。

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疑遂求其里人。借往。攜以歸。面發囊。誌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眾拒門不

客座贅語

卷七

四十

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真義士似杜環。

客座贅語卷七終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

名公像

科舉事例

儒學

皇城

吳媪

蠓磯

鄭生

飲虹先生

司馬家婢

黃督學

仕路窄

賞鑒 八則

藏書

督學察院

元御史臺

金陵垣局

客座贅語 卷八目錄

王司寇

陳侍御

割肝

秋宇先生著述

黃螿南父子

文臣賜第

修志

尹山人

陳廣平

孔復

四羽士

白野先生

侍御無茶具

耳環投水

金陵學校

祠先賢

青溪先賢祠

建康俗尚 十一則

南都詞林

訢慕編

許少張

吳八絕

鄉正

劉千戶

周汝衡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終

客座贅語 卷八目錄

客座贅語卷八

大市

名公像

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頰微髭鬚文毅尤為肥碩聞其曾孫翰儒言腰帶圍可容中人四軀也公無子里中傳文僖禱北岳其夫人姚夢岳神指捧香合童子曰以為爾子孕而生公故名岳言公隱官公會生子祝枝山野記亦言文毅願躬廣

客座贅語

卷八

頤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而陳中丞人物志言文僖雙目如電體有四乳祝或誤也

王襄敏公廣額豐頤而骨氣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紋五條右頤有一黑子音吐如鍾

都督劉公壘面巉削無渥顏聳肩如寒士

楊水田公成鐵面劍眉凜不可犯

陳太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僉憲公清貌古神秀其聲清遠

徐子仁公霖廣面長耳美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

行步如飛稱曰髯仙

謝野全公承舉美鬚髯行九人稱曰髯九

許奉常公毅長頭面白皙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碧

色八十時狀如世畫老子

王吏部公鑿面白皙骨峻嶒清峭兩眉如劍直豎微

髭鬚望之義氣凜然

殷宗伯公邁面圓黃白色微鬚清靜之意可見

姚太守公汝循身可中人面上員下稍銳白皙小有

鬚向人多笑容

客座贅語

卷八

余司成公孟麟目小而圓骨法清古耳高於眉下微銳

沈侍御公越修幹廣額氣韻高邁

盧苑馬公壁長身面如之黃色古而硬老矣多皺紋

王太守公可大修軀銳首面長尺白皙眉目疏朗微

髭鬚手掌如噴血長上短下聲如鍾

吳司寇公自新大軀方面白皙而紅微髭鬚豐頤目

光外現有威重

科舉事例

應天府鄉試 國初自府學生增廣生監生外如未

入流官吏武生醫生軍餘舍人匠之類皆得赴試皆
得取中如成化元年章玄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
八十七名四年謝崇德以內江人吏中第四十二名
十年王鑣以犧牲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
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衍以武學生中
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沂州衛舍人中第十
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
麟以武學生中第七十五名齊貴以管繕所匠中第

客座贅語

卷八

三

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八十
五名十四年陳沂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四十八名邵
鏞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劉翊以錦衣衛
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虞以驍騎右衛總旗
中第八十九名相傳兩畿額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
原為雜流設也自嘉靖以後遂不聞有中者武生間
亦考送入場傳言不與謄錄果爾則亦非 聖朝立
賢無方之意矣又附學生入試自弘治八年始吾鄉
顧尚書璘以附學生中第十四名應天試錄之有附

學生亦自此始也

儒學

府學明德堂後舊是一高阜土隆隆墳起嘉靖初都
御史陳鳳梧夷其阜建尊經閣於上未建閣之前府
學鄉試中者數多景泰四年開科中式者二百人而
應天至二十九人可謂極盛自建閣後通年漸減隆
慶以來稀若晨星矣萬曆乙酉丙戌間太常少卿濟
南周公繼署府篆公雅善玄文宅經謂儒學之文廟
坐乾向巽開巽門而學門居左屬震廟後明德堂

客座贅語

卷八

四

後尊經閣高大主事廟門與學門二木皆受乾金之
尅陽宅以門為口氣生則福尅則禍於是以抽爻換
象補泄之法修之於學之坎位起高閣曰青雲樓高
於尊經以泄乾之金氣而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
二門之氣又於廟門前樹巨坊與學門之坊並峙以
益震巽之勢於離造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發
文明之秀又以泮池河水不畜於下手造文德木橋
以止水之流修理甫畢公遷應天巡撫都御史學門
內舊有屏牆戊子冬公下檄拆去之曰去此明年大

居此亡疑矣。已丑焦公果應其占。庚寅冬公遷
南戶。侍面語予曰：修學而一大魁。余未敢言功也。占
當出三元坊中樞字亭上星字篆文區之三口星上
之三圖皆寓三元之象。君其識之。乙未戊戌朱公與
余相繼登第。人益以公之術為神。頃年有議修學者。
大京兆黃公博謀於眾。余謂只宜循公之制。不可輕
改。其發科之多少。蓋亦歲運利鈍所致。不拘何宅皆
有之。惟其宅本吉則宜靜聽。以待吉之自會。年年變
遷。科科修改。斷無此理。時議者皆以余言為然。京學
客座贅語 卷八 五

志載公修學事。余特為詳其所以告學者。

皇城

萬曆中少宰李公廷機曾議修大內承天門樓。余座
師少宗伯葉公向高署工部事。以質於大司馬郝公
杰。郝公以會典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内官殿不
許重修之例。答之遂止。而不行。然余查萬曆初承天
門損壞。部題准修。理工部主事黃正色等有勞。人役
俱叙功。則皇城自舊例城牆之外。亦有修理之事
矣。竊意唐重東都。宋重西京。僅置留守。與今日南京

奉陵廟。備百官者。殊例。官門任其頽敝。恐亦非
家重根本意也。

吳媪

王丹丘翁言。吳交石尚書有姊老而寡。居尚書之家。
媪能詩文。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咏。或來詣尚書者。
值其出。輒請媪見。與論議。問近日有何篇什。供茗
而去。當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曾不以為異也。尚
書友愛甚篤。摯為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門橋南。嘗
於橋上遇其兄。踽踽步行。即下輿扶攜而歸。里中老

客座贅語

卷八

六

成人至今談之。以為盛德事。而國史實錄亦謂公居
家待昆弟有恩。人皆稱之。

螺磯

蕪湖江有螺磯。磯有廟。所祀者劉先主之孫夫人。江
上漁人言。螺蓋老鼃之類也。癸丑某孝廉以訪友寓
鳩茲。偶游廟。入寢殿。熟觀其像。賦詩有調謔語。歸卧
旅舍。詰朝晝漏下數十刻。不啟戶。家人挾扉視之。則
死於榻矣。陰精流輪。霑汗席上。疑為物所魘。而
稱入祠廟者。宜敬而遠之。毋得瞻視。謔浪觀。

此與三水小牘所紀魯山縣女靈廟夏氏前年頌類彼爲神所招以友人正言責神而罷而孝廉乃惟其禍可異也

鄺生

鄺典者前京兆鄺公埜之裔也爲府學諸生齒且宿矣訓童子於大中橋尹氏夜臥館中有羣盜猝至扣主人門不啟粹鄺令呼以入鄺曰不可盜以刃迫之生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若子今乃爲若輩呼其門以劫之此豈復有人理邪汝殺則殺吾口不可開也

客座贅語

卷八

七

盜不得已掠生衣被而縛之至天明主人開門乃解其縛生素慙直今段遂能剛正乃爾若此生者余意學使宜旌異之以厲積俗

飲虹先生

李師文熙參議吳之子也舉進士爲南御史以上疏請誅劉瑾等逮下詔獄廷杖三十放歸瑾深銜之踰年又以舊牘中有熙名文致微過復傳旨於南京午門杖五十瑾誅後家居一十六年起官郡守至按察副使生平方嚴峭直人以爲難近顧司寇爲作墓志

亦微見其意云時輩稱曰飲虹先生況其負氣而善藏也李家在新橋西故號飲虹飲虹舊橋名公與王辣齋徽顧橫涇璪皆號豁刻而王顧之清端李之能諫皆錚錚爲世偉人未易才也

司馬家婢

羊市橋下司馬家西虹侍御之後也萬曆丙午丁未間家有怪拋擲瓦石無虛日後復處處發火焚其門樓三間百計祈禳迄無驗客爲余言其狀余應之曰曾憶風俗通中老嫗事政與此類試語司馬君可密

客座贅語

卷八

八

察家中男女當有人作此狡僞者母信爲鬼物也客不謂然後一日司馬庶母有一婢忽裙帶中落取火紙夾於地家人追問之始具吐實向之怪孽皆此婢之爲也其家遂逐此婢婢去而家安矣語曰少所見多所怪然哉

黃督學

督學黃公汝金別號翠巖才穎捷異常閱卷一目數行俱下常以兩門役橫曳之手執筆遇佳者輒用筆大抹門役亟以酒大白進爲引滿賞之遇惡文卽大

院擗地上發案日凡所賞識與所黜斥口誦其文之佳惡不遺一字人以爲神試童生日交卷隨問定去取有出院未抵寓者而案已發矣其敏而彊記亦一時之雋也

仕路窄

胡象岡督學曾以事笞一吏吏北人也口稱仕路窄仕路窄求免胡怒盡法決遣之後胡以事被逮詔獄獄中供帳食物畢備胡心訝非獄所宜久之因問執事校尉何以有此答曰此吾獄吏意也胡心感甚

客座贅語

卷八

九

而不知其人事解訪此吏詰之曰君待我厚不啻骨肉不曉我何德于君而以此施我吏笑曰公忘之邪吏卽仕路窄者也胡大感涕曰我一時執法笞君君不恨我我在獄中君不思釋憾於我反厚待我君誠高義足驅今古我爲不知人矣遂與約爲兄弟厚扶植之惜此吏忘其名

賞鑒

八則

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真蹟爲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壘又次之漢玉杯珖之類又次之宋之玉

器又次之審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審成化審又次之永樂審嘉靖審又次之留都舊有金靜虛潤王尚文徽黃美之琳羅子文鳳嚴子寅賓胡懋禮汝嘉顧清甫源姚元白澗司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時泰姚叙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賞鑒或好事皆負雋聲黃與胡多書畫羅藏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數千種何之文王鼎子父鼎最爲名器它數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秘盈筥盡掩前輩伯時元章之餘風至是大爲一煽矣

客座贅語

卷八

十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舊云在南京一質庫後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處嘉靖中一貴人以重價購送嚴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本也世蕃喜甚裝潢人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指言其僞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顧東橋以尚書考滿入京分宜請其宴堂上掛吳小仙月明千里故人來圖公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聲曰此摹本也真蹟在吾鄉倪青溪家此畫甚佳當求其真者嚴爲色變

黃美之家有王維着色山水一卷。又王維伏生授書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玄敬看畢。吐舌曰。生平未見。

王維江天霽雪卷。爲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沒。馮開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尚在其長子驥子家。慕而欲購者。懸予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榻黃庭經肥本。最爲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記胡有蘭亭記。

姚叙卿藏宋榻淳化閣帖。紙墨光黠如漆。而字肥。後

客座贅語

卷八

廿

爲其姻家鍾櫛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叙卿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鏡。價至七百元。叙卿沒後。曾有人持以質於余。余睹其字多杳拖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爲徽賈以重價購去。

王藩幕元耀故富家子。善畫。家多畜古名畫。至數百軸。李成看碑圖。爲最。所刻石帖名栗葉齋帖。皆三吳及金陵人書。

藏書

南都前輩多藏書之富者。司馬侍御泰。羅太守鳳。胡

太史汝嘉。尤號充棟。其後人不能守。遂多散軼。司馬家書目尤多。秘牒有東坡先生論語解鈔本四卷。其家數有鬱攸之變。此書亡矣。胡氏牙籤錦軸。最爲珍異。而子孫式微。彫落市肆。尤爲人所惋歎。昔人言藏書八厄。水一也。火二也。鼠三也。蠹四也。收貯失所五也。塗抹無忌六也。遭庸妄人改竄七也。爲不肖子鬻賣八也。周吉甫言。里中謝家小兒。喜聞裂書聲。乳媪日抱至書室。恣裂之。以招嘻笑。此當爲藏書九厄。乃

客座贅語

卷八

廿

予又聞里中故家子。有分書不計部數。以爲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數冊者。有藏書不度篋笥。狼籍大米桶中。或爲人踐踏者。此其厄。視梁元帝南唐黃保儀之焚毀。又何如哉。至若爲庸夫作枕頭。爲村店糊壁格。爲市肆覆醬甌。爲婢媼夾鞋樣。比於前厄。差降一等。其它如堆積不曉披閱。收藏不解護持。秘本恡惜不肯流傳。新刻差訛不加讐校。書之衆厄。又有未易枚舉者矣。

督學察院

督學察院在南門內舊為皇殿武宗南幸時居之後改為學院公廨自耿恭簡公後中多妖異近臺李公寓其中一日月下與夫人閒步堂上忽庭中有小生員數十人各具巾袍拜舞於階前公與夫人大驚詫遂移居於會同館自後此院扁鏽甚固深藜宿莽白晝人亦無敢入矣頃年陳公懷雲來乃重為創建一掃而更之移居其中遂無它事

元御史臺

弇州先生丞相府志言太祖初下金陵為吳王以

客座贅語 卷八

十三

元御史臺為中書省且云不知御史臺何地按太祖為吳王時居今舊內而元之御史臺金陵志在古御街東青溪之右正今舊內地夫既以南臺建舊內則所云以為中書省者恐未的也作大內後所建丞相府不知在何處今傳西華門內為丞相胡惟庸府亦似未的蓋自罷丞相革中書省為六部其衙門建置又已大有更張然不可攷矣

金陵垣局

鄭端簡公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

留顧司寇公亦言登幕府山望大江東去往而不反為之太息考之地理家言以巒頭配天星金陵江水直朝射入乃紫微垣局也古記云中垣已皇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偶與友人論此謂江水衝射秦淮西注無應砂關瑣故云余曰此言非也鍾山自青龍山至墳頭一斷復起側行而向西南而長江自西南流向東北所謂山逆水水逆山真天地自然交會之應也左邊隨龍之水自方山旋繞向東歷北又折而向西入江其入江之口左則自橫山發支由雲臺山

客座贅語

卷八

十四

觀山獻花岩牛首大小石子堤至雨花臺穿城壕至鳳臺山北臨淮水而右則自鍾山龍廣山雞籠山起謝公墩冶城南止於淮而其外又自馬鞍山起四望山石頭城直繞南過冶城而護於外此兩帶山在外則逆江而上以收江水為鍾山夾從內則逆鍾山內局之水直奔而南以收淮水垣局之固密如此何得言江水衝射無應砂關瑣邪所為微有不足者以逆水而結氣力與中穿而落者稍覺有間而緣江翊衛終是單薄不若京師之雄壯而厚大耳即二公之言

均之未得其真也

王司寇

黃岩王公燦以大京兆遷南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名繡二鷲人也家訾計累巨萬僮奴數千指善納交權貴人權貴人多與往還歲時餽餉燕會門之車馬弗絕也以是冠得恣橫犂牙里閨中人毋敢忤視者而冠與方士赤肚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噉之或剉其骨以為粉以是為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免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它所陰購而餌者

客座贅語

卷八

十五

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為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畿民大快之公自為京兆所行諸善政大者凡數十此舉尤為眾所稱至今歌誦之祠公於雨花臺北公後官至南右都御史以忤宰臣貴溪公歸後數十年有陳侍御訪拿鄧玉堂之事

陳侍御

嘉靖中一監生曰鄧玉堂不知何許人家復成橋旁饒訾財交結諸貴人相引為聲勢畜虎棍數十人遇

江上賈舶至者令其黨假充諸色人給事賈人所或為縫紉或為禱祠因得賈人鄉里姓氏與其祖父諸名字寫偽券牒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負我金若干賈人多錯愕不能辨其黨又大言恫喝或居間游說脅持之往往如數償間有識其詐者輒鉤致於家寘水牢中其人悶絕輒償所負以求解有訟者請託抑其詞不行或訟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御史荊州見吾陳公大賓至稔知其惡狀欲除之恐其多與援乃先往投刺致其報謁比人即令人褫巾

客座贅語

卷八

十六

服捧於庭具刑嚴鞠之俯首伏訊諸貴人以書為請者盈門御史悉令投匭中獄既具隨斃諸杖下所騙人田地房屋與強奪人妻女悉召原主給之至今長老言此猶以為快其後數十年有李御史訪拿監生孫某之事

割肝

陳中丞金陵人物志於孝子之割肝剖心者得七人焉宋四人曰伊小乙溧水人也剖腹取肝以療母疾劉興祖表孝坊民也剖腹取心以療父疾愈而復作

又嘗腹取肝襍糜進之史思賢溧陽人也封心以療母夏氏女割腹取肝以療母元一人曰顧童子保寧街人也母病童子年始十六割腹取肝襍粥以進母母即甦翌日童子病又一日死明二人曰徐佛保江陰衛人黃阿回水軍左衛人皆割肝以療母偶與客語此因授而記之

秋宇先生著述

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為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豔間亦

客座贅語

卷八

十七

有閨閣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云云託以詭當事者也傳後傳聞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為然某者好詭激飾名陰擠人而奪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其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先生隸書師鍾元常草書師張伯英等王常取三人書之在閨帖者從宋榻本手摹刻之較今所傳閨帖神檢殊勝張草中耳字長尺餘與閨帖異今此本在中州

黃螯南父子

其書黃公甲字首卿螯南其晚而自號也因以名其集文多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今古頗饒獨詣高自矜許自負不減二陵所著獨鑿錄評詩文多前人所未發性好忤物居鄉與往還者不二三人晚與廖工部文光善數共觴咏一日廖規其集中有陣毯等語宜刪遂大詬罵絕之生四子皆負雋才伯祖儒有諫鳳嚙覺集仲成儒螯南最器之蚤死有菟辰齋集叔方儒落魄廢其業亦有陌花軒小集曲巷詞餘調世嘲俗殊令人解頤也季復儒為諸生見罷有振秀閣

客座贅語

卷八

十八

稿少冶王公嘗稱螯南詩如一領錦繡衣或間以麻泉語似太過諸子雕龍競爽而名跡不著士論甚為惜之

文臣賜第

南都諸文臣得賜第者惟張文僖公春菴一人而已其孫僉憲恕草公行實曰公為侍讀宅舍火疏于朝曰臣有老母守節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無老母寧有今日母無幼弟身罄餘年子母相依兄弟無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廬近遭回祿臣

其與第莫知所棲誠願乞休用圖終養庶幾屋烏遂
反哺之情危鳥免失巢之嘆疏上英廟惻然勅下
該部因查得太僕寺少卿鄧某有房一所總計若干
餘間坐落聚寶門裏鎮淮橋東見今空閑相應給與
益母暨弟一同居住奉 聖旨准他工部知道

修志

陳魯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東橋先生與之書曰嚴
惟中袁州府志都玄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
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璘收有長安舊

客座贅語

卷八

十九

志一本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
乏此作志不難正唯發凡起例爲難耳又本府若上
元之明道書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檢
尋遺蹟就請白公興復蓋百五十六年方遇明公一
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實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機
會也又稅糧後當具供億一目查內府及諸司供億
近年與 國初多寡之日庶仁者有憫惻之意此不
爲徒作也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
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志極
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
臥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
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餽客麵近四十餘碗客
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無留
餘也孫某者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某戲問曰
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卽買而饋之噉瓜立盡無
留餘也尹曹李員外遣僕上病疏一日辰刻尹於北

客座贅語

卷八

二十

闕端門前見其僕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
午餐尹報李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後僕還
核問果合某御史嘗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尹登
大中橋觀月兩鼻垂涕尺許殆死矣何召御史笑曰
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
召已也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几晝睡寤而語魏國
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卽出袖中兩
橋昇之一貴人母敬事尹甚虔旣而所愛孫未冠病
瘵諸醫謝不可治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

為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爾令置兩榻相附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轉喉嚨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熱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試禮闈落第卒業南雍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勲業顯哉文成悵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偽誑世而以

客座贅語

卷八

三

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偽也敝衣跣而往謁隨眾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為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乃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真篇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為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與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象爻三教渾合之

旨願都千百言眾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遠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屏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皮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獻所贈尹曰是豫料我將遙適也無何逆闕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闕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彭輅論曰稽康謂神仙繇異稟受之自

客座贅語

卷八

三

然非積學可企然稟異者鮮不學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次得數百年夫歲以千計則仙矣彼仙者豈遂彫三光閱萬載無終極之期哉入我明僅傳張邈邈冷子敬尹蓬頭三數公一何寥寂也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道尹遺事故論者焉

陳廣平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翊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小幻術愚其子子心豔之謂為真仙人也歸亟稱於父都事益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卧內都事家多美

妾方士盡以呪法鉤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婦
孺告官爲理。聞諸朝，朝命檻車，遣至京，修於市。國
丈亦載之獄。詞方士爲陳廣平、濟寧人也。挾它妖術，
譖不軌。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冀其傳此法。不自知
損德敗名者衆矣。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可爲深
戒。

孔復

常檢校信爲余言。廖副憲家居時好道術。方士孔復
者以燒煉進，廖館於家。久之，語副憲曰：吾欲一行接

客座贅語

卷八

三五

補法。公曷資我，與兼金至。藉市倡家宿，倡婦與之偶。
初覺異甚，久之轉畏其淫毒，避之。復搜之，不可
得。假母年四十餘矣，素以善淫稱。代與接，久亦趣避，
而復固自若也。後倡婦病月餘，假母亦數日不能起。
其陽能吹燈滅，且喻火酒至二升餘，布於四肢，赤如
血，已復出之。此真所謂采戰逆流邪僻不經之術也。
而人多惑之，學其術，求神舉噫，世豈有好色之神仙
哉。

四羽士

余所見與耳所聞四羽士，皆三十年來游南都與
縉紳往還灼灼有名者也。閆蓬頭希言，嘗在弇州先
生司馬署中。先生躬爲余言其亡甚異人者，且言初
至猶矯健，後稍弱，且泄瀉，不久斃於毛百戶家矣。先
生爲其像贊，有曰：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臆其名
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睹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
辨其爲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從子，不我
留呵，呵休休，似涉微諷。其後十餘年，閆弟子李徹度
者來，李曾止余亡弟周南所，其人瀟灑出塵，所教人

客座贅語

卷八

三四

在固後天之氣，以養先天而已。人有行之者亦多效。
太倉王相國、晉江楊宗伯，皆有傳。近年遂不復出游，
止於黟歙間。嘗以清虛祕典寄余，大較亦用儔結之
事，第與逆流者不同耳。李去未久，又有稱醒神子者，
須髮如雪，幹偉而善飲，噉卿大夫多從之游。大司徒
萊陽王公獨信以爲真，且曰：渠自言是王威寧越，嘗
見威寧畫像，與其人類，意頗崇奉之。而葉宗伯李少
宰郝大司馬三公一日同訪之，神樂觀，其人顛倒失
度。三公謂是非有道氣象矣。頃年又有所謂彭仙翁

者何參岳公露極言其非恒人面語余曰據其詞翰非科甲者不能為其術大端在積氣而挾有黃白男女諸奇幻術一時師之者多以靈異自詫不知其果真有所得否也其人攜數妾而行上河鈕氏嘗迎而館於家鈕氏婦問其妾仙翁亦交會否答以月必接接而女即病如斯而已矣大都此四羽士第其品閭為最李次之彭又次之醒神子人言為社日生當可信其品最下不足信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者何也嗟乎以世間心漫求之彼亦漫應之即旦暮遇猶

客座贅語

卷八

三五

千里矣世間那有揚州鶴哉

白野先生

殷白野先生邁萬曆初以太僕卿里居負重名時江陵當國有意引先生為已助操江都御史王篆江陵心腹也過先生為其致款款且曰公幸俞此言暫出少却當以大司馬推公矣公默然不應王要之甚苦竟不出一語久之王曰坐久矣我饑公幸有以啗我公亦默然王不懌而去既去其子慶咎公何以不答且家幸有午殮何不留啜而介介如此公曰江陵橫

終當有祿王非端人何可與作緣也後江陵推公禮部侍郎掌南國子監事會有小故公遂力辭而罷

侍御無茶具

邵侍御清為鹽使者忤劉瑾被杖繫追罰米若干石瑾誅起官至廣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竟不能具茗椀林歎息而去霍尚書韜嘗以所毀菴廟田若干畝餉公公固辭不受終身亦貧嗚呼真不愧厥名矣

客座贅語

卷八

三五

耳環投水

李公重字元任號遠菴舉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江西臬副居官清介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而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床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反原任乃已家徒四壁立深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八十金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為置子錢比歲暮進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之不入囊也苗時返犢公可耻美矣呂涇野先生嘗云過白下見副

待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其為名流所慕如此。

金陵學校

漢揚州刺史何武所至。先即學官見諸生。

光武時李忠為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

吳景帝永安元年。詔置學官。首立五經博士。

晉建武初。始立太學。因王導戴逵之言。

咸康二年。立太學於秦淮水南。

客座贅語

卷八

三十七

太元十年。尚書令謝石復請興國學於太廟之南。

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明年

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

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儒學在鍾山之麓。草堂是也。

玄學在雞籠山東。文學文學並在耆閣寺側。

二十七年。罷國子學。而其地猶名故學。齊竟陵王良

開西邸。延才俊。遂命為士林館。在雞籠山。

梁大同六年。於臺城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南唐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

宋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為太守。奏建府學。

景祐中。陳執中徙學於府治之東南。古浮橋之東北。

紹興九年。葉夢得因學兵燬。更造。

元集慶路學。規模率倣前制。

國初。改國子學。後建國學於覆舟。雞鳴兩山之陽。乃

以此為應天府儒學。

祠先賢

淳祐十年。吳淵列祠先賢於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文公敦頤 明道先生程純公顥

客座贅語

卷八

三十八

伊川先生程正公顥 晦庵先生朱文公熹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丞相呂文穆公蒙正

一拂先生鄭介公俠 通判楊忠襄公邦乂

丞相周文忠公必大 南軒先生張宣公栻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勉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德秀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師魯國顏公真卿 丞相李文定公光

中書傅獻簡公珪 少保馬忠肅公光祖

樞密包孝肅公拯 尚書張忠定公詠

右六位在明德堂東

丞相趙忠簡公鼎 丞相張忠獻公浚

丞相呂忠穆公頤浩 丞相陳正獻公康伯

尚書黃公度 樞密忠肅劉公琪

樞密丘公密

右七位在明德堂西

青溪先賢祠

客座贅語 卷八 三九

宋馬光祖建先賢祠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讚攷金陵志祀者皆於此土有涉非泛然而已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居且游於斯後閩士陳宗上制置姚希得書求增入蘇文忠子瞻且備列公游金陵賦咏之事謂位次當在程純公之下祠國初已毀萬曆丁未南少宰葉公因祠部郎葛君重建祠於普德寺後山而不聞其增祀文忠也其四十一人遺跡略志於後

吳太伯初逃句曲山中

嚴光結廬滌水縣

張昭宅在長干道

是儀宅在明門

周處子隱臺在

陶侃在石城

謝安宅在烏

王羲之事見冷

雷少宗在龍山

客座贅語 卷八 三九

陶弘景居茅山

顏真卿異列刺史其家

孟郊在江寧

潘佑見江

張詠知昇州

包拯知昇州

程顥上元

楊時嘗家

張浚留守

范蠡長于里

諸葛亮往來吳又

周瑜在

王祥化城寺北

王導宅在烏

卞壺廟在冶

謝玄別墅在康樂坊

吳隱之在城東

劉瓛居檀橋

蕭統讀書臺在

李白往來金陵

李建勳號鍾

曹彬昇州行

李及昇州觀

范純仁江東

鄭俠清涼寺

李光宣撫使

楊邦乂知溧陽縣

楊邦乂遷溧陽縣

虞允文

督府參謀

張栻

督府機宜文字

朱熹

江東轉運

吳柔勝

生於金陵

真德秀

江東運使

建康俗尚

隋志曰丹陽舊京所在人物繁盛小人率多高取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襍五方俗頗相類

顏氏家訓曰江東婦女畧無交游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

客座贅語

卷八

三十一

杜佑通典曰江寧古揚州地永嘉之後帝室東遷本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隸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沈立金陵記云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功名者甚眾

祥符圖經曰君子勤禮恭謹小人盡力耕植性好文學音辭清舉

顏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與洛下耳

楊萬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之遺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地大而才傑

游九言曰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尚氣前年攝行倅事日受訴牒不過百餘較劇郡纔十一爾為吏為兵者頗知自愛少健狡之風工商負販亦罕聞巧偽戚氏曰金陵山川渾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絕滅境為墟來居者多汴洛力能遠遷鉅族仕家視東晉

客座贅語

卷八

三十二

至此又為一變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街謳歌尚傳京城故事人物敦重質直罕翺巧浮偽庶民尚氣能勞力田遠賈舊稱陪都大鎮今清要之官內外通選人品倫鑒居東南先士重廉恥不競榮進氣習大率有近中原地當淮浙之衝談者謂有浙之華而不澆淮之淳而雅于斯得之矣

顧華玉尚書近言云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之靈懿焉其教也乃或樂虛淫習侈豫無麻衣蟋蟀

之風士緣以喪節也

焦弱侯太史云金陵六代舊都文獻之淵藪也高

皇帝莫鼎于斯其顯謨大烈紀於石渠天祿彬彬備

矣以故寰寓推為與區士林重其清議及夫餘風細

故昔稱游麗辯論彈射臧否剖析豪彘擘肌分理者

至今猶然

南都詞林

楊勉永樂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張益

永樂十三年庶吉士中書舍人官至侍讀學士參機

客座贅語 卷八

三十三

務劉江永樂十六年一甲二名編修乞便養改九江

府學教授官至長史倪謙正統四年一甲三名官至

南禮部尚書金紳景泰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刑

部右侍郎倪岳天順八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吏部尚

書倪阜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

韋弘治十八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太僕寺少卿景賜

正德三年一甲二名官至中允陳沂正德九年庶吉

士編修官至行太僕寺卿那一鳳嘉靖二十年一甲

三名官至參政張鐸嘉靖二十年庶吉士御史官至

參事胡汝嘉嘉靖三十二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副使

余孟麟萬曆二年一甲二名官至南國子監祭酒焦

竑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朱之蕃萬曆二十

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禮部右侍郎余小子起元萬

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

上共十七人又句容劉濬永樂十年庶吉士官御史

曹義永樂十三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南吏部尚書六

合鄭猷永樂十三年庶吉士官檢討江浦張瑄景泰

二年庶吉士官尚書莊景成化二年庶吉士檢討官

客座贅語 卷八

三十四

至南吏部郎中石淮成化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提

學僉事溧陽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御史官至

布政使溧水馬一龍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檢討官

至南子監司業溧陽史繼宸萬曆五年庶吉士給事

中官至布政使句容孔貞時萬曆四十一年庶吉士

以上共十人總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陳

中丞人物志載丁璿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今攷翰苑題名錄無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舊京

詞林志又載永樂二年庶吉士有王仲壽江寧人又

永樂戊戌習譯庶吉士有莊約上元人

訃墓編

陳參岳鳳作訃墓編為梁官保材張御史大夫琮周官保金顧司寇璘璠子嶼羅太守鳳金太守賢子大車附陳太僕沂景中允賜王太僕韋子逢元附邵僉憲清劉督府璽謝野全先生承舉任德徐九峯霖劉雨黃琳琳弟珍珍子炎杲許攝泉陞李鶴塘景星周吳齋文銓又續亡二人王少保以旂顧憲副璪周乃隱於醫者陳序曰如前十數公或以勛業著或以德

客座贅語

卷八

三五

學稱或以節槩流聲或以風雅侈譽皆玄黃之精英而鄉國之黼藻也一藝之士如周子若而人今也吾見亦罕矣庸可使其無傳乎嘉靖辛亥秋七月望書於大都逆旅

許少張

姑蘇劉翰林斌嘗在清涼寺讀書邀盛仲交同沈重翼上環翠閣劉以佯狂張藏廔為韻苦仲交仲交走筆書壁押張字云任俠那誇許少張事頗隱僻按陶隱居許長史舊館壇碑云長史汝南平輿人漢靈帝

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佞乃東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為光祿勳所言許相正指曹瞞耳諛佞似諛佞之誤此與仲交所用微異又宋有許安世著許少張集一卷

吳八絕

孫吳時吳有八絕吳範以治歷數知風氣聞劉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趙達以治九宮一算之術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皇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速並恨峻象斟酌其

客座贅語

卷八

三六

間甚得其妙嚴武字子卿圍棋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孤城鄭嫗能相人又晉陽秋有葛衡達天官抱朴子言有葛仙公多道術景帝時有巫覡能視鬼葛洪神仙傳言有介象多方術一代初興奇人快士風赴雲集以供役使故不可謂其怪迂也我 國初周顛仙冷謙鐵冠道人張三丰之類亦然

鄉正

顧司寇近言鄉正篇曰太宗伯童公軒擇地而蹈擇

言而言吐辭滯翰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參議王公舉
事君以忠行已以義亢而不徇困而彌貞矯矯乎疆
毅君子矣太僕李公應禎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
不以取與人翰墨之精譬諸銛戟利劍掉以淮陰之
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公鋼愷悌
宜民死無餘藏而故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
之遺愛也

劉千戶

劉千戶蒼字伯春入武學能讀孫吳諸家兵法務行

客座贅語

卷八

三七

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君適不與乃
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
稱奉法吏人信為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
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日
一人號頻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
柰何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周汝衡

周文銓字汝衡蘇人也徙家金陵以醫行汝衡資絕
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脉訣方書諸雜說不究本原即

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眾習書獨
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為小
兒醫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脉汝衡相與往來講究
益歷闔域茂死病家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
多與眾殊指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
遇有故輒不赴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人不
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弗言常語東橋先生曰
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
通其說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

客座贅語

卷八

三八

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
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
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
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
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
強勝命脉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處
決於眾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
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
含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真以固根抵疾疾不作神乃

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
易冀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
名業嗚呼此其指微矣世寥寥誰能解者

客座贅語卷八終

客座贅語

卷八

三九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

半山

三公知人 三則

半山詩句

守心戒行

傷逝 五則

古諸湖

苦節

小人

兩大司馬

達官騎驢

城內外諸水

盛伯年

象骨

師法

禮制 七則

息土

客座贅語

卷九目錄

飛盜

山中白雲

服飾

石城

王逢原鍾山詩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腰玉四人

諸寺奇物 八則

御筆藥方

俞道婆

吉甫佳句

王荆公墓

郡圃老卒

掘河得甲

無盡頌古

公孤

仁宗皇帝御筆

佛面竹投壺

沈氏鴨

趙徐二公

塔影

俚曲

戲劇

酒三則

茶品

魚品

果木移植

紀蟲二則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終

客座贅語

卷九目錄

二

客座贅語卷九

遜園居士輯
鷺洲外史批

半山

王荆公半山寺或以今之永慶寺傍有謝公墩當之以公我屋公墩之句咏此夫半山以城中至鍾山政得其半故名若永慶寺在宋江寧府城內西北與去城至山居半之說不侔且公半山園詩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又次吳氏女子詩自注南朝九日臺

客座贅語

卷九

在孫陵曲街傍去吾園數百尺據此公居豈在冶城後邪今大內東長安門外有河出於銅井井穿城西入引外壕水穿宮牆入御溝井傍有半山里里有一墩父老言此是謝公墩而半山里正以舊為寺址名也友人沈文學秋陽偶過為余言積疑頓釋為之大快蓋宋江寧府城止於今大中橋之西大中橋舊名白下自橋至鍾山計銅井傍之半山里正當其半且既有土人名字其為荆公居址無疑徒以今都城改拓遂埋物不顯士大夫以登眺所不及故亦不知其

名猶賴有父老之言在也

兩大司馬

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應會試揭曉之日五鼓尚未有信時無人走報故也同鄉王公敞官大司馬業先知之當入朝過襄敏公寓因叩門謂襄敏從者曰汝主人已第矣我是先報汝主人後日官當似我後襄敏公竟官至大司馬代曾公銑出鎮三邊王公之言遂為左券且兩公皆腰玉而王公以是年六月解官歸

客座贅語

卷九

二

三公知人三則

金都憲公澤名能知人王襄敏為諸生時公即器重之贈以已所服金帶且語之曰子異日名位當似我也後王公貴果如公言

顧東橋先生撫楚時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年甫十二三有雋才公大為賞器嘗因試對句解所服金帶贈之且曰子異日何但繫此帶聊以見予期子意耳且出少子峻與結世好曰異日貴幸勿相忘後文忠公官政府感先生知因公在日被讒特從部議予祭葬

官峻為上林苑監事

李遠菴先生官浙時海鹽鄭端簡公曉為諸生先生大奇之許為國士曰子必舉解元已鄉試果以第一人赴公車謝辭曰先生勉之曰此行仍當舉第一若第二人則勿予見也已端簡公舉第二人歸遂巡不敢見先生端簡公後官南曹欲贈遺先生憚其方嚴不敢啟口嘗令夫人手製布履一雙袖以贈先生遂巡不敢出先生疑而詰公乃曰門生婦自製一布履奉老師耳先生乃笑而受之其貞介如此

客座贅語

卷九

三

達官騎驢

劉清惠公以僉都御史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騎驢各衙門士大夫有不知而前騶誤訶之者公性頗下往厲聲色愧其人而去前輩居鄉體貌簡易乃爾不獨居鄉然也湛甘泉霍渭厓二公為南部尚書常同訪鄧訓導德昌於府學中至則屏騶從角巾野服同跨蹇出南門外盤桓佛寺中論學至暮而返其在今日則萬萬無舍車而騎者若大老為此人必以失體訪之矣

半山詩句

金陵 國朝建都後宋以前遺蹟多不可尋矣宋之
居此而賦咏最多且傳者母如王荆公今檢其集中
詩題係金陵地名者計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詩中有
可使百世而後髮髯見當日形勝者如招呂約之職
方有曰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
尚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蔓芙蓉蒲柳亦競時冥冥
一川綠如示元度有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圍鑿
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如清亭有曰朝尋東郭來西

客座贅語

卷九

四

路歷清亭又有曰西崦水泠泠公岡有清亭如遊土
山示蔡天啟有曰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
淮廣正可藏一鰲如遊八功德水有曰寒雲靜如癡
寒日慘如戚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如思北山有
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
路如謝公墩有曰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井逕亦
已沒漫然禾黍村如次韵約之有曰魚跳桑柳陰鳥
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 故人耽田里老
脫向方馬開亭捐百金於此掃塵跡我行西州旋稅

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如醉王濬泉詩

有曰宋興古刹今長干靈躍臺殿荒檀欒二泉相望
棄不潔西泉尚紫三石槃如東門有曰東門白下亭
摧篔簹寒葩淺沙棧素舸一水宛秋虵翰林謫仙人
往歲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楊白花如遊章義寺
有曰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鑰拂榻寄午夢起尋北
山椒如飯前澤寺有曰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
白梅蓋長林黃柳芽短冬簪沙際來略約桑間斷如
乙巳九月登冶城有曰欲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躋

客座贅語

卷九

五

攀隱木杪稍記曾遊處如雨花臺有曰盤互長干有
絕陁并包佳麗入江亭如過法雲有曰路過湖溝八
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如光宅寺有序曰光宅梁武
帝宅也其北齊安隔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
又曰今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如憶金陵有曰覆舟
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如示報寧長老有曰
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觀此諸什當日
名蹟髮髯見之蓋自 國朝以鍾山為陵寢後湖為
冊庫而拓東門城至鍾山如青溪湖溝燕雀湖遂皆

無復有跡可睹以故半山詩中所紀多歸幻化古稱桑田滄海豈不信哉

城內外諸水

留都自秦淮通行舟楫外惟運瀆與青溪古城壕可容舴艋往來耳然青溪自淮清橋入至四象橋而阻運瀆自斗門橋入西至鐵牕橋東亦至四象橋而阻以其河身原狹又民居侵占者多易爲壅塞也頃工部開濬青溪運瀆其意甚善然此河之開塞僅城中民家利搬運耳若郊外諸湖堙塞既多秦淮源遠而

客座贅語

卷九

六

受水復衆溯秦淮之發源一自黃堰壩而東上抵句容之南門一自方山東南上抵溧水其諸水相灌注一支遶方山東面上抵彭城山一支自張山上溯金陵鎮過馬家橋抵橫山一支西抵後乾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小河東歷高橋門抵滄波門郭內一支自澗子橋南上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楫者而久爲田地侵蝕遂多狹窄且易淤墊唯此諸河不通以致伏秋水漲處處梗咽蓋溧水溧陽句曲諸水惟一秦淮爲之尾閘夏秋江潮盛大上壅下

泛無支派分洩所以近年留都時苦水而鄉間尤甚正坐此耳若當事者肯慨然議爲挑濬或令傍河有田地者計其畝數長短幫出工值委兩縣五城官分程督濬功成之後不但支流分派水無氾濫之憂而鄉民往來搬運舟航所至所省財力無限關係國賦民食者一當今首宜講求者當事者以身在城中日所不經未及區畫不能不望於爲國家計根本者也

守心飛行

客座贅語

卷九

七

守心住弘濟寺之法堂飛行精嚴人心翕然歸嚮之原貫關陝人有妻子中年捨俗出家身頽而清癯余於甲申年見之時年七十許矣已抱病守木又慈悲之意可矧也弘濟僧言守心所度佛像曾爲鼠嚙守心見而嘆曰畜生哉它豈不足而噉而殘我像耶既夕而鼠之伏死像前者數輩法堂後山壁峭削中開一洞深數尺許因搆小屋附之守心日夜趺坐其中一日命移坐具出衆莫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墮其半小屋靡碎矣人以爲守心習靜久能前知戒生

定定生慧理或然也後示寂就法堂右茶毘之時西風方壯青烟一縷逆風而西或謂此守心往生安養之驗也塔於寺之傍守心道名甚著流聞掖廷兩官皆有經幡之賜中使親捧致之云

盛伯年

盛文學敏耕字伯年自號壺林仲交先生子也少有風貌博聞彊記所為詩古文辭奕奕負雋聲嘗讀書永慶山房與余上下議論後同纂江寧邑志多出君手筆以潦倒名場不得意居恒邑邑晚乃稍進酒博客座贅語 卷九 八

傷逝

余少而懶慢厭造請即梓里交游可屈指計然以文心墨韻時通往來頗諧衿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矣自薦紳以迨韋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一暇日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

法畫蹟四則疏列其人稍叙生平姑以異日

詩學

余伯祥孟麟 著學士集 王元簡可大 太守 著三山彙稿

姚叙卿汝循 太守 著 沈孟威鳳翔 給事中

李士龍登 知縣 顧元白顯仁 太守

周長卿元 著 張孚之文暉 太守

盛伯年敏畊 文學 焦茂直尊生 貢生 有詩一卷

焦茂孝周 著 葛雲蒸如龍 文學 有竹護齋稿

陳延之弘世 著 張玄度振英 文學

客座贅語 卷九 九

謝文學黃鍾 文學 汪雲太鍾英 知縣 工四六

翟德孚文炳 文學 符解金剛經解 何公露湛之 著 著疎園稿

何仲雅淳之 著 著足園稿 王爾祝堯封 太守 著學惠齋稿

馬元赤電 遊梁記 李半野世澤 文學

李惟寅言恭 臨淮侯 著青蓮閣貝葉齋二稿

柳陳父應芳 山人 流寓通州人 王德載元坤 揮使 著娛閣集

朱王孫慶聚 詞曲

盛伯年敏畊 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 文學 著小令

張治卿四維文學 傳其雙烈記章台柳二記

黃上舍方儒文學 著詞小令

陳盡卿所聞文學 著南北記

書法

王元簡可大行草

姚叙卿汝循真行

余伯祥孟麟真行

金玄子光初舉人知縣

李士龍登真行 草

羅惟一萬象文學 草書學懷素

姚封公之裔真行 學松雪

金後林殿小楷 師文徵仲

李惟禮寧儉太學 臨淮公子

客座贅語 卷九

沈孟威鳳翔草書

焦茂直尊生真行

張孚之文暉真行

葛雲蒸如龍楷書 學歐陽

何公露湛之行草 法二

何仲雅淳之行書 得晉人意

張玄度振英真行 學李北海

李半野世澤飛白

林乳泉景暘文學 真行

郭成也惟誠太學 真行

畫蹟

何仲雅淳之山水 蘭竹

朱王孫慶聚山水 小景

王潛之元耀灌幕 山水

胡可復宗信山水

吳季常繼序中書 流寓休寧人

馬元赤電山水 大幅 方樵城登水墨 山水

朱元士之士山水 花卉 皆有生趣 而花卉尤工

象骨

萬曆乙卯仲冬工部尚書丁公興工濬古官城河。至內橋有象頭骨一具不知何時埋沉於下。非國初則南唐時物也。南唐此橋為金水河不宜棄死象骨於內。國初置象房於通濟門外有死者其骨又不應埋瘞於此橋殆不能定其所繇也。

古諸湖

客座贅語 卷九

金陵前誌諸湖近皆堙塞。今獨後湖與莫愁湖在耳。其遺址可攷者燕雀湖一名前湖。今大內後一半是其地。張陣湖在石頭城。迎擔湖在石城後五里。蘇陵湖本名白石陂。在迎擔湖北。穩船湖在金川門外。今水門內是。而陳魯南南畿志言在佛寧門外。恐非三岡湖。在淳化鎮關東南。攝湖在攝山之側。太子湖。夏駕湖在丹陽鄉半湯湖。即今湯泉。葛塘湖在今葛塘寺。白家湖在今鳳臺門外十里。其白米湖。烏意湖。西干湖。劉陽湖。白社湖。三城湖。婁湖。梁墟湖。高亭湖。石

坳湖河湖筮湖銀湖白都湖類堙為田地其名間有存者而不可攷矣

師法

數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師道以訓弟子如李翰峯焦鏡川董侶漁趙高峯黃龍岡諸先生皆方嚴端正不為苟合謀藝勉德彬彬有條經書性鑑歲必一週優劣勸懲肅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門文行皆有可觀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輒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愛之即既貴顯老大悛悛執禮惟謹毋敢慢也後或

客座贅語

卷九

十二

富實之家纔有延師之意求託者已麋集其門始進既不以正矣既入館則一意阿徇主人之意甘處褻瀆而不辭甚且市驪於弟子恐其間我於父兄一切課督視為戲具矣又有一種黠者誘其弟子結納顯貴買鬻聲名夤緣考試以盡其主人嗚呼師法之不嚴至此極矣先人者為之主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可不慎哉

苦節

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窮為第一義故昔人有云咬得

菜根定百事可做又云須是硬脊梁於事始有擔荷呂與叔詩曰逢人便有求所以百事非吾鄉前輩如顧憲副璉李憲副重邵侍御清皆趣操嚴冷生事蕭條處人之所不堪而皎然自好霍尚書韜常以廢寺田贈李邵二公皆峻卻之顧公至其兄尚書餉以米亦謝不受也清風素節非古之吳隱之范史雲莫能臻其方矣開國以來士大夫風流文雅名譽事業故不乏人得此數君子者尤為丘園之貴吾於此有深慕焉

客座贅語

卷九

十三

禮制七則

冠禮之不行久矣耿恭簡公在南臺為其猶子行冠禮議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絳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然冠禮文繁所用賓贊執事人數甚眾自非家有大廳事與力能辦治者未易舉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禮草草而已

留都婚姻亦備六禮差與古異古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今留

都初締姻具禮往拜女家曰謝允。次具儀曰小定。將娶先期具納幣親迎之日往請曰通信。納幣曰行大禮。將娶前數日具儀曰催粧。至日行親迎似以小定兼納采問名。通信即請期。第先後不同耳。古俗親迎有弄女婿弄新婦。障車婿坐鞍。青廬下婿却扇等禮。今並無之。唯婦下輿以馬鞍令步曰跨鞍。花燭前導曰迎花燭。彷彿舊事。

婚禮古以不親迎爲譏。留都則婿之親迎者絕少。惟姑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母隨。

客座贅語

卷九

十四

送至婿家舅姑設宴款女之母。富貴家歌吹徹夜。至天明始歸。婿隨往謝婦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婦之廟見與見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禮婦於第三日廟見。見舅姑。第四日婿乃往謁婦之父母。蓋謂婦未廟見。與見舅姑。而婿無先見女父母之禮也。此禮宜復。但俗公已久。四日往謝。衆論駭然。議於第二日晨起。子率婦先廟見。拜父母舅姑。而後婿往婦家拜其父母。庶幾得禮俗之中矣。

金陵人家行聘禮。行納幣禮。其笄盒中用柏枝及絲。

線絲菓作長串。或剪綵作鴛鴦。又或以糖澆成之。又用膠漆丁香粘合。綵絨結束。或用萬年青草吉祥草。相謂爲吉慶之兆。攷通志婚禮。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驩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腸燧鑽。凡二十八物。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書。按此則今俗相沿之儀。物固有所自來矣。酉陽雜俎言納采九事曰合驩曰嘉禾。

客座贅語

卷九

十五

曰阿膠曰九子蒲曰朱華曰雙石曰綿絮曰長命縷曰乾漆。九事皆有詞。各有取義。近代喪禮中有二事循俗而與古反者。公流既久。遽難變之。其一曰服。古人遇死喪。凡應服某服者。或內親或外親。人自製其所應服之服。哭之。交友之知死者。知生者亦不以玄冠色衣而傷且爭。蓋哀感在心。故必變服以臨之耳。乃今自同宗外。凡應服者。必喪家送布始製而服之。不送。即應服而玄其冠色。其衣者有矣。甚且喪家力不能送。共以詬厲加之。而大家

復有破孝送帛之事。破孝，毋論何人，但入弔者，即贈以布或絹。有生平不一識面，聞名為布而弔者矣。不知變服志哀，乃衷之旗。心既不哀，服於何有？且送而不服，尤屬無謂。至送帛，則本不為服，直以幣帛將孝子之敬為酬酢而已。向大鴻臚海州張公嘗言：送帛非禮，余心避之。其一曰：奠始死而有奠，記所謂餘閣者也。成服後諸祭，皆主人自為之。其在姻友，直有賻禮，謂已耳。賻以錢帛，禮以衣服，賻以車馬，皆以助斂。與殯之事，賓客至有喪者之家，哭之弔之，奠此物而

客座贅語

卷九

十六

已奠者，置也。置其物於前也。今則賻禮之禮，間有行焉。則則江南絕未聞者，乃代為喪家致祭，屠割羊豕，崇飾菓蔬，柜妝餽餽，寓錢楮幣之類，闐塞於庭。客乃為酌酒致敬，夫酌乃主人之事，賓客乃代而行之。知禮者謂宜於送孝上祭，一切止之。惟有服者，人自製而服，以示哀感，變常之意。其在賓客，第行賻禮以助之，或貧者出力以佐其事，祭悉輟而不舉，庶使喪主人不苦於送布之紛紛，而賓客亦不為此無益之糜費，是亦從禮從儉之一端也。

喪禮之不講甚矣。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猶着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間有守禮者，恐矯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為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即期功亦宜示稍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即赴亦不聽聲樂，不躬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

客座贅語

卷九

十七

幾存什一於千百也。

軍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即大臣非恩賜不敢用。舊時吾鄉凡有婚喪，自宗勳縉紳，外人家雖富厚，無有用鼓吹與教坊大樂者。所用惟市間鼓手，與教坊之細樂而已。近日則不論貴賤，一槩溷用，浸淫之久，體統蕩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競也。

小人

隆慶中，吾鄉金漢泉公官別駕歸，携海上所漂小人二，以方籠養之。其一老婦，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

聲唳如燕子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索白布裹其首若成服者後亦死金之女爲余內兄王孝廉肖徵妻妻家多見之此前史所謂蟬人又小人國海鶴可啄而食者也

息土

鮌竊帝之息壤以堙鴻水息壤者羅泌路史云息生之土長而不窮故有息名漢時臨滁地涌六里又無鹽危山土起唐江陵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文輒復又柳子所言龍興寺地在永州地如負甕而

客座贅語

卷九

十八

起皆爲息壤王襄敏公家廳事與內寢中兩楹間有土墳起長可三四尺許橫可數寸許平之輒復如故至今所甃磚石崛起如人步其家亦任其自然不爲修治也余嘗謂古人文字與雅意息壤乃土之能生殖者鮌不合竊決壤之爲隄防以禦鴻水此戰國出防之所由始也以專悞自用不聞於上故曰盜正如補天之說豈真如書所載奇詭至此哉今觀襄敏家地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不得輕疑昔人之論爲妄矣

飛盜

萬曆戊子巳丑間留都有飛盜其來也不繇門竄僅於屋上揭瓦去椽垂繡而下有盜人樓閣中物經數月主人猶不知者甚苦其盜而緝捕不可得後乃爲其僕所首其人姓周居南門之大街衣冠車從若大家然亦與士大夫往還夜從其家登屋步瓦上若飛而無聲其子尤狡黠矯捷手持尺木點地卽牆簷高一二丈已躍而上矣問得其情斃於獄其子竟先逸去終已不獲常見友人被盜處屋瓦揭動數尺而土灰無至地者亦是奇賊

客座贅語

卷九

十九

俞道婆

宋金陵俞道婆得佛法參瑯琊起和尚婆賣油糍爲業一日聞貧子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契悟拋油糍於市其夫云你顛也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瑯琊起印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兒纔擬議便掩却門時珣佛燈往勘之婆見便云兒兒珣云孃孃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踣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兒兒來我惜你則個珣竟不顧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日而

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山中白雲

友人周吉甫名暉有雋才為諸生制義多恢奇久而不售遂棄去隱居著書蕭然有林下風所著金陵瑣事南都文獻之遺多所徵信深為名流所許乙卯冬投余山中白雲一卷多見道之言如云清事不可着跡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巧此乃清中之濁也又云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

客座贅語

卷九

七

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伴侶相約真乃快意事又云向平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語尚有計較未能脫然於富貴貧賤之外又云對明月照止水便懷澄慮世間無心之物能使人亦無心也如此它如此類甚多誦之使人泠然自盛仲交之後便當推此君為隱士之傑矣

吉甫佳句

吉甫春日移居詩其警句有云寂寞徒供笑烟霞不受嗔又云綠尊堪累月青鏡不藏年又云聞道晚知

淺結交貧覺深又云煮茗烟凝榻彈琴月到門又云半酣疑有得多病掩無能又云酒醒雙燕語病起亂花飛又云嘯月野情淡眠雲春夢寒此等句置之錢劉集中不復可辨吉甫又常曰文章詩句貴有山林氣讀其詩殆無媿斯言矣

服飾

留都婦女衣飾在三十年前猶十餘年一變邇年以來不及二三歲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髻髮之飾履綦之工無

客座贅語

卷九

七

不變易當其時眾以為妍及變而嚮之所妍未有見之不掩口者宋周輝清波雜誌言輝自提孩見婦女裝束數歲即一變又趙彥衛雲麓漫抄載清微子服飾變古錄尤備乃知國家全盛之日風俗類然然變易既多措辦彌廣人家物力大半銷耗因之有如宋仁廟之禁銷金真珠白角長冠子亦輓回靡俗之一助也服舍違式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為嚴備今法久就弛士大夫間有議及申明不以為迂則羣起而姍之矣可為太息

王荆公墓

志稱荆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雋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過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此可以知荆公墓地所在又因以知宋時士夫行役亦駐止於僧寺與今正相似也。

石城

南都城圍九十里高堅甲於海內自通濟門起至三

客座贅語

卷九

三三

山門止一段尤為屹然聚寶門左右皆巨石砌至頂高數丈吾行天下未見有堅厚若此者也陸游老學菴筆記言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按志言國初拓都城自通濟門東轉北而西至定淮門皆新築通濟門以西至清涼門皆仍舊址然則前所言堅固巨石者當猶是景之遺植也。

郡圃老卒

宋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為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

酷鮮怒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元老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元老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為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惠耳元老曰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內人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柰

客座贅語

卷九

三三

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元老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此墨莊漫錄所載近郡邑志紀方外異人都不之及此卒內韞至丹外挫廉而藏名真古之有道者歟。

王逢原鍾山詩

王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詩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仰躋蒼崖巔俯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

我輩所及遂閣筆東坡賦鍾山詩荆公亦依韻和之而謂其峯多巧障日江遠若浮天之句為非人所及至指案上研與東坡聯句纔見坡翁巧匠琢山骨一語遽爾輟吟此不獨見古人服善之勇亦是善用其長處勅敵在前務攻其堅用兵者所忌也

掘河得甲

萬曆戊戌改造文德石橋掘橋洞下土得舊璣子甲二領今丙辰大司空丁公濬秦淮河於此處又得璣子甲一領銅鐘一口意是當年戰爭時墮水中者今

客座贅語

卷九

三十四

挖掘始復出然它處俱無所得獨此橋下數見之不知何也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濬溝掘地得斷碑一片其一面有字言是曹仲元畫山水人物樹木有樵夫擔柴柴上懸一小籠籠中有雀又有擔衣篋前行而後有駕牛車者又有岸晒漁網小舟橫於水中最為精妙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人物門妙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攻畫佛及

鬼神仕南康李璟為待詔仲元凡命意搨管能奪吳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後頗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落墨緻細傳彩明澤璟嘗命仲元畫寶公石壁冠絕當時故江介遠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跡今此固其一也其一面為武洞清筆畫有優曇樹下立一峯石前一古佛手持經卷止一半身其餘缺壞矣按洞清乃武岳子米芾畫史稱其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動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遺蹟世無存

客座贅語

卷九

三十五

者今乃從地中斷石得之豈非畫史中一段嘉話耶曹畫所題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畫脚與字脚相對刻之今代亦無此式也

無盡頌古

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叅馬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曰審如此言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拳聲入獨牖三日孽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嘗舉似平和尚平後致書與無盡曰去夏閱臨濟宗派

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乃求前頌稿無盡再以頌寄之云吐舌耳聾師已曉槌胸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裡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時大觀三年也

腰玉四人

南京文臣官一品繫玉帶者惟太子太保王襄敏公以旂一人而已又王公敞正德中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亦以管理戎政賜蟒衣賜玉帶又公為給事中時與前倪尚書謙今朱宗伯之蕃皆以使朝鮮賜一品服計二百四十餘年南都之得繫玉者生前惟四

客座贅語

卷九

二十六

公而已

公孤

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親臣中則有之惟上元人王源以純皇后兄正德中以瑞安侯加太保又加大傅源弟清弘治中以崇善伯加太保江寧人方承裕以孝烈皇后弟嘉靖中嗣安平伯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若東宮孤卿在親臣中則上元人夏儒以教皇后父嘉靖中以慶陽伯加太子太保在文臣中惟王公以旂以兵部尚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少

保又加太子太保倪公岳以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王公敞以兵部尚書周公金以南戶部尚書梁公材以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而已其贈官惟前王源贈太師倪公岳王公以旂贈少保王公敞周公金梁公材贈太子太保倪公謙以禮部尚書童公軒以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諸寺奇物 八則

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之葉如細竹筍殼而柔膩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

客座贅語

卷九

二十七

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力叉此翻葉樹也經字大如小赤豆莠行蠕蠕如蟲豸不識其為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木如杉而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記又言此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祖堂幽棲寺有歷代祖師像黃貞甫膳部命工臨摹載歸天竺供養

牛首弘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内生甚熾烈須臾爨熟如去薪火即止

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構至每夏間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方山定林寺有乳鍾即所稱景陽鍾也鍾有一百八乳乳乳異聲故名乳鍾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鞞者

天界寺有佛一潤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僧人真淳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其金函檀龕盛之迎供於寺之毘盧閣牙得之天台山中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刊則元

客座贅語 卷九 二五八

刊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為人所竊去無復存矣

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十三天昆侖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潤如之齊梁時物

仁宗皇帝御筆

院判蔣恭靖公用文家藏寶翰一巨冊乃恭靖在太醫院時 仁宗皇帝居東宮示病瘡取藥御筆也字真行相間彷彿趙松雪體而圓熟秀勁中有正字號

順字號親字號所患云云似是宮掖中人不直言故密以字號言其病耳前書後有年月用硃筆押押字形為免多用印章曰東宮圖書曰東宮之記曰大本之堂曰肅清精密曰謙光曰緝熙曰中和小印曰印完又一圓印徑可寸許內作雙龍形篆而書語溫厚款尚藹然家人父子然使人感動當時君臣之間親洽如此自後九閣日高即臺閣大臣得此以為異典矣

御筆藥方

客座贅語 卷九 二五九

仁宗皇帝與恭靖札其一馬烏肝丸馬鳴肝即晚蠶沙五月收者揀淨炒至烟起用半斤大草烏二兩入灰火內逼烈取出用布袋打去皮尖右二味為細末酸醋煮糊丸如梧桐子大其一下元似利不行裏急下墜大便後肛口如火悶塞痛楚煎服秦艽當歸湯而愈其一阿魏丸沉香一兩木香二兩砂仁二兩白荳蔻一兩三稜二兩蓬朮二兩青皮二兩陳皮二兩香附子二兩蘿蔔子一兩炒紫蘇子一兩桃仁一兩炒黃連二兩吳茱萸二兩湯泡同炒去茱萸阿魏六

錢醋煮右爲末麩糊爲丸如梧桐子大

佛面竹投壺

嘗同卜六兄鼎吉之華嚴寺寺有僧度一投壺其座高三尺餘上以竹爲壺竹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紋皆斜抱而尖上與恒竹弗類問其何名曰此佛面竹也壺乃江右一王府中物又有蟠松二株榦形正赤而翠葉如針葱菁可愛

沈氏鴨

友人沈之問虎林人流寓南都家於驍騎倉之傍家

客座贅語

卷九

三十

畜二鴨蓋雌雄也一日家將烹其雄豫以籠罩之雌卽旋繞其籠逐之不去飼之食弗食也已殺其雄以沸湯燻之其雌忽哀鳴舉身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君憐而不忍食遂同瘞於竹園地中其家從此斷鴨不入庖矣此與前記所載義雁投釜中事政同

趙徐二公

國初駙馬都尉趙公輝年九十餘而卒所畜姬妾百餘人嘉靖中魏國徐公鵬舉年七十餘而卒所畜姬妾亦七十餘人獻徵錄載趙公老而彊健有得於內

養之術人傳趙公以婦女月水爲餌采鍊有法或言

不待鍊也取未孕婦人者以糕糝而吞之徐公每夜

以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過夜煮食之噉棗法嘗

聞於方家至吞月水則自未有言者頃雲間李生中

梓作本草性解始列於書而亦言性味主治舊所

不載此又下於紅鈔而尤穢濁不知于駐顏養命之

道何居也

塔影

塔影無不倒者牛首山之塔影在禪堂西夾室闔雙

客座贅語

卷九

三十一

屏觀之影於縫中倒現玲瓏可觀永慶寺之塔影在

殿左伽藍小殿牕鏡中倒現其闌楯皆歷然二室皆

向東一寺之房無數獨現於此何也大報恩寺之塔

影在城內油房巷塘中舊鐵塔寺之塔影在候駕橋

方氏塘中其影亦倒凡物之影透在鏡中必與其形

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卽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鏡

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正同一理耳走馬燈之影不

平行如內燈左旋則影必先從右上角而下至中稍

低又漸高至左上角而去右旋亦然且一燈四面六

面無不然此等理自在目前思之遠未得其解乃知天下之道卑而高近而遠於此可玩也沈存中筆談論窻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牕所束皆倒垂焉飛與影在隙中亦然其理亦未暢陸務觀筆記亦言此未易以理推也

俚曲

里街童孺婦媪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粧臺駐雲飛耍孩兒皇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

客座贅語 卷九

三三

有數落已為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子等雖音節皆倣前譜而其語益為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間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誨淫導慾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箏琵琶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

跳隊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祇用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為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為弋陽一為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聞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枝海鹽又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篴擊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客座贅語 卷九

三三

酒三則

新志載金陵酒以水之佳釀而得名唐詩言十斛金陵春者是也元時每歲路供滿殿香麴而自余所耳目市酤所有惟老壘酒色重味濃如隔宿稠茶稍以灰澄之使清曰細酒其味苦硬不堪三嚙又下則重陽後市店皆置帘開清酤之曰黃酒純以蘆灰罾之羶比於壓茅柴而已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味甘而帶吉多飲之拙脊不可耐後始有市蘇之三白酒者

以藥糝之使勿敗又云瓶以烏頭或人言拭口方可致遠理或然也慶曆間士大夫家間有開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虛牕之真一徐啟東之鳳泉烏龍潭朱氏之荷花王藩幕澄宇之露華清施太學鳳鳴之靠壁清皆名佳醞近日益多造者且善自標置如齊伯修王孫之芙蓉露吳遠菴太學之玉膏趙鹿岩縣尉之浸米白心麓之石乳馬蘭嶼之瑤酥武上舍之仙杏清鍾陽之上尊胡養初之倉泉周似鳳之玉液張雲冶之玉華黃瞻雲之松醪蔣我涵之瓊珠朱葵赤之

客座贅語

卷九

三四

蘭英陳撥柴之銀光陳印麓之金英班嘉祐之蒲桃仲仰泉之柏梁露張一鶚之珍珠露孟毓醇之鬱金香何不顯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濤內府之八功泉香舖營之玄璧又有號菊英者蘭花者仙掌露者金盤露者薔薇露者荷盤露者金莖露者竹葉清者大槩以色味香名之多爲冠絕於是市賈所酤僅以供閭閻轟飲之用而學士大夫無復有索而酤之者矣余性不善飲每舉不能盡三小瓊乃見酒輒喜聞佳酒輒大喜計生平所嘗若大內之滿殿香大官之內

法酒京師之黃米酒薊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易州之易酒滄州之滄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濟南之秋露白酒泰和之秦酒麻姑之神功泉酒蘭谿之金盤露酒紹興之豈酒粵西之桑寄生酒粵東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豈酒苦蒿酒高郵之五加皮酒揚州之雪酒稀燕酒無錫之華氏蕩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絕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蘇州之鬻酒三白酒揚州之蜜淋滄酒江陰之細酒徽州之白酒句曲之雙投酒皆品在下中內蘇之三白徽之

客座贅語

卷九

三五

白酒間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關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棗酒博羅之桂酒余皆未見說者謂近日湖州南潯所釀當爲吳越第一若四川之咂麻酒勿飲可也四夷入國朝來所聞釀酒朝鮮以杭爲酒女直嚼米爲酒韃靼別部安定阿端二衛以馬乳釀酒占城以椰子爲酒淳泥亦以椰子爲酒拂菻國以蒲桃釀酒緬甸有樹頭酒惟暹羅以杭爲酒王弇州聞之人言

此為四夷第一于闐國有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

茶品

金陵舊無茶樹惟攝山之棲霞寺牛首之弘覺寺吉山之小菴各有數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薦客然炒法不如吳中味多辛而辣點之似椒湯故不勝也而五方茶品至者頗多士大夫有陸羽之好者不煩種藝坐享清供誠為快事稍紀其目如吳門之虎丘天池峴之廟後明月峽宜興之青葉雀舌峰超越之龍井

客座贅語

卷九

三十六

魚品

江東魚國也為人所珍自鱒魚刀鯨河魈外有鯉青黑色有金光隱閃大者貴有鱖似鯉而身狹長鱗小而稍黑有青魚類鱖而鱗微細有鱣巨口細鱗蘇子所謂狀似松江之鱸者也鬣利如錐肉緊而無刺類蟹螯有白魚身窄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有鱖

小頭身橫視之圓如盤而側甚薄大者曰鮓腹脊多腴有鱗身圓如竹頭尖而喙長俗所名火筒背也善啗諸魚而品下有鱖鼻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美可啗為鮓良其腮曰玉梭衣有鱧身似鱖而色純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有鮓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桃華流水鮓魚肥即此第此魚惟秋為美俗曰菊華鮓有鮓頭扁而口哆濶身黃黑白錯尾如鮓小者曰汪刺有鮓水中自產為

客座贅語

卷九

三十七

野魚以後湖者良性獨屬土有鮓頭巨而身微類鱖鱗細肉頗膩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種之歲可長尺許俗曰此家魚也有青白二種大者頭多腴為上味有麩條魚身狹而長不逾數寸銀魚之大者也聚以麩糊油燂而薦之又有黃鱖鰻皆以魚名其形質實一蛇別為一族與蝦蟹同

果木移植

橄欖椰子榧子楊梅皆南果也榧子移此活矣而不華實椰子發芽出子端可二尺許經冬則萎橄欖嘗

客座贅語卷十目錄

官軍糧賞則例

議謚 二則

山水

寺院

御筆文呂帝君像

寧國公主墨杯

文士 二則

書法

畫事

王梅溪研

讀書題識

古詞曲

冶城

兩謝公墩

金陵圖

總明觀

客座贅語 卷十目錄

城內外諸水續考

東坡先生金陵詩

放生洲池

八功德水

汭江開河議

古蹟儷語

秦人鑿山

建都

橋名

宮城都邑二圖

羅寺轉灣

廻龍候駕二橋

幕府直瀆諸山

部議救荒

各倉米樣

後湖

王荆公疏湖田

李御史後湖聯句

盧玉田過湖續夢詩

證法解正誤

中書左丞一人

應天人官尚書二十六人

都御史二人

侍郎九人

右副都御史三人

舊大理寺基

移囚

國初榜文

逍遙宰

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

客座贅語 卷十目錄

客座贅語卷十目錄終

遊園居士輯

杏村野樵批

官軍糧賞則例

月糧則例指揮使八石同知六石二斗僉事五石八斗鎮撫三石八斗正千戶四石二斗副千戶三石八斗百戶三石總小旗一石軍隻身六斗有妻一石紀錄老疾軍三斗把門修舍軍斗餘丁各三斗操備舍餘口糧四斗軍匠八斗無妻四斗八升俊給指揮千

客座贅語

卷十

百戶與見任同每年二月十月關支折銀每米一石折銀五錢餘月支米過閏本折隨宜關支賞賜則例冬賞正軍綿布三疋內本色二疋每疋折銀三錢折鈔布一疋每疋折鈔五錠軍匠二疋內本色一疋折鈔一疋有母妹幼軍三疋內本色二疋折鈔一疋無母妹幼軍一疋隻身軍匠一疋疾軍一疋以上俱本色江濟二衛水夫每名胖襖一件每件折表裏綿布五丈二尺八寸綿花二斤每布一疋長三丈二尺折銀三錢綿花一斤折銀七分夏賞每布名俱苧布一

疋折銀二錢

議謚

南都自襄敏王公後無復有子謚者頃因部議咨訪京兆公舉上江二縣應謚諸公為陳公遇顧公璘章公軒張公琮何公遵陳公鎬殷公邁王公鑿吳公自新部使者駱公駿曾酌而疏請下部矣丁巳春部議予謚四十三人而前諸公尚有待也因思國朝文臣必三品以上方予謚然謚雖為優卽特典而字之上下有辨褒貶之意未嘗不寓其中蓋有身為宰執

客座贅語

卷十

大臣而僅合於好和不爭寵祿光大者卽而思之其人品已可概見此真春秋嚴一字之義也至有倖而得美謚者宜倣晉唐人議賈充與議許敬宗謚不當之意酌之似不必議奪蓋奪則有議者與賢而無謚者同在不可跡之天使幽厲而削其謚千載之後史策濶疏并其人不可知矣何似存之而使知清議百世不能泯也惟夫三品以下有行義人品卓絕者特恩賜謚此則有美而無惡有褒而無刺別為激揚盛典若宜謚未錫而追補者亦然並著在非常之例至

三品以上宜做親郡王例但居是官則照例
如宋天聖中孫奭等言臣僚薨謝不待本家請諡在
官品合加諡者並令有司舉行而諡必嚴覈其流品
務使名與實副斯不失乎古人大行大名細行細名
之指而近日議奪諡予之紛紜亦可息也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諡祖奠之曰續誅後
世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諡
然應諡者太常議之博士具草考功審覆判都省集
議上中書門下判準錄奏未允物論者輒据法駁正

客座贅語

卷十

三

之得以伸其是非而私請不得與 國朝則應諡者
必由陳乞其子孫舊故於合于衙門豫先講求一無
齟齬而後疏覆施行得 旨予諡內閣乃並列二諡
請 上點定故諡多有美而無惡然亦有上推 主
恩下采公議微示意於褒美一字之外如前所云曰
安曰榮者其用意似狗而旨則婉而切矣近日江夏
斷斷諡法直以有諡為榮無諡為辱似端執夾漈序
論之旨故亟欲議奪前之溢諡者而不知予諡一字
之辱有甚於無諡與奪諡即夾漈業以定為上中下

三品之諡孰能掩之弁州諡法紀於古今用諡之原
可謂晰矣而亦未嘗於此別白著明今日諡法禮曹
頗慎舉行前代之故似亦不可不一為折衷也

山水

金陵之山形家言為南龍盡處精華之氣發露無餘
故其山多妍媚而鬱紆烟容嵐氣杳翠青望之如
古佛頂上之螺美人眉間之黛而特未有奇峯削壁
拔地刺天如瑤簪玉劍突起於雲霄之上者江水一
瀉千里沙騰浪涌天日為昏最為怪偉至靜夜無風

客座贅語

卷十

四

江聲隱起余嘗夜臥洪濟燕磯聽之洶洶如欲崩四
壁也後湖泓渟坦沲堤楊洲蒹葭綽約媚人山色四圍
如靚粧窺鏡湖山之美何減虎林所少者獨瀑布與
寒泉耳鍾山之一人泉牛首之虎跑泉攝山之白鹿
泉祈澤寺之龍王泉衡陽寺之龍女泉雖一泓之流
未足稱奇然淪茗濯纓其為已足固可褰裳提甕而
臨試也

寺院

南都城道院若朝天宮則枕冶城山靈應觀則俯

寺則屏四望山金陵寺則屏馬鞍山上五官寺則峙鳳皇臺皆備登臨之美下五官寺在杏花村內林木幽深入其門令人生塵外想鷲峯寺地僻而無可眺然差與市遠封崇寺襟間閭中荒涼頽廢致無足言惟承恩寺踞舊內之右最爲城南巖華之地游客販賈蜂屯螻聚於其中而佛教之木叉利竿蕩然盡矣

御筆文昌帝君像

客座贅語

卷十

五

憲宗皇帝御筆文昌帝君像帝君冠唐帽綠袍束帶履烏靴手持玉如意坐磐石上神儀蕭散出塵眞天人也上題成化十九年御筆押以廣運之寶舊爲苑馬卿盧公家藏今人但知宣宗皇帝御畫不知憲宗皇帝宸翰之工如此眞人間之瓌寶也

寧國公主墨杯

寧國大長公主孫繼本家藏公主所用遺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一白瓷酒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鱗具備頃去其酒則不可見

壺蓋往往油內隱龍鳳細紋細視之方可睹此杯亦其類也

文士

文墨之士英英皎皎馳聲枕林者時不乏人周吉甫暉博物洽聞恢奇與雅詩句之美冠絕當時黃伯子祖儒才藻溢發世接雕龍所著學覽稿出入古今故非恒士黃徵甫應登古文辭詩賦流奕清舉編有謝山暇錄辨難考据尤爲博雅顧孝直端祥賦稟英多矢口而成籠蓋人上分其才藝足了數人姚允吉履

客座贅語

卷十

六

旋詩文典則可誦可傳與弟允初觀察有金友玉昆之日黃叔遜復儒彫文琢章鏗鏘有韻追蹤家學志氣罕倫爲貧所羈不副其志張彥先一儒博洽英雋詩古文取法漢魏六朝鬱然古色非復時流傳遠度汝舟奇思灑氣高出一世所行七幅菴集唾心集步天集總之皆不經人道語真是奇人孫幼如起都少而稱詩長習經義雅麗宏肆鏘古切今極才人之致孫燕詒謀稱詩南國多四方之游所行詩草申文定序之推許甚至李象先徐雅意標舉所著詩集余嘗

之序頗極推挹而君心似不肯余言知其志大宇宙也此皆垂纓戴緹青青子衿以其餘力肆意於茲具足千秋可名一代余皆得時與往還聞伸唱和其它干將之氣牛斗相望汗血之駒蹠跋欲聘者尚多不能悉紀也金陵多材豈不盛哉

張子明隱君名正蒙家通濟門外年九十矣步履如飛日行數十里不倦不多食酒而噉肉飯如壯夫詩法盛唐饒王孟韋柳之趣胡彭舉宗仁詩奇峭多新致周吉甫稱其句中有畫類王右丞余嘗序其知載

客座贅語

卷十

七

齋稿板而行之葉循甫太學遵家本素封而好韻事所居水石花木皆有佳致詩與柳陳甫陳延之輩相唱和翩翩道上且學多所通近焦弱侯先生升菴外集校讐編次皆循甫筆也歐陽惟禮名序以太學生官府幕投綬歸惟禮兄弟多翰墨交所自運清拔有韻惟禮又善書法頗有銀鉤蠶尾之意信是白眉

書法

金陵士大夫多留意墨池者焦弱侯先生真行結法眉山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長劍倚天孤峯刺日

之象卜中立行書師章草簡勁無媚骨望之肅然其為人朱元介真行師趙魏公間出入顏魯公與文徵仲口可萬字運筆若飛小則蠅頭大則徑尺咄嗟而辦從來書家之神速恐未有若此者許伯倫行狎書師孫過庭勁媚錯出圓熟溫茂如王謝兄弟皆有體韻沈生子真書師晉諸王而波拂點畫具有拔山之力姚允吉真行法率更稍益以己意簡峭中微帶風貌故自彬彬余世奕真行師閣帖筆勢適美行列古雅較乃祖司成當有出藍之譽孫幼如真書如玉

客座贅語

卷十

八

環豐豔而有致行草師米元章蕪湖學記碑幾如優孟之似叔敖歐陽惟禮真師率更篆八分師二李與梁鵠結構不疎古雅有意胡彭舉八分書師魏之受禪碑簡勁方正中雅氣逼人如陶貞白坐聽松樓上語語烟霞無一點塵氣黃叔遜行書法章草而清勁特甚余嘗戲謂君舉體充悅地杳當號笨伯而作字秀羸故是一反許無念為伯倫長子真行似乃父而秀逸過之真如趙合德初進御時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魏考叔真書師黃庭經結構緻密神采流麗團扇

尺素嫣然動人

畫事

前輩士流工畫事者自陳魯南太史陳子野明府胡懋禮太史盛仲交文學外絕少後何侍御仲雅繼之近日朱宗伯元介作畫山水花卉巨幅單條觸輒染所摹前人遂有南宮奪真之妙齊王孫國華工寫生繪梨花白燕鸚鵡錦雞燁然有生動之狀嘗寫松鶴以壽余意匠尤古雅姚允吉文學之梅花金莘甫太學之菊花皆饒雅趣它如郭水村仁工寫大幅山

客座贅語

卷十

九

水布置渲染具有成法胡彭舉宗仁畫自文五峯伯仁來晚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五代以前氣象二子羅昆起昆奕奕皆有父風李紹箕山水草樹綽有勝情骨法不凡究為能品魏考叔之璜弟和叔之克工山水筆法秀美姿顏輒媚有不勝羅綺之態此皆近日行家以畫名者它亦無有卓然著稱者矣

王梅溪研

盛仲交蒼潤軒中藏有王梅溪先生研研體員長可

尺六七寸廣三之二色正紫光膩而潤蓋端石也四邊刻蓬萊樓閣雲氣海濤近上作方池以一木架嵌之架高二尺餘有足如几仲交寫大字作長幅畫輒淋漓水濕磨險糜興到提筆揮酒淋漓非此不稱其意氣後其子伯年曾以見示今不知真誰氏矣

讀書題識

仲交先生家多藏書書後則葉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紀它事往往... 惟謹後多散在人間其家舉所書者悉杜... 為可惜因見前輩趙定

客座贅語

卷十

十

宇少宰閱舊唐書每一卷畢必有硃筆字數行或評史中所載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而吾師具區先生校刊監本諸史卷後亦然竟以入梓古人讀書游泳賞味處於此可以想見遠勝於鬻及借人為不孝矣

古詞曲

晉南渡後採入樂府者多取閭巷歌曲為之亦若今乾荷葉打棗干之類如吳聲歌曲則有子夜歌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上聲歌歡聞

歌。前溪歌。阿子歌。團扇郎。七日夜女歌。長史變歌。黃生曲。黃鵠曲。桃葉歌。長樂佳。歡好曲。懷德歌。黃竹子歌。江陵女歌。如神弦歌。曲則有宿阿曲。道君曲。聖郎曲。嬌女曲。白石郎曲。青溪小姑曲。湖孰姑曲。姑恩曲。採蓮童曲。明下童曲。月生曲。如面曲。歌則有三洲歌。採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呵灘。孟珠。騎樂。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西平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拔蒲作蠶絲。月節折楊柳。如雜曲。歌辭則有西洲曲。長干曲。東飛。

客座贅語

卷十

十一

伯勞歌。休洗紅。邯鄲歌。在宋。吳聲歌曲。則有碧玉歌。華山畿。讀曲歌。西曲歌。則有石城樂。莫愁樂。烏夜啼。襄陽樂。壽陽樂。西鳥夜飛。在齊。西曲歌。則有共戲樂。楊叛兒。梁鼓角橫吹曲。則有企喻。瑯琊王。鉅鹿公主。紫駟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隴頭隔谷。淳于王。東平劉生。捉搦。折楊柳枝。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高陽樂人。晉宋皆江左俗間所歌。梁橫吹曲。則似問取北土所咏。倣其音節。衍而成之。然其辭總皆兒女閨房淫放哀思之語。李延壽。

所謂格以延陵之聽。皆為亡國之音者也。

冶城

冶城最古而最為勝地。吳為冶城。晉初為冶城。後為西園。宋為總明觀。楊吳於此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大中祥符間。賜額為祥符宮。元初名玄妙觀。後改大元興永壽宮。國朝為朝天宮。初門南向。後以宮內火災。移門居東。巽方而徑為九曲。前小殿。四隅以四亭翼之。象玄武禳火也。

兩謝公墩

客座贅語

卷十

十一

金陵志紀冶城北有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李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詩。序云。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於時管園其上。故作是詩。有曰。冶城訪古蹟。猶有謝安墩。平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暎。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酒波。於此樹名園。城東半山寺。後別有謝公墩。按慶元志。城東半山寺舊名康樂坊。因謝玄封康樂公。至孫靈運猶襲封。今。

以坊及謝公墩名觀之。恐是玄及其子孫所居。余前正疑王荆公我屋公墩之說。與冶城北相遠。今據此志。乃知金陵自有兩謝公墩。在今冶城北。與永慶寺南者。乃謝安石所眺。荆公宅之半山寺。所云謝公墩。乃謝玄所居。荆公或誤以爲太傅也。

金陵圖

宋洪遵跋楊備覽古詩曰。暇日料簡故府。得金陵圖。六朝數百載。間粲然在目。又以今日宮闕都邑。江山爲建康圖。并刻石以獻。上稱善。有旨令參訂古今。微

客座贅語

卷十

十三

識其下。客有以前詩示遵。函鈔之。木圖舊在玉麟堂。好事家有大本。此張鉉金陵志所載。今此圖本亦不復存矣。因思金陵形勢。自吳至梁。陳宮闕都邑。相因不改。隋文平陳。詔建康城池。并平蕩耕墾。而六朝都邑宮室之蹟。盡矣。楊吳跨淮水爲城。朱雀航驃騎航。禪靈渡囊括城內。而六朝山水之形變矣。入國朝益拓前代之城而大之。於是青溪九曲之舊。不復可考。都邑宮室。重爲開闢。獨高山大川。不失其故。而故老不存。俗呼多舛。欲一一據冊問之。猝未易得。陳魯

南先生金陵圖考一編。最爲精洽。而自都城外山水之名。亦多未晰。如方山在秦淮之左。而圖列於右。其諸山名尤多濶畧。余嘗欲爲一圖。據今日之形勢。名字以上。遡於前代。如今某處在某代。爲某盡上江二邑境內山水村墅。一一考證而圖之。以信今傳。後而病懶未能也。

總明觀

宋明帝六年立總明觀於冶城。徵學士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

客座贅語

卷十

十四

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在鍾山之麓。時人呼爲北學。今草堂是也。明年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在雞籠山東。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並在耆闍寺側。然則宋蓋二世皆立諸學矣。而冶城之立學。今人少知者。

城內外諸水續考

余前曾言城內外水利。因檢金陵新志。載東南利便書曰。建康古城向北。秦淮旣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

濠塹必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名運瀆以入倉
城即今斗門橋以先一開潮溝以引江水東發青溪
帶河至縣橋坊者是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
通瀆北通後湖即今北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由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
也自揚薄夾淮立城即今自通濟門起其城之東塹
皆通淮水即今通濟門外上其西南邊江以為險然
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中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
流往往乾淺此一段在今府事奏秦淮流經府城正河自鎮淮今南門新橋今

客座贅語 卷十 十五

入江其分派為青溪今洞神宮後一段自天津橋
今內橋出柵寨門今鐵廳入江宋時今水西旱西二
是也柵寨門近地屬有力者因築斷青溪水
口創為花園為游人翫賞之地每久雨水暴至則正
河不能急洩水勢於是泛濫城內居民被害今古潮
逆瀆河身皆為住民日久侵占壅今欲復通柵寨門
塞不通故水患正與此書相類使青溪徑直入江則城內永無水患及汪澈繼孝祥
知府詔澈指定以聞澈言開西園古河道通柵寨門
尤便從之戚氏志云秦淮水源甚遠小川流入者眾

又古來貯水湖衍後世築為圩田日多每夏雨暴至
江潮復涌水即泛溢皆經流域內一河入江自源及
委所過不計幾橋凡過一橋皆為木石岬堰束扼及
居民築土侵狹河道故水失其常橫流弗順是以必
資柵寨門河今內橋以及長干橋下河今南門外
分洩其勢其關於國賦民食者非輕如云通便舟楫
特是小事自前如孝祥所言止謂城內被水然多不
過數日即退其害亦輕若觀鄉外圩田則始見其害
可畏爾上元江寧溧水多賴圩田農民生計居處多

客座贅語 卷十 十六

在圩中每遇水至則舉村闔社日夜併力守圩辛苦
狼狽於淤泥之中今上江濱江田地及句容以
西方山上一帶皆同此害如禦大寇幸而雨不連降風不涌浪可以苟全一歲之計
其為壞決則水注圩中平陸良田頃刻變為江湖哭
聲滿野挈舟結筏走避他處國賦民食兩皆失之是
皆水不安流之故爾其言城內外之水患最為明切
痛快與余前言郊外水患懸合於數百載之前第今
諸湖既難議復惟濬支流一節稍可舉行是在有地
方之責者亟議永利爾

東坡先生金陵詩

東坡先生在金陵爲詩凡十有五篇。小子過之於金陵。作二詩哭之。又次荆公韻四絕句。又同王公之游蔣山。又次葉致遠韻時致遠正從介甫於金陵。又次裴維甫韻裴時解石於林陵。又次段絳韻。終家居金陵者也。又紹聖元年至金陵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并贈和老詩。又建中靖國元年公還自海至金陵。又次韻清涼老詩。又題長短句於賞心亭。又著觀音頌於崇因寺。

客座贅語

卷十

十七

放生洲池

石頭城前有長命洲。梁武帝放生之所也。帝日市鷺鴨雞豚之屬。放此洲置戶十家。常以粟穀飼餵。歲各千數。又唐乾元中詔於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有碑。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文。今淮清橋北水通古青溪。西人運瀆者其遺蹟之一也。後湖志宋天禧四年改湖曰放生池。又曰按舊圖經唐乾元中已置此池。史正志於青溪放生池建閣張椿爲之記。

八功德水

靈谷寺八功德水。自寺牆外由鍾山流出。下有石爲曲水引之。在寶公塔之東北。宋知上元梅摯記甚工。其文曰。鍾山之陽有泉曰八功德。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止修行。有一厖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功德池。措之無難矣。人與口滅。一沼沸成深。僅盈尋廣。可倍丈浪。井不鑿。醴泉無源。水旱若初。澄撓一色。厥後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一已智矣。比味大較相類。豈非竭彼盈此乎。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

客座贅語

卷十

十八

六淨七不蝕八蠲痼。又其效也。文多不載。今水有時而竭。或云水在山中。因禁地人跡不至。歲久木葉所堙。故有時而涸。不知然否。

松江開河議

興化李君思聰嘗建議自南都抵京口。江水險惡。往來舟楫常有風波傾覆之苦。謂大勝關至燕子磯一帶。有內河故數十里。無長江之險。今燕子磯以下抵京口一帶。舊有河形。宜加開濬。則一百八十里江險可以引避。此漕運與士商往來之永利也。余甚韙其

論因考舊志古漕河一名靖安河在龍灣市上元今
陵宋吳幸靖安河記畧云自金陵抵白砂江險其
尤者為樂官山李家漾至急流濁港口凡十有八處
號稱老風波而玩險阻者至是鮮不袖手東南漕計
歲失於此者什一二宣和六年發運使盧公訪其利
病得古漕河於靖安鎮之下缺口謂其取逕道於青
沙之夾趨北岸穿埧月港繇港尾越北小江入儀真
新河高枕安流八十餘里抵揚州新城下可易大江
百有五十里之險按此論正與李君意同特彼在徑

客座贅語

卷十

十九

趨北岸此則專傷南岸抵京口耳北岸之河今亦堙
塞蓋江水東西冲決不常沿江湖地時有埧卸入江
者今上新河舊傳自江東門可數里至江岸今不過
里餘矣陵谷變遷江上尤速李君之議甚美俟再與
習江上地形者籌之

古蹟儷語

白石青溪 龍廣山雞鳴埭 蟹浦龍山
桐樹灣竹格渡 直瀆橫塘 謝公墩杜姥宅
烏榜村青林苑 西州東府 三山二水

鳥衣巷紅羅亭李后主作亭 一人泉五馬渡
商廳館宋甘露亭 陳 藤蕪澗茱萸塢
入漢樓晉橫江館 赤烏殿吳朱雀航 南澗北山
珍珠河陳胭脂井 夏侯山朱年壠 覆舟山投書渚 花林村竹篠港
赤蘭橋烏衣巷 蒼龍堰後湖上 白鷺洲 皂莢橋白楊路
籬門五十六所秦淮二十四航 梁五明殿唐百尺樓 伏龜樓在宋府城東南

客座贅語

卷十

二十

躍馬礮城南即南礮樓 西州路 青溪宮白石壘
宋玉燭殿梁金華宮 落星樓清暑殿
三品石八卦泉方山定林寺
鳳皇里燕雀湖又云蚶蛟磯
覆梧池元帝麾扇渡
慈姥山道士塢鍾山
莫愁湖桃葉渡上梁妓下王大令妾 穿針樓邀遠步
謝玄走馬路盧絳翔鸞坊
橋名萬歲臺曰九日 棲霞寺落星墩

鼓吹山幕府寺 青谿祠白石廟

玉樹後庭金蓮帖地

疑城吳於石城設帝辱井胭脂井

秦人鑿山

今人第知方山至石碗山為秦皇鑿山斷金陵王氣之處不知今城之西北盧龍馬鞍二山間亦為秦所鑿也此處正號金陵岡俗傳埋金之識正是此處岡上有碑因開靖安路失之張鉉新志言其地有溝溝中有石脉見存以證斷鑿之跡盧龍山今土名獅子

客座贅語

卷十

二十一

山志稱在張陣湖北岡壠北接靖安今山下為儀鳳門門外猶號龍灣城即新志所稱靖安鎮者是也由此而北則為直瀆山又按今龍潭有靖安村去城九十里與志遠近迥異姑兩存之

建都

孫吳建都四世凡六十年東晉建都十一世凡一百三年南宋建都八世凡五十八年南齊建都七世凡二十三年蕭梁建都四世凡五十五年南陳建都五世凡三十三年六朝凡二百五十二年南唐建都三世凡三十

九年宋南渡為行都七世凡一百三十九年以上金陵為都皆偏安也至我朝為帝都已遷北京為南京一統萬萬年自古海內建都之多而且久未有踰金陵者

橋名

金陵新志紀諸橋名多有複誤如運瀆青溪所跨試以遺蹟參之次第可攷而紀叙無法有一名而兩紀者其自序言官府文案兩經焚燬故老晨星無從詢訪固宜有是今姑就俗稱上附於古可徵者志之內

客座贅語

卷十

二十一

橋在宋行宮前舊名虹橋政和中蔡凝建石橋號蔡公橋後改天津南渡後用西京大內前橋名也新橋本名萬歲橋唐詩句中萬歲橋邊此送君新橋乃楊吳時所名又名飲虹橋羊市橋本名清化俗呼為閃駕景定二年馬光祖重建手自書榜改今名宜橋俗傳茅山二十六代篁宗師所建舊名欽化馬光祖改建名太平橋武定橋馬光祖建定今名舊為長樂倉巷橋舊名望仙橋馬光祖改名武衛北門橋舊名武勝大中橋舊名白下又名上春橋南門外橋五代楊

吳名長干橋。今乾道南北二橋與北之獅子橋。青漢之竹橋。內橋東西之東虹西虹橋。皆舊名。此其灼然而可據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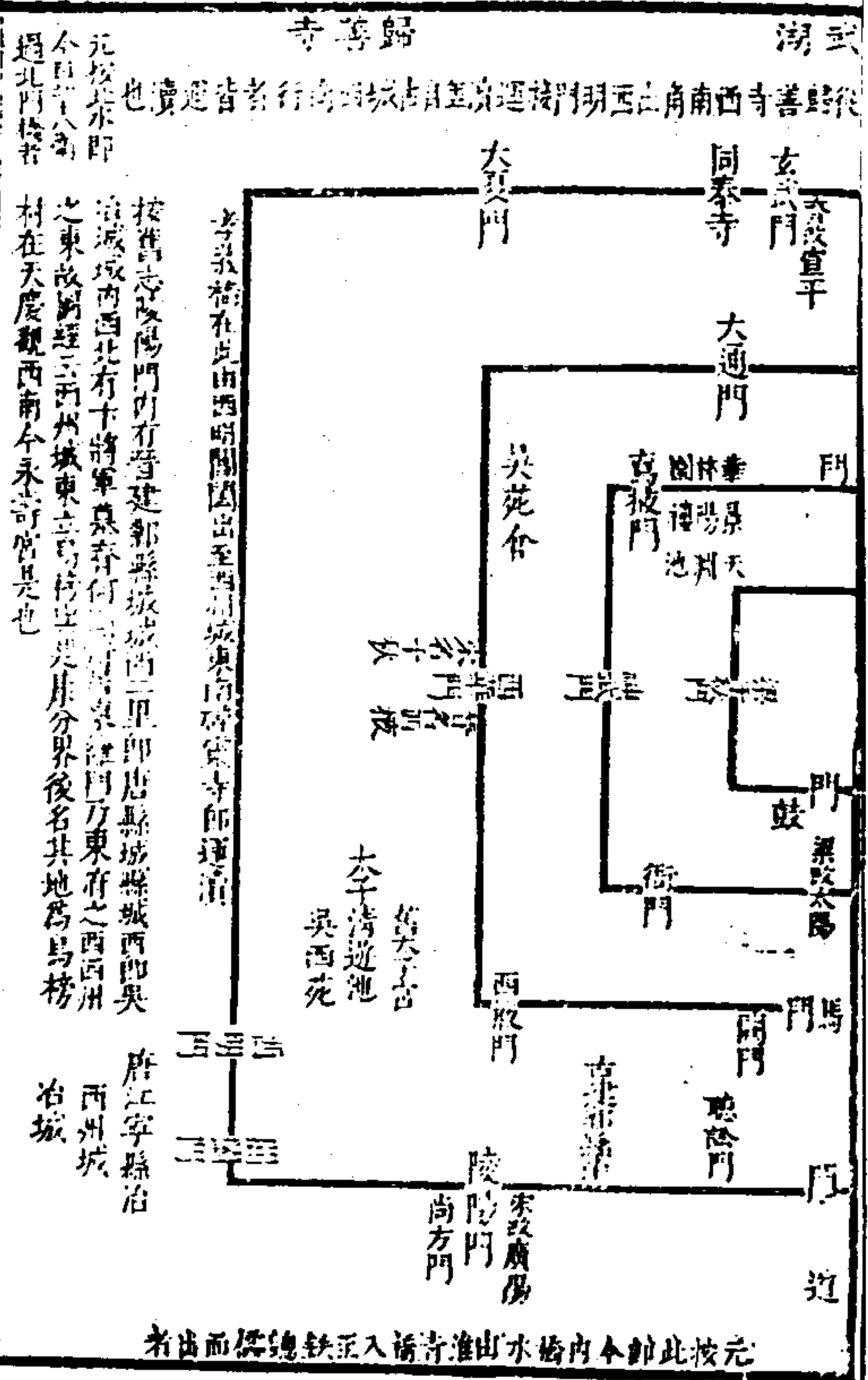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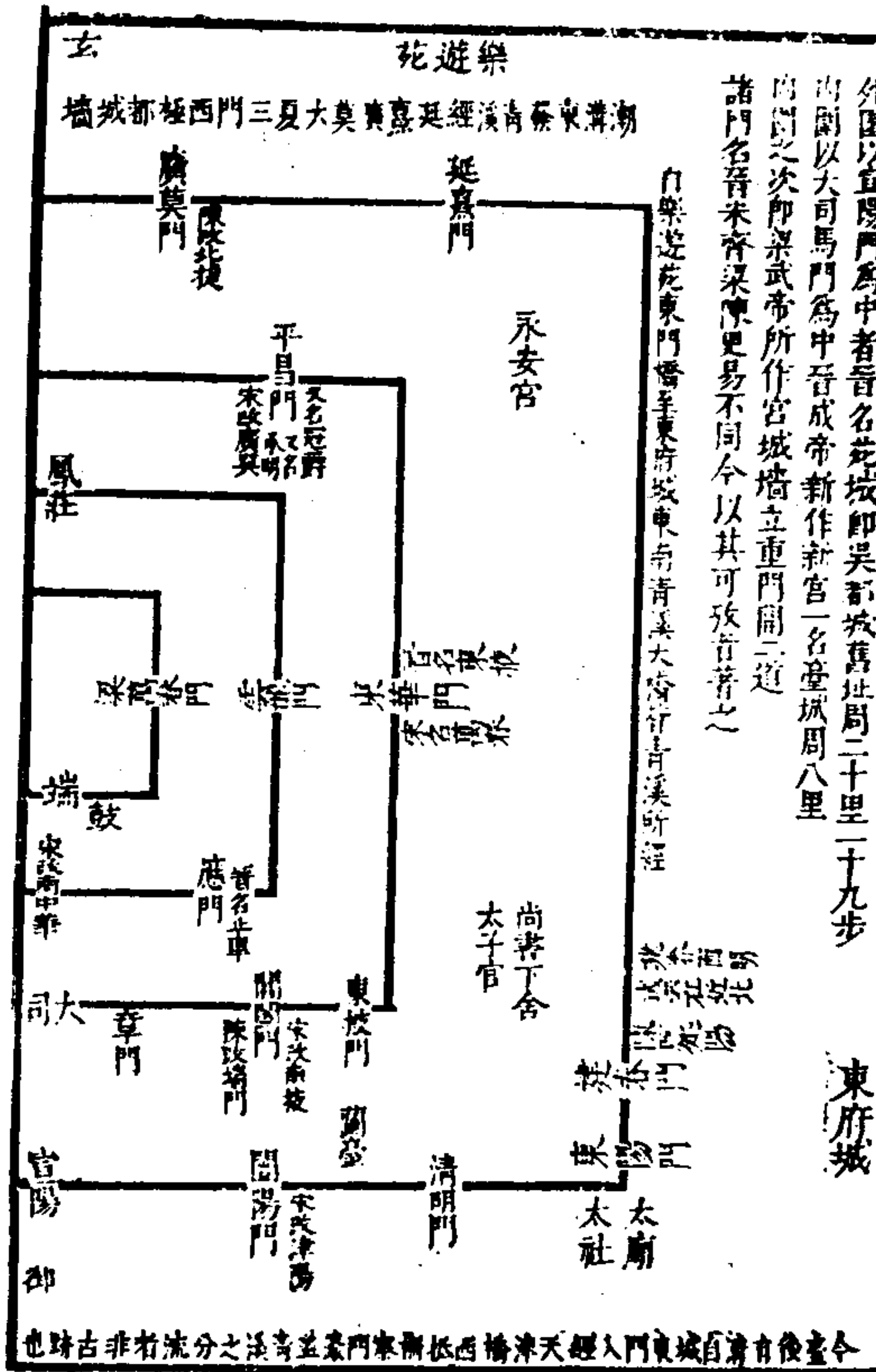
宮城都邑二圖

新志所畫六朝宮城都邑二圖。前後錯綜。可以想像往代之概。而以山川之大。執參今日都邑官闕之制。古今之異同。可以了然於心目中矣。思其久而就堙。因列置於此。

客座贅語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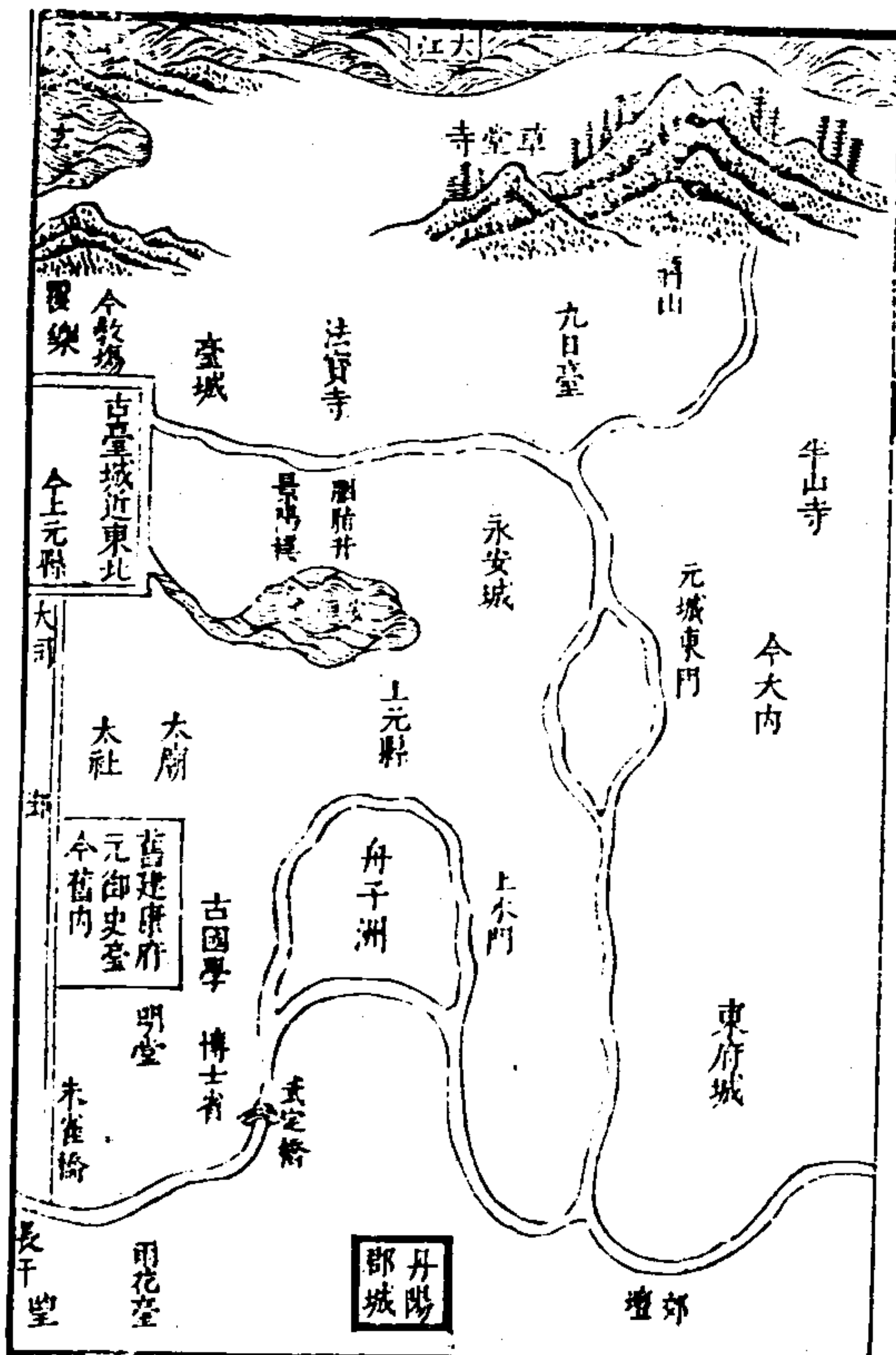
二十三



客座贅語

卷十

三十四



者出而橋總執正入橋青淮山水橋內本館此按元

石所夾云直瀆山有直瀆洞舊志言山東西有水清入大江伏滔北征記云吳將竺瑤墓有王氣孫皓惡之乃鑿其後為直瀆今瀆與浦皆堙塞不可考矣

部議救荒

余前已載救荒之議謂當於戶部倉糧借放今查部志成化二年南京饑荒守備太監王某等奏准開倉糴米四萬石以濟饑民又令應天府關領糧米在於街市糴賣止收銅錢不必要銀兩聽令饑民得以零碎糴買嘉靖二十三年南京地方旱災巡撫應天

客座贅語

卷十

二十七

都御史丁某奏准糴買南京倉糧二萬石以濟災民其米價收貯戶部銀庫候豐年召商買補或放折色月糧支用近議止於放銀月分米貴則放米或預放二三月尤為便益不費而惠似可常行

各倉米樣

江西花紅米蒸稻米湖廣蒸稻米太平寧國池州安慶四府滁和二州花白米花秬米花紅米蘇松常三府廣德州浙江嘉興湖州二府黃梁米白米應天鎮江徽州三府浙江杭州府黃梁米白米白晚米花白

米浙江金華衢州紹興三府黃梁米白米花白米每米一百石加耗米八石又平斛二石蘆蓆一百領內本色七十領折色三十領葯竹二根為墊厥用

後湖

後湖之中有五洲西北曰舊洲一名祖洲西南曰新洲上有郭璞墓皆為庫以貯冊前抱一小洲中有溝縈環如溪澗今為廚房以供飲食東二洲一曰陵趾洲一曰太平洲近西小洲號別島秀出可愛西南之水獨深而澄則所謂龍潭也即劉宋時龍見處

客座贅語

卷十

二十八

王荆公疏湖田

熙寧八年荆公官江寧上疏云臣蒙恩特判江寧軍府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當職事當時集官吏軍民宣布聖化啟迪皇風終成一載所幸四郊無壘天下同文然臣切見金陵山廣地窄人烟繁茂為富者田連阡陌為貧者無置錫之地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古跡號為玄武之名前代以為遊翫之地今則空貯波濤守之無用臣欲於內權開十字河源泄去餘水決瀝微波使貧困饑人盡得贏蚌魚蝦之

饒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後濟貧民假以官牛官種又明年之計也貧民得以春畊夏種穀登之日欲乞明勅所司無以侵漁聚斂只隨其田土色高低歲收水面錢以供公使庫之用勿令豪彊大作侵占車駕巡狩復爲湖面則公私兩便矣伏望明降章綬懷貧腐按此介市欲田梁山泊之意推之此者奉勅依允紹興二年趙善湘增收後湖田租遂爲例淳祐十年增先賢祠撥湖田七千餘畝元大德五年下鍾山鄉開後湖河道自是以後惟有一池他皆田地 國朝

客座贅語

卷十

二十九

平定海宇貯天下冊籍於湖之中洲始復開行爲湖遂爲一代禁地矣

李御史後湖聯句

李熙爲御史同喬戶曹後湖聯句云片雨孤城黑三洲一水通竹深喧宿鳥天遠斷飛鴻魏闕心迢遞鍾山氣鬱葱雲程須共勉莫遣髮如蓬其二簿書偶成暇緩步小橋東袖拂蘆花雪堤翻落葉風觀魚臨水次訪古過林中回首斜陽外孤鴻自遠空李素有文名而集少傳僅見於此

盧玉田過湖續夢詩

盧玉田先生取選時夢中得句云水國微茫路不分紅香引入白雲深後官南戶部主事過湖恍如夢中之句因續云仙洲恍覺非人世民部無論有翰林日永放衙看鶴舞雨餘憑檻聽龍吟平生剩有烟霞癖宦海何當慰此心

謚法解正誤

南監本史記刻謚法解原是古書分上下款列後人誤接連書之遂錯亂無章卒莫有釐正之者今按汲

客座贅語

卷十

三十

豕周書書之周書亦有前後失次者並爲釐正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

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

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按此篇博物志謂

首數言是因二公終將葬之謚制謚從此而始因

叙謚爲後世之永制也云此爲周公作者非其本矣

民無能名曰神周書作一人揚善賦簡曰聖

敬賓厚禮曰聖 靖民則法曰皇

德象天地曰帝 仁義所往曰王

立志及眾曰公周書作立制

執應八方曰儀

賞慶刑威曰君

從之成羣曰君二條史有書無

壹德不懈曰簡

平易不訾曰簡周書作不疵

經緯天地曰文

道德博聞曰文周書作博厚

勤学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

愍民惠禮曰文

錫民爵位曰文

剛彊直理曰武

威彊敵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

大志多窮曰武書作夸志

敬事供上曰恭

客座贅語 卷十

三十一

尊賢貴義曰恭

尊賢敬讓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安民長悌曰恭史作愛民

執禮敬賓曰恭史作御賓

芘親之闕曰恭

尊長讓善曰恭

淵源流通曰恭書作日康

照臨四方曰明

譴訴不行曰明

威儀悉備曰欽

大慮靜民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純行不二曰定

綏柔士民曰德

執義揚善曰德二條史有書無

謀慮不惑曰德

辟地有德曰襄

甲冑有勞曰襄

有伐而還曰釐

質淵受諫曰釐

慈惠愛親曰釐

小心畏忌曰倍

心能制義曰度

博聞多能曰獻

聰明獻哲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

五宗安之曰孝

協時肇享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大慮行節曰孝

執心克莊曰齊

輔輕就供曰齊史記作資

溫年好樂曰康史記作溫柔

客座贅語 卷十

三十二

安樂撫民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

安民立政曰成

布德執義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敏以敬順曰頃

甄心動懼曰頃頃書作甄

容儀恭美曰昭

昭德有勞曰昭

聖文周達曰昭

保民耆艾曰胡

彌年壽考曰胡

彊毅果敢曰剛

追補前過曰剛

柔德安眾曰靖

恭已鮮言曰靖

寬樂令終曰靖

治而清省曰平史作無書

執事有制曰平

布綱治紀曰平

史作布剛

威德剛武曰圉

耆義大慮曰景

史有書無

由義而濟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清白守節曰貞

大慮克就曰貞

不隱無克曰貞

彊以剛果曰威

史作猛以

猛以剛果曰威

彊毅信正曰威

史作執正

辟土服遠曰桓

克敬動民曰桓

辟土兼國曰桓

道德純一曰思

不肯兆民曰思

外內思索曰思

客座贅語

卷十

三五

追悔前過曰思

柔質慈民曰惠

書作諫曰慧

愛民好與曰惠

能思辨衆曰元

行義說民曰元

始建國都曰元

主義行德曰元

兵甲亟作曰莊

敵通克服曰莊

死於原野曰莊

屢征殺伐曰莊

勝敵志彊曰莊

武而不遂曰莊

克殺秉正曰夷

安心好靜曰夷

聖善周聞曰宣

行見中外曰愨

夙夜警戒曰敬

夙夜恭事曰敬

書有史無

象方益平曰敬

書有史無

合善法典曰敬

有功安民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

剛克爲伐曰翼

思慮深遠曰翼

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

愛民好治曰戴

典禮不愆曰戴

史作典德書作不塞

克威捷行曰魏

克威惠禮曰魏

治民克盡曰使

治典不殺曰祁

好和不爭曰安

外內貞復曰白

官人應實曰知

客座贅語

卷十

三五

貞心大度曰匡

名實不爽曰質

溫良好樂曰良

德正應和曰莫

勝敵壯志曰勇

昭功寧民曰商

狀古述今日譽

勤政無私曰類

史作施勤無私

慈和徧覆曰順

危身奉上曰忠

彰義掩過曰堅

肇敏行成曰直

內外賓服曰正

教誨不倦曰長

愛民在刑曰克

好廉自克曰節

擇善而從曰比

思厚不爽曰愿史作思慮不爽曰厚除殘去虐曰湯史有書無

述義不克曰丁史有書無述義不悌曰丁史有書無

不生其國曰聲史有書無死而志成曰靈

極知鬼神曰靈書作鬼事死見思能曰靈

亂而不損曰靈書作鬼事好祭鬼神曰靈書作鬼事

不勤成名曰靈書作鬼事短折不成曰殤

未家短折曰殤書作鬼事隱拂不成曰隱

不顯尸國曰隱書作鬼事見美堅長曰隱史有書無

殺戮亡辜曰厲書作鬼事復狠遂過曰刺

客座贅語 卷十 三十五

不思亡愛曰刺書作鬼事肆行勞祀曰悼

年中早夭曰悼書作鬼事恐懼從處曰悼

蚤孤短折曰哀書作鬼事恭仁短折曰哀

外內從亂曰荒書作鬼事好樂怠政曰荒

好變動民曰躁書作鬼事怙威肆行曰醜史有書無

在國遭憂曰愍書作連憂在國逢難曰愍

禍亂方作曰愍書作片傷使民悲傷曰愍書作片傷

壅遏不通曰幽書作有位蚤孤鋪位曰幽書作有位

勤祭亂常曰幽書作有位嗇於賜與曰愛

疏遠繼位曰紹書作日燭華言無實曰夸

逆天虐民曰抗書作日燭好更改舊曰易

名與實爽曰繆書作日燭滿志多窮曰惑

好內遠禮曰煬書作日燭去禮遠眾曰煬

隱哀之也施為文也除為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桓

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

曰宣惠無內德曰獻治而生背為平亂而不損為靈

由義而濟為景失無口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惠也

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

客座贅語 卷十 三十六

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慄過也錫

與也典常也肆於也於史康虛也獻聖也惠愛也綏

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

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此後一段史多訛闕按周書補之差可讀周書又

有凶年無穀曰糠不悔前過曰戾思慮深遠曰口

息政外交曰推史都無之似宜補入

中書左丞一人

楊公憲上元人洪武二年任中書左丞三年伏法公

創爲一統山河花押以示人使人尊已以招權待詔
陳極知其意謂公曰此押非常所謂只有天在上更
無山與齊也公大喜即擢樞爲編修噫此其所以致
禍與

應天人官尚書二十六人

本府人官尚書者二十三人金陵瑣事載之考吏部
題名洪武初設吏部隸中書省張公銘善爲尚書三
年招諭雲南周公時中茶陵人籍應天由龍泉歸附
除湖廣行省平章任調鎮江知府乃考南畿志載甲

客座贅語

卷十

三十七

第中官尚書者在上元諸縣則曹公義句倪公謙上
張公瑄江浦黃公綏句童公軒欽天倪公岳上吳公文
度江王公敞胡公汝陽顧公璘上劉公麟廣
衛梁公材金吾周公金府軍王公以旂江王公暉句
鄉舉則陳公恭江齊公泰木又祠墓則翟公瑄江又
人物則僕公斯禮二部流寓則周公瑄山西人舉人
書葬江寧之黃門山次子而不及二公與鄒公翰周
公楨端木公復初瑣事中又不載黃公綏翟公瑄以
二公別省人它或有据也二書又俱不載陳公壽東

人官刑部尚書既解官貧不能歸流寓於南京

都御史二人

金公澤弘治十八年任南右都御史張公琮嘉靖五
年任如金公

侍郎九人

俞公綱上元人官南禮部左侍郎張公文昱上元人
由人才洪武中爲刑部左侍郎楊公勉江寧人永樂
二十三年爲刑部右侍郎謫山東參政劉公璉江寧
人官部侍郎金公紳上元人成化十四年任南刑

客座贅語

卷十

三十八

部右侍郎張公志淳江寧人正德五年任戶部右侍
郎殷公邁京衛人萬曆四年任南禮部右侍郎管國
子監事吳公自新江寧人萬曆十九年任南刑部右
侍郎朱公之蕃京衛人萬曆四十年任南禮部右侍
郎內張公志淳雲南永昌籍也

右副都御史一人

丁璿上元人正統四年任五年致仕又南畿志載談
允溧水人洪武庚午舉人丁泝溧水人弘治己未進
士俱官都御史考弁州堂卿寺表無後二公姓名

舊大理寺基

太平門左有高山如圓釜立者名龍廣山 國初置大理寺於此後乃徙置於門外門直達於北曰太平隄隄左泚鍾山有小湖曰燕尾湖志多遺之僅見刑部志

移囚

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江西宸濠反攻安慶南京戒嚴刑部重監輕監人犯俱移於錦衣衛獄事寧復初按自三法司門往北一帶舊有大牆總括三法司

客座贅語

卷十

十九

京畿道在內而刑部郎中龐嵩建議猶謂欲於湖北岸增築城接刑部後牆至鍾山之紅牆止不惟法司緩急有備免越獄之虞卽陵寢冊庫亦增一重扞圍其說亦是今大圍牆多圯自三法司後佛國寺行人直穿而入矣似亦不可不復修以防不虞也

國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脚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

男虞端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顯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脚全家發赴雲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禮部榜文一款內使剃一搭頭官民之家兒童剃留一搭頭者闖割全家發邊遠充軍剃頭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旨禁約不許將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以為名字稱呼一醫人止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

客座贅語

卷十

四十

中梳頭人止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閹者不許稱太監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為奸頑亂法事節次據五城兵馬司挈送到犯人顏鎖住等故將原定皮割翰樣制更改做半截靴短鞞靴裏兒與靴鞞一般長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賣與人仍前自便於飲酒宿娼行走搖擺該司送問罪名本部切詳先為官民一槩穿靴不分貴賤所以朝廷命禮部出榜曉諭軍民商賈技藝官下家人火者並不許穿靴止許穿皮割鞞違者處以極刑

此等執樣傳於外必致制度紊亂宜加顯戮奉旨
這等亂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門首梟令了全家遷入
雲南一榜永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
中曹潤等奏乞勅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
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
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
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
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違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
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如有收藏的全家殺了此

客座贅語

卷十

四十一

等事國初法度之嚴如此祖訓所謂頓挫奸頑者
後一切遵行律誥湯網恢恢矣

逍遙宇

俗傳淮清橋北有逍遙樓太祖所建以處游惰子
弟者按陳太史維禎錄紀太祖惡游於博塞之民
凡有不務本逐末博奕局戲者皆捕之禁錮於其所
名逍遙宇

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

石城先生年二十舉嘉靖乙酉鄉試三十舉乙未會

試第一人官吏部奉常少卿止於尚寶卿致政時年
不滿五十歲居林下踰三十年福祿壽考子孫之盛
為留都冠生平無霜露之恙體中小極但亟令家人
治米粉丸進二盃即瘥萬曆乙酉中式舉人謁先生
時方嬰鑠無老態年八十餘予嘗見先生道貌眼碧
長頭白鬚飄然真神仙中人也

客座贅語卷十終

客座贅語

卷十

四十二

萬曆戊午孟秋十一日坐歸鴻館中
校贅語十卷都訖此書乃數年來
所札記者因隨手取書原無倫次頃
二年中以病兀坐長日無聊小為編
叙以散懷送日雜壽之校本多足
存姑留以詒子姪而已不敢以示人也

遜園居士再識

戴惟孝刊



剪桐載筆



夫士自燥髮業儒頰首

朝夕滌神千古上之歆

藻潤皇猷黻黼帝治澤

叙一

溉地軸聲徹天壤次馮

三寸柔翰劖千秋大業

歲之名山洞府自成不

磨下之即稗官野乘片

語單言聯是勸懲亦快

心目豈其浮生浪死泯

泯莫莫與草木同朽腐

已哉張季鷹有言千歲

叙二

名何如一杯酒而杜征

南至洛嗟歎羨留遺跡

於峴山之片石其欲流

景耀於當年垂休聲於

來禎意固均也不佞通
籍以來乘使槎鮑家食
者踰四之三中間侍
交戟逐

叙三

京塵未滿五稔而又冗
散棲身優游卒歲
朝政國紀之大凡石渠天
祿之秘文既無從竊窺

兼之賦材驚庸學植陋
劣又不能網羅百氏鎔
鑄一家心竊媿之荊州
之後自春迄秋日月既

叙四

賒聞竅又甚間操毛穎
用祛睡魔乃舉數年來
耳目之所睹聞友朋之
所傳說撮而錄之于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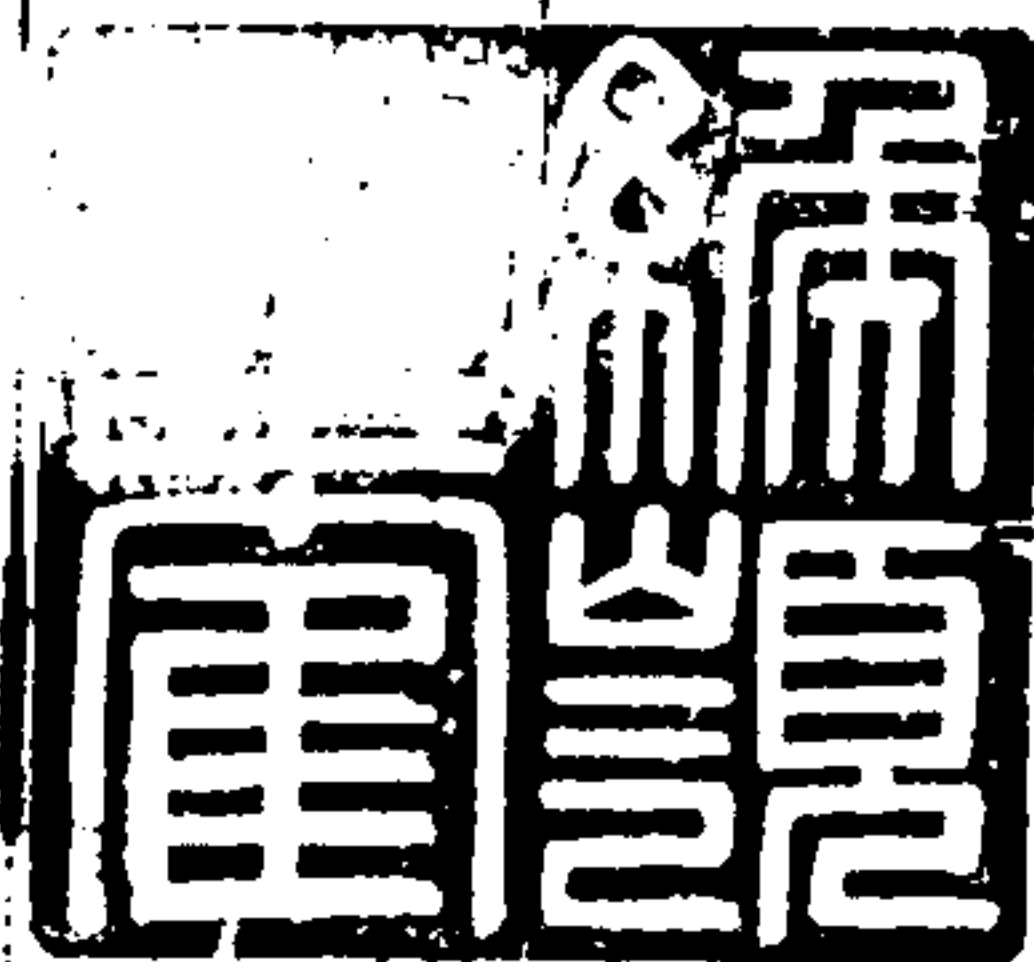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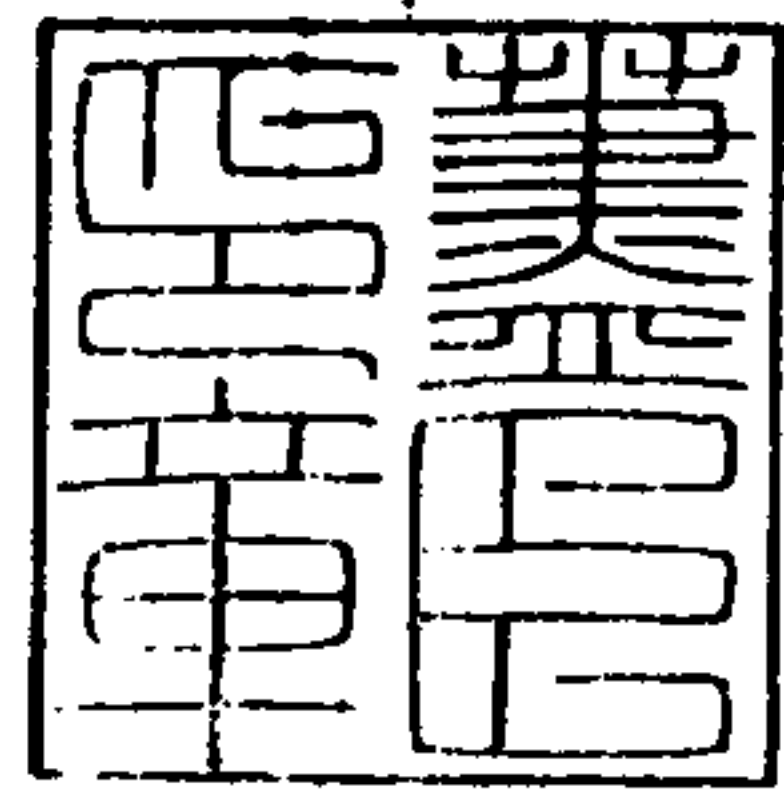
其有荒唐不根勸戒無
裨者置勿論雖蟬噪蛙
鳴無當鍾呂之奏而褒
善戒惡聊以備諭俗之

叙五

資焉耳不賢識小博奕
猶賢蓋亦竊附於孔氏
家法云

新城王象晉蓋臣甫

題



叙六

剪桐載筆

新城王象晉畫臣直筆

賀

今上登極表

伏以

世際離明熬極開

中天之會時逢泰長

龍飛協

剪桐載筆

表一

聖作之期臣庶騰躍華夷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

敬躋以日

聖縱自

天

本聰明睿知以有臨

會正直蕩平而建極

冲年踐祚紹

祖

宗十三傳之丕基

大德得

天撫

宗

社億萬年之景運伏願

福提川岳

慶衍雲仍

剪桐載筆

表二

身強固

德清明同月恒日升而悠久

外威嚴

內順治借天覆地載以靈長

借

同事諸公奉

賀

惠殿下陞位啓

伏以

楓陛宣綸

一人篤隆親之典

桐封啓宇千秋開燕翼之祥

剪桐載筆

此三

登南邦以執功合群情而胥懌恭惟

殿下

天植溫文

性秉純懿

婉河間之樂善

德懋青年

邁東平之崇文

譽隆朱邱承命

北關

作鎮南服當萬寶告成之初正

百世貽謀之始環楚甸三湘七澤成藉

保障之功舉

皇圖一統萬年允資

夾輔之益伏願

學勵緝熙

祚綿似續卜年卜世剛

剪桐載筆

此四

九重天覆地載之恩

千藩于宣衍四履彌山帶河之業

楚春元隱德傳

萬曆間楚中一春元赴試宿直隸之清豐鎮二鼓後對門火春元出門外觀之見一女年及笄赤身來奔春元曰胡不衣曰火起方急救命無暇覓衣也曰我房在店內某處可就被掩身我必不入已而火息父母覓女春元尚立門外語以女處掩之婦見其女赤身又在春元房中大不憚是年春元未獲售婦過舊邸聞是女已適人矣又三年入闈

剪桐載筆

傳五

終日不成一字午後忽鄰號大呼可惜者不絕口潛窺之北人也年甚少問何故曰我七作甚得意自揣可必中偶風吹卷落硯池中污甚見貶無疑第可惜此數作耳因問兄卷完未曰今日更機偶滯一字未就曰兄可寫此高中後勿相忘某且未歸俟出榜方來褒月寓某所報榜時可一見過及揭曉果第旋往謝春元亟迎問平日有何陰陽以無對固問之曰平生原無過人事惟憶三年前宿

清豐鎮對門火一女子赤身冒火來令至我房少

避我獨立大門外俟其父母至偕婦救得此一人耳春元曰此奇遇也成交乎曰此時只憐其苦無論邪行即邪心亦不萌春元亟下拜曰恩人也我之為兄中宜也此女即某之妻娶三年矣聞有赤身避火事未嘗以好語相加婦即矢心自明某不信也聞兄語今豁然矣我之為兄中宜也遂締交如兄弟云

剪桐載筆

傳六

王生曰甚哉名節之所關重也楚士救一人無妄念可不謂隱德乎以博一第亦天理報應之常乃困之於三年之後又假手燕士而後第且燕士者號胡以北隣卷胡以點污心胡以信其必中如觀火文胡以授之果售如探囊機緣巧合不爽毫忽皆天也使楚士發於三年之前於報應之常得矣彼燕女且抱醜終身即九原莫白也故楚士之蓮售燕士之污卷捲之為此女白名節而因為楚士

表隱衷故曰皆天也彼餘昭昭恆冥冥豈謂蒼蒼者果夢夢耶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觀又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請以質之楚士

剪桐載筆

傳七

陽鄉生孝感傳

陽鄉諸生某事親孝母年八十餘病垂危忽暈幾不可救生具矮卓凳寘門後幽暗處列酒饋質佳紙為錢焚於籬望空遙祝願少延母旦夕命已而母果甦語兒曰吾尚有數日住勿悲也子問故曰適鬼使見逮已將行矣汝焚紙錢後鬼使大喜謂予曰今一批所逮共五人媪在逮數不可逃吾感汝子意既飲食我又畀我好錢我今先逮彼四人

剪桐載筆

傳八

事竣過媪偕行媪與子尚可聚首數日慰彼孝思也越三日忽謂子曰可備後事鬼使來吾行矣遂卒

王生曰嘗謂貪賄舞文獨世間胥吏輩乃鬼使之惑生亦以錢好故豈阿堵中物固無間幽明者耶若生以祈祝而延數夕之命孝哉生也感徹幽冥矣

王廷尉平反傳

人廷尉左海王公山東費縣人初任山西陽城令政務慈祥不忍妄入一人罪一日大風晦暝境內大道邊殺一人投尸井中莫知主名公下令捕復巖緝之邑中一人素無賴是日午後倦甚向姊家卧面色慘阻意態倉遽去殺人處不甚遠次日而殺人之事露衆遂疑此人即其姊亦不能無心疑也鳴之官公再三研究衆證甚確已問結牒當道

剪桐載筆

傳九

矣公心終不釋然異日偶訊一囚自招平日惡跡有殺人投尸井中事問其日月正大風晦暝日也公心恍然即欲鳴之當道爲前人地刑胥再三諍以爲不可公不聽刑胥曰刑者一成不可易令自訊而自反之得無啓上官疑於已之官聲不利乎公曰吾期使邑無冤民足矣違爲已之一官計耶即緣此而罷歸田里心昔之矣遂以後人抵罪而力爲前人昭雪諸當道見公牒交口歎謂公不謹

已短能重民命也無賴子果得釋公聲譽益隆隆起後以循良高等擢臺中今爲左廷尉

王生曰守令縮銅墨統一方民之生死榮辱在一念轉移間彼暴狠恣睢視民命如草菅者固無足道即足已好勝自雄已斷或作意低昂矯矯爲名高賢不肖則有間矣不知意見一差死難復生斷難復續同是含生何忍以彼之叫呼痛楚爲一已娛快功名地即無論人非鬼責而良心內省吾恐

剪桐載筆

傳十

食不下咽矣孰與平心虛已使小民無冤之爲得乎語云吾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於我亦無憾也仁哉斯語吾願持三尺者三復之也嗟嗟于公高門張公無冤至王公而三之矣

張襄憲公遠慮傳

少保峒峽張公謚襄憲四川銅梁人官浙時一月
年與公同宦浙相得甚離公偶設及清明上河圖
歎初本入禁中無從復觀同年公有臨本甚佳蓋
世所傳第二本也隨餉公公力却之同年公必欲
公受公不得已受而厚酬之頗珍惜及歸田慮後
人以此賈業因手書垂戒此圖頗爲世鑒賞以後
凡宦吾土及達官貴人有求者即與之勿吝公死
剪桐載筆

傳十一

後某公宦蜀一日具百金移檄銅梁令索此圖且
云價廉不抵圖值倘多索縣中暫借當續償也檄
至邑時已近暮縣令親攜檄詣公宅公之第三子
恩選公號蔡蒙者念襄憲公遺囑亟向諸姪覓之
無有也諸姪中有微聞在某房者偕詣索之辟以
禍福弄三姑推令一見抱真懷中索酒飲三巨觥
始命几展卷海闌一段即大呼妙絕飲一巨觥比
閱竟東方白矣以金付蔡蒙公力却不受令無暇

剪桐載筆

入署就公宅印鈔並原金馳使報命某公一見卷
大喜亟加幣若干並原金往蔡蒙公堅不受令不
得已置盛筵延公之子若孫群聚盡醉而罷世皆
歎襄憲公遠慮而又服蔡蒙公之純孝爲不可及
予聞之襄憲公孫現峒大金吾云

王生曰襄憲公勤勞著 宗社利澤決面夏威望
震甄毳勲烈勒旂常乃區區一卷猶勤遠慮予於
是歎公之精神如宇內元氣周流布蕩無幾微之

剪桐載筆

傳十二

不貫也世人躬於所好不難驅身名以殉之甚且
遺殃奕世萬曆初山西某鄉紳寶一古琴及歿縣
公向其子索之弗得逮以微纏泥首公庭時其子
已食餼於庠稱佳士矣迺戮辱若此夫非琴之爲
崇耶若上河圖初本至傾其家禍及數官又其甚
者已嗟嗟一身之外摠屬長物夜光彈鶴何輕重
倒置乃爾迺知人能澹然寡營豈惟保身完名抑
亦遠害貽謀之要也噫尤物移人懷僻爲罪從古

二九三

識之矣襄憲公之戒視平泉之戒寧直庭之於遲
已乎

剪桐載筆

傳十三

王宮詹俠僕傳

王宮詹非熊四川重慶人天啓初長翁太姆俱高
年在堂公乞差歸為壽舟離城僅舍許是日奢寅
反公未知也遙聞上流一人亟呼舟勿前城中反
笑者卒逸舟鄰縣去重慶八十里念兩尊人吉凶
未可料心如割莫知為計時公僕三人平日以庸
奴畜者即同輩皆易之忽前請公奴等願入城奉
太翁太婆來公叱之曰城中大變爾輩何能胡言

剪桐載筆

傳十四

之易也儕輩多為擲榆三人固以請公亦任之三
人遂踊躍去近城見城中出者皆髻髻不冠巾白
紙點數墨跡為髻纏三人者效為之得入城矣翁
與媪俱無恙三人負以行抵城門聞者不令出三
人微聞某姓者與賊通乃假為某氏僕具詞賊寅
謂庄有粟數千斛兩老人者庄頭也須共往驗明
獻為軍糧賊寅大喜給照令往翁與媪始得出城
三人仍負以行甫數里力倦不能前少遲又懼有

追者乃以二人護翁媪一人入村中買兩綉綉爲
與覓四力昇以行抵公所公一見悲喜交集慰安
兩尊人畢設三座於堂令他僕繼服三人無務肯
以謝

王生曰公之得全兩尊人也純孝之感也雖然三
僕之功不可誣予聞公長者居家孝友事兩尊人
無遽色無疾言事每先意以承孝決庭闈神聖之
矣彼三人者素平平無奇及犯大難成天功從容

剪桐載筆

傳十五

指願動合機宜出入履穴如履平地視趨趨養卒
度吳郡老兵何以異豈冥冥中有相之者耶世人
謂建功立業非有絕世之智過種之才固克濟以
觀王公僕竟何如也嗟乎不遇祿山誰識平原勿
謂世無人哉

王京卿義妻傳

王公蜀人官卿寺因無子娶二妻未幾罷歸貧無
以爲喪因遣妾二妾皆欲從行公諭之故其一長
號去一堅欲從方商權間妾母適至留妾甚懇公
許之既去妾尤公曰從一而終婦之分也予母即
有言君以大義責之何說之辭權願在吾母耶公
壯其意然實不欲偕行因詒之曰汝議取正然吾
憐汝母老且愛汝甚不忍違其意汝盍自爲謀乎

剪桐載筆

傳十六

婦以情懇之母得請甚善即不贊約汝二婦及家
人輩爲助勢可必得妾許諾因曰婦而得請從若
終身吾願畢矣倘母意不回當以死謝君必不忍
偷視息人間抱琵琶過別船也今與君訣見君止
此身伏案大慟淚如雨週案頭下決於地公爲動
容因令僕持嫁時衣送之還母家翼早使僕往覘
之妾聞僕至欣然出問公夜東安乎念我乎亟婦
語公吾旋至矣未幾果同母來入門向公失聲慟

曰幾不得見君此一行何其再世間所以不言詢諸侍婢始知婦請之母不聽談說百方又不聽懇二姊及婢僕輩勸解再三卒不聽人定後妾膏沐易新衣衿帶間縫紅百結送向公再拜已又潛向母拜蓋欲於是夕自縊也偶一婢驚見之亟奔告母母大驚亟起慰諭曰癡兒何遽至是汝敬從公吾亦任汝第吾愛汝甚汝去吾何以爲生無已吾與汝偕也是以得婦公聞言感甚願郎中僅兩與

剪桐載筆

傳十七

力不能再辦一與且又無奈長途資斧何不得已乃以與昇妻及妾母而身策蹇以從
王生曰予在 都門得交公磊落光明絕無世俗依阿態聞其居官慷慨潔廉持身毫不苟而體惜人情憫憐物命凡可開一面網不難百計圖之之不忍捨公豈徒兒女床第之私無亦見公慷慨正直可託終身故不難一死以明志乎即烈丈夫何加焉且公仁人尚未舉子或者彼蒼將以此妻

爲公開繩振亦未可知夫君臣夫婦皆以義合皆以一終彼巾幗笄珈之倫猶然矚大義秉貞心等一死於鴻毛每一披卷令人凜凜起敬矧隴眉而稱丈夫者哉吁可以思矣

剪桐載筆

傳十八

王孺人再生傳

澄源張公諱奇謨予岳翁也爲予言往岳母王孺人生三子一女夫及非產以病亡已而旋甦自言攝至陰府官人坐堂上隸前稟逮某氏等至回視被逮果皆婦人無一男子官人曰後堂見夫人至後堂隨衆跪階下見穉子滿丹墀有週年者有數月者甚且有初生者或男或女或坐或臥或行或匍匐妍者醜者嬉者笑者怒者罵詈者啼叫者交

剪桐載筆

傳十九

相歐者獨自坐卧不言語者任其雜沓無一人爲料理隸稟如初夫人目衆婦曰令汝等來無別事兒輩待哺爲吾乳之孺人抗聲曰我以無乳故自家兒倩人乳焉能爲人乳兒夫人問言者誰曰鄰平東門外張秀才妻王氏也夫人檢籍久之曰幾誤渠尚有三胎一長命者最後一兒取之來今尚未也亟送去因得復生後生三胎二兒一女果以注兒亡其一兒亦不育女爲予妻封孺人即夫人

所謂長命者也然壽亦僅三十餘歲

王生曰世人言陰曹最幽在恍惚有無間今視孺人事何明白較著也兒既不育即不生可已乃竟生生也而卒以夭死何屑屑不憚煩若是豈人生各有定分耶子母之存者歿者皆夙緣不可強耶不然何定之生前證之歿後不差爽乃爾世人談察於前定之理順受而無妄嘗即以穉孺爲俟命之君子無愧矣

剪桐載筆

傳二十

二士謁選傳

萬曆中有二人同謁選平日皆有名文場中數奇不售遂應選貢時某公署銓部二人其一年家子其一介一館中求拜門下臨考選皆以縣令為懇某公託之選司一主政公二生又各以平日字為符榜出皆得州佐怨望甚即某公亦不詳所以前之主政公始知二生者其一字欠端比入試故猶之後正開卷時適有一字欠端者大類生筆遂擬

剪桐裁筆

傳二十一

縣令而實非也其一人已取縣令末名將登榜矣州佐首名本郵司務親也司務向選君乞縣令言之數四選君大不憚司務見轉漸迫力懇曰此生為業至親考非其意其實強之來倘考居州佐次名某亦何敢言今一轉移甚易耳選君意勃然取縣令末名作州佐第一而抑司務之親為二司務遠無顏去比氣稍平始悟所抑者即某公所託也而勢已無及矣選司公又言某月當大選雜職山

一缺較他缺稍優每選則止五人諸公憐此輩日暮途窮又多遠方選將優缺多入五籤既竣事五籤儼然具在至下選又加入而卒無得者因大駭復不敢復加入

王生曰二士負夙抱縱無引援以博一令何難乃一則自改其字一則僥得而僥失之即乘餘者無能為力且卑卑一散秩何關利害然亦不能強也因憶趙宋時二內豎相競一謂人之祿位君主之

剪桐裁筆

傳二十二

一謂天主之仁宗昇以職令默探乃竟屬之言天者孰謂君相能造命哉世人不察多自雄其材智誇富貴可以力致功名可以智取營營逐逐為造物笑吁亦愚甚矣

蚤賦

工于子役荆楚停楫江湄躋陽熇熇微風不颺
日扁舟汗流浹藉猶冀清宵獲安枕蓆詎意白鳥
群然見親輾轉不寐自暮達寅未明夙興楮墨在
前無術以驅贈之以言

其辭曰嗟爾白鳥賦形幾何視蠅子遠遜較蟻
蠓子差多物孰無首爾首幾許僅具二目未辨雙
春物孰無羽爾羽特庶玄駒稱巨魯縞讓織物孰

剪桐載筆

賦二十三

無足爾足可啞長纒踰分細比遊絲物孰無腹爾
腹燕麥為形雖微為患則劇若夫幻芒謝政祝融
司晨習習之谷風既徂赫赫之烈日方新石焦金
流山童泉壘舉首而炎曦焚和觸目而暑焰爍人
爾當斯時引類呼芻鼓翅轟雷肆虐實知有如名
園昧地王孫麗人望水閣而却步執紈扇以遙巡
假寐片晌意念津津唯爾一至額感眉顰慘朱顏
而無懼扼幽情予莫中又如騷人墨客藝苑詞壇

爭妍競奇力匱才殫袖甘守而備警為私紐一語
而唯出片肝唯爾一至意龍興關三寸之管屢墮
九迴之腸幾利上之名公鉅卿高堂廣廈退食妻
蛇優游瀟灑或延賓而清談或肆筵而稱拳唯爾
一至神憊音啞主賓無駢酬應頽寡下逮草茅賤
役里巷單夫凌冒乎紅塵酷暑奔走乎絕塞長途
暫偷閑而息肩其片刻之休娛唯爾一至顛倒嗟
呼張皇四顧竭蹶以趨物皆好明爾獨喜晏飛揚

剪桐載筆

賦二十四

恍惚視之不見物皆好明爾獨耽寂隱微窺惟
意之適更有一族厥名豹脚黑質白文為害更虐
當其初至寂寂潛偵辟彼劫寨之師三軍皆銜故
而無聲及其既飽蕞蕞遐舉辟彼得勝之師壯士
皆長歌而振旅投閑抵隙入幕穿幃人縱周防爾
善乘機短吸長嘯緣足及首不思人苦惟適爾口
痛癢徹骨爬搔力倦起視周身神搖目眩紅紫陸
離爛若錦綺又如珠璣大小累累誰不受身誰不

也安豈其七尺供爾夜餐大生廣生號物惟萬胎
 非濕化孰窺其畔則有蚤蟬蚋蚋蚤蠅蚤蟻蟻
 蟻始蚘列形雖渺皆具靈性與人無爭人亦不憎
 惟爾此蟲爲人之靈聞聲觸影人有同惡或化牙
 分或生蔓草或孕於木而累累若枇杷之實或吐
 諸口而紛紛出青鵝之鳥樞倫宿鴨較捷花鷹詎
 高郵邵白之獨擅醫江天澤國之同備縱風定夫
 剪桐載筆 賦二十五

軒窗諒莫禦其翮帶人正悒悒爾更營營時方暝
 暝爾獨翺翺憐開柏寢昭君德之慈仁廟祭露筋
 表女行之烈貞皆爾蟲之爲祟諒人心所共榜爾
 既有腹胡不爲螢含光自耀燭物呈形隱囊照車
 胤之書熠耀雜濛雨之零爾既有足胡不懸蟀隨
 時屢遷促織戒佚徵歲序以知天呼婦子而入室
 爾既有首胡不蜻蜒翺躩水際翔翔戶庭時點水
 以昭清或瘞首而珠熒爾既有羽胡不爲蟬脫此

重讓陟彼樹巖嗚嗚乎呈絲竹之音翺翺乎證刊
 化之仙胡迺任爾儇巧恃爾利嘴惟知咋人貪婪
 不已蚤亦咋人賦性持愎彼方置喙人即可捫豎
 性頗捷跳而不飛細心檢點一指可揮蜂即有毒
 蜜亦有利利既可酬人胡以忌豺虎氣兒自有窟
 穴人不彼膚彼亦不蓄嗟肆虐夫社燕特莫甚於
 爾蟲將受之而弗甘欲珍之而難故曹開張果職
 列上僊筆自陶唐族類實延高則懸挂次有飛颺

剪桐載筆 賦二十六

爲人除害以爾爲美我推其族百千萬億啖爾支
 屬俾無遺匿蟲賊既殄區宇咸清九我生人同享
 安享

四公厚德解

耐居士支梧習靜掩荆遠翳忽聞剝啄之聲遽驚
揚桐之夢乃拭目整冠開關延客見一人偃僂委
蛇伏俯而前曰不佞姓慕名忍別號忍生夙托葵
傾竊思荆識望祥風而冀瓊塵積有歲時矣耐居
士三肅而入因語生曰聞子名姓知無凌競之心
接子形聲復饒巽順之致有向高議願佐下風於
時舌華方啓牙慧畢陳酬應片時揚扝千古論金

剪桐載筆

解二十七

緘則考水鑑於漢末語山納則探唾而於唐初飲
僕通宵無心惻怛學忍以漸夏量恢宏是四公者
孰堪法程詎無軒輕乎耐居士曰善哉子之問也
括囊不議卿言復佳雖黃渾忘物我共適卓哉德
操品之尚矣始焉色忍久則心融物有無容犯而
不較渾乎夏公抑亦次乎若夫蜂蠆逞威世方視
爲得計睚眦必報衆競誇其不撓彼美君子獨異
恒情垂面聽其自乾縱讐任之長往豈其懦質諒

剪桐載筆

有深情夫平陵往復天且弗違出爾返爾語有明
戒若此也瞋目而語難彼也逞聽以逞戈雖云報
施之常實廣葛藤之累遍地荆棘孰爲措足之區
滿目戟牙寧有怡神之日婁寇兩公慮此獨審雖
當橫逆輒暗銷鎔推原其心豈不曰橫逆之來亦
大不侔矣其有形迹易親雌黃偏聽彼既無心而
妄發我何素念而嚴非他如我有小嫌彼特過當
雖曰遷怒抑亦世情至若平時原無夙嫌返躬亦

剪桐載筆

解二十八

鮮隱慝忽焉越禮而肆虐或亦前世之冤冤彼雖
逞來吾當順受辟既償夫宿債自絕累於來生再
如三生無染一意相干造業自彼業積而彼自擔
當忘情在我情空而我無罣碍豈特無子孫之顧
慮抑且免累劫之牽纏豈不磊落光明從容脫纜
乎二公之意良在斯矣忍生曰審如斯言誠涉世
之津梁祛累之寶筏也第恐水柔多狎枝嫩易攀
招累啓侮靡有寧宇耐居士曰不然揚氏黃雀猶

三〇一

顯報於銜環毛寶介龜尚陰兆夫紐印豈伊人貌
反遜物靈矧彼蒼蒼詎終夢夢夫亦心為忍當其
始受誠哉渾化之難人七名化勉強銘良由隱
忍而致于患忍之未至勿虞亦之頻加也於是忍
生肅容拜拜稽首颺言願服膺以終身敬書紳而

觸目

剪桐載筆

解二十九

四君執優解

夢醒子舟泊蕪陽觴虛清聖方炎歊之是慮
步以自娛客有扣航而請者曰不佞江干下士
微鄙儒竊慕往古之高風願就達人而請正蓋聞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要皆權
傾四國名震七雄翩翩稱佳赫赫耀世執優執劣
先生其有定評乎夢醒子曰太上考德其次倫才
語權勢則究遭逢微心術則察際遇慨自宗周不

剪桐載筆

解三十

競列國分爭慕得士之易昌率聚徒以誇衆推埋
不棄珠履席崇或彈鋏同躍冶之金或虛左奉夷
門之彥才雖跨世德皆渺聞勢雖同肯心則異軫
夫假妖姬以媚主潛遺孽以篡君國祀既傾身名
並戮此操懿之不倫穿窬之醜行也辭哉黃歇無
容牙頰矣無已則孟嘗乎分三舍以招賢傾食邑
而享士齊國藉其威焰秦主慕其榮名然而鮑心
秦相昧明指之幾先微倖出關仗雞鳴以脫難即

今薛邑之壤猶存鴛鴦之風罪浮於功得不償失
無已則信陵乎收遊一旅却虎踞之秦兵思魏南
還全邠危之舊社處多賢士門鮮雜賓然而竊兵
符於卧内不思瓜李之嫌燿大將於疆場殊倒冠
裳之制偷生趙國絕意魏君倘非苦口之藥言將
遂恣心而屋社乎無已則惟平原而已本手足之
懿親托股肱之重任悉心謀國先事防危義激信
陵鞏危疆於磐石謀伏秦境察較獵於碁枰功實

剪桐載筆

解三十一

昭然過則蔑有容口以平原而視諸子信爲臣孽
之雄以鄙意而律平原殊之純臣之槩當其信任
方薦誠憂社稷以忘身及夫嫌霧漸開遽縱酒色
而殞命貴戚之義其然兄弟之情安在夢醒子曰
子以大義責平原即平原其何辭予以際遇論平
原則平原固可原也夫平原所處之地何地所際
之時何時也兄弟雖曰一體而分息見每因形骸
而隔心既疑則言易入言一入則心愈疑然雖有

方掩袖而攻孟賊者且設筵以待昧於斯時將剖
心自明則充耳莫入將遁跡長往則天親難遺罔
生怨尤徐俟悔悟佳麗在御暫付理亂於不聞樽
罍時陳庶幾飲醇而自醉此則所道之不減非故
恣心而負義也凡原可作千古執紼並列數君吾
終醉心平原矣客遂唯唯而退

剪桐載筆

解三十二

燕婦奇妬說

浙醫劉君芝溪奇士也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好飲見酒輒醉酒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凜不與外事予甚重之壬戌仲冬偶延之值其他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為一家治病令始婦耳問何人曰某家內子也愈乎曰一劑而愈且得重謝予曰妙哉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子捷効若是曰婦某家女嫁某人舍比鄰耳今日少暄坐屋簷下剪桐戴筆

說三十三

剪桐戴筆

愕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奇妬死恨不早子乃活之耶無論其夫怨也乃其父亦恨子深矣相與拊掌大笑而罷

剪桐戴筆

說三十四

聞雞者說

丙寅秋杪杜門養疴藥裹暫閑牙籤時御偶披袁
中郎集不覺欣然一快中郎之鄰有畜聞雞者兩
雞相持勝常在巨童子惡其橫也執巨雞而掌之
又縱他雞啄者數四意猶諄諄不寘兩書生見而
哂曰雞畜也汝乃人也我未見人而與畜搏者也
嗟夫童子之用意諄諄也抑強耶扶弱耶激於義
氣耶動於客氣耶舉無足論予深有味於書生之
言也夫畜也而一與搏耶人也而可與畜搏耶知
其為畜則亦畜視之而已矣有味哉書生之言也
豈乎猶然有童心矣

剪桐載筆

說三十五

銓史奇遇說

萬曆初月峰孫公掌選司當考績時徽人江某為
令史向公索五金同事者共勸止之曰孫方掌選
奈何向之索賄江曰喜錢也諒亦不較卒索如數
後江選山東濱州州同踰年孫公開府二東一日
聞文移見江姓名曰此棍尚在此乎遂驅之去迨
日一甲科謁選選司當談願某向之索賄傍一人
勸之曰君不日常銓除焉知無相值而乃諄諄此

剪桐載筆

說三十六

阿睹中物不可已乎願不聽後甲科公授山東一
節推未幾願得山東一簿正某公屬縣也遂棄去
不敢赴又王懷棘公言丁丑會試赴部投卷見一
吏窘一孝廉公不平甚大叱之吏踉蹌不敢復肆
孝廉得解去及登第次當守部一日見一官捧茶
至儼然辱孝廉人也因問之曰汝非前禮部辱廣
東春元者乎此人大恐因反復辯非已罪已而公
怒督宣雲出巡屬邑見一宰官奔走塵埃中大類

前辱孝廉者召詢之果是因念此人辱孝廉之始不及知而其後頗恭謹無過失不然竟斥之矣夫江史以五金之索受報於十年之後顧史之報則又速矣辱孝廉者遇王公至再倘所謂天道好還非耶不然宇宙寬矣何相遇之奇乃爾所幸三公皆端人非硜硜於必報者乃顧史預避於未任之先王公宥過於再遇之後即孫公之斥江史亦慮貪黷之遺民害非私怨也不然詎止一斥耶人不

剪桐載筆

說三十七

德是務滋而威是用逞亦未以三史觀之矣

異術記

大司馬懷棘王公直隸廣平人爲予言先人宦遊幾二十年官至王相然而貧甚不能具朝夕爲諸生時家惟一燈誦讀則以展冊試文則以藉卷食則以盛撮鹽當蓋磔然而發憤自勵不以貧故少休試輒前列聲譽日起萬曆丙子赴試北闈此時家有一僕矣携之赴京寄居觀音寺臨入闈僕病瘧不能給薪水粉場罷大雨泥沒脛跋涉歸邸舍

剪桐載筆

說三十八

僕呻吟卧榻上不能起釜中僅冷飯一盂自羹火溫之心焦甚食數匙輒罷去次早詣廟前簷下就日色立忽一人至視父之因前曰公今年決中可惜額上梅花紋未全若紋全當發解今雖中但少低耳予忿然曰今歲事事不如意止一僕又病給薪水者尚無一人何言中也其人曰我許公中舉便爾忿忿若許公中進士將打我耶我秦人王姓公來歲必聯第當得京銜卽官至巡按巡撫亦不

訪公侯作摠督時方見公月言罷飄然去時以爲
術士常態不信也已而子丑果隲第自行人歷按
臺開府此人聲響竇然每思豈神仙者流耶何驗
之奇也及陞摠督節制宣雲一日大司徒蒲坂楊
本菴公郊薦相與言及生平事過以此事告楊公
曰公欲會此人乎今在敝寓亟令之果其人相
與大懼携之而北王生又自言遊蒲坂時韓象雲
相公爲諸生一見遂許高中向太翁言來歲秋吾

剪桐載筆

記三十九

當早來痛飲公酒聽公子高魁喜報也次年果來
此報榜無相公名太翁使人讓之王生曰豈惟中
定不出五名當是報榜人誤耳吾言必不謬薄暮
省中走錄送談道相公果中式魁其經一時蒲之
人皆驚詫以爲神其子亦傳父術兼談星命然而
不逮乃翁遠矣王公又言丙子秋場前偶一日出
寺東行至街口遙見一應試者歐一人甚毒其人
誼辯不置僕聞云此自公事與我何干乃打我忽

剪桐載筆

見予遂亟言若此位相公我敢言其不中乎此公
今年必中若公像於法不應中乃毒打我豈我能
令公不中耶應試者慙而去市人哄然大笑第未
詢其姓名亦不知爲何許人

剪桐載筆

記四十

燕僧記

兗州三府田公諱如式者大名人心誠不妄語嘗言其府某邑城北數里有小山可登眺兩春元治具携妓往遊已而曾飲山寺中少頃主僧來長揖即席曰忝為地主願陪末坐笑許之僧兩目炯炯視妓無旁睨酒既酣忽起曰僧有術技願為兩公壽入房持鐵鎗出舞席前捷如風雨鎗鋒時時擬兩人眉睫間兩人大怒乃佯曰昨與某約幾忘時

剪桐載筆

記四十一

過午可行矣僧亦不留一曰妓與榼酒暫寄寺中俟回再樂也僧聞言欣然曰也得也得二人甫出即堅按山門拉妓入恣淫之將曙急負衣鉢去某知所之又某邑一遊僧不知自何來軀幹魁偉面目倅惡鏡簪力持鐵杖沿街覓化市人頗疑之一日坐街前偶一少婦過貌頗都業踰十餘步矣僧意勃勃不可禁急起追及淫於通衢往來如織弗顧也市人大開榜管亂下不為動半晌方起而僧

亦倦矣跌坐街頭揚揚自得曰吾事完矣任君輩寘之衆鳴於官立斃杖下

以下數款原無足紀予見世人溺於因果一遇僧布施恐後不知此輩亦有真偽善惡未必人福田也至於髮尼為害尤甚因緣媼姬盡惑婦女甚至有不可言者數事皆鑿鑿有據因筆而附諸帙未倘爾者因而有悟於世道未必無小補云

剪桐載筆

記四十二

一萬八千六百廿四號

鄰民避役記

成其鄒平人邑故家也苦差徭避之他郡行數日偶天暮無旅店遙望一寺往投之入門不見一僧棲身山門下人定後聞房內笑語誼雜以婦人心疑之穴窻潛窺見數僧携婦共飲粥狎甚心大恐會夜深無可避復潛回卧山門下漏下約三鼓一僧至問為誰曰貧道遠方人覓食失路不得已借上刹一宵翼早即行矣僧曰僧與道一家也有少

剪桐載筆

記四十三

酒餽可共為驩不得已從之然心甚恐入房向他僧道所以遂同飲民心終恐數盃即辭出蓋民以逃役作道士裝故僧不疑其偽不則危矣又數日復值天暮無宿處亟投一庵老尼力拒之曰子輩女僧也君男人勿入恐施主知民哀懇數四不允天漸暝路絕行人始許入又不令入房中曰君既無歸可暫卧佛殿下明晨早行勿令人知也老尼語畢旋入鍵其門民無可憇不得已於簷下卧之

剪桐載筆

二鼓門忽微開見黑影一團隱隱從暗中來懼甚疑魅也及至問何人老尼曰我也勿高聲念君卧泥塗來送篋耳因求合民欣然應之少間去頃之門再開又見一黑影來問之小尼也又與合久之門又開小尼曰吾師復來矣吾且暫避佛座後頃其去共君歡也老尼來又求合民倦已不可支強應之筋力幾竭詰旦大悔遂決策還里中

大金吾震宇張公蜀人襄憲公冢孫也同使荆一

剪桐載筆

記四十四

日偶談及上二事公因言其鄉某村中一尼饒姿色頗有外遇居一菴屋三楹院中頗清淨同居僅一老香公給薪水偶初冬數遊僧來覓宿尼答以菴狹且尼也不便僧唯去蜀中稼事畢稻稈縛樹上自本達秒菴側樹如蔭皆縛稻稈僧潛避樹後及人定踰墻入執尼淫之迄五鼓八僧皆遍未明僧遁尼困幾死調理月餘始愈尋嫁人去

遊僧蘭若記

中州鄉紳某素佞佛歸田後於城東南二里許建一菴居四遠遊僧有精佛理善談論者輒留之積數年得十餘人以素所敬信一僧主菴事菴後創一園亭三楹植柏千餘皆成行列割田數頃資養膳有暇輒往與談時或留宿菴中以爲常一日午後挾一小童往止兩沙彌在間之云近村拜經懺也偶主僧房未鑰入見懸軸爲土所以指彈之軸

黃桐載筆

記四十五

忽動一少婦出見公遽歸入不知已爲沙彌所窺公欲回一沙彌前稟師有事欲相議已令往報不父當來少頃衆僧皆來具齋殷勤甚食罷欲行僧云時漸暮令人入城取與曷少須已而舉燭入欲行衆僧羅跪乞命公愕然問故僧曰諸人不法事已露某等與公勢無兩活願留衆命公立誓不向一人言僧曰此語我也漸肆無狀露亦相覘公見勢不可挽因曰但得全軀即死不憾僧曰若是易

耳與一麻索數徒僧擁入園下鍵令兩僧守園門諸僧各檢行李爲遠逃計近五鼓僧飽食令二僧持炬往驗此公入園終夜涕泣莫知爲計俄城頭鼓五敲念時迫矣跪禱於亭乞神佑禱畢環視見西北隅洞朗急奔至乃一墻缺踰墻急奔偶雜糧車十餘自西北來告之故諸人掖上車衛以行而以二人急報其家及縣官於是公私集人百餘皆持兵往二僧入園逐樹遍照至缺墻知已逸去呼

黃桐載筆

記四十六

數僧急追與來兵遇皆被捉遂圍菴僧大小無一得逃者搜出婦女數人至官僧皆答死婦女給所親此公大悔恨夷其菴終身不接一僧聞之黃堪輿莘野云

丹容記

堪輿熊生見龍爲予言一縉紳家甚富嗜爐火屢被欺不置也家亦漸耗妻子苦相諫因戒閩人勿道方外士而心實未灰臨街設一牖以便外觀一日午後見一道士持銀一珠與對門賣餅家飄然去呼詢之云道士自昧爽坐店門外閉目不語某心異之至午乞齋餽以茶一壺餅十枚食盡命取水銀一錢及炭火來與之道士於衣下取杏枝一

剪桐載筆

記四十七

枚空空入水銀加藥少許投火內須臾成一銀珠取相付遂去索觀之銀色甚佳銘之不少毫釐心爲動令僕遍索得於城隍廟閣室中面壁坐縉紳躬往延之立其後良久始起與揖邀之書室具酒餚甚虔言及爐火輒云不知案上銅香筋一雙道士取以焚香時玩弄之食畢求去留之宿約翼早次早延之又約近午至期果來縉紳執禮益恭求益思道士云此事非可輕易公必欲能嘗爲小試

剪桐載筆

因令僕取炭十餘斤水一盂火一爐既至悉屏諸人於室內掘一坎取銅筋稱之拭以囊中藥筋白如雪寘坎內加炭因言此等術造化所忌不得已爲公試然不可不虔誠公宜焚香一拜天地拜罷火已熾筋與火一色熄以水稱之依然故物也而質則銀鎔之紋銀也縉紳大喜謂真仙在目前矣堅乞其術要之設檀立券縉紳焚香設重誓付以券願終身不相負道士曰公心既誠真可教第此事不可令多人見須靜室乃可周視無當意者至宅後園中樹木陰翳一亭巍然道士曰可矣公真箇中人當爲大做令子孫世世稱陶朱也非數百金爲母不可遂於亭中安爐寘鼎縉紳親持三白金同入鼎加火日往視火候飲食與共暇則相與聞玄理或談生平宦途中事意甚浹已而漸暑爲製葛衣一日道士曰某孤雲野鶴性疎宕今以坐漸覺何處可少豁心目也曰園後即城登城四遠

剪桐載筆

記四十八

漸覺何處可少豁心目也曰園後即城登城四遠

三二一

皆目中矣於是進士科頭跣足衣短葛四體無纖毫障借一僕遊城上日以爲常間獨往緡紳以相與厚不疑也一日忽不返候數日竟不返開爐視之三百金化爲烏有矣大怒倒爐碎鼎毀其亭作馬廐次年春關人報故人子求見出視之一少年可二十許身被械偕一婦人又一男子執文牒隨其後詢之云南京人姓某名某乳名某於某年月日生父某任某官母某氏緡紳聞言大驚所云某

剪桐載筆

記四十九

知曷於人跡不到處暫休息當亟行恐候期限也歷數處行至園故宿亭內以不潔告此人曰先君在日雅好花卉家有一園頗相彷彿先君日夕遊焉見此園如見先君是以不忍捨緡紳爲婦除令息其中日延與語同飲食夫人亦時召其婦與飲食緡紳之子見婦少而多姿乘間挑之欣然相允遂匿之書室不令至園中已而其人忽不見亭中銅香簫一雙帖一絨不言姓名但謝昨歲相待之厚

剪桐載筆

記五十

官與緡紳爲生死交而此人乳名即緡紳所命也亟問何以至此洋位云父在日時時念某債交難恨不縮地一會不事父復尋喪母隻身伶仃爲群不逞所誘醉後誤殞一人官以救殺大辟傾家營幹僅得遣戍而先業蕩然矣歸即某之結髮今爲軍妻此一人長解也行至此地身無一錢倘念先人舊誼少濟數金使得至戍所幸甚緡紳聞言爲墮淚留住宅中此人感甚因言身犯罪不可令人

云銀未携去埋亭中今來取者其子也所談某官家世暨其子乳名皆得之緡紳所自言又言世間燒煉者術多廣前銀筋乃造以相給者所以遲延午膳未就也今銅筋公故物從今可絕意此道勿再爲人給耳亟召長解詢之自言身係樂戶婦人妓也問以來人云不知何許人初入門用頗奢漸與妓密謂其父爲公黥金萬億執有契券假此行徑可得數百金當均分不知乃爲所詭問妓得之

其子書室中遺之不去云與公子約偕死不則願
死公前縉紳大窘不得已給廿餘金始行縉紳懊
悔甚痛笞其子從此絕口不談爐火事

海虞門人毛鳳苞訂梓

剪桐載筆

卷五十一

乾隆甲寅年雕版

陶庵夢憶



陶菴夢憶 序

陶菴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匱一書書載編載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然畧經點染便成至文讀者如歷山川如睹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采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詼諧者歟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諸生名大江以南凡黃冠劍客緇衣伶工畢聚其廬且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秔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鬪雞臂鷹六博蹴鞠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為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老人輒自喜遂更名曰蝶菴又曰石公其所著石匱書埋之娜嬛山中所見夢憶一卷為序而藏之

陶菴夢憶序

陶菴夢憶序見甌山金氏本刻入硯雲甲編書僅一卷十失六七此本余從王竹坡姚春漪得之輒轉鈔襲多有脫譌置篋中且十年矣歲辛亥遊嶺南暇時繙閱粗為點定或評數語於後意之所至無容心也客過寓見者請公同好遂以付梓而是

書不著姓氏卷中曰張氏曰岱曰宗老據金氏考

浙江通志張岱字宗子山陰世族晚境著書率以

夢名惟石匱書埋之娜嬛山中世未盡見恭閱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谷應泰因張岱石匱藏書排

纂編次為紀事本末八十篇雖非正裁別調孤行

是石匱書竟以不傳傳陶菴陶菴自云名根一點

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勿失茲幸名列

御書幽光不泯天之所以予陶菴者固甚厚矣夢憶出

陶菴夢憶序

三

諸游戲而俗情文言筆下風發亦今亦古自名一

家洵非奇才不能余釐為八卷即以金氏本原序

弁諸首時

乾隆甲寅秋七月仁和王文誥純生甫識

陶菴夢憶目錄

第一卷

鍾山

報恩塔

天台牡丹

金乳生草花

日月湖

金山夜戲

陶菴夢憶卷一目錄

一

筠芝亭

斫園

葑門荷宕

越俗掃墓

奔雲石

木猶龍

天硯

吳中絕枝

濮仲謙雕刻

陶菴夢憶卷一目錄

二十一

陶菴夢憶卷一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鍾山

鍾山上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間之人言王氣龍蛻藏焉高皇帝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甌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日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及開藏下為梁誌公和尚塔真身不壞指爪繞身數匝軍士輦之不起太祖親禮之

陶菴夢憶卷一

許以金棺銀槨庄田三百六十奉香火昇靈谷寺塔之今寺僧數千人日食一庄田焉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知所見者門三饗殿一寢殿一後山蒼莽而已壬午七月朱兆宣薄太常中元祭期岱觀之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氍毹走其上必去鳥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為碩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衽為已子事甚秘再下東西列四十

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簡陋硃紅木盞木壺木酒罇甚
麤樸盞中肉止三片粉一鈇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
暖閣上一几陳銅爐一小筋瓶二栲捲二下一大几陳
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見如是先祭一
日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導以鼓樂旗幟牛羊自出
龍袱蓋之至宰制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
面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爇所爇已
昇至饗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待
立饗殿上祀畢牛羊已臭腐不堪聞矣平常日進二饌
亦魏國倍祀日必至之

純生氏曰夢憶首敘鍾山亦猶禹貢之首敘冀州也

報恩塔

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窯器則報恩塔是也報恩塔
成於永樂初年非成祖開國之精神開國之物力開國
之功令其膽智才畧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
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琉璃甃十數塊湊成

之其衣摺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鬪筭
合縫信屬鬼工聞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
號識之今塔上損甃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磚補之
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霽霏霏靄靄
搖搖曳曳有光惟出其上如香煙繚繞半日方散永樂
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
嘆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

純生氏曰昔有西域僧言此塔爲天下第一或云塔能

陶菴夢憶卷一

三

出火光焰薄天亦時於塔門中隱現小塔金鐙瓔珞垂
垂不絕亦云奇矣獨惟高帝初欲沙汰佛氏後乃選天
下高僧爲諸王子輔卒之燕飛帝座月落江湖高僧則
兵法嫻於佛法殺人到處盈城王子則霸圖埒於浮圖
孝思以爲不匱雖曰天意何其謬哉查夏重詩有云法
轉風輪翅光搖火樹鐙地維標寶刹天闕界金繩道盡
侈心梵教比戈殘骨肉國事異中興此舉無名極當時
負媿曾直是詩中之史矣

天台牡丹

天台多牡丹大如拱把其常也某村中有鶯黃牡丹一株三榦其大如小斗植五聖祠前枝葉離披錯出簷甍之上三間滿焉花時數十朵鶯子黃鵬松花蒸栗萼樓穰吐淋漓簇沓土人於其外搭棚演戲四五臺婆娑樂神有侵花至漂髮者立致竒祟土人戒勿犯故花得蔽芾而壽

純生氏曰黃牡丹出姚氏者歲數朶不聞樹大馬嵬驛

陶菴夢憶卷一

四

牡丹高與樓等銅陵縣民家有可繫馬者皆不以黃著名若五聖祠所植迨古今之冠歟唐人詩云曉艷遠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風自然富貴風韻堪以品題姚花而姚氏不稱玉堂之目陶菴記此花不減林下風味語雖幸之而意實惜之與賦影園者有閒矣

金乳生草花

金乳生喜蒔草花住宅前有空地小河界之乳生瀕河構小軒三間縱其趾於北不方而長設竹籬經其左北

陶菴夢憶卷一

五

臨街築土墻墻內砌花欄護其趾再前又砌石花欄長丈餘而稍狹欄前以螺山石疊山披數摺有畫意草木百餘本錯雜蒔之濃淡踈密俱有情致春以鶯栗虞美人爲主而山蘭素馨決明佐之春老以芍藥爲主而西番蓮土萱紫蘭山礬佐之夏以洛陽花建蘭爲主而蜀葵烏斯菊望江南茉莉杜若珍珠蘭佐之秋以菊爲主而剪秋紗秋葵僧鞋菊萬壽芙蓉老少年秋海棠鳳來黃矮雞冠佐之冬以水仙爲主而長春佐之其木本如紫白丁香綠萼玉樸蠟梅西府滇茶日丹白梨花種之墻頭屋角以遮烈日乳生弱質多病蚤起不盥不櫛蒲伏堵下捕菊虎芟地蠶花根葉底雖千百本一日必一週之癩頭者火蟻瘡枝者黑蚰傷根者蚯蚓涎賊葉者象幹毛蠟火蟻以鯨骨鱉甲置旁引出棄之黑蚰以麻裏筋頭將出之蜒游以夜靜持燈滅殺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毛蠟以馬糞水殺之象幹蟲磨鐵線穴搜之事必親歷雖冰龜其手日焦其額不顧也青帝

喜其勤近產芝三本以祥瑞之

純生氏曰乳生隱於花者也而以花顯於世一手一足之烈乃不徒老於灌園哉敘四時插入春老結到產芝具見文心靈異

日月湖

寧波府城內近南門有日月湖日湖圓畧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二湖連絡如環中亘一堤小橋紐之日湖有賀少監祠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祠中

陶菴夢憶卷一

六

勒唐元宗餞行詩以榮之季真乞鑑湖歸老年八十餘矣其回鄉詩曰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孫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八十歸老不爲早矣乃時人稱爲急流勇退今古傳之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求冲舉之術持一珠貽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八之隱佚傳亦不倫甚矣月湖一泓汪洋明瑟可愛直

抵南城城下密密植桃柳四圍湖岸亦間植名花果木以縈帶之湖中櫛比皆士夫園亭臺榭傾圮而松石蒼老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率百年以上物也四明縉紳田宅及其子園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故園亭亦聊且爲之如傳舍衙署焉屠赤水娑羅館亦僅存娑羅而已所稱雪浪等石在某氏園久矣清明日二湖遊船甚盛但橋小船不能大城墻下址稍廣桃柳爛熳游人席地坐亦飲亦歌聲存西湖一曲

陶菴夢憶卷一

七

純生氏曰人惟慳吝日居月諸牢不可破園亭田宅及身及子俱從慳吝中來讀此記如五夜鐘聲雞鳴而起其母虛此日月焉可矣

金山夜戲

崇正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兗日晡至北固巖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嘖天爲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疎疎如殘雪余呼小僕攜戲具盛

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蘄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撥眼瞤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噓俱至徐定睛視爲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腳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恠是鬼

純生氏曰韓蘄王金山長江大戰本是一齣大戲不想闌寂五百餘年又開場重做無恠金山腳下見神見鬼

筠芝亭

陶菴夢憶卷一

八

筠芝亭渾樸一亭耳然而亭之事盡筠芝亭一山之事亦盡吾家後此亭而亭者不及筠芝亭後此亭而樓者閣者齋者亦不及總之多一樓亭中多一樓之礙多一墻亭中多一墻之礙太僕公造此亭成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內亦不設一檻一扉此其意有在也亭前後太僕公手植樹皆合抱清樾輕嵐滃滃翳如秋秋水亭前石臺躡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升高眺遠眼界光明敬亭諸山箕踞麓下谿壑潏迴水出松葉之

上臺下右旋曲磴三折老松偃背而立頂垂一幹倒下如小幢小枝盤鬱曲出輔之旋蓋如曲柄葆羽癸丑以前不垣不臺松意尤暢

純生氏曰渾樸二字包舉甚大凡事貴其能包舉也

斫園

陶菴夢憶卷一

九

斫園水盤據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頓之若無水者壽花堂界以堤以小眉山以天問臺以竹徑則曲而長則水之內宅隔以霞爽軒以酣漱以長廊以小曲橋以東籬則深而邃則水之臨池截以鱸香亭梅花禪則靜而遠則水之緣城護以貞六居以無漏菴以菜園以隣居小戶則悶而安則水之水之用盡而水之意色指歸乎龐公池之水龐公池人棄我取一意向園目不他矚腸不他迴口不他諾龍山螻蛄三摺就之而水不之顧人稱斫園能用水而卒得水力焉大父在日園極華縟有二老盤旋其中一老曰竟是蓬萊閩苑了也一老呌之曰箇邊那有這樣

純生氏曰張位畫水得水之神范山人水畫得水之法宗老斫園得水之理處處安頓如兵家背水結陣直須恃水而生固當與神鬼魚龍松石屋宇同稱傑作

葑門荷宕

天啟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宕樓船畫舫至魚鱗小艇僱覓一空遠方遊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螳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觀一無所見宕中以大船為經小船為緯游冶

陶菴夢憶卷一

十一

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倩粧淡服摩肩簇烏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襍男女之勝以溷歌暑燂燥靡沸終日而已荷花宕經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鞦韆不至為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襍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輓濤趨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純生氏曰妙舌如花俗態可掬

越俗掃墓

越俗掃墓男女衽服靚粧畫船簫鼓如杭州人遊湖厚人薄鬼率以為常二十年前中人家尚用平水屋幘船男女分兩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輩謔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後漸華靡雖監門小戶男女必用兩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歡呼鬯飲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遊菴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園鼓吹近城必吹海東青獨行千里鑼鼓錯襍酒徒沾醉必岸幘囂囂唱無字曲或舟中

陶菴夢憶卷一

十二

攘臂與儕列厮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國日日如之乙酉方兵畫江而守雖魚鱗菱舸收拾畧盡墳壠數十里而遙子孫數人挑魚肉楮錢徒步往返之婦女不得出城者三歲矣蕭索淒涼亦物極必反之
純生氏曰草角花鬚悉為濺淚

奔雲石

南屏石無出奔雲右者奔雲得其情未得其理石如滇茶一朵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摺人走

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也黃寓庸先生讀書其中四方弟子千餘人門如市余幼從大父訪先生先生面黧黑多髭鬚毛頰河目海口肩稜鼻梁張口多笑交際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觀來牘手書回札口囑俛奴襍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便肉便飯食之夜卽與同榻余一書記往頗穢惡先生寢食之不異也余深服之丙寅至寓林亭榭傾圮堂中寇先生遺蛻不勝人琴之感余見奔雲黝潤色澤不減謂客曰願假此一

陶菴夢憶卷一

十一

室以石礪門坐臥其下可十年不出也客曰有盜余曰布衣褐被身外長物則瓶粟與殘書數本而已王弇州不曰盜亦有道也哉

純生氏曰奔雲碌碌如玉寓林落落如石

木猶龍

木龍出遼海爲風濤激擊形如巨浪跳蹴偏體多着波紋常開平王得之遼東輦至京開平第燬謂木龍炭矣及發瓦礫見木龍埋入地數尺火不及驚異之遂呼爲

龍不知何緣出易於市先君子以犀觥十七隻售之進魯獻王誤書木龍犯諱峻辭之遂留長史署中先君子棄世余載歸傳爲世寶丁丑詩社懇名公人錫之名并賦小言詠之周墨農字以木猶龍倪鴻寶字以木寓龍邢世培字以海槎王士美字以槎浪張毅儒字以陸槎詩遂盈帙木龍體肥癡重千餘觔自遼之京之兗之濟絲陸濟之杭絲水杭之江之蕭山之山陰之余舍水陸錯前後費至百金所易價不與焉嗚呼木龍可謂遇矣

陶菴夢憶卷一

十二

余磨其龍腦尺木勒銘志之曰夜壑風雷驚槎化石海立山崩烟雲滅沒謂有龍焉呼之或出又曰擾龍張子尺木書銘何以似之秋濤夏雲

純生氏曰木猶龍諸詩歌具載楓社全詩當時推宗老毅儒爲冠

天硯

少年視硯不得硯醜徽州汪硯伯至以古歛廢硯立得重價越中藏石俱盡閱硯多硯理出曾托友人秦一圭

為余覓石遍城中無有山陰獄中大盜出一石璞耳索銀二筋余適往武林一生造次不能辨持示燕客燕客指石中白眼曰黃牙臭口堪留支桌賺一生還盜燕客夜以三十金攫去命硯伯製一天硯上五小星一大星譜曰五星拱月燕客恐一生見剗去大小三星止留三小星一生知之大懊恨向余言余笑曰猶子比兒亟往索看燕客捧出赤比馬肝酥潤如玉背隱白絲類瑪瑙指螺細篆面三星墳起如弩眼著墨無聲而墨瀋煙起

陶菴夢憶卷一

古

一生癡痞口張而不能翕燕客屬余銘銘曰女媧鍊天不分玉石鰲血蘆灰烹霞鑄日星河溷擾參橫箕翁純生氏曰元圃積玉無非異光

吳中絕技

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藝之能事至其厚薄深

淺濃淡疎密適與後世賞鑑家之心力目力鍼芥相對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蓋技也而進乎技矣

純生氏曰庖丁解牛皆中理解非莊叟神化之筆不傳

濮仲謙雕刻

南京濮仲謙古貌古心泔泔若無能者然其技藝之巧奪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數刀價以兩計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為奇則是經其手畧刮磨之而遂得重價真不可解

陶菴夢憶卷一

五

也仲謙名噪甚得其款物輒騰貴三山街潤澤於仲謙之手者數十人焉而仲謙亦貧自如也於友人座間見有佳竹佳犀輒自為之意偶不屬雖勢劫之利啖之終不可得

純生氏曰百里奚曾祿不入胷中飯牛牛肥仲謙身分故臻於此

陶菴夢憶卷一終

陶菴夢憶目錄

第二卷

孔廟檜

孔林

燕子磯

魯藩煙火

朱雲崆女戲

紹興琴派

花石綱遺石

焦山

表勝菴

梅花書屋

不二齋

砂罐錫注

沈梅岡

响屐山房

陶菴夢憶卷二目錄

一

三世藏書

陶菴夢憶卷二目錄

二

陶菴夢憶卷二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孔廟檜

已巳至曲阜謁孔廟買門者門以入宮墻上有樓聳出扁曰梁山柏祝英臺讀書處駭異之進儀門看孔子手植檜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晉懷帝永樂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有

陶菴夢憶卷二

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三年罹於兵火枝葉俱焚僅存其幹高二丈有奇後八十一年元世祖三十一年再發至洪武二十二年已已發數枝蕩鬱後十年又落摩其幹滑澤堅潤紋皆左紐扣之作金石聲孔氏子孫恒視其榮枯以占世運焉再進一大亭卧一碑書杏壇二字黨英筆也亭界一橋洙泗水滙此過橋入大殿殿壯麗宣聖及四配十哲俱塑像冕旒案上列銅鼎三一犧一象一辟邪欵製道古渾身翡翠

以釘釘案上階下豎歷代帝王碑記獨元碑高大用風磨銅最屬高丈餘左殿三楹規模畧小為孔氏家廟東西兩壁用小木扁書歷代帝王祭文西壁之隅高皇殿焉廟中凡明朝封號俱置不用總以見其大也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與江西張鳳陽朱而已江西張道士氣鳳陽朱暴發人家小家氣
純生氏曰華林園萬年樹及此檜否人生安得如汝壽盍為檜詠

陶菴夢憶卷二

孔林

曲阜出北門五里許為孔林紫金城城之門以樓樓上見小山一點正對東南者嶧山也折而西有石虎石羊三四在榛莽中過一橋二水滙泗水也享殿後有子貢手植楷楷大小千餘本魯人取為材為棋枰享殿正對伯魚墓聖人葬其子得中氣由伯魚墓折而右為宣聖墓去數丈案一小出小山之南為子思墓數百武之內父子孫三墓在焉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

者百有餘家曰孔里孔叢子曰夫子墓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碑銘三獸碣俱在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能名一里之中未嘗產棘木荆草紫金城外環而墓者數千家三千二百餘年子孫列葬不他徙從古帝王所不能比隆也宣聖墓右有小屋三間扁曰子貢廬墓處蓋自兗州至曲阜道上時官以木坊表識有曰齊人歸謹處有曰子在川上處尙有義理至泰山頂上乃勒石曰孔子小天下處則不覺失笑矣

陶菴夢憶卷二

三

純生氏曰不必如何讚歎自極生民未有之盛

燕子磯

燕子磯余三過之水勢滄漭舟人至此捷捩捥取鈎挽鐵纜蟻附而上篷牕中見石骨稜層撐拒水際不喜而怖不識岸上有如許境界戊寅到京後同呂吉士出觀音門游燕子磯方曉佛地仙都當面蹉過之矣登關王殿吳頭楚尾是侯用武之地靈爽赫赫鬚眉戟起緣山

走磯上坐亭子看水江澈冽舟下如箭折而南走觀音閣度索上之閣傍僧院有峭壁千尋礮礮如鐵大楓數株蒼以他樹森森冷綠小樓癡對便可十年面壁今僧寮佛閣故故背之其心何忍是年余歸浙閱老子王月生送至磯飲石壁下

魯藩煙火

純生氏曰絕妙荆關畫圖惟當倩周仿來爲月生寫照兗州魯藩煙火妙天下煙火必張燈魯藩之燈燈其殿

陶菴夢憶卷二

四

燈其壁燈其楹柱燈其屏燈其座燈其宮扇傘蓋諸王公子宮娥僚屬隊舞樂工盡收爲燈中景物及放煙火燈中景物又收爲煙火中景物天下之看燈者看燈燈外看煙火者看煙火煙火外未有身入燈中光中影中煙中火中閃爍變幻不知其爲王宮內之煙火亦不知其爲煙火內之王宮也殿前搭木架數層上放黃蜂出窠撒花蓋頂天花噴礮四旁珍珠簾八架架高二丈許每一簾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一大字每字高丈許晶

映高明下以五色火漆塑獅象橐駝之屬百餘頭上騎百蠻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諸器器中實千丈菊千丈梨諸火器獸足躡以車輪腹內藏人旋轉其下百蠻手中瓶花徐發鴈鴈行行且陣且走移時百獸口出火尻亦出火縱橫踐踏端門內外煙燄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看者耳目攪奪屢欲狂易恒內手持之昔有一蘇州人自誇其州中燈事之盛曰蘇州此時有起火亦無處放亦不得上衆曰何也曰此時天上被起火

陶菴夢憶卷二 五

躡住無空隙處耳人笑其誕於魯府觀之殆不誣也

純生氏曰煙騰火發熒臺之象也

朱雲崆女戲

朱雲崆教女戲非教戲也未教戲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簫管鼓吹歌舞借戲爲之其實不專爲戲也郭汾陽楊越公王司徒女樂當日未必有此絲竹錯雜檀板清謳已妙賸理唱完以曲白終之反覺多事矣西施歌舞對舞者五人長袖緩帶繞身若環曾撓摩地

扶旋猗那弱如秋藥女宮內侍執扇葆璇蓋金蓮寶炬純扇宮燈二十餘人光燄熒煌錦繡紛疊見者錯愕雲老好勝遇得意處輒盱目視客得一讚語輒走戲房與諸姬道之俛出俛入頗極勞頓且聞雲老多疑忌諸姬曲房密戶重重封鎖夜猶躬自巡歷諸姬心憎之有當御者輒遁去互相藏閃只在曲房無可覓處必叱咤而罷殷殷防護日夜爲勞是無知老賤自討苦吃者也堪爲老年好色之戒

陶菴夢憶卷二 六

純生氏曰雲崆工虎兒墨戲惜其溺於聲色世遂不傳

紹興琴派

丙辰學琴於王侶鷺紹興存王明泉派者推侶鷺學漁樵問答列子御風碧玉調水龍吟搗衣環珮聲等曲戊午學琴於王本吾半年得二十餘曲鴈落平沙山居吟靜觀吟清夜坐鍾鳥夜啼漢宮秋高山流水梅花弄淳化引滄江夜雨莊周夢入胡笳十八拍普庵咒等小曲十餘種王本吾指法圓靜而微帶油腔余得其法練熟還

生以澁勒出之遂稱合作同學者范與蘭尹爾翰何紫
翔王士美燕客平子與蘭士美燕客平子俱不成紫翔
得本吾之八九而微嫩爾翰得本吾之八九而微迂余
曾與本吾紫翔爾翰取琴四張彈之如出一手聽者駭
服後本吾而來越者有張慎行何明臺結實有餘而蕭
散不足無出本吾上者

純生氏曰練熟還生精於琴學者也余雖未諳操縵曾
事安絃特爲表出

花石綱遺石

越中無佳石董文簡齋中一石磊塊正骨窳窳數孔疎
爽明易不作靈譎波詭朱緬花石岡所遺陸放翁家物
也文簡豎之庭除石後種剔牙松一株噉呷負劍與石
意相得文簡軒其北名獨石軒石之軒獨之無異也石
簣先生讀書其中勒銘志之大江以南花石綱遺石以
吳門徐清之家一石爲石祖石高丈五朱緬移舟中石
盤沉太湖底覓不得遂不果行後歸烏程董氏載至中

流船復覆董氏破貲募善入水者取之先得其盤詫異

之又休水取石石亦旋起時人比之延津劍焉後數十
年遂爲徐氏有再傳至清之以三百金豎之石連底高
二丈許變幻百出無可名狀大約如吳無奇游黃山見
一椎石輒瞑目叫曰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純生氏曰金華山白石皇初平叱之皆起立

焦山

仲叔守瓜州余借住于園無事輒登金山寺風月清爽

二鼓猶上妙高臺長江之險遂同溝澮一日放舟焦山
山更紆譎可喜江曲澗山下水望澄明淵無潛甲海豬
海馬投飯起食馴擾若參魚看水晶殿尋瘞鶴銘山無
人襍靜若太古回首瓜州烟火城中真如隔世飯飽睡
足新浴而出走拜焦處士祠見其軒冕黼黻夫人列坐
陪臣四女官四羽葆雲罕儼然王者蓋土人奉爲土穀
以王禮祀之是猶以杜十姨配伍髭鬚千古不能正其
非也處士有靈不知走向何所

純生氏曰長江溝澮豬馬參魚陶菴忘機矣一見焦先生何遂不然

表勝菴

廬峯石屋爲一金和尚結茆守土之地後住錫柯橋融光寺大父造表勝菴成迎和尚還山住持命余作啟啟曰伏以叢林表勝慚給孤之大地布金天瓦安禪冀寶掌自五天飛錫重來石塔戒長老特爲東坡懸契松枝萬回師却逢西向去無作相住亦隨緣伏惟九里山之

陶菴夢憶卷二

九

精藍實是一金師之初地偶聽柯亭之竹筵留滯人間久虛石屋之煙霞應超塵外譬之孤天之鶴尙眷舊枝想彼彌空之雲亦歸故岫况茲勝域宜兆異人了住山之夙因立開堂之新範護門容虎洗鉢歸龍茗得先春仍是寒泉風味香來破臘依然茅屋梅花半月巖似與人猜請大師試爲標指一片石政堪對語聽生公說到點頭敬藉山靈願同石隱倘淨念結遠公之社定不攢眉若君心如康樂之流自難開口立返山中之駕看回

湖上之船仰望慈悲俯從大衆
純生氏曰大暢宗風妙析竒致寧曰富麗爲工

梅花書屋

陔夢樓後老屋傾圮余築基四尺造書屋一大間傍廣耳室如紗幘設卧榻前後空地後牆壇其趾西瓜瓢大牡丹三株花出牆上歲滿三百餘朶壇前西府二樹花時積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對面砌石臺插太湖石數峯西溪梅骨古勁渾茶數莖嫵媚其傍梅根種西番蓮

陶菴夢憶卷二

十

纏繞如纓絡窗外竹棚密實襄蓋之階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踈踈襍入前後明窗寶囊西府漸作綠暗余坐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輒入慕倪迂清閨又以雲林秘閣名之

純生氏曰華竹和氣驗人安樂草木文章發帝機杼

不二齋

不二齋高梧三丈翠樾千重牆西稍空臘梅補之但有綠天暑氣不到後窗牆高於檻方竹數竿瀟瀟灑灑鄭

子昭滿耳秋聲橫披一幅天光下射望空視之晶沁如
玻璃雲母坐者恒在清涼世界圖書四壁充棟連牀鼎
彝尊罍不移而具余於左設石床竹几帷之紗幕以障
蚊虻綠暗侵紗照面成碧夏日建蘭茉莉薌澤浸人沁
衣衣羅重陽前後移菊北窗下菊盆五層高下列之顏
色空明天光晶映如沉秋水冬則梧葉落臘梅開暖日
照窗紅爐氍毹以崑山石種水仙列堦趾春時四壁下
皆山蘭檻前芍藥半畝多有異本余解衣盤礴寒暑未
嘗輕出思之如在隔世

陶菴夢憶卷二

十一

純生氏曰揮灑雲起恍引人水簾濛上也盛暑對之冷
然驚爽

砂罐錫注

宜興罐以龔春爲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
以王元吉爲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
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與價其輕
重正相等焉豈非恠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

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
純生氏曰至微之物入宗子手便能點鐵成金

沈梅岡

沈梅岡先生忤相嵩在獄十八年讀書之暇傍攻匠藝
無斧鋸以片鐵日夕磨之遂銛利得香楠尺許琢爲文
具一大匣三小匣七壁鎖二棕竹數片爲篋一爲骨十
八以笱以縫以鍵堅密肉好巧匠謝不能事夫人句先
文恭誌公墓持以爲贄文恭拜受之銘其匣曰十九年

陶菴夢憶卷二

十二

中郎節十八年給諫匣節邪匣邪全一轍銘其篋曰塞
外羶饑可食獄中筵塵莫干前蘇後沈名班班梅岡製
文恭銘徐文長書張應堯鑄人稱四絕余珍藏之又聞
其以粥鍊土凡數年範爲銅鼓者二聲聞里許勝暹羅
銅

純生氏曰小霞搏土鼓祝云若鳴當出獄一日土鼓自
鳴尋亦超雪

响嘯山房

响嶺山房通山逼溪逼磔光路故無徑不梁無屋不閣
門外蒼松傲晚蒼以襟木冷綠萬頃人面俱失石橋低
磴可坐十人寺僧列竹引泉橋下交交牙牙皆為竹郵
天啟甲子余鍵戶其中者七閱月耳飽溪聲目飽清樾
山上下多西粟邊笋甘芳無比隣人以山房為市蔬果
羽族日致之而獨無魚乃瀝谿為壑繫巨魚數十頭有
客至輒取魚給鮮日脯必步冷泉亭包圍飛來峯一日
緣溪走看佛像口口罵楊髡見一波斯坐龍象蠻女四

陶菴夢憶卷二

三

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
并碎諸蠻女置溷溲處以報之寺僧以余為椎佛也咄
咄作怪事及知為楊髡皆歡喜讚歎

純生氏曰嘉靖時陳仕賢守杭州曾擊真伽像棄於園
中

三世藏書

余家三世積書三萬餘卷大父詔余曰諸孫中惟爾好
書爾要看者隨意攜去余簡太僕文恭大父丹鉛所及

有手澤存焉者彙以請大父喜命舁去約二千餘卷崇
正乙丑大父去世余適往武林父叔及諸弟門客匠指
臧獲獮婢輩亂取之三代遺書一日盡失余自垂髫聚
書四十年不下二萬卷乙酉避兵八刻畧攜數籠隨行
而所存者為方兵所據日裂以吹煙并舁至江干藉甲
內撫箭彈四十年所積亦一日盡失此吾家書運亦復
誰尤余因歎古今藏書之富無過隋唐隋嘉則殿分三
品有紅琉璃紺琉璃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仙帝
幸書室踐暗機則飛仙收幔而上櫛扉自啟帝出閉如
初隋之書計三十七萬卷唐遷內庫書於東宮麗正殿
置修文著作兩院學士得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都麻
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
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以甲乙丙丁為次唐
之書計二十萬八千卷我明中秘書不可勝計即永樂
大典一書亦堆積數庫焉余書直九牛一毛耳何足數
哉

陶菴夢憶卷二

十四

純生氏日記書混混有致記隋唐靡靡可聽宗子超超
元著

陶菴夢憶卷二終

陶菴夢憶卷二

五

陶菴夢憶目錄

第三卷

絲社

南鎮祈夢

袞泉

蘭雪茶

白洋潮

陽和泉

陶菴夢憶卷三目錄

閑老子茶

龍噴池

朱文懿家桂

逍遙樓

天鏡園

包涵所

鬪雞社

棲霞

湖心亭看雪

陳章侯

陶菴夢憶卷三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絲社

越中琴客不滿五六人經年不事操縵琴安得佳余結
 絲社月必三會之有小檄曰中郎音癖清溪弄三載乃
 成賀令神交廣陵散千年不絕器絲神以合道人易學
 而難精幸生岳壑之鄉共志絲桐之雅清泉磐石援琴
 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澗響松風三者皆自然之聲政
 須類聚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約有常期寧虛芳日襟絲
 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動操鳴絃自令衆山皆響非關匣
 裏不在指頭東坡老方是解人但識琴中無勞絃上元
 亮輩政堪佳侶既調商角翻信肉不如絲諸暢風神雅
 羨心生於手從容秘翫莫令解穢於花奴抑按盤桓敢
 謂倦生於古樂共憐同調之友聲用振絲壇之盛舉
 純生氏曰風韻清遠從海上移情悟人鼓琴華陽亭不
 無少仙機耳

陶菴夢憶卷三 目錄

二

陶菴夢憶卷三

一

南鎮祈夢

萬歷壬子余年十六祈夢於南鎮夢神之前因作疏曰
爰自混沌譜中別開天地華胥國裏蚤見春秋夢兩楹
夢赤鳥至人不無夢焦鹿夢軒冕癡人敢說惟其無想
無因未嘗夢乘車人鼠穴擣螯鐵杵非其先知先覩
何以將得位夢棺器得財夢穢矢正在恍惚之交儼若
神明之賜某也躩踞偃豬軒煮樊籠顧影自憐將誰以
告為人匠玩吾何以堪一鳴驚人赤壁鶴邪局促轅下

陶菴夢憶卷三

二

南柯蟻耶得時則駕渭水熊耶半榻蘆除漆園蝶耶神
其詔我或寢或叱我得先知何從何去擇此一陽之始
以祈六夢之正功名志急欲搔首而問天祈禱心堅故
舉頭以搶地軒轅氏圓夢鼎湖已知一字而一有驗李
衛公止書西獄可云三問而三不靈肅此以聞惟神垂
鑒
純生氏曰想見宗老顏頰如玉山軒軒如千里馬颼颼
如行松栢之下巖巖如清峭壁立千仞無徃非適

禊泉

惠山泉不渡錢唐西興脚子挑水過江喃喃作恠事有
縉紳先生造大父飲茗大佳問曰何地水大父曰惠泉
水縉紳先生顧其价曰我家逼近衛前而不知打水喫
切記之董日鑄先生常曰濃熱滿二字盡茶理陸羽經
可燒也兩先生之言足見紹興人之村之樸余不能飲
瀉鹵又無力遮惠山水甲寅夏過斑竹庵取水啜之磷
磷有圭角異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暎天為白又如

陶菴夢憶卷三

三

輕嵐出岫綠松迷石淡淡欲散余倉卒見井口有字畫
用帚刷之禊泉字出書法大似右軍益異之試茶茶香
發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氣方盡辨禊泉者無他法取
水入口第擣舌舐齶過頰卽空若無水可嚙者是為禊
泉好事者信之汲日至或取以釀酒或開禊泉茶館或
鬻而賣及餽送有司董方伯守越飲其水甘之恐不給
封鎖禊泉禊泉名日益重會稽陶谿蕭山北幹杭州虎
跑皆非其伍惠山差堪伯仲在蠡城惠泉亦勞而微熱

此方鮮磊亦勝一籌矣長年鹵莽水遞不至其地易他
水余笞之詈同伴謂發其私及余辨是某地某井水方
信服昔人水辨淄澠侈為異事諸水到口實實易辨何
待易牙余友趙介臣亦不余信同事久別余去曰家下
水實進口不得須還我口去

純生氏曰蒲元性取成都水淬刀言雜涪水八升蓋汲
者於涪津覆水即以八升益之耳李贊皇使人置金山
泉揚子水偽以石頭城者獻李飲之曰此頗似建業水

陶菴夢憶卷三

四

俱謝過不敢隱兩公術解之妙不可思議今得宗子而
成鼎立

蘭雪茶

日鑄者越王鑄劍地也茶味稜稜有金石之氣歐陽永
叔曰兩浙之茶日鑄第一王龜齡曰龍山瑞草日鑄雪
芽日鑄名起此京師茶客有茶則至意不在雪芽也而
雪芽利之一如京茶式不敢獨異三娥叔知松羅焙法
取瑞草試之香撲洌余曰瑞草固佳漢武帝食露盤無

補多欲日鑄茶藪牛雖瘡價於豚上也遂募歛人入日
鑄杓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蘿
他泉淪之香氣不出煮襖泉投以小罐則香太濃郁雜
入茉莉再三較量用厥口瓷甌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滾
湯衝瀉之色如竹籜方解綠粉初勻又如山窗初曙透
紙黎光取青妃白傾向素瓷真如百莖素蘭全雪濤並
瀉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氣余戲呼之蘭雪四五年
後蘭雪茶一闕如市焉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蘿止食蘭

陶菴夢憶卷三

五

雪蘭雪則食以松蘿而纂蘭雪者亦食蓋松蘿貶聲價
俯就蘭雪從俗也乃近日徽歙間松蘿亦改名蘭雪向
以松蘿名者封面係換則又奇矣

純生氏曰蘭雪名茶艷思藻發羽經得未曾有

白洋湖

故事三江看潮實無潮看午後喧傳曰今年暗漲潮歲
歲如之庚辰八月弔朱恒岳少師至白洋陳章侯邢世
培同席海塘上呼看潮余適往章侯世培踵至立塘上

見潮頭一線從海寧而來直奔塘上稍近則隱隱露白如毆千百羣小鷺擘翼驚飛漸近噴沫冰花蹴起如百萬雪獅蔽江而下怒雷鞭之萬首鏃鏃無敢後先再近則颶風逼之勢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盡力一礮水擊射濺起數丈着面皆濕旋捲而右龜山一攔轟怒非常礮碎龍湫半空雪舞看之驚眩坐半日顏始定先輩言浙江潮頭自龕赭兩山激激而起白洋在兩山外潮頭更大何耶

陶菴夢憶卷三

六

純生氏曰驚雷斧天毬雪高斗

陽和泉

禊泉出城中水遶者日至臧獲到庵借炊索薪索菜索米後索酒索肉無酒肉輒揮老拳僧苦之無計脫此苦乃罪泉投之芻穢不已乃決溝水敗泉泉大壞張子知之至禊井命長年浚之及半見竹管積其下皆鰲脹作氣竹盡見芻穢又作竒臭張子淘洗數次俟泉至泉實不壞又甘冽張子去僧又壞之不旋踵至再至三卒不

能救禊泉竟壞矣是時食之而知其壞者半食之不知其壞而仍食之者半食之知其壞而無泉可食不得已而仍食之者半壬申有稱陽和嶺玉帶泉者張子試之空靈不及禊而清冽過之特以玉帶名不雅馴張子謂陽和嶺實爲余家祖墓誕生我文恭遺風餘烈與山水俱長昔孤山泉出東坡名之六一今此泉名之陽和至當不易蓋生嶺生泉俱在生文恭之前不待文恭而天固已陽和之矣夫復何疑土人有好事者恐玉帶失其姓遂勒石署之且曰自張志禊泉而禊泉爲張氏有今

陶菴夢憶卷三

七

琴山是其祖壟擅之益易立石署之懼其奪也時有傳其語者陽和泉之名益著銘曰有山如礪有泉如砥太史遺烈落落磊磊孤嶼溢流六一擅之千年巴蜀實繁其齒但言眉山自屬蘇氏

純生氏曰陶菴以陽和比六一不思山門玉帶千古增韻耶

閱老子茶

周墨濃向余道閔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卽訪閔汶水於桃葉渡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婆一老方敘話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晚余曰客尙在耶客在奚爲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鑪茶旋煮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几荆溪壺成宣窯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瓷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閔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給余是閔苑製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峴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給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之生磊卽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况他水邪又吐舌曰奇奇言未畢汶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味甚渾厚

陶菴夢憶卷三

八

此春茶耶向淪者的是秋採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賞鑑者無客比遂與定交

純生氏曰啜閔老子茶思與蒙山僧同入青城訪道

龍噴池

卧龍驤首於耶溪大池百仞出其頷下六十年內陵谷遷徙水道分裂崇正己卯余請太守檄捐金糾衆畚插千人毀屋三十餘間開土壤二十餘畝辟除瓦礫芻穢千有餘艘伏道蜿蜒偃縮澄澁克還舊觀昔之日不通綫道者今可肆行舟楫矣喜而銘之銘曰蹴醒龍如寐斯揭不避逆鱗挾其鯁噎蓄澄沏煦濕濡沫夜靜水寒領珠如月風雷逼之楊髻鼓鬣

純生氏曰鱗甲怒張有龍跳天門之勢

朱文懿家桂

桂以香山名然覆墓木耳北卽蕭然不堪久立單膠河錢氏一桂老而禿獨朱文懿公宅後一桂幹大如斗枝葉覲鬣樾蔭畝許下可坐客三四十席不亭不屋不臺

陶菴夢憶卷三

九

不欄不砌棄之籬落間花時不許人入看而主人亦禁足勿之往聽其自開自謝已耳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其得力全在棄也百歲老人多出蓬戶子孫第厭其瘡瘡耳何足稱瑞

純生氏曰清江酒戶老梅如屋此桂似之

逍遙樓

滇茶故不易得亦未有老其材八十餘年者朱文懿公逍遙樓滇茶爲陳海樵先生手植扶蘇翳老而愈茂

陶菴夢憶卷三

諸文孫恐其力不勝葩歲刪其萼盈斛然所遺落枝頭猶自燔山熠谷焉文懿公張無垢後身無垢降乩與文懿談宿世因甚悉約公某日回晤於逍遙樓公佇立久之有老人至劇談良久公殊不爲意但與公言柯亭絲竹菴梁上有殘經一卷可了之尋別去公始悟老人爲無垢次日走綠竹菴簡梁上有維摩經一部繕寫精良後二卷未竟蓋無垢筆也公取而續書之如出一手先君言乩仙供余家壽芝樓懸筆挂壁間有事輒自動扶

下書之有奇驗娠所子病所藥賜丹詔取某處立應先君所嗣詔取丹於某麓臨川筆內籠失鑰閉久先君簡視之鑕自出觚管中有金丹一粒先宜人吞之卽娠余朱文懿有姬媵陳夫人獅子吼公苦之禱於仙求化姤丹乩書曰難難丹在公枕內取以進夫人夫人服之語人曰老頭子有仙丹不餉諸婢而余是餉尙昵余與公相好如初

純生氏曰女子妬色仙有醫法亦僅見之矣吾更願仙

陶菴夢憶卷三

賜姤才丹方以廣其化

天鏡園

天鏡園浴鳧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層坐對蘭蕩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魚鳥藻荇類若乘空余讀書其中撲面臨頭受用一絲幽窗開卷字俱碧鮮每歲春老破塘笋必道此輕舸飛出牙人擇頂大笋一株擲水面呼園人曰撈笋鼓柁飛去園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無可名言但有慚愧

純生氏曰綠字照眼白雪沁腸寫出躊躇滿志

包涵所

西湖三船之樓寶包副使涵所躬爲之大小三號頭號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侍美人涵老聲妓非侍妾比做石季倫宋子京家法都令見客觀粧走馬嬖嫗勃窣穿柳過之以爲笑樂明檻綺疏曼謳其下撥籥彈箏聲如鶯試客至則歌童演劇隊舞鼓吹無不絕倫乘興一出住必浹旬觀者相逐問其所止南園在雷峯塔

陶菴夢憶卷三

十一

下北園在飛來峯下兩地皆石藪積牒礫硤無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澗橋梁不於山上疊山大有文理大廳以拱斗檯梁偷其中間四柱隊舞獅子甚暢北園作八卦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巨一床帳前後開闔下裡帳則床向外下外帳則床向內涵老據其中局上開明窗焚香倚枕則八床面面皆出窮奢極欲老於西湖者二十年金谷鄒塢着一毫寒儉不得索性繁華到底亦杭州人所謂左右是左右也西湖大

家何所不有西子有時亦貯金屋咄咄書空則窮措大耳

純生氏曰樂志論開口良田廣宅無此華靡而池上篇則全以澹勝雖有櫻口柳腰語不及也

鬪雞社

天啟壬戌間好鬪雞設鬪雞社於龍山下倣王勃鬪雞檄檄同社仲叔秦一生日攜古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與余博余雞屢勝之仲叔忿懣金其距芥其羽凡足以

陶菴夢憶卷三

十二

助其膈膊齧味者無遺策又不勝人有言徐州武陽侯樊噲子孫鬪雞雄天下長頸烏啄能於高桌上啄粟仲叔心動密遣使訪之又不得益忿懣一日余閱稗史有言唐元宗以酉年酉月生好鬪雞而亡其國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

純生氏曰季郈之雞無乃類是

棲霞

戊寅冬余攜竹垞一蒼頭一游棲霞三宿之山上下左

右鱗次而櫛比之巖石頗佳盡刻佛像與杭州飛來峯同受黥劓是大可恨事山頂怪石巉岈灌木蒼鬱有巖僧住之與余談荒誕有奇理惜不得窮詰之日晡上攝山頂觀霞非復霞理余坐石上癡對復走菴後看長江帆影老鶴河黃天蕩條條出麓下悄然有山河遼廓之感一客盤礴余前熟視余余晉與揖問之爲蕭伯玉先生因坐與劇談菴僧設茶供伯玉問及補陀余適以是年朝海歸談之甚悉補陀志方成在篋底出示伯玉伯玉大喜爲余作敘取火下山拉與同寓宿夜長無不談之伯玉強余再留一宿

純生氏曰伯玉極精南華曠世才也

湖心亭看雪

崇正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砀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

陶菴夢憶卷三

十四

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純生氏曰扁舟破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陳章侯

崇正乙卯八月十三侍南華老人飲湖舫先月蚤歸章侯悵悵向余曰如此好月擁被卧耶余敕蒼頭攜家釀

陶菴夢憶卷三

十五

斗許呼一小划船再到斷橋章侯獨飲不規沾醉過玉蓮亭丁叔潛呼舟北岸出塘棲蜜橘相餉啜啖之章侯方卧船上喙囂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肯載我女郎至一橋否余許之女郎欣然下輕紈淡弱婉嫵可人章侯被酒挑之曰女郎俠如張一妹能同虬髯客飲否女郎欣然就飲移舟至一橋漏二下矣竟傾家釀而去問其住處笑而不答章侯欲躡之見其過岳王墳不能追也

純生氏曰輓語清譎宛睹眉宇

陶菴夢憶卷三終

陶菴夢憶卷三

十一

陶菴夢憶目錄

第四卷

不繫園

秦淮河房

兗州閱武

牛首山打獵

楊神廟臺閣

雪精

陶菴夢憶卷四目錄

巖助廟

乳酪

二十四橋風月

世美堂燈

寧了

張氏聲伎

方物

祁止祥癖

秦安州客店

陶菴夢憶卷四目錄

陶菴夢憶卷四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不繫園

甲戌十月攜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攜縑素為純卿畫古佛波臣為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絃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

陶菴夢憶卷四

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三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又復妙絕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話純卿笑曰恨弟無一長以侑兄輩酒余曰唐裴將軍旻居喪請吳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道子曰將軍為我舞劍一迴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脫縗衣纏結上馬馳驟揮劍入雲高十數丈若電光下射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驚慄道子奮袂如風畫壁立就章侯為純卿畫佛而純卿

舞劍正今日事也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觔作胡旋舞數纏大噓而去

純生氏曰嘗恠西園雅集記類點鬼簿此作乃見奇創之才

秦淮河房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襟坐兩岸水

陶菴夢憶卷四

二

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之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啣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鐵鉞星鏡讌歌絃管騰騰如沸士女凭欄轟笑聲光亂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自散鍾伯敬有秦淮河燈船賦備極形致
純生氏曰屠赤水云虹梁百丈燈火萬家管絃沸樓魚

蝦腥市其秦淮之謂乎

兗州閱武

辛未三月余至兗州見直指閱武馬騎三千步兵七千軍容甚壯馬蹄卒步滔滔巖巖眼與俱駛猛掣始回其陣法奇在變換槍動而鼓左抽右旋疾若風雨陣既成列則進圖直指前立一牌曰某陣變某陣連變十餘陣奇不在整齊而在便捷扮敵人百餘騎數里外煙塵空起迺卒五騎小如黑子頃刻馳至入轅門報警建大將

陶菴夢憶卷四

三

旗鼓出奇設伏敵騎突至一鼓成擒俘獻中軍內以妓童扮女三四十騎荷旃被毳繡袿魑結馬上走解顛倒橫豎借騙翻騰柔如無骨奏樂馬上三絃胡撥琥珀詞四上兒密失父兒機傑休堯離罔不畢集在直指筵前供唱北調淫俚曲盡其妙是年參將羅某北人所扮者皆其歌童外宅故極妓麗恐易人為之未必能爾也
純生氏曰宮女陳師兵法行酒戲事也斬二姬鋤一呂不以戲目之也彼等之兒戲者真如優人矣

牛首山打獵

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與其弟勳衛甥趙忻
 城貴州楊愛生揚州顧不盈余友呂吉士姚簡叔姬侍
 王月生顧眉董白李十揚能取戎衣衣客并衣姬侍姬
 侍服大紅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欵段馬鞞青骹縹韓
 盧紈箭手百餘人旗幟棍棒稱是出南門校獵於牛首
 山前後極馳驟縱送之樂得鹿一麂三兔四雉三猫狸
 七看劇於獻花巖宿於祖塋次日午後獵歸出鹿麂以

陶菴夢憶卷四

四

饗士復縱飲於隆平家江南不曉獵較爲何事余見之
 圖畫戲劇今身親爲之果稱雄快然自須勳戚豪右爲
 之寒酸不辨也

純生氏曰李昌夔荊州打獵大修裝飾錦鞞繡襖女隊
 二千人茲雖不及其盛而豪氣過之

楊神廟臺閣

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十年前迎臺閣臺閣而已自
 駱氏兄弟主之一以思徽文理爲之扮馬上故事二三

陶菴夢憶 卷四

十騎扮傳奇一今年年換三日亦三換之其人與傳奇

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時一指點爲某似某非人
 人絕倒者不之用迎後如扮胡璉者直呼爲胡璉遂無
 不胡璉之而此人反失其姓人定然後議扮法必裂繪
 爲之果其人其袍鑑須某色某緞某花樣雖正錦數十
 金不惜也一冠一履主人全副精神在焉諸友中有能
 生造刻畫者一月前禮聘至匠意爲之唯其使裝束備
 先期扮演非百口叫絕又不用故一人一騎其中思徽

陶菴夢憶卷四

五

文理如玩古董名畫一勾一勒不得放過焉土人有小
 小災祲輒以小旗一面到廟禳之所積盈庫是日以
 一竿穿旗三四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長可七八里如
 幾百萬白蝴蝶迴翔盤礴在山坳樹隙四方來觀者數
 十萬人市楓橋下亦攤亦篷臺閣上馬上有金珠寶石
 墮地拾者如有物憑焉不能去必送還神前其在樹叢
 田坎間者問神輒示其處不或爽
 純生氏曰得名者反失其姓名之累人不可思議

雪精

外祖陶蘭風先生倅壽州得白騾蹄踏都白日行二百里畜署中壽州人病噎隔輒取其尿療之凡告期乞騾尿狀常十數紙外祖以木香沁其尿詔百姓來取後致仕歸捐館舅氏喬軒解驂贈余余豢之十餘年許實未嘗具一日草料日夜聽其自出覓食視其腹未嘗不飽然亦不曉其何從得飽也天曙必至門祗候進廐候驅策至午勿御仍出覓食如故後漸跋扈難御見余則馴服不動跨鞍去如箭易人則咆哮啼齧百計鞭策之不應也一日與風馬爭道城上失足墮濠塹死余命葬之諡之曰雪精

陶菴夢憶卷四

六

嚴助廟

陶堰司徒廟漢會稽太守嚴助廟也歲上元設供任事者聚族謀之終歲凡山物隼隼虎兕豹麋鹿海物醯醢雁雁豬之類

海馬鱗黃陸物癡癡豬必三百觔羊必二百觔一日一沙魚之類凡蝦魚蟹蚌之類無不鮮活羽物毳毼孔雀白鵝錦雞白水物噉噉孔雀白鵝錦雞白毛物毳毼白鹿白兔活貂鼠洎非地閩鮮荔枝圓眼文官果桃梅李杏楊梅枇杷櫻非制熊掌猩唇之類非天桃之屬收藏如新非想天花龍蛋雞饅瓜性酒醉蜜非理雲南蜜唧非想東拾望米之類餞之類物無不集庭實之盛自帝王宗廟社稷壇壝所不能比隆者十三日以大船二十艘載盤幹以童崽扮故事無甚文理以多為勝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陸奔隨路堯截

陶菴夢憶卷四

七

轉摺謂之看燈頭五夜夜在廟演劇梨園必倩越中上三班或僱自武林者纏頭日數萬錢唱伯喈荆釵一老者坐臺下對院本一字脫落羣起噪之又開場重做越中有全伯喈全荆釵之名起此天啟三年余兄弟攜南院王岑老串楊四徐孟雅圓社河南張大來輩往觀之到廟蹴踘張大來以一丁泥一串珠名世毬着足渾身旋滾一似黏寔有膠提掇有綫穿插有孔者人人叫絕劇至半王岑扮李三娘楊四扮火工寶老徐孟雅扮洪

一五... 丹... 書... 4... 反... 句

一嫂馬小卿十二歲扮咬臍串磨房撒池送子出獵四
齣科誦曲白妙入筋髓又復叫絕遂解維歸戲場氣奪
鑼不得響燈不得亮

純生氏曰記事古奧如讀汲冢周書

乳酪

乳酪自馮僧爲之氣味已失再無佳理余自豢一牛夜
取乳置盆益比曉乳花簇起尺許用銅鐺煮之淪蘭雪
汁乳勑和汁四甌百沸之玉液珠膠雪腹霜膩吹氣勝

陶菴夢憶卷四

蘭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或用鶴觴花露入甌蒸之以熱
妙或用豆粉攪和漉之成腐以冷妙或煎酥或作皮或
縛餅或酒凝或鹽醃或醋捉無不佳妙而蕪州過小拙
和以蔗漿霜熬之瀝之鑽之掇之印之爲帶骨鮑螺天
下稱至味其製法秘甚鎖密房以紙封固雖父子不輕
傳之

純生氏曰使人咽喉間作甘露快

二十四橋風月

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尙存其意渡鈔關橫亘半里

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
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
歪妓襍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道莫得入歪妓多可
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
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
揜映閃滅於其間肥顰者簾雄趾者闕燈前月下人無
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力也游子過客往來

陶菴夢憶卷四

九

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者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
分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
曰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卽出一一俱去剩者
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燼茶館黑魃無人聲
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釀錢向茶博士買
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
謔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笑言啞啞聲中漸帶
淒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鴛受餓受管

俱不可知矣余族弟卓如美鬚髯有情癡善笑到鈔關必狎妓向余噓曰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余曰何謂也曰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耽耽望幸當御者亦不過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願指氣使任意揀擇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待我王公大人豈遂過我哉復大噓余亦大噓

純生氏曰二十四橋明月褰裳而就者如雲髯客得毋以蒯緱往耶

世美堂燈

兒時跨蒼頭頸猶及見王新建燈燈皆貴重華美珠燈料絲無論卽羊角燈亦描金細畫纓絡罩之懸燈百盞尙須秉燭而行大是悶人余見水滸傳燈景詩有云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已盡燈理余謂燈不在多總求一亮余每放燈必用如椽大燭顛令數人剪卸燼煤故光迸重垣無微不見十年前里人有李某者爲閩中二尹撫臺委其造燈選雕佛匠窮工極巧造燈

十一

陶菴夢憶卷四

十架凡兩年燈成而撫臺已物故攜歸藏櫝中又十年許知余好燈舉以相贈余酬之五十金十不當一是爲主燈遂以燒珠料絲羊角剔紗諸燈轄之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綵爲花巧奪天工罩以冰紗有煙籠芍藥之致更用巖鐵線界畫規矩匠意出樣剔紗爲蜀錦數其界地鮮艷出人耳金歲供鎮神必造燈一盞燈後余每以善價購之余一小僉善收藏雖紙燈亦十年不得壞故燈日富又從南京得趙士元夾紗屏及燈帶數副皆屬鬼工決非人力燈宵出其所有便稱勝事鼓吹弦索廝養臧獲皆能爲之有蒼頭善製盆花夏間以羊毛鍊泥墩高二尺許築池湧金蓮聲同雷礮花蓋畝餘不用煞拍鼓鏡清吹鎖啞應之望花緩急爲鎖啞緩急望花高下爲鎖啞高下燈不演劇則燈意不酣然無隊舞鼓吹則燈焰不發余救小僉串元劇四五十本演元劇四齣則隊舞一回鼓吹一回弦索一回其間濃淡繁簡鬆實之妙全在主人位置使勿人易地爲之自不能爾爾

十二

故越中誇燈事之盛必曰世美堂燈

純生氏曰庚戌秋中吾鄉放燈極盛此不及萬分之一矣余撰武林燈事四十八條存誰堂筆記

寧了

大父母喜豢珍禽舞鶴三對白鷗一對孔雀一對吐綬雞一隻白鸚鵡鸚哥綠鸚鵡十數架一異鳥名寧了身小如鴿黑翎如八哥能作人語絕不啞喏大母呼媵婢輒應聲曰某了頭太太叫有客至叫曰太太客來了看

陶菴夢憶卷四

十三

茶有一新娘子善睡黎明輒呼曰新娘子天明了起來罷太太叫快起來不起輒罵曰新娘子臭淫婦浪蹄子新娘子恨甚置毒藥殺之寧了疑卽秦吉了蜀敘州出能人言一日夷人買去驚死其靈異酷似之純生氏曰是非燕雀之網所能羅者

張氏聲伎

謝太傅不畜聲伎曰畏解故不畜王右軍曰老年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覩曰解曰覩古人用字深確蓋聲音

之道入人最微一解則自不能已一規則自不能禁也

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歷年間與范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爲之有可餐班以張絲王可餐何閏張福壽名次則武陵班以何韻士傅吉甫夏清之名再次則梯仙班以高眉生李岍生馬藍生名再次則吳郡班以王晚生夏汝開楊嘯生名再次則蘇小小班以馬小卿潘小妃名再次則平子茂苑班以李含香顧岍竹應楚烟楊駮駟名主人

陶菴夢憶卷四

十三

解事日精一日而僂僂技藝亦愈出愈奇余歷年半百小僂自小而老老而復小小而復老者凡五易之無論可餐武陵諸人如三代法物不可復見梯仙吳郡間有存者皆爲佝僂老人而蘇小小班亦強半化爲異物矣茂苑班則吾弟先去而諸人再易其主余則婆婆一老以碧眼波斯尙能別其妍醜山中人至海上歸種種海錯皆在其眼請共舐之

純生氏曰煙霞風景補綴藻繡如山深月清中有猿嘯

聽者淒其欲絕

方物

越中清饒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鼠馬
 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
 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
 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
 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庄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
 棗地栗團窩笋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
 蕪芽元笋糖栖蜜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鳶鳥青鮑方柿
 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嵎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
 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
 棗山陰則破糖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鯉白蛤江
 魚鱗魚裏河鱖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耽耽
 逐逐日爲口腹謀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
 寸割裂錢塘衣帶水猶不敢輕渡則向之傳食四方不
 可不謂之福德也

陶菴夢憶卷四

南

純生氏曰幻筆空腸老饕邇得不垂涎耶

祁止祥癖

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
 其無真氣也余友祁止祥有書畫癖有蹴踘癖有鼓鉦
 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寶示余
 余謂此西方迦陵鳥何處得來阿寶妖冶如蕊女而嬌
 癡無賴故作澁勒不肯着人如食橄欖咽澁無味而韻
 在回甘如喫煙酒鯁餉無奈而輒同沾醉初如可厭而
 過卽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釘嚼鐵一字百磨口口親授
 阿寶輩皆能曲通主意乙西南郡失守止祥奔歸遇土
 賊刀劍加頸性命可傾至寶是寶丙戌以監軍駐台州
 亂民鹵掠止祥囊篋都盡阿寶沿途唱曲以膳主人及
 歸剛半月又挾之遠去止祥去妻子如脫躡耳獨以變
 童崽子爲性命其癖如此
 純生氏曰王武子馬癖和長輿錢癖杜預左傳癖皆足
 千古况止祥哉止祥客廣陵時爲周元亮畫南北宗派

陶菴夢憶卷四

南

四十幃今藏余家

泰安州客店

客店至泰安州不復敢以客店目之余進香泰山未至
店里許見驢馬槽房二三十間再近有戲子寓二十餘
處再近則密戶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謂是一州之
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廳事上簿掛
號人納店例銀三錢八分又人納稅山銀一錢八分店
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勞之

陶菴夢憶卷四

七

謂之接頂夜至店設席賀謂燒香後求官得官求子得
子求利得利故曰賀也賀亦三等上者專席糖餅五菓
十餚果核演戲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餅亦餚核亦演戲
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餅餚核不演戲用彈唱計其店
中演戲者二十餘處彈唱者不勝計庖廚炊爨亦二十
餘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後葷酒狎妓惟所欲
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舊客房不
相襲葷素庖廚不相溷迎送厮役不相兼是則不可測

識之矣泰安一州與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
純生氏曰曼卿過錢癡桃蟲處桃壤蟲處壤豈不當自
反耶

陶菴夢憶卷四終

陶菴夢憶卷四

七

陶菴夢憶目錄

第五卷

范長白

于園

諸工

姚簡叔畫

爐峯月

湘湖

陶菴夢憶卷五目錄

柳敬亭說書

樊江陳氏橘

治沅堂

虎邱中秋夜

麋公

揚州清明

金山競渡

劉暉吉女戲

朱楚生

揚州瘦馬

陶菴夢憶卷五目錄

陶菴夢憶卷五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范長白

范長白園在太平山下萬石都焉龍性難馴石皆芴起傍爲范文正公墓園外有長堤桃柳曲橋蟠屈湖面橋盡抵園園門故作低小進門則長廊複壁直達山麓其繪樓幔閣密室曲房故故匿之不使人見也山之左爲桃源峭壁迴湍桃花片片流出右孤山種梅千樹渡澗

陶菴夢憶卷五

爲小蘭亭茂林脩竹曲水流觴件件有之竹大如椽明靜娟潔打磨滑澤如扇骨是則蘭亭所無也地必古跡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學問但桃則谿之梅則嶼之竹則林之儘可自名其家不必竒人籬下也余至主人出見主人與大父同籍以竒醜著是日釋褐大父勦之曰丑不冠帶范年兄亦冠帶了也人傳以笑余亟欲一見及出狀貌果竒似羊肚石雕一小猱其鼻壘顙頤猶殘缺失次也冠履精潔若諧謔談笑面目中不應有此開山

堂小飲綺疏藻幕備極華縟秘閣清謳絲竹搖颺忽出

層垣知爲女樂飲罷又移席小蘭亭比晚辭去主人曰

寬坐請看少焉余不解主人曰吾鄉有縉紳先生喜調

文袋以赤壁賦有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句遂字月爲

少焉頃言少焉者月也固留看月晚景果妙主人曰四

方客來都不及見小園雪山石砢砢銀濤蹴起掀翻五

泄搗碎龍湫世上偉觀惜不令宗子見也步月而出至

元墓宿葆生叔書畫舫中

陶菴夢憶卷五

純生氏曰道安謂安道行像神明太俗世情未盡長白竒醜駭人而冠履精潔有此行像何待務光免俗

于園

于園在瓜州步五里舖富人于五所園也非顯者刺則門鑰不得出葆生叔同知瓜州携余往主人處處欸之園中無他竒竒在礫石前堂石坡高二丈上植果子松數顆緣坡植牡丹芍藥人不得上以實竒後廳臨大池池中竒峯絕壑陡上陡下人走池底仰視蓮花反在天

上以空竒卧房檻外一壑旋下如螺螄纏以幽陰深邃
竒再後一水閣長如艇子跨小河四圍灌木叢禽鳥
啾唧如深山茂林坐其中頽然碧窈瓜州諸園亭俱以
假山顯胎於石娠於礫石之手男女於琢磨搜剔之主
人至于園可無憾矣儀真汪園葦石費至四五萬其所
最加意者為飛來一峯陰翳泥濘供人唾罵余見其棄
地下一白石高一丈濶二丈而癡癡妙一黑石濶八尺
高丈五而瘦瘦妙得此二石足矣省下二三萬收其子

陶菴夢憶卷五

三

母以世守此二石何如

純生氏曰富人之園宗老亦復驅使木石

諸工

竹與漆與銅與窯賤工也嘉興臘竹王二之漆竹蘇州
姜華雨之筴竹嘉興洪漆之漆張銅之銅徽州吳明
官之窯皆以竹與漆與銅與窯名家起家而其人且與
縉紳先生列坐抗禮焉則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特人
自賤之耳

純生氏曰此不特為諸工言之正要人人良貴

姚簡叔畫

姚簡叔畫千古亦千古戊寅簡叔客魏為上賓余寓
桃葉渡往來者閱汶水曾波臣一二人而已簡叔無半
面交訪余一見如平生歡遂榻余寓與余料理米鹽之
事不使余知有空拉余飲淮上館潦倒而歸京中諸勳
戚大老朋儕縉衲高人名妓與簡叔交者必使交余無
或遺者與余同居者十日有蒼頭至方知其有妾在

陶菴夢憶卷五

四

寓也簡叔塞淵不露聰明為人落落難合孤意一往使
人不可親疎與余交不知何緣反而求之不得也訪友
報恩寺出冊葉百方宋元名筆簡叔眼光透入重紙據
梧精思面無人色及歸為余做蘇漢臣一圖小兒方據
澡盆浴一脚入水一脚退縮欲出宮人蹲盆側一手掖
兒一手為兒擤鼻涕旁坐宮娥一兒浴起伏其膝為結
繡鞦一圖宮娥盛粧端立有所俟雙鬟尾之一侍兒捧
盤盤列二甌意色向容一宮娥持其盤為整茶飲詳視

端謹覆視原本一筆不可失
純生氏曰聰明不露孤意一往是人千古紙透眼光面
無人色是畫千古宗老心傳簡叔不傳之妙乃令人得見
蘇漢臣畫圖奇絕

爐峯月

爐峯絕頂複岫迴巒斗聳相亂千丈巖岫牙橫梧兩石
不相接者丈許俯身下視足震懾不得前王文成少年
曾躡而過人服其膽余叔爾蘊以氈裹體縋而下余挾

陶菴夢憶卷五

五

二樵子從壑底掖而上可謂癡絕丁卯四月余讀書天
瓦菴午後同二三友人登絕頂看落照一友曰少需之
俟月出去勝期難再得縱遇虎亦命也且虎亦有道夜
則下山覓豚犬食耳渠上山亦看月耶語亦有理四人
踞坐金簡石上是日月政望日沒月出山中草木都發
光恠悄然生恐月白路明相與策杖而下行未數武半
山噪嘯乃余蒼頭同山僧七八人持火燎鞦刀木棍疑
余輩遇虎失路緣山叫喊耳余接聲應奔而上扶掖下

之次日山背有人言昨晚更定有火燎數十把大盜百
餘人過張公嶺不知出何地吾輩匿笑不之語謝靈運
開山臨澥從者數百人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
爲靈運乃安吾輩是夜不以山賊縛獻太守亦幸矣
純生氏曰膽量不減文成縋而下掖而上策杖而下奔
而上俱從躡而過一氣出

湘湖

西湖田也而湖之成湖焉湘湖亦田也而湖之不成湖

陶菴夢憶卷五

六

焉湖西湖者坡公也有意於湖而湖之者也湖湘湖者
任長者也不願湖而湖之者也任長者有湘湖田數百
頃稱巨富有術者相共一夜而貧不信縣官請湖湘湖
灌蕭山田詔湖之而長者之田一夜失遂赤貧如術者
言今雖湖尙田也不下插板不築堰則水立涸是以湖
中水道非熟於湖者不能行咫尺游湖者堅欲去必尋
湖中小船與湖中識水道之人遡十闕三鯁咽不之暢
焉湖裏外鎖以橋裡湖必愈佳蓋西湖止一湖心亭爲眼

中黑子湘湖皆小阜小墩小山亂插水面四圍山趾稜
稜礪礪濡足入水尤為奇峭余謂西湖如名妓人人得
而媒褻之鑑湖如閨秀可欽而不可狎湘湖如處子眠
姁羞澁猶及見其未嫁時也此是定評確不可易
純生氏曰寫湘湖以西湖起以鑑湖結自是獨創之才
昔有比西湖美人湘湖處士鑑湖神仙者語同一致此
特以韻語出之耳

柳敬亭說書

陶菴夢憶卷五

七

南京柳麻子鬢黑滿面肥瘡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
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
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
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
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嘞夫聲如巨鍾
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
無人譽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閒中着色
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

下人咕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不輒言故不得強每
至丙夜拭桌剪燈素紙靜遞欸欸言之其疾徐輕重吞
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
諦聽不怕其不齟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
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變故其行
情正等

純生氏曰說書記口角眼日常耳衣服恬靜獨傳波俏
流利之神土木形骸情乎此矣月生口角眼目宗老言
之此以麻子分其婉變更是入神之言

陶菴夢憶卷五

八

樊江陳氏橘

樊江陳氏辟地為果園枸菊圍之自麥為蒟醬自秫釀
酒酒香冽色如淡金蜜珀酒人稱之自果自菰以螿乳
醴之為冥果樹謝橘百株青不擷酸不擷不樹上紅不
擷不霜不擷不連蒂剪不擷故其所擷橘皮寬而綻色
黃而深瓢堅而脆筋解而脫味甜而鮮第四門陶堰道
墟以至塘棲皆無其比余歲必親至其園買橘寧遲寧

貴寧少購得之用黃砂缸藉以金城稻草或燥松毛收之閱十日草有潤氣又更換之可藏至三月盡甘脆如新擷者枸菊城主人橘百樹歲獲絹百疋不愧木奴純生氏曰樊江百樹橘其人與百戶等

治沅堂

古有折字法宣和間成都謝石折字言禍福如響欽宗聞之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試之石見字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書也中貴人愕然石曰朝字離之爲十月

陶菴夢憶卷五

九

十日乃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得非上位耶一國駭異吾越謝文正廳事名保錫堂後易之他姓主人至亟去其扁人問之曰分明寫呆人易金堂朱石門爲文選署中額典劇二字繼之者顧諸吏曰爾知諸公意乎此二字離合言之曰曲處曲處八刀八刀耳歛許相國孫志吉爲大理評事受魏璫指案賣黃山勢張甚當道媚之送一扁曰大小于門里人夜至增減其筆畫凡三一日天下未聞一倒讀之曰闔手下六一曰太平拿問後直

指提問械至太平果如其言凡此數者皆有義味而吾鄉縉紳有名治沅堂者人不解其義問之笑不答力究之縉紳曰無他意亦止取三台三元之義云爾聞者噴飯

純生氏曰得且佳爲佳耳

虎邱中秋夜

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變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帮閑

陶菴夢憶卷五

十

僮僕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劍池申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鑊鈸漁陽摻搥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嗥叫不聞更定鼓鏡漸歇絲管繁興襍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更深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獻技南北襍之管絃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鑑隨之二鼓人

靜悉屏管絃洞簫一縷哀澁清綿與肉相引尙存三四
迭更爲之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聞不襍蚊虻一夫登
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度抑揚
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鍼芥心血爲枯不敢擊節惟有點
頭然此時鴈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
識者

純生氏曰曲高和寡千古不易較之客歌郢中光彩煥
發十倍

陶菴夢憶卷五

十一

麋公

萬歷甲辰有老醫馴一大角鹿以鐵鉗其趾設鞍韉其
上用籠頭銜勒騎而走角上掛葫蘆藥囊隨所病出藥
服之輒愈家大人見之喜欲售其鹿老人欣然肯解以
贈大人以三十金售之五月朔日爲大父壽大父偉碩
跨之走數百步輒立而喘常命小僮籠之從游山澤次
年至雲間解贈陳翁公翁公羸瘦行可連二三里大喜
後携至西湖六橋三竺間竹冠羽衣往來於長堤深柳

之下見者嘖嘖稱爲謫仙後翁公復號麋公者以此
純生氏曰麋公不及雪精多矣

揚州清明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
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門
小戶亦攜殺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昨自鈔關
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靚粧藻野袷服縹川
隨有貨郎路傍擺設骨董古玩并小兒器具博徒持小

陶菴夢憶卷五

十二

杭坐空地左右鋪衫半臂紗裙汗悅銅爐錫注瓷甌
漆奩及肩彘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
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
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
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
岡鬪雞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
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
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

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無夢想

純生氏曰錦鋪繡列雕績滿眼

金山競渡

看西湖競渡十二三次已已競渡於秦淮辛未競渡於

陶菴夢憶卷五

十三

無錫壬午競渡於瓜州於金山寺西湖競渡以看競渡之人勝無錫亦如之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瓜州龍船一二十隻刻畫龍頭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綵篷前後旌幢繡傘取其絢撞鉦搥鼓取其節艖後列軍器一架取其鏗龍頭上一人足倒豎故斂其上取其危龍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晝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鎮江亦出驚湍跳沫羣龍格鬪偶墮洄

渦則百蛙捷梓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團簇隔江望之蠟附蜂屯蠢蠢欲動晚則萬牒齊開兩岸沓沓然而沸純生氏曰寫得生生活活吾恐天龍聞而下之

劉暉吉女戲

女戲以妖冶恕以蟬緩恕以態度恕故女戲者全乎其為恕也若劉暉吉則異是劉暉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宮葉法善作場上一時黑魃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

陶菴夢憶卷五

十四

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輕紗幔之內燃賽月明數株光燄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為戲也其他如舞燈十數人手携一燈忽隱忽現惟幻百出匪夷所思令唐明皇見之亦必目睜口開謂醜瑤場中那得如許光惟耶彭天錫向余道女戲至劉暉吉何必男子何必彭大天錫曲中南董絕少許可而獨心折暉吉家姬其其賞鑒定不草草

純生氏曰諸書記李三郎八月本無此光恠

朱楚生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楚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雖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也班中脚色足以鼓吹楚生者方留之故班次愈妙楚生色不甚美雖絕世佳人無其風韻楚楚謾謾其孤意在眉其深情

陶菴夢憶卷五

五

在曉其解意在烟視媚行性命於戲下全力爲之曲白有誤稍爲訂証之雖後數月其誤處必改削如所語楚生多坐馳一往深情搖颺無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橋日晡烟生林木宵冥楚生低頭不語泣如雨下余問之作飾語以對勞心懣懣終以情死

純生氏曰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燄同煎可爲楚生一唱三嘆

揚州瘦馬

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駟儉咸集其門如蠅附羶撩撲不去黎明卽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稍稍盡褻其袂手出臂出膚亦出曰姑娘稍相公轉眼偷覷眼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聲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

陶菴夢憶卷五

五

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髻曰插帶看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盡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紅衫千篇一律如學字者一字寫至百至千連此字亦不認得矣心與目謀毫無把柄不得不聊且遷就定其一人插帶後本家出一紅單上

寫綵緞若干金花若干財禮若干布疋若干用筆蘸墨
送客點閱客批財禮及緞疋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
寓而鼓樂盤擔紅綠羊酒在其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
饌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轎花燈擎燎火
把山人僮相紙燭供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廚子挑一
擔至則蔬果餠饌湯點花棚糖餅桌圍坐褥酒壺盃箸
龍虎壽星撒帳牽紅小唱弦索之類又畢備矣不待覆
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轎及親送小轎一齊往迎鼓樂
燈燎新人轎與親迎轎一時俱到矣新人拜堂親送上
席小唱鼓吹喧填熱鬧日未午而討賞遽去急往他家
又復如是

純生氏曰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陶菴夢憶卷五終

陶菴夢憶卷五

十七

陶菴夢憶目錄

第六卷

彭天錫串戲

目蓮戲

甘文臺爐

紹興燈景

韻山

天童寺僧

水滸牌

煙雨樓

朱氏收藏

仲叔古董

噓社

魯府松棚

一尺雪

菊海

陶菴夢憶卷六目錄

二

曹山

齊景公墓花罇

陶菴夢憶卷六 目錄

陶菴夢憶卷六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彭天錫串戲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然齣齣皆有傳頭未嘗一字杜撰
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十金者家業十萬緣手
而盡三春多在西湖會五至紹興到余家串戲五六十
場而窮其技不盡天錫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佞倖經
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

陶菴夢憶卷六

口角而愈險設身處地恐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皺眉
眦眼實實腹中有劍笑裏有刀鬼氣殺機陰森可畏益
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礫
硠不平之氣無地發洩特於是發洩之耳余嘗見一齣
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
月與得火候一盃好茶祇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
不盡也恒子野見山水佳處輒呼奈何奈何真有無可
奈何者口說不出

純生氏曰書史山川機械礪礪本是戲場天錫一肚皮書史山川機械礪礪發於戲而天錫不自知宗老一肚皮書史山川機械礪礪發於天錫之戲而亦不自知總之串戲者與看戲者俱是戲中之戲惟自認爲真面目耳

目蓮戲

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能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蓮凡三日三夜四圍

陶菴夢憶卷六

女臺百什座戲子獻技臺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筋斗蜻蜓蹬鐺蹬白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刹鋸磨鼎鑊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澣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爲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數如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劇萬餘人齊聲吶喊熊太守謂是海寇卒至驚起差衙官偵問余叔自往復之乃安臺成叔走筆書一對一曰果證幽明看善善惡惡

隨形答響到底來那箇能逃道通晝夜任生生死死挨姓移名下場去此人還在一日裝神扮鬼愚蠢的心下驚慌怕當真也是如此成佛作祖聰明人眼底忽畧臨了時還待怎生真是以戲說法

純生氏曰腕下有鬼可抵一篇鬼方記

甘文臺爐

香爐貴適用尤貴耐火三代青綠見火卽敗壞哥汝窯亦如之便用便火莫如宣爐然近日宣銅一爐價百四

陶菴夢憶卷六

五十金焉能辦之北鑄如施銀匠亦佳但麤劣可厭蘇州甘回子文臺其撥蠟範沙深心有法而燒銅色等分兩與宣銅欸緻分毫無二俱可亂真然其與人不同者尤在銅料甘文臺以回回教門不崇佛法烏斯藏滲金佛見卽錘碎之不介意故其銅質不特與宣銅等而有時寔勝之甘文臺自言佛像遭劫已七百尊有奇矣余曰使回回國別有地獄則可
純生氏曰物情不齊貴於適用禮以多少大小高下文

素爲貴不過適用二字若不適用而以爲貴是懸衡陳繩墨設規矩而見欺於輕重曲直方圓矣一爐即可充類至意之盡

紹興燈景

紹興燈景爲海內所誇者無他竹賤燈賤燭賤故家家可爲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爲恥故自莊達以至窮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過橋中橫一竹挂雪燈一燈毬六大街以百計小巷以什計從巷口

陶菴夢憶卷六

四

回視巷內複疊堆垛鮮妍飄灑亦足動人十字街搭木棚挂大燈一俗曰呆燈畫四書千家詩故事或寫燈謎環立猜射之庵堂寺觀以木架作柱燈及門額寫慶賞元宵與民同樂等字佛前紅紙荷花琉璃百盞以佛圖燈帶間之熊熊煜煜廟門前高臺鼓吹五夜市屋如橫街軒亭會稽縣西橋閭里相約故盛其燈更於其地鬪獅子燈鼓吹彈唱施放烟火擠擠襍襍小街曲巷有空地則跳大頭和尚鑼鼓聲錯處處有人團簇看之城中

婦女多相率步行往鬧處看燈否則大家小戶襍坐門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方散鄉村夫婦多在白日進城喬喬畫畫東穿西走曰鑽燈棚曰走燈橋天晴無日無之萬歷間父叔輩於龍山放燈稱盛事而年來有效之者次年朱相國家放燈塔山再次年放燈蕺山蕺山以小戶效顰用竹棚多挂紙魁星燈有輕薄子作口號嘲之曰蕺山燈景實堪誇箇篠竿頭掛夜叉若問搭彩是何物手巾脚布神袍紗繇今思之亦是不惡

陶菴夢憶卷六

五

純生氏日記紹興燈事精詳亦復生動

韻山

大父至老手不釋卷齋頭亦喜書畫瓶几布設不數日繙閱搜討塵堆研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塵硯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潦草作書生家蠅頭細字日晡向晦則攜卷出簾外就天光熱燭檠高光不到紙輒倚几攜書就燈與光俱頰每至夜分不以爲疲常恨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寒儉可笑意欲廣之乃博采羣書用淮南

大小山義摘其事曰大山摘其語曰小山事語已詳本韻而偶寄他韻下曰他山膾炙人口者曰殘山總名之曰韻山小字裝績烟煤殘楮厚如磚硯者三百餘本一韻積至十餘本韻府五車不啻千倍之矣政欲成帙胡儀部青蓮攜其尊人所出中秘書名永樂大典者與韻山政相類大秩三十餘本一韻中之一字猶不盡焉大父見而太息曰書囊無盡精衛啣石填海所得幾何遂輟筆而止以三十年之精神使爲別書其博洽應不在

陶菴夢憶卷六

六

王弇州楊升庵下今此書再加三十年亦不能成縱成亦力不能刻筆塚如山祇堪覆斃余深惜之丙戌兵亂余載往九里山藏之藏經閣以待後人

純生氏曰山產也產萬物者也又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也以韻而推極於萬事萬物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謂之韻山不亦宜乎

天童寺僧

戊寅同秦一生詣天童訪金粟和尚至山門見萬工池

綠淨可鑑鬚眉傍有大鍋覆地問僧僧曰天童山有龍藏龍常下飲池水故此水芻穢不入正德間二龍鬪寺僧五六百人撞鐘鼓撼之龍怒掃寺成白地鍋其遺也入大殿宏麗莊嚴折入方丈通名刺老和尚見人便打日捧喝余坐方丈老和尚遲遲出二侍者執杖執如意先導之南向立曰老和尚出又曰怎麼行禮蓋官長見者皆下拜無抗禮余屹立不動老和尚下行賓主禮侍者又曰老和尚怎麼坐余又屹立不動老和尚肅余坐

陶菴夢憶卷六

七

坐定余曰二生門外漢不知佛理亦不知佛法望老和尚慈悲明白開示勿勞捧喝勿落機鋒只求如家常白話老實商量求個下落老和尚首肯余言導余隨喜蚤晚齋方丈敬禮特甚余徧觀寺中僧匠千五百人俱春者碓者磨者餽者汲者爨者鋸者劈者菜者飯者猗猗急遽大似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老和尚規矩嚴肅常自起撞人不止捧喝

純生氏曰老和尚巖巖如孤松之獨立宗老謾謾如勁

松下風

水滸牌

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鎧冑古器械章侯自寫其所學所問已耳而輒呼之曰宋江曰吳用而宋江吳用亦無不應者以英雄忠義之氣鬱鬱芊芊積於筆墨間也周孔嘉句余促章侯孔嘉句之余促之凡四閱月而成余為作緣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揆天筆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嘔血之詩蘭渚寺中僧秘開花之宇兼之力開畫苑遂能目無古人有索必酬無求不與既獨郭恕先之癖喜周賈耘老之貧畫水滸四十人為孔嘉八口計遂使宋江兄弟復觀漢官威儀伯益考著山海遺經獸毳鳥氈皆拾為千古奇文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青面獠牙盡化作一團清氣收掌付雙荷葉能月繼三石米致二斗酒不妨特贈珍重如柳河東必日灌薈薇露薰玉蕤香方許解觀非敢阿私願公同好

純生氏曰鬼斧神工獨出意匠宛然老暹畫稿

煙雨樓

嘉興人開口煙雨樓天下笑之然煙雨樓故自佳樓襟對鶯澤湖涇涇濛濛時帶雨意長蘆高柳能與湖為淺深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與客期於煙雨樓客至則載之去艤舟於烟波縹渺態度幽閑茗爐相對意之所安經旬不返舟中有所需則逸出宣公橋角里街果蔬蔬蠶法善瓊蘇咄嗟立辦旋即歸航柳灣桃塢癡迷佇想若遇仙緣灑然言別不落姓氏間有倩女離魂文君新寡亦效顰為之淫靡之事出以風韻習俗之惡愈出愈奇

純生氏曰大為煙雨樓生色一片熱心多被布帆卷去能不作有情癡魚樂國中果有此無邊風月否耶

朱氏收藏

朱氏家藏如龍尾觥合盞盃盃雕鏤刻真屬鬼工世不再見餘如秦銅漢玉周鼎商彝哥窯倭漆廠盒宣爐法書名畫晉帖唐琴所畜之多與分宜埒富時人譏之余

陶菴夢憶卷六

八

陶菴夢憶卷六

九

謂博洽好古猶是文人韻事風雅之列不黜曹瞞賞鑑之家尙存秋壑詩文書畫未嘗不擡舉古人恒恐子孫效尤以袖攫石攫金銀以賺田宅豪奪巧取未免有累盛德聞昔年朱氏子孫有欲賣盡坐朝問道四號田者余外祖蘭風先生諱之曰你只管坐朝問道怎不管垂拱平章一時傳爲佳話

陶菴夢憶卷六

仲叔古董

葆生叔少從渭陽游遂精賞鑒得白定爐哥窯瓶官窯酒匱項墨林以五百金售之辭曰留以殉葬癸卯道淮上有鐵梨木天然凡長丈六濶三尺滑澤堅潤非常理淮撫李三才百五十金不能得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維遽去淮撫大恚怒差兵躡之不及而返庚戌得石璞三十觔取日下水滌之石罅中光射如鸚哥祖母知是水碧仲叔大喜募玉工倣朱氏龍尾觥一合盃盃一享

價三千其餘片屑寸皮皆成異寶仲叔贏資巨萬收藏日富戊辰後倖姑熟倖姑蘇尋令盟津河南爲銅藪所得銅器盈數車美人觚一種大小十五六枝青綠徹骨如翡翠如鬼眼青有不可正視之者歸之燕客一日失之或是龍藏收去

純生氏曰葆生非特賞鑑畫山水秀潤有致余從趙萊森見之採入韻山堂亥旣珠音一書陳章侯其壻也

噤社

陶菴夢憶卷六

仲叔善詠諧在京師與漏仲容沈虎臣韓求仲輩結噤社噤喋數言必絕纓噴飯漏仲容爲帖括名士常曰吾輩老年讀書做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處一過輒了老年如以指頭掐字掐得一個只是一個掐得不着時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頃刻下來刷入紙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惡心嘔吐以手扼入齒噉出之出亦無多總是渣穢此是格言非止諧語一日韓

求仲與仲叔同讌一客欲連名速之仲叔曰我長求仲則我名應在求仲前但綴蠅頭於如拳之上則是細註在前白文在後那有此理人皆失笑沈虎臣出語尤尖巧仲叔候座師收一帽套此日嚴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冷悠悠其滑稽多類此

純生氏曰蔡中郎得論衡每秘之而譚更遠有從帳中捉得者邕丁寧云唯我與子共之勿廣也結喉社者未知所本何書

陶菴夢憶卷六

十三

魯府松棚

報國寺松蔓引彈委已入藤理入其下者蹣跚踣躄氣不得舒魯府舊邸二松高丈五上及簷髣勁竿如虵脊屈曲撐距意色酣怒鱗爪拏攫義不受制鬣起鍼鍼怒張如戟舊府呼松棚故松之意態情理無不棚之便殿三楹盤鬱殆遍暗不通天密不通雨魯憲王晚年好道嘗取松肘一節抱與同卧久則滑澤酣酣似有血氣

純生氏曰千秋萬歲知者誰曰張長公

一尺雪

一尺雪為芍藥異種余於兗州見之花瓣純白無鬚萼無檀心無星星紅紫潔如羊脂細如鶴翮結樓吐舌粉艷雪腴上下四旁方三尺幹小而弱力不能支蕊大如芙蓉輒縛一小架扶之大江以南有其名無其種有種種無其土蓋非兗勿易見之也兗州種芍藥者如種麥以糶以畝花時讌客棚於路綵於門衣於壁障於屏綴於簾簪於席裯於階者畢用之日費數千勿惜余昔在兗友人日剪數百朵送寓所堆塚狼籍真無法處之純生氏曰此似玉盤盂者

陶菴夢憶卷六

十三

菊海

兗州張氏期余看菊去城五里余至其園盡其所為園者而折旋之又盡其所不盡為園者而周旋之絕不見一菊異之移時主人導至一蒼莽空地有葦廠三間肅余入徧觀之不敢以菊言真菊海也廠三百砌壇三層

以菊之高下高下之花大如瓷甌無不毳無不甲無不金銀荷花瓣色鮮艷異凡本而翠葉層層無一葉蚤脫者此是天道是土力是人工缺一不可焉兗州縉紳家風氣襲王府賞菊之日其桌其杌其燈其爐其盤其盒其盃盞其簞器其盃盤大觥其壺其幃其褥其酒其麪食其衣服花樣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蒸蒸烘染較日色更淨出數層席散撤葦簾以受繁露

純生氏曰菊海可泛吾將一繫故園心

曹山

十四

萬歷甲辰大父游曹山大張樂於獅子巖下石梁先生戲作山君檄討大父祖昭明太子語謂若以管絃汚我巖壑大父作檄罵之有曰誰云鬼刻神鏤竟是殘山剩水石簣先生嗤石梁曰文人也那得犯其鋒不若自認以殘山剩水四字摩崖勒之先輩之引重如此曹石宕爲外祖放生池積三十餘年放生幾百千萬有見池中放光如萬炬燭天魚蝦荇藻附之而起直達天河者余

少時從先宜人至曹山菴作佛事以大竹筍貯西瓜四浸岩內須臾大聲起巖下水噴起十餘丈三小舟纜斷顛翻波中衝擊幾碎舟人急起視見大魚如舟口欲四瓜掉尾而下

純生氏曰袁宗道云月炤李花清瘦冷淡似對石簣面孔今讀嗤石梁語兼有陶先生神氣

齊景公墓花罇

霞頭沈僉事宦遊時有發掘齊景公墓者跡之得銅豆

陶菴夢憶卷六

十五

三大花罇二豆樸素無竒花罇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厥四面戟楞花紋獸面麤細得欸自是三代法物歸乾陽劉太公余見賞識之太公取與巖一介不敢請及宦粵西外母歸余齋頭余拂拭之爲發異光取浸梅花貯水汗下如雨踰刻始收花謝結子大如雀卵余藏之兩年太公歸自粵西稽覆之余恐傷外母意亟歸之後爲駟僮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聞在歙縣某氏家廟

純生氏曰膽瓶實豬汁亦能花實

陶菴夢憶卷六終

陶菴夢憶卷六

去

陶菴夢憶目錄

第七卷

西湖香市

鹿苑寺方柿

西湖七月半

及時雨

山艇子

懸杪亭

陶菴夢憶卷七目錄

雷殿

龍山雪

龐公池

品山堂魚岩

松化石

閏中秋

愚公谷

定海水操

阿育王寺舍利

過劍門

冰山記

陶菴夢憶卷七目錄

二

陶菴夢憶卷七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西湖香市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裊蔽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牙兒嬉具之類無不集

陶菴夢憶卷七

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波紋如綾溫風如酒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襍來光景又別士女閒都不勝其村粧野婦之喬畫芳蘭薌澤不勝其合香茺菱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欲笙之聒帳

鼎彝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撥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崇正庚辰三月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游饑民強半餓死壬午虜鯁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餓殍舁出扛挽相屬時杭州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詞

陶菴夢憶卷七

二

餽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謂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州可作

西湖寔錄

純生氏曰此記見西湖夢尋

鹿苑寺方柿

蕭山方柿皮綠者不佳皮紅而肉糜爛者不佳必樹頭紅而堅脆如藕者方稱絕品然間遇之不多得余向言西瓜生於六月享盡天福秋白梨生於秋方柿綠柿生

於冬未免失候丙戌余避兵西白山鹿苑寺前後有夏方柿十數株六月歎暑柿大如瓜生脆如咀冰嚼雪目為之明但無法製之則澁勒不可入口土人以桑葉煎湯候冷加鹽少許入甕內浸柿沒其頸隔二宿取食鮮為異常余食蕭山柿多澁請贈以此法

純生氏曰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窠四無蟲蠹五霜葉可玩六佳實可啖七落葉肥大可以臨書余為添一絕曰六月歎暑可以代瓜

陶菴夢憶卷七

三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峩冠盛筵燈火優俛聲光相亂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襍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

酒醉飽呼羣三五躋八人叢昭慶斷橋嗥呼嘈襍裝
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
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鏞旋煮
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裡
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遊湖已出西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
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八舟速舟子急放
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

陶菴夢憶卷七

四

麗如嚙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
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
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
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
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
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頰向向之淺
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
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

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拍人

清夢甚愜

純生氏曰如游七十二峯神奇詭異一峯一叫絕

及時雨

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爭唾之余里中
扮水滸且日畫水滸者龍眠松雪近章侯總不如施耐
庵但如其面勿黛如其髭勿鬣如其兜鍪勿紙如其刀
杖勿樹如其傳勿杜撰勿弋陽腔則十得八九矣於是

陶菴夢憶卷七

五

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梢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
尋茁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鬚尋美
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
山僻之隣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
漢個個呵活臻臻至至人馬稱妮而行觀者堯截遮攔
直欲看殺衛玠五雪叔歸自廣陵多購法錦宮緞從以
臺閣者八雷部六大士一龍宮一華重美都見者目奪
氣亦奪蓋自有臺閣有其華無其重有其美無其都有

其華重美都無其思緻無其文理輕薄子有言不替他謙了也事事精辦季祖南華老人喃喃問余曰水澍與禱雨有何義味近余山盜起迎盜何為耶余頰首思之果誕而無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書奉旨招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觀者歡喜贊歎老人亦匿笑而去

純生氏曰雨雖及時只是從盜泉乞得老人曷不為轉

陶菴夢憶卷七

語耶

山艇子

龍山自巘花閣而西皆骨立得其一節亦盡名家山艇子石意尤孤孑壁立霞剝義不受土大樟徙其上石不容也然不恨石屈而下與石相親疎石方廣三丈右坳而凹非竹則盡矣何以淺深乎石然竹惟甚能孤行實不藉石竹節促而虬葉毳毳如蝟毛如松狗尾離離矗矗搨搨攢擠若有所驚者竹不可一世不敢以竹二之

或曰古今錯刀也或曰竹生石上土膚淺蝕其根故輪困盤鬱如黃山上松山艇子樟始之石中之竹終之樓意長樓不得竟其長故艇之然傷於貪特特向石石意反不之屬使去丈而樓壁出樟出竹亦盡出竹石間意在以淡遠取之

純生氏曰孤竒妙遠字字不經人道

懸杪亭

余六歲隨先君子讀書於懸杪亭記在一峭壁之下木

陶菴夢憶卷七

七

石撐距不藉尺土飛閣虛堂延駢如櫛緣崖而上皆灌木高柯與簷甍相錯取杜審言樹杪玉堂懸句名之懸杪度索尋樟大有竒緻後仲叔廬其崖下信堪與家言謂礙其龍脰百計購之一夜徙去鞠為茂草兒時怡寄常夢寐尋往

純生氏曰高人妙致夢寐以之蓋自其幼時而已然矣

雷殿

雷殿在龍山磨盤岡下錢武肅王於此建蓬萊閣有斷

禍在焉殿前石臺高爽喬木滿疎六月月從南來樹不蔽月余每浴後拉秦一生石田上人平子輩坐臺上乘涼風攜餚核飲香雪酒剝雞豆啜烏龍井水水涼冽激齒下午着人投西瓜浸之夜剖食寒栗逼人可憐三伏林中多鶻聞人聲輒驚起磔磔雲霄間半日不得下純生氏曰布帆二丈畫冷雲瘦鶴順風而翔於蘆花楊柳之間襟懷類此

龍山雪

陶菴夢憶卷七

天啟六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許晚霽余登龍山坐上城隍廟山門李岍生高眉生王畹生馬小卿潘小如侍萬山載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清冽蒼頭送酒至余勉強舉大觥敵寒酒氣冉冉積雪欲之竟不得醉馬小卿唱曲李岍生吹洞簫和之聲爲寒威所懾咽澁不得出三鼓歸寢馬小卿潘小如相抱從百步街旋滾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頭車拖冰凌而歸

純生氏曰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岳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

龐公池

龐公池歲不得船况夜船况看月而船自余讀書山艇子輒留小舟於池中月夜夜夜出緣城至北海坂往返可五里盤旋其中山後人家閉門高卧不見燈火悄悄冥冥意頗凄惻余設涼簟卧舟中看月小侯船頭唱曲醉夢相襍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嗒然睡去歌終忽寤啞啞讚之尋復鼾齁小侯亦呵欠歪斜互相枕籍舟子回船到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寢此時胸中浩浩落落並無芥帶一枕黑甜高春始起不曉世間何物謂之憂愁純生氏曰妙奪漆園之夢

品山堂魚宕

二十年前強半住衆香國日進城市夜必出之品山堂孤松箕踞岸幘入水池廣三畝蓮花起岸蓮房以百以千鮮磊可喜新雨過收葉上荷珠煮茶香撲烈門外魚

岩橫亘三百餘畝多種菱芡小菱如薑芽輒采食之嫩如蓮實香似建蘭無味可匹深秋橘奴飽霜非個個紅綻不輕下剪季冬觀魚魚艦千餘艘鱗次比櫛罾者夾之眾者扣之籍者卷之異者撒之罩者抑之罟者舉之水皆泥泛濁如土漿魚入網者囹圄漏網者噉噉寸鯁纖鱗無不畢出集舟分魚魚稅三百餘舫赤脰白肚滿載而歸約吾昆弟烹鮮劇飲竟日方散

陶菴夢憶卷七

十一

松化石

松化石大父昇自瀟江署中石在江口神祠土人割牲饗神以毛血灑石上為恭敬血漬毛毳幾不見石大父昇入署親自祓濯呼為石丈有松化石紀今棄階下戴花缸不稱使余嫌其輪困臃腫失松理不若董父簡家苗錯二松櫛節理槎枒皮斷猶附視此更勝大父石上磨崖銘之曰爾昔鬣而鼓兮松也爾今脫而骨兮石也爾形可使代兮貞勿易也爾視余笑兮莫余逆也其見

實如此

純生氏曰米元章云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子瞻云吾從眾此老顛頗似之

閏中秋

崇正七年閏中秋做虎邱故事會各友於蕺山亭每友攜斗酒五盞十蔬果紅氍一牀席地鱗次坐緣山七十餘牀衰童場妓無席無之在席七百餘人能歌者百餘人同聲唱澄湖萬頃聲如潮湧山為雷動諸酒徒轟飲

陶菴夢憶卷七

十二

酒行如泉夜深客饑借戒珠寺齋僧大鍋煮飯飯客長年以大桶擔飯不繼命小僮舂竹楚煙於山亭演劇十餘齣妙入情理擁觀者千人無蚊虻聲四鼓方散月光潑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雲冉冉起脚下前山俱失香爐鷲鼻天柱諸峯僅露髻尖而已米家山雪景彷彿見之

純生氏曰奇語一出夜色難收矣

愚公谷

無錫去縣北五里為銘山進橋店在左岸店精雅賣泉
 酒水罈花缸宜興確風爐盆盎泥人等貨愚公谷在惠
 山右屋半傾地惟存木石惠水涓涓絲井之澗絲澗之
 谿絲谿之池之廚之扇以滌以濯以灌園以沐浴以淨
 湯器無不惠山泉者故居園者福德與罪孽正等愚公
 先生交游遍天下名公巨卿多就之歌兒舞女綺席華
 筵詩文字畫無不虛往實歸名士清客至則留留則款
 款則餞餞則贖以故愚公之用錢如水天下人至今稱
 之不少袁愚公文人其園亭實有思緻文理者為之礫
 石為垣編柴為戶堂不層不廡樹不配不行堂之南高
 槐古樸樹皆合抱茂葉繁柯陰森滿院藕花一塘隔岸
 數石糾而卧土墻生苔如山脚到澗邊不記在人間園
 東偏墻一臺外瞰寺老柳卧墻角而不讓臺臺遂不盡
 瞰與他園花樹故故為亭臺意特特為園者不同
 純生氏曰流泉滿衣流波滿車主人沐如從者浴如
 定海水操

陶菴夢憶卷七

十二

定海演武場在招寶山海岸水操用大戰船唬船蒙衝
 鬪艦數千餘艘襍以魚艓輕艦來往如織舳艫相隔呼
 吸難通以表語目以鼓語耳截擊要遮尺寸不爽健兒
 瞭望猿蹲桅斗哨見敵船從斗上擲身騰空休水破浪
 衝濤頃刻到岸走報中軍又躡躍入水輕如魚鳧水操
 尤奇在夜戰旌旗干櫓皆挂一小燈青布幕之畫角一
 聲萬蠟齊舉水光映射影又倍之招寶山凭檻俛視如
 烹斗煮星釜湯正沸火炮轟裂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
 焱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
 者褫魄
 純生氏曰奇氣寫照紙上有聲
 阿育王寺舍利
 阿育王寺梵宇深靜塔前老松八九顆森羅有古色殿
 隔山門遠煙光樹樾攝入山門望空視明冰涼沁右
 旋至方丈門外有娑羅二株高插霄漢便殿供旃檀佛
 中儲一銅塔銅色甚古萬歷間慈聖皇太后所賜藏舍

陶菴夢憶卷七

十三

利子塔也舍利子常放光琉璃五采百道迸裂出塔縫中歲三四見凡人瞻禮舍利隨人因緣現諸色相如墨墨無所見者是人必死昔湛和尚至寺亦不見舍利而是年死屢有驗次蚤日光初曙僧導余禮佛開銅塔一紫檀佛龕供一小塔如筆筒六角非木非楮非皮非漆上下敲定四圍鏤刻花楞梵字舍利子懸塔頂下垂搖搖不定人透眼光入楞內復眊眼上視舍利辨其形狀余初見三珠連絡如牟尼串煜煜有光余復下頂禮求

陶菴夢憶卷七

十四

見形相再視之見一白衣觀音小像眉目分明鬚髮皆見秦一生反覆視之訖無所見一生遑遽面發赤出涕而去一生果以是年八月死奇驗若此

純生氏曰舍利非一有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不碎此是戒定慧所薰修者

過劍門

南曲中妓以串戲為韻事性命以之楊元楊能顧眉生

李十董白以戲名屬姚簡叔期余觀劇俟僅下午唱西樓夜則自串俟僅為興化大班余舊伶馬小卿陸子雲在焉加意唱七齣戲至更定曲中大咤異楊元走鬼房問小卿曰今日戲氣色大異何也小卿曰坐上坐者余主人主人精賞鑑延師課戲童手指千俟僅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楊元始來物色余西樓不及完串教子顧眉生周羽楊元周娘子楊能周瑞隆楊元膽怯慮栗不能出聲眼眼相覷渠欲討好不能余欲獻媚不得

陶菴夢憶卷七

十五

持久之伺便喝采一二楊元始放膽戲亦遂發嗣後曲中戲必以余為導師余不至雖夜分不開臺也以余而長聲價以余長聲價之人而後長余聲價者多有之純生氏曰水晶簾影映橫波蠶尾為眉生詠矣惜李十諸人不槩見於篇什時繼之年已八旬或未能盡述若澹心所記亦多有不及何歟

冰山記

魏瑞敗好事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余為刪改之仍名

冰山城隍廟揚臺觀者數萬人臺址鱗比擠至大門外
一人上白曰某楊漣口口諱諒曰楊漣楊漣聲達外如
潮湧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偈死裕妃怒氣忿涌噤斷
嘍哨至顏佩偉擊殺緹騎噪呼跳蹴洶洶崩屋沈青霞
縛藁人射相嵩以爲笑樂不是過也是秋攜之至充爲
大人壽一日宴守道劉半舫半舫曰此劇已十得八九
惜不及內操菊晏及偈靈犀與囊收數事耳余聞之是
夜席散余填詞督小俟強記之次日至道署搬演已增

陶菴夢憶卷七

去

入七齣如半舫言半舫大駭異知余所構遂詣大人與
余定交

純生氏曰筆鋒所向畫虎畫骨兼畫神氣

陶菴夢憶卷七終

陶菴夢憶目錄

第八卷

龍山放燈

王月生

張東谷好酒

樓船

阮圓海戲

嚙花閣

陶菴夢憶卷八目錄

范與蘭

蟹會

露兒

閏元宵

合采牌

瑞草谿亭

嫵媛福地

陶菴夢憶卷八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龍山放燈

萬歷辛丑年父叔輩張燈龍山剡木為架者百塗以丹
艘悅以文錦一燈三之燈不專在架亦不專在磴道沿
山襲谷枝頭樹杪無不燈者自城隍廟門至蓬萊岡上
下亦無不燈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
煬帝夜游傾數斛螢火於山谷間團結方開倚草附木

陶菴夢憶卷八

三

迷迷不去者好事者賣酒緣山席地坐山無不燈燈無
不席席無不人人無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燈者一入廟
門頭不得顧踵不得旋祇可隨勢潮上潮下不知去落
何所有聽之而已廟門懸禁條禁車馬禁煙火禁喧嘩
禁豪家奴不得行辟人父叔輩臺於大松樹下亦席亦
聲歌每夜鼓吹笙簧與讌歌絃管沉沉昧旦十六夜張
分守宴織造太監於山巔星宿閣傍晚至山下見禁條
太監忙出與笑曰遵他遵他自咱門遵他起却隨役用

二卯角扶掖上山夜半星宿閣火罷讌亦遂罷燈凡四
夜山上下糟邱肉林日掃果核蔗滓及魚肉骨蠶蛻堆
砌成高阜拾婦女鞋挂樹上如秋葉相傳十五夜燈殘
人靜當爐者政收盤核有美婦六七人買酒酒盡有未
開甕者買大罍一可四斗許出袖中菰果頃刻罄罍而
去疑是女人星或曰酒星又一事有無賴子於城隍廟
左借空樓數楹以妓童實之為簾子衙衙是夜有美少
年來狎某童剪燭帶酒媒妻非理解禱乃女子也未曙
卽去不知其地其人或是妖狐所化
純生氏曰高歌將進酒不問夜如何蒼茫宇宙如是者
得有幾番

陶菴夢憶卷八

三

王月生

南京朱市妓曲中羞與為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
三十年決無其比也面色如建蘭初開楚楚文弱纖趾
一牙如出水紅菱矜貴寡言笑女兄弟閒客多方狡獪
嘲弄哈侮不能勾其一粲善楷書畫蘭竹水仙亦解吳

歌不易出口南中勲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富商權胥得其主席半晌先一日送書帕非十金則五金不敢褻訂與合卺非下聘一二月前則終歲不得也好茶善閑老子雖大風兩大宴會必至老子家啜茶數壺始去所交有當意者亦期與老子家會一日老子隣居有大賈集曲中妓十數人羣譁嘻笑環坐縱飲月生立露臺上倚徙欄楯眠凝羞澁羣婢見之皆氣奪徙他室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與俗子交

陶菴夢憶卷八

三

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觀者有公子狎之同寢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囁嚅動聞客驚喜走報公子曰月生開言矣闕然以爲祥瑞急走伺之面頰尋又止公子力請再三嚙澁出二字曰家去

純生氏曰寫月生矜貴處如玉壺之冰瑤臺之月清風穆若芳桂宛然

張東谷好酒

余家自太僕公稱豪飲後竟失傳余父余叔不能飲一

蠡殼食糟茄面卽發頰家常晏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精遂甲江左一簋進弟兄爭啖之立盡飽卽自去終席未嘗舉杯有客在不待客辭亦卽自去山人張東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謂家君曰爾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二語頗韻有晉人風味而近有僧父載之舌華錄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肉不論美惡只是吃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吃字字板實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

陶菴夢憶卷八

四

手也東谷善滑稽貧無立錐與惡少訟指東谷爲萬金豪富東谷忙忙走憩大父曰紹興人可惡對半說說說我是萬金豪富大父常舉以爲笑

純生氏曰或譏劉公榮與人飲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於是王戎阮籍共飲獨不與公榮酒而三人談戲無異或以問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東谷好酒

不得真無可奈何如劉公榮者酒徒滑稽故屬高致

樓船

家大人造樓船之造船樓之故里中人謂船樓謂樓船顛倒之不置是日落成爲七月十五自大父以下男女老稚靡不集焉以木排數重搭臺演戲城中村落來觀者大小千餘艘午後颶風起巨浪磅礴大雨如注樓船孤危風偏之幾覆以木排爲戩索纜數千條網網如織風不能撼少頃風定完劇而散越中舟如蠡殼踟躕篷

陶菴夢憶卷八

五

底看山如矮人觀場僅見鞋鞞而已升高視明頗爲山水吐氣

純生氏曰樓居非陸水居非舟其樓船之謂耶惜不令牽小船於岸上住者見之

阮圓海戲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

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泥

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鬪笋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什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爲士君之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

陶菴夢憶卷八

六

論則亦鏃鏃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純生氏曰瑤草胸中乃有邱壑圓海亦爾

蠟花閣

蠟花閣在筠芝亭松峽下層崖古木高出林阜秋有紅葉坡下支壑迴渦石躡稜稜與水相距閣不檻不牖地不樓不臺意政不盡也五雪叔歸自廣陵一肚皮園亭於此小試臺之亭之廊之棧道之照面樓之側又堂之閣之梅花纏折旋之未免傷板傷實傷排擠意反踟躕

若石窟書硯隔水看山看閣看石麓看松峽上松廬山
面目反於山外得之五雪叔屬余作對余曰身在襄陽
袖石裏家來輞口扇圖中言其小處

純生氏曰五雪宜置邱壑中一經妙手點染便如長康
畫幼輿在巖石裡也

范與蘭

范與蘭七十有三好琴喜種蘭及盆池小景建蘭三十
餘缸大如簸箕蚤昇而入夜昇而出者夏也蚤昇而出

陶菴夢憶卷八

七

夜昇而入者冬也長年辛苦不減農事花時香出里外
客至坐一時香襲衣裾三五日不散余至花期至其家
坐卧不去香氣酷烈逆鼻不敢鯁第開口吞飲之如沈
澹焉花謝糞之滿箕余不忍棄與與蘭謀曰有麪可煎
有蜜可浸有火可焙奈何不食之也與蘭首肯余言與
蘭少年學琴於王明泉能彈漢宮秋山居吟水龍吟三
曲後見王本吾琴大稱善盡棄所學而學焉半年學石
上流泉一曲生澁猶棘手王本吾去旋亦忘之舊所學

又銳意去之不復能記憶究竟終無一字終日撫琴但
和絃而已所畜小景有豆板黃楊枝幹蒼古奇妙盆石
稱之朱樵峯以二十金售之不肯易與蘭珍愛小妾呼
之余強借齋頭三月枯其垂一幹余懊惜急昇歸與蘭
與蘭驚惶無措煮參汁澆灌日夜摩之不置一月後枯
幹復活

純生氏曰與蘭當為香祖菴主彼坐卧不去者所謂老
鶴多眠蘭蕙中也

陶菴夢憶卷八

八

蟹會

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為蚶為河蟹河蟹至十月
與稻梁俱肥殼如盤大墳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
油油如蠟蟹掀其殼膏膩堆積如玉脂珀屑團結不散
甘腴雖八珍不及一到十月余與友人兄弟輩立蟹會
期於午後至煮蟹食之人六隻恐冷腥迭番煮之從以
肥臘鴨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鴨汁煮白菜如玉版果
蔬以謝橘以風栗以風菱飲以玉壺冰蔬以兵坑笋飯

以新餘杭白漱以蘭雪茶絲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酒
醉飯飽慚愧慚愧

純生氏曰昔有嗜蟹者曰願來世蟹亦不生我亦不食
一僧精禪理尤好嗜蟹蟹投百沸作郭索狀觸釜錚錚
有聲僧頰而祝曰汝莫心焦待汝一背紅便不痛楚也

露兄

崇正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
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

陶菴夢憶卷八

九

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館曰露兄取米顛茶甘露有兄句
也為之作鬪茶檄曰水淫茶癖爰有古風瑞草雪芽素
稱越鬪特以烹煮非法向來葛竈生塵更兼賞鑒無人
致使羽經積蠹邇者擇有勝地復舉湯盟水符遽自玉
泉茗戰爭來蘭雪瓜子炒豆何須瑞草橋邊橘柚查梨
出自仲山圃內八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潔清涼七家常
事不管柴米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齊
名七椀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壺揮塵用暢清

談半榻焚香共期白醉

純生氏曰文彩葩流枝葉橫生

閏元宵

崇正庚辰閏正月與越中父老約重張五夜燈余作張
燈致語曰兩逢元正歲成閏於攝提之辰再值孟陬天
假人以閒暇之月春秋傳詳記二百四十二年事春王
正月孔子未得重書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乾
德五年宋祖猶煩欽賜茲閏正月者三生奇遇何幸今

陶菴夢憶卷八

十

日而當場百歲難逢須效古人而秉燭况吾大越蓬萊
福地宛委洞天大江以東民皆安堵遵海而北水不揚
波含哺嬉兮共樂太平之世界重譯至者皆言中國有
聖人千百國來朝白雉之陳無算十三年於茲黃耆之
說有徵樂聖啣杯宜縱飲屠蘇之酒較書分火應暫輟
太乙之藜前此元宵竟因雪妬天亦知點綴豐年後來
燈夕欲與月期人不可蹉跎勝事六鰲山立祇說飛來
東武使雞犬不驚百獸室懸毋曰下守海滢唯魚鱉是

見笙簫聒地竹椽出自柯亭花草盈街袂帖攜來蘭渚
士女潮湧撼動蠡城車馬雷殷喚醒龍嶼况時逢豐穰
呼庚呼癸一歲月自兆重登且科際辰年爲龍爲光兩
榜必徵雙首莫輕此五夜之樂眼望何時試問那百年
之人躬逢幾次敢祈同志勿負良宵敬藉赫蹏喧傳口
號

純生氏曰天孫無縫衣光芒四射花樣則古樓閣樛栒
諸錦極盡文章鉅麗

陶菴夢憶卷八

十二

合采牌

余作文武牌以紙易骨便於角鬪而燕客復刻一牌集
天下之鬪虎鬪鷹鬪豹者而多其色曰多其采曰合采
牌余爲之作敘曰太史公曰凡徧戶之民富相什則卑
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古人以錢
之名不雅馴縉紳先生難道之故易其名曰賦曰祿曰
餉天子千里外曰采采者采其美物以爲貢猶賦也諸
侯在天子之縣內曰采有地以處其子孫亦曰采名不

一其實皆穀也飯食之謂也周封建多則采勝秦無采
則亡采在下無以合之則齊桓晉文起矣列國有采而
分析之則主父偃之謀也繇是而亮采服采好官不過
多得采耳充類至義之盡竊亦采也盜亦采也鷹虎豹
繇此其選也然則奚爲而不禁曰小役大弱役強斯二
者天也臯陶謨曰載采采微哉之哉庶哉

陶菴夢憶卷八

十三

純生氏曰骨牌設宣和二年高宗時詔頒行天下後世
易之以紙層出不窮必奉水上軍爲鼻祖者豈不忘宣
和所自歟夫陰私自利皆謂之盜人或溺之而不鑑之
亦有盜心而不能自革者矣

瑞草谿亭

瑞草谿亭爲龍山支麓高與屋等燕客相其下有奇石
身執藁函爲匠石先發掘之見土輦土見石甃石去三
丈許始與基平乃就其上建屋屋今日成明日折後日
又成再後日有折凡十七變而谿亭始出蓋此地無谿
也而谿之谿之不足又瀦之壑之一日鳩工數千指索

性池之索性澗一畝索性深八尺無水挑水貯之中留一石如案迴瀦浮巒頗亦有致燕客以山石新開意不蒼古乃用馬糞塗之使長苔蘚苔蘚不得即出又呼畫工以石青石綠皴之一日左右視謂此石案焉可無天目松數顆盤鬱其上遂以重價購天目松五六顆鑿石種之石不受錘石崩裂不石不樹亦不復案燕客怒連夜鑿成硯山形缺一角又葦一畧石補之燕客性怵急種樹不得大移大樹種之移種而死又尋大樹補之種

陶菴夢憶卷八

三

不死不已死亦種不已以故樹不得不死然亦不得即死谿亭比舊址低四丈運土至東多成高山一畝之室滄桑忽變見其一室成必多坐看之至隔宿或即無有矣故谿亭雖渺少所費至巨萬焉燕客看小說姚崇夢游地獄至一大廠鑪鞴千副惡鬼數千鑄瀉甚急問之曰爲燕國公鑄橫財後至一處爐竈冷落疲鬼一二人鼓橐奄奄無力崇問之曰此相公財庫也崇寤而嘆曰燕公豪奢殆天縱也燕客喜其事遂號燕客二叔業四

五萬燕客緣手立盡甲申二叔客死淮安燕客奔喪所積薪俸及玩好幣帛之類又二萬許燕客攜歸甫三月又輒盡時人比之魚宏四盡焉谿亭住宅一頭造一頭改一頭賣翻山倒水無虛日有夏耳金者製燈剪絲爲花亦無虛日人稱耳金爲敗落隋煬帝稱燕客爲窮極秦始皇可發一桀

娜嬛福地

陶菴夢憶卷八

古

陶菴夢有宿因常夢至一石厂峭窅巖覆前有急湍迴溪水落如雪松石奇古襍以名花夢坐其中童子進茗果積書滿架開卷視之多蝌蚪鳥跡辟歷篆文夢中讀之似能通其棘澁閒居無事夜輒夢之醒後佇思欲得一勝地彷彿爲之郊外有一小山石骨稜礪上多筠篁偃伏園內余欲造廠堂東西向前後軒之後磔一石坪植黃山松數顆奇石峽之堂前樹娑羅二資其清樾左附虛室坐對山麓磴磴齒齒劃裂如試劍扁曰一邱右

踞殿閣三間前臨大沼秋水明瑟深柳讀書扁曰一壑
緣山以北精舍小房紉屈蜿蜒有古木有層崖有小澗
有幽篁節節有緻山盡有佳穴造生壙俟陶菴蛻焉碑
曰嗚呼陶菴張長公之壙壙左有空地畝許架一草菴
供佛供陶菴像迎僧住之奉香火大沼濶十畝許沼外
小河三四摺可納舟入沼河兩崖皆高阜可植果木以
橘以梅以梨以棗柯菊園之山頂可亭山之西鄙有腴
田二十畝可秔可秔門臨大河小樓翼之可看爐峯敬

陶菴夢憶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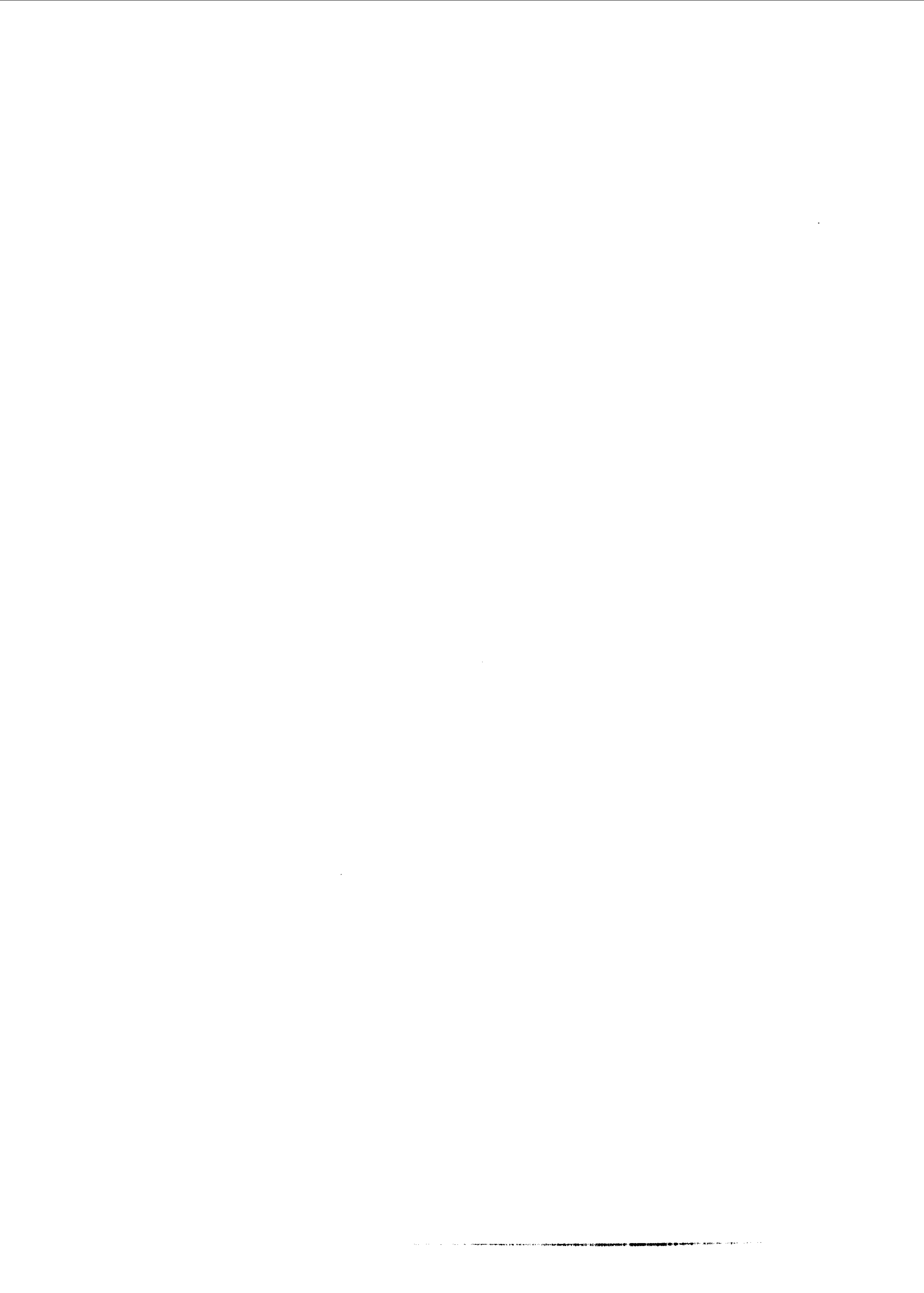
五

亭諸山樓下門之扁曰鄉媛福地緣河北走有石橋極
古樸上有灌木可坐可風可月

純生氏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朝粥一
碗夕燈一盞佛法不怕爛却也

陶菴夢憶卷八終





序

以堯典舜典之語清廟生民之
詩日誦之而哦之而茫然不知
其義無補於家塾不如樵歌牧
唱里巷室家日用飲食之內偶
然一二笑謔詼諧可作晨鐘一

序

劉

聲黃鸝一喚當下或省或覺况
乎天地大矣足之所涉目之所
寄何處錦囊無詩料酒材使騷
雅取其山川童蒙拾其香草倘
交臂失之不亦斷送風花多少
吾友褚子稼軒所以有堅瓠之

刻一集不已而二二而三三而

四也稼軒牢籠群彥籍甚一時
雖名老墻東而身仍硯北吾嘗
與之上下今古胸中博洽兼該
如薛稷之知集庫馬懷素之知
經庫沈佺期之知史庫武平一

序

劉

二

之知子庫一人而皆有之乃旁
及于禪官野乘又如倚相之八
索九丘張華之千門萬戶靡不
足以助益其才情之豔顧余所
自媿者稼軒所集在劉氏世說
何氏語林之間義慶幕府多賢

為之佐吏雖筆削自已而袁淑
陸展鮑照何長玠之徒豈無贊
揚潤色今稼軒書成而余不能
贊一詞其何以對稼軒乎哉弁
此聊志愛玩云

友弟劉蕃書於支硎草堂

序

劉

三



序

劉子政號博極羣書所奏七略
有雜小說二家而推原其出於
古之議官稗官乃余考其篇目
雜昉於黃帝史孔甲盤盂而小
說則有堯務成湯伊尹文囂子

序

徐

一

說等篇若張平子所稱虞初九
百又其後焉者也吾郡褚子稼
軒好古多聞強識之士也所著
堅瓠集次第鏤板流傳人間久
矣茲復有全集之刻而乞其序
於予褚子為吾友蒼書氏猶子

蒼書言語妙天下業與諸公序
作者之意及所以命名者揚摧
無餘蘊矣余特取其有合於古
之議官裨官以為將來志藝文
者告焉或亦野史亭之一助云
東海一老徐柯題於三千六百

序

徐



堅瓠集引

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人生
受用盡此二語要之以無用為
用乃得受用試想古今人士宵
旦營營其身心作何着落清夜
思之未有不啞然笑者余平居

小引

十

碌碌無所短長二十年前方在
少壯已不敢萌分外一念今則
百歲強半如白駒之過隙憂從
中來悔恨交集輒藉卷帙以自
遣其間軼事竅語偶有所觸不
啻後先覲面目擊耳提又如良

鈎聚首揮塵銜杯談言微中歸
則筆之以志不忘凡有裨王化
關名教事之可勸可懲者在所
必錄以及郵亭歌詠之章閭閻
諧謔之語間亦記載而不棄不
序歲時之今古不列朝代之後

小引

一

先藏之笥篋久遂成帙嘗於窮
窘中見異書必多方購之人或
目余爲好事亦所不辭友人彭
秤翁贈余後進好事儒者圖記
以先博士望余也嗟乎余敢好
事哉私幸於百忙中得一刻少

閒便可驅策毫墨以此自足噫
嘻甘瓠可食康瓠可寶五石之
瓠可容惟堅瓠無可用故取以
名編雖不足比雞肋鼠璞而其
無所適用則一也秤翁曰人知
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爲用也

小引

一

稼軒惟不用於時不惜以此編
爲世用余深媿此言第爲坊人
付之剗剗譬之雪鴻雲鴈不足
畱存而春鳥秋蟲任其鳴聒若
謂蘭菊異芬箕畢殊好此詹詹
者或爲海內同志所賞余將盡

出所錄以公同志亦冀諸君子
各出其所藏韻語軼事郵寄寒
門用光拙刻則又鄙人所深願
也呵凍漫書以資覽者一噓云
時

康熙庚午蜡月望日

小引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氏
題

弁語

余夙好理學家言而今之言理
學者攻訐而已心弗善也又好
讀史論可使古人若見於當世
而今之論史者褊刻而已心又
弗善也何也以其非易心平氣
平語一

以出之者也閒居無事不能離
書卷於二者外求其解頤益智
適意陶情者莫如臨川世說為
宜因類求之殆無不遍覽近得
褚子稼軒堅瓠集而益快也世
說史法之變斯集稗雅之遺而

其不詭於正則一其可以解頤
益智適意陶情又罔不一自稗
編裨鈔後續成異書一種矣余
齋前廣庭夏苦酷日謀所以蔭
之或請樹桃李嫌其爭妍競麗
也或請樹桐梓嫌其不可旦夕
并語主

計也適貽有瓠種命童植之客
謂曰如村俗何予謂莊子曾樹
之吾何不然及成蔭客轉謂為
羨結實纍纍見而索者不替夫
瓠稗之流亞也然而無爭競心
可為旦夕計余之樹之也園宜

吾瓠實而褚子之纂適成因述
之以并其端余將歲樹其瓠褚
子其歲纂一集以遺余將日把
玩於瓠架之下以易吾心以平
吾氣近人言學論史諸書且置
高閣矣同學弟蔡方炳識

并語主



堅瓠集序

語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夫瓠
腰舟也佩服之以濟川涉險保
無顛覆沒溺之患世界有四大
地水火風水居其一濺涌昭化
厚氣感澤其為德甚大然而至

序

李

一

甲

變亦莫水若發源崑崙分游九
流趨為四海支派百川一有壅
滯因而潰決則驚波沸厲望沫
揚奔嶽立雷駭泛溢昏墊害被
無極自古及今其能往返游泳
於中無入而不自得者雖三教

聖人指亦不多屈也上溯堯讓

舜禪而後老子出函谷泰伯逃

荊蠻列寇御風漆園逍遙迦葉

拈花達磨折葦呂祖朗吟而飛

長房挈壺而隱范少伯之五湖

張子居從赤松是皆挾腰舟以

序

李

工

甲

行其道者至若尼山宣聖仕止
久速惟其時進退存亡不失正
欲居夸思浮海臨川歎逝不膠
不汨獨得佩瓠之義流行化導
於千秋萬世者也稼軒褚先生
鈎索古今諸說部不下千百家

心織筆耕積歲書成名以堅瓠
旨深哉其表綱常節義道德理
學則須彌香水洪波巨濤中流
砥柱也若探奇誌怪抉異闡幽
則瞿塘灩澦噴瀑懸崖也其花
間綺麗晚眺關情又如錦江風

序

李

五

甲

暖洛水波恬也以談諧醒世熱
喝冷呼是嚴灘呂梁迅流激盪
雲洩電濤也至於巴歛里諺樵
唱漁謳兼收竝採豈河海不擇
細流耶余將拍浮其中然蠅飲
蠡測徒興望洋之歎猛思世浮

世也人浮人也少陵云乾坤日
夜浮不浮何以旋轉流動運行
不息乎因閱廣輿圖益信斯言
之不謬天河之水從星宿海出
海形如瓠固知天地亦佩服此
堅瓠得以萬古常存而不敝何

序

李

四

甲

况行生其間者哉瓠之為用大
矣廣矣請以是質正於稼翁翁
曰子說得吾髓當弁之卷首

通家小弟李炳暉菴氏撰

堅瓠集卷之一目錄

燈謎詩

琉璃河館壁詩

漁父圖

鸚鵡妃

朝黑妓

烏江廟

十八學士圖

昭君圖

長吳兩公錄科

咏手

織手

美人足

曹西士詞

廣文龍詞

堅瓠集目錄卷一

棋落水

月洲詩

藥名詩詞

秦李兩巡按

明世宗

金陵女子

遺溺

十二事詩

染指甲

拜年

千秋

鬪百草

賜毯

李後主書扇

牽郎郎

揚威侯勅

釋老侮孔子圖

菊花詩

僧衣

譏呂文煥

廿四詞

鵲橋仙

武陵難女

阮石詠妓

水晶宮

吳門風俗

平江妓

重九詞

尹奚謠

洗兒詩

吳履悉忽詞

雞鳴詩

堅瓠集目錄卷二

賈秋壑詩

白紙詩

蘆花被

菊枕

紙帳

枕易

元遺山妹

謠言

老人娶少婦

七件俱無

風花雪月

賀生第三子詞

賀生第四子

惡角索韻

堅瓠集卷之一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慕韓

燈謎詩

遂安毛鶴舫先生際可賦燈謎詩十二首

每首隱四人俱在一部書內經生共讀者

清奪晉人覆發漢主取當老叅禪留作韻

事譜附釋於下未識然否聖瑞圖云美玉

無瑕輯瑞同白上岐豐佳氣慶雲中周霄

堅瓠集

卷一

一

甲

從天產下鮫長龍子兩道祥光一色紅

丹朱太平樂云虎旅歸來已罷兵畢戰關

梁無禁任遙征許行九重天子稱仁聖王

良異獸趨朝負輦行象王會圖云節屆陽

和萬彙蘇景春降藩歸化效前驅王順北

門鎖鑰推良佐詞城絕域從今按版圖

稽嘲一家低碁云滿院碁聲暑氣收爽以

乃翁局敗少機謀子公翰君家季父還猶豫

子叔為語兒童且自休子莫金蘭會云綠

柳陰中點絳紅楊朱良材勝任棟方隆杞

染少年意氣真堪託季任一諾何妨編紵

通然友高隱云垂楊枝上漏春光泄歸

去來辭獨擅長晉文聖主南山容霧隱王

豹素絲白馬為誰忙綿駒家慶云舊識傳

家有雋才陳良長男濟困散家財孟施更

傳遲暮添丁好晏子疑是錢鏗改姓來彭

堅瓠集

卷十

二

甲

更宮詞云春日問花花解語桃應良緣欲

就轉橫波成觀東隣相對憐嬌小西子爭

比椒房絕艷何結之山行云岩堯西岳接

西京華周天際冥鴻物外清飛莫道路

遙頻顧僕百里衰年負荷歎勞生戴不嘲

村學定云身長九尺皓鬚眉高俯首常

如持滿時戴盈村塾全然無約束師曠任

兒携幼浴清池孺宮怨云夜永雞鳴漏

木收景五官家沉醉自無憂王驥娥眉一

色誰相讓顏敏南院光輝相對幽北官老

農云中男驅犢出前村牧仲須避南山百

獸尊陽虎更與諸兒相共語培子年來齒

落後生根易牙

琉璃河館壁詩

有長沙女子王素音題良鄉琉璃

河館壁詩并序妾生長江南推顏冀北射

豎瓠集

狠當道強從羅帳偷生鳥鼠同居何啻將

第負腹悲難自遣事已如斯因夜夢之迷

離奇朝吟之哀怨嗟乎高樓墜紅粉固自

慚石崇院內之妹七首耀青霜當誓作元

未帳中之婦天下好事君子其有見而憐

予乎許虞侯可作沙叱利終須斷頭陷胸

崑崙客重生紅綃妓不難衝垣破壁是所

願也敢薄世上少奇男竊望圖之應有俠

心憐弱質愁中得夢失長途女伴相持

腸腸却是數聲吹去角醒來依舊酒家胡

朝來馬上淚沾巾薄命輕如一縷塵青

據莫生殊域恨明如猶是為和魂多慧

多廣微問天此身已判入黃泉可憐冤

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和者甚眾著書

叔父次韻哀之云楚山行盡總征途誰向

黃陵唱鷓鴣烟火不禁愁日暮江鄉還憶

豎瓠集

煮離胡○紅淚模糊白練巾封侯大指

頭摩弓刀隊裡幸裝解破共題愁筆墨

○新城王阮亭上正贈之以詞調奇減字

木蘭花離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遠湘竹

湘花腸斷南雲是妾家掩啼空驛魂化

杜鵑無氣力鄉思難裁楚女樓空楚雁來

潘仲姬題漁父圖云人生貴處是王侯

荆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
歸去休趙子昂和云渺蕩烟波一葉舟西
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魚
不上釣

鸚鵡姐

察少游有所寵色黑黃山谷戲以詩云誰
饋百勞鸚鵡姐按朱茂時黑兒賦云怒如
鸚鵡聞樂似鸚鵡喜黃詩祖之夫丹唇皓

陸集



卷

甲

腕佳人本色乃晉惠之南風劉銀之媚猶
都以玄質爭妍狐妖椒掖豈所謂承恩不
在貌與

黑奴

唐崔涯嘲妓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知
行鼻似烟窗耳似鑑獨把象牙梳挿鬢鬢
崙山上月初生端得詩憂心如病乃拜迎
道左戰慄祈哀涯改絕句粉飾之云賈得

黃驢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
渾成錯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居豪大賈
競臻其戶或謔之曰李家娘子總出墨池
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明末名
妓李三以姿容詞曲擅名而色甚黑善一

廣陵富賈亦以黑著郭九封調黃鶯兒嘲
之曰水墨李三娘黑旋風兒妹行張飛昔
日同鴛帳總別霸王又接周倉鍾馗也在

聖集



卷

甲

門前關尉遲翫温將軍賣俏勾搭了竈君
王○又嘲黑婦詩云黑有幾般黑惟君黑
得全熟藕為雙臂燒梨作兩拳淚流如墨
潘放屁似空烟夜眠漆椀上秋水共長天

烏江廟

烏江有項羽廟頗靈異舟楫往來必焚紙
錢祭享否則獲咎有一狂士歷舟前進風
清果作士怒返舟登廟題一絕于壁曰君

不君兮臣不臣嗟今空自作威靈平分天
下曾嫌少一陌金錢值幾文題畢舟行竟
無他故邀祀之患因而遂息後有滑稽者
代項王荅詩云楚不楚分漢不漢于今立
廟江之畔平分天下雖嫌少一陌紙錢必
要等

十八學士圖

一人以十八學士卷獻豪貴甚賞之許以

堅瓠集

卷十

七

甲

百金及閱画中人止得十七却還之其人
持卷泣於途遇白玉瞻問以故玉蟾舉筆
題其上曰臺閣崢嶸倚碧空登瀛學士久
遺踪丹青想出忠良手不画當年許敬宗
詩字皆佳仍獲百金

題昭君圖

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
琵琶聲斷戍樓空黃金買取龍泉劍寄與

君王斬画工又崑山鄭文康送下第生詩
有玉蟾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之
句

長吳兩令錄科

崇禎間長洲令唐九經吳縣令牛若麟錄
科唐取陸某牛取章某為案首兩人皆有
才學而家世不清白好事者作詩曰犗邊
是鹿鹿邊犗俱是田中白大郎堪笑唐牛

堅瓠集

卷十

八

甲

兩知縣却從眼下取文章

咏手

草木子載士人咏手詩云一唾功名在目
前豈期搏虎奮空拳文章誤我終投筆志
氣凌雲肯執鞭滄海釣鰲定有日碧霄攀
鳳看他年扶持社稷心中事要與君王解
倒懸

織手

雪濤集載沈彥傳少時調鄰女執其手為
女父所訟縣令問曰汝能詩否答曰能遂
命題女手彥博即吟云曾向花叢揀的枝
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撩輕髻寶鏡
重臨掃淡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掀羅袖
賭闌時綠牕獨撫絲桐操無限春愁下指
遲令見詩大賞勸父以女歸之次年彥博
遂登科

堅瓠集 卷十 九 甲

美人足

真定梁蒼巖清標有沁園春詞詠美人足
云錦束溫香羅藏暖玉行來欲仙偏簾櫳
小步風吹倒褪池塘淡岸苔點輕彈芳徑
無聲纖塵不動蕩漾湘裙月一彎秋千罷
將跟兒慢拽笑倚郎肩 登樓更怕春寒
好愛惜相偎把握間想嬌憨欲睡重纏繡
帶蒙騰未起半落紅蓮笋指留痕凌波助

態款款似徊客意傳描新樣似寒梅瘦影
掩映窗前華亭蕙荈水俞亦有画堂春詞
云鳳頭低露画眉邊繡幫三寸花鮮凌波
何幸遇嬋娟辨七生蓮 怪殺夜來狂甚
溫香一捻堪憐玉趺褪盡軟行纏被底燈
前

曹西士詞

康熙壬子冬在德州旅店中見壁上一詞

堅瓠集 卷十 十 甲

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七猶在天際懊
恨這一隻脚底一日厮趕上五六十里爭
氣扶持吾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
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個弓樣鞋夜間
伴你不知為何人所作後讀顧元慶簷曝
偶談知為曹東猷赴省陸行良苦自慰其
足而作按東猷名幽字西士宋嘉熙時人
詞名江窗迥

廣文謔詞

雪濤集載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謔罷官家居賴門徒舉火乃自作清江引謔詞曰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燥跣蹬的一聲儘力子駭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秦藩中貴聞之轉聞於王王喜召見賜之百金

棋落水

堅瓠集

卷一

甲

一人談王陽明幼時好棋海日規之不止遂將棋拋於水陽明因作詩云象棋終日樂悠悠苦被嚴親一旦丟兵卒隨河皆不救將軍溺木一齊休馬行千里隨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砲响一聲天地震忽然驚起卧龍愁

月洲善詩

吳僧月洲善詩喜聲色沈石田給以名妓

拓之即來而實無有月洲遂題菜邊蝴蝶圖云桃花結子菜生香細雨蛙聲出草萊一段春光都不見却教蝴蝶誤飛來

藥名詩詞

陳亞好用藥名為詩知祥符縣親故多干託借車牛因作詩曰地名京界足親知荆芥托借尋常無歇時金蠟但看車前牛領上車前十家皮沒五家皮五加他如風雨

堅瓠集

卷一

甲

前湖近前胡軒窗半夏涼半夏棋為臘寒阿子下阿子衣嫌春暖縮紗裁縮紗咏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道人老君當日合烏頭烏頭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晒作葫蘆巴最膾炙人口亞言藥名於詩無不可用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存乎其人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沉思久之吟田佈袍袖裏懷漫刺句處遷延胡索

人此可贈游謁措大。雲間周水持稚廉
有調寄夏初臨闈怨云竹葉低斟相思無
限車前細問歸期織女牽牛天河水界東
西比如寄生天上勝孤身獨活空閨人言
郎去合歡不遠半夏當歸 徘徊鬱金堂
北玳瑁床西香消龍麝窗飾文犀藁本粘
來細囊故紙留題五味慵調懶懶病沒藥
難醫從容待鳥頭變黑枯柳生梯

堅瓠集 卷十一 圭 甲

秦李兩巡按

順治庚寅辛卯間秦公世積巡按江南多
所除別有鐵面之稱繼之者李成紀安靜
無為惟日飲醇而已人目之曰糟團有改
崔護人面桃花句粘于墻云去年今日此
門中鐵面糟團兩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
糟團日日醉春風

明世宗

明世宗自號天河釣叟命羣臣賦詩李文
定公春芳應制詩云虹竿百尺倚潢流獨
泛仙槎犯斗牛光拱衆星爲玉餌象垂新
月作銀鈎撒開烟水三千丈坐老軋坤億
萬秋相遇玉皇如有問絲綸今屬大明收
獨爲稱旨

金陵女子

金陵一女新寡丰姿艷冶性敏善詩豫章
堅瓠集 卷十一 圭 甲

賈人以厚貲娶歸其卧室傍隣樓鄰士以
簪刺破牕紗投以詩云金簪刺破碧紗牕
勾引春風一線長蝶蟻也知春色好倒拖
花瓣上東墻女得詩大怒亦作詩裹以瓦
礫擲之云失翅青鸞似困雞偶隨孤雀到
江西春風桃李空嗟怨秋水芙蓉強護持
仙子自居蓬島境漁郎休問武陵磯金鈴
掛在花枝上不許流鶯聲亂啼

遺溺

有新婦夜遺其溺者一人為詩嘲之曰丹
青不用自成龍夢裡頻上告出恭智伯有
頭無可用沛公如廁不相從非關雲雨巫
山濕若決江河大地通枕畔忽驚郎喚醒
方知身在水晶宮 聞見危言云有人娶
婦登堂交拜時紅氍之上忽然遺溺遂送
還母家終無問及此女者然貌美而端從

堅瓠集

卷十

五

甲

無遺溺病一士聞之娶以為婦聯捷兩榜
二十餘年官至大學士封一品夫人萬曆
初年舉大婚禮例用夫婦原配全而無側
室者為主婚乃召此婦與大禮在官之夕
小遺時宮婢進七寶珊瑚溺器恍惚昔年
拜堂遺溺彷彿見此器也

十二事詩

士子十二人送侍郎楊察赴召察賦詩云

十二天之數今宵坐客盈位如星占野人
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連吟懈管清他年
為舜牧叶力濟蒼生

染指尖

名物通載染指尖詩云金鳳花開血色鮮
佳人染得指尖丹彈箏亂落桃花片把酒
輕浮玳瑁斑拂鏡火星流夜月画眉紅雨
逐春山有時謾把香腮想疑是胭脂點玉

堅瓠集

卷十

五

甲

顏 雲間葉視孫 詩源 亦有醉蓬萊詞云
夢桐陰苔砌鳳子舒英股痕狼藉玉盒盛
來向銀盆碎磔漫搗玄霜似敲素練釀出
麝脂液點點輕濡纖纖頻染珊瑚暈赤
日午琵琶夜深弦索流水聲中小紅飛積
莫笑粧濃勝綠眉黃額風粉偷勻香腮斜
托花片魚鱗迹臂上守官袖邊紺唾一般
憐惜

拜年

元旦拜年明末清初用古簡有稱呼康熙中則易紅單書某人拜賀素無往還道路不揖者而單亦及之大是可憎猶記文衡山一絕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千秋

骨索秋千也見涅槃經舞經今之軟索見

聖朝集 卷一 七 甲

三國志秋千云自齊桓公伐山戎傳其戲入中國今燕齊之間清明前後此戲盛行文苑英華載高無際鞦韆賦序云漢武帝後庭戲木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為轉為秋千字譌傳為鞦韆楊升菴詞品有秋千兩繡旗句明董道周春情詩云雜佩明璫競可憐春風漸短窗樓前千秋戲罷鶯同坐百草蕪來柳共眠差堪正誤

鬪百草

鬪百草見隋煬帝曲名劇楚歲時記云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今人因有鬪百草之戲唐鄭谷詩云何如鬪百草賭取鳳凰釵宋王安石詩云春深庭院閉蒼苔花影無人自上堦共向園中尋百草歸來花下賭金釵

毬

聖朝集 卷一 太 甲

毬名踏鞠始于軒后軍中練武之劇蹙蹋而戲見霍去病傳註云穿城蹋鞠盛于唐三郎沉醉打毬回可見其制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後則鼓之以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燂子水中揉一包閉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中山詩話載柳三復擅是技迷日背裝花屈膝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蹀後立多時

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圍毬偶迸
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
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于背旅襍頭間公
奇之延於門下又太平清話載明初彭氏
雲秀以女清芬挾是技遊江湖人叩之謂
有解一十有六詹同文贈以袞弄行

李後主書扇

江南李後主常于黃羅扇上書賜宮人慶

堅瓠集

卷一

九

甲

奴詩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
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

率郎郎

兒童扯衣裾相戲唱曰率郎七拽弟弟踏
碎瓦兒不着地初意見童相戲之詞後見
詢芻錄知為祝生男也率者郎七拽者弟
弟多男子也踏碎瓦襪之以弄璋扯衣裾
襪之以衣裳不着地襪之以寢床無非男

也古人雖兒童相戲亦有至理

楊威侯勅

怡菴雜錄載宋景定四年三月八日皇帝
勅曰國以民為本民實比于干城民以食
為天食尤重於金玉是以后稷教之稼穡
周人畫之井田民命之所由生也自我皇
祖神宗列聖相承迨茲奕葉朕嗣鴻基夙
夜惕若適年以來飛蝗犯禁漸食嘉禾宵

堅瓠集

卷一

十

甲

肝懷憂無以為也黎元恣怨未如之何民
不能祛吏不能捕賴爾神力掃蕩無餘上
感其恩下懷其惠爾故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淮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劉錡今特勅
封為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爾其旬撫庶
血食一方故勅

釋老侮孔子圖

宋理宗朝巨璫有侮吾夫子者令馬遠画

釋迦中坐老子側立孔子問禮於前俾江
子遠古心贊之子遠立成曰釋迦跌坐老
聃傍現惟吾夫子絕倒在地明張篠菴和
初登第施狀元宗銘槃出釋老侮孔子圖
篠菴口古云釋老猖狂侮大儒書生為爾
發長吁不知過宋圍匡日還似于今西裏
無 拂髮揮鼻彼何人放誕能無媿此身
名教萬年齊日月須知魯國一儒真

聖林集

卷一

手

菊花詩

貴耳集載黃巢五歲時父翁吟菊花詩翁
思未就巢信口吟曰堪與百花為總領自
然天賜赭衣黃父惟欲擊之翁曰孫能詩
令再賦一篇巢應聲曰颯七西風滿院栽
盡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
桃花一處開翁大異之清暇錄又載巢下
第作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

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戴黃
金甲二詩已見跋扈之意豈不為神語之
大盜耶七修類藁載明高皇亦有菊花詩
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
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似亦祖巢之
意巢之反果在于秋而明兵敗士誠克大
都皆在八九月但滿城戴金甲不過換亂
一番而穿就黃金甲豈非黃袍加身之象

聖林集

卷十

手

僧衣

此所以為巢之敗而高皇之成也
僧者著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
衣其徒後皆衣黃薩天錫贈欣笑隱詩云
客遇鐘鳴飯僧披御賜衣正謂此也今制
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珈僧赴應衣葱白
○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蕊菊元是黑
衣郎當代漆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

本來面目見馨香

譏呂文煥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文煥
令賦詩麟洲朗吟曰老大娥眉別所天忍
將離怨寫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
過別船文煥見之大怒益譏其負宋而降
死也

念四詞

堅瓠集

卷十

圭

甲

能改齋漫錄載政和間一士遊妓崔念四
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箇人人
恰正年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
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画樓十二倚
画樓兮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
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
鴛被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又耳
談載成化中南京院妓柳南金才色絕倫

與華容舉子黎民牧交厚送民牧會試詩

云淮浦清淮水渾安排樓櫓送君行明
年二月鶯花發君聽傳臚妾倚門又自賦
小詞云小妾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二欄
于倚遍步重移兩度巫山雲雨二十八宿
手中輪數不到星張翼軫時南金年二十
四故詞皆寓意是年遂卒竟成語讖

鵲橋仙

堅瓠集

卷一

圭

甲

東莞方彥卿名俊敏才博學詩文走筆立
成天順癸未同黃廷美瑜會試寓新安俞
君玉家正月六日賀廷美懸弧邀賞花燈
劈糟蟹薦酒戲賦詞云草頭八足一團大
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燈預賞為先生生
日是正月初六今宵過了七人八穀又七
日天官賜福福如東海壽南山願歲歲春
盃盈綠蓋借蟹寓黃瑜姓名也又新安方

秋崖除夕小盡生日詞曰今朝廿九明朝
初一恁久秋崖箇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
道這月不消三十春盤縷翠春江揉碧便
泥做梅花消息雪邊試問是耶非笑个夕
不知何夕二詞調寄鵲橋仙韻用日數者
皆本七夕八煞之詞

武陵難女

王子夏五子北上夜宿雄縣旅店見壁間

堅瓠集 卷十 三 甲

武陵十五齡難女三詩和者甚衆擇其佳
者錄之年久散失昨檢敗笥原韻尚存紙
尾并存和者越人傅庸菴名而詩已不全
矣生小盈盈翡翠中那堪多難泣途窮不
禁弱質成囚繫衣自珊瑚首自蓬 垂垂
紉髮未瓜期錦帳羅幃夢已稀竟化杜鵑
應有日壁間先寫斷腸詩 一絲殘息自
淹淹淚落衣裳血色鮮謾託禿豪空寫怨

有心人見定相憐

阮石詠妓

豹隱紀談載阮郎中贈妓詞云東風捻就
腰肢纖細繫的粉裙兒不起從來只慣掌
中看忍教在燭花影裏更闌應是酒紅微
褪暗蹙損眉兒嬌翠夜深著鞦韆小鞋兒靠
那箇屏風立地又石次仲詠妓赴庭陳狀
詞云醉紅宿翠鬢驪身雲墜管是夜來不

堅瓠集 卷十 某 甲

得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弱柳腰肢塔前
小立多時冷恨一番風雨想應濕透鞋兒

水晶宮

吳興之水晶宮不載固經宋刺史楊次公
九月十五夜絕句云江南地暖少嚴風九
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
作水晶宮後林子中聞滕元發得湖州以
詩賀何洵直邦彦曰清風樓下雨溪春三

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
主請仙人趙子昂有水晶官道人印周草
窗以瑪瑙寺行者劉之趙遂不用此印

吳門風俗

吳門風俗多重冬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互
送物件宋顏度有詩曰至節家家講物儀
迎來送去費心機脚錢盡處渾閒事原物
多時却再歸

堅瓠集

卷一

七

甲

平江妓

宋嘉定開平江妓送太守詞云春色原無
主荷東君着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
風雨恨又那更蝶欺蜂妬等燕雀眼前無
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遲暮
芳艸碧筵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去仙
郎輕薄旌旗易歌襦袴月滿西樓弦索靜
雲蔽崑城閩府便恁地一帆輕舉獨倚闌

千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經雨去與任兩
難訴

重九詞

宋康伯可與之因重九風雨詭詞云重陽
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離山路
上水平豚滄浸到東籬茱萸黃胖荷菊蕊
滋落帽孟嘉尋箬笠漉巾陶令買蓑衣都
道不如歸○蘇人好遊袁中郎安道詩云

堅瓠集

卷一

廿

甲

蘇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
無月虎丘山重陽有雨治平寺

尹奚謠

順治中吾鄉有尹姓者開罪於友士子作
尹字謠以嘲之云伊無人羊口是其羣斬
頭笋滅口君縮尾便成丑直脚半開門一
根長轎扛扛筒冷屍靈比唐人丑雖有足
甲不全身之句更爲刺骨同時有咏奚姓

者七字吟云奚羨奚此物奚雖多亦奚子
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
奚

洗兒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
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灾無難到
公卿明楊月湖廉反其意曰東坡但願生
兒蠢只為聰明自占多死我生平愚且魯

堅瓠集

卷一

芥

甲

生兒那怕過東坡雖出於遊戲總不如少
陵所云有子賢與愚何必掛懷抱為曠達
也

吳履齋詞

吳履齋 賀新郎詞云可意人如玉小簾
櫳輕勻淡抹道家粧東長恨春歸無尋處
全在波明無綠看冶禁倡條渾俗比似江
梅清有韻更臨風對月斜依竹看不足詠

不足曲屏半掩春山簇正輕寒夜永花睡
半欹殘燭縹緲九霞光裏夢香在衣裳賸
馥又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送人歸去後一
奩花影垂金粟腸易斷情難續

雞鳴詩

豹隱紀談載自來縣尉下鄉接人雖監司
郡守不能禁止有劾古風雅體作雞鳴詩
曰雞鳴刺縣尉下鄉也雞鳴皆皆鴨鳴甲

堅瓠集

卷一

辛

甲

甲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雞鳴于時鴨鳴于
池縣尉下鄉靡有子遺雞既烹矣鴨既羹
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雞鳴三章章四句

賈秋壑詩

賈秋壑甲戌寒食作一絕云寒食家家插
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
青塚兒孫幾箇悲明年請死

白紙詩

崖下放言載士郭暉遠羈京國寄妻音問
誤封白紙妻得之乃奇一絕云碧紗牕下
啟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
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蘆花被

貫酸齋名雲石以樂府得名同時有徐基
號甜齋亦擅詞曲時號酸甜樂府酸齋嘗
見漁父織蘆花被欲以紬易之漁父曰不

堅瓠集

卷十

三

甲

必紬願得一詩因作詩云採得蘆花不浣
塵翠葦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
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
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如欸乃聲中別
有春詩成漁父以被贈之丘彥能繪爲圖
貢泰甫吳子立輩皆有詩

菊枕

黃晉卿潘以菊爲枕賦詩云東籬采采數

枝霜包裹西風人夢涼半夜歸心三徑遠
一囊秋水四屏香床頭未覺黃金盡鏡底
難教白髮長幾度醉來消不得即收清氣
入詩腸

紙帳

五代李觀象爲周行逢節度使因行逢嚴
酷恐及禍乃寢紙帳卧紙被名物通載紙
帳詩云清懸四面剡溪霜高卧梅花月半

堅瓠集

卷十

三

甲

床壘竟有天春不老瑤臺無夜雪生香覺
疎虛白神光發睡去清閑好夢長一枕總
無塵土氣何妨留我白雲鄉

枕易

天台黃庚試枕易詩古鼎烟銷倦點朱脩
然高卧夜寒初四簷寂寂半床夢兩鬢蕭
蕭一卷書日月冥心知代謝陰陽回首驗
盈虛起來萬象皆吾有收拾乾坤在草廬

考官李侍郎應祈極賞之

元遺山妹

元遺山有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遺山遺山辭以可否在妹張喜自往覘其所向至則方自補天花板輒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元氏應聲曰補天手段暫弛張不許纖塵落画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聖瓠集

卷十

七

甲

謠言

至正丁丑民間訛言采童男女自中原至江南年十二三已上便爲婚嫁吳僧栢子庭爲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盃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誰有姮娥不嫁人又有集句曰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陰慶戊辰有私闢火者張朝從大

江南渡假傳奉肯選宮女浙直一路不問良賤富貴一語成婚輿從損利無從僱倩亦如至元故事有人改子庭詩云抵關內使未爲真何必三盃便做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嚇得姮娥要嫁人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入京於是孀居者無老少皆從人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到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

聖瓠集

卷十

七

甲

流

嘲老人娶少婦

浙中有年六十三娶十六歲女爲繼室者人嘲之曰二八佳人七九郎婚姻何故不相當紅綃帳裡求歡處一朶梨花壓海棠陳后山詩話亦載絕句云假他門戶傍他牆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取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王雅宜七十娶妾許高

陽潮之日七十做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
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銜泥不
上梁空煩神女意爲雨傷高唐

七件俱無

元周德清號挺齋有折桂令云荷蓬牕無
語嗟要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雲
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雞兒恰纏夢撒
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

堅瓠集

卷十

三五

甲

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桂攀花明餘
姚王德章嘗口占云柴米油盐醬醋茶七
般多在別人家寄語老妻休聒噪後園踏
雪看梅花

風花雪月

楊升庵有風花雪月詩自一字至七字以
題爲韵昉於白香山卽宋人所謂一七令
也滄浪詩話云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

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姚文初先生効其體
以示沈匡厓老伯匡厓荅之并囑子和焉
風偃草飄蓬過竹院拂蘭叢柳堤搖綠花
徑飛紅青缸殘焰滅碧幌嫩涼通添園篇
中芊簫蘭臺賦裡雌雄無影迴隨仙客馭
有情還與故人同 花摘錦舖霞邀蝶隊
聚蜂衙珠嬰姪女寶髻官娃風前香掩冉
月底影交加綠木名園幾簇青樓大道干

堅瓠集

卷一

五

甲

家謝傅金屏成坐笑陳朝瓊樹不須誇
雪疑明澄徹飛玉塵布瓊屑蒼雲暮同若
風曉別深山樵徑封遠水漁舟絕南枝忽
報花開北戶俄驚竹折萬樹有花春不紅
九天無月夜長白 月霜凝冰凜三五圓
二八缺玉作乾坤銀爲宮闕如鏡復如鈎
似環仍似玦蘭閨少婦添愁掄寒征人怨
別漢家今夕影娥池穆穆金波歌未闕 升

庵風氣散力雄靜生動虛中通虞歌解阜
列御行空陳詩采列國說卦巽為宮四大
無形無色高竅自西自東明月温涼皆伴
侶馬牛向背不相同 花上貢天詭紅白
面富貴家艷陽時至園林景除金谷明光
錦睛蜂午放衙後主宮中奪綵江郎筆底
如霞優曇佛國時時現鹿女青蓮步步誇
雪木縑玉屑柳絮飛形蓋撒天女散花

堅瓠集

卷十

三

甲

粉霜層疊蔡州擒賊夜藍閃凍馬列詞賦
陽春同調忠良朔漠苦嚙最愛千山變白
地寒梅早結同心訣 月晶宮貝闕奪夜
光焰繡髮素娥臨鏡瑤臺通語刀頭白玉
池露下凌彼馥無雙靈魄循環三五前後
出沒標指一輪團扇影賞心金斗何時歇
文初風有自無踪總几上沈寥中御冷行
列破浪乘宗不平鳴澗谷無意入簾櫳二

十四番花信一十五國詩同結夏每思華
陽館撥琴習習來長松 藏夏花繁并奇葩
催開鼓點落笳粧濃燕掠房馥弊譁林閒
散香雨水上拍紅霞去歲韶華拋撒今春
新好橫斜洛陽姚魏名仙種蘭譜偏傳處
士家藏春 雪撒蓋飛屑方成珪圓成玦賦
抽秘思嚙樹奇節馬疾銀盃翻輪碾長練
登一曲陽春寡和百盡寒谷生熱老人舊

堅瓠集

卷一

三

甲

日曾年少手捧瓊瑤幾鬢裂 歲月如依
可啜三五盈三五滅天上高寒秋中皎潔
鏡懸奪象緯銀瀉爛宮闕搔首幾問青天
泥飲任生白髮蕩蕩明河洗我心題詩起
舞影踈越 歲秋風氣暢景融起青蘋吼花
叢葉翻見白燭影搖紅且莫分南北 鄭弘
鞭貴賤別雌雄太液池邊欲避馬當山下
曾逢孟婆若肯行方便紅葉從教頃刻通

花秋實春華剪綵施羯鼓搥牧童遙指漁
父傳誇點額矜粧艷飛筵綴坐賒玉樹重
重行列金蓮步步交加洛陽紅紫人爭羨
吾愛東籬處士家 雪陰疑寒結銀樹花
玉塵屑河陰赤異廣延青別寒火吹空庭
凍狐迷舊穴駢驢詩客添思破虜孤臣堪
嚙段損破羌割肉嚙四十餘日見後漢書飄飄六出天公賜
點綴書牕讀不輟 月望盈缺玉作官

堅瓠集

卷一

元

銀爲窟回閣夜吟征車曉發船滿桂初圓
輪虧兔半沒漁舟帆影橫斜牛背笛聲疎
越登樓老子興無窮邀飲深深盃拚百罰稼
軒

賀生第三子詞

金進士王特起字正之善小對常製喜遷
鸞詞賀人生第三子曰古今三絕惟鄭國
三良漢家三傑三俊才名三儒父學更有

三君清節爭似一門三秀三子三孫奇特
人總道賽蜀郡三蕪河東三薛慶愜况正
是三月風光盃好傾三百子並三賢孫齊
三少俱篤三餘事業文旣三冬足用名卽
三元高揭親俱慶看寵加三命禮膺三接

賀生第四子

三山林亨大修撰得第四男李西涯用舊
韵賀之云莫謂三山道路賒人間仙菓不

堅瓠集

卷一

甲

論瓜筵前會客犀錢散醉裏題詩蠟炬斜
三鳳豈須誇薛氏八龍今已半荀家他時
細說熊羆夢夜榻流連到幾茶

惡角索韵

一人生子衆賀之中有能詩者衆以惡角
索字爲韵求詩皆非吉語也其人賦曰昨
夜天庭雷雨惡蛟龍絳斷黃金索六丁六
甲無處尋却在君家獻頭角主人大喜

堅瓠集卷之二目錄

文文山子弟

聶碧臆詩

憫農詞

巧對

回回偈

夢草偈

郭馮相類

送竈詩

瞿存齋詩

祝壽

回回敬孔聖

碑詞

銷金鍋

水仙子詞

村婦道傍便旋

王西樓詞

堅瓠集目錄卷之三

咏妓

賀婢生子啓

應履平

海剛峯

十二辰詩

王千李三

勉甥

宗人入學

觴則

乩對

一對減死

陳王父詩

朝新貴

九月桃花

驛丞登第

詩增教授

江東太守

朱原虛

詩止飛稅

張翼德廟

寄夫詩

孝宗對語

李西涯

詩譏左璫

雍世陸

陳白沙詩

李程寵遇

雨帝謠

石羊鳴

于謙妾王振兒

朱靜庵

銓部

吹琵琶曲

壁詩四絕

譏奉使

吳敏德詩

堅瓠集目錄卷之四

劉侍郎詭詞

楊文貞咏梅

假詩投刺

夏公大度

姚少師

劉伯川識鑿

盛允高

諷觀競度

駝峯熊掌

咏桃

烏啄蝗歌

雁詩賜第

書生夜巡

七十二賢

小試冒籍

水香勸盞

賀喪妻

洗馬

周德華

春歸

道河亭詩

青桐詞

崔唐臣

神童詩

聶夷中詩

種芝麻

袁伯修

堅瓠集卷之二

長洲後進好事儒者褚稼軒輯

文文山弟子

文文溪壁文山胞弟也仕宋為惠州知州
宋亡降元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
兒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
向暖北枝寒又報耕錄載至元間文山有
子出為郡教授行數驛而卒士子作詩悼

堅瓠集

卷十一

十一

之間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
間讀史各君臣獨為絕唱然考文山次子
佛生環生皆被執道死惟長子道生奔循
州次年八月復入家屬皆盡遺命以壁子
匿為後七修類藁亦載文山寄壁詩有親
喪君所盡猶子是吾兒之句為教授者或
其人與

弄碧聽詩

弄碧窗道土哀被據婦云當年結髮在深
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
前猶自買胭脂 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
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
看固姑固姑胡婦警名

憫農詞

康熙丙寅冬於棧壁上見一詞云春驅黃
犢夏耘烈日肌膚暴亢陽爭水如珠玉逐

堅瓠集

卷十二

十二

甲

鳥步雞收護多勞碌 送到倉場嫌水穀
節場狼藉淋尖斛誰知農苦藏心腹希發
慈悲還汝兒孫福調寄一斛珠使凌虐佃
戶者見之亦當憮然諺云少收幾粒多收
幾年凡為業主宜書此詞於租簿之首

巧對

有三女而通於一人者色美而才事發到
官出一對云三女為姦一女皆從長女起

一女對云五人張傘四人全仗大人遮官
溝懲之又無錫人作平湖令有才名而籃
盞不飭巡方將劾之憐其才出一聯云平
湖湖空鑿乎湖未鑿所欲令對云無錫錫
山山無錫空得其名得以免劾又一生以
湖銀市物相爭適郡守過問知出對云使
假銀買真貨弄假成真生應聲云遇克徒
見吉星逢克化吉守即釋之三對皆得之

聖狐集

卷二

三

甲

粹辨有祈哀荆辯之意天賦貪淫之才所
謂人皆欲殺我意獨憐者也

回回偈

堯山堂外紀載柳含春明州女子也患病
禱於延慶寺而愈躬往謝一少年僧窺柳
氏姿以其姓作回回偈誦於神前曰江南
柳嫩綠未成陰枝小未堪攀折取黃鸝飛
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僧意女莫喻而柳

聞之善甚歸告於父時方谷珍據明州父
因訟於谷珍谷珍拘僧至詢其姓名對曰
姓竺名月華谷珍乃召匠作大竹籠狀若
猪節將納僧以沉諸江且語曰我亦取汝
姓作一偈送汝東流吟曰江南竹巧匠作
為籠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
方知色是空僧曰死則死耳容再一言谷
珍許之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鈎如鑑不

聖狐集

卷二

四

甲

臨紅粉面如鈎不上西簾頭空自照東流
谷珍知其以名為答笑而宥之且令蓄髮
以柳氏配焉聞中今古錄以此為谷珍女
事云谷珍內附後此女配黔國公之子在
雲南宣德間浙人仕雲南者以鄉里故得
見之

夢草圖

唐六如畫夢草圖題詩云池塘春漲碧溶

醉卧沙塵淺草中一夢熟時鷗作伴錦
衾何必抱輕紅按輕紅崔氏青衣崔與柳
生厚死猶冥合輕紅從焉又曹惠得木偶
夜而見夢自稱輕素

郭馮相類

郭汾陽與馮道亦有相類者郭以尚父太
尉中書令汾陽王馮以太師中書令瀛王
年俱八十餘卒有友俱配龍王皆許之而
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可供一笑

送灶詩

羅隱送灶詩云一盞清茶一縷烟灶君皇
帝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爲道文章不
值錢當今之選非錢不行自唐已然豈獨
今日王季重有無不可買話上好黃錢童
生買起到狀元絕大元寶童生買起到閣

老卽此可以覘時矣

瞿存齋詩

明初瞿存齋宗古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
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語胸中錦賺得
相如四壁空

祝壽

還帶記嘉定沈練塘所作以壽楊一清者
也曲中有昔掌天曹今爲地主等語楊大
喜之又貴溪陶集分教揚州画葡萄一幅
題詩云萬斛珠帶雨鮮摘來浸酒薦春
筵枝頭剩有千千顆一顆期公壽一年楊
亦大喜

回回

回回教門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
者惟天天之外最敬孔聖其言曰僧言佛
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

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

詞

洛陽大內掘得一碑有詞名後庭宴十里
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垂眉
褪不勝春菱花知我消香玉雙雙燕子歸
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
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斂

銷金鍋

堅瓠集

卷十一

七

甲

西湖之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遊人仕女
画舫笙歌日費萬金日為銷金鍋元上饒
熊進德作竹枝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
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
到前春羅明仁和張子興傑亦有詩云誰
為鴻濛鑿此陂湧金門外即瑤池平沙水
月三千頃画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
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

銷盡黃金總不知

水仙子詞

張明善作水仙子譏時云鋪唇苦眼早三
公裸袖拉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
都來總是哄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
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脚猫渭水飛
熊

村婦道傍便旋

堅瓠集

卷十二

八

甲

王咸寧越善詞曲嘗於行師時見村婦便
旋道傍因作塞鴻秋曲云綠楊深館誰家
院見一女嬌娥急走行方便轉過粉牆東
就地金蓮清泉一股流銀線衝破綠苔痕
滿地珍珠濺不想牆見外馬兒上人瞧見
一作陳全詞

王西樓詞

王西樓樂喜愠不形於色其家嘗走失雞

西樓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淡泊雞兒不見
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閒鍋灶任意烹炮煮
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
楸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直睡到
日頭高

味妓

弘治間吳橋令王魁免官家居以詞曲自
樂有妓爲人傷日曉下有青痕戲作沉醉

堅瓠集

卷上

九

甲

袁風曰莫不是捧硯時太白墨酒莫不是
画眉時張敞描差莫不是檀香染莫不是
翠鈿取莫不是蜻蛚飛上海棠花莫不是
明皇時墜下馬

賀婢生子啟

陸伯麟有婢育子陸象翁以啟戲之曰犯
簾前禁尋灶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
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

上麒麟之兒這回喝米既可續詩書禮樂
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應履平

明應履平爲德化令滿考吏部試論文優
而貌不揚不得列上乃願詩部門曰爲官
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胖長更有一般
堪笑處衣裳漿得硬綳綳不書姓名吏呈
家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

堅瓠集

卷二

十

甲

海剛峯

海剛峯瑞爲應夫巡撫蔡春臺國熙爲兵
備意主博擊豪強因而刁風四起有投陸
名狀者曰告狀人柳詒告爲勢吞血產事
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世
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
賄求嬖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
兄柳下惠捉某籍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

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出三百餘畝有契
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
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波切上告海公見
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

十二辰詩

堯由堂載成化丙午嘉興坐者召仙降筆
問時事以十二辰為詩云勸君莫狀相鼠
詩勸君莫歌飯牛詞騎虎之勢不得下狡

堅瓠集

卷十

十一

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囚淺水虺蛇
鱧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
所施沐猴猶作供奉官鬪雞亦是五百兒
吓嗟獐犬下陞走牧猪奴戲令人嗤次年
憲廟升遐

王十李三

正統己未廷試榜出華亭錢原博博倣宋
人王十李三之詩自誦曰舉頭暫且窺張

大伸脚猶能踏小張或以為近於忿易之
日頭上小張總踏過舉頭又見大張來蓋
會試崑山張敬之穆第二溥第三廷試第
二用張節之和第一博第二而穆則和之
母兄也

勉甥

明錢昕初習舉子業從張節之遊其外祖
吳思菴訥作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

堅瓠集

卷十

十一

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說一憑
陰陽二文章後登正統己丑進士仕知府
宗人入學

湧幢小品載明朝宗室日多祿米日減自
將軍而下有文學者得應試為秀才趨者
甚眾士子為詩嘲曰願將紗帽換儒巾解
帶繫緇穩稱身老翁博得相公叫娘娘重
結秀才親一王子口占報云紗帽儒巾氣

類同繫縮脫帶掛玲瓏娘原抱老爺睡
喜得天潢有相公聞者絕倒

觴則

張莊簡悅致政歸田杜門不出見風俗奢
靡益崇節儉書揭屏間日客至留饌儉約
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
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
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堅瓠集

卷三

幸

甲

乩對

唐伯虎召乩仙令對雪消獅子瘦乩卽書
云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七里山塘行到半
塘三里半乩又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
五溪中時刑部郎中黃暉亦令仙對羊脂
白玉天乩云當出了家巷田夫口中黃明
日往試之見一耕者鋤土問此何土耕者
曰此鱸血黃泥土耳衆始信其仙

一對滅死

駒陰冗記載韓襄毅雍巡按江西方鞠死
獄忽誦句曰水上凍冰積雪雪上加霜
久不能對一囚冒死請對韓曰能對貸汝
死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韓稱
善果爲滅死或謂不若空中捲霧霧成雲
雲騰致雨更順但見日意于囚爲當

陳玉父

堅瓠集

卷三

幸

甲

弘治間海寧陳玉善画山水其父五十忽
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能
詩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
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
娥眉正少年

嘲新貴

中洲野錄載樂平彭綏之福守泰州以直
道忤部使者歸適友人新登第綏之具酌

遊之以徵雨屢速不至乃遺以詩云倘來
名利若浮塵何事癡兒太認真咫尺泥途
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時傳誦之

九月桃花

聞高廷堅縣令番禺日鎮守府紅桃九月
盛開三司諸公皆有吟咏索題於高高題
詩云九月雷聲振海涯絳桃開遍五侯家
殷勤報與寒梅道莫逐東風浪放花

堅瓠集

卷二

五

甲

驛丞登第

百可漫志載成化間張驛丞某山東鄉試
中式督學畢瑜贈之詩曰一官取不與清
流退食遺編自校讐枳棘豈能留彩鳳
車未必困驂騑東藩領薦名初顯西蜀題
橋志已酬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
瀛洲考登科錄成化戊戌進士譚溥四川
瀘州人係山東蕉縣驛驛丞登第詩有西

蜀句為溥無疑百可為張驛丞誤前正統
辛酉豐城鄭溫以松陵驛丞南畿中式登
王戊進士登科錄及吳江志可証

詩贈教授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教職翰林某題白
頭翁送之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
一枝安世人莫笑頭空白看取春花雨後
殘

堅瓠集

卷二

六

甲

江東太守

綠雪齋雜言載江東某太守文雅政聲頗
得時譽遣吏攜金賂劉瑾求速轉薦於紫
姑仙仙降筆曰幾樹棠陰種未成使君何
事苦經營雷震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
不靈苞苴入而瑾果敗太守以鑽刺落職
朱原虛

明江州朱原虛有詩名父亾時二弟俱幼

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二弟流離居
外一口原虛召仙卽降筆曰何處西風夜
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藏私篋
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召二弟
分其貲勸勉之後俱登科

詩止飛稅

樂平伯大造稅冊彭綬之子屬司書者飛
稅他戶綬之知之延司書飲戲吟詩曰洛

堅瓠集

卷三

七

用

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司書曰
當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綬之
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以百姓家
何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兩
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
過劉家又李家司書感其意飛稅乃止

張翼德廟

荆州張翼德廟題咏甚多當塗楊觀作人

頗傳誦其後四句云山勢西廻終護漢江
聲東去尚吞吳營星不隕將軍在未必中
原不可圖特有思致

寄夫詩

成化中奉新女子蕭鳳質因夫游學郡城
屬小疾爲詩以寄有云聞不安恨東西相
隔妾職有所不能盡徒涕泣懷念而已小
詩慰勉欲把相思遠寄君恐教牽動讀書

堅瓠集

卷二

本

用

心閒花野草休關念養取葵心向紫宸又
閒居筆記載一士居太學其妻寄鞋襪并
詩云細襪弓鞋別樣新殷勤寄與讀書人
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謾惹塵可謂
相敬以正者矣

孝宗對語

明孝宗體稍不佳卽誦詩曰自身有病自
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

心生原是病生時音因重九出一對白今
朝重九九重又過一重陽未有能對者

李西涯

李西涯 東陽 柯政無救世亂揚州陸滄浪

以詩譏之曰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書
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
啼蓋以鷓鴣聲道行不得也哥哥子規聲
道不如歸去湘江者西涯故鄉也西涯卒

堅瓠集

卷二

九

甲

不能捨輕薄者回一颯惡老嫗騎牛吹笛
題曰李西涯相業或以告西涯西涯自題
一絕云楊妃血濺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
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弄
山堂謂此詩沈石田題禿姬牧牛圖未知
孰是

詩譏左瑞

成化中稭信參贊南都左瑞安寧時為守

備燕程設席中為已坐而以程位其下信
戲為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
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應屋上放交
床安見詩遂分賓主

雍世隆

雍世隆泰巡鹽兩淮見灶丁貧而鰥者幾
二于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咏
曰客邊藜藿渾無碗海上遺民盡有家又

堅瓠集

卷二

十

甲

曰了却四千男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後
以忤劉瑾致仕

陳白沙詩

世以陳白沙詩不入法而麓堂詩話載其
題厓山大忠祠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
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

亦成功身為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
公人眾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以

爲深知音律者又白沙外傳中儘有好句如仲尼不作周公夢天下誰嗟吾道衰又一春花鳥篇章廢萬里雲霄羽翼孤又出墻老竹青千箇汎浦春鷗自一雙又竹徑旁通沽酒市桃花亂點釣漁船此等句何常不佳

李程寵遇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字景皇召見抱置膝

堅瓠集

卷三

二

甲

賜上林珍菓六歲時程敏政以神童同受英宗召見過宮門不能度上曰書生脚短李曰天子門高時御羞有蟹上曰螃蟹一身甲冑程曰鳳凰遍體文章李曰蜘蛛滿腹經綸上又曰鵬翅高飛歷風雲于萬里程曰鰲頭獨占依日月於九霄李曰龍顏端拱位天地之兩間上悅曰他日一個宰相一箇翰林命皆廩於翰院

兩帝謠

正統末京師旱街上小兒爲土龍祈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卽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謂雨帝者與弟也城隍土地謂鄰王有此土地也雨再來還土地謂駕旋而復辟也

石羊鳴

西樵野記載徐武功有貞謫金齒過一寺見老僧治果茗遠迎武功訝而問之僧曰吾寺有石羊每異人至則鳴宋時一鳴蘇相至昨夕復鳴而公適至故治菓茗以進

干謙妾王振兒

兵部侍郎項文耀媚附于肅愍公每朝待漏必附于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目爲干謙妾菽園雜記載戶部侍郎王

堅瓠集

卷二

三

甲

祐貌美無鬚詔事王振甚眷之一日問
祐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
子豈敢有鬚聞者絕倒

朱靜菴

成化間海寧朱靜菴教諭周汝航濟之妻
能詩其咏明妃曰玉容憔悴向胡天為惜
黃金誤少年堪笑君王重聲色丹青不画
夢中賢咏虞姬云貞竟化作原頭草不逐

堅瓠集

卷二

三

甲

東風入漢郊詞氣烈烈錢蒙叟曰劉長卿
謂李季蘭為女中詩豪余於靜菴亦云

銓部

吏部曰銓部嘉靖末創立掣籤之法則改
為籤部可矣伍蓉菴林居漫錄載一詩云
冢卿無計定官衡枯竹拈來却有靈若使
要津閉節到依然好缺作人情

改琵琶曲

崇禎壬午南畿榜發物議沸騰有告廟文
四六精工哄傳一時又改琵琶記二曲繡
帶兒云費金錢穩取圖甘旨又落得誇兒
耀妻終不見范丹寒賤有一個應舉及第
須知功名富貴錢所與錢若與不求而至
營生是把文章擲取天須鑒我我秀才不
富的情罪太師引云身將老觀場有幾得
志正當今日終不然為着蒲把牙籤却落

堅瓠集

卷二

南

甲

後一領荷衣真痴此番榮貴雖可擬怕錢
少買不得榮貴秋闈裏紛紛的多是富儒
堪笑那沒家私的也去求試

丁酉

方猶錢開宗典試江南首題為貧而無詔
章枋發後亦有黃鸞兒云命意在題中賤
貧兒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未通
琢磨欠功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多財
子真貨殖是家風又詩云孔方主試副錢

神題義先分富與貧定價七千方立契經
房十五不論文金陵自古成金穴白下從
今聚白丁最討丁酉兼壬子博得財星始
發身

壁詩四絕

敖東谷 英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壁上四
絕句意甚警策或曰晦翁詩也鵲噪未爲
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古不在鳥音中

堅瓠集

卷三

五

甲

一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
浮生空自忙二翠死因毛貴龜亡爲殼靈
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三雀啄復四顧
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四

譏奉使

農田餘話載至正乙酉遣廷臣爲諸道黜
陟使察官吏賑貧乏褒善良禮高年奉遣
者惟以歛取民財爲事民大失望作詩曰

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官
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吳敏德詩

吳文恪 訥由醫士薦舉仕至副都御史其
按貴州還有司以黃金百兩餽公追送至
夔州公不發封反之題詩其上曰蕭蕭行
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并
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

堅瓠集

卷二

五

甲

劉侍郎諶詞

滁州劉廉夫 清少爲州學生當丁祭畢見
諸生爭取祭物乃戲爲彈文曰天將曉祭
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炒爭肥肉的你
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淵德行人
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
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
夥餓殍近日有做其意咏武生云也載銀

雀帽也穿粉底皂也要着襪衫也去謁孔廟顏淵喟然歎夫子莞爾笑游夏文學徒驚駭非同調子路好勇者怒目高聲叫我若行三軍着他劊草料

楊文貞咏梅

宣正間三楊皆秉樞軸溥榮由進士士奇以薦舉致相位一日會席間以松竹梅為題分賦一詩文敏文定題畢各書賜進士

聖孤集

卷二

七

甲

某文貞知其誚已乃奮筆題梅詩曰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獨無稱呼回頭試問松與竹也有調羹手段無二公笑而謝之

假詩投刺

胡文穆廣與楊文貞善約致政歸拿舟往來廣病篤文貞猶在朝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廣得詩

慚憤而卒按宋陳賈劾朱文公人謂之曰姬周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前詩蓋祖此

夏公大度

夏忠靖原吉寬中大度有賜硯僕以冬月炙冰損破諭而釋之又驛夫偶焚公隻襪亦笑而不問嘗咏螭首云非龍非虎亦非

聖孤集

卷二

七

甲

巖頭角皆因造化為不向草茅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如來相近莫相疑

姚少師

姚少師領勅往蜀雲臺觀懸旛至蘇暫駐寒山寺偶在松下散飯曳履獨行會吳邑曹三尹喝道來少師行如故尹怒執而笞

之少師受答不自道人有識之者曰此姚少師也曹恐伏地請罪少師作詩曰出使南來坐四船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撞着曹三尹二十皮鞭了宿緣

劉伯川識鑒

泰和劉伯川善觀人楊士奇陳孟潔以故人子往候之因留款雪霽酒酣命各賦詩言志孟潔云十年勤苦事維艱有志青雲

堅瓠集

卷二

元

白王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貧看梅花過野橋伯川笑曰陳子十年勤苦僅博紅樓一看當爲風流進士楊子雖寒當大用後孟潔以永樂丙戌登第以庶常終東里以薦舉至少師如伯川言

盛允高

正統中吳中盛允高景初爲御史有聲旋以奏事被謫廣西古田典史未幾陞四川羅山知縣皆有山水之勝爲詩曰性懶才疎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銓司頗信爲知己一度遷移一度問有怨而不怒之意

諷觀競渡

鄱陽高舉任御史罷歸謝絕人事一日棹小舟至城下值郡守飲月波樓觀競渡舉

堅瓠集

卷二

元

微服箕坐舟中守怒逮至令其供狀舉書一絕云皇后升遐末一年今春先帝宣德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回船守詢之知爲高侍御慚而罷宴

駝峯熊掌

呂震與解縉談食中美味曰駝峯珍美恨未之識解云僕嘗食之呂知其誰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蹠語解曰昨有駝峯之

賜直共饗焉解至大嚼呂談以詩曰翰林
有個解痴哥光祿何曾辛路駝不是呂生
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相與大笑而別
○江綠蘿雪濤集載一師命熊掌亦我所
欲也題其徒文中云朝而饗朝此熊掌也
夕而殮夕此熊掌也先生笑曰老夫從不
曾得熊掌嘗新你却把作小菜吃為之絕
倒

堅瓠集

卷二

三

甲

咏桃

古穠雜錄載吳康齋詠桃詩臺臺清曉玉
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趣夜來深幾許
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

鳥啄蝗歌

康熙王子夏吳中大旱飛蝗蔽天竹粟殆
盡蝗亦有為鴉鵲所食者余家庭中椿樹
有鳥巢朝暮飛鳴甚可憎惡斯獨喜其捕

蝗中有一無尾者攫啄尤多胡湖翁喜而
作歌曰昔人曾稱鴉種麥今日喜見鴉捕
蝗吳民徵輸困來久况復連遭水旱殃苗
未插蒔田未墾催科已比五分糧仰屋躊
躇莫措手忽聞蝗來西北方老人昔年被
災診談虎色變如虎傷無稼可食且集樹
繩繩振振滋駭惶園竹岸蘆到即罄黃衣
三使徵夢祥浙中消弭賴刺使吾蘇漫漫

堅瓠集

卷二

三

甲

無短長鳥鳥啞啞高下翔奮迅攫啄如鷹
揚承蜩之捷猶掇爾就中尤羨秃尾狼群
鳥相將飽枵腹吳民或得療飢腸臺上快
睹等捷凱擬草露布為張皇白公太嘴可
勿謂竟當進號鳥鳳凰瞻鳥爰止在鄰屋
愛之却彈將弓藏湖翁名汝源少為弟子
員潦倒場屋年八十有五卒

雁詩賜第

宋王奇字漢謀穎人家貧補縣小史令題
雁詩一聯於壁曰隻隻嘶蘆背曉霜
鴛鴦立寒塘奇密續之曰晚來漁棹驚飛
去書破選天字一行令見而詢之大嘆賞
使游學都下真宗得其詩召見立賜及第
時稱天子門生

書生夜巡

范周字無外方臘之亂州民團結巡護雖

堅瓠集

卷二

書

甲

士流不免周率諸生冠帶夜行題詩燈籠
云自古輕儒莫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
今重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夜巡守將聞
之亟爲罷去

孔門七十二賢

比齊石動箎嘗詣國學問博士曰孔門
者七十二人幾人冠幾人未冠博士曰經
傳無文動箎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冠者

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
解之動箎曰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也
童子六七八九四十二也合之得七十
二人也衆皆大笑○一說又問三千弟子
後來作何結果答曰二千五百人爲軍五
百人爲旅

小試冒籍

華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

堅瓠集

卷二

書

甲

衛云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如之何其拒人也上海人答云我之
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賢與焉
往而不三黜

水香勸盞

扈戴畏內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
於地水不乾當歸若去遠則燃香招至某
所以爲限一日因筵聚方三行酒扈色欲

遁衆客覺之譁曰扈君恐砌水隱影香印
過界耳吾輩人撰新句一聯奉酒一盃庶
得早歸不罰衆以為善一人捧既吟曰解
稟香三令能蓮水五申過扈飲盡別云細
彈防事水短燕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
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
章別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扈連飲
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羣譟謂使人

堅瓠集

卷十一

三

甲

日夫人若怪歸遲但道被水香勸酒留住
耳

賀喪妻

解縉常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
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蓋
學士夫人亦悍也

洗馬

劉定之陞洗馬朝遇少司馬王偉王戲之

曰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笑曰何
止太僕諸司馬不潔我亦當洗○楊文懿
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
為何官也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
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
無定數也俄一御史至則公門人跪而起
居丞恐百態乞憐公卒不較

周德華

堅瓠集

卷十一

三

甲

周德華劉採春女也春時喜踏青郊外見
楊柳垂垂則採其枝結為同心隨流水放
之每放一枝則歌云碧玉柱成一樹高萬
條垂下綠絲絲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
風是剪刀萬首絕句作賀知章詩

春歸

孟淑卿有春歸詩云落盡棠梨木拍堤淒
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身不管人

愁只管啼

道河亭

穆陵道河亭上有題詩云穀雨初晴綠漲
游落花流水共沉浮東風莫掃榆錢去為
買殘春更少留

青桐詞

春來士女踏青郊外有以錯刀畫詞青桐
樹上云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

堅瓠集

卷二

七

甲

同何事殷勤頰借問妾家止住杏花東

崔唐臣

茗齋隨筆云崔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呂晉
叔同學相好二公登第崔遂罷舉後二公
在官偶乘馬借出循汴岸見一人停舟坐
蓬窗下乃崔也亟下馬詢其別後况味曰
初檢篋中有錢百貫以其半買此舟往來
江河間以半販雜貨取息以自給雖云汎

便飄蓬若愈應舉覓官時也二公邀與同
歸崔不可但問官居坊曲所在別去明日
二公出外歸見崔留一刺再訪之舟已行
矣歸復開其刺末幅有詩一絕云集賢仙
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
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二公為之憮然

神童詩

神童詩一舉登科日句乃宋陳林贈王俊

堅瓠集

卷二

七

甲

民登科詩時韓魏公亦贈詩云青雲一第
人皆有白髮雙親世所無時又有兄弟同
榜者有客贈詩曰綵衣膝下成行舞丹桂
庭前並幹生

聶夷中詩

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
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

夷中字坦之咸通十二年進士為華陰尉此詩最有深意學齋佔俾誤以二月無絲五月無穀為解不知二月將事于蠶五月正力于農而賦稅發征不得不稱貸于有力者及絲穀既登則倍息以償是未絲而賣未穀而糶矣以辭害志豈說詩者乎

種芝蔴

諺云長老種芝蔴未見得吃相傳芝蔴必

堅瓠集

卷二

无

甲

夫婦同下種獨種無可得之理長老無妻者也猶憶唐詩云蓬髮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祇不歸

袁伯修

珂雪齋隨筆載袁伯修 宗道為諸生時夢身邊懸一牙牌上書洗馬二字後書顏回二字年二十七舉南宮第一官翰林至三

十二頗疑懼明年以宮詹告歸生朝作一枝花帶折桂令小曲以自壽云秋風高掛洞庭帆夏雨深耕石浦田春腮飽喫南平飯笑先生歸忒晚明朝已是三三雕虫呵懶拈象管野鹿呵難聯鸞班隙駒呵且養龜年嫩柳成園修竹圍庵講甚麼道非道夢中的老聃說恁麼空非空紙上的瞿曇只消過了尋常甲子萬萬千千又八年官

堅瓠集

卷二

甲

甲

至掌坊卒于京按伯修於詞曲號當家又有付阿誰楊柳歪腰知何處桃花人面之句



堅瓠集卷之三目錄

呂仲實詩

題紙剪

水雲鄉

藕隱花藏

澹山狐

獼猴世情

誓儉草

姚學士

會稽女子

鄭元和行乞圖

白仁甫詞

鑼鼓詩

釐下曲

謚文正

堅瓠集目錄卷三

代少年書

阿瘡瘡

陽明前身

郭清狂

卓吾侍者

宸濠曼妃

敖東谷

甘矮梅

詩贈盜

盜竊書

黃金對聯

倭房公

晚達

辛未狀元謎

題何吉陽軸

曾偶然

蝗蟲感德

劉寵窮

米蟲

常州守謠

聶豹鄭洛書

伯鍾強珍

陸陳詭語

毛邊的对

沈陳姓對

分茶

十七字詩

改蘇詩

黃雪毬

楊復詩

販塩

量田

堅瓠集目錄卷三

錢崔灘

縮脚詩

成語賦詭

又名

楊夫人詩

隱天干地支

卯娘

墜馬

唐安寺樓

南内宮人

錯寫琵琶

五色詩

五色賦

堅瓠集卷之三

長洲後進好事儒者褚稼軒輯

呂仲實詩

輟耕錄載元中書左丞呂仲實思誠未遇時晨炊不繼將携布袍質米於人室氏有難色因作詩云典却青衫供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澆菜囊底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

堅瓠集

卷三

十一

甲

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登第水東日記又載仲實寄內詩云自從上馬苦思卿一箇窮家兩手擎少米無柴休懊惱大男小女好看承恩深夫婦情何極道合君臣義更明早晚太平歸計遂連盃共飲話離情真切語不減元白

題紙鸞

宋侯元功蒙少游塲屋年三十一始得鄉

貢人以其年長忽不加敬輕薄者畫其形於紙剪上引線放之元功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踪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門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香中後一舉登第徽宗時為宰執謚文穆

木雲鄉

堅瓠集

卷三

十二

甲

御山學錄云宋有人江行得董女二人自稱兄妹兄解捕魚妹專繡刺居歲餘欲犯之輒辭年幼一日女子題詩襦問云覓得如花女朝朝依繡床百花渾不愛只是繡鴛鴦其兄曰依人為難不如且去復題詩於壁曰終日繡鴛鴦懶把蛾眉掃且歸水雲鄉百年可借老因化為雙鴛飛去

藕隱花藏

張確遊白蘋洲見二碧衣女子携手吟云
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
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
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飛
去

澹山狐

永州澹山巖巖有剔狐凡貴客至則鳴
志完浩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
之僧以狐鳴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
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剔狐戲學仙伽客
一夜長鳴報老禪

獼猴世情

程伯淳顯遊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
野伯淳戲題一絕云聞說獼猴最世情相
車來更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
虫亦世情今之世情遍地皆毛虫矣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誓儉草

元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取所居之地青
草一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名曰誓儉草
蓋使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
不花公作宮詞其一云墨河萬里金沙漠
世祀深思創業難却望闕干護青草丹墀
留與子孫看

姚學士

元學士姚燧字希聲致政家居年八十餘
夏日沐浴侍婢在側因私焉婢前拜曰主
公年老賤妾倘有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
驗學士捉其圍肚題詩曰八十年來過此
春此春過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也
作墳前拜掃人學士卒後此婢果生子家
人疑其外通婢出詩遂解問雲問陸平泉
事亦類此

堅瓠集

卷三

四

甲

會稽女子

崇禎癸酉浙嘉驛壁有會稽女子題詩并序云予生長會稽幼工書史年方及笄嫁與燕客具林下之風致事負腹之將軍加以河東獅子日吼數聲今早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鞭箠亂下辱等奴婢氣填胸臆幾不能起嗟乎紅顏薄命死何足惜但恐湮沒無聞直與草木同腐故忍死須臾以淚

堅瓠集

卷三

五

甲

和墨題詩于壁倘爾軒君子過此讀之悲予生之不辰則余死且不朽矣詩云杏紅衫子半蒙塵一盞殘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成春 終日如同虎豹遊舍情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無意留與風流作話頭 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馮猶龍和詩云千秋紅粉盡成

塵詩句猶留夢裏身恰似太真香被在行人指點馬嵬春○已嫁從夫怨阿誰換花換馬亦何悲忍將無限閨中苦博取詩名壁土垂

鄭元和行乞圖

元趙仲穆雍文敏公之子善書畫曾見其所畫鄭元和行乞圖首戴方巾而以破絹裹其外右手執簡板左持一籃一罐碎於

堅瓠集

卷三

六

甲

地雖衣衫藍縷而人物風姿正自飄逸不羣上有詩云鄭子曾誇蓋世才風塵一墮甚張垂歌殘世上蓮花落誤却天邊桂子開霜雪有情飄瓦鏗雨雲無夢到陽臺試看身上千千結盡是恩情博得來

白仁甫詞

元白仁甫勸酒寄生草詞云長醉後方何礙不醉時有甚思糟醃兩箇功名字醉餘

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竟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說盡，陶潛是。又有沉醉東風漁父詞，云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列頸交，却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

鑼鼓詩

至正間上下以墨為政，風紀之司，賍汚假

堅瓠集

卷三

七

甲

藉時送迎廉訪官司，則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強盜，則用一聲鼓，一聲鑼。輕薄者為詩云：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又有醉太平詞一闕云：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戶官法濫刑罰，重黎民怨人喫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浪賢。愚哀哉可憐。

輦下曲

廬陵張光弼，長作輦下曲。皆咏故元國俗，一云守內番僧日念，叫御厨酒肉按時供。組鈴扇鼓諸天樂，知在龍宮第幾重。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下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前言胡僧亂宮闈，後言亂民間。鈞軒俗云鈞闈僧房下鈞闈而置婦女受戒於中也。

堅瓠集

卷三

本

甲

謚文正

劉瑾欲中傷楊遂庵，一清李西涯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篤，楊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無有謚文正者，如有不諱，請以謚公。西涯頓首稱謝。卒後得謚文正。有人改宋人譏京鏗詩以刺之云：文正從來謚范王，如今文正却難當。大風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代少年書

萬曆丁酉冬公安袁小修中道客金陵新安一少年游大學狎一妓情好甚篤遂傾囊娶之其人久失怙兄主家政甚嚴正遺書切責之必欲遣去不則不復相見且理之官少年憂懼不能措辭裁答因謂小修曰事已如此可奈何但我兄亦知讀書頗愛才若得數千言一書以感動之吾事濟矣

堅瓠集

卷三

九

甲

矣才思蹇澁求先生為草數紙使此人不
出惟當效環草之報小修為作一書淋漓
數千言雋氣可喜達之于兄後月餘晤少
年欣然曰我兄有字至云與弟未別數時
筆下便已如此既有讀書之志即携新婦
歸余不以一眚蓋平生也欲束裝偕歸因
真酒為小修壽令姬搥觴為歌一曲友人
笑謂小修曰相如作長門賦得千金今子

得此人歌一曲勝相如千金多矣明晨送
之江干揮淚而別其書曰信來得領嚴教
感激慙慙不可勝言自先人歿後得吾兄
提携以有今日其雖不才沾雨露之潤借
朱藍之益亦既有年雖有童心粗知名教
若夫逐野外之鴛鴦忘堂上之鴻雁聽花
間之曲背霜滌之篋即死不為也但一時
迷昧忽忽如夢今事定情牽有不能頓遣

堅瓠集

卷三

十

甲

者緣斯人去年自離陽昌酒鑪即永居竹
橋旅寓不意入室之柳葉遂成結子之桃
花漢娘已經四朔念身衣之派不蕃青箱
之堅尚宥兄與弱弟皆艱嗣息設得一兒
蒸嘗有托如其愁之產阿侯胡婢之生遙
集亦為幸事且近日維揚間有以紅粉妖
姬孕青雲上客者兄所日擊天下事不可
知淤泥出蓮花糞土產芝菌此其未能頓

遺者一也斯人雖在烟花志堅松栢勉離
苦果得過阿母彼重失錢樹恨切肌骨大
罵分袂恩斷情絕設令再入故棧顏面何
容靡折何堪恐登車之日卽畢命之時昔
嚴武與妓俱亡追者繼至付之琴絃後作
崇不止我雖不殺由我而死恐倩女相逐
止有芳魂小玉不仁能爲厲鬼此其未能
頓遣者二也斯人自人門改去細蟬謝下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墮馬舞衣歌扇付之塵土縞衣禁巾晨起
操作言不出戶若不勞身宛似良人克相
婦道且夜勤刀尺以伴膏火相勉伊吾以
致雲宵此其未能頓遣者三也邸中所藏
雖無長物尚有博山舊爐雀尾遺鼎砂翠
斑爛之器牙玉輝映之章書則小李將軍
書則海岳外史皆令之收藏司其管鑰設
爲德不終將燕鶯化爲鸚鵡恐付之祖龍

盡成灰燼則先代所遺皆爲烏有此其未
能頓遣者四也自吾兄嚴命一到斯人卽
泣日微豸小虫亦知護子憐兒妾雖烟花
下賤幸已有身設欲逐我俟分婉之日爲
君家存此一脈然後自覓白練永赴黃墟
弟聞之亦自傷心夫卽欲處之亦須少緩
今蘭玉幾何豈稻麻也哉而弁髦之乎此
其未能頓遣者五也處此五不能頓遣之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勢則弟之宜遣而不卽遣也亦略有可原
矣至兄責弟以罪罪何遽無生平讀古人
書見夫桃根桃葉同登子敬之舟阿田阿
錢共列稼軒之帳白太傅之小蠻樊素蘇
學士之朝雲榴花集中殊不自諱誤信古
人風流台習未能頓除尤而效顰此其罪
一也歲月如流未必吾與開口而笑寧有
幾時一席多姿妾同安石之癖千金散盡

寧甘太白之貧遂使班嗣之賜事僅存陸
賈之遺金漸罄此其罪二也古人又云文
有仗景生情托物寄興麗人燃燭遠山磨
墨千古一道弟每遇枯坐文思不屬微聞
香澤倚馬萬言出鬼入神驚天動地兩儀
發耀千行中列星迸落于紙上此其罪三
也江左烟月繁華六朝金粉舊地謝家綢
馬之蹊尚餘芳草王氏鼓柝之曲仍有文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波士風俗習偶而相治此其罪四也近日
女人槩多勝事如某某皆少年冶遊日為
蕩子一旦懷蛟變化立致青雲豈留連烟
月卽扁塵土下士乎弟不肖謬有此見此
其罪五也弟又有昧死一書世間亦自英
雄豪傑能為格外之事財色小失自當赦
除天下有事正賴命世長才曲謹小廉豈
能成當北宋與契丹為隣大小七十餘戰

屢致敗北而能大破之者乃欲娶薛居正
子頰之張齊賢也澶淵之役宋幾不保而
能擁駕渡河重造社稷者乃溺愛荷桃之
寇求公也宋既南轅金虜破竹而下而能
黃天蕩上幾制兀木之死命者乃娶姦女
梁氏為妻之韓蘄王也宋時止有此三大
偉人皆能造非常之功而亦未始無非常
之過彼恂恂謹飭如張德遠輩終身無二

堅瓠集

卷三

四

甲

色如王安石輩何益子存亡之數弟雖不
才設國家有事寄之一面尚能談笑却虜
樽俎破敵自信才略不後古人不能自制
于口而輕作此語以示長者此其罪六也
抑情忍欲事本非易故古人云不逾聲色
今不幸迹之矣迹之而能不溺非聖賢不
能樊通德有言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
也慧則流流則通而辟生焉自古英雄不

能不牽情于帷幙蘇武于齒雪吞瓊之時而猶有胡婦之娶瞿曇氏不云乎一切有情皆因淫慾而正性命卽叅玄上士亦真習氣難除尚借安般數息之禪自骨流光之觀然後暫能驅遣假使兄當盛年有多情女子苦相流連以死自誓不出兄門元遠能以慧劍斬之乎弟不能如下惠坐懷頭陀一宿而坐墮落有情之痴此其罪七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也有此七罪弟何以見吾兄哉惟兄赦其七罪察其不能頓遣之情而解三面之網令弟得遂私願同歸舊居絕意鉛華精心竹素蘇二酉之藏竟三餘之秘見子雲之勝反思王之胃三年之後不唾取大物爲一家光寵者願兄擯絕之以爲蕩子之戒皇天后土實聞斯語人行勿勿言辭無叙幸惟原宥

阿瘡瘡

吳俗小兒遇可羞事必齊拍手叫阿瘡不知所起輟耕錄載淮人寇江南于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以助軍威又朝野僉載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一作勝喚民婦託以縫補而奸之夫至縛勝靜鞭之主簿李慈往挾勝靜羞障其事答云忍痛不得阿瘡勝靜不被打阿瘡則知其來

堅瓠集

卷三

末

甲

已久唐六如嘗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瘡

陽明前身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時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開視之見龕中一僧儼然如生貌酷肖已陽明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旣而

見壁間一詩曰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即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神門不壞身陽明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云

郭清狂

清狂道人郭翊画有天趣詩有風刺王陽明初以尋常画史待之後見其画雪樵圖題詩云兩束樵薪僅十錢雪深泥滑自堪憐市城離念青山瘦盡日厨頭不斷烟又

堅瓠集

卷三

七

甲

卓吾侍者

李卓吾侍者懷林甚穎慧病中作詩數首表小修隨筆載其一絕云哀告太陽光且莫急如梭我有神未參念佛尚不多亦可念也

宸濠婁妃

宸濠妃婁氏性賢明善吟咏濠嘗作秋懷詩有莫向西風問彭蠡盤渦怒欲起蛟龍之句妃探知其意嘗泣諫之濠令妃題樵圖乃樵回首與婦語妃題曰婦喚夫兮夫轉聽採樵須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觸事諷諫濠知其意而不聽發難時妃又作詩曰金雞未報五更

堅瓠集

卷三

六

甲

敖東谷

敖東谷洪州歲蹴死皮工逃入寧州年久妻議他適迎婦者已在門東谷突歸始散或作詩云傷心鴛鴦乍分行鴻斷鱗潛十五霜歸馬不隨今夜月桃花應向別園芳東谷念家貧難娶隱忍與居生二子正德

辛巳登進士第官留都不挈以行納妾甚
嬖焉二子不教以詩書及長但事生產作
業綠雪亭雜言中嘗病朱買臣事蓋亦有
謂而發

甘矮梅

江西甘矮梅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眾一
日門人御史某來謂甘與語久之求返甘
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飯惟蒸湯麥飯而

堅瓠集

卷三

九

甲

已語之曰御史豈啖此者苟老夫易辦耳
因口占一詩云葱湯麥飯卅口煖麥飯葱
湯亦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
炊烟

詩贈盜

吳中老儒沈文卿家貧以授徒爲生一夕
寒不成寐忽見穿窬至其家覓物無所得
文卿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聊

以小詩奉贈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
負勞心走一遭架上古詩三四束也堪將
去教兒曹穿窬含笑而去

盜竊書

有人借郎仁寶詩林廣記楞嚴經其家爲
盜入因犬吠而所竊無幾明日仁寶訪之
其人曰并子之書失去矣仁寶作一詩云
西廂月黑夜沉沉盜入君家犬吠紛却把

堅瓠集

卷三

十

甲

詩林經卷去始知盜賊好斯文

黃金對聯

丘南鎮岳由亞卿左遷落叅數厚遺江陵
嘗以黃金製對聯餽之云日月並明萬國
仰大明天子丘山爲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是亦大諫之名欲相公時蒙記憶之意江
陵喜將賤擢之未幾敗岳遂罷歸

倭房公

萬曆中御史房寰督學南畿以賄著諸生
改阿房宮為倭房公以譏之云沙汰畢督
學一文運厄倭房出橫行一十三府擾亂
天日科舉絕罷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溶
溶禍入宮墻起錢神樓開財星閣滿載裝
同狼吞鳥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耽耽焉
逐逐焉垂涎吐渦真似乎精魂失落慣
起風波暴若祖龍厥腹虛空昧若河虹日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沉醉酒色融融倏
焉發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身而
變詐不齊百金補廩鎮江李孫斗珠入泮
無錫周秦親家契友為過財人明燭熒七
開文場也兵快擾七偽搜檢也題目着臆
防電白也鈐印橫斜暗記號也出案俱驚
謂顛倒也熟察詳聽疇不知其所私也孔
方先容雖媼亦妍十日所視而莫揜焉有

不可聞者遺臭萬年此倭房之行藏類市
井之經營不畏天地之精英故于隔年預
托親人渡水涉山訪生儒之富者而貪緣
其間不分玉石真才銷礫怨氣邇邇道路
聞之莫不歎息嗟乎皇上之心作養人才
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奈何取財
盡錙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朝為
失色之庸夫積學之儒妻時周薄命之娘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如案首耻私多于監生之粟粒家書包舉
浮于官庖之帛縷德清光棍過于直隸之
城郭子弟受賂出于公庭之招語使旁觀
之人皆鄙賤而怨怒倭房之心方益驕固
謗海公陷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土嗚呼
戕士類者倭房也可殺也護倭房者何人
也亦可殺也嗟夫使朝廷聽正人則足以
拒倭倭不為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

及君誰得而被禍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遠播之是使野史而强于國史也

晚達

崔林玉露載紹興中黃公度榜探花陳敏修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有三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十三又清暇錄謂詹義登科後解朝日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新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雜志謂閩人韓南未知孰是

辛未狀元謎

隆慶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作詩謎于燈上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

纍七六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衆皆不解惟蘇州劉城一見能識之乃辛未狀元四字城亦是科榜眼及第

題何吉陽軸

何吉陽遷與黃某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某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爲通因散步堂上環視壁間懸軸其首則巖分宜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筆也遂索前制書一絕云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拂衣而去吉陽得詩自慚亟遣追之舟去遠矣

曾偶然

泰和曾狀元崔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議論蜂出曾言簡默因共舉書中疑義問之還謝不知竊

笑曰夫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眾皆下第曾獨首榜乃所以詩曰
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越得浙江船世間
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

蝗蟲感德

王荆公罷相山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
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王于城外劉貢
父後至追之不及因書一絕以寄之云青

望苑集

卷三

五

甲

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曰怨相公惟有蝗
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

劉龍廟

一錢太守劉龍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
過廟下賦詩曰劉龍清名舉世傳至今遺
廟在江邊遠來任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棟
大錢

米蟲

淳祐間車駕幸景靈宮太學宗學武學諸
生俱在禮部前迎駕有作十七字詩云駕
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身身上白米蟲
譏其歲糜廩祿也○張士誠有養士之譽
凡不得志于時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
貴赫然有為北樂府譏之云皂羅襪兒緊
扎指頭戴方簷帽穿領濶袖衫坐箇四人
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到了

望苑集

卷三

五

甲

常州守謠

馬氏日抄云常州守莫愚巧于取賄而糾
察郡吏使無所得時人語曰太守摸魚六
房晒網繼愚者葉慕有廉操而律下不嚴
吏曹得行其詐時又語曰外郎作鮓太守
搜曾言勞而無獲也○近來貪吏多與六
房通氣攬事語曰六房結網知縣摸魚

聶豹鄭洛書

永豐聶豹三山鄭洛書爲華亭上海知縣
同時有俊聲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
察院門側人報上海秋試字中式者豹笑
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鄭應聲曰華
亭百姓當及皆因業豹人處以爲妙對

伯鍾強珍

都憲伯鍾與通政強珍同席強執壺勸曰
要你飲四鍾伯應聲曰你莫要強對

堅瓠集

卷三

毛

用

陸陳謔語

陸文量客叅政浙藩與陳啓東震飲見其
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
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鬚髯何須如此陸大
賞歎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
鏹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
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竟日

毛邊的對

嘉靖間御史毛汝礪伯温公宴時承差斟
酒大溢毛曰承差七矣乎邊廷實貢時爲
副使應聲曰副使使之也相與大笑四字
上下各異音天然的對

沈陳姓對

歸安沈筠谿少絕敏穎弱冠補博士弟子
與弟偕出時風雨暴作遇陳方伯兄弟于
邸方伯戲曰大雨沈七二沈伸頭難出沈

堅瓠集

卷三

末

用

卽答曰狂風陳七兩陳搖尾不開

分茶

明初某解元登第後偕伴至妓館妓知其
才各欲試之乃瀹茶止兩甌倉皇謝過卽
三分之以進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之渴
某卽應聲曰一朝七罷行行行院之家諸
書因解字皆作解春兩事

十七字詩

正德中有無賴子好作十七字詩觸目成
詠時天旱太守祈雨未應作詩嘲之曰太
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窓看見月
守知令人捕至曰汝善作十七字詩耶試
再吟之佳則釋爾卽以別號西坡命題其
人應聲曰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
兩人較差多太守大怒責之十八其人又
吟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

堅瓠集

卷三

无

甲

書打殺太守坐以誹謗律發配鄖陽其母
舅送之相持而泣泣止曰吾又有詩矣發
配在鄖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
蓋舅乃眇一目者也

改蘇詩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
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有吏之者曰無事此
游戲一日似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

一馮猶龍反其詩曰多事此勞擾一日如
一刻便活九十九奏不上一日

黃雪毬

明無錫黃公祿善方脉而能詩嘗咏雪毬
云六花平地捲成毬不待雲斤月斧修萬
古太陰深合處一團元氣未開頭金盆忽
送來瑤島銀索難將掛綵樓只恐明朝易
消歇長江滾滾逐東流人稱為黃雪毬

堅瓠集

卷三

手

甲

楊復詩

南京大理少卿長興楊復在京甚貧家畜
一豕日命童子玄武湖搗採萍藻為食吳
思庵時握都察院章以其密迹廳事拒之
楊戲作小詩送之云太平堤下後湖邊不
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
裏好撐船

販鹽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醜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賈聞之遂以士人付獄

量田

理宗朝欲舉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時人嘲之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成化初邢宥為蘇州守以郡中久荒陂蕩起稅民心頗怨有投書刺之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共青天漁舟苦過閒洲渚為報沙鷗莫浪眠一作揚

錢崔灘

錢崔灘福歸田後有客言江都張妓動人崔灘急治裝訪之已歸蓋賈矣崔灘往叩

賈重其才名立日請飲崔灘就酒語求見賈出妓衣裳縞素皎若秋月復令妓出白綾帕請留新句崔灘即題曰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

縮脚詩

舊有賦闕啓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四語皆出四書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俱隱闕字而末句尤佳吳江一老翁貌似土地沈寧庵吏部亦用此體賦云入疆闕入疆燕諸侯之賢三狄人之所欲者吾又吳有顧秀才名達者不學而狂同學者嘲之云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又明末長庠郁遇諸背駝一士作七字吟云郁遇諸陳良之夫尹公之吾非斯人之皆欲出於王之孽七為利者躐之並堪伯仲

成語賦謔

三衢一子弟淫其里煨工之女為工所擒
不忍殺以鐵鉗缺其左耳縱之去諸理齋
作賦謔之內一聯云君子將有為也載寢
之牀匠人斲而小之言提其耳○會稽馬
殿幹有美姬善歌時出佐酒馬死有梁丞
得之亦侑觴時陳無損酒酣屬句謔云昔
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八邑丞之室無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逝我梁一座絕倒

又名

張又入太學為齋長其人渺小動以苛禮
律諸生林叔弓作賦嘲云身材短小欠曹
交六尺之長腹內虛空乏劉父一點之墨
又詩云中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全
無分人前強出些

楊夫人詩祖山谷

王弼洲擊節楊夫人曰歸曰歸二語山谷
外集有一聯云美人美人隔湘水其兩其
兩怨朝陽寄初和叔詩中句也弼洲極詆
宋詩乃埋名士而譽弼禕豈不令雙井失
笑然其兩怨朝陽已入步兵之詠曰歸歸
未克復徵大陸之唱美人娟如隔湘水又
少陵寄韓諫議詩是皆古人所已言者也

隱天子地支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曾見歌中隱天千十字亦有巧思戲錄于
左顛倒沒來由十事九不就兩人同出一
人休可意見難開口筭佳期成了又還勾
巴不得一點在心頭莫向平康去小求雖
幸書來無一語任人兒要丟拚一發把弓
韃罷綉予亦戲隱地支名一日思君十二
時仔細思量人兒無賴便扭做私情也非
奴不才舊衣怎挨今夕撇奴不睬記當年

折柳料此際已成柴旣蒙辱愛怎把寸衷
丟開這卷書藏頭露尾難猜許多時候無
言耐把朱鞋拋撇懶鋪排暢好恩情容易
敗拚一飲如泥睡醒來看星兒稀暗燈還
在想姻緣成不到這半勾兒也是命當該
不言了却相思債

卯娘

沈家姬卯娘善度曲曹秋岳詠青玉案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贈之云花間舉樂何須忌薄曉睡睡初麗
啓戶逢君嬌不語三秋兔魄平分留影垂
柳東邊去 錢成新玉剛爲字十二時中
排第四中酒嫌人知也未芳名檢點春光
已平會取相迎意詞皆寓卯字意

墜馬

孔子威墜馬曹秋岳詠浪淘沙詞以戲之
野岸石橋濱雪色初勻揚鞭一試紫駟新

記取黃沙沉戟地不是花茵 持酒醉芳
辰年少腰身羅衣低拂五陵塵回首微聞
相痛惜樓上佳人

唐安寺樓

鄭殷葵寓會稽唐安寺樓見壁上題云瑯
琊王氏霞卿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登于是
閣臨軒軫恨賄物增悲雖觀燦爛之華殊
覺淒涼之况時有輕綃捧硯小玉看題詩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日春來引步強尋游恨賄烟霏簇寺樓舉
日盡看停待景雙眉不覺自如鈎

南內宮人

明毛舜臣被命洒掃南內迴廊粉壁多有
宮人字跡留香有媚蘭仙子題云寒氣逼
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字書婉麗風
情月思令人惘然

錯寫琵琶

有人送枇杷于沈石田誤寫琵琶石田答書曰承惠琵琶開奩視之聽之無聲食之有味乃知司馬揮淚于江干明妃寫怨于塞上皆為一啖之需耳嗣後覓之當于楊柳曉風梧桐夜雨之際也又屠赤水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帖上寫琵琶一盒相與大笑屠曰枇杷不是這琵琶袁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絃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管盡開花一座絕倒○劉熙釋名云枇杷樂器本胡琴馬上所鼓推手前曰批却手後曰把取鼓時以為名也六書正譌云後人借枇杷字為樂器別作琵琶非然使今人寫琵琶為批把亦必成笑話矣

五色詩

唐雍裕之有四色詩白云壺中冰始結盤上露初圓何意瑤池雪欲奪雀毛鮮青云

道士牛已至他家身亦來骨為神不朽眼向故人開赤云勞魴蓮渚內汗馬火旂閭平生血誠盡不獨左輪殷黑云已見池魚墨誰言突不黔漆身恩未報貂裘貪豈嫌又青云路闢天光遠春還月道臨草穰河畔色槐結路傍陰未映君王史先標胄子襟經明如可拾自有致雲心○裕之獨不咏黃戲為補之云中央推正色雍子獨無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詩菊栽陶令宅鶯滿右軍池萬畝禾全熟千山葉欲離色絲稱麗句彌望盡茅茨一舉子驚槐候青燈伴歲華但須飯已熟定見桂開花日射天門榜時宣玉殿麻書中自有屋赭蓋引前車庚午秋聞兒姪輩復見別書以慰之○廖凝十歲咏白詩有滿汀鷗不散一眉黑全收句惜餘句不傳

五色賦

唐寇豹謝觀同在峩裔孫門下以詞藻相
尚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
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
千里豹唯唯觀曰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
多何不作赤賦豹未搜思即曰田單破燕
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
觀大駭服○楊升庵與友宴集偶談及此
一客效之作黑賦云孫臏斡校之際半夜
堅瓠集 卷三 三 甲

又賦赤云堯時十日並出鑠石流金秦宮
三月延燒照天燭地升庵謂月明千里得
白之神火血及十日並出秦宮延燒皆非
佳境或改賦赤曰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
起而建標杜牧咏江南春千里鶯啼兩峽
綠徐奮鵬賦黃曰靈均之歎木禁秋老洞
庭淵明之嗷落英霜清彭澤一客因又賦
紫云書生拾來慢云是輕易如芥真久拖
堅瓠集 卷三 甲

去且看其長練若霞又賦紫云仙人度關
之日瑞氣如烟聖主登極之時祥雲若蓋
筆洞山人賦綠云茂叔窓前點綴滌溪光
霽之景唐子階下適增陋室榮華之觀山
人又賦碧云山色可棲覺人間別有天地
之奇桃花堪種天上豈真雨露之私

堅瓠集卷之四目錄

除夕元旦詞

醬油豆腐乾

點酥娘

咏械

携妓謁僧

四時詩

題雪美人

傳神

東窓事犯

劉婆惜

唐雲史

冠楊對

王劉對

催妝詞

揚州瓊花

卓稼翁詞

堅瓠集目錄卷四

五角六張

大小孤山

當廳面試

鄭憲題詩

嘲娶重婚婦

舜禹詩

酒旗

崔氏酒壚

李翰批詔

續詩賜第

沈詹事妾

狀元詞誤

有教無類賦

退紅

錄事

四禽言詩

賈秋壑

秦會之

韓平原

杜荀雀

來雪譏賈

鄭畋

長安舉子

御溝柳

周孔醒醉

罵孟詩

三天

判子詩

乩詩改紅白

乩詩題蕉

元未僧詩

人影詩詞

題驛亭詩

夫詞

陳全詞

魏野

堅瓠集目錄卷四

揚璞

黃鶯悟道

生公

張太子

題詩紙寫

蜀僧漁翁詩

保叔塔

詩訊夏劉周

詞誣歐陽文忠

詩誣范文正

鶴糧

繁知一

金將平南詞

四內

四雪草堂

巖棲草堂

堅瓠集卷之四

長洲後進好事儒者褚稼軒輯

除夕元旦詞

乾淳歲時記載楊守齋除夕一枝春詞云
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于門簫鼓流蘇帳
煖翠曳綏勝香霧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
新句應自賞歌字清圓未誇上林芻語從
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城劉郎風度屠蘇

堅瓠集

卷四

一

甲

辦了迤邐柳忻梅妬宮壺未曉早驕馬繡
直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又宋
胡浩然除夕送入我門來詞云茶壘安扉
靈爐掛戶神儼烈竹轟雷動念流光四序
式週回須知今歲今宵盡似頻覺明年明
月催向今夕是處迎春送臘羅綺筵開
今古徧同此夜賢愚共添一歲貴賤仍偕
互祝遐齡山海固難摧石崇豪富錢鏗壽

更潘岳儀容子建才仗東風齊着力一齊
吹送入我門來七修類藁載沈明德宣除
夕元旦蝶恋花二詞道盡中人以下之家
風俗除夕云鑼鼓兒童聒耳傍早閉門
掛起新簾子炮杖滿街驚耗鬼松柴燒在
烏盆裡富就神茶并蠶蠶紙馬送神多着
同典紙分歲酒闌扶醉起闔門一夜齊歡
喜元旦云接得竈神天未曉爆杖喧喧須

堅瓠集

卷四

二

甲

要開門早新荷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銷
金好爐燒蒼木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
尊號燒得紙錢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
倒

醬油荳腐乾

順治初隣近有業腐乾者之衣色黑而媚
風韻動人人以醬油荳腐乾日之與隣家
一贅婿情好無間人又作黃鸞兒曰愛你

素中珍紫棠容白玉身溫柔細膩端方正
馨香可人聞味動心清茶美酒常相敬但
只恨相逢布袋包住了卿卿

點酥娘

蘇東坡謫黃州時王定國遷置嶺南後俱
召還東坡掌翰院一日定國置酒與坡飲
出寵人點酥娘侑尊點酥素善談笑捷應
對坡曰嶺南風物可煞不佳點酥曰此身

堅瓠集 卷四 三 甲

安處是家鄉坡深嘆其語為賦定風波一
闋贈之曰堪羨人間琢玉郎故教天賦點
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逐雪飛炎海起
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笑中猶帶玉梅香
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身安處是家鄉
點酥因此詞名噪京師

咏械

昔一女有詩才因姦見郡守守聞其名將

械示之指械為題命作一詞佳則宥汝女
賦黃鶯兒云奴命水星臨霎時間上下分
松杉裁就為圓領交頸怎生画眉不成眼
睛兒盼不見弓鞋影為多情風流太守持
贈與佳人一作紅裙守大稱賞即釋之

携妓謁僧

蘇東坡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携妓謁
大通禪師仲殊見之有愠色坡乃作南柯

堅瓠集 卷四 四 甲

子詞使妓歌曰師唱誰家曲宗門是阿誰
借公檀板與鉗椎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
谿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
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師聞之踵的和
云舞解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
鉗椎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
何知眼共眉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
一笑待何時山谷見而賞之

四時詞

幼見四時詞云我愛春春光好山嘴吐晴
烟墻頭帶芳艸黃鸝鳴杏花惹得遊蜂鬧
海棠零落牡丹愁只恐留華容易老我
愛夏夏口長玉戰甚聲脆竹搖扇影涼薰
風寶奇貨滿路芰荷香蟬在綠楊深處噪
也須回首顧蠅螂我愛秋秋思苦籬菊
憶陶潛征鴻叫蘇武落葉覆蒼苔無風自
塵瓠集

卷四

五

甲

起舞紛紛社燕別東翁舊巢還待來年補
我愛冬冬日間煎茶溶雪水倚杖看冰
山莫唱征奪曲將軍夜度關若個漁翁堪
入画二蓑披得凍雲還近見遣愁集中亦
有詞云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埃却有
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總是梅開又見桃
開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
仙綠陰深處畫綳延捲起湘簾放出爐烟

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蕭蕭雨便潇潇
桂花香裏臥吹簫且度今宵莫問來朝
歸來幽興逼人清雪滿中庭月滿中庭眼
前何物遣吾情不看甚經便看茶經

題雪美人

妓燕採瑜才色雙絕因積雪閒坐塑一雪
美人為戲一士過之援筆題云誰把輕盈
妙手裝成絕趣粉頭闌干穩坐不知羞終
堅瓠集

卷四

六

甲

日開張笑口偶遇多情交好遍身香汗通
流可憐化去沒入收隨着江見木走採瑜
見之心為慘然遂萌從良之願

傳神

吳中有蔣思賢者父子俱業傳神一日父
子交寫皆不像或嘲之曰父寫子真真未
源子傳父像像非真自家骨肉尚如此何
况區區陌路人

東窓事犯

夷堅志載秦檜矯詔逮岳武穆父子下棘寺獄遣方侯高銀鍊未服一日檜于東廂窓下畫灰密謀檜妻王氏曰擒虎易放虎難武穆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棄市金人酌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忽得暴疾見一人瞑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于天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殿下

堅瓠集

卷四

七

甲

檜自此怏怏以死未幾子熺亦亡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太師何在熺泣曰在鄴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方侯高俱荷鐵枷囚鐵籠中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煩傳語夫人東窓事犯矣後有考官歸自荆湖暴死旅舍復甦曰適看陰間斷秦檜事檜與高爭辯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但不載押衙何立事江湖雜記載檜

既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止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立至一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侍者荅曰地藏王決秦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窓事發矣七修類稿又載元平陽孔文仲有東窓事犯樂府杭金人傑

堅瓠集

卷四

八

甲

有東窓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裴衣仙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大約與世所傳相似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搆幹恍惚一人引至陰司見檜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矣復命後即棄官學道脫骨今蘇州玄妙觀裴衣仙是也據此諸說則當時實有是事非止假說為武穆雪冤也

劉婆惜

名妓劉婆惜通文墨滑稽善舞時貴多重
之時全普庵揆里字子仁為贛州監郡公
餘即與士夫酣飲賦詩唱上嘗喜簪花一
日劉之廣海過穎進謁全時賓朋滿座頭
戴青梅一枝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
枝上結令座客續之眾未及對劉欲往進
日容妾措詞乎全日可應聲日青青子兒
堅瓠集 卷四 九 甲

唐雲叟

唐雲叟寄霍山素尊師云老在玄猿共採
芝有時長嘯獨遊移翠蛾紅粉嬋娟劍殺
盡世人人不知

寇楊對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水底日為天
上日眾未有對會楊六年至問之應聲日
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座稱善

王劉對

王荆公一日謂劉貢父日三代夏商周可
對乎貢父應聲日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
日天造地設也

堅瓠集

卷四

催妝詞

宋探花王昂榜下擇婿時婦家需催妝詞
昂作好事近云喜氣滿門闌光動綺羅香
陌行到紫微花下惜身非凡客不須脂粉
污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其四
章臺春色

揚州瓊花

揚州瓊花天下止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

花側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
榮趙棠國炎有絕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
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
傳瓊妃烈女中

草稼翁詞

三山卓田字稼翁嘗賦詞云丈夫隻手把
吳鈎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
為花柔君看項藉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

豎瓠集

卷四

七

因撞虞姬感氏豪傑多休

五角六張

嬾真子錄云開元中有人獻俳文于明皇
其略曰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
是千年一遇且其五角六張三郎明皇也
五角六張謂月之逢五日遇角宿逢六日
遇張宿此二日遇兩宿作事多不成然一
年之中亦不過三四日耳

大小孤山

退朝錄云大小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江
壩乃為婦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簡夫詩
云山稱孤獨字廟壩女郎形過客雖知誤
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當廳面試

宋馬光祖知京日有士子姦入室女事覺
到官光祖以踰墻接處子令賦詩士人援

豎瓠集

卷四

七

筆曰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
下處子有心接謝砌應潛越韓香計暗偷
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
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
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个檀郎
室女為妻也合當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
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即于公
堂合卷撤黃堂與從送歸私室

鄭憲題詩

明長樂鄭憲未第時館于大姓家東家之親以作宦自京還主召飲鄭與焉定位首宦鄭次之將登席宦虛讓鄭鄭毅然就之宦頗愠酒數巡宦指壁間画曰先生高才請各賦一絕鄭即題楊太真圖曰龍顏回首顧紅顏醉臥東風上馬難不是侍兒扶不起只因恩愛重如山圖乃太真醉臥于

堅瓠集

卷四

幸

甲

地二宦扶之不勝明皇顧笑之狀故詩云然次題未買臣採樵讀書詩曰一担荆薪一束書且行且讀樂何如担頭自有經綸策堪笑糟糠妾婦愚又題韓淮陰乞食漂母詩曰乞巧當時事本虛英雄未遇古誰無臨題恨殺丹青手不画登壇拜將圖一座稱善宦乃愧服

嘲娶重婚婦

堅瓠集 甲集卷四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云掛起招牌一聲唱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獸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當差

舜禹詩

元祐中大官有婚于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催妝詩儂者張仲素朗

堅瓠集

卷四

南

甲

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笑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酒旗

韓非子云宋人酤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于此唐韵謂之帘或謂之望子水滸傳有無三不過望語宋寶華酒譜有帘賦警句云無小無大一尺之布可縫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

崔氏酒壚

五代時有張逸人嘗題崔氏酒壚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自是醉者愈衆

李翰批詔

李翰及第于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入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于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而去

堅瓠集

卷四

七

甲

留詩于榻曰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蒼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否

續詩賜第

宋徽宗幸來夫人閣偶灑翰于扇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八珍盤天思稍倦顧內侍曰汝有能吟之客令續之乃薦隣里太學某生既宣入內侍恭讀宸製生乞

取旨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為詞以續于扇生續曰人間有味都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焉

沈詹事妾

宋沈詹事持以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携以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以此張忠

堅瓠集

卷四

六

甲

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為安吉尉賦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其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媿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狀元詞誤

宣齋野乘謂人唱五百名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綿最無

意義疑是錯誤當以第二句與第七句對
換義理方通合云五百名中第一仙等閒
平步上青天綠袍乍著君恩重黃榜初開
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綿
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有教無類賦

宋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
汾公第一中警句云神龍異稟猶者欲之
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
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
門外驢舞柳枝譏者以爲言雖鄙俚亦着
題也

退紅

老學庵筆記云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
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
貞白娼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

花間集樂府床上小薰籠昭州新退紅蓋
退紅若今之粉紅紹興未練帛有一等似
是而淡者謂之不肯紅

錄事

政和中蘇叔黨至東都見妓稱錄事歎謂
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
廢此猶存唐舊可喜蓋前輩謂妓曰酒糾
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爲朱梁

堅瓠集

卷四

七

甲

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四禽言詩

金沙潘武子文虎少有雋才善吟咏有哀
鶻婦四禽言詩辭意婉切讀之可傷交交
桑扈交交桑扈桑滿牆陰三月暮去年蚕
時處深閨今年蚕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
採桑恨不相與提輕筐一身不蚕甘凍死
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

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
不同言語異今之眷屬皆寇仇開口強笑
心懷憂家鄉欲歸七未得不如孤死猶首
丘 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綉鞋脫羅襪前
營上馬忙起行後隊塔駝疾催發行來幾
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
可恠落後行遲都砍殺 鵲鵲鵲鵲鵲
帳房徧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

堅瓠集

卷四

九

權淚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
為妻李願言相憐莫相如這行不是親丈
夫○元梁隆吉棟亦有四禽言詩寓意亦
遠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樹大津橋畔
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脫
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
裁可人不來廉叔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
近來酒賤頻頻沾眾人皆醉我亦醉湘江

喚起醒三閭提葫蘆 行不得也哥哥湖
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
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賈秋壑

賈似道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
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
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癸身端有
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

堅瓠集

卷四

十

使晴光滿画牆又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
難倚鄂州劫水棉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
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落葉鳥鳴
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
湯西樓詩云檀板敲殘陌上花過墻荆棘
滿簷牙指磨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
邪破屋春歸無主燕荒池雨產在官蛙木
棉庵外光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

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簪力難勝國瓜牙
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如那綺羅
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光
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又有題其養樂
園曰老壑曾居葛嶺西游人誰敢問蘇堤
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
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筭來祇是
孤山好依舊梅花伴月低秋壑賜第在蘇
堤葛嶺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

堅瓠集

卷四

三

甲

秦會之

秦檜卒後值開浚運河人夫取泥堆積其
第墻陰及門有人題詩于門曰格天閣在
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
髮却於郿塢貯黃金笑談便欲與羅織咫尺
那知克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
海積墻陰

韓平原

開禧未韓侂胄罪逐其第改爲寺太孛生
題二絕于壁曰楸天古勢祇永山廣厦空
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
清閒又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
踪不知郿塢金多少爭似盧門席不重

杜荀宥

梁祖英烈剛狠人對之不寒而慄一日進
士杜荀宥見再拜就坐梁祖顧視階下謂
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天
無片雲雨點甚大雷階簷有聲梁祖謂荀
宥曰秀才曾見無雲而雨否荀宥答言未
曾見梁祖笑曰無雲而雨謂之天泣命左
右將紙筆來請秀才題無雲而雨詩荀宥
始對梁祖憂悒殊甚復令賦詩立成一絕
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酒日輪中若

堅瓠集

卷四

三

甲

教陰朗都相似怎表梁王造化功梁祖是
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懽而散

詠雪譏賈似道

楮記室載賈似道當國樞密文及翁有百
字令咏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
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
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一任張威勢識
他不破只合道是祥瑞却最一作是鵝鴨池邊

堅瓠集

卷四

華

甲

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
按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
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錢塘遺
事謂陳藏一作以譏似道詞名念奴嬌

鄭畋

題馬嵬坡者皆以翠翹香鈿委于塵泥紅
樓碧怨今人傷悲雖調古詞清無逃此意
鄭畋為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

死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
景陽宮井又何人此真輔國之句

長安舉子

唐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剝口
過夏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日夏課時語曰
槐花黃舉子忙唐翁承蒼有詩云雨中精
點望中黃勾引蟬聲噪夕陽憶得當年隨
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堅瓠集

卷四

南

甲

御溝柳

宋真宗咏御溝柳令宰相兩省和進陳執
中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
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和
者甚眾此詩為最

周孔醒醉

後汙周澤為太常好清修一日臥病齋宮
妻闖問所苦澤以為干犯齋禁大怒取送

詔獄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太常妻一歲
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
醉如泥南史孔顛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
為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
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
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
事正相反○宋洪邁常效程子山作酒榜
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
堅瓠集 卷四 五 甲

大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罵孟詩

宋李太白觀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
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太伯
家釀亦熟一士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
孟子云完廡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
癡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又
乞丐何曾有二妻隣家焉得許多錢當時

尚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太伯見詩
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乎也無
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送酒者士人
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詆佛太伯覽
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酒被公飲盡
後極索寔今次不敢相留此酒當留以自
遣也聞者大笑

三天

堅瓠集

卷四

五

甲

婦人再醮已非美事有嫁二夫其夫復死
又再醮焉士人以一絕嘲之云辭靈羹飯
焚金錢哭出先天與後天明日洞房花燭
夜三天門下會神仙

判子詩

北京宣武門外歸義寺士大夫送行之地
嘉靖中刑部郎中蘇志昂餞客至寺壁間
有李鎮所画判子圖乃脫靴為壺令一鬼

執而斟之一鬼于判後竊飲蘇戲題詩云
芭蕉秋影送淒淒 醉裏觥籌射鬼魔 到底
不知身後事 鄧都城外更如何 時光祿少
卿高東谷與蘇善 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
司寇 嘲戲太重 求為解之高次日告于蘇
蘇告以歸義之故 相笑而去 夜復夢綠衣
曰以公與蘇司寇交厚 專為求解 何置不
言 高明日拉蘇至 歸義蘇復題云 蟠桃頻

堅瓠集

卷四

七

甲

竊酒頻傾 總是區區兒女情 莫道不知身
後事 目光如電照幽冥 是夕高復夢綠衣
來謝云

此詩改紅白

有人召乩仙請作梅花詩 仙遂書玉質亭
亭清且幽 人云要紅梅 仙又書云 着些顏
色在枝頭 牧童睡起 朦朧眼 錯認桃林欲
放牛 又一人召乩題雞冠花 乩即書云 雞

冠本是黧脂 染人曰要白者 乩又書云 洗
却臙脂似雪 枚只為五更貪報曉 至今猶
帶一頭霜

乩仙題蕉

有人召仙以芭蕉一葉置袖中 請仙賦之
仙即書云 袖裏深藏一葉青 知君有意侮
神靈 今宵試聽西牕雨 欠滴瀟瀟一二聲

元末僧詩

堅瓠集

卷四

元

甲

七修類藁載元僧詩云 百丈巖頭掛草鞋
流行坎止任安排 老僧脚底從來濶 未必
骷髏就此埋 又殘年節禮送紛紛 盡是豪
門與富門 惟有老僧塔下雪 始終不見草
鞋痕

人影詩詞

明夏忠靖公原吉有人影詩云 不言不語
過平生 步步相隨似有情 長向燈前同靜

坐每于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去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頭身須要待時明雖膾炙一時然未免有粘皮帶骨之謂詞學筌蹄載揚樵雲人影詞尤佳只道空花又疑流水依依却是行雲了然相對又是夢紛紛半面春風圖鳳黃金在難鑄昭君溪橋斷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
真真難喚醒三年抽藕織得榴裙甚徘徊

堅瓠集

卷四

无

何鍾鏡交翼寫文一片飛花來去并刀快剪取晴紋無情處分明着眼強半帶春醺

題驛亭詩

昔有人題驛亭詩云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問死不醒

秋胡

魯人秋胡娶妻羅氏敷五日而官于陳三

年而後歸見路傍有女子採桑少而美秋胡下車挑之曰耕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吾有黃金百鎰願期與子相將婦拒不受及胡抵家母呼婦出即採桑女也乃數胡之罪投河而死宋錢顛詩云郎恩葉薄妾木清郎有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三年誰信守孤燈

陳全詞

堅瓠集

卷四

三

陳全遊金陵術衛多所題咏一日與妓何瓊仙飲見雄雞交雌者妓請咏之全云汝靈禽非蠢獸風流事誰不有只好背地偷情那許當場弄醜若是依律問罪應該笞杖徒流更加一等強論殺來與我下酒又題睡鞋云新紅睡鞋三寸正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換晚妝被底勾春興醉人兒幾回輕薄醒又見一妓浴罷單裙行走全即咏

口溫泉起來忙護体帶温裙拖地翻嫌月
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俏東風有心見
輕揭起買愁集作曹秀娥詞○全嘗病瘧
惱恨不勝乃製叨叨令以自寫云冷來時
冷的在木凌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
坐疼時節疼得天靈破顛時節顛得牙關
挫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只被你悶殺人
也麼哥真的是寒來暑往人難過

堅瓠集

卷四

三

甲

魏野

宋處士魏野隱居不仕嘗自詠云有名聞
富貴無事散神仙洗硯魚吞墨烹茶雀避
烟真宗屢詔不起謂使者曰九重丹詔休
教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上
嘉其高遂不復召

楊璞

宋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因問卿臨行有

人贈詩否對曰有臣妻一絕云更休落魄
耽盃酒莫遣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
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為之太笑

黃鸞

廣陵妓黃鸞有姿色豪客填門一日有士
子托宿鸞以其縑縷拒之士乃題二絕于
屏而去嫖姆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
春他年雀髮雞皮媪今日紅顏花貌人又

堅瓠集

卷四

三

甲

花開花落兩相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
枝頭防容折落來地上倩誰看鸞頓悟即
日束髮為道士

生公

梁異僧竺生于虎丘說法聚石為徒天花
亂落如雨頑石俱為點頭一夜聞鬼嘯不
絕生公云爾何不為人去長嘯何為明晨
見石上大書一絕云做鬼今經五百秋也

無歡樂也無愁生公教我為人去只恐爲人不到頭

張太子

浮梁有昭烈廟祀唐張巡傍設像曰張太子永樂戊子山東王斌爲浮梁令子英小秋試神降此曰玉霄一點墜雲端難失佳人無一全敲斷金釵支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蓋萬玉英高中四字也捷後方悟又

堅瓠集

卷四

三

甲

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神作詩曰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塔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雁來紅云

題詩紙鳶

宋齊丘無子晚年得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優人李家明言能止之乃作紙鳶題詩曰欲與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

復何辜以尹廷範之族吳氏齊丘爲謀也乘風放之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乃止

蜀僧漁翁詩

草木子載賈似道當國時一日游湖山有蜀僧徘徊其側賈問汝何爲對曰詩僧賈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賈以大字爲勅僧應聲曰籃裏無魚少酒錢酒家門

堅瓠集

卷四

三

甲

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買大器之

保傲塔

湧幢小品云杭州有保傲塔因錢忠懿王傲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後誤爲保叔至有保叔緣何不保夫叔情何厚丈夫疎縱饒一派西湖水難洗今朝叔塔汚之詩今古流傳誰爲杭之

婦人洒此奇寃也陳仁宝云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故名塔曰保叔又罪雪錄以為保所塔不知何據

詩譏夏刘周

宋淮南開師夏貴年七十九降于元而家僮洪福時知鎮巢悉力捍禦貴引元兵至城下好語誘福伏兵執之福請南向死以明不背國後四年貴卒有人贈詩云自古

陸瓠集

卷四

七

甲

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弔墓者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貴不特偷生且負慚于福矣○堯山堂載刘三吾賜自壽後高皇命取三吾画像題其上曰此老已八十何不七十九白骨埋青山千古名不朽又載周伯琦見高皇高皇問年若中對曰七十五矣因贈詩云先生七十五

何不六十九白骨葬青山萬古名不朽三詩不應相同至此

詞誣歐陽文忠

王銍默記載歐陽文忠公私通甥女為此降官而錢世昭私誌又述公自作之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為絲輕那忍折蕩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簌簌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

陸瓠集

卷四

七

甲

心何況到如今考甥女依公時方七歲公豈便有此心且詞前一段乃與僧咏柳含春回回偈相似郎仁寶亦云此詞後一拍全似他人咏公者决非公所作或錢世昭因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詆之如落第士子作醉蓬萊以嘲公也

詩誣范文正

西溪叢語載范文正公守鄱陽喜樂籍一

幻妓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
花自裁為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成離
恨只托東風管領來後以懸脂寄之題詩
云江南有美人別後常相憶何以寄相思
贈汝好顏色文子排元發云交正決無此
事且詩亦鄙俚當時妬媚者為之西嘆不
察而遂筆之也蓋小人之謗君子必汚以
財利聲色如李蒼皇門徒之傾牛音章至

堅瓠集

卷四

三

甲

代為周秦行紀何況詩詞哉

鵲糧

元張司令忘其名富而好禮慕陽鐵崖往
迎之鐵崖以其不知書弗應張乃延鮑恂
為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以妓芙蓉奉
酒酒名金盤露鐵崖題句云芙蓉掌上金
盤露效應聲曰楊柳樓頭鐵笛風蓋鐵崖
又號鐵笛道人故也鐵崖撫掌笑曰效能

文其主可知矣相得甚歡後鐵崖辭去張
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鵲糧鐵崖素愛鵲不
能却隨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鄰人貧乏者
分給之

繁知一

繁音婆知一蜀之巫山人贈白樂天詩云
忠州刺史今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為報
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辭樂天見之
邀繁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
白甫冉李端四詩竟不肯作樂天之服善
無我如此

金將平南詞

齊東野語載金將紇石烈子仁破宋劉之
昂上平南詞云萬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
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
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 舜山川

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
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
邊邦護先還楊升庵作元將似誤

四雨

宋陳善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句邦翰云
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
不如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陳謂樂
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

盛華集

卷四

五

甲

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蒼荀花王荆公以為
揔不如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閣提花邦
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四雪

郎仁寶謂李太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穆之
不落梅香雪洗蒼苔蘇東坡之海棠泥污
胭脂雪楊廷秀之雪花四出剪鵝黃是皆
以花為雪而雪且四色乎草堂庭中植此

序

堅瓠集二刻告成以示稱翁稱翁
翁羈然曰此非稼軒意也稼軒
篤學士也擁書萬卷自擬南面
百城鉅心史乘購求如不及博
聞醜記不啻溫公之每事必諮

序上

出處子雲之藩溷皆着筆札同
輩咸畏之余家貧不能得書性
懶又弗耐抄錄記誦一二輒便
遺忘忽忽有所憶口不得道以
質稼軒琅琅成誦不爽隻字洵
可繼行秘書矣而古今人事是

非得失歷歷在臆闡幽表微皆
人所未發又所稱皮裏陽秋也
平日所纂輯每百頁為一編字
必端楷卷帙且數十皆有關正
學足以羽翼名教秘未壽梓稼
軒意若有待焉者堅瓠所載不

序下

過閒情剩馥或前據卮辭或近
標別韻目存神賞聊付管城後
先所得何止八卷因狗雞林之
請不惜好事之目以是知非稼
軒意也然幽人遊子于月戶芸
窓車聲帆影閒袖出一編用資

談柄不誠下酒物哉宜乎洛陽
為之紙貴不脛而走天下也細
微必錄感觸最真談笑之間大
道斯寓是編也諧世醒世之用
半焉夫子言之矣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稼軒其深自
序

信也夫

康熙辛未清和朔秤翁彭榕序



堅瓠二集卷之一目錄

寒拾問答 各省地諱

楚中二督學 陳全滑稽

咏洩氣 賣閒

詩嘲廣文 耳聾詩

俗語歇後 清客門對

買鹽吃醋 對句

玉堂爭鬧 嘲醫

堅瓠集 卷一

抱佛脚 用舊句

嘲方于魯 舊律易字

歐公詩戲 唐解元詩

吏對 火迫鄭侯

熟熟顏回 印章

黃曆給事 東坡慕樂天

詩別字 文笑

祝石林 俗識

同東集

劣詩

詩規性急

題鳩鵲圖

懼內有理

解大紳

歐郎酒令

麻胡

三笑事

歇後詩

破瓜無元

張趙兩相

楊南峯浴

王婆醋鉢

諸理齋詩

盤門詩伯

堅瓠集

卷一

二

乙

輓卦

吝卦

騙卦

壽卦

蟹卦

丙黃侯

圓膏尖螯

蟹詩

芙蓉詞

水上打一捧

賦詩得釋

落霞

華清宮詩

角妓垂螺

詩家喻愁

石獨山單

詩咏溺婦

題松

朱文公詞

堅瓠集

卷一

三

乙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一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寒拾問答

寒山問曰有人打我罵我辱我欺我嚇我騙我凌虐我以極不堪待我如何處他拾得荅曰只是避他耐他忍他敬他畏他讓他一味由他不要理他你且看他味拾得數語非特唾面自甘直與山鬼之伎倆有

堅瓠集

卷一

十一

各省地諱

各省皆有地諱莫知所始如畿輔曰響馬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胯河南曰驢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鹽豆浙又曰歎江西曰臘雞元時江南亦號臘雞福建曰

癩四川曰鼠湖廣曰乾魚兩廣曰蛇雲貴曰象務各以諱相嘲成化中司馬陝西楊鼎與司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十歲能窺豹以楊多鬚而年少楊即曰癩子三年不似人又河南焦芳過李西涯即見簷曝乾魚戲曰曉日斜穿學士頭西涯曰秋風正灌先生耳以諺有秋風灌驢耳句也廖鳴吾道南戲倫白山曰人心不足蛇

堅瓠集

卷一

十二

吞象倫曰天理難忘癩祭魚又蜀舉子張士儼與廣士某善每見輒曰委蛇委蛇某應聲曰碩鼠碩鼠又李時嘗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言即荅以響馬能空冀北群又嚴嵩生日江西士紳致賀嵩長身聳立諸紳俯身趨謁高中玄旁睨而笑嵩問故中玄曰偶思韓昌黎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失笑耳衆亦開堂大笑

楚中二督學

嘉靖間楚中督學吳小江有愛少之癖冠者去其巾為垂髻應試吳見其額上網痕遂口占一詩曰昔日裁冠已偉然今朝引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一時傳誦無不絕倒其後錢塘金一作省吾代之所拔亦多弱冠桃源一生聞其風遂割去鬚髻入試考居四等及發

堅瓠集

卷一

三

陳全

明金陵陳全負俊才性好烟花持數千金遊燕皆費於平康市一日浪遊誤入禁地為中貴所執將昇巡城全曰小人是陳全

祈公公見饒中貴素聞其名乃曰聞陳全善取笑可作一字能令我笑即釋你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

咏洩氣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咏洩氣詩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夸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堅瓠集

卷一

四

賣閒

承天寺僧曰岫間刻賣閒詩索和憲副李如穀滋先生以詩訶之曰老禿何人敢說閒八旬行脚古來傳磨磚碓米僧家事施烏漆香度日緣閒自已偷誰敢賣賣于天譴定追還痴呆可賣閒難賣鬼斧神鎗不汝憐

詩嘲廣文

萬歷中王廣文號竹月年邁鬚齒已落更
缺一耳一生作詩嘲之曰竹月號三無無
耻齒之耻無然而無有爾耳則亦無有乎
鬚偶御史蒞府各縣屬侯見於官署中談
及斯詩以為笑謔及入謁一令忽視竹月
於班行中不覺失笑御史疑令慢已詰之
令因以實對并舉前詩御史亦大笑

堅瓠集

卷一

五

耳聾詩

弘治初杭庠沈明德嗜酒能文工於書
画董學吳原明因沈納卷取閱之與之語
且重聽命賦耳聾詩限談字因草書耳聾
二字於牌沈望見耳脚帶長以為打字亟
奔去吏喻以作詩遂口占云紅塵飛滿齋
青衫貧病年來笑更兼四十無聞聾亦順
半生多事老何堪山蟬一任鳴方歇穴蟻

從教闢正酣兀坐無言心似水對人袖手
俛清談後以貢授安慶訓導○雪濤諧史
一人以易語賦耳聾云飛在天見在田亢
有悔確乎其不可拔潛

俗語歇後

吳中黃生相掀唇人呼為小黃竅嘴讀書
某寺中一日寺僧進麩因熱傷手忒地黃
作歇後語謔之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

堅瓠集

卷一

六

光頭勒謂麩邊樸忒也僧亦應聲戲曰七
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蓋隱小黃竅
嘴四字黃亦絕倒

清客門對

一清客書門對曰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
十二孫有人續其下曰心中無半點事兩
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六箇未經出
痘見者絕倒

買鹽吃醋

萬曆中湖廣張孝廉其奸李屠兒之妻方執手調笑屠兒適歸鎖閉其門用杖擊孝廉脛哀求得脫告屠兒於官稱往渠家買鹽被毆縣令已悉前情乃置一聯於狀尾云張孝廉買鹽自牖執其手李屠兒吃醋以杖叩其脛

對句

堅瓠集

卷一

七

乙

滇南趙某仕楚中為郡守好出對句一日見坊役用命紙糊燈遂出句云命紙糊燈籠火星照命思之未得至歲暮見老人高捧曆日叩頭獻上拍案大叫遂對前句曰頭巾頂曆日大歲當頭老人認其怒已叩首乞哀守語其故厚賞而出

玉堂爭鬧

景泰間修續通鑑綱目督促翰苑各舉所

知於是丁叅議理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

扶病入館退食私寓經宿物故章主事諷

病劉治中實老劉宣化譏之曰昔人云生

老病死苦史館備矣時丁理與宋尚寶懷

尚氣失色忿詈館中陳緝熙鑑作一詩云

叅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

毒手拋青史故發僉言污玉堂同輩有情

難勸解外郎無禮更傳揚不知班馬韓蘇

堅瓠集

卷一

八

乙

董曾為修書開幾場

嘲醫

世譏庸醫者甚多近見諧史一條云一醫

治一肥漢而死人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為

我擡柩至墓所醫人率妻子共擡至中途

力不能舉乃吟詩云自祖相傳歷世醫妻

續云丈夫為事累連妻長子云可奈尸肥

擡不動次子云如今只揀瘦人醫

抱佛脚

士子遇文宗按臨始用功讀書謂之抱佛脚不解其故後見中山詩話王荆公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容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的對王大笑則抱佛脚之說相傳已久而未知所本及見宋張子正世南宦

堅瓠集

卷一

九

乙

游紀聞云雲南之南有番國俗尚釋教人犯罪應誅者捕之急趨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願髡髮為僧以贖前罪即貫之諺云問時不燒香急則抱佛脚本此

用舊句

杭有一婦夫死未終七即嫁被族人訟於官浼金編修為解釋臨審時金以他事見令伴問此婦何事令曰丈夫身死未終七

嫁與對門王賣筆金曰月移花影上闌干春色惱人眠不得令笑而從未減

嘲方于魯

徽人方于魯以造墨起家多薦紳交有長安貴人寄蘭州戒於方時已四月矣方急為製衣服之以誇示賓客汪南溟作詩嘲之曰愛殺蘭州乾韃絨寄來春後越裁縫寒回死等桃花雪熱透生憎柳絮風忽地

堅瓠集

卷一

十

乙

出神尋細脚有時得意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總着絨衣便不同

舊律易字

廣東二貢士爭名至相毆友人用舊律易字諷之曰南北齋生多發顛春來爭榜各紛紛網巾扯作黑蝴蝶頭髮染成紅杜鵑日落玉童眠閣上夜歸朋友笑燈前人生有打須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歐公詩戲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
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
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
一日歐公與王拱辰同在會間原父戲曰
有一學究訓徒誦毛時至委蛇委蛇徒
念從原字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姨
母得再誤明日徒觀乞兒弄蛇飯後方來

堅瓠集

卷一

七

先生怒其來遲欲責徒曰遇弄姨者從衆
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遲也歐公
亦為噤然蓋歐公與拱辰同為薛簡肅公
婿歐公先娶王夫人姊亡後再娶其妹故
拱辰有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
夫之戲按簡肅公墓文拱辰兩為公婿而
詩話皆作歐公未知何故

唐解元詩

吳令命役於虎丘採茶役多求不遂諧僧
令筭僧三十復枷之僧求援於唐伯虎伯
虎不應一日偶過枷所戲題枷上曰官差
皂隸去收茶只要紋銀不肯賒縣裏捉來
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見而詢之知
為唐解元筆笑而釋之○又伯虎嘗出遊
遇雨過一皂隸家以紙筆求面伯虎遂画
海獅數十題其上云海物何曾數着君也

堅瓠集

卷一

七

隨盤饌入公門干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
時敲窟臂戒菴漫筆作瞿炳暘作

吏對

秦興令胡瑤暉一門子坐堂時見一吏挑
之與偶語令怒欲責治之吏漫云渠是小
人表弟叙家常耳令遂出對曰表弟非表
兄表子汝能對免責吏曰丈人是丈母丈
夫令嘉其善對笑而釋之

火迫鄧侯

唐原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入長安日
首收圖等時人目之曰火迫鄧侯宋南渡
有郭某為將自比諸葛酒後輒咏三顧頻
繁兩朝開濟之句屏風便面一一書此未
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困時謂之尿汁
諸葛正堪作對

熟熟顏回

代醉編宋陳繹好為敦朴之狀時謂熟熟
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對
策言事有痛哭太息語執政惡而斥之繹
時翰林學士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王
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熟熟顏回

印章

天順間錦衣門達甚得上寵有桂廷珪者
為達門客乃私鑄印章曰錦衣西席後有

堅瓠集

卷十

三

乙

甘棠為洗馬江朝宗塔棠亦有翰苑東牀
印章一時傳賞可為的對

黃歷給事

林居漫錄王涇峯守初入諫垣例當建白
乃請行令各省直少印黃歷每畜止給里
長一本而畜民就觀焉以省國用同時某
御史倣其意請少印青由每畜止給里長
一張而畜民併列焉以節冗費都人為之

堅瓠集

卷十

四

乙

語曰黃歷給事青由御史宋紹興間趙需
名鸞鴨諫議見昨非菴日纂成化中胡汝
寧號蝦蟆給事身臺青鎖何代無賢

東坡慕樂天

洪容齋隨筆東坡慕樂天因以為號按南
賓志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跡樊漢柄詩
曰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凜不磨人
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為才多可証

訓別字

春日與友踏青郊外聞一蒙師訓搯鼓武
註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搯之持誤
訓特友急叩館門連呼先生蒙師驚愕問
故友曰裝子搯鼓柄好搯蒙師大慚相與
一笑而別猶記有一師姓潘訓只今惟有
鷓鴣飛鷓誤訓作庶人謂之潘庶鷓以其
兄號庶康也

堅瓠集

卷一

五

乙

文笑

一童縣試蒲盧也題中云此一蒲盧也俄
而拱把俄而合抱俄而叅天蓋狀其易生
如此主司批云不消幾時蒲盧塞滿天地
問矣又先生訓初學以記誦借用之法其
徒記魯衛之政兄弟也文謂魯之政即衛
之政可也謂衛之政即魯之政可也後作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遂借用此

調見者噴飯曾見一士作莫我知也夫為

三疊法云我非鳳也人以我為德衰之鳳

莫鳳知也夫我非狗也人以我為喪家之

狗政狗知也夫我非虎也人以我為貌似

之虎莫虎知也夫嗟乎好奇而不顧其安

若此譚概載雖使五尺之童二句破云以

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或欺焉

可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

堅瓠集

卷一

六

乙

嫌其欠簡從他日作魯人獵較二句破云

魯俗頽聖人雷又嫌其囁且晦須不長不

短點切題面字眼方醒人目一日作子之

燕居節破云記聖人之鳥處甲之出頭而

天之側頭者也一士作二女果題中二股

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

以之奉瞽瞍也又聞今交九尺二句破云

約莫一丈長只好死吃飯聞者絕倒

祝石林

給事祝石林曾為黃陂博士入郡遇黃岡令劉星岡心易之而與其抗直曰吾鄉士人有大哉堯之為君一節題破云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曰吾鄉亦有一破題是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破云處無可奈何之地遇絕不相干之人同官絕倒明年祝登第劉以考察去位

堅瓠集

卷一

七

俗識

譚概宋太學各齋除夕設祭品用枣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識南都鄉試前一日居亭主人必煮蹄為餉取熟題之意又無錫呼中字如粽音凡大試親友則贈筆及定勝糕米粽各一盒祝曰筆定糕粽○又宗師歲考前一日禱於關聖者必置筆與錠等子於神前取必定一等之意其祝文

云伏願瞌睡瞭高犯規矩而不捉糊塗學道屁文章而亂圈更為可笑○吾蘇近有一笑話因屁文章附錄之秀才與光棍經紀三人會飲各以所志行一令經紀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西太湖變子蜜淋喻每筋末至秀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低試

堅瓠集

卷一

七

官射瞎子驢眼睛拿我這樣屁文章圈滿子考第一名一時傳以為笑

同東集

悅生堂隨抄吳僧法海好作惡詩萃成帙劉從事為序云師雖習西方之教頗同東魯之風因題曰同東集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既為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劣詩

東谷贅言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
酣訪隣曲隱翁見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甚
開乃朗吟宋人詩曰牕前一様梅花月添
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誦宋人
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
恐其作詩唐突梅花也狂生忿其嘲已肆
詬而去明日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

堅瓠集

卷一

九

七

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發在百花潭上看
守杜工部祠堂間者絕例

詩規性急

駒陰冗記定海太守沃泮性褊急官路鮮
合者王襄敏越為詩規之云今日牧民當
尚簡此行聽訟貴行寬黃堂正是三公路
莫負吾儒洗眼看泮終不能用晚年家居
猶許奏大臣過失坐成榆林後宥還

題鳩鵲

雪濤諧史楚中一顯者常苦嫡庶不睦聞
聲自內徹外偶一詞客來謁值其內顯
者欲借端亂其聽指所懸鳩鵲圖請詞客
賦之客因題曰鳩一聲兮鵲一聲鳩呼風
雨鵲呼晴老天却也難張主落雨不成晴
不成相與大笑內聞之亦解

懼內有理

堅瓠集

卷一

七

七

或論三綱之義夫為妻綱五行之道陽伸
陰訓則夫宜無有畏於妻者祝瑛美曰太
平廣記王經天門子云凡男命皆起於寅
寅純木之精也女命皆起於申申純金之
精也未有木而不畏金者也又男道主火
女道主水未有火而不畏水者也况陽能
發育主生陰能收斂主殺未有不樂生而
畏死者也此懼內之理鮮有知者

解大紳

解縉嘗從永樂遊內苑上登橋問縉當作何語對曰此謂一步高一步及下橋又問之縉曰此謂後邊又高似前邊上大悅一日上謂縉曰卿知官中夜來有喜乎可作一詩縉乃吟曰君王昨夜降金龍上遽曰是女兒縉即曰化作嫦娥下九重上又曰已死矣應曰料是世間留不住上笑曰已

堅瓠集

卷一

二

乙

歐陽酒令

歐陽公席間行令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商人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公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荅曰當此時徒已上罪亦做了○七修類藁郎仁寶與群

士嘗飲管令以犯盜事為對一曰發塚可對高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可對黑夜私奔眾曰私奔非盜繼者爭曰原其情非盜而何一人曰打地洞可對開天虓眾又曰開天虓決非盜對者解曰今之歛人財而幹公事者剋滅其物豈非盜乎開天虓即諺所謂分子頭也又一人曰尤有好者三樽船可對四人轎眾哄而笑坐有四轎者不

堅瓠集

卷一

三

乙

樂郎曰昏愚不等賢者當稱四傑入四科不肖者可謂四獸等四凶豈曰盜焉眾然之而四轎之客亦樂

麻胡

成郎中貌陋多髭再娶之夕岳母謂之曰我女一菩薩乃嫁麻胡成聞之作詩曰一椿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為人收生反生子於產家而醫人因急症死於病家者又蔡倉官權巡捕而為盜劫掠一時畏盜口稱爺爺盜以其平昔頗作威福而故擊之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椿堪笑事捕官被盜叫爺爺

堅瓠集

卷一

三

乙

歇後詩

有時少灣者延師頗不盡禮致角口而去或用吳語賦歇後詩嘲之曰少灣主人吉日良時東修且是爺多娘少身材好像夜叉小鬼心地猶如短劍長鎗三杯晚酌金生塵水兩碗晨餐周發商湯年終算帳索咸席百家姓有索劈拍之聲一頓槌打破瓜無元

輟耕錄一人娶妻已破瓜無元袁可潛作如夢令贈之云今夜盛排筵宴準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張趙兩相

南昌張位蘭谿趙志臯皆與張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為州同後屢遷俱於辛卯拜相太倉王元馭當國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

堅瓠集

卷一

三

乙

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楊南峯浴

俗傳三月三為浴佛日今作四月八日六月六為浴狗浴日有客謁楊南峯循吉值三月三日楊以浴辭客謂其傲思以報之楊乃于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辭以浴楊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我洗浴我今訪君君亦浴君

訪我時三月三我訪君時六月六

王婆醋鉢

輟耕錄松江俞俊負氣傲物伯顏柄國賦
清平樂長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稿
落落殘星猶弄曉豪傑消磨盡了放開湖
海襟懷休教鷓鴣驚猜我是江南倦客等
閒容易安排為人所詎幾罹禍患張士誠
據有平江日俊以賄通松江偽尹鄭煥署

堅瓠集

卷上

五

宰華亭酷刑剝邑民恨入骨髓袁海叟
作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衮衮正當
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人
皆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
伏誅暴屍於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
朽屍墮醋鉢為其所碎王婆年老無知誤
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吃惡
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諸理齋詩

鳳林夏五名景待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
合欲再延妻曰何為又增人口夫不從又
延羅成吾持諸理齋亦館於夏戲曰夏五
本是五增口便成吾四維尚未去如何又
請羅又夏五甚短妻極長每同立僅齊妻
乳理齋作歇後詩詭曰夏五官人罔談彼
夏五娘子靡恃已有時堂前德建名剛剛

堅瓠集

卷上

三

撞着果珍李

盤門詩伯

萬曆初盤門外兄弟二人張蘭谿張蘭洲
爭以惡詩倡和高自矜許或作詩嘲之曰
盤門城外兩詩伯蘭溪蘭洲同一脉胸中
全無半卷書紙上空污數行墨泥花溪頭
杜少陵潯陽江口李太白三公陰靈猶未
散終日在天尋霹靂有朝頭上唾聲能誤

猶言响打殺兩個直娘賊

輓卦

元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資一時之詭浪不為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象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

堅瓠集

卷一

七

乙

吝卦

元平江蔡宗魯曾作吝卦以譏守財虜曰吝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為象曰吝鄙嗇也利居閒无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于周急悔亡无攸利象曰吝于周急莫惜其貧也悔亡无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于私也不養其親

堅瓠集

卷一

六

乙

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于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可无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于內吝于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于內畏寡妻也吝于教子終无所成也

騙卦

元扶風馬文壁 璣見人多華而不實因作騙卦曰論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

堅瓠集

卷一

元

乙

于君子象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于正言諱或庶幾也終凶論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論君子以求各干祿初九論于同朋无咎象曰同朋于論又誰咎也九二畧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眾聽也六三來其誦酒食用亨象曰來其誦民取則也亨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

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誦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誦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誦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誦眾怒殺之何過也論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

壽卦

堅瓠集

卷一

元

乙

挑燈集異嘉靖間維楊富室下菊亭隱而壽者也其祝辭連楹布壁周卜村撰壽卦以壽之卦曰壽元亨元永貞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壽順動以豫靜而有恒故壽壽元亨天下通也元永貞无咎德相承也君子吉慶无窮也小人否不克終也天地壽故四時行而萬物亨聖人壽則王道成而天下平壽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引年壽君子

以積躬累仁協于上下以承天佑初一壽
于躬酒食貞吉无咎无譽象曰酒食无譽
樂以正也次二壽于室小有慶其樂衍衍
吉悔亡象曰其樂衍衍吉室家慶也次三
壽于庭以其玄纁吉朋至斯乎小人參用
象曰玄纁之吉交以德也小人勿用其儀
忒也次四壽于宗不于其門于其野有攸
往无不利象曰于野之壽道大光也利有

堅瓠集

卷一

三

乙

攸往民所宗也次五壽于王國錫汝保極
受茲介福八荒攸同元吉象曰壽于王國
以尊同也錫汝保極乃化中也介福元吉
其龍隆也次上壽奕世无疆自天佑之吉
无不利象曰奕世无疆何永壽也吉无不
利自天祐之也

蟹卦

予性嗜蟹擬隸蟹事以補傳肱蟹譜之遺

因作蟹卦曰蟹亨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
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蟹解也順以兌剝而
烹故解也利涉大川終无尤也至于八月
有凶其道窮也象曰蟹澤上于地君子以
飲食宴樂初六用憑河需于沙出自穴盈
缶象曰需于沙宜乎地也盈缶乃大得也
九二蟹用牡大壯朋至斯乎一握爲笑勿
恤永吉象曰朋至斯乎道大光也六三外

堅瓠集

卷一

三

乙

剛內柔包荒不遐遺剝之无咎象曰剝之
无咎應乎天也九四備物致用君子有蟹
不速之客三人來食之終吉象曰君子有
蟹志喜也食之終吉不素飽也六五曰幾
望利西南不利東北象曰幾望有損乘天
時也不利東北察地脉也上六觀我朵頤
齊咨涕洟君子吉小人否象曰觀我朵頤
亦不足貴也君子吉尚賓也小人否尚口

乃窮也

內黃侯

內黃侯蟹也詩人玉屑載曾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歎賞內黃侯風味尊前第一流只合躡跣付湯鼎不須辛苦上糟丘清異錄蟹曰含黃伯

圓膏尖螯

山家清供蟹生于江者黃而腥生于湖者

堅瓠集

卷一

三

乙

紺而馨生于漢者蒼而清又曰圓臍膏尖碎螯秋風高圓者豪峭舉手不必刀羹以蒿尤可饗因舉山谷詩曰一腹金相玉質兩螯明月秋江所謂詩中之騷也

蟹詩

墨莊漫錄毗陵士人常某為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譏朱劭父子惜其全詩不載又有常將冷眼觀磅

蟹看你橫行得幾時之句

芙蓉詞

宋高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談為高季迪詞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遵後

堅瓠集

卷一

三

乙

絕芳雁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採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柰月朦朧人杳杳水茫茫論其優劣後來居上

水上打一棒

七修類稿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黜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黜中生員往訴於府府公不為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

一棒猶言無用也府公聞而不察疑其置
語喚回詢之生員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
當免其役因賦詩曰丈七琅玕杖碧流一
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
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鴛鴦齊起白
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鈎
守大賞遂除其役

賦詩得釋

堅瓠集

卷一

三

乙

弘治間餘杭貢士符楫未第時舟行過土
豪之灘亂其菱芡被留聞為秀才請作詩
楫口占云儂是餘杭符秀才家間有事出
鄉來撐船稚子雖無識總是豪灘忒佔開
笑而釋之又汝水有放生池官禁採捕有
士子垂釣於中為邏者所獲送之有司問
知士人試以詩釣者口占曰投却長竿捲
却絲手携簞笠賦新詩如今刺史清過水

不是漁人下鈎時禮而釋之

落霞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古今奇文因學記聞以為本原
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揚柳共春旗
一色語丹鉛錄又引文選褚淵碑風儀與
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隋長壽寺春
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葢明月與巖桂分叢

堅瓠集

卷一

三

乙

勃語本此何首青出于藍蓋雲叢說代醉
編皆以落霞為飛蛾蒼野鴨也鴨欲食飛
蛾而相逐故曰齊飛若雲霞又何云飛即
仁寶以飛蛾為悞前解可笑其云落霞乃
鳥也曾於內臣處見之形如鸞差大遍體
排羽飛則文采可觀未知孰是

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精練奇麗遠出李義

山往牧之上而敢見於唐音及品彙隱
叢語長安古志各載其一楊升庵備錄於
丹鉛錄中門橫金鎖聞無人落日秋聲渭
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
一銀河漾漾月輝耀樓礙星邊織女磯橫
玉叫雲天如水浦空霜霰不曾飛二障掩
金雞著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
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三草遶回磴絕
更無人倚玉闌干

堅瓠集

卷一

三

九

角妓垂螺

丹鉛錄張子野詞垂螺定額走上紅裙初
趁拍晏小山詞雙螺未學同心縮已占歌
名月白風清長倚昭華笛裏聲又紅窈碧
王新名舊猶縮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
覺未多垂螺雙螺蓋當時角妓未破瓜時

額飾

詩家喻愁

詩人有以山水喻愁者杜少陵云夏端如
山來瀕洞不可撥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
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李頎云請量東海水
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
點愁如海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

堅瓠集

卷一

三

九

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候蓋以三者
比愁之多尤為新奇與中有比意味更長

石獨山單

八閩志莆田鳳凰山有廣化寺宋翁點讀
書寺中夜醉擊鐘一人出呵之點亦轉詰
其人應曰能屬對吾語汝乃云拆破齋文
三石獨點曰分開出字兩山單其人領之
曰正郎言訖不見後點官至正郎石獨山

單皆園中花名也

詩以溺婦

東谷贅言松溪戴珊督學南畿偶艤舟蘇
之盤門見少艾溺死水濱命縣官掩之命
諸生賦挽詩蔡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
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素手尚籠羅
袖薄清波難掩玉容羞蕪烟綠暗香魂杳
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關歌此曲月明

堅瓠集

卷一

元

4

風細不禁愁戴大稱賞對教官惜之曰此
生詩有音響而無氣骨吾恐冬華之木不
實早慧之子不壽明年佃果死

題松

東谷贅言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
三百年物也縣尹立公署命工伐之處士
研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樑材無
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冷誤他雲

外鶴歸來縣尹讀詩悵然遂止其伐

朱文公詞

清江紅詞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
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
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
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鐘祿奈
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
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

堅瓠集

卷一

甲

九

傳為朱文公作翁謬舉以問公曰乃一僧
作僧亦號晦庵云文公有水調歌頭富貴
有餘樂負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
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干
古恨難收何似鳴笳子散髮弄扁舟鷗夷
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午乘卿相歸把釣
魚鉤春盡五湖烟浪秋天一夜雲月此外
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堅瓠二集卷之二目錄

初日詩 新月詩

嫦娥 結璘

牽牛織女 織女祠

鵲橋仙 孟婆

石尤風 夜半鐘

鼓轉六更 王探花判

水底月詩 陸放翁詞

堅瓠集 卷二

馮當世詩 呂文穆

韓魏公 張元

求閒 處閒散

偷閒 歐陽伯樂

蜂丈人 此翁又出

嬰兒木片 擊門錐

王吉婦 布袋和尚

文若詩 童謠

異僧 般若菴僧

驛童對 黃萊集

弔張士誠詩 老頭兒

雪詞 蒲江紅

彭友信 大明皇帝

大明一統 兄弟應兆

劉誠意題箸 倒騎驢

安亭萬二 峴山徐九

堅瓠集 卷二

僧謙牧 趙雙視

象簡龍衣 鐵尚書女

中秋不見月 完顏亮詞

數子 銀豆謠

九仙夢對 陽鱗

徐白雲 名帖字大

老僧干謁 十里荷花

史彌遠詞 小僧詩阻

原缺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二

甫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初日詩

宋藝祖微時見客詠初日詩即應聲曰大

陽初出光刺捷松窓暇錄作欲出未出光赫赫

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

月益宋以火德王天下及登極僭竊之國

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已兆於詩後國史潤

堅瓠集 卷二 十一

色之云未離海嶠千山黑繞到天心萬國

明便覺卑弱

賦新月

后山詩話宋盧多遜當直藝祖命賦新月

限用些子兒詩曰太液池邊玩月時好風

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

些子兒錦繡萬花谷載後二句云誰家鏡

匣參差蓋露出楞邊些子兒尤覺善狀王

禹偁當直亦賦新月限敲稍交韻詩曰禁
鼓樓頭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稍誰家寶
鏡初磨出玉匣參差蓋不交似做多遜之
意不知二詩皆祖老杜塵匣元開鏡之句
禹偁詩桐江詩話作曹希蘊作七修類藁
郎仁寶與王義中玩新月語及二詩義中
賦一詩曰風外空傳藥杵敲雲邊微見桂
枝稍定疑今夜蟾蜍小含出明珠口未交

堅瓠集

卷二

十一

乙

清新俊逸不減前詩

嫦娥

吹劍錄月與日並明人所敬事詞人以嫦
娥之說吟咏極其褻狎至云一二初三四
娥眉天上彎待奴年十五正商與君看按
嫦娥奔月事見歸藏又淮南子曰羿請不
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奔月許慎注
曰嫦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

然嫦娥之說不經學齋佔俾謂即常儀占
月之誤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鳳
洲詩云不信瑯弧摧九日却留明月隱嫦
娥足破其謬然昔有當時射日弓猶在何
事無能近月官句其說亦非始於鳳洲矣

結璘

黃庭經云高奔日月上吾道鬱儀結璘善
相保註引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
璘奔月之仙據此則奔月者不止一嫦娥
矣是月為逋逃藪也袁郊詩云嫦娥竊藥
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羿遍尋無覓
處誰知天上亦容奸又月中有仙人宋無
忌祈月桂者為吳剛或為吳質又登真隱
訣曰上真之道七鬱儀奔日文為最結璘
奔月文為次蓋鬱儀者羲和也結璘者嫦
娥也據此則結璘乃嫦娥別名也

堅瓠集

卷二

三

乙

牽牛織女

述異記天河之東有美女天帝女孫也機杼勞役織成雲霧天衣容貌不暇整理帝憐之嫁與河西牽牛自後竟廢織紵帝怒責歸河東使一年一度與牽牛相會淮南子曰烏鵲填橋而渡織女張衡云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渡河之說非止世俗之見也○荆楚歲時記道書云牽牛娶織女

堅瓠集

卷二

四

乙

借天帝二萬錢備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又云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聲為黃姑古樂府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黃姑織女星相去不盈尺劉筠詩百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李後主又誤以黃姑為織女有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句按史記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代醉編謂

河鼓十二星在牽牛北非牽牛七夕良會使河鼓冒此虛名能無遺憾

織女祠

中吳紀聞崑山縣東地名黃姑傳牽牛織女降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水水湧溢牽牛不得渡因名為百沸河鄉人立祠祀之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夫多避地東岡范生題詩祠壁曰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

堅瓠集

卷二

五

乙

邊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獨存織女焉

鵲橋仙詞

齊東野語宋慶之寓永嘉時逢七夕學徒釀飲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一士致仙扣試事忽此動大書文章伯降慶之怪焉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即以八煞為韻忽運此大書鵲橋仙一闋云

寫輿初駕牛車齊發聽隱隱鵲橋伊軋尤
雲端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綵
幔月明銀蟾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
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滄海粟載此詞為
宋徽宗附此作未知孰是

孟婆

古稱風神為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
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

聖瓠集

卷二

七

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按北
齊李嗣諫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
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女遊于江出
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其帝女故稱孟婆丹
鉛總錄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船解野
人相傳為孟婆發怒

石尤風

石尤風詩人多用之不見其義宋孝武丁

督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陳子
昂入峽阻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
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
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
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一作郎留盧泰
卿詩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
酒不及石尤風李義山詩來風置石郵江
湖紀聞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尤

聖瓠集

卷三

七

為商遠行不歸妻憶之病臨亡長歎曰凡
有商旅遠行者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
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
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為名故
曰石尤遇石尤風密書吾為石娘喚取尤
郎歸須放吾船行十四字投水中風即止
又紫竹軒雜綴石尤江中虫名此虫出必
有惡風雨故曰石尤風

夜半鐘

唐張繼宿楓橋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六一居士謂繼此詩句則佳矣奈夜半非鳴鐘時或云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或云惟承天寺至半夜則鳴其他皆五更鐘也庚溪詩話云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寺鐘皆鳴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白香山云新秋

堅瓠集

卷二

八

乙

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曰悠然旅榻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隔水悠悠午夜鐘則詩人皆言之不獨繼也他處亦皆半夜鳴鐘不獨姑蘇也南史載齊丘仲孚少好讀書以中宵鐘鳴為限則夜半鐘其來久矣

鼓轉六更

夜漏五五相過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藝祖以建隆庚申受禪問國祚修短於陳希夔有只怕五更頭之言蓋庚更同音也藝祖命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二點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即轉六更謂之蝦蟆更嚴鼓鳴鐘禁門方開百官隨入終宋之世皆然楊誠齋有天上歸來有六更汪水

堅瓠集

卷二

九

乙

雲有亂點傳籌殺六更之句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而宋亡謂非五更頭乎元延祐九年庚申而順帝生順帝實宋少帝趙昞子明兵入燕都遁去時呼庚申君劉尚質庚申帝大事記可見明高皇方號順帝云然則藝祖命轉六更亦與數暗符矣○開元遺事云宮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疑是設言耳

王探花判

醒睡編探花王剛中為御史出巡福建尤溪張松茂與鄰女金媚蘭私通被獲到官王見簾前蛛網懸蝶指謂張曰汝能賦此免罪張即曰只因賦性太顛狂遊遍花叢覓異香今日悞投羅網裡脫身還籍探花郎王又指竹簾命金賦之遂吟曰綠筠劈破條條直紅線相連眼眼奇只為如花成

堅瓠集

卷二

十一

乙

片段遂令失節致參差王稱賞見二人供狀俱未議婚即判云佳人才子兩相宜致福端由禍所基判作夫妻永諧老不勞鑽穴隙相窺人目為王方便云

水底月詩

曾於友人處見被書中有水底月詩云皎潔明蟾夜氣寒清光上下兩團圓瑤池王母呈冰鏡水底神人獻玉盤一任浪掀流

不去幾回龍戲欲吞難叮嚀醉客休來捉會悞詩人溺素瀾惜作者姓名不傳

陸放翁詩

陸務觀初娶唐氏于母夫人為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因出之改適同郡宗子常春日出游相遇於沈氏園亭唐以語趙遣致酒餽放翁悵然為賦叙頭鳳詞題園壁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

堅瓠集

卷二

十一

乙

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唐氏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未幾唐怏怏而卒聞者為之愴然

馮當世詩

馮當世京未第時客餘杭縣為官逋所拘計窘無出題詩所寓寺壁云韓信棲遲頂

羽窮手提長劍喝秋風吁嗟天下蒼生眼
不識男兒未濟中一胥魁范某見之爲白
令丐寬假令疑胥受賂游說胥曰馮秀才
甚貧安所得物賂某昨見其所留詩知他
日必貴令索其詩觀之卽笑而釋其事後
京果三元及第

呂文穆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睦

堅瓠集

卷二

三

乙

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與溫仲舒讀書
于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有撥盡寒
爐一夜灰之句及蒙正登第乃迎二親同
堂異室奉養之妻自姓宋傳音謬以母姓
爲妻姓破密緣此附會也惟噎瓜亭在府
城南蒙正微時拾遺瓜于此後作相建亭
示不忘也○堯山堂外紀蒙正朝罷歸衙
偶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夫人因舉撥灰

詩諷之乃已又隨事諷諫嘗題鴨吻云獸
頭原是一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擡
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

韓魏公

韓魏公琦鎮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報曰
大叔方睡不卽與通清臣因題詩於壁曰
公子乘閒卧碧幃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
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

堅瓠集

卷二

三

乙

曰吾久欲見此生竟有東床之選○又士
人膺作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
豪邁蔡與三千緡作書并果物遣四卒送
於公士因謁公以其故請罪公曰君謨手
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復作書令見夏太
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敢於爲我書又
能動君謨之意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閩中
夏竟官之

張元

宋慶曆間華州進士張元累舉不第落魄
不得志負氣倜儻嘗薄游塞上觀覽山川
有經畧西鄙意元詠雪有戰退玉龍三百
萬敗殘鱗甲滿天飛之句其詠鷹詩有有
心待搗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之句欲
謁范韓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
之市而自笑其後二公聞而召見躊躇未

堅瓠集

卷二

西

乙

用元乃間走西夏結連囊霄謀抗朝廷連
兵十餘年大為邊患後秦檜為相一士假
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以白金五百金
繳原書管押其回檜見之即袖以官復厚
贈之或問其故檜曰有胆敢假檜書若不
以一官束縛之則南走胡北走越為禍不
淺觀檜此舉加於韓范一等矣

求閒

行營雜錄有一士甚貧夜則露香祈天益
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
汝所欲士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
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閒以終其身足
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
得若欲富貴則可是清樂天所靳惜百倍
於功名爵祿而世之閒人反勞擾以求多
事不亦愚哉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

堅瓠集

卷二

五

乙

不是等閒人

處閒散

張士誠據平江明兵圍之唐伯剛和人泥
字韵云玉樓金屋愁如海布襪青鞋醉似
泥謂居權要者不如處閒散之樂王元載
亦誦一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
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
愁與唐詩相類

偷閒

張伯起譚輅天下有大盜而距其小者也
曹馬盜人天下呂黃盜人國可謂能盜其
竟皆不免禍至有欺世盜名者所盜無形
宜若可免禍而亦有報益名者造物所忌
不可以大位厚貲盜之也計世間惟一閒
字可盜語云偷閒偷即盜之謂也盜此庶
幾無禍○有貴人遊僧舍酒酣誦唐人詩
堅瓠集

卷二

七

歐陽伯樂

曰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僧
聞之而笑貴人問僧何笑僧曰尊官得半
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
夸堅志宋吉州士子赴省書前牌云廬陵
魁選歐陽伯樂有人作詩誚之曰有客遙
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
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蜂丈人

雪濤集明高皇微行至田舍見一村翁問
其生庚翁言年月日時皆與高皇同高皇
曰爾有子乎曰無有田產乎曰無高皇曰
然則何以自給曰吾養蜂耳曰爾蜂幾何
曰十五桶高皇默念我有京省渠有蜂桶
敵之此年月日時相合之符又問爾於蜂
歲割蜜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不

堅瓠集

卷二

七

難結每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
不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聽蜂自啖為卒
歲計我以春夏所割蜜易錢帛米粟量入
為出以糊其口而蜂有餘蜜得以不餒明
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飽他
養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盡割之無
餘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無蜜皆莫
我若也高皇歎曰民猶蜂也上不務休養

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而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密之類也蜂丈人之言可以為養民者法

此翁又出

劉氏鴻書高皇在御好微行以察人情之背向常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二人起共語高皇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內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

堅瓠集

卷二

七

乙

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踰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悞耶高皇聞而異之即以手足異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人頭枕藉脚踰石耳高皇聞之不覺汗浹于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矣

娶几木片

七修類稿高皇帝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

酒家問其鄉里生曰四川重慶人高皇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次邦大國大明君高皇大喜又舉娶几木片命賦詩生吟曰寸木原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葦端用定向人間治不平高皇歎賞探錢償酒家而去明日召生入謂之曰汝欲登葦端乎命為按察使

堅瓠集

卷二

九

乙

擊門錘

龍興記高皇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錘有惡則擊之一夕夜將半以擊宮門而入高皇問之曰睡不安思上爽基耳甫爽俄報太倉災遽命駕往救誠意止之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往則旋斃車中矣高皇驚問曰乾象有變特來奏聞問何人為謀曰早朝衣緋者是明晨西班中果有一臣

衣緋命縛之卽取袖中懸哨鴿欲放之則鴿已死蓋以鴿爲號起伏兵也

王吉婦

龍興記高皇戰偶失利夜行宿於妓館明發語姓名題於壁間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倒出得了一是爲土之一皆不解後生子聞上登極因錄以聞遂命工部造府封子爲王其婦不召見蓋言王吉

堅瓠集

卷二

三

婦得子爲王也

布袋和尚

洪武政尚嚴猛天下股慄一日遊一寺令正從者入內情無一人見壁間画一布袋和尚墨痕猶新旁題偈云大千世界浩浩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以諷也亟索其人不得

文若詩

雙槐歲抄仁祖先家泗州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曰汴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筭入皇明暫携諸將停蹄騎來看中原第一城詩作於元而皇明之句已與國號相符矣

謠童

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謠曰富漢莫起樓富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王國高皇於丁未年卽吳王位卽羊兒年也

堅瓠集

卷二

三

異僧

洪武徵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衆曰擊磬賣詩聲絕詩成高皇因指雞卵爲題僧卽吟云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卽落清天星僧已先知聖主而假詩以爲之兆也

般若庵詩

洪武戰江南日投太平府般若庵欲借一宿僧異其狀輒問爵里姓名因題詩寺壁曰戰退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管叨叨問姓名後僧恐人見聖去其詩登極後遣人視詩在否衆僧惶恐有僧補一詩使返以無對命鎗僧至將殺之僧曰御詩後吾師有詩在焉閣何詩僧誦曰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恐惹

聖德集

卷二

三

乙

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高皇喜寺僧皆免究

驛童對

洪武定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高皇口能對乎日能高皇日七歲兒童當馬驛兒應聲曰萬年天子坐龍廷高皇大悅獨其役而官之

黃蔡葉

張士誠據吳時其弟士信爲相專用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圖事三人皆迂濶不識大計輕薄者因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瀆吳元年丁未秋大將軍徐達破蘇州三人皆伏誅刻其腸而懸之至成枯腊

弔張士誠

聖德集

卷三

三

乙

杜東原 瓊耕餘錄有弔張士誠詩云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臺走鹿群睥睨金湯空自固倉皇珠玉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嗟無豫讓風雨年年果食節麥孟誰上太妃墳此蓋當時有感于士誠者但不載誰作近聞堯山堂此詩乃天台王澤作

老頭兒

洪武微行聞一老嫗呼上為老頭兒高皇怒卒徐太傅家繞室行沉吟不已時太傅他往夫人震恐再拜曰得非妾夫負罪耶高皇曰非也嫗毋恐令召五城兵馬司總兵至曰張九四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朕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為老頭兒遂儻其里一空而徙吳民居之

雪詞

堅瓠集

卷二

詞

乙

張明善元之遺老能以詼諧諷人張士德攘奪民地以廣園囿偶雪夜張宴邀明善詠雪明善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殺吳民都是你難道是國家祥瑞士德大慚

滿江紅

洪武居滁陽時欲圖集慶與徐達間行至江口欲買舟以覘江南虛實值歲除呼舟

人無應者有夫婦老人載一小舟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為食明辰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高皇聞此吉語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孫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江中渡船謂之滿江紅云

彭友信

堅瓠集

卷二

五

乙

彭友信攸人歲貢至京一日高皇微行偶相值忽見紅霓口占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駕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高皇異之相約明辰會於竹橋同早朝翌辰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高皇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司

大明皇帝

閒居筆記京師佛刹曰多寶高皇遊寺見
幢幡上畫書多寶如來高皇曰寺名多寶
有許多多寶如來左右寂然無答翰林學
士江懷素請對許之對曰國號大明更無
大大明皇帝高皇稱善遂陞吏部尚書以
彰其才

大明一統

劉三吾侍高皇微行入市小飲無物下酒

堅瓠集

卷上

七

高皇獨吟曰小村店三杯兩盞無有東西
三吾未及對店主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
不分南北高皇稱其才明日召至欲官之
店主以元人辭不受仕

兄弟應兆

明初豫章士人兄弟由貢入太學夜夢人
語曰七竅比干心如是數次翌早言夢兄
弟不殊未詳其義時五月競渡生儒出遊

惟二生篤志不出高皇偶微行至號舍聞
書聲大喜見案上有藕一截因出對曰一
彎西子臂兄弟齊聲對曰七竅比于心高
皇稱賞命銓部以御史授之

劉誠意題箸

雪濤集劉誠意基初見高皇與坐賜食問
曰先生能詩乎對曰吟詩儒生事也高皇
因舉斑竹箸為題誠意應聲曰一對湘江

堅瓠集

卷上

七

玉並看二妃曾洒淚痕斑高皇橫眉曰秀
才氣味誠意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總屬留
侯一借間高皇大悅

倒騎驢

蜀中一耆儒題張果老倒騎驢圖詩云世
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
回頭看語雖淺喻世甚切

安亭萬二

客座新聞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
甲一郡有人自京師回二問何所見聞人
曰皇帝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
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
擁被二歎曰兆已見矣不去難將及以其
貨付幹僕買舟載妻子汎湖湘而去不一
年江南大族以次藉沒獨二獲令終

峴山徐九

堅瓠集

卷二

末

乙

烏衣佳話載峴山徐富九居積甚饒一日
策馬往州見道上一蚯蚓甚長色如血富
九心怪之因馬驟不能久視猶回首佇望
見一婦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馬候之
問而知其金簪也因歎曰精金變幻如此
見而不我得而歸於婦人我時去矣我禍
速矣歸以田產盡散族人及貧乏者一身
孑然如貧素越三月高皇知其富豪遣使

籍其家則蕩然一空因獲免得以天年終

僧謙牧

僧謙牧居小有山道衍著聞高皇作詩召
之曰寄語山中老禿牛何勞苦苦恋東洲
南方有片閒田地鞭打繩牽不轉頭謙牧
不赴答詩云老牛力盡已多年頂破蹄穿
只愛眠震且域中糧草足主人何用苦加
鞭高皇見詩歎賞不復強仕

堅瓠集

卷二

末

乙

趙雙硯

臨海趙某爲中貴題蚕婦圖云蚕未成絲
葉已無髮雲撩亂粉痕枯官中羅綺輕如
布爭得王孫見此圖高皇見之詰問以趙
某對卽召知肇慶府有廉聲及歸嘆曰昔
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歸人
稱趙雙硯

象簡龍衣

高廟賓天建文卽位燕楚諸王恃叔父欲
不拜給事龔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上行君
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侄之情諸王
從之時傳泰有啟沃之才七修類藁云此
乃宋太祖宴杜審言於福寧宮樂人史金
著之詞審言太祖母舅彼云前殿展君臣
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
地骨肉二字何不易舅舅尤妥

堅瓠集

卷二

三

乙

鐵鉉女

錢蒙叟云遜國諸書所載鐵氏二女詩謂
司馬就義二女沒入教坊獻詩於原問官
詩間得赦出嫁士人余考長女詩乃吳人
范鳳鳴昌昇題老妓卷作詩見張士淪國
朝支纂時杜用嘉瑛有次韵詩題曰無題
則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末句尤爲不倫
愚按立齋閒錄云鉉于壬午十月十七日

遇害子福安發河池所編伍父仲名年八
十三與母薛安置海南一女四歲發教坊
據此不但詩爲好事者偽作卽二女亦偽
傳也

中秋不見月

永樂中中秋開宴賞月月爲雲掩召解縉
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闕云嫦娥面今夜
圓下雲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
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大喜同縉飲復
令賦長短句中有吾欲斬蜃蛙磔玉兔坐
令天宇絕纖塵等句過夜半月復明朗上
大笑曰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

完顏亮詞

夸堅志濟南王和尚能誦完顏亮小詞其
咏雪昭君怨云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
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峯杏錦帳美人貪睡

堅瓠集

卷三

三

乙

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其中
秋不見月鵲橋仙曰持杯不飲停歌不唱
瞥見蟾宮出現片雲何處忽飛來做許大
通天障礙愁眉怒目星移斗轉懊恨劍鋒
不快一揮揮斷此陰霾此夜看姮娥體態
讀其後篇凶威可掬

歎子

蘇杭呼癡人爲癡子或又書歎歎二字考

堅瓠集

卷二

三

九

玉篇無歎懼二字獨歎字音呆韻會云病
也痴也凡痴歎字皆作歎海篇懼歎二字
作歎同歎字小兒諺云歎歎歎雨落走進
屋裏來又演繁露鄭獬字毅夫守江陵作
楚樂亭記有頌云我是蘇州監本歎與翁
祝壽獻棺材近來彷彿知人事雨落還歸
屋裏來則知諺語亦有來歷

銀豆謠

景泰在位頗好聲色嘗以銀豆金錢酒地
令宮人宦侍爭拾以供嬉笑編修楊守陳
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
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
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洒金堦下萬
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歎鴛瓦中宮跪
拾多盈袖金瑤半墮羅衣縐贏得天顏一
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

堅瓠集

卷三

三

九

翠蛾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親拾得羊車
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
盈丹匣也隨銀豆洒金堦滿地春風飛玉
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
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掬瓢盡作溝中瘠
明主由來愛一嘆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
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此詩卓有
古意使輔臣高穀輩能以此謠上達宸聰

必有感動移銀豆之懼而為溝壑之憫亦未可知又雙槐歲抄景泰初經筵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老俯仰不便恒莫能得一講官拾以遺之魏狎大臣耗費國帑至此

九仙夢對

西樵野記南安傳黃門凱使外國道經九仙祠謁夢以驗使事夢孺子歌曰青草流

塵歌集

卷二

青

乙

沙六六灣凱不解所以默識之比至館燕殊隆飲間夸王請曰黃河躍浪一作三三

曲願天使對之凱念夢中語詞意兼絕即

曰青草流沙六六灣夸王驚服蓋中國黃河九曲而夸域有流沙三十六灣彼自謂知我華之勝而吾乃悉彼疆界之詳用是

陳謔

陽鱈

中洲野錄樂平趙尹考滿還任士夫皆起迎之獨彭福投以詩云邵陽絕跡使君標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恠野人疎禮節好從揚畫說陽鱈一作喬人皆莫喻程念齋指見之笑曰綏之譏我邑中人深矣蓋用宓子賤事也按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揚畫所謂陽鱈者至矣陽鱈魚名不鈞而來

聖朝集

卷二

畫

乙

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鱈化而為魴

徐白雲

初山雜說祐山檢古人佳句云閒鋤明月種梅花恨無何對嘉靖甲辰自大倉入觀偕僚友坐吏部廨舍中以前向素對對者數人皆平平最後張洪齋云謾捲疎簾邀燕子清麗閒雅可愛因搗之家因廳柱後

徐七橋見之云閱鋤明月字意本虛漫捲
疎簾似太著實因對云謾掃白雲看鳥跡
則超脫塵凡殆有仙氣因呼為徐白雲
山名汝弼平湖人

各帖字大

御史與主事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署
名頗大時王偉為職方郎中口占貽之云
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

堅瓠集

卷二

素

乙

事體無妨礙只恐文屏墨墨多有土子代
吞云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從先
百凡事體皆如此費墨文房不值錢俾尋
陞兵部侍郎有客往賀曰大名屬公矣俾
又口占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蕭
千秋于今一紙糊塗帳滿眼松煙不識羞
眾相傳為笑

老僧干謁

鄱陽程文憲少與仲隘齋徐朝信讀書于
南天寺後程筮仕鎮江僧持朝信所撰提
緣疏并隘齋書謁程勉贈之程謝病歸隘
齋仕維揚之興化僧亦往謁之程寄一絕
云南天和尚雪盈頭遠泛維揚一葉舟帶
去潤州抄化疏也應添却隘齋愁不二年
朝信官東安僧又欲往程寄詩云東安官
舍冷如水杖錫秋風興欲乘疏是先生親

堅瓠集

卷二

素

乙

筆擗不須懊惱恨山僧僧因病足不果行
無何寺不戒於火程又作詩云紺宇緇宮
盡掃除如何回祿妬浮圖不知跛足禿頭
子救得提緣疏也無聞者絕倒

十里荷花

崔林王露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聖海潮
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
繁華煙柳画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

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
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佳有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
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
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
詞流播。金主亮聞之，欣然有慕，遂起投鞭
渡江之志。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近時
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謠，荷花十里

壁蘇集

卷一

美

九

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
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
主送死之嫌，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
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
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
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
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

史彌遠詞

建炎中金人追高宗至舟山，登岸斫道隆
觀柱，柱忽流血。金人畏而遁去。高宗得免。
史彌遠題詞觀中日：試凭闌干，春欲暮，桃
花點點，鵬臚破，故鄉疑望。水雲迷數，推青
玉鬢，千頃碧琉璃。我本清都閒散客，蓬萊
未是幽奇。明朝歸去，崔齋飛三山，未縹緲
海運到天池。

小僧詩阻

壁蘇集

卷一

美

九

史彌遠欲占育王寺地作墳，眾僧俯首莫
敢誰何。有一小僧曰：我能止之。作偈云：身
前一塊地，嘗有天子氣。丞相要作墳，不知
主何意。使兒童遍地傳誦，史意遂息。明霍
韶欲營寺基為宅，免縣令逐僧。僧去題於
壁曰：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卧老僧房。
渭厓見之媿而止。所謂我有華如刃，其二
僧之謂與。

程鄭二生

湧幢小品湖湘程鄭二生同窓友也程先登第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程遍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浼人告乞數金作回路費程亦不與狼狽而歸後鄭亦登第除直隸公幹程適以事調獲鹿丞又被人告賊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叙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荅留程宴鄭私堅瓠集

卷三

四

九

堅瓠二集卷之三目錄

李空同對

張翼德對

靖節堯夫

蘇東坡判

岳武穆詞

瑣裏書詞

趕蝶

獨韻詞

八音詩

三谿詩詞

九九諺語

字舞

韓朝集

草堂蛛網

堅瓠二集

卷三

十

乙

題鵝鴒

題詩勸酒

學吏試詩

曹操疑塚

拆剽冠字

拋碎黃雀樓

昔昔益

逸詩詞

題牧牛圖

不禮故人

高季迪題詩

艷雪

岳武穆遺詩

瓜田李下

覆水不收

蒙汗藥

首蓓烽

繼生啟

乎泉庄

白髮紅顏

碁詩

池底鋪錦

山歌

風雨向三娘

信天翁

無定河

改名

陳眉公詞

行香子

錢唐懷古

詩示關津

曲子相公

堅瓠集

卷三

十一

辛又安詞

勸世歌

詩贈盜

駕虎傷人

頭腦酒

捉迷藏

郎當曲

尼悟道

題詩得渡

画馬食不

岳蒙泉詩

鏤臂

秤翁戲具詩

咏戲具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三

上海留香閣主人較刊

李空同對

李空同督學江右一生偶有名夢陽者唱名時空同日爾安得同我名出對試之日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對佳則釋汝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空同稱善置之前列

堅瓠集

卷三

十一

張翼德對

張翼德顯應蜀中人所尊奉專降章以報禍福一日降章一生以句請對曰人是人神是神人豈能為神也遲久不答生曰何不對童曰我本武夫不諳文理適到海中求蘇老泉先生代對值彼奕碁但云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免我哉一時傳為絕對靖節堯夫

莊定山詩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官荅其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聞者捧腹

蘇東坡判

靈隱寺僧了然恋妓李秀奴刺字臂上云但願生從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後衣鉢蕩盡秀奴絕之了然怒一擊而斃時東

堅瓠集

卷三

十一

乙

坡治郡案其事判以踏莎行詞曰這箇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柰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卽押市曹處斬

岳武穆詞

岳武穆精忠天植恢復中原之志屢見於詞翰其滿江紅詞曰怒髮冲冠凭闌處瀟

瀟雨歇搗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文徵明嘗和其詞曰拂拭殘碑勅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

堅瓠集

卷三

十二

乙

難贖最無事堪恨更堪憐風波獄豈不惜中原楚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讀史者但知扳腕宋高切齒秦檜衡山此詞始發其隱卽起高宗於九京而以此言作公案質之恐亦無詞以對

瑣裏書詞

買愁集瑣囊書詞云翩若驚鴻來洛浦風
流正遇陳王凌波羅襪步生香不言惟有
笑多媚總無收回首高城人不見一川烟
樹微茫最難言處最難忘

趕蝶

傳奇中有清江引歌云一個姐兒十六七
見一對蝴蝶戲雙肩靠粉墻春筍彈珠淚
喚梅香趕他去別處去飛又轉過雕闌正
見他斜倚定茶蘼架伴羞整鳳釵不說昨
宵話笑吟吟拍將花片兒打

獨韻詞

卓珂月作獨韻詞云娘問爲何不去參問
爲何不去背地問檀郎難道今朝真去郎
去郎去打盞離魂隨去又今日問郎來麼
明日問郎來麼向晚問還頻有個夢兒來
麼癡麼癡麼好夢可知直麼

八音詩

百可漫志閩林清避元不仕變姓名隱居
山寺會府公某檢冊至見清詰問知其能
詩卽以冊號八音命之應聲曰金紫何曾
一掛懷石山茅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
住竹杖挑雲嶺上來飽實曉收栽藥圃土
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
詩酒數杯府公驚羨與之爲友政暇輒攜

堅瓠集

卷三

五

酒過飲唱和移日偶論海濱人物因曰若
林清者雄材碩德惜未見之清不覺有感
府公曰子始林清耶清曰若清者公安得
見之盡醉而罷明日卽避去府公再往訪
之無從物色矣永樂會元誌其孫也

三谿詩詞

霍林玉露李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有良
家女流落可歎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

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
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
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泥土人世事
總無憑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
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
眉臉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曉
恐明年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凄婉
損挫不減古作者尤工於詩有江頭吟曰

堅瓠集

卷三

木

九

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
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奴
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
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妍疑
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
入青楓烟吐土未握邊頭槩旄頭如月幾
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
嗚呼一歌分歎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嘍

九九諺語

冬至後九九氣候田家諺云一九二九相
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粟四九
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
頭舞一作大陽六九五十四蒼蠅塚屋杓
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一作兩八九七
十二猶狗眠窖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
出仙里塵談夏至後亦有諺云一九二九

堅瓠集

卷三

七

九

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
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一作爭向五九四
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
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
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堦前鳴促織作
家家打豹隱紀談作二俱范石湖語

舞字

樂府雜錄舞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

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
鳳銀盞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
歲字當中則知舞字由來久矣

韓朝集

明長洲韓朝集名逢祐大宗伯世能子嘗
學佛航普陀山早起見海天紅光氣遂絕
腥酒黜姬媵結廬洞庭西山之巔最僻處
鬪蓄髮復剪髮如是者再後學道天台山

堅瓠集

卷三

八

乙

薄憇石梁樹葉蒙鬱山鳥飛鳴怡然自謂
有得也而塵情未斷雖復頭陀行徑猶挾
公子貴介容遇一樵夫負薪過石梁故相
觸朝集遽喝之樵者口占一絕云有道之
士君不識滿口婆婆哄度日時聞鳥聲云
山禽喚汝不如歸歸來依舊韓朝集聽罷
知非常人急躡從之杳不可近矣後卒蓄
髮以任子仕杭州飲食男女如初

草堂蛛網

明沔陽魯振之鐸在翰林時館師試草堂
蛛網題詩云草堂蛛網掛虛簷幾度推窗
似隔簾破向虛風猶裊裊補當明月正纖
纖燕知巧避渾無礙蝶為狂飛或被粘昨
夜蚊虻不安枕願教疎處更重添振之詩
皆莊整此獨秀爽可誦

題鴉鴿

堅瓠集

卷三

九

乙

宋高宗好養鴉鴿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
云鴉鴿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
如養個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見
詩即召見命補以官

題詩勸酒

崔林玉露王梅溪十朋守泉日會七邑宰
出一絕勸酒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
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

民斟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
亭勉以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
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
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
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諸宰皆
感動二詩有萬物一體意為民牧者宜書
於座右期無負九重愛民之意

學吏試詩

堅瓠集

卷三

十

乙

安仁湯贊初為學吏邑令洗汝實試諸生
學諭徐元稔預焉一日洗集試縣吏徐命
寶同試洗命賦燭花詩寶作絕句云淚滴
銀燭雨光搖綺席春一朝懸要路普照四
方人洗驚異疑其假手命和一章寶即吟
曰心蕤皆因火花開不待春自慚今寂寞
長伴讀書人洗大稱賞縣吏皆閣筆寶後
官縣尉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輟耕錄宋俞應符詩
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
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
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
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以為
此詩之斧鉞不知老瞞之骨豈真瘞七十
二塚間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雲霧恐老
瞞之鬼挪揄矣觀元人起輦谷之墓則老
瞞之計豈若是淺哉後有反其意者曰人
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
外埋一塚更於何處覓君屍得其旨矣又
崔林玉露漳河疑塚北人歲為增封范石
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塚如林誰
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首為增土世間隨
事有知音

堅瓠集

卷三

十

乙

拆剽冠字

祐山雜說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平湖官兵失利五月復至湯叅將克寬領兵格戰邑人涸涸祐山因拆二字作口號曰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兒輩合之敏效年十五日得之矣剽寇二字也明日得報湯大捷斬倭三十級

搥碎黃雀樓

堅瓠集

卷三

三

乙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雀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其後禪僧用此事作偈云一拳搥碎黃雀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旁一游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途知己藝壓當行元是借太白事設辭非太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為真宋初

有偽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云黃雀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之解學士弔太白詩云也曾搥碎黃雀樓也曾踢翻鸚鵡洲直是優伶打諢之語大白一何不幸耶

昔昔盃

隋曲有疎勒盃薛道衡有昔昔盃唐曲有突厥盃阿鵲搥列子昔昔夢為君昔即夜

堅瓠集

卷三

三

乙

也盃即曲之別名梁樂府有夜夜曲或云昔昔隋宮美人名又閩中人謂好為盃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廝媚吳娘笑是盃又有身盃角江隣幾雜志始教坊人家市盃得一曲譜於紙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身盃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有山歌聒耳身盃角村酒柔情玉練搥之句

逸詩詞

月鉛總錄升庵見劍門閉絕壁上有唐明
皇詩云劍閣橫空峻盜輿出狩回翠屏干
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紫旗轉仙雲拂馬
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
諸唐詩皆不載故錄之又於臨潼驪山之
温湯見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
流夢繡領盪瑤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暖

堅瓠集

卷三

五

笑波生媚荔子寒寒况此際曲江人不見
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
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
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玉笛
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
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已別刻矣

牧牛圖詩

宋姚鑪為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章貢

為人豪雋自號雪蓬令画工肖像騎牛於
瀾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
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橫岡到處過煖日
和風不嘗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之也
後忤帥臣卒貶衡陽又明蘇人劉完庵珥
為僉事將致政有憲司索題牧牛圖完菴
題曰牧子騎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簑衣
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

堅瓠集

卷三

五

乙

感悟掛冠而去

不禮故人

弘治間浙江一方伯未第時與其生交好
甚篤及仕江西生遠造之初見款叙之外
送館于石亭寺山房畧無盼念生題壁云
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
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題畢即去
方伯得詩大慚遣人追之不返

高季迪題詩

蓬軒吳紀臨川饒介之在吳慕高季迪才
名召之至再強而後往命題倪雲林竹木
圖且以木絲曲為韻季迪即吟曰主人原
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為惜酒
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厚禮之
因勸之仕季迪笑而不荅時年纔十六又
二年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仲建

堅瓠集

卷三

共

乙

出蘆雁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
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澗水寒魚不
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子求室也擇
日以女妻焉

艷雪

韋應物荅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艷雪孤抱
瑩玄水極其工綴而艷雪二字尤新又五
絃行云如伴流風索艷雪更逐落花飄御

園又燕樂行云艷雪凌空散舞羅起裴徊
屢用艷雪字或問楊升庵雪可言艷乎升
庵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
之飄搖雪自固有艷也然雪之艷非葦不
能道如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
非子美不能道也外此則李賀詩竹香滿
幽寂粉節塗生翠

岳武穆遺詩

堅瓠集

卷三

七

乙

池州府志載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
所未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
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
馬蹄催趁月明歸題池口樂光亭云愛此
倚闌干誰同寓目閉輕陰弄晴日秀色隱
空山島樹蕭騷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
老心羨白雲閑又丹鉛錄有湖南僧寺詩
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不減唐人

瓜田李下

人知瓜田李下之句不知全詞左克明載之古樂府亦曰古詞又不載誰作七修載其詞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云是陳思王作而編子建集者又失中間四

堅瓠集

卷三

本

乙

句殊無血脈被之管絃亦不成調也

覆水不收

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慕容超傳並云覆水不收李太白詩水覆難再收又覆水再收豈滿杯劉夢得詩金盆已覆難收水皆用太公諺太公初娶馬氏讀書不事產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杯傾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

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應收朱買臣傳奇潑水事借此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復有藥解活或以為妄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未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採花為末置人飲食中即醉疑即優鉢羅花是也癸辛雜志

堅瓠集

卷三

本

乙

載回回國有藥名押不盧土人採之磨酒飲人通身麻痺而死至三日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以備不虞據諸書所載則蒙汗藥非妄但獅山掌錄又載押不盧能起死回生故阿蓋主哀段功詩有雲片波潏不見人押不盧花顏色改豈押不盧有二種同名而異用者耶抑本一種而記者有誤耶

苜蓿烽

丹鉛總錄岑參詩苜蓿烽邊遙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皆紀塞上之地也唐三藏西域志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烽火為識王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胡蘆河上狹下廣洄波甚急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即西域之襟喉也

繼生啟

聖瓠集

卷三

三

乙

李易安賀人孿生啟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階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襟註曰任文二子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階仲階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別以絲繩一繫臂一繫足見文粹拾遺按西京雜記殷王祖甲乙產二子曰囂曰良卯日生囂巳日生良以卯巳兩日對午未二時更妙稽音

平泉庄

抒情錄李朱厓平泉庄佳景可愛洛中士人詫於江遵遵題詩曰平泉風景好高眠水色烟花滿目前剛欲平他不平事至今惆悵嶺南還江過楊相宅有詩云倚伏從來事不遙無何平地起青霄終到青霄却平地門對古槐空寂寥

白髮紅顏

聖瓠集

卷三

三

乙

杜少陵詩云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一作紅尹武云愁髮含霜白衰顏寄酒紅鄭谷云衰髮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香山云鬢為愁先白顏因醉後頰又霜侵殘鬢無多黑酒伴衰頰只暫紅陳後山詩髮短愁催白顏衰酒映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

碁詩

唾玉集蔡州褒信縣有一道人工碁常饒

一第 八下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頁 反文句

人先自爲詩曰爛柯仙客妙通神一局曾
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
饒人

池底鋪錦

開城錄唐文宗論德宗奢靡禁中老官人
云每引泉先於池底鋪錦王建宮詞云魚
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只今池
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堅瓠集

卷三

三

山歌

水東日記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謳歌
以自遣名唱山歌頗合官徵兼可警勸如
月子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
夫婦同羅帳多少漂零在外頭與唐裴家
秦長門怨一種峨眉明月下南宮歌吹北
宮愁章孝標詩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
歌幾處愁合轍又南山頭上鶉鴿啼見說

親爺娶晚妻命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女
好孤恁○水滸傳有一歌赤日炎炎似火
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
子王孫把扇搖與杜荀鶴雪詩擁袍公子
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同意

風雨向三娘

萬曆中桃源李瞻麓可蕃少負美才好吟
咏邑中有某婦者私於庠士何池東何死

堅瓠集

卷三

三

又私李半野半野方伯源野子別築一室
居之不啻金屋阿嬌瞻麓乃題一絕云聞
君高築土磚房好把桃符四面張只恐池
東心未死夜深風雨向三娘里人見其儒
服出遊故詩云然

信天翁

信天翁身名漁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
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取之明蘭廷瑞

詩云荷錢符帶落江空
唼鯉含濱淺草中
波上魚鷹貪未飽
何曾餓死信天翁
廷端
滇南揚林人當有感而作
謝氏詩源人
逢隨客意鳥聽信天緣

無定河

陳陶詩誓掃匈奴不顧身
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裏人
按無定河在今青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

堅瓠集

卷三

二

乙

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立銀州
東北有無定河即圓水也後人因潰沙急
流深淺無定故更今名唐陳祐詩云無定
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
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無定河可對
不到寺蛾眉山有不到寺以險阻得名

改名

宋郊改名庠後移書葉清臣稱同年紫戲

云清臣於宋郊榜第六人登第徧閱小錄
無宋庠者不知何人吏還具以告庠乃書
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
簪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陳眉公

陳眉公有清平樂詞云有兒事足一把茅
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箇新生黃犢閒
來也教兒曹讀書不為功名種竹澆花釀

堅瓠集

卷三

五

乙

酒世家閉戶先生又有初夏減字浣溪沙
云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蟪蛄鳴曲
曲柳灣茅屋矮掛魚簪笑指吾廬何處是
一池荷葉小橋橫燈火紙窗修竹裏讀書
聲

行香子

湖海搜奇有行香子詞惜不載誰作詞云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粼粼粧砌階除軒

窗隨意小巧規模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
懶散無拘此樂何如撫闌干臨水觀魚風
花雪月贏得工夫炷些香說些話讀些書
閨苑瀛洲金谷瓊樓笑不如茅屋清幽
野花繡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
秋酒熟堪筇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
退閒一步着甚來由倦時眠渴時飲醉時
謳

堅瓠集

卷三

夫

乙

錢塘懷古

輟耕錄載傅按察者忘其名嘗作錢唐懷
古詞調寄鴨頭綠云靜中看記昔日湖山
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襄樊指揮湘漢鞭
雪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
之數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
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
上花暈碧簾路悄訶喝聲乾縱餘得西湖

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
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
安

詩示閔津

范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某卒助以俸錢
送歸作詩示閔津吏曰十口相依泛巨川
來時煖熱去凄然閔津若要知各姓便是
孤兒寡婦船

堅瓠集

卷三

老

乙

曲子相公

和凝少時好爲曲子香奩集其所著詞也
布於汴洛及在政府契丹稱爲曲子相公
疑患之專人收拾焚毀不暇遂嫁其名於
韓偓自爲游藝集云予有香奩集不
行於世實自諱其名也明夏文愍言善詞
曲時號曲子相公

辛幼安詞

崔林玉露辛卯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
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
况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迷
歸路怨春不語笑只有殷勤回簷蛛網盡
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
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
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閨愁最
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詞

堅瓠集

卷三

未

乙

意殊怨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禍聞壽皇見
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已又
有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無覓孫仲謀
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
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鉄
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豺狼居胥意
羸得倉皇北顧四十二年望中燈火猶記
揚州路可憐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

鼓憑誰問蔗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尤雋
壯可喜惜集中不載

勸世歌

徽州唐皐少負才名自許甚高已而蹉跎
不第亦復訖饑後年近知命方魁天下不
負所志嘗作勸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
先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
炎涼與煩惱朝裏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

堅瓠集

卷三

未

乙

賺不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自家頭自
蚤中秋過了月不明清明過了花不好花
前月下且高歌及時忙把金尊倒請君檢
點眼前人一年幾度埋芳艸芳艸高低新
舊墳可憐寒食無人掃此歌淺而雅明而
不俗暢于衆志通于衆耳令人疾讀一過
名利心可以灰燼

詩贈盜

唐李涉贈盜詩曰風雨潇潇江上行綠林
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於今
半是君可謂婉而切劉伯溫咏梁山泊分
贓臺詩曰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
分贏飲泉清節今慕落何但梁山獨擅名
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
不操戈矛者也二詩之意祖此又宋閩賊
廖恩降後官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

堅瓠集

卷三

事

乙

公私過犯時以爲笑元海寇鄭廣既受招
安使主福之延祥兵嘗爲郡僚所輕方坐
論詩廣故作詩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
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
却做官又丹鉛錄雲南洱海接官廳與打
劫灣相近有達官命童生作對曰接官廳
上接官一童生對曰打劫灣中打劫尤爲
可笑

駕虎傷人

祐山雜說嘉靖中平湖農人陸大朴野動
儉忽有捕盜兵數人擁入其家稱賊攀指
拷掠追索陸不勝苦聲所有與之猶不足
則賣田房爲贖遂告於監司行縣追問陸
素口訥不能質對謀于業主趙漸齋趙贈
以詩云白昔只聞人捕虎于今駕虎傷
人何時得自棄黃說除盜先除捕盜兵若
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曰慎勿洩
候對時有不如意印出此降如其言遂
得直捕盜兵追賊發戍矣

頭腦酒

湧幢小品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置大碗
中注熱酒遣客各曰頭腦酒蓋以避寒也
考舊制自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
皆賜頭腦酒瑞州敖宗伯銑與吳宗伯山

為姻家吳初度放具衣冠過觴之性豪飲
大嚼及門已苦飢矣吳戲出句云暖日宜
看胸背花欲教對就方具酒教日寒朝最
愛頭腦酒相與大笑其飲極歡

捉迷藏

兒童以袖扎眼相撲捉謂之紫盲盲致虛
閣雜俎唐明皇與玉真於月下以錦帕蒙
目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玉真捉上每易

堅瓠集

卷三

事

乙

面玉真輕捉上每失之宮人撫掌大笑一
夕玉真於袖上多結流蘇香囊與上戲上
屢捉屢失至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
無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妃更勝也謂之捉
迷藏過庭錄載題扇上小兒迷藏詩云誰
剪輕紈巧織絲春深庭院作兒嬉路郎有
意嘲輕脫只有迷藏不久詩今小兒以手
蒙眼各按盲盲即其遺意

郎當曲

魏崔山天寶遺事詩紅錦綳盛河北賊紫
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
郎快活時按明皇自蜀還以駝馬載珍玩
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
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
當三郎郎當明皇笑且媿之

尼悟道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
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
破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
十分

題詩得渡

漳州周巨物以歌詩著名元和中徒步應
舉至錢塘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題詩
公館云南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

堅瓠集

卷三

事

乙

橋錢塘江上無錢過又阻西陵兩夜潮郡
牧見之乃罪津吏漳人及第自匡物始

画馬食禾

八閩志晉江有玉鬚峯下有画馬石餘杭
羅隱乞食山下人侮之隱乃画一馬於石
每夜出食人禾追之則馬復入石人乃禮
焉隱乃画椿繫馬夜遂不出今其跡瞭然
俗傳隱有異術出語成誠黃滔贈隱詩三

堅瓠集

卷三

畫

乙

徵不起時賢議九轉終成道者言光啟中
錢鏐辟爲錢塘令隱懼而受命因宴獻口
號曰一箇襴衡留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
後表授給事中年八十餘卒

岳蒙泉詩

岳蒙泉正詠陳橋兵變阿母素知兒有志
外人剛道帝無心又黃袍不是尋常物誰
信軍中偶得之使藝祖聞之恐亦無詞以

對

鏤臂

酉陽雜俎長安貧兒鏤臂詩云昔日已前
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
已行盡開山無一人鏤臂卽所謂劊青唐
宋間惡少競刺其身恣爲不法又蜀市人
趙高背鏤毘沙門天王吏欲杖其背見天
王輒止爲橫坊市李夸簡擒而杖之命打

堅瓠集

卷三

畫

乙

天王畫則已經旬日高祖衣歷門叫呼乞
修理天王功德錢段成式門下駟路神通
背亦刺天王像每朔望具乳糜焚香袒坐
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又葛清劊白香
山詩段成式與陳至呼觀之凡劊三十餘
首體無完膚如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
人持盃臨菊叢之類陳至呼爲白舍人行
詩圖

秤翁戲具詩

彭秤翁名容字容臣大叅點平先生之季子負奇不偶時作篇章以自遣得風入遺意其咏吳兒戲具詩膾炙人口今錄于左咏跋弗倒云虎丘游客泛歸橈傀儡纒纒兩袖豪時式正宜添假面官方聊與着紅袍隨人歛弄形如醉鎮日跣跌骸更勞歎息物情偏好異俄然跋倒笑聲高咏支矧

堅瓠集

卷三

七

跳虎云山君為各梯為質哄動兒曹刻畫粗謾道撩鬚逢彼怒杲然履尾亦余呼一朝可變思文炳四顧無人且負嶠世上画來多類狗這回跳躍肯還無咏紙寫云無多骨格幸輕身結束乘風體製新但見飛揚矜得勢豈知操縱只由人凌霄行道昂頭遍落地旁觀拍掌頻線索有時全沒用溝中敗紙不堪論咏唱喏燈云拱揖茫茫

暮夜勤儼然強項學斯文媚人豈惜花生臉入世須牽線作羣曾記紙糊推閣老但能火戰即將軍而今吳市情千變一聽兒童自策勳荅稼軒咏棉花羊云山店羣羊排比立儼然燕市雨移情難供郎主隨時獎漫學初平叱石成笑我補牢身作牧看他挾縵氣如生世間豈少耐彈者明劉吉棉花以其耐彈也頭角崢嶸正自榮咏紙糊猫云

堅瓠集

卷三

七

從來象物惟心造假真真貌得無枵腹止堪容敗紙嘉名久已信狸奴花陰覆案應須卧骨鯁當前不任呼愛爾也能驚腐鼠夜深伴我讀韓蘇

咏戲具

辛未新正雨雪交作悶坐室中間與孫輩嬉戲見其所陳戲具燦然可觀聊咏二三兼和秤翁以資一噱咏嘉完竹田雞云田

父琴居在水湄蟻之大質管割腹且藏

之點殊奚藉神僧禁白出翻成里句咄朱

有蛙翻白拳勇豈能忘喜怒聲消孰與辨

公私最憐掌握供驅使大異公孫井底時

咏火漆朱魚云通草爲膚髮作鱗良工製

就錦魚新會聞如燬傷頰尾豈識潛淵是

漆身彈缺客卿空有歎焚銀學士自無倫

揚馨漫爲漁人羨任爾垂竿不上綸咏泥

堅瓠集

卷三

五

兔云玉衡星曜久儲精明視今非口吐生

目赤似分芝艸色體玄疑吸墨池英不營

三窟甘株守安得千毫助管城難向月中

還擣藥任他顧犬也無驚咏無錫紙糊猫

云鳥圓異種許誰如粉墨傳神意有餘共

信頰名能捕鼠也知忘食可無魚義同乳

子交歡日唐崔祐甫家靜似窺人對局初

二李當年應魏爾唐李義府南唐李腹中

畛域已全除咏棉花羊云曾聞西海田中

種茲見柔毛果化生草食何妨將草綴棉

羊恰喜待棉成輪邊自昔嘗先牧饗士於

今那得羹不觸未須燒尾會午橋粧點藉

花茵咏紙雞或用泥木不一其質心巧裁

成稱五德粉糊廢紙一番新尚懷孟德空

餘肋似困劉琨竟失晨飲咏俱忘還索闕

羽毛粗具便堪珍木牛竹馬應同傳寄語

堅瓠集

卷三

五

兒曹次第陳一羽毛豐滿費經營雛鳳姿

容土木成恬似守雌徵素養誼難烹伏媿

交情秦閔過客誇啼曙齊境遺民誤養生

几上昂然如雀立韓退之詩大兒童不惜

掌中擎峇秤翁跳虎云時時跳躍逞微軀

四足羈縻勢已孤正覺瓜牙無布置不妨

文采更模糊裝成皮質難蒙馬本乏威風

且將鬚若解神君多異政一回跼伏未爲

愚咏跋弗倒二律云傀儡紛紛列回欄
 人寓目亦盤桓粧成腮頰誇時樣
 項易冠裳駭俗看終日跣趺同衲子
 一生搖擺類朝官為人在昔非容易
 卓立於今正自難一惟君賦性自諧
 詼粉飾形容紙作胎繞着綵衣難學
 仆乍增面具便稱魁媚人只合團團
 戰勸酒翻宜得得來莫道安兒嬉
 戲物紙糊閣老列三台成化中有紙糊
 閣老之語

堅瓠集 卷三 甲 乙

唱啞燈二律云新年燈火日紛紛
 唱啞名稱自昔聞未肯折腰誇縣令
 漫教空腹負將軍熱腸應自慚多事
 花臉從今獨出群金蓋魚龍為伴侶
 孩兒會上策功勳一燈火元宵識歲
 豐勤勤拱揖悅兒童賦形自昔推強
 項變態于今尚直躬豈為遷官全體
 熱南史張敬兒事非閑飲酒舉身紅
 宵來還藉扶持力長保功名慰老翁

和咏戲具

甲戌新正朱望子先生咏紙鵝及泥牛鹿
 諸戲具詩見投賦物肖形風華典雅不減
 梅村先生之詠物幻也肥身長項宛然成
 舒雁堪加舊雅名換字山陰宜道士寄籠
 陽羨可書生毛乾似已眠沙暖掌潤如曾
 撥水清縱使矯廉嫌鷓鴣五屈不教顰願
 為聞聲紙鵝班龍蚌裝就牡兼磨足角

堅瓠集 卷三 甲 乙

皮毛點染周看去竟能成濯濯聽時偏只
 欠啣啣安非秦失方爭逐閒似吳荒得縱
 遊間有描成蒼白色疑經歲月已千秋泥
 鹿烏特造出肖偏奇牝牡無分狀總宜潤
 澤耳真同濕濕啣噪角亦類鬻鬻牽難近
 水誰愁渴飼不求芻那畏饑宰相見來原
 不問恰如無喘順天時泥牛羣然浮映水
 中苔園園惟難鼓頰願欲得長鮮殊染色

未妨久浸漆爲胎偶當撫掌驚寧沒縱使
投竿引不來尤羨嚴寒無所畏由他凍合
日烘開魚漆抵羊白絮造偏精真覺無情
肖有情元放神通身可變初平奇幻石能
成低頭豎角如將觸張口垂髯擬欲鳴却
笑兒童陳几案弄時常似學蘇卿綿花竹
根摹擬巧能通刻作蝦蟇製獨工痲癩身
剛隨節密彭亨腹恰就心空鎮書無力因

堅瓠集

卷三

堅

非玉注水難容奈異銅構向粧臺臨寶鏡
影還疑蝕廣寒宮竹蛙裝造狸奴點綴勞
好將形色辨分毫粘膠貼就金銀眼蘸筆
描成黑白毛健懶莫知因縮爪雌雄難別
爲藏尻無情安望多靈異須藉旁留却鼠
刀疎坡有紙翳嘴距毛衣巧飾精翰音形
狀竟如生看來死有俱全德聽去殊無不
惡聲置向閉窓談未得養雖如木閫難成

群兒戲弄非求媚天寶坊中似有名唐詩
歲爲雞坊五百紙雞斲木裝成渺小軀漫將猛
獸肖形模停時耳如馴伏動處張威似
嘯呼收入篋中歸洞穴浮來水上渡江湖
兒曹玩弄宜矜詡馮婦猶應遜吾徒說虎
造成明眎炯雙眸缺口長鬚事事周射木
似堪同命中故事三朋射之較勝負守株疑
可待重投大逢欲擊牽來索鷹見思離臂

堅瓠集

卷三

堅

上鞦珍重洞房常作供長生如在月宮留
泥魂紙竹相資頃刻成飛騰如鳥美身輕
戾天旱麓詩同詠削木公輸技並精筆響
空中風正急燈懸雲際火偏明升高但惜
難爲王收放由人看兩睛紙鸞紙燈兒戲
上元遊彷彿人情可與儔萬事旁觀惟袖
手一生自用不回頭熱中那耻虛文醜空
腹誰懷寡學羞倚仗他人牽線索失時伎

兩盡皆休唱若燈體態粧顛更弄嬌不分妍
 醜盡輕佻欲斜似醉還翹舉旋轉如狂更
 動搖虛餒一腔文士腹痴肥半截美人腰
 雖然時尙供嬉戲太盛還疑是世妖故弗
 學稼咏泥牛云重見春回歲一更兒童日
 駕土牛迎粘膠團就身多骨耗少骨多藉
 粉描成色尚駢諸葛木裝殊殷諫田單火
 戰亦縱橫輪他合土能凝立馴伏無勞置
 堅瓠集 卷三 四

堅瓠二集卷之四目錄
 箕仙詩句 簫杖
 梅杖 羊羹
 楊妃菊 繡養娘
 吳門上元 聶碧窗
 地仙丹 梅開一花
 櫻桃一實 童子能詩
 劉文龍 伐松
 歌詞信酒 鬼門關
 刺夏貴 杜氏婦
 嘲翟姓 杜善甫
 喫死飯 武廟微行
 版腸 淡酒
 猪無糟 趙葫蘆
 嘲近視 王少卿
 皇甫氏 婢僕詩

題彞丞像

四十翁

朝禿指

烹雞頌

偷狗賦

打拙豐

錯匠詩

龍宮海藏

採蟬酥

金陵十六樓

商文毅對

阿丑

智公得路

譏張江陵

張江陵對句

譏教授

堅瓠集

卷四

二

乙

僧效相嘲

以姓為聯

丘文莊對

龍聽以角

詩規缺崖

巾詩

一錢覓酒

裁縫冠帶

錢彌遠

庶吉士

韓侂胄

五經題

頭場題

善天文

鼻頭

僧臍

五大夫

吳祀范蠡不當

齊已詩

洞庭漁人

鏡殿

題詩僧菴

虎歌

劉菊莊

堅瓠集

卷四

三

乙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四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箕仙詩句

七修類稿金陵士某名仙得詩云風露凄涼雨過天愈疎有月到床前夜深不作紅塵夢註得南華四十篇又云強胡擾擾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厦已斜支一木豈明長脚快蒼生某請書名則二人乃陳

堅瓠集

卷四

乙

携岳飛也偶同過此用書數語某又問今秦檜亦托生否又書云自古奸忠同一死奸忠死後各留名奸忠總在斯文斷端有來生與後生又周吉甫暉金陵瑣事亦載某請仙仙降書是岳武穆因問將軍恨秦檜否仙書詩一首中聯云出師未捷班師急相國友為敵國謀酷似武穆口語惜其詩不全

簫杖

譚言長語餘姚徐菊坡有簫杖詩盤發霜筠入手輕知音未遇伴閒行刻鳩賜老盤還憶隨鳳升山力可憑弄月松根因柱石倚風花底為和笙何當扶上雲霄路吹徹鈞天合九成

梅杖

山房隨筆元學士關子靜復後廉訪浙西堅瓠集卷四
有梅杖詩云揀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較量龍竹能香否北並鴉藤若柰何聲破夢寒霜滿戶影隨詩瘦月橫波只知功到調羹盡不道扶顛刀更多

羊羹

辛稼軒帥浙東時朱晦庵張南軒任倉憲劉攽之欲見稼軒不納二公云某日公燕君可來門者不納阻墮爭之必可入既而

1471270 子部 小說家類 5 又三

改之如所教門外果豈諱稼軒問故門者
以告稼軒怒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
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時方進羊腰腎
羹稼軒命賦之改之寒甚乞卮酒酒罷乞
酌飲酒手顛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
卽吟曰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閔內
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流稼
軒大喜命其嘗此羹終席而去○又稼軒

堅瓠集

卷四

三

乙

守京口時大雪帥僚佐登多景樓劉改之
敝衣曳履而前稼軒令賦雪以難字爲韻
改之卽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衣
訪戴難自此莫逆云

楊妃菊

汾州李恭山節端平中朱湛盧復之使北
展謁八陵引李與王仲偕南季後任西倅
與正倅陳三嶼松蘿真僚友于多景樓賞

楊妃菊令諸妓各持紙筆侍官衆請詩李
後至酒一行卽起吟曰命委馬嵬坡畔泥
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睡下荷作
三卽知不知辭最清切或至閣筆

繡養娘

西山張倅芸窗有繡養娘者命蒼頭溫一
羅帕與館人劉啟之童偶遺之於地芸窗
見而責劉卽遣去劉作詩謝張云夜深搗

堅瓠集

卷四

四

乙

鼓醉紅裙半世侯門熱檢聞自是東鄰窺
宋王非關司馬挑文君蒼頭誤送香羅帕
舊古翻成貝錦文幸賴老成持定方一帆
安穩過溪雲

吳門上元

元吳僧本真號月湖半頓賦吳門上元云
村翁看了上元歸正是西樓月落時響道
官衙好燈火不知渾點繡膏脂微聞於那

守吳退庵遂命住虎丘寺

聶碧窗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窗嘗為龍翔官書記
北朝赦至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沈沈又聽
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四朝誰念
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
心罷正立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沾巾觀
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者見必拜碧窗嬾

堅瓠集

卷四

五

乙

其上云風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
神天顏亦恠君非虜河北山東總舊臣

地仙丹

永嘉余德隣宗文與聶碧窗奕余屢北有
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給聶曰某
有僕能奕欲試數着不敢聶俾對枰連敗
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云可憐道士
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梅開一花

盧梅坡庭梅開一花咏詩云昨夜花神有
底忙先期踏白入南邦冷將隻眼窺春破
肯把孤心受雪降樊弟得見呼最長竹君
取友嘆無獲仍前月夜牕前看一在枝頭
一在窗

櫻桃一實

蔣漫堂與客燕坐見庭中櫻桃惟一實共

堅瓠集

卷四

六

乙

以為笑忽有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
燒丹道士藥爐空在費先生九轉功一粒
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眾咸喜之

童子能詩

吉州羅西林集刊近詩一士彙詩及門一
童橫卧闌闌間喚童良久乃起曰將見汝
主人求刊詩童曰請先與我一觀我以為
可則為公達士恠之曰汝欲觀我詩必能

吟詩賦一絕當示汝童請題土曰但以汝
適來睡起搔首意爲之童卽吟曰夜夢清
竊上碧虛不知身世是華胥起來搔首渾
無事啼鳥一聲春兩餘士駭服同入見西
林取其菊詩曰不逐春風爽李妍秋風收
拾短籬邊如何枝上金無數不與淵明當
酒錢士出而疑之後知童乃羅之子也

鄧文龍

堅瓠集

卷四

七

乙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試童子百人取
其一鄧文龍年八歲穎出諸童之右太守
方巨山岳欲祝爲子父謂之曰汝予所鐘
愛太守固欲祝汝將若何文龍曰第許之
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紫山輩文龍父
子亦與焉席上諸公祇服褙子文龍以綠
袍居末座坐定供茶文龍故以托子墮地
諸公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失衣學生落

托衆爲一笑酒酣巨山戲謂曰口紅衣綠
如鸚鵡又龍應聲曰頭白形烏似老鴉又
令賦君子竹詠曰滿酒子猷宅平將風月
分兩軒渾似竹一日可無君衆異之後易
名元觀十五領鄉薦登上第

伐松

靈隱寺僧元肇號淮海寺有古松大數十
圍與月波亭相對火彌遠遣人伐松淮海

堅瓠集

卷四

八

乙

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樑材無復清陰覆綠
苔惆悵月波亭上翠夜深惟見雀歸來又
穆陵在御閣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
欲於靈竺下伐松供屋材淮海亦作詩曰
不爲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
不會穆將去留與西湖作兩屏詩徹於上
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基久圯勢家窺其
地營壘淮海亦有詩刻之云一帶空山已

有年不須惆悵起頽碑道傍多少麒麟塚
轉眼無人送紙錢家見之亦不復取

歌詞侑酒

萬曹之妻與太守有私一士子知其事戶
曹在滿將行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
臺近付妓歌以侑酒抱琵琶臨別語把酒
淚如洗似恁春時倉卒去何意牡丹恰則
開園茶蘼廝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無

堅瓠集

卷四

九

乙

謂復恐明日行阿如何戀得你一葉船兒
休要更沉醉後來梅子青時楊花飛絮側
耳聽喜鵲聲裏守與婦俱墮淚其夫不悟

鬼門關

雀惠父詠鬼門關詩盤盤重險歷三途慄
慄陰靈怖萬夫青海戰魂來守鑰黃塵行
客過張弧西風古道悲羸馬落日荒山嘯
老狐年少文人今白首小昌休苦笑掀歛

惠父北人

刺夏貴

有刺夏金吾貴詩云節樓高聳與雲平通
國誰能有此榮一語淮西聞養老三更江
上便抽兵不困賣國謀先定何事勤王詔
不行縱有虎符高一丈到頭難免賊臣名
人謂北兵既至許貴淮西一道與之養老
故戢兵不戰然賈似道退師數十萬衆一

堅瓠集

卷四

十

乙

鼓而潰貴雖勇徒亦何為哉

杜氏婦

元杜氏婦作北征詩云江淮切女別鄉閭
一似昭君遠嫁胡默默一身離故國區區
千里送征夫慵拈簫管吹羌笛懶繫羅裙
舞鵲鴟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
都此等詩詞多有戲題驛亭以為美談者

朝翟姓

陳雲屋朝霞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爲權亦難行時翟某館於水南楊氏蓋嘲其倚楊也

杜善甫

元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時有掌兵官遠戍於外其妻宴客鼓吹終又杜作詩云高燒銀燭照雲鬟沸耳聲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王閑霜重鐵衣寒

堅瓠集

卷四

十一

聞之怏怏見山房隨筆

喫死飯

吳俗治喪之家徧投訃音弔客不盡相識換身陪賓者備極醜態謂之喪筵又曰喫死飯蓋聞人死即往兜攬經理其事思得一飽也數年前有孔姓者面目尤屬可憎借誕辰名色傳單飲分有無名氏作詩四章贈之云盡日茫茫事送迎搥頭擺尾

可憐生家風談認喪于孳家狗不道當年讀去聲諧語恰中餘惜忘之或有吉事則又色服趨踰自謂喜甚稱呼亦妙

武廟微行

明武廟微行過一婦人汲水乃口占一詞云汲水上南坡紅裙映碧波雖然不似俺宮娥野花偏艷目村酒醉人多亦自風騷可喜

堅瓠集

卷四

十一

版腸

宋學士過洛或挽留之不從乃以步蹇藏去他所公作詩云寒驅學斷紫絲韁却去南城趁草場繞過洛陽尋不見西風一昨版腸香河南人嘗賦口版腸故云

淡酒

雲間酒淡有人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瓶後情辣

光著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
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莫三觴君還不信
把秤來稱有一觴酒一觴水一觴旒又醒
睡編有詩云數升糯米淺慳量飯熟全家
大小嘗着意滿傾三斛水先頭打起一壺
漿冷吞却似金生麗熱飲渾如周發商昨
夜強斟三五盞幾乎瀉破肚中腸

猪無糟

堅瓠集

卷四

三

几

于溪釀酒為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
酒輒與飲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
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為若
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
償耳遂去婆持井所出泉應沽者比風讓
更佳得錢數萬踰三年道士忽至婆深謝
之道士問曰酒好否婆曰酒甚好只猪無
糟耳道士笑題其壁曰天高不第高人心

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猪無糟題訖而
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

趙葫蘆

夸堅志秀州趙公衡天資滑稽善與人款
曲無所不狎侮因寡髮人目之為趙葫蘆
時有作小詞以譏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
枚依樣回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
回水上虬捺不翻真箇彊無處容他只好

堅瓠集

卷四

四

几

炎天際青晒作巴一時傳誦見者無不絕
倒

嘲近視

笑林嘲近視詩云笑君兩眼忒希奇子立
身邊問是誰屋漏日光拿歪子月移花影
拾柴枝因看壁面磨穿鼻為鎖書厨夾住
眉更有一般堪笑處吹燈燒了嘴唇皮

王少卿

湯臚王少卿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特觀
聽而所讀多訛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
遂為詩以嘲之日傳制聲無敵宜章字有
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問京師新
事者或誦此詩其人遂曰此必王少卿也

皇甫氏

嘉靖中吳中皇甫氏最貴盛而治家素寬
楊南峯獻壽圖題詩其上曰皇甫先生老

堅瓠集

卷四

五

健精神烏紗白髮龜雀同齡皇甫公大喜
懸之堂識者笑曰此詈公也蓋上列皇老
烏龜四字公悟而去之

婢僕詩

北夢瑣言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
久不登第因出一奇作婢僕詩五十首行
於公卿間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
歸遲總不憂報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

待梳頭又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墮空
腹茶無事莫教頰入庫尋常閒物要些些
餘皆中婢僕之諱淡旬京師盛傳是年登
第與挑杖虛鞋事雖不同用奇則一

題像

四明豐南禺 坊性滑稽里中致仕驛丞某
繪像具幣求贊語豐題其像曰才全德備
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

堅瓠集

卷四

六

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喜以為譽之太過
識者笑曰則其為人也亦成驛丞矣又寧
波令遣吏向豐索藥方豐乃書云大楓子
去了仁無花果多半邊地骨皮用三粒史
君子加一顆歸以呈令令覽之笑曰豈公
嘲爾吏請其故令示之曰以上四語謂一
般滑吏耳

四十翁

盧陵歐陽重巡撫雲南以不給軍糧奪職
歸舟遊館驛必題詩壁上醉皆怨望時年
甫四十稱涯翁書有無名氏書一絕於詩
後云怨詞隨處滿垣飛聞道先生放逐歸
四十稱翁非太早人生七十古來稀又醉
翁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却想齊
名孰充老世間安有四旬翁

嘲禿指

堅瓠集

卷四

七

乙

元關漢卿作醉扶歸嘲禿指云十指如枯
筍和袖捧金尊搗殺銀箏字不真搔痒天
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幼時
曾聞俚句云十指磊砢音雷光鹿禿有時
爬背同轂輓搔背爬名齒牙軋物終難剔
理盡瑤琴不成曲

烹雞誦

唐伯虎遊僧舍見雌雞請烹為供僧曰公

能作誦當不新也援筆書曰頭上無冠不
稱四時之曉脚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
解離飛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
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
除業障必先割去本根大衆先取波羅香
水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
腸汚穢啞香水源源化為霧饒湯滾滾成
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

堅瓠集

卷四

末

乙

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雖得死所無憾
矣乃烹以侑酒

偷狗賦

宋滕達道讀書潛山僧舍僧有犬烹之僧
訴於縣縣命作偷狗賦其警句云撒梵官
之夜吠充絲帳之晨蓋團飯引來難掉續
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歎賞

打秋豐

才太守寬謁撫院一主事亦來謁門適開
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戲曰
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可對簷
前鉄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俗以千人
爲打秋風米元章帖作秋豐○雪濤諧史
一客慣打抽豐所過郡縣官輒以諛詞動
之一日謁宜興令又諛云公善政不但百
姓感恩境內群虎亦皆遠徙言未畢役稟
姓感恩境內群虎亦皆遠徙言未畢役稟

堅瓠集 卷四 五

鋸匠詩

趙東山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
其一因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
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
命題東山口占絕句口一條黑路兩人忙

旁晚相看髮已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
扯拽過時光二人知諷已相與感歎罷去

龍宮海誌

正德中某御史按浙觀風以龍宮海藏命
題試士且云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
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不稱意無賞
西退者作詩謂之日東廊且莫笑西廊我
笑東廊枉自忙海藏龍宮無你分大家隨

堅瓠集 卷四 五

我度錢塘

抹蟬酥

大醫院有抹蟬酥差差時儀從甚前某判
院欲以炫耀其友在道過焉友作詩嘲之
曰白馬紅樓出禁城喧天金鼓咏霓旌穿
林過莽多豪氣拿住蝦蟇壞眼睛時人傳
以爲笑

金陵十六樓

藝林學山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有
花月春江十四樓句蓋洪武中建來賓重
譯清江石城雀鳴醉仙樂民集賢詠歌鼓
腹輕烟淡粉梅妍翠柳十四樓于南京以
處官妓盛時未禁緝紳用妓飲酒也胡元
瑞云十四樓語足為詩料金陵瑣事云金
陵本十六樓載十四樓而遺南市北市二
樓今諸樓盡廢獨南市樓尚存鹿邑李叔

聖集

卷四

三

通素號仙源洪武中進士博學知天文詹
寧欽天監遠入欽天監籍有集句詩二卷
中有咏金陵十六樓詩南市樓云納納乾
坤大南樓縱目初規模三代遠風物六朝
餘蒼舊何人在登臨適自煥皇恩酒遠近
莫共酒杯踈北市樓云危樓高百尺極目
亂紅粧樂飲過三爵還觀納八荒市聲春
浩浩樹色曉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

香集賢樓云迢迢出半空画列地圖推魚
水千年慶車書萬國同長歌盡落日妙舞
向春風今古神州地康衢一望通樂民樓
云江城如回裏迢迢起朱樓白日催人老
青尊喜客留百年從萬事一醉解千愁帝
德堯同大洪恩被九州龍歌樓云西北為
樓好閒宜雨後過憑闌紅日早回首白雲
多廣德停簫鼓深紅淨綺羅千金不計意

聖集

卷四

三

醉坐合笙歌鼓腹樓云翼翼四簷外居人
有萬家盤空齋屢薦舞破日初斜小酌知
誰共新詩取自誇聖圖天廣大爛醉慰年
華清江樓云涵虛混太清時轉邊雲聲湖
雁幾雙起漁舟個個輕世情何遠近人事
省將迎談笑逢耆老終身願太平石城樓
云翠袖拂塵埃煩襟出九垓清光依日月
逸興走風雷鴻雁幾時到江湖萬里開文

章成錫繡臨咏日盤迴來賓樓云地擁金陵勢烟花象外幽九天開秘祉八極念懷柔造化鍾神秀乾坤屬遠猷吾皇垂拱治不待治書求重譯樓云使節猶頻入登臨氣尚雄江山留勝跡天地荷成功千羽三苗格車書萬里同聖朝多雨露樽俎日相從澹烟樓云久坐惜芳塵芻花不棄貧閒心悲地隔有酒縱天真不問黃金盡應燕

堅瓠集

卷四

三

七

白髮新登臨聊極目紫陌萬家春輕粉樓云那樓開縱目風度錦屏開玉腕搵紅袖瓊厄泛綠醅參差凌倒影迢遞絕浮埃今日狂歌客新詩且細裁管鳴樓云羣抱憑闌外橫高不倦登抑揚如有訴悽切可堪聽白日移歌袖青天掃画屏古來形勝處重到憶曾經醉仙樓云自得逍遙趣荒坤獨倚樓天籠平野迴江入大荒流待葉人

間事來爲物外遊蓬萊自有路雲雨夢悠悠梅妍樓云天地開華國招邀屢有期風烟歸逸興鐘鼓樂清時對新惜餘景逸人高舊詩平生無限意莫信笛中吹翠柳樓云白蟻岸江阜開筵近鳥巢交疎青眼少歌罷彩雲消落日明孤塔青山見六朝平生愛高興回首興滔滔

商文毅對

堅瓠集

卷四

三

七

天順復辟後益重文墨與儒臣講誦書義偶入翰林院見柯潛因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何句可對潛一時思索未就英廟曰可與同官對來上退潛出遇商文毅輅于午門外問柯出何宴潛曰因皇上出句不對耳商曰何句潛舉前言商曰可對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明日潛奏之上稱賞

阿丑

成化中汪直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
顯榮忤之者旋加黜奪時有都憲叩頭如
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之誚陳鉞王越諂
媚尤甚中官阿丑善談諧每於上前作院
本頗有東方譎諫之風汪直之逐與有力
焉一日于上前作醉人醜酒一人曰巡城
御史至醜罵如故自侍郎至尚書內閣醜
如故又曰駕至其醜尤甚最後曰汪太監

堅瓠集

卷四

五

來矣醉者驚起其人曰駕至不惧而惧汪
太監何也曰天下之人但知有汪太監安
敢不惧上領之丑復作直持雙鉞趨墮而
行或問故答曰吾平日惟仗此兩鉞耳問
鉞何名曰陳鉞王越也又震澤紀聞丑云
天有兩月一人擊之日月一而已安得有
兩丑日內有陳鉞外有王越豈非兩月乎
由是直等竄斥殆盡

智公得路

林居漫錄朝廷闕一清要官政府問誰可
任者或以公論對政府曰公論如今無用
或以古道對政府曰古道如今亦難行或
以糊塗對政府躊躇曰糊塗如今却去得
最後有力者舉智巧政府喜曰爾舉是也
其為人我雅知之是常折騰紙海惟我願
指氣使而莫予違者也遂以屬銓司列啟

堅瓠集

卷四

五

事申命下之日富貴利達之士彈冠相慶
曰智公得路吾輩行且同升矣

譏張江陵

金陵瑣事張江陵柄國鈐束科道官不敢
揚眉吐舌畧陳異已之論時因編謔語云
科道缺官文選郎中請於張江陵張謂科
道官最難得其人即如孔門四科十哲未
必人人可用文選云德行如顏回何如張

曰回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如字下同未可用也文學如子夏何如張日子夏入聞聖道而說出見紛華美麗而說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張日求也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未可用也政事如子路但恐其好勇耳張日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儘可用也儘可用也文選唯唯而退因舉不說者

張江陵對句

堅瓠集

卷四

七

乙

顧東橋漢撫楚張江陵僅十餘歲應童子試東橋曰童子能屬對乎因曰雞雀學飛萬里風雲從此始張即日潛龍奮起九天雷雨及時來東橋大喜解腰間金帶贈之曰他日貴過我也

譏教授

弘治末泉州府學某教授南海人頗立崖岸一日設宴于明倫堂搬演西廂雜劇翌

日有無名子書一聯于學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搬出西廂雜劇某出見之赧然自媿故態頓去

僧妓相譏

蘇東坡與僧佛印妓琴操每相往來飲酒賡和一日佛印往蘇家見琴操卧于紗厨因戲曰碧紗帳裏睡佳人烟籠芍藥琴操

堅瓠集

卷四

七

乙

以姓為聯

即對曰青草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大笑曰和尚得對娘子實出望外
惠安歐知縣炎與泉學趙教諭某飲酒知縣將教諭姓氏為聯云趙先生飲酒一走便消教諭亦將知縣姓答云歐大尹徵糧合區全欠

丘文莊對句

邱瓊山幼從師于里宦之家塾聰敏有聲
宦兒頗不好紙筆一日師外適宦兒亦歸
私第邱肄業中堂時天雨坐席當瓦穴漏
滴丘肩丘乃換彼兒席居於漏所以已席
居彼之地宦兒具告其師師曰能偶對者
即為理直因曰點雨滴肩頭丘應聲曰片
雲生足下師稱善宦兒媿不能對哭告其
父父怒召丘試以對曰孰謂大能欺得虛

堅瓠集

卷四

无

七

丘即對曰焉知魚不化為龍宦驚駭知其
非常人好語慰歸

龍聽以角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
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故世有偶
曰蟬以腹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從角聽
無乃不足於耳歟

詩規鐵崖

楊鐵崖母夢金鈎八纒而生在勝國時以
史筆自命晚年避地松江之泖湖謝伯理
家蓄四妓名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
樂乘画舫恣意所之有故人寓詩規之曰
桃葉楊枝與杏花吹簫鼓瑟奏琵琶可憐
一代揚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鐵崖見詩
稍稍自愛後聶大年讀其詩集有詩云文
章五采鳳皇雛酒債詩豪膽氣粗白髮草

堅瓠集

卷四

三

九

立揚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金鈎夢遠天
星墮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不死
滄桑更變問麻姑此詩善能用事而叙其
實惜其集中不載

巾詩

七修類藁正德中京都忽以巾易帽四方
效之至販夫走卒亦有戴之者以其價廉
易辨即仁寶作詩諷之云忽出街衢不耐

看今時人物古衣冠望塵走俗人心厭况
又庸人戴一般其友孫體時一日戴巾訪
郎恐郎謂之塗中預構一絕郎見而笑孫
曰予亦有詩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
角紗巾透柳風不是風流學江左年來塞
馬不生駮二人相對而笑

一錢覓酒

金陵陳子文藻號蒼厓家貧嗜酒一日囊

堅瓠集 卷四 三

僅一錢市酒飲之作詩自嘲云蒼厓先生
屢絕糧一錢猶自買瓊漿家人笑我多顛
倒不療饑腸療渴腸

裁縫冠帶

有業縫衣者以賄得契冠帶顧霞山嘲之
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
翅一朝風蕩破分明兩個剪刀糍
鑽彌遠

史丞相彌遠用事選者改官多出其門一
日制闈設宴優人扮顏回宰予問回曰
汝改乎回曰回也不改因問汝何獨改予
曰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但鑽
之彌堅耳予曰汝鑽差矣何不鑽彌遠

庶吉士

萬歷中有以賄改庶吉士者院中作寓言
謾之曰昔孔子為館選座師齊宣王餽兼

堅瓠集 卷四 三

金萬鎰因簪筆而就試焉卷呈孔子曰王
度幾改宰我食稻衣錦私餉舊穀新穀若
于試日倩游夏代筆于前書暇而已已而
送卷孔子曰於予與改顏淵善言德行乃
曰鑽之彌堅不若既竭吾才吾見其進也
試畢閱卷孔子以如愚置之曰回也不改
他日回請故曰汝單瓢陋巷出寄百里之
命足矣何復望華邈乎回因痛哭而死

韓侂會

韓侂會恃扶日之功兄弟專權凡事自作威福銓除皆不由內會內宴優人王公瑾曰今日選人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優人又為日者選人問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理宗亦為啟齒

五經題

堅瓠集

卷四

三

乙

弘治中程學士敏政主試為給事華景等所劾謂以題私鬻唐寅徐經等值公宴優人持雞出曰此雞價值千金一人問曰何雞而價高如此優人曰程學士家名為五更啼雞題也

頭場題

萬歷丙午將檢討蕭給事主浙試一有力者以錢神買題中式主試於鎖闈日得罪

堅瓠集

卷四

香

乙

杭郡公郡公衙之徹棘後宴主試預令優人刺之其日演荆叙記無從發揮至承局寄書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京城來成日有新聞否日開白內款矣成又問局日貢方物矣成日何物日一猪成日猪何奇而貢之曰絕大成日驢大乎日不止牛大乎日不止象大乎又日不止成日大無過於此矣局日大不可言且無論其全體只猪頭猪腸猪蹄你道易價若干成日多少局日只頭場題亦賣千金成日何人買得起局日一收古董人家蓋指中式者董姓耳蔣蕭聞之頰赤不歡而罷

善天文

張循王浚性善貨殖伶為術人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則見星不見人矣如無渾天儀可用一銅錢

代之令窺帝口此帝星也窺泰檜曰相星
韓世忠曰將星至循王則曰不見星眾駭
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但見張王在錢眼
裏坐滿座大笑○按張循王家多銀每千
兩鑄一球目為沒奈何

鼻頭

吳下稱奴為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郎
富而恣以貨得官嘗乘四人轎赴姻家席

堅瓠集

卷四

五

乙

孝廉張伯起惡之時有闕白之警伯起乃
遽謂吳曰近聞邱報闕白已就擒矣吳欣
然來問伯起曰闕白原是一恠身長數十
丈腰大百圍截其頭亦重數千觔碎之而
後能舉也吳曰那有此事伯起曰只一個
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誚已不終席
而去

僧臘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詩云僧臘增
前樹是也又言戒蠟者內典云西方結夏
時以蠟為人其輕重相等解夏之後以蠟
人為驗輕重不差則為定念而無妄想否
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為之戒蠟非
年歲之臘也

五大夫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

堅瓠集

卷四

五

乙

其樹為五大夫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大者
五株唐陸宣公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
李義山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
松不見見與薪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惟雲
谷雜記引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
為証最為明白

吳祀范蠡不當

吳江祀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為三高

或彈蠡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蠡越則謀臣吳為敵國節君為鳥喙目已日鳴夸變姓名為陶朱逐錐刀於都市乃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况當此無邊勝地之上豈應著不共戴天之仇其視菰菜葦羹傲屣名醫筆床茶灶短棹江湖者豈容與之並駕臨風聯鑣鈞雪耶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

璧錄集

卷四

七

齊已

僧齊已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逸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如聽琴絕句正宰相詩也

洞庭漁人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彥恭問有魚否漁人曰無魚有詩乃鼓柁而

璧錄集

卷四

七

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名不答而去

鏡殿

藝林伐山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劉仁軌入奏事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

合劑去武后不悅帝崩后復建之楊麗夫
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
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漾波胡鹿麟
云六郎謂昌宗明空即盟字耳但鏡殿隋
煬帝所造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
晝與官人戲樂織毫皆入屏中高宗時武
器用事中外謂之二聖仁軌蓋假此以諷
之也

堅瓠集

卷四

元

題詩僧庵

昔有人題詩山頂僧庵日高山頂上一閒
屋老僧半閒龍半閒半夜龍飛行雨去歸
來翻羨老僧閒明苑源陳明溪題詩漳江
寺日吟遍三千洞來眠四大床白雲鐘鼓
外翻笑老僧忙二詩用意不同然皆輕妙
有味不妨倒案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獵人捕
之一日而獲三虎令獻於鎮守鎮守以美
言獎之以爲善政所致而令實貪墨時俞
鳴玉珩善詭作詩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
歌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
自雙雙北渡河

劉菊莊

初劉士亨素號菊莊善詩七修類稿載其
二絕句語亦警拔咏秋鶯云紫陌曾聽駐
馬蹄王孫金彈杏花西秋聲不似春聲好
莫戀斜陽儘意啼蓋譏不知止者又咏秋
茄云傍葉依花紫實圓天生佳味壓肥鮮
如何秋晚無人採老在涼風白露邊寓時
無知已意

序言

稼軒先生多聞博學能紹美乎其前人故知稼軒者以後進好事儒者稱之予聞而然之及觀所編堅齋集凡其觀記所及古今入軼事與語言文字之可資

序

毛

一

丙

談柄者悉載焉而勸戒之意即寓於中使讀者或時解頤撫掌或時駭日警心乃益信此真儒者好事之所為也夫人而非儒者惟恐其好事而儒者則惟恐其不好事蓋為仕為學皆儒者

事不得仕則終於學而已苟非好事安能於學無遺事乎乃先生則曰吾非好事也吾幸值太平無一事之時聊借閒筆墨以銷此閒日故書成而取義於物之無用如堅齋者以名其篇噫

序

毛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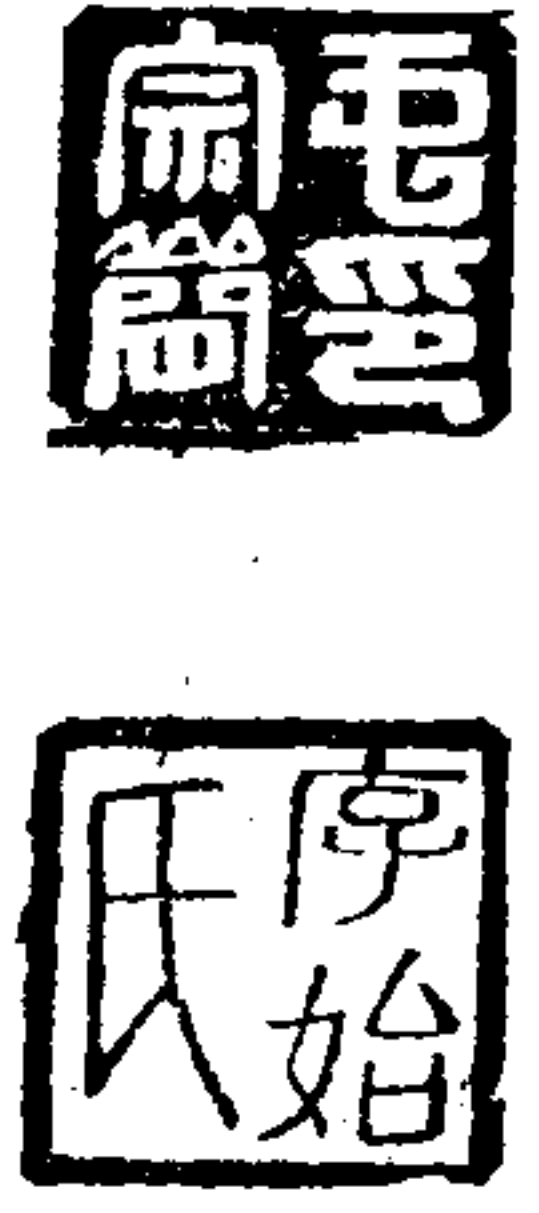
丙

儒者之書豈無用之書儒者豈無用之人雖學優不仕疑於匏繫然儒者自命即不見用于世要當立言以垂不朽稼軒著述甚富有續聖賢群輔錄及鼎甲考若干卷秘未授梓此區區小

篇猶未耳且如瓠之為物至老而堅始適於用今稼軒窮且益堅必且老當益壯是正世所寶為碩果者也瓠云乎哉請以斯言質諸知稼軒者

同學子菴毛宗崗序始氏漫題

序



堅瓠集卷之一目錄

戒石銘 土產

鴟鴞蚯蚓 啖評

太平皇帝 愛妾換馬

妾易帶 紅葉題詩

陶穀郵亭詞 婦人朱粉

牡丹頭 上頭

月事 纏足

堅瓠集 卷之一

金釵十二 細腰

袪 禪袴

空定慧箴 刀筆辨

畫作粧奩 弄瓦

謝啟 卓沃詩

陸世明 碩成章俚詩

枷 穢韻雲偶

尼嫁女人 詩嘲朝臣

龍華會

井珠

七字吟

歲朝詞

上巡按詩

觀燈對

奇對

人中龍

驚妓越席

諷夏嚴諺語

遊仙夢

速死托生

割股放生

嫁婦休妻

婦人詩詞

和靖七世孫

堅瓠集

卷一

二

丙

詠月

判效

半邊月

和靖墓

感慨詩

紙蓮船

城隍牆上畫

改神童詩

卅三菲

如夢

盜水供狀

刺觀競渡

嘲執政

五經笥

堅瓠集卷之一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戒石銘

戒石銘始於蜀王孟昶願令箴於州邑其
文云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
惠緩政存三異道在乙絲驅雞為理留犢
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
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有國

堅瓠集

卷一

一

丙

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
深思至宋太宗擇取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頒行天下至高
宗紹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
刻銘座右明高皇則命立于甬道面鑄公
生明三字以為守令警戒歐陽集古錄云
戒碑起於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貴耳集云

秦陵哲宗書戒石銘賜郡國陳眉公作宋太祖立郎仁寶七修云元至元中浙西別有四句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土產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明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句

堅瓠集

卷一

二

丙

河南土產蘇菰線香宦遊者每取為饋于蕭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蘇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夫世之巧宦無非土地括去者些些土產二公猶以為不可則廉貧相去奚啻天淵留刻德政清風兩袖近惟江南巡撫潛庵湯公斌足以當之

鴟鴞並刻

水南翰記成化中南京國子監有鴟鴞祭酒周洪謨令監生能捕者放假三日人目為鴟鴞公其後劉俊為祭酒好食鴟鴞監生名之曰鴟鴞子。同時南京院妓吳娟舉止輕捷人呼為蝴蝶兒時以為對

啖評

臨川傅平叔占衡弱冠能文風氣道上嘗

堅瓠集

卷一

三

丙

戲為啖評不減晉人排調錄之以資雅噱評曰淙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膏霖入畝徐疾相更吳兇奇如武后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嗜痴不惜他人流血李至崑如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往奮擊周子會如飢馬競芻蹄齒不馴又如席間闖犬直令四坐縮足淙伯子如勇卒趨焚頭額無恙張八

和如人面瘡日食四兩肉雖費用不多而
求取可厭周開甫如輝庖翟關恒處惠後
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李蓋卿如千里
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野為墟
又如措大噉蔗欲滓成粉席婦可如腹臍
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函谷
○人謂健啖者腹中有肉磨見文身表異

太平皇帝

堅瓠集

卷一

四

丙

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于太山自號太平
皇帝父同為太上皇兄休為征東將軍太
為征西將軍慕容德討擒之人謂之曰何
為妖妄貽自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
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如
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怒曰止坐此口以
至於此始曰皇后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
國哉

愛妾換馬

唐酒徒鮑生多蓄聲妓開成初以夢蘭小
倩隨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
下第東歸駿馬孔阜同憇水閣鮑置酒頃
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坐鮑生之右
撥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酣乃停杯命燭閱
馬于軒檻前鮑撫掌大悅韋戲鮑曰能以
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切密遣四絃

堅瓠集

卷一

五

丙

更衣盛粧而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云
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
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馳荷珠難
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夜三更月
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
以酬之鮑意未滿在復正頻有紫衣冠者
二人導從甚眾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
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

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狼藉不暇收拾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指妾換馬之筵乎命酒對飲一人鬢髻甚長持盃望月請賦其事命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長鬢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夭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

堅瓠集

卷一

六

丙

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長鬢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堦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鬃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思旣

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尙存猶希進也賦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庶下二公驚曰幽顯殊何見逼若是駭問其名則謝莊江淹也言訖不見事見唐陳翰異聞錄及才鬼記但古樂府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註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又誠齋雜記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馬名曰鵠其主所珍也彰曰彰

堅瓠集

卷一

七

丙

有美妾相換惟君所擇焉馬主因指一姬遂換之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管絃文苑英華有陳標詩曰粉閣香銷華旣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嫌柳葉雙眉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赴朝休立漏聲中思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七修作張祐詩又鴻書蘇子瞻謫黃州蔣運使饒之子瞻命婢春娘勸酒蔣問春娘

去否子瞻曰欲還又母家蔣曰公行必須
馬乞以馬易春娘可乎子瞻諾之將題詩
云不惜霜毛兩雪蹄等閒分付贖娥眉雖
無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子瞻答
詩曰春娘別去十匆匆無限離情此夜中
只為山行多險阻故將紅粉換追風春娘
亦賦一絕云為人莫作婦人身苦樂無端
總屬人今日始知人賤者君前碎首又何

堅瓠集

卷一

八

丙

真遂下堦觸槐而死三詩本紀不載

妾易帶

南唐近事宰相嚴續多歌姬給事中唐鐫
有通天犀帶皆一付尤物唐有慕姬之色
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
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負於一擲舉
座屏氣觀其得失六散數巡唐彩大勝乃
酌酒命美人歌一闕而別嚴悵然遣之

紅葉題詩

本事詩顧況在洛間遊苑中水上得大梧
一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
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亦題一葉泛之
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
時帝城一作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
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得葉上一詩以示
况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

堅瓠集

卷

九

丙

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次第行後况
娶宮人韓氏成婚後於况書篋得前葉驚
曰此妾所題也向日妾亦於水中得一葉
况索觀之即况所題者時人相訝其異云
又雲溪友議明皇時黃妃寵盛秦虢諸姨
往來禁中宮人怨悖有題紅葉隨溝水流
出者詩云舊寵悲秋扇新思寄早春聊題
一片葉寄與枕一作接一作流人為顧况所得况

亦題詩卽前四句無後復出之事內官得
詩因達聖聰遣出官人韓鳳兒等甚多○
山堂肆考唐僖宗時詩人于祐晚步禁溝
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官盡
日間殷勤囑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一
葉置溝上流有深官葉上題紅怨付與清
流欲寄誰句爲宮女韓翠蘋所拾後祐爲
丞相韓泳館客值帝放宮女三千人泳聞

堅瓠集

卷一

丙

翠蘋有才學又同姓作伐嫁祐成禮後翠
蘋檢笥見葉異之各出所得相示泳聞之
復爲祐開宴叙賓相慶戲語祐曰二人今
日可謝媒矣翠蘋又詠一絕云一聯佳句
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得成鸞鳳
侶方知紅葉是良媒雲溪友議又謂流水
句宣宗朝舍人盧渥事○王性之銓待見
小名錄貞元中進士賈全虛黜於春宮偶

臨御溝見一花流至拾之香馥頗異旁連
數葉上有一詩筆蹟纖麗一入深宮裏無
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全虛
得之企想其人不能離溝上街吏疑而白
之金吾奏其事德宗令人細詢之乃翠筠
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所書語其由
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
貴嬪爲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

堅瓠集

卷一

丙

事露宜死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
衛兵曹以鳳兒賜之并院資賜焉○北夢
瑣言載進士襄陽李茵偶遊宮苑見紅葉
御溝流出上有題詩卽流水一首茵收貯
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寓南山民家見一宮
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
之教接見紅葉驚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
蜀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侍書何

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茵甚快快其
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田某求
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茵疾篤有
道士言茵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
州相遇實已自縊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
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
辭而去○玉溪編事蜀尚書侯繼圖未第
時登大慈寺樓倚闌遠望忽木葉飄墜上

堅瓠集

卷一

三

丙

有詩云拭淚一作歛蛾眉一作愁娥為鬱心中
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
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遂秋風起天
下有心一作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
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繼
圖藏之笥中後與任氏為婚偶吟前句任
曰此妾昔日戲書梧桐葉上詩從何見之
繼圖檢葉示任任大異之談藪疑或一事

而傳者各異七修備載其事而不及賈全
虛顧于賈事同詩同顧于所娶宮人姓同
顧賈宮人又同名夙兒李茵疑即盧渥之
事若侯繼圖詩既不同事亦各異又未可
以題葉而即以為一事也

陶穀詞

周世宗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
覘之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驕甚

堅瓠集

卷一

三

丙

宜為之備穀至如其言熙載云陶秀實非
端介者乃遣歌姬秦弱蘭詐為驛卒女敝
衣竹斂擁帚洒掃穀因與通作風光好詞
贈之曰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夜賦
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
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李王宴陶于澄心堂
命巨杯酌陶陶毅然不顧徐出弱蘭作酒
命歌前詞穀聞之大沮即日北歸

婦人朱粉

婦人修容不知起於何代及觀詩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莊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瓜揃不穿耳則是塗面油髮穿耳帶環自古已然前漢佞幸傳藉孺閔孺傳脂粉以婉媚幸上梁朝子弟無不薰衣刺面傅粉施朱男子且然而况婦人乎唐號國夫人美質不施脂粉少陵詩却嫌脂粉汚顏色淡

堅瓠集

卷一

丙

掃娥眉朝至尊白香山有時世粧歌時世救出自官中傳四方惟崔樞夫人治家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至後周禁天下婦人皆不得粉黛惟黃眉墨粧而已○日札載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粧淺者為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粧梁簡文詩有分裝開淺曆繞臉傅斜紅之句

髻異

晉志皇后則假髻步搖註步搖首飾也前燕錄燕代多冠步搖冠長恨歌有金步搖○焦氏類林載貴妃以假髻為首飾曰義髻唐僖宗時內人束髮甚急為曰髻唐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為拋家髻○三夢記唐宮中髻名開掃粧形如後風散髮蓋盤髻墮馬之類唐人詩云還梳開掃學官粧

堅瓠集

卷一

丙

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吾蘇婦人梳髮有牡丹鉢盂之名異有蘭花如意之號吳梅村先生有咏牡丹頭南鄉子云高聳翠雲美時世新粧喚牡丹豈是玉樓春宴罷金盤頭上花枝閣合歡○著意畫煙鬟用盡玄都墨幾凡不信洛陽千萬種爭看魏紫姚黃總一般近則括束甚緊謂之懶梳粧

上頭

女子之笄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而婿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上頭今俗謂之梳櫛
○女子初破體曰破瓜破瓜見比紅兒詩話

月事

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

堅瓠集

卷一

去

丙

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不下朕其腎脉壅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願進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以丹注面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施玄的結羽釵即上所云也玄的藝文類聚作華的又王建宮詞云密奏君王知八月與人相伴洗裙

裾八月二字尤新○陳眉公羣碎錄云絆變婦人有汗也絆變月事也按絆變見漢律○妝樓記紅潮謂女子桃花癸水也

纏足

纏足謂始於妲已古今事物考謂妲已狐精也一作精猶未變足以帛裹之宮中效焉

說甚誕畢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

近世前此書傳皆無所載六朝詞人多體

堅瓠集

卷一

去

丙

狀美人容色之姣好妝飾之華麗無一言及纏足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孌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皆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宵娘織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餘以寶物細帶纓絡令宵娘以帛繞脚織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錦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裡月長新

因宮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織弓為妙
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楊升庵
謂起於六朝引樂府雙行纏詞云新羅繡
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
憐張禹山云史記有臨淄女子彈弦纏足
則古已有之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
韞生塵晉書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
詩有便脫鸞靴出翠帷句李義山詩云浣

堅瓠集

卷一

六

丙

花溪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鈞杜牧之
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褰春雲五
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段成式
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纒長曼鳳皇釵
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托錦鞋唐人
又有慢移弓底繡羅鞋之句則纏足非始
於五代明矣○七林諒美人足飾云文綦
綵縹綸襪羅縵縵足衣縵足纏

金釵十二

唐人詩多用金釵十二如白香山馴牛思
黯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十二行或
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為釵十二行然梁武
帝河中之水歌云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
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也又南
史載齊周盤龍伐魏有功高帝送金釵十
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云餉周公阿杜

堅瓠集

卷一

九

丙

此事甚佳罕有用者

細腰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三飯為節
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人
尹文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
劉禹錫踏歌行云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
猶有細腰多細腰一事而載三王何祖孫
所好之同耶抑記者之誤耶

襪

襪婦人脇服也沈約詩額上薄襪繡腰中
合歡綺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襪楚宮
腰盧照隣詩媚家寶襪蛟龍被謝偃詩細
風吹寶襪輕露濕紅紗意俗所謂抹胸也
崔豹古今註襪謂之腰綵引左傳而服戲
于朝近身衣也腰綵疑卽屨腰之類○良
成式云見說自能裁和肚不知誰更着情

堅瓠集

卷一

三

丙

題註和肚今之裹肚也

禪袴

禪卽袴也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有襠
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
外孫欲墮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有襠
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樂府
所云愛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是也今男
女皆服之矣

空定慧箴

明弘治己酉順天鄉試申明禁約文章內
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以涉禪語或仿鄭五
敬後體以自箴口回也其箴乎屢此下一
字真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虛當年
夫子犯了鄙夫問於我如 少之時血氣
未此下一字只合塗君不見今之所禁天
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人僨事一人國
堅瓠集

卷一

三

丙

叶孤 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
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智當年孟子犯
了德術智

刁筆辨

萬花金谷長洲鑄工馬士龍與錢塘備書
人郭天民同集吳叔華家馬長而郭幼郭
不之讓與爭坐馬曰小子敢我仇耶我聞
刁筆吏抑刁在前乎筆在前乎郭曰老兒

敢欺我耶我有筆如刀抑筆在前乎刀在前乎且汝非我筆能奏刀乎馬語塞竟讓郭坐

壽作粧奩

其善丹青有女及笄不置一物作舉案齊眉圖一幅題一詩攜其女以適其夫詩云婚姻只見闔豪華金屋銀屏眾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奩買與別人家

堅瓠集

卷一

三

兩

弄瓦詩

無錫鄒光大連年生女俱名翟永齡飲翟作詩云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詩上覆鄒光大令正原來是瓦窰

典淮郡謝啓

宋文本心典淮郡景物蕭條謝賈似道啟有云人家知破寺十室九空大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卓沃詩

西蜀卓沃飽學而貧家徒四壁一日有盜入其家沃知吟詩以示之曰夜靜鐘幾月色昏有勞帶劍入寒門詩書腹內餘千卷珠王床頭沒半分低語已驚黃犬吠輕行不損綠苔痕多情知我淒涼事不及披衣起送君盜笑而去後應四川鄉試至巫江搭船乏鈔稍子辱之令宿於舟尾沃以詩

堅瓠集

卷十

三

兩

自悼曰搭船誰敢道心酸稍尾中間一半寬縮頸睡時如鳳宿屈身坐處似龍蟠九天雨下渾身濕五夜風生透體寒最是有錢真個好官艙裏面樂盤桓將登岸稍子故意開之竟跌水邊眾笑之沃又吟曰一到江邊船便開天公爲我洗塵埃時人莫笑衣衫濕乍向龍門跳出來入試畢及揭榜以春秋中亞魁春榜登進士第授職雲

貴過巫江舟子已早避矣乃拘其母禁之
十日不出復執其妻次早投見沃乃斷之
曰禁母十日拘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
髮之情何厚往辱儒生今違孝道用申法
律以警將來遂杖而釋之

陸世明

長洲陸世明俊才藻思聲稱甚舉於鄉
赴南宮下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爲高令

陸瓠集

卷一

五

丙

納稅陸卽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皆
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
聞道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媿亟迎入
款贈甚厚又金陵一妓能詩善鼓琴以月
琴自號世明過其家口占點絳脣贈之云
三尺水絃夜深彈破青天竅意中人杳只
有清光到雲雨無緣總是相思調愁懷抱
嫦娥心照訴與他知道

顧成章俚語

嘗熟顧成章善戲謔能以俚句爲詩嘗咏
貧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者云姑姑嫂嫂
會壘糟日日壘糟要八刀拆散一雙生鴨
對分開十隻小鷄淘除灰豈亦論顆數換
糞油還逐滴掾只有喜神無用處太家都
把火來燒又咏人家不檢束使女云兩脚
塵糟拖破鞋囉垂像甚細娘家手中托飯
沿街吃背上馱兒著壁捱隔戶借鹽嘗討
碟對門兜火弗擔柴除灰換糞沒雕當扯
住油瓶撮撮篩此等皆吳音撮合者可謂
曲盡

柳詩

陸厨之子因不避邑長被責而柳之臧晉
叔爲詩曰陸厨今歲苦多端頭向青松木
裏鑽日出乍看臺少脚夜行不怕井無欄

陸瓠集

卷一

五

丙

濛鬆細雨衣難濕料峭東風頭不寒更有
一般堪歎處入時容易出時難

穢韻雪偈

雲棲四面皆山積雪之後真銀色世界也
有禪者謂蓮池師曰今居穢土求淨邦還
許出穢語求淨偈否師可之因出韻云狗
醜非酒紐師隨出偈云萬山無人縱腐狗
頑石高低盡遮醜糝遍苔痕白似壇壓翻

堅瓠集

卷一

天

丙

蒲葉青如韭寒膏時煮竹爐茶潔體不陪
金帳酒水晶城外一聲柳玉關頓地開銀
紐偈畢禪衆大悅

尼嫁士人

駒陰允記饒州有尼嫁士人張生鄉人戴
宗告為詩貽之曰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
脫却着紅裙于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
月下門聞者稱快

詩嘲朝臣

武昭伯曹欽太監曹吉祥侄也恃迎復功
陞伯爵虎而翼矣憑意凌人錦衣衛指揮
遂果與都御史寇深每事裁抑之天順辛
巳七月二日遂反幸達官馬亮聞變告恭
順侯吳瑾瑾告懷寧伯孫鏗進本達上得
不敢門五鼓欽已橫殺于街舉火攻門朝
臣都避走逮寇二公首被殺僂李閣老賢

堅瓠集

卷一

毛

丙

被執頻擬以刃尋釋之索尙書王翱甚急
王在一室窘迫無措主事朱文範長大有
力遽負王逸去始得免比天明孫鏗會兵
戰于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侯亦戰死京
師時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遂諸公
死亦當學士叩頭如吠犬謂李賢尙書鎖項
似羶羊謂王萬安屈膝稱三叔恭順當胸
戰一塲寄與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

皇後翔擢文範於要津時呼為馱官人

龍華會

四月八日俗傳為釋迦生辰各建龍華會以小盆坐銅佛浸以香水而復以花亭繞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流佛提唱偈誦布施錢財有高峯和尚偈曰呱聲未絕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岳昏惡水一年洗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堅瓠集

卷一

六

丙

井珠

輟耕錄云人欲娶妻而不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挑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投河奔井又云奴僕初來時曰走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七字吟

順治丁酉南場鄉試吾鄉有楊姓者獲雋因其頭歪人遂作七字吟以嘲之曰側吹^音笛聽隔壁思量弗出頸裏摸跳^音虱圈棚船立弗直我是梁山阮小七

歲朝詞

吾鄉熊元明先生諱秉鑑戲作歲朝詞黃鶯兒曰定^去詠凍五樣頭煨鴨蛋噪煮韭蘿

堅瓠集

卷一

九

丙

葡萄白養鷄來漆糟魚少頭瓜藟沒油圍爐火燉生泔酒餓吼吼接道連碗個個踏陽溝

上巡按詩

正德中浙江有神童年八歲聰慧能詩上巡按詩云幾欲烏臺見上官心驚膽戰事多端九天雨露三春暖一道風霜六月寒俯仰文星冲北斗喜看明月照冰盤已知

海上金鰲見願賜書生一釣竿

觀燈對

永樂中溧陽彭印山六歲以神童徵至京師上御奉天門外觀燈召彭出對曰燈明月明大明一統彭應聲曰君樂臣樂永樂萬年上大奇之賜予甚厚

奇對

陸浚明舉幼善屬對一日同陸象孫會客

堅瓠集

卷一

三

丙

兩客對奕飲酒客曰圍碁賭酒一着一酌客無以應舉即曰坐漏觀書五更五經又一客曰彈琴賦詩七絃七言

人中龍

吾郡蔣燾年十一為府學生遇聖節赴玄妙觀習儀巡按某見二雀飛集三清殿命燾云三清殿上棲雙雀壽應聲曰五色雲中駕六龍御史驚歎曰他日人中龍也

驚怖越席

蔡君謨招陳烈李觀飲於望海亭以歌妓侑酒方舉板一拍烈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觀作詩嘲之有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之句烈聞而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益朝為非聖按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可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大笑

堅瓠集

卷一

三

丙

諷夏嚴諺語

夏桂洲言嚴介溪嵩方柄用時互相傾軋京師有諺曰夏桂洲不知休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嚴介溪不知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求早與來遲先後十餘年二人相繼覆敗一符其言又傳貴溪臨刑時大雨如注西市水深三尺應雨淋頭之諺○湧幢小品載貴溪八字壬寅丁未丙寅壬

辰少時有江西星士王玉章推其造批云
如今還是一書生位至三公決不輕莫道
老來無結果君王還贈一車斤

遊仙夢

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同幕私幸官妓公
諱之會僧廬公枉道潛窺妓踰墻去公戲
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房
驚回一覺揚州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盛瓠集

卷一

三

速死托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某
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王
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
右預求以俟異日又王雱死張安國披髮
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夫人
有娠某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嘲曰程師
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割股放生

王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為壽光祿
卿輦中籠貯雀鴿摺笏開籠每一雀一鴿
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
帥之妻病虞侯割股以獻者時嘲之曰虞
侯為夫人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嫁婦休妻

倦游錄王荆公子雱為太常太祝有心疾

盛瓠集

卷一

三

五

娶妻龐氏未嘗相接獨居小樓焚香禮佛
荆公憐而嫁之時工部員外侯叔獻
荆公門人也再娶槐氏而侯死荆公恐
其虐前妻之子奏而出歸母家京師諺曰
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婦人詩詞

七修類稿載廣信道中有杭婦金麗卿詩
云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平

生慣占清涼國豈料人間有暑途又寶祐
間有余淑柔題浪淘沙于臨川驛壁云雨
溜和字和字風鈴滴滴丁丁釀成一紙別離
情可惜當年陶學士孤負郵亭 邊雁帶
秋聲音信難憑花鬚偷數卜歸程料得到
家秋正晚一作菊滿吳城

和靖七世孫

林可山自稱和靖七世孫和靖不娶已見

堅瓠集

卷一

番

丙

梅聖俞序中姜石帚作詩嘲之曰和靖當
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雀種并
梅種定是瓜皮搭李皮今之通譜亦可謂
瓜皮搭李皮矣

咏月

萬花金谷載張象咏月詩亦有致欲除美
酒邀明月又恐隣家索酒錢歸與妻兒斟
酌定閉門推出月過天

判妓

東坡攝署錢塘有效號九尾狐者一日下
狀解籍坡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
尾野狐從良任便又一名妓亦援例求落
籍坡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
之群所請不允聞者大笑

半邊月

建文帝初生頂顛頗偏高皇視之心甚不

堅瓠集

卷一

毒

丙

悅嘗撫而名之曰半邊月兒每慮其不克
終或以詩對試之一夕與懿文同侍高皇
側命咏新月懿文云昨夜嚴陵失鈎鈎何
人移上碧雲頭雖然不得團圓相也有清
光遍九州建文云誰將玉指甲搗破碧天
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高皇覽之不
悅未幾懿文薨建文帝又出亡皆應其語
又一日與文皇同在禁中觀獵馬疾馳而

過高皇出句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云
兩打羊毛一片瓊文皇曰日照龍鱗萬點
金語雖俱工而氣象則讓文皇矣

和靖墓

宋林處士和靖隱居西湖之孤山以梅為
妻以雀為子朝廷錫以粟帛古今高其梅
詩清高莫比後宦遊于杭者或妾或女死
多葬其地故繫繫於林墓之前後有士人

豎瓠集

卷一

三

丙

題詩云太乙宮前處士家于今換作官人
斜想因孤嶼人清絕故使桃花照命耶

感慨詩

劉後村詩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
一生心誰知鬢髮善搗籃者也有盲人問點
鍼又高駢詩云鍊汞燒銀二十年至今身
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
得仙二作立意相同感歎不遇

紙蓮船

震濠曾賞元宵用紙造蓮船一隻頭設二
獅子口俱啣錢傍列五道士冠皆斜側一
竿半清至尾則否徧遊各街問有曉其意
者召來一士見之云甚有意召去問之對
曰好一白蓮船兩司俱要錢五道官不正
一竿清不金濠喜留宴賞元寶一個蓋江
西有五道太守姓甘初政頗清故云

豎瓠集

卷一

三

丙

城隍牆上畫

洪武間金陵有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
十冠鬢鬆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
立而待渡揭於城隍廟牆上高皇聞之勅
教坊司參究其事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
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
得自後法網稍寬蓋以滑稽而諫者

改神童詩

順治中吾鄉一孝廉性落拓不檢為諸無賴事一日與僧爭一變童不勝遂縛僧歸鎖木墩上為僧所訟誣以叛逆以木墩及串戲蟒衣為証追捕至家僧猶在室負墩至官下石者眾罪不可逭時有改神童詩者曰一舉墩頭口雙僧未老時蟒衣歸庫裏端的為男兒身列賢書不知自好以至此極書之以示戒焉

堅瓠集 卷一 丙

十三菲

姚三菲本姓卞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作詩納其中卞得之即托故辭歸怡杏翁作詩詠其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答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歷顯官利第不絕云

如夢

葉祖負雋聲嘗曰世間有不分曉事吾因詠一聯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後以多語去官獨西湖二三僧相善為之祖餞僧曰世事如夢而已葉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盜水供狀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為主者執

堅瓠集 卷一 丙

赴供狀曰右某因天時亢律呂調切慮禾

苗宇宙洪遂偷某田金生屨致得其人才

陰是念其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

一聽老爺忠則盡山堂

刺觀競渡

弘治末楊一清八歲時自滇過巴陵癘而瀉有岳二州甚器之薦於太守同觀競渡守陋其狀撫其額歎曰苦哉苦哉今賦詩

一清賦云苦哉苦哉苦哉天先皇宴駕未
喻年江山草水猶含淚太守江邊看渡船
守見之甚媿罷飲時孝廟上賓未幾故云

詩嘲執政

宋丘道源落天聖中進士往往譏諷朝貴
管嘲執政云樞密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
便局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
千執政怒請上罪之仁宗曰狂夫之言古

堅瓠集

卷十

單

丙

有伽謨哭市語言諧謔曷足為罪

五經笥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
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
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曰邊
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
事錄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
嘲出何典詎嘲者大惑

堅瓠三集卷之二目錄

忍字箴

文章九命

藥渣

裘萬頃

嘲李楊二相

姦盜以詩免

五歲能文

米雪酥

遊春黃胖

王弇州園

嘲貴衙傳奉

錢鶴灘

爆字婁詩

咏紙梅花

堅瓠集

卷十一

十

丙

嚴分宜切頰

噴嚏

竹夫人

真西山生祠

弄猴丐

老婆牙

尋常百姓

單于問家世

巫山雲雨

失金釵

舊舞衣

閻羅見缺

到京探事

臘梨賦

蒸猪頭

楊仲舉

三聲

戰袍金鎖

多少箴

夢徵

作詩寄子

桑寄生傳

藥名尺牘

陳謝交嘲

堅瓠集

卷二

二

丙

邵康節

魏野詩呈王寇

月夜招隣僧閒話

酬嘲

金鯉賦詩

詩僧聖夢堂

散婦重婚

涼傘詩

續衣詩

咏松石

馮千秋

悼內詩

閣老天官

蜂螫詩

狎媚

麻茶直籠桶

常省元題契

張公吃酒

穀穀穀

使宅魚

浪花詩

陸全卿

蘭節婦

堅瓠三集卷之二

長洲石農指人獲稼軒纂輯

忍字箴

陳白沙憲章忍字箴曰七情之發惟怒為

遽衆怒之加唯忍為是當怒火炎以忍水

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

藝不亂大謀乃其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

至緇川揚洪道亦著六忍一日忍觸二日

堅瓠集

卷二

一

丙

忍辱三日忍惡四日忍怒五日忍忽六日

忍欲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

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已之間則所

遇皆安而悔尤俱寡矣

文章九命

王鳳洲有文章九命一貧困二嫌忌三玷

缺四偃蹇五流竄六刑辱七天折八無終

九無後各有引証鳳洲子丙寅歲以瘡瘍

卧床褥者逾半載幾殆殷都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因引伯牛長卿等以足之

藥渣

明吾郡陸天池才博學能文精於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日須勅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

堅瓠集

卷二

二

丙

裘萬頃

裘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名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學竹蒼梧仔細看遂乞歸

嘲李楊二相

正德中有為詩嘲李西涯東陽楊邃庵一清二相者云堪歎涯翁與邃翁兩人皆起自神童文章政事不多異詭譎奸邪大畧同考試賣題涯怎怨選官受賄邃難容皇天莫道無陰報個個教他絕後宗巷議之口亦可畏哉

姦盜以詩免

弘正間蘄州月舟一作和尚犯姦長洲知縣某聞其能詩以鶴為題月舟援筆曰素身潔白頂圓朱曾伴仙人入太虛昨夜藕花池畔過鷺鷥冤却我偷魚縣令閱詩釋之又一婦以夫盜牛事犯上縣令詩云洗面盆為鏡梳頭水當油妾身非織女夫豈會牽牛縣尹見詩亦免其罪

堅瓠集

卷二

三

丙

五歲能文

翰林崔來鳳桐子五歲甚聰慧善屬對時
有送桃棗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
果破題則許即曰有食其內而棄其外者
有食其外而棄其內者一日謂父日以炕
為題作一破父故效其體為之日有所以
眠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日眠烘二字
不雅我為父親改作卧字煖字

冰雪蛆

堅瓠集

卷二

四

丙

江隣幾雜志云峨嵋雪蛆大治丙熱成菴
漫筆載曹方湖弘為御史刷卷四川言萬
山深雪中出雪蛆遣軍士於四山高處懸
望雪中孺孺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猪
無口足眼鼻儼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
而食亦不易得癸辛雜識云西域雪山中
有虫如蚕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
能治積熱此恐又是一種

遊春黃胖

白獺髓記開禧權臣因賜南園新成會諸
朝士席間分題有賦遊春黃胖詩云兩脚
稍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身不知終入
兒童手筋骨翻為陌上塵傳為朝士俞某
所作又怡顏錄載韓侂胄冬日遊西湖真
宴南園有獻迎春黃胖者命族子院判賦
詩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

堅瓠集

卷二

五

丙

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事一
而詩稍異所記亦不同戒庵漫筆載了晉
公同夏英公看弄水枕丁屬夏賦詩曰舞
拂跳珠復弄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
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

咏王弁州園

太倉王鳳洲世貞弁園成有題詩于壁以
諷者曰丈夫壘石易父祖積金難末雪終

天恨翻成動地歡峻嶺悲高位深池痛九
泉燕魂來路杳擬作望雲山蓋鳳洲乃翁
思質行因嚴嵩之怨死于西市故云或云
此詩崑山王逢年作

嘲貴衙傳奉

常熟錢繼當尚書李石城傑在位時以貴
得職銜求石城贈章石城援筆大書曰來
時尙着儒生服歸去俄乘使者車唾手功

堅瓠集

卷二

六

丙

名如此易白頭才子動長吁蘓州某公亦
有作云年少功名二十收他年何礙不公
侯鈞臺昨夜因君舞舞破簑衣舞未休嘉
靖初下詔裁革傳奉中書舍人時有集杜
詩嘲之曰馬上誰家白面郎初聞涕淚滿
衣裳可憐懷抱向人盡正想氤氳滿眼香
近侍只今難浪迹青春作伴好還鄉三年
奔走空皮骨愁日愁隨一線長

錢鶴灘

錢鶴灘福以殿撰罷官家居江陰梧巷徐
氏以五百金為脯脰延致家塾徐二子已
中鄉科居牛載僅改課三篇日挾妓游燕
時邑令某雅好筆翰一日邀錢為君山之
遊預探齊韻中隄臍低梯鞞韻戒吏人藏
闈卽席發之欲以困錢酒三行請題大觀
亭錢遂援筆賦云水勢兼天山作堤渚雲

堅瓠集

卷二

七

丙

烟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纔歸壑許大輒坤
此結臍胸次決開三極朗日光搖動四垂
低欲騎日月窮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縉
紳莫不歎賞水南學士張公載之邑志中
一日徐賞牡丹錢飲已潦倒門客有握玳
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瑁筵前玳瑁扇牡
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丈人行曾占春
風第一枝又咏楊梅詩怪殺吳人不出鄉

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一斗蒲萄酒南越
千頭荔子漿略着些酸醒酒困了無點滓
浣詩腸渠家妃子如相見添得紅塵一倍
忙曾聞鶴灘髻時從塾歸家有客賞菊揖
之客出對曰賞菊客歸衆手折殘彭澤景
卽應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又
聞鶴灘六七歲卽欲作文師出至則行矣
題傳其結句曰虛無人焉止見雞毛一堆

堅瓠集

卷二

八

丙

而已師稱賞以爲他日必能文

爆字妻詩

吳人歲除以糯穀爆字妻卜一歲之休咎
花多者吉戒庵漫筆載一詩云東八吳門
十萬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
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
頭老叟問生涯曉來妝飾諸兒女數片梅
花插髮斜

夏都憲詩

江陰夏都憲從壽有膽瓶紙梅花詩曰誰
把并刀信手裁能於雪後見花魁北人解
奪天工巧東閣渾教夢寤猜羌笛有聲吹
不落膽瓶無水浸常開何當醉我空同酒
却詫江南驛使來李空同極賞之

嚴分宜幼穎

江陰曹野塘忠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初出

堅瓠集

卷二

九

丙

宰分宜時嚴介溪嵩方成童曹識而拔之
且喜其與子弘同庚遂令同治舉業宿食
官舍見嚴所握扇有魚游景搆對語云画
扇回魚魚躍浪扇動魚游嚴卽對以繡鞋
繡鳳凰穿花鞋行鳳舞曹一夕思家口占
日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綿綿嚴應曰帝
關九重聖壽萬年天濤濤曹俱稱賞弘號
方湖亦中正德丁丑進士嚴約講兄弟禮

命子世蕃與方湖子駒輩不得越齒而坐
柄政時欲官自谷駒雲亭駕為中書舍人
二君時飲於相府見世蕃與給事中無錫
某者夜飲強灌之給事膝行以受又故置
罰爵於給事之背不容起二君怒而斥世
蕃遂拂衣歸得不及嚴氏黨禍云

噴嚏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

堅瓠集

卷二

十

丙

說我齒牙落終風之詩曰寤言不寐願言
則嚏東坡有詩云白髮蒼顏誰肯記晚來
頻嚏為何人隨筆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喫
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其來已久聞
唐玄宗友愛昆季呼寧王為大哥每與同
食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
安之黃幡綽曰不是喉錯上曰何也對曰
是噴帝上大悅則固以噴嚏為佳事矣

竹夫人

李公甫謂真西山留飲指榻間竹夫人命
題曰斬春縣君姓竹氏可封衛國夫人公
甫援筆立就其中頌云常居大廈之間多
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摩
頂放踵無一節之瑕疵又末聯云嗚呼保
抱攜持朕不忘午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
形四方之風俱用詩書全語而形四方之

堅瓠集

卷二

十一

丙

風又見竹夫人之玲瓏也西山撫案擊節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床頭惟竹几夫
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
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
竹几為竹夫人張文潛有竹夫人傳東坡
嘗云為我周旋寧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難
對平甫應聲曰因郎憔悴却羞郎○黃山
谷云竹几祇為憇臂休膝不足當夫人之

稱日為青奴作詩云穠李四絃風掃席昭
華三美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祇要青
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二女奴名

真西山生祠

鶴林玉露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
一夕有書一律於壁問者其辭云舉世知
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
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

堅瓠集

卷二

三

丙

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
蒼生口是銘

美猴丐

法雨大師有美猴丐詩云翻身筋斗星飛
快耳自一生從乞丐世間多少伶俐人輸
他跳出圈子外李密庵先生模亦有詩云
跳圈終日在圈邊出入無時總失便乞子
猴兒相覩處一圈之外又重圈

老婆牙

徐淵子舍人善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
棄家居茶寮茹齋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
不歸妻求徐解之徐許諾見賣老婆牙者
買一籃餉丁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
來學得麼螞蟬螃蟹與烏螺知他放幾多
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柰得
他何如何放得他丁大笑而歸

堅瓠集

卷二

三

丙

尋常百姓

宋楊德建號湖陰先生有陳輔者頻歲訪
之不過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
白下風輕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
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詩吟賞久之稱於
荆公介甫笑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也
湖陰大笑

尋于問家世詞

蘇東坡送子由使契丹詩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功顯勛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闕曰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却便是紅窓迴底兒謂功顯之父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璫張去為之子安世以閣門宣贊為副使或改其語曰便是中朝一漢兒蓋京師人謂內侍養子不關者

堅瓠集

卷二

齒

丙

謂漢兒也後知閣門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是燕商孟客兒謂思恭之父為販醴巨賈也

巫山雲雨

裴慶餘嘗同李北門遊船舟師誤以篙水濺侍女衣上李怒裴解以詩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小濺羅裙濕知道巫山雲雨歸北門笑而釋之

失金釵

歐陽文忠公任河南時染一妓時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集宴後圍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目視公責妓云何來遲也妓曰中暑往涼堂睡着覺而失金釵猶未見梅曰若得歐陽一詞當償釵文忠即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得月華生燕子

堅瓠集

卷二

圭

丙

飛來栖盡棟玉鈞垂下簾旌涼波動簾紋平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坐客大笑命妓滿酌勸歐陽令公庫償釵

舊舞衣

嚴續乞韓熙載撰父神道碑珍贈外輟一姬為潤筆文成但叙譜系品秩葬贈之典續封還求其改竄熙載竟以原贈吐之姬登車書一絕於泥金雙帶云風柳搖搖無

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
斷留取尊前舊舞衣熙載笑不爲動

閻羅見缺

衢州王中甫介性輕率每語言無倫人謂
有風疾出守湖州王介甫以詩送之云東
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
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
風卽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

堅瓠集

卷二

七

丙

誦於介甫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
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
代閻羅介甫笑曰閻羅見缺請速赴任

到京探事

任谷富經術隱居於洛以俟召命而蒲輪
未降乃躬詣京訪知已有朝官戲贈曰雲
間應訝鶴書邊身到京中探事宜從此見
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臘梨賦

鄭桐庵敷教先生吾猶及載嘉定友人某
作臘梨賦亦有思致可資談笑賦曰葫蘆
之質油灰之色盈頭以擺錫爲裝燈籠以
梅花爲式纖絨輕軟如千七之初生紫氣
光盈若點卵之乍忒其騷也與鬚子同稱
其垂也與錫鷹比德官衙每自附於總兵
排行慣託名於五十深曾習海鶴欲叫豈無

堅瓠集

卷二

七

丙

得意之秋胡蹄亂釘正其被害之刻殺雞
嘗自笑其刀鈍買油竟可賒以塗額紛紛
雪下似花片之輕翻焔焔紅浮若鬼火之
騰出何須對鏡以臨粧不過盥洗而禮畢
亂曰晝夜頭光復面滑做夫妻分不結髮
塩鹵調來煙櫃刮瘡未愈時先痛煞悲夫
人間百病俱可醫切莫生來滴瀝搭○勿
時曾聞臘梨歌云似梅花不香似雪花不洋

似琉璃掛不得廳堂上似油灰賣不得修
船匠娘謂何我底頭好似醬黃模樣

蒸豬頭

郁履行謔浪編王中令嘗入一村寺主僧
大醉箕踞王需蔬食僧曰有肉無蔬餽蒸
豬頭甚美王曰止能飯酒食耶僧曰能詩
即令咏蒸豚僧立就云嘴長毛短淺含臙
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
堅瓠集 卷二 大 丙

楊仲舉

吾郡楊仲舉 德冠一時鄰家構舍其甬
溜滴其庭公不問家人以為言公曰晴日
多雨日少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
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三聲

陸象山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
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
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泣或笑
自然顫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
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
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詈罵聲也
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笑談聲也
堅瓠集 卷二 九 丙

續衣詩

開元中頒賜邊軍續衣製於宮中有兵士
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
眠戰袍親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
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

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
六宮曰有作者勿隱一宮人自言萬死立
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
結今生緣遣人皆感泣。玄散堂詩話縫
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睹佳者近
謝幼睿一首最工不啻青出於藍也詩曰
懶向粧臺理曉粧為郎獨自製衣裳金針
入處心俱痛素線穿時恨共長霜戶敢辭

堅瓠集

卷二

辛

丙

織手冷芸窓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恠無鴻
雁羸得宵來覆妾床為一時傳誦

戰袍金鎖

唐僖宗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
直於袍絮中得金鎖并詩云玉燭製袍夜
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直
聞主將上奏上以官人賜得鎖者後帝幸
蜀馬直前後捍禦

咏松石

秦時松封五大夫李誠之咏云半依崑岫
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
累秦時曾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宋亦
封石盤固侯王介甫咏云草沒苔侵棄道
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
為常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經名
寵不免譏彈何士人而甘為權門鷹犬乎

堅瓠集

卷二

辛

丙

多少箴

多少箴甚有理致不知何人所作其詞云
小飲酒多喫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
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
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
便宜勿再往好專不如無

馮千秋

聞見卮言載馮千秋浙中名士崇禎乙亥

拔貢願以詩文擅長家素封因無子買妾
維揚得小青可謂佳人才子兩相遇合後
以妻之如置之別業似亦處之得當不意
小青才薄而年妖時人詩傳傳奇歌詠贊
歎遂使人人有一小青在其意中或以為
小青無其人寓言情字耳而吳石渠炳之
療妬羹朱价人京藩之風流院易千秋為
馮二官人馮致虛直等之池同顏麻子之

堅瓠集

卷二

三

丙

流以千秋之才因小青而反沒不亦冤哉

夢徵

金陵鄭沙村河為秀才時夢中得一絕句
云城裏青山城外樓夜涼明月五更頭何
時了却心頭事重把青蚨換酒籌後登嘉
靖甲辰進士授岳州府推官到郡見城裏
青山城外樓閣宛然夢中詩句景象私心
爵爵未幾卒于任

悼內詩

于肅愍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中一詩
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
廣未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
幙通宵雨花謝雕闌暮地風欲覓音容在
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又崑山張節之和
天順間官浙江憲副寵妾新亡作詩悼之
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水樂

堅瓠集

卷二

三

丙

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
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
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二作皆膾炙於世
後作尤勝

作詩寄子

宋洪浩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
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肯誤庭闈休
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膝下雖

無季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
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卽告歸養
洪武中錢塘吳慥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
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
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
葉打廳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
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慥
始以丁憂還家夫啣命千里羈身宦轍猶

堅瓠集

卷二

丙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今有捨垂白之親
而遠遊干謁使其親倚廬涉此目窮心折
者則前詩可念也

閣老天官

桐下閒談載嘉靖設朝大學士嚴嵩吏部
尙書熊浹被召來遲世廟因出對云閣老
心高高似閣二臣惺悚伏地不能對世廟
好言慰之云朕爲代對天官膽大大如天

桑寄生傳

常熟蕭觀瀾字鳳儀因同邑有桑某所
行不謹作桑寄生傳以譏之取樂名成文
足稱工巧傳云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爲人
厚朴少有遠志讀書數百部長而益智不
凡雌黃今古談辭如玉屑狀貌瑰異龍骨
而虎睛簪方絕人運大戟八片走及于
里馬與劉寄奴爲布衣交劉卽位拜爲將

堅瓠集

卷二

丙

軍日含雞舌侍左右恩幸無比薦其友周
升杜仲馬勃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苓
芝朮不可一日無者也何相見之晚耶生
卽進曰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針琥珀拾芥
若用小人而望其進賢是猶求柴胡桔梗
於菹澤也然頗好佛與天竺黃道人密陀
僧交最善從容言于上上惡其異端弗之
用本賊反自號威靈仙與辛夷前胡相結

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奈何
生曰此小草寇臣請折筆答之上大喜賜
穿山甲犀角帶問何時當歸對曰不過半
夏遂帥兵往乘海馬攻賊大戰百合流血
餘數里令士卒負大黃發赤箭賊不能當
遂走絆于鐵蒺藜或踐滑石而墮悉追斬
之惟先降者獨活以延胡索繫之而歸獲
無名異寶不可勝計或曰馬援以薏苡興

堅瓠集

卷二

丙

謗此不可留也俱籍獻之上迎勞生曰卿
平賊如剪草孫吳不能過也因呼為國老
而不名生益貴賞賜日積鍾乳三千兩胡
椒八百斛以真珠買紅娘子為妾紅娘子
者有美色髮如蜀漆顏如丹砂體白而乳
香生絕愛之以為牡丹芍藥不能與之爭
妍也上聞賜以金銀花玳瑁替月給胭脂
胡粉之費一日上見生體羸謂曰卿大腹

頓減非以好色故耶宜戒淫欲節五味以
自養且令放遠其妾生不得已贈以青箱
了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風起因取破
故紙題詩以寄之曰牽牛織女別經年安
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
冷月娟娟澤蘭憔悴渚蒲黃寒露初凝百
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甘菊自重陽
妾蒼之曰菟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

堅瓠集

卷二

丙

幾時羞折黃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蛾眉
丁香謾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垂願學
雲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一作天門
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驚滿地黃清淚暗消
輕粉面凝塵間鎖爵金裳石連未嚼心先
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
年何用覓昌陽生得詩情不自勝乃言於
上召之使還然生既溺於欲又不能防風

寒所侵寢以成疾面生青皮兩手如乾薑
皤然白頭翁也上疏乞骸骨王不留行論
之曰吾曩者預知子之有今日矣賜神曲
麴酒百斛以皂角巾歸第養疾而卒作史
君子曰桑氏出於秦大夫子桑生蓋桑白
皮之後也有名黠齟者亦其遠族生少孤
乳僅知母而不識父卒能以才見於時非
所謂邠林之桂枝沅江之鱉甲也與其後

堅瓠集

卷二

天

丙

耽於女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苦於熊膽
美之如琅玕而不知毒甚於烏蛇也迷而
不悟卒以傷生惜哉

蜂螫詩

江道行夏日遭蜂螫之毒檢方無得戲作
藥名詩曰蟬蛻連翹纔半夏柴胡逞毒肉
從容痰藜刺若細辛箭荆芥苦同大戟鋒
獨活急當歸草果苦生參還續斷蜈蚣破

故紙同香白紙並從今防已更防蜂風

藥名尺牘

吳妓磨愛雲寄所歡周心恒書云檳榔一
去已過半夏更不當歸耶盼望天南星大
腹皮忍冬藤矣誰史君子效寄生草纏繞
他枝使故園芍藥花無主耶妾盼不見白
芷書茹不盡黃連苦古詩云豈尅不消心
上恨丁香空結雨中愁奈何奈何心恒答

堅瓠集

卷二

无

丙

曰紅娘子一別桂枝香已凋謝矣幾思菊
花茂盛欲歸紫苑奈常山路遠滑石難行
況今木賊竊發巴戟森森豈不遠志乎姑
待從容耳卿勿使急性子罵我曰蒼耳子
狠心哉不至白頭翁而亡則不佞回鄉時
自有金銀花相贈也

狎媚

謝希孟好狎媚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朝

夕與賤娼居獨不媿名教乎希孟敬謝請
後不敢他日復為娼建鴛鴦樓象山又以
為言謝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
文不覺曰樓記云何謝即朗誦首句云自
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
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希孟一
日忽起歸與娼追送江濱涕泣戀戀希孟
毅然書一詞與之云雙漿浪花平夾岼青

堅瓠集

卷二

辛

丙

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斷
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
與他人呵

陳謝交嘲

陳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寫真掛壁上謝希
孟見之戲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
不仁侵擾乎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
所存無幾希孟後改名直字古民伯益咏

其各曰炊餅担頭挑取去白衣舖上喝將
來伯益又寫一真衣皂道服躡僧鞋希孟
贊曰禪鞋俗人鬚鬢道服儒巾面皮秋水
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見者絕倒

麻啖直籠桶

王荊公百家詩選載唐李涉題字秀才櫻
桃詩云風流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戀
花今日顛狂君莫笑趣愁得醉眼麻啖今

堅瓠集

卷三

辛

丙

人欲睡眠將合睫而縫細者曰麻啖即此
二字又物之擁腫者俗曰直籠上聲桶詩
作籠統韋安居梅磻詩話記鄭安曉丞相
未貴時賦冬瓜詩云剪剪黃花秋後春霜
皮露葉護長身生來籠統君休笑腹內能
容數百人又唐人張打油雪詩云江上一
籠統井上黑窟籠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
腫

邵康節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
會大眾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
寒大暑大雨大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
為男子樂為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
五喜謂喜見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
見嘉景喜見大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為壽
城幸豐年為樂國幸清閒為福德幸安康
堅瓠集 卷二 三 丙
為福力有三惑謂年老不歇為一惑安而
不樂為二惑閒而不清為三惑

常省元題契

趙尙書 家與常省元 園相近趙百計
謀之省元立契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
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
清風明月冷閒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
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

幾年身尚書慚歸其券

魏野詩呈王寇

宋王且從東封回過陝魏野寄詩云聖朝
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
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且袖此詩求退
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
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準得詩不
悅後二年貶雷州遂題前詩於廳朝夕吟

堅瓠集

卷二

三

丙

哦

張公吃酒李公醉

郭景初夜出為醉人所誣官召景初詰其
狀景初歎曰諺云張公吃酒李公醉官即
命作賦景初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
何張公之飲酒乃李公之醉焉清河丈人
方肆盃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醕酌之愆
官笑而釋之

月夜招隣僧閒話

拊掌錄許義方妻劉氏端潔自許義方出經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亦與隣里親戚姬家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足未嘗履闕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荅曰惟時作小詩以遣情耳義方欣然索詩稿觀之開卷第一題云月夜招隣僧閒話

穀穀穀

華原令崔思海口吃與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弟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須即荅旁人訝之與杜私賭杜將穀一把以示崔問曰此是何物崔曰穀穀穀旁人大笑輸物與延業

酬朝

唐方干瘦而唇缺好侮人嘗與主簿李某同酌李日有器于作一令曰措大吃酒點

塩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離未見眼中安障李即荅曰措大吃酒點塩下人喫酒點鮮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又陳亞善滑稽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絕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為人侮可為輕噪之戒。陳亞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

堅瓠集

卷三

三

丙

稜角

使宅魚

錢武肅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蟠溪垂釣圖武肅令隱詠之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須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例

金鯉賦詩

弘治中衢州鄒德明月夜泊舟太湖椒山下吟詩二絕云一湖煙水綠如羅蘋藻涼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蒲篷殘雨夕陽多浦口風回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舟疑是洪都晚孤雁低飛帶落霞俄聞溪上笑語聲見一美女德明趨岸揖而問之女曰妾生長於斯今當良夕偶爾游行

堅瓠集

卷二

三

丙

浪花詩

夸堅志曹道冲售詩於京都隨所命題即就群不逞欲苦之乃求浪花絕句且以紅字為韻曹謝不能且語之曰菊坡王輔道學士能之羣不逞曰彼在館閣吾儕小入豈容輒詣曹曰試賫佳紙筆往拜而求之於是相率修謁下拜有請王欣然捉筆書一絕云一江秋水沒寒空漁笛無端弄晚風萬里波心誰折得夕陽影裏碎殘紅讀者歎服

堅瓠集

卷二

三

丙

詩僧噩夢堂

陸儼山詩話國初越中詩人劉孟熙唐處敬輩一日覓舟游集曹娥祠餘姚詩僧噩夢堂附舟他往敝衣坐船尾眾不識夢堂以其貌寢易之已而分韻賦詩殊不之顧夢堂不覺技癢乃請曰諸公間有落韻母

客見施客曰若亦能詩乎以蕉字與之俄
頃詩成夢堂以浙音誦之曰平明飲罷促
高標一作揜出五雲門外橋離越王城一
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飄翻一作晴雪揚
花落一作浪綠美晚風蒲葉搖西北陰沉
天欲雨卧聽蓬上學芭蕉此體宜浙音且
戲之客詢之知為夢堂眾皆媿謝

悼陸全卿

陸全卿集

卷二

素

丙

吳人悼冢宰陸全卿完坐宸濠黨詩曰子
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雲夢竟
成韓信縛鱸魚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
成敗史筆憑誰定是非寂寂朱門春去也
楊花燕子任爭飛或謂唐伯虎作又傳全
卿受賄復宸濠護衛濠敗吳人口號曰五
錢九分六錢輕陸全卿做到天官弗肯行
受子宸濠三千兩合家老少上京城

婦散重婚

吳士姜子奇娶婦三載值淮張據吳明兵
臨城下子奇挾妻出避愴惶間因失其妻
為領官兵攜歸京即子奇流落四方者數
年行乞至京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
酒饌米囊急使之去子奇不敢仰視翌日
復乞于此婦呼與語又為主女所見白母
令人追之檢其囊中有金釵一隻書一封

陸全卿集

卷二

素

丙

因告其失啓視之則律詩一首云夫留吳
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
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
千里家一作山一夢中每悵妾身羅此難
相逢媿把姓名通一作有書誰官兵見詩
憐之即遣還仍給錢米以資其歸

蘭節婦

輟耕錄陳友諒部將鄧平章陷江西諸郡

豐城汪某以千金賂鄧之帥某求免剽戮
帥聞其妻蘭氏色美反殲其家獨生蘭及
四歲嬰將納之婦曰帥貴人也妾事之無
恨但吾夫初喪請持一月服乃為帥婦未
晚帥從之移兵他郡命二姬守之越數日
蘭俟二姬熟睡乃先殺嬰齒指血書壁曰
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
豈忍從他姓烈婦何曾嫁兩人白又自揮

堅瓠集 卷二 甲 丙

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
處過客聞之亦慘神書畢自刎鄧聞之陳
陳罪帥而為蘭立廟

涼傘詩

蘓州一僧能詩頗捷給善謔當塗遇太守
失避守命賦涼傘詩僧賦云衆骨攢來一
柄收黃羅銀頂覆諸侯當時撐向馬前去
真個有天沒日頭守聞之色媿

堅瓠三集卷之三目錄

老蛇皮 猪鬃鬃

用琵琶語 售宅賦別

改題六如畫扇 坡妹相嘲

題黃雀樓 對語

祝詞 煮粥詩

化鬚疏 鬚疏頌

恒言 拾遺品題

堅瓠集 卷三 丙

周秀才 茄字

七夕古今無假 挽陳文詩

詩有感發 狂客索酒

玉腕黑臂 題漢高祖廟

窓糊睢陽傳 摩爺夫入

題昭君圖 夫婦互羨

延和閣 豆腐

獨眼龍 白縣尹題壁

屈原曾子

顏子告狀

閔子騫辭費

崔判

顧令却錢

戲吳主事

嫁女題石牛

唐祝募緣

桃石相嘲

梅花下火文

十二辰詩

葱湯麥飯

玉皇繚環

刪大白詩字

詩社

剪刀詩

堅瓠集

卷三

二

丙

對斗詩

釣鰲客

千字文題

拙字

題扇拒客

汪海雲

朱斗兒

硬如鐵

戴石屏

武廟幸徐霖第

水利

險韻詩

沈宜謙

衣巾生員

造樓觀塔燈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三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老蛇皮

王介甫安石乃進賢饒之甥銳志讀書

舅黨以介甫膚理如蛇皮日之行貨亦

欲求售耶介甫尋舉進士以詩寄之曰世

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進

賢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

堅瓠集

卷三

一

丙

豬嘴關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

紀事嘲諷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品題即

為不雅號曰豬嘴關呂惠卿察訪京東氣

質消瘦語言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

為說法猴猴又奏為七字曰說法猴猴為

察訪久不能對一日邵箎因上殿氣泄出

知東平邵高鼻捲髯社人名為湊氣獅子

仍作對曰湊氛獅子作知州

用琵琶語

明華亭徐司空達齋陟文貞公階弟也初官都下南歸張江陵為文貞門生與諸公具酒餞之臨別而達齋醉甚乃拊江陵背曰去時還有張老來相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江陵街之。顧小川為徐文貞婿詢松守方某適有坐客問此位何人方云

堅瓠集

卷三

二

丙

當朝宰相為岳丈。王元美為郎時適有宴會而嚴世蕃與焉候久方至眾問來何遲世蕃云偶患傷風耳元美笑云參居相位怎說出傷風眾大笑亦有為元美咋舌者。金給諫士希本西域人科中戲曰賢哉回也失偶再娶又相賀曰這回好個風流婿四事皆用琵琶記語調謔一時機鋒到自難禁未免貽輕詆之譏

售宅賦別

有人賣宅將行賦詩志別云只為青蚨不濟身故廬業已屬東隣可憐今夜猶為主纏到明朝便作賓燕雀有情還戀舊犬猫隨我不知貧惡勸囑付門前柳他日經過陌路人李戒菴云不知何人所作先君屢為兒輩誦之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改題六如畫扇

堅瓠集

卷三

三

丙

唐六如寅為一狎客畫扇作水墨桃杏二枝欲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為狂生書詩於上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抹詩盡盡墨時楊五川儀在側方弱冠以水洗滌新墨詩跡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嬌容倚東風笑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烟籠

六如甚加歎賞

東坡戲妹

女史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蓋屏前妹即答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東坡多鬚鬚故也兩山墨談所記相戲之語又皆不同坡戲妹曰脚踏踪未出香房內額頭先

堅瓠集

卷三

四

丙

到畫堂前以其衝額也妹答坡云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以坡長面戲之又云蘇小妹能詩代婢作愁苦詩答秦少游世傳蘇小妹為秦少游妻戒庵漫筆云考淮海集徐君主簿行狀云徐君女三人嘗歎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則少游之妻乃徐氏非蘇小妹也

題黃雀樓

顧東橋璘撫楚三司請遊黃雀樓先磨一石飲後乞公留詩東橋在輿中已得雲荒赤壁周瑜壘江繞青山夏禹祠一聯遂援筆書石上云黃雀仙人身姓淮空傳崔顥舊題詩雲荒赤壁周瑜壘 青山夏禹祠浮世古今空灑淚高臺歌舞幾啣天寒月白孤鴻遠徒倚闌干送目遲三司歎

堅瓠集

卷三

五

丙

服洗盞更酌

對語

永樂中夏忠靖公偕給事周大有蘇松治水一日同宿天寧寺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夏戲曰披衣鞞履而行急事急事周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嘗輸嘗輸嘗見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楊東里集有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公又聞有紅荷

花白荷花何荷花香黑蕓子赤蕓子甚甚
子甜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
一人愬于官云小人告大人官卽令屬對
應曰上士倍中士奇巧皆此類

祝祠

崔林玉露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
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
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官僚賀光宗誕辰詩

堅瓠集

卷三

木

丙

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
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
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于丁亥孝宗生于
丁未光宗生于丁卯丁年見李陵書○三
朝野史載四月八日謝太后壽崇節九日
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
致語中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
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前輩風致

楊東里士奇爲相日知陳司業徽宗自南
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其子迎於道分贈
黃封一壺值以詩云請詢陳司業幾月出
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
涉塵土着髭鬚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
領聯自有相臣體而友誼之隆尤藹然見
於詞表讀此可想見前輩之風致

堅瓠集

卷三

七

丙

化鬚疏

沈石田有化鬚疏手卷卷中所稱趙姚周
三人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
虛烏有之類前有小引茲有趙鳴玉髭然
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其
于思之間分取十鬚補之不足請沈君啓
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閭之有刺地
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

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舉康樂
著拾施之迹崔謚傳揮種之方惟小子十
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
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
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飭我當楫
楫擊地以拜君對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
臨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
美豈敢易撚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

堅瓠集

卷三

八

丙

謹疏

鬚虱頌

王介甫王禹玉珪同侍朝見虱自介甫禱
領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
朝退介甫問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
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頌一言
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未可殺也或曰放焉衆大笑

恒言

張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貞公席食鮓
魚鯉魚庖人悞不與醋張云倉皇失措文
貞腰捫一虱以齒斃之血濺齒上張云大
率類此文貞亦解頤○清客以齒斃虱有
聲妓哂之頃妓亦得虱以添香置鑪中而
爆客顧曰熟了妓曰愈於生吃

拾遺品題

堅瓠集

卷三

九

丙

唐拾遺魏光乘性詼諧好品題朝士兵部
尚書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為趕一作蛇鶴
霍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為覘鼠猫
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為飽樞母猪紫
薇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目為醉部落
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目為暗燭底覓
虱老媽舍人呂延嗣長大小髮目為日本
國使人目舍人鄭勉為醉高麗目拾遺蔡

孚爲小川醫博士詐請藥性殺中御史某短而醜目爲烟薰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爲小村方相舍人楊伯仲一作嗣躁卒目爲熬熬上狗猴目禱闕袁輝爲黃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爲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爲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爲飽木暇馱餘不能盡述由此貶新州新興縣尉○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張元一目爲

堅瓠集

卷三

十

丙

失轍方相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昆頭行視高望遠元一目爲望柳駱駝元一亦腹粗脚短項縮眼跌吉頊目爲逆流蝦蟇

周秀才

文酒清話東都周默未嘗作東一日請客忽風雨交作宋溫戲曰驕陽爲辰巳成災賴有開筵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故教風雨一齊來

茄字

世人誕罔自詡博洽談事則議論鑿鑿或揭其謬屢遷其說以文之吳諺謂之假在行宋復繹云一蒙師在館中偶與客小飲食茄子其徒忽問曰茄字如何寫師愕然未語一客曰草字頭着加字師認爲家字毅然曰要曉得茄字原出在易經非我求童蒙茄下童蒙求我客曰非此家字師復

堅瓠集

卷三

十

丙

認爲佳字恍然曰是已春秋不云乎鄭國多盜取人于荏茄苻之澤客曰亦非也草頭下一勾一撇着口字師將指畫作勺口字喟然曰忘之矣禮記開卷卽云臨財毋苟茄下得臨難毋苟免客曰草頭下一勾一撇不是這樣寫師又凝思復認爲刁口字因厲聲曰汝讀詩經如何不曉得詩經上有荏茄之華乎客曰又悞矣只是草頭

下一箇力字一箇口字耳師猛然想作立
字搖首瞪目顧其徒而言曰可見凡人不
特五經當熟卽二典亦須博通我每晨持
誦金剛經見有這個茄字所云須菩提下
提於意云何佛告須菩提至梁皇懺則云
南無讀如菩薩摩訶薩相與開堂大笑曾
見謔浪編載尙書趙從善之子希蒼官紹
興日庖人請判食單欲食燒茄問吏茄字

堅瓠集 卷三 主 丙

吏曰草頭下着加字卽授筆書蒙字時人
笑曰燒蒙則知以蒙作茄亦不始此西席
也○又硯田詩笑蒙師夏月偶思食茄因
吟云時新茄子滿園間不與先生當一餐
其徒歸述於母遂朝夕以茄爲供先生又
苦之續云誰料一茄茄到底呼茄容易遣
茄難此句俗諺用之恰當是皆可助尊俎
間掀髯捧腹也

七夕古今無假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
入局不准假時相古村問堂吏云七夕不
作假有何典故吏云七夕古今無假查柳
宗元七夕二郎神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
價也時相唯唯

挽陳文詩

羅一峯倫以疏論李文達賢奪情請市舶

堅瓠集 卷三 主 丙

未踰年文達死而當時爲文達書策者學
士陳文也文死山陰薛御史綱挽之曰學
士先生早蓋棺雖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
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
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
爲道羅倫已復官

詩有感發

昨非庵日纂有聞巧詩云忽聞貧者乞

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貧
歎未許暫停杯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
數日糧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幾歲食者
有矣念及此何忍浪費又寇萊公好歌以
綾帛賞歌者侍兒情桃為詩呈公曰一曲
聲歌一束綾美人猶白意嫌輕不知織女
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風勁衣單手
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

堅瓠集

卷三

丙

丙

何似妖姬一曲歌字字愷切引而伸之不
特借物兼可約已施貧矣

狂客索酒

玄亭閒話狂客過豪家索酒適見有饋魚
蟹者未出客曰孟嘗門下焉得無魚吏部
盤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母命答曰
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爲
學士嘗空

醉客賦詩

康熙中德興張德象字德章省場失利就
太學補試與二友夜詣市訪卜因入肆沽
酒對月清飲俄有客落拓造前曰能與一
杯否張見其已醉取杯滿酌置几上戲之
曰觀吾丈姿貌不凡能賦一詩然後盡此
乎客諾之且請韻張欲困以險韻笑曰只
用吞字客卽高吟一絕云行盡蓬萊弱水

堅瓠集

卷三

丙

丙

源今朝忍渴過崑崙興來莫問酒中聖且
把金盃和月吞舉杯一吸而盡衆方驚歎
迹之已無見矣

題漢高祖廟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
二絕句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
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
又落魄劉郎作帝歸傳前感慨大風詩佳

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甚有意思

臆糊張睢陽傳

有以張睢陽傳糊窓者一士見之題一絕

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

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窓風一面寒

摩爺夫人

夸堅志王仲言有文為父母所憐愛而所

堅瓠集 卷三 丙

以惱其父者非一人目為摩爺夫人淳熙

中仲言為滁州來安令一少年悖慢其兄

兄毆之至傷訴于縣仲言詰其故忽拊案

大笑吏卒皆莫能測至久乃云三十年尋

一對今日始得之呼兄前語之曰汝可謂

豈弟君子可與摩爺夫人作對兄打弟於

法收罪亦輕自今不得復爾即遣出豈音

愷北俗稱毆打為愷故云

題昭君圖

唐王獻題昭君圖云莫怨官人畫醜身莫

嫌明生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官

中一舞人明江陰一士子亦題其圖云驪

山舉火因褒姒蜀道蒙塵為太真能使明

妃嫁胡虜畫工應是漢忠臣二詩俱有意

致戒菴漫筆云士子名時成化時人忘其

姓

堅瓠集 卷三 丙

夫妻互羨

宋曹侍郎詠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

離異乃更適詠詠以秦檜媼黨驟擢頭官

元夕張燈曹秀才攜母來觀見厲服用精

麗供侍尊嚴歎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居

享吾家豈能留後檜殂詠貶新州而亡厲

同二子歸喪二子不肖蕩產至不能給朝

晡餼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

顧老婢曰我當時能安此豈有今日因泣
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若此方
詠盛時戚屬承附獨頌人之兄德德斯不
然詠百端脅治德斯卒不屈及檜死遣介
致詩於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洎
詠貶新州又以詩贈行云斷尾雄鷄不畏
穢憑依掇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烟瘴歸
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塵中無曠識也

堅瓠集

卷三

六

丙

延和閣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
丈皆飾以珠玉綺牕繡戶殆非人工每旦
焚香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
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
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傳太乙
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闔門迎得畢將軍人
以爲詩謠

豆腐

豆腐起於漢淮南王劉安朱文公詩曰種
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坐
獲泉布元江陰孫司業大雅嫌豆腐之名
不雅改名菽乳賦詩云淮南信佳士思仙
築高臺入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營
齋去味數度見琦瑰作羹傳世人令我憶
蓬萊茹葷厭葱韭此物乃呈才戎菽來南

堅瓠集

卷三

九

丙

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盃
大谷氣浮浮小眼湯涸涸頃待晴浪翻坐
見雪華皚青鹽化液涵絳蠟窟烟煤霍霍
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
齒摧蒸豚亦何爲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
飽斯言匪俳詼蘇雪溪平詩曰傳得淮南
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
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瞻有影金

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

獨眼龍

吳中小集有便宜行事之令較拳高下晨後者為老儒使之行酒有行酒者方病目一睛紅赤眾以紅字為韻賦詩惟劉元聲最勝詩云贏得人稱獨眼龍怪來青白總非同憐他滿座能行酒也算當場一點紅

堅瓠集

卷三

三

白縣尹題壁

元嘉興白縣尹某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閒遊市井間見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者答云風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道人所有白遂戲題一絕于壁云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薇顏色淺也來勾惹道人衣勝見亟求去之然已盛傳矣

屈原曾子

湯書有士人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情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字汝之不學明矣何所逃罪耶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俗皆呼如字而屈到屈原

堅瓠集

卷三

三

皆九勿切攝使君嘗研究否守慙而釋之

○姓譜及字彙屈並音橘

顏子告狀

明正德辛未禮闈校士以德行顏淵一節為題試錄刊破云以聖門之四科而係以聖門之十哲下第之士於是指瑕尋隙爭相排訕忽一日通政受欺發行庶府遇一紙閱錄大笑其詞曰告狀人顏淵年三十

二歲係春秋時魯國人父顏路師仲尼地
位越一間僅名亞聖吾道見卓爾限於如
愚六籍有徵于載無易後世廟廷之議深
係名教之倫一代頒行盟定山河之帶礪
諸子侍坐分齊冠履之森嚴從遊固有七
十三于位號則分四配十哲四配列顏曾
而下四子十哲居由賜以後十人配以耦
聖而名哲乃陞賢而著廟議所在優劣自

堅瓠集

卷三

三

丙

明豈期聖代求賢禮闈試士初場取義題
命四科開榜程文破列十哲如淵膚陋素
並曾思柰今主司降同求我昔不擯於孔
席何得罪於明儒一時遇難亦相從四配
除名真難忍伏乞轉行儀部洗我文羞配
哲不訛綱常是賴有此具告通政卽封禮
部堂司僚來見之且笑且怒無可誰何一
時傳播都下譁然

閔子騫辭費

王季重思任謹菴人飯有閔子騫辭費啟
云寵命驚臨盛心感切但大夫圖治必當
擇人在下士陳力方可就列費爲何地奉
伏公山宰屬何官責深民社而損素不讀
書思更子羔之上樂從風浴狂尤曾點之
前既乏求才又非由果若使操刀必割定
當鳴鼓而攻况損自幼衣寒骨謝湯飽之

堅瓠集

卷三

三

丙

崔判

文飯姻友陳仲公惠朱魚數頭皆瓊丙丹
乙貯之片壑喬木清漪容與唼喋快甚我

亦魚也偶爾黑甜長頸生突至噉盡日斜
鷄影憾之公將如棠不見朱儀之媚艷王
立於沼偶驚蒼荷之縱橫急詰園丁方知
野雀此一雀者人謂敗羣自標獨立包藏
有禍何稱清迥明心對客無能傳說耗
不舞五畝之宅只供玲瓏獻鱸之餐八口
之家難繼稻梁蔬果之賦久當削跡瘞以
焦山祇為尋聲還其朧月豈其長恃弗恆

堅瓠集

卷三

雷

丙

學淵有加閑入清流托狂毳於沐浴衡穿
華藻害錦尾於臨官口甚蘇張攫金印如
取寄家同勾踐吞文種以無餘恨切仇池
痛深丙穴情當即行烹滄罪且不止樊籠
但念向未帶牌孤山失尋棹之教今謀拔
繳樵風無遺箭之寬為我拔一毛且寓摩
頂之割以杖叩其脛勿嬰斷脰之悲咭咭
垂思翹翹暫去還顧出身母胎隱刺

顧令却錢

吾郡顧瀾居臨頓里受性介潔不苟取予
辛山東淄川入覲父老為率邑民出數十
緡以獻顧賦詩却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
榮辱升沉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
劉寵不收錢

戲吳主事

弘治中刑部主事德清吳從岷江差還復

堅瓠集

卷三

雷

丙

命鴻臚寺官語之曰正選通政聲音要洪
大起身不要背下至選日吳果努力高聲
又橫走下御街孝廟為之解顏揚郎中茂
仁作一對謔之云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
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王

嫁女題石牛

正德中江西士夫郭某有女善詩詞一日
嫁女過湖阻風於安仁舖時都憲王守仁

亦阻風於此間中以石牛爲題作一絕云
安仁舖內倚闌于遙望孤牛俯在山下句
搜求終不快意問其處有文人才子能續
者賞之郭文聞之卽續云任是牧童鞭不
起田園荒盡至今閑時宸濠肆虐百姓洮
亡田園多至荒蕪者故詩及之守仁見詩
大喜仍命作石牛律詩云怪石崔嵬號石
牛江邊獨立幾千秋風吹遍體無毛動雨

堅瓠集

卷三

弄

丙

洗渾身有汗流嫩草平抽難下嘴長鞭仍
打不回頭至今鼻上無繩束天地爲欄夜
不敗守仁稱賞命備絲幣送過湖完親○
挑燈集異亦載石牛山詩云一拳怪石老
山巔頭角崢嶸幾百年毛長紫苔因夜雨
身藏青草夕陽天通宵望月何時喘鎮日
看雲自在眠惱殺牧童鞭不起數聲長笛
思凄然

唐祝募緣

唐子長祝希哲浪遊維揚極聲妓之樂貴
用乏絕兩公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
作玄妙觀募緣道士詣臺造請鹽使者大
怒咤之兩公對曰明公將以貧道爲遊食
與貧道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卽如吾
吳唐伯虎祝枝山文衡山輩咸折節爲友
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

堅瓠集

卷三

弄

丙

隨命賦牛眠石詩兩公立就一律云嗟峨
怪石倚雲間唐拋擲於今定幾年祝苔蘚
作毛因雨長唐藤蘿穿鼻任風牽祝從來
不食溪邊草唐自古難耕隴上田祝怪殺
牧童鞭不起唐笛聲斜倚夕陽烟祝御史
得詩笑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爲兩公曰明
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蘇州玄妙觀
圯甚明公倘能捐俸葺之各且不朽御史

卽檄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為葺觀費兩公
得檄遂歸投檄二邑更修刺往謁二尹詐
為道士關說得金二尹如其數付之乃悉
召諸妓女及所與遊者暢飲月餘而金悉
盡異日鹽使者蒞吳肅儀謁觀見廟貌傾
圯如故責任持住持茫然無對召長吳二
令責之令答曰奉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
祝京兆希哲云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為此
堅瓠集 卷三 丙

桃石相嘲

石敢當仰視桃符而詈曰汝何等草芥輒
居我上桃符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
爭高下乎石敢當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
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
氣耶雖戲言可發深省

梅花下火文

輟耕錄周申父之翰寒夜擁爐爇火見瓶
內所插折枝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
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
斷不歸來這回不入梨雲夢却抱芳心作
死灰恭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
浮派分庾嶺形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膚
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

堅瓠集

卷三

丙

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
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
根夫何冰氏相凌遠逐華胥之國玉骨摧
爐烘不醒冰魂剪紙命難招紙帳夜長猶
作尋香之夢筠牕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
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
青手段摸索難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
荼毘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

今在何處噴烟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十二辰詩

倪維綬補羣談採餘宋黃山谷有二十八宿支干詩朱文公乃云讀十二辰詩卷撥其餘作此耶奉一笑日夜聞空簞啗饑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方虎閣聽豪夸舊業免園嗟莽鹵君看蟄龍卧三冬頭角不與

堅瓠集

卷三

三

丙

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絲養得鴟鴞鳴喔喔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豬肉

葱湯麥飯

朱晦菴訪婿蔡沈不遇其女出葱湯麥飯留之意謂簡蕪不安晦菴題詩曰葱湯麥飯兩相宜葱補丹用麥療飢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

玉皇繚環

金陵瑣事守備太監劉瑗貪婪異常造玉皇閣延方士煉丹一方士有瘦銀法瑗有玉繚環價值百鎰誑言丹成以謝玉皇遂以法取去時作詩嘲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鍊丹巧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繚環

刪太白詩字

堅瓠集

卷三

三

丙

一富翁慕好客之名而不甚設酒食一日諸詞人雜坐久之惟具水浸藕兩盤而已諸人舉手而盡一客因誦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惟有水晶鹽之句云太白此詩若刪去四字便合今日雅會矣一客問宜去何四字答云客到但知留盤中惟有水衆皆大笑

詩社

有一人目不識丁好邀人結詩社具飲食甚菲而又愆期人作詩嘲之有紐穿腸肚詩難就叫破喉隴酒不來之句道其實也然詩社不猶愈于聞鷄呼盧之場乎似未可過謂也

剪刀詩

升菴詩話補遺云李古廉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

堅瓠集

卷三

三

丙

響餘傳一作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古廉之直節清聲而詩嫵媚如此

熨斗詩

駢驚錄鈔鋤火斗也俗名熨斗明瞿宗吉有詩云有柄何曾挹酒漿隨時用舍屬闈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移玉釧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還寄征夫去印額何時肘後黃

釣鰲客

唐張祐謁李紳自謂釣鰲客李怒曰既解釣鰲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以何為釣曰以日月為釣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宋王嚴光有才不達亦號釣鰲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下釣時取此等像漢為餌

堅瓠集

卷三

三

丙

千字文題

明韓襄毅雍巡撫江西下車觀風繩檢頗嚴吉水諸生相與謂曰撫軍不過千字文秀才安得名邦觀海耶韓聞之即以千字文出題策題閏餘成歲論題律呂調陽其宿學僅得完篇初學及膚淺錯悞者送學道嚴責自此諸生悉遵約束○南陽李文達公賈先任浙中學使微行臣餘姚有兩

生對奕因曰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我何書不讀豈憚試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餘姚論題曰用兵最精策題曰孔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李白千字文且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知汝輩今科無一舉人在內餘姚科舉極多是科果無一人得雋者

堅瓠集 卷三 丙

拙字 李郁都一作為荆南從事有親識自京寄書字體殊惡李戲答以詩曰華緘千里寄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寶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殺吞言其字堪作符籙也聞之者無不絕例

題扇拒客 金陵林奴兒號秋香成化年間妓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兼善丹青筆法清潤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因畫柳枝於扇題詩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

汪海雲

休寧汪肇號海雲善畫山水人物出入於

堅瓠集 卷三 丙

戴文進吳小仙曾至南京誤附賊舟值祭江神約夜間劫一太守舟欲汪備數汪不逆其意自陳善畫開扇取扇以示無物人各畫一扇贈之及飲酒用鼻吸飲又為戲事以娛勸之賊首不覺沉醉遂誤其事次日因捨舟從陸常自負作畫不用朽飲又不用口云

朱斗兒

金陵妓朱斗兒號素娥與陳魯南所聯詩
有芙蓉明玉沼楊柳暗銀堤之句人多謂
之送所歡於江干題絕句云楊子江頭送
玉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
再向江頭種幾行又托所歡買東腰其人
以書問尺寸斗兒答之云既許紅綾束何
須問短長纖腰君抱過寸尺自思量鳳陽
劉堊岑嘗訪斗兒斗兒不出劉投一絕云

堅瓠集

卷三

三

丙

曾是瓊樓第一仙舊陪雀駕禮諸天碧雲
縹緲罡風惡吹落紅塵四十年斗兒欣然
見之

硬如鐵

佛印建方丈成乞東坡顏額東坡未暇佛
印自題曰參禪謁東坡一日見之戲續云
硬如鐵佛印接云誰得知東坡笑云徒弟
說骨直在坐絕倒

戴石屏

元戴石屏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
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
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
怒妻死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
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採碎花箋
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
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
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
石屏既別妻遂赴水死

堅瓠集

卷三

三

丙

武廟幸徐霖第

金陵徐子仁霖詩才筆陣丹青樂府獨擅
一時好遊狹斜娼家皆崇奉之文衡山贈
之詩有樂府新傳桃葉渡絲毫遍寫薛濤
箋之句武廟南巡以布衣召對三幸其第
曾釣魚於快園池中失足落水御衣盡濕

易衣復釣得一金魚宦官高價爭買之園
有宸幸堂浴龍池紀其實也乃命刁彙直
隸作詩紀之云久嗣幽風學老農聖恩忽
漫起疎慵身離陸海三千里目觀天門十
二重封禪無詩何獻納清平有調盡遭逢
臨流久洗巢由耳也許來聽長樂鐘除夕
應制百韻立成在帝左右從容顧問游從
竟日夕可謂不世之奇遇辭官不拜拂衣

堅瓠集

卷三

庚

丙

遂初冥鴻高鶩弋人徒慕又歷二十餘年
竟以隱終

水利

吳爲澤國湖蕩水濱編竹設籬可專魚蟹
表茨之利惟有勢力者可得之西湖亦然
近見杭人謠曰十里湖光十里筥編筥都
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
見筥

險韻詩

劉玉儔城在南京讀書時攜酒邀沈惟申
重巽盛仲交時泰同遊清涼寺上環翠閣
觀壁間諸詩玉儔因以律狂張藏兀爲韻
苦仲交仲交走筆書壁上曰三人閣下共
徜徉此日風流壓楚狂讀書不數鄭監稅
任依那誇許少張風生虎向谷旁吼霧盡
初豈田中藏從來陸雲最交羽休笑形貌

堅瓠集

卷三

堯

丙

多巖兀詩成二人吐舌相視押韻雖妥但
失拈耳

沈宜謙

吾郡沈碩字宜謙號龍江流寓南京學盡
三年不下樓工於臨摹一女嫁揚伯海亦
善寫生工折枝花黃姬水題其杏花云燕
飛修閣簾櫳靜紈扇新題春思長妙繪一
經仙媛手海棠生艷復生香伯海嘗誦粘

木一聯云有枝撐曉月無葉響秋風句頗清致惜不載為誰作

衣巾生員

金陵楊秀才毅字惟五博學能詩上元尹以苦役役其父兄毅往訴之尹以衣巾生員為題令其作詩蓋輕之也毅援筆成詩尹見其草中射虎心空在天上層龍事已非之句遂免其役

堅瓠集

卷三

甲

丙

造樓觀塔燈

徐子仁快園落成錦衣黃羨之攜酒飲於園中一友人曰此園正與長干浮圖相對惜為城隔若起一樓對之夜觀塔燈最是佳境羨之曰是不難詰旦送銀二百兩與子仁造樓羨之乃太監黃錦之侄錦保養孝宗最有功及登極賜賚甚厚世所傳陳琳粧盒記乃其事也

堅瓠三集卷之四目錄

茶瓶湯候

戲嘲茶馬

飛吟亭詩

牛詩

美人指甲

紫姑咏手

蘇繡鞋

老態詩

衡山圖記

惠利夫人

東坡巾

集唐嘲續娶

天竺觀音

左國璣

堅瓠集

卷四

一

丙

虞伯生詞

妓出家

詞刺伯顏

咏瞽者

帥才相量

詩疑呂仙

淨浴詞

弔伯顏詩

王昭儀

徐君寶妻

尼覺清詩

胡御史張少傅

楮衾

食草

邵氏詩

玄兔

海外全書

弔四狀元詩

胡王咏女史

史公謹

品梅

佛龕弊紙詩

儲靜夫對

朝雲

題卧雪圖

張仙

趙墓巖臺

弔唐荆川

神仙粥

霍洞

和尙對

張三彭

堅瓠集

卷四

二

丙

吳伯通

馬湘蘭

密翁翁

老儒被辱

孫鳳洲詩

打夾帳

楊清劉濁

乱咏蠶蘭

卻金堂四箴

胡澹庵

尹鑿頭

蝦助

河滿子

龜鱉

匍匐圖

堅瓠三集卷之四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四

茶瓶湯候

鶴林玉露載李南金煮茶詩云砌蟲唧唧
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
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
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
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

堅瓠集

卷四

一

丙

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
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
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詩云松風檜
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鑪待得聲聞俱
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煎茶初滾日釐
眼漸大日魚眼故俗以未滾者為盲湯

戲嘲茶馬

龍圖劉燁嘗與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湯

滾未皆言已滾筠曰僉曰鯨哉請經 燐曰
吾與點也語書一日連騎趨朝筠馬病足
行遲燐問馬何遲筠曰只為五更三燐曰
何不七上八言馬蹄即玷該落步行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
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
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後有人題詩於亭

堅瓠集

卷四

二

丙

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
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盧景
綸醉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牛詩

李家明滑稽善諷從後主登臺望牛山見
牛卧樹陰下後主曰牛苦熱矣家明上絕
句云曾遭審威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
閒背斜陽嚼枯草向來問啼更無人

咏美人指甲

宋劉攽之造詞瞻逸賦沁園春以咏美人
指甲與足曰銷薄春水碾輕寒玉漸長漸
彎見鳳鞋泥汚恨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
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
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鏡裏成斑時將
粉淚偷彈記縮玉曾教柳傳看算恩情想
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徧闌干每到相

堅瓠集

卷四

三

丙

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聞風流甚把
仙郎暗指莫放春閒 洛浦凌波為誰微
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
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怪銷金樣窄裁不
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
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點拍頻
憶金蓮移換文笺得侶繡茵催袞舞鳳輕
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烟縷裙

知何似似一鈎新月淺碧籠雲卻清溪亭
真嗣其體調以咏眉目曰巧鬪彎環纖凝
嫵媚明裝未收似江亭曉玩遙山拂翠官
簾暮捲新月橫鈎掃黛嫌濃塗鉛訝淺能
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爲皺多無力翻做
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着得人間多少愁
記魚箋紙啓背人偷歛雁鈿膠併暹指輕
揀有喜先占長顰難效柳葉輕黃金在否

堅瓠集

卷四

四

丙

雙尖鎖試臨鸞一展依舊風流添點填
暈風稍侵髮天然俊生記隔花瞥見疎星
炯炯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夢騰
並枕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
笑密意將成困酣曾被鶯鶯強臨鏡接紗
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嫌羅密尊前相顧
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闌美幾度孜孜
頻送情難忘處是鮫鮪搵透別淚雙零

紫姑詠手

夸堅志吉州一士邀紫姑神作詩適姜某
女在側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櫻挑力不
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
月樓前歛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窓閒
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桃花褥一作羅襪爲憶相
思放却針信筆而成頗有雅致

蘇繡鞋

堅瓠集

卷四

五

丙

蘇平字秉衡號雪溪道人浙之海昌人景
泰天順中以詩文遊江湖詠繡鞋詩得名
人目爲蘇繡鞋詩云幾日深閨繡得成着
來便却可人情半灣羅襪凌波小兩瓣金
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
無聲掃花偶濕蒼苔露晒向窓前起晚晴
蘇正字秉植號雲壑其同胞昆仲也○懸
笥項探云鄒御史亮作三夸詩謂蘇平湯

允績劉溥

老態詩

蕭山魏文靖驥正統初為司訓臞然若不勝衣一日庸簡袁擢在相之曰公異日必至極品衆皆掩口自亦以袁為謂已後以教導有功陞少卿至吏部尙書性好吟咏不以工拙為計有老態詩漸覺年來老病磨兩肩酸痛脊梁跣耳聾眼暗牙根蛀

堅瓠集

卷四

六

丙

腿軟腰疼鼻淚多臟毒頭風時又舉痔瘡疝氣不能和更兼酒積微發三歲孩童長若何詩雖俚鄙曲盡老態至九十有八而卒後見雜錄載趙松雪老態一詩甚佳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眉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恹恹淚常滲移床獨坐南牕下畏冷思親愛日簷

衡山圖記

文衡山生年與靈均同因取唯庚寅吾以何句為圖書有一守自北方來聞知衡山善畫因問人曰文先生前更有善畫過之者乎或以唐伯虎對又問伯虎何名曰唐寅守即躍起曰文先生屈已尊人如此人問何故曰吾見文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噴飯

堅瓠集

卷四

七

丙

惠利夫人

八閩志萃七娘五代人從夫征討夫沒于明溪鄉七娘即居明溪死後合葬于驛左一夕客假館驛中夜聞吟詩甚悲達旦客語隣并書其詞壁問鄉人構室墓前祀之禱祀響應冠至鄉人懇禱即於渠魁端平間調寨兵成建康告行時聞廟中鉦鼓喧騰迨兵迴言是日與敵會戰有神兵陰助

克之於是上聞賜廟額顯應封惠利夫人
文文山題詩曰百萬貔貅掃犬羊家山萬
里受封疆男兒若不平強寇死媿明溪聖
七娘

東坡巾

明蘇郡守胡可泉續宗與容登虎丘見戴
角巾者三人往來自如可泉召而問之荅
曰生員以奚冠命題各試一破皆塞責應

堅瓠集

卷四

八

丙

命因問其所冠者何冠荅曰東坡巾可泉
曰若等既知爲東坡巾然東坡何爲用此
巾三人相顧無以對容從旁解釋遣之客
亦不解請其故可泉曰昔東坡被論坐囚
園中所戴首服射常服不可也公服不可
也乃製此巾以自別後人遂名曰東坡巾
是乃東坡之囚巾耳今但慕其名而不究
其義適爲可笑

集唐嘲續娶

有老夫妻少婦暮年而殞管子寧先生庶
集句嘲之一朵梨花歷海棠有睜顛倒着
衣裳風塵荏苒音書絕天上人問兩渺茫
一朵梨花歷海棠羅裙宜着繡鴛鴦人
生富貴須回首魏國山河半夕陽 織織
初月上鴉黃一朵梨花歷海棠舊枕未容
春夢斷爲郎憔悴却羞郎 潘安惆悵滿

堅瓠集

卷四

九

丙

頭霜一朵梨花歷海棠去日漸多來日少
離人到此倍堪傷 似說春風夢一場江
流曲似九迴腸却將此日思前日一朵梨
花歷海棠 萬轉千迴嬾下床丁丁漏永
夜何長驚回一枕遊仙夢一朵梨花歷海
棠一余亦效顰戲代少婦追思云一朵梨
花歷海棠白頭翁入少年場主人非病常
高卧醉倒簷前白玉床 一朵梨花歷海

棠芸窓思貼弱肌香誰知白髮龍鍾者雲
雨巫山枉斷腸 數年塵面再新妝一朶
梨花歷海棠半夜燈前思舊事滿牕明月
滿簾霜 此日思君恨更長空餘涕淚兩
三行夜深忽夢少年事一朶梨花歷海棠

天竺觀音

宋孝宗時大旱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
寺請禱或作詩云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
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
却下山趙溫叔旌由是免相

左國璣

開封舉人左國璣李空同之舅左有一妹
嫁某某不憐其妹取妓以充後房一日妓
逃左作詩嘲之云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
莫養野鴛鴦閉門運日春容減仍對無益
老孟光

望餘集

卷四

十

丙

虞伯生詞

元柯敬仲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為奎章閣
監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虞邵庵集賦
風入松長短句寄之云書堂紅袖倚清酣
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
裏停驂書詔許傳官燭香羅初剪一作朝
衫御溝冰判水投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
幙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

望餘集

卷四

十一

丙

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膾炙一時

妓出家

能改齋漫錄唐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曰
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
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
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
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作陳彭年
詩誤又輟耕錄李當當元教坊名妓姿藝

超出流輩忽翻然有悟遂著道士服段吉
前天祐贈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
粉拭面一作今日別青樓便隨南岳夫人去不
爲蕪州刺史留瑀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
散鏡鸞收却嫌痴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
白頭

刺伯顏詞

太師伯顏擅權戕殺士類山東憲吏曹明

堅瓠集

卷四

李

丙

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二曲以風之大書
揭于午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
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僧舍居數年伯
顏敗方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
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啣芳絮都不
由鳳城春做主又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
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攀折苦無多
舊時枝葉又名清江引

咏賢者

草木子元啞御史春日與賢者並馬出遊
晉陽因贈以詩云就鞍和袖縮絲韁也逐
王孫出晉陽人笑但聞誇景物風來應解
識笙簧馬蹄響處無芳草鶯舌調時有綠
楊休道不知春色好東風桃李一般香

帥才相量

元伯顏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喜春

堅瓠集

卷四

李

丙

來詞伯顏云金魚玉帶羅襪扣皂蓋朱幡
列五候山河判斷在俺筆尖頭得意秋分
破帝王憂張九云金裝寶劍藏龍口玉帶
紅絨挂虎頭綠楊影裡繫驂驪得志秋名
滿鳳凰樓帥才相量各言其志

詩疑呂仙

虞伯生集幼年過蕪門酒樓題詩于壁書
連十八書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

人極隘寔區劔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
枯槁蕪氣集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權萬天
妹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時
疑為呂洞賓所作爭傳誦之。又元白雲
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偶出騰玉
霄訪之不值因題詩于壁曰西風短褐吹
黃埃何不從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
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名白雲見之疑

聖瓠集

卷四

古

丙

呂仙所題朝野輻湊寵賚山積後知玉霄
所題白雲厚賂之戒以勿世

淨浴

蘇東坡石淨浴如夢令詞云水垢何曾相
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
揮別輕手輕手居士木衣無垢又云自淨
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吁氣寄語澡浴人且
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本為人間一切

明伯顏詩

輟耕錄後至元間太師秦王伯顏專權露
政貧惡無比貶嶺南道江西至隆興卒作
薦福寄棺驛舍有人題于壁曰百千萬定
猶嫌少築積金銀北斗邊可惜太師無運
智不將些子到黃泉又草木子亦載弔伯
顏一詩云人臣位極更封王欲逞聰明亂
舊章一死有誰為孝子九泉無面見先皇

聖瓠集

卷四

五

丙

輔秦應已如商鞅辭漢終難反子房虎視
南人同草芥天教遺臭在南荒蓋嘗出令
毆人歐打南人不許還報

王昭儀

宋宮人王昭儀名惠清字冲華丙子北行
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
時顏色曾記春風雨露玉樓一作金闕名
播椒蘭一作蘭節一作節妃后裏歡承笑語一作胡遊一作遊君

王側忽一朝一作聽鞀鼓揭天來繁華歌

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恨一作銅駝

對河山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

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

圓缺中原土人多誦之昭儀後為女道士

徐君寶妻

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擄至杭主者數欲
犯之終以巧計脫蓋某有令姿主者不欲

堅瓠集

卷四

六

丙

邊逼之也一旦得聞焚香再拜題滿庭芳

詞一闕于壁投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

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

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

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

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

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

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尼覺清詩

湛甘泉與霍渭厓拆毀庵觀滄祠豹韜衛

營中一庵亦在毀中有尼覺清題詩於壁

云慌忙收拾舊袈裟檢點行囊沒一些袖

拂白雲歸洞口肩挑明月繞天涯可憐松

頂新巢雀却負籬邊舊種花分付犬猶隨

我去休教流落俗人家堯山堂作方獻夫

賜告里居規僧房以益宅僧作是詩

堅瓠集

卷四

七

丙

胡御史張少傅

嘉靖壬辰北直學院胡明善待士慘刻序

序甚恣以私取房山所窠石為碑至發掘

侵盜園林樹木以石窠近皇陵故也是年

七月間慧星見東井自辛卯至是已三見

有旨令大臣自陳張少傅等遂致仕或

為何以紀其事云石取西山胡明善決從

地起星行東井張孚敬禍自天來又曰慧

亭掃除無駐足石碑壓倒不翻身

褚衾

江西徐大山丹處州龍泉縣有一僧獻一
褚衾并上以詩曰寒泉湧出剡溪藤白勝
秋霜冷若水願比一葉清似水梅花紙帳
伴孤燈大山見之甚喜因與之宴令一婢
隔壁而歌僧聞其曲韻悠揚因窺之乃一
老婢天顰滿面醜不可狀因復作一詩云

望新集

卷四

末

丙

隔壁時聞一曲歌渾疑七寶帳中花瞥然
一見翻成恨元出盧仝處士家

食葷

松陽詩人程渠南滑指上也與僧覺隱禪
子作信 同齋食葷覺隱請渠南賦葷詩應
聲作一絕句云頭子光光那似了祇宜豆
腐與菠蕪釋迦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
脚僧覺隱聞之亦噴飯

鄧氏詩

明宜山鄧氏能詩嫁同邑吳某以罪被逮
赴省鄧寄以衣而侑以一絕云欲寄寒衣
上帝都連宵裁剪眼模糊可憐寬窄無人
試淚逐東風酒去途又題畫菊云良工妙
手恁安排筆底移來紙上裁葉綠花黃長
白媚等閒不許蝶蜂來

玄兔

望新集

卷四

末

丙

治世正音載曾子菜菜應制玄兔詩云月
華星彩毓珍奇兩度西來貢玉池八竅盡
含蒼露濕一身渾是黑雲垂吐生定是從
玄圃渴飲多應向墨池頓首天堦欣快覩
宛同神禹賜圭時後見巢睫集玄兔詩云
傳聞三穴久儲精日啖玄霜異質成八竅
總含蒼露濕一身斜軀黑雲輕行來青瑣
應難覓立向瑤階却盡驚自是太平多瑞

物願隨毛穎咏千城前詩蓋應制之時倉卒而賦集中所載不惟點竄章句而原韵亦更前人云詩不厭改有是夫

海外全書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命方士徐福入海求仙福將童男女各三千人盡移寶玩書冊至海島止王不歸始皇三十二年始下焚書之令則徐福所攜之書皆未焚

堅瓠集

卷四

辛

丙

以前之全冊也五經應是孔子手定之書史記應有子長未見之事得觀此等全冊則漢儒諸家之爭音魏諸人之謬可以証之漢成帝隋煬帝唐太宗明高皇等重賞購書何不搜求其地乎海島亦是人間非如天上難至嘉靖間有人寔言宜乘琉球日本封王之便從東南諸外國求徐福所携書其言不行乃古今一大缺陷事也

四狀元詩

輟耕錄載平江驛有弔四狀元詩曰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大守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至正戊子科三元時為湖廣憲僉兼善泰不花字時為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不齊字時為高郵府知府子威字補字時為江州路總管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過難而亡故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憲僉不足道也

胡王詠女史

明初海寧胡虛白奎號斗南能詩七修類藁載其題楊妃教賜賜念心經云春寒卯酒睡初醒笑倚東窻白玉屏早悟眼前空

是色不教鵲鴟念心經題綠珠墜樓云花
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殘步障風在費明
珠三百斛荆釵邢及嫁梁鴻後正統間錢
塘王蘭野致道亦以詩鳴於時嘗題楊妃
云禁苑養驕兒見驕母命危喪斜山路險
不似在宮時題綠珠云主難因妾起妾心
安肯違身為金谷上魂作彩雲飛冲雅規
刺皆得風人餘意。虛白有雙孔笛詩云

堅瓠集 卷四 三 丙

混沌難分濁與清繫開空翠太分明有聲
木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碧海夜寒
龍並語瑤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鶴樓中
聽吹落梅花雪滿城詠萍云重重疊疊砌
魚鱗根帶渾無半寸深偏為太陽遮水面
不容明月印波心千層浪打依然聚幾度
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藏葉底教人無計
下釣尋格律雖卑亦親切有蘊

史公謹

太倉史公謹謹能詩工繪事贈吳羽士有
松下剪雲縫鶴氅花間滴露寫揚經之句
金陵瑣事載其詩甚多弱冠從軍漢陽洪
武末有薦其才授應天府推官未幾左遷
湘陰縣丞遂流寓金陵自號吳門野樵長
於寒林雪景自題其畫曰雨餘山色翠如
蒼樹杪寒烟濕未開童子無端掃紅葉隔
林知有故人來

堅瓠集 卷四 三 丙

品梅

楊用修王元美品題梅花詩皆取杜少陵
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李義
山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停待夕陽此
論一出却令淡烟疎影之句頓減價金
陵黃吏部首卿甲有句云野客佩寒星欲
墮佳入叙暖日初融焦菊味或有句云化

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待一似義
山一似少陵

佛龕弊紙詩

金陵盛仲文時泰游新澤寺從佛龕中得
弊紙上書一律云研池滿座落花香墨透
織毫染漢章靜卧衲衣雲似水高懸紙帳
月如霜杯淨野渡魚龍遠錫振空山虎豹
藏幸對爐烟坐終日煮茶清話得徜徉後

堅瓠集

卷四

丙

丙

書友人褚傾呈雪庭法師座前清覽洪武
辛亥暮春書于清隱小軒金陵瓊亭云傾
字本中惜不知何許人

儲靜夫對

儲靜夫瑤弱冠遊序不循矩度學官示以
句曰賭錢喫酒養婆娘三者備矣儲應聲
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學官謝之
成化癸卯舉解元甲辰會試亦第一

朝雲

東坡侍妾朝雲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
贈云鬻鬻迷春態英英媚曉光不應容易
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清歌
駐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
臺公子賦高唐東坡見而賞之

題卧雪圖

金陵金元善瑤號松居精于醫藥及繪事
曾寫袁安卧雪圖兄元玉瑤題云一片堅
貞天地知甘貧豈但雪中飢平生耻作干
人態縱使晴天也不宜元玉亦善畫梅有
逃禪老人筆其煮茶詩有細浪捲風生
蟹眼怒濤翻月起龍腥之句

張仙

世所傳張仙像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昶
美丰姿喜獵善彈乾德三年蜀亡花藥夫

堅瓠集

卷四

丙

丙

人隨輦入宋後心嘗憶利因自畫飛像以祀藝祖見而問之荅曰此我蜀中張仙神也賢奕作滌祀之令人有子歷言其成仙後之神異故宮中多奉以求子傳於民間郎仁寶云張仙名遠齊五代時遊青城山得道者蘇老泉曾夢之挾二彈以為誕子之兆老泉奉之果得軼轍有贊見集中人但知花藥假托不知真有張仙也

堅瓠集

卷四

未

丙

趙慕嚴臺

宋趙清獻公墓在衢州城東有題詩于地之驛曰于夫荷擔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嚴子陵釣臺在富陽江之涯有過臺而咏者曰君為利名隱我為利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乘扁舟而過清獻之墓知為利名而夜過釣臺二人尚德之心深矣

弔唐荆川

唐荆川順之罷官後家居著書頗自特立因趙甬江支莘以逢合嚴介谿遂得復職陞淮揚巡撫殊失初心鄉人以詩弔之曰海門潮湧清淮水燕塞雲埋白羽旄子美文章空寄世孔明事業等輕毛避人焚草寧辭諫策馬先師不憚勞莫訝今朝歸未得出山何似在山高又越中王龍溪送行

堅瓠集

卷四

未

丙

詩云與君廿載卧雲林忽報徵書息不禁登閣固知非肯日出山終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應好黃鳥求朋意獨深默默囊琴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

神仙粥

神仙粥專治感冒風寒暑濕頭疼骨痛并四時疫氣流行等症初得病兩三日服此即解用糯米半合生薑五大片河水二碗

於沙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鬚大蒜白五
七介煮至米熟再加米醋小半盞入內和
勻乘熟吃粥或只吃粥湯即於無風處睡
以出汗為度此以糯米補養為君薑葱發
散為臣一補一散而又以酸醋飲之甚有
妙理屢用屢驗非尋常發表之劑可比也

霍洞

昨非庵日暮霍洞嘗宿田舍見吏催科詩

堅瓠集

卷四

六

丙

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聞
中幼婦飢欲泣忍飢取麻燈下緝一身勿
暇私自憐鳴機軋軋明窓前織成五丈如
霜布翁作襦裙兒作褱明朝官吏催租急
依然赤體當風立又值歲飢洞見太守騎
從出游作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
家甌有塵枕席道旁宜細問恐非芳草醉
眠人守聞其詩為之罷游

和尚對

永樂時尙書某題詩于寺一僧和之後尙
書至寺詰究曰我不即加汝罪但出一對
能對恕之云和尚和尚書詩因詩言寺僧
不能對候解縉入朝求救縉曰候我回朝
代對云上將上將軍位以位立人和尙回
對尙書已知其必解學士句也

張三影

堅瓠集

卷四

无

丙

吳興張先字子野天聖八年進士善詩詞
人謂之張三中蓋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
中人也子野謂人曰我張三影也詩有浮
萍斷處見山影詞有簾幕捲花影墮絮輕
無影后山詩話載其事高齋詩話以子野
詩句有三影者最佳改後二影為雲破月
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人日之為張
三影又石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

年八十五猶蓄聲妓東坡作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七修云全篇俱用張姓故事詩人謂張君瑞與崔鶯鶯事漢成帝嘗微行過陽阿主作樂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

堅瓠集

卷四

辛

丙

微行嘗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又曰燕燕張枯妾堯山堂云詩人謂張藉公子謂張祐柱下謂張蒼安昌謂張禹但江南刺史註係劉禹錫然全篇皆用張姓事不應此句獨用劉蕙或坡公用隱僻事未之詳考耳。同時又有張子野亦名先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文忠公誌其墓

吳伯通

明西蜀吳伯通淳為浙省學道政士專看工夫時初學作文多不根取者甚少乃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吳出題龍鱗駭龍魚籠生焉論題乃一滾出來文難措辭而論又性理終場者少大為吳所辱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鱗龍鱗滾出來

堅瓠集

卷四

辛

丙

馬湘蘭

金陵名妓馬守真字湘蘭以豪俠得名能詩有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之句有坐監舉人請見拒之後中甲榜授留都禮部主事適有訟湘蘭者主事命拘之衆為居間不聽既求見怒曰人言馬湘蘭徒虛名耳湘蘭應曰惟其有昔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實禍主事笑而釋之吳中王百穀

釋登 生日湘蘭造吳捧觴詩酒唱和窮山
水之勝而返湘蘭死後哀挽成帙百毅有
詩十二首走金陵奠之或謂張賓王榜曰
聞君作湘蘭祭文甚佳張曰我乃訪赤壁
賦作者其人使誦之張但舉一語云此固
一世之雌也而今安在哉聞者絕倒

蜜翁翁

西堂記聞云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
堅瓠集 卷四 三

黑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
驄此詩頗為邊人傳誦有張帥雄者居洛
中好以甘言媚人洛人呼為蜜翁翁會官
塞上一夕傳敵犯邊帥雄倉惶震恐夜皮
裘兩重伏土窟中秦人呼土窟為土空有
人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
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
裘入土空

老儒被辱

戒庵漫筆東橋徐氏世敦禮讓後裔衰薄
有老儒而夢嚴肅者亦被其陵厲邑人作
詩唁之曰漁梁溪上水東之魯道於今一
變齊押闔場中多習伯陽春調裏少鍾期
捐階不足徐行日仇餉渾非豈拜時八十
年來函丈老月明無可一枝棲

孫鳳洲詩

堅瓠集 卷四 三

長沙有朝士某還鄉意氣盈滿賓至則鼓
吹喧闐有執友書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
於扇以饒之詩云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
些兒官樣同若使他人居一作二品門前
簫鼓開如雷朝士見詩大慚即輟鼓吹

打夾帳

此交易事居間者索私贈為之後手又名
打夾帳馬仲良之與督游擊開出羨餘而

出以瞻學官其價稍厚又捐俸禁靈岩山採石一時居間者皆乘之要利或作詔嘲之曰子路與申振同坐子路譏振曰振也愆焉得剛振遂曰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大怒愬之夫子夫子曰罪在振用牌書打申振字述子夏適子夏喪明認字不真驚曰誰人打甲帳

楊清劉尚

堅瓠集

卷四

酉

丙

成化中汝寧楊太守甚清附郭汝陽劉知縣甚貪太守夜半微行至一草舍有老嫗夜績呼其女曰寒甚命取瓶中酒酒將盡女曰此一杯是楊太守也復斟一杯曰此是劉大爺蓋酒初傾則清者在前後則濁矣聞者賦詩曰憑誰寄語臨民者莫作人間第二杯○談苑云有人問崇德縣民長官清否答曰漿水色言不清不濁也

此咏婦爾

郡有邀紫姑神者一士請咏婦爾此即書云一窩春意自溫純巧奪天工物象靈拙止絲綸三萬丈纏綿家國十千齡始終有跡機雲錦端緒無窮補衮針保障繭絲君自識天花亂墜迥迴文

邵金堂四箴

張侗初集云吾家邵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功此造福也廣出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浩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

堅瓠集

卷四

酉

丙

一而拙士大夫當為一身用財不當為一家
傷財濟宗黨廣東修救飢荒助義舉此用
財也靡宮死教歌舞奢讎會聚寶玩此傷
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士大
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嗇
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
善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
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細

堅瓠集

卷四

三

丙

胡澹庵

宋胡澹庵銍貶海外十年北歸日飲于湘
潭胡氏園喜侍姬黎倩題詩一絕贈之云
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澗乃知
情慾移人賢者不免厥後朱文公見之題
絕句以自警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
澗一作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
此誤平生

尹鑿頭

尹鑿頭名從龍垂州人襲有宋理宗時度
牒出正間至金陵成同朱公供養之甚虔
能出陽神分身數處赴齋朱公問尹曰我
欲一見洞賓呂祖可乎尹曰可公于朔日
出水西門外劉公廟拈香當約洞賓來一
會及拈香歸寂無所見乃責尹以說謊尹
曰公會見路上一道人醉枕酒瓶而睡者

堅瓠集

卷四

三

丙

乎公曰有之尹曰道人枕瓶兩口相對分
明呂字也公自不悟邪敢說謊復遣人四
路覓之皆云纔去未遠耳一貴人聞女弱
病形容俱變各醫莫効母愈憐愛之邀尹
視之曰有癆重尚可醫貴人請用何藥曰
藥力不能治只消與我同宿一夜便好也
貴人大怒不許後見女殊無生理母又涕
泣言之貴人許可尹令紙糊一室不得開

錢大一孔設一榻不用帳令女去其衽衣
 用手摩足心極熱如火抵女陰戶東西而
 睡戒女云喉中有虫出可急叫我女不能
 合眼而尹鼻息如雷天將明女報虫從口
 中飛出尹起四顧覓之不見曰從何處鑽
 去定要害一人也蓋乳母不放心因開一
 孔窺之瘡重已入其腹矣父母視之女顏
 色已變尹笑而去後數月女方擇婿而乳
 母已死矣又一經紀家娶婦後尹偶至見
 婦急走上前抱咬其頸方咬兩口被舅姑
 隔開尹且歎息曰可恨只咬斷兩股尚有
 一股未斷奈何皆不解為何說後夫婦反
 目遂自縊三股繩僅有一股未斷遂死方
 服其先見云府廩見尹仙跡太露恐惑亂
 人心押使歸華州監押軍人云每加發皆
 有請例安家今你料無銀錢妻子何以過

堅瓠集 卷四 夫 丙

活丑曰汝家所需不過柴米有何難辦平
 與你兩符一貼灶上一貼米桶用時自足
 也後果然及華州歸要用柴米俱不能得
 矣鬚頭住華州鐵雀觀中騎鐵雀飛昇

蝦助詩

蝦助海錯也一名水母即海哲其形一片
 如輪菌無目凡行蝦必附之故云蝦助元
 薩天錫作詩云層浪濤床綴蝦行水母含

堅瓠集 卷四 夫 丙

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脆天風寒結紫
 雲腥霞衣腮色脂流滑瓊縷烹酒力醒
 疑是楚江萍實老誤隨潮汐落滄溟

河滿子

宋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忝知政事王
 博文倣度泣亦自龍圖學士為樞密蕭定
 基為殿中侍御亦泣上前士人匿名以河
 滿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有河滿子

定基曰知之時有謔曰殿院一聲河滿子
龍圖雙目淚君前聞者笑之

龜鱉

高文虎作西河放生池記有鳥獸魚鱉咸
若木夏事談引為帝太學諸生為謔詞晒
其誤陳晦行草制以舜禹用昆命元龜
字倪侍郎駁之陳疏辨古今命相多用此
語陳遂擢臺端倪罷去時嘲云舍人舊錯

堅瓠集

卷四

甲

丙

商周繫御史新爭舜禹龜時傳以為笑

匍匐圖

福州陳烈動遵古禮祭君謨告喪莆田烈
往弔之將至境語門人曰詩云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鳥
巾襪鞞偕二十諸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
號慟而久婦人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
李泰伯觀畫匍匐圖爭相傳玩

序

稼軒褚先生以堅瓠名其書且
不敢自比於莊叟五石之瓠以
示其無用然人徒知有用之為
用而不知無用之為用極之而
大易所謂潛龍勿用道家所謂

序

毛

一

丁

外其身而身存皆由此推焉耳
先生負雋才歷落不偶無志用
世遂覃思撰述而於有明一代
纂輯特備至 昭代六十餘年
耳目所及尤不遺餘力焉大旨
主於維風教示勸懲博物洽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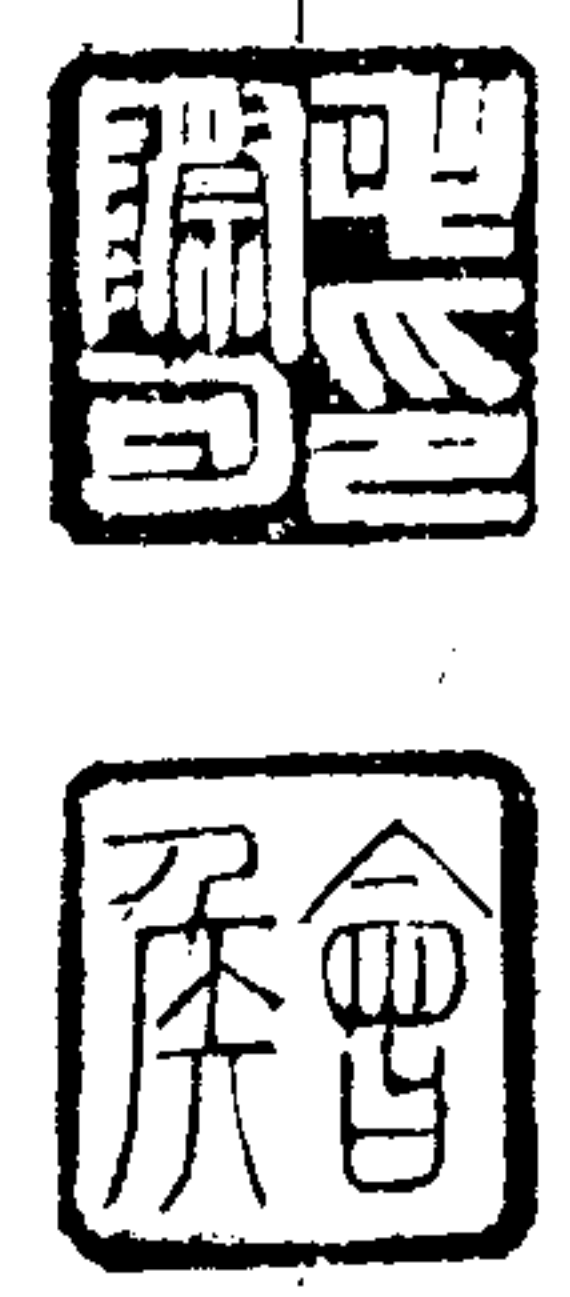
闡幽探蹟下逮閭巷歌謠閨閣
懷思之細無不取之秘笈先後
問世其所錄初集即以余燈謎
詩列之卷首方自慚雕蟲小技
有乖大雅後相晤吳門傾蓋定
交隨出全集屬序予以碌碌未

序 毛 二 丁

遑報命今春復相遇於武林把
辭談心者累日因即草數言以
應嗟乎天下之無用孰有過於
余者乎少年浮沉宦海垂老無
成比來有志名山之業而卮言
靡當徒為覆瓿之藉是所謂繫

而不食者惟鄙陋足以當之而
以序先生之書其亦猶有蓬之
心也夫

遂安年家弟毛際可撰



序 毛 三 丁



一書... 3 版文下

堅瓠四集卷之一目錄

心相

宅相

風木

白黑豈

托故移寓

咬戒石銘

吳氏女

紅友

吃語詩

四喜係字

野叟獻詩

賈巡按懲惡

李西涯失朝

進藥

堅瓠集

卷一

藥山淨瓶

詩呈冢宰

賣癡呆

打得好

錢婆留

黃花女兒

美人八詠

秋日宮詞

春情詞

殿前救人

張小舍

曾純甫詞

驪山碑字

滕屠鄭酌

皇壽飯

太冬烘

徐文貞諭僕

華容令

嘲肥婢

范秋蟾

詩丐

樓米

神對

老妓題詩

劔池石扉

鬼詩

乩仙題詞

墜馬傷足

妻妾爭寵

抱琴訪友

古琴化女

東坡詞

堅瓠集

卷二

紐扣詩

題路程圖

賦詩召辛

李妙惠

木蘭

木蘭復見

今木蘭

詐為男子

王貞婦

王婉容

司花女

徐雪翮

蔡笋娘

長孫歐陽相嘲

紅線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一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心相

灼艾集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與捫
虱新話所載互有不同撮其異者附見於
下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
君子三也安分知命殖羨食四也不近小
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

堅瓠集

卷一

十

丁

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能改過剋己九也
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
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
夜卧不便睡着十四馬上去不回頭十五
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無不談亂人
憎十六也不譚閨閫事師非十七也作
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
二十也揚善掩惡不改善二十一也急難

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
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與眾用
之二十五也知人詐譎含容之不多言二
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媿二十七也語有
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
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
不面訐人方隨囑三十二也省約惜福行善
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

堅瓠集

卷一

二

丁

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結果勤三十
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禍福半之故相
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

宅相

戒庵漫筆空青先生風水論云陽宅有三
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畊讀二也
儉勤三也無峻宇雕墻四也六婆不入門
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織聲七也能睦

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
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
尊師重賢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飲
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
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
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
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必稟命於家長
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二也鬪人

堅瓠集

卷一

三

謙婉二十三也家僮無鮮衣惡習二十四
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
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
八也不問啜笑罵詈二十九也婚娶不慕
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
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
一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
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陽三十六

也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
則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
真訣也

風水

宋倪思父云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
不如心地好又宋諶山謙父贈地理師云
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
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弄不見我見富貴

堅瓠集

卷一

四

人家墳往往奕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
求人事極時天理變前輩口占云你也看
我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
間不須錢買無人見錢水部仁夫詩云尋
山本不為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
間好風水山頭不在在石頭

白黑豈

性理古人澄治思慮於坐處靜兩器每起

一善念則投白荳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荳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荳多白荳少後日荳多黑荳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荳最後雖白荳亦無之矣

托故移寓

太倉陸文量容少美手儀天順中應試金陵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文量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文量作詩云風清月白

堅瓠集

卷十

五

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遷去是秋領鄉薦

改戒石銘

韻語晨鐘宋太宗書戒石銘示守令後貪酷如故有輕薄子附益之曰爾俸爾祿祿厭難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統捉便着上天難欺且待臨時

吳氏女

宋湖州吳氏女美慧能詩坐妾繫獄時王龜齡為守命以冬木雪消春日且至為題作長相思令女援筆立就日烟霏霏雲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眠開踈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寒管催颯齡賞嘆而釋之

紅友

堅瓠集

卷十

六

崔林玉露常州宜興縣黃上村東坡南遷北歸與單秀才閒步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鼓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黍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吃語詩

文海披沙東坡有吃語詩云故居劔閣隔
錦官柑果薑桂交荆管竒孤甘掛汲古綆
僂覬敢揭鈎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積公貴
幹蠱高巾冠更改句格各審吃姑固狡獪
加間闕又戲武昌王居士詩云江干高居
堅闕局捷耕躬稼用掛經萬竿繫舸菰菱
隔笳鼓過軍維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

堅瓠集

卷一

七

丁

劔麈歌幾舉觥荆筭供膾媿撓軋鍋更
憂甘瓜羹一友舉孝廉口吃唯流音念不
正一日雨中與徐興公各賦絕句為吃人
念不得詩以遺之余得二首云綠柳龍樓
老林蘿嶺路涼露來蓮漏冷兩淚落劉郎
又梨嶺連連路蘭陵累累樓琉璃憐冷落
即輦懶來留興公得一首云留戀蘭陵令
淋漓兩淚流嶺羅涼美瀨路柳綠連樓

四喜添字

湧幢小品舊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
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降慶
戊辰科有以教官登第館選者山陰王對
南家屏相戲曰四喜只五言未足為喜當
添二字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
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某公大笑曰莫說
莫說是教官金榜掛名時了聞者絕倒萬

堅瓠集

卷一

八

丁

曆壬辰科閩縣翁青陽正春以教官登第
賜第一甲第一名同館黃平倩汝良戲曰
四喜七言猶未了當當於後再添三字眾
問之曰第一句添帶珠子第二句曰舊可
兒第三句曰選駙馬第四句曰中狀元翁
聞亦解頤○醒睡編又有失意詩曰寡婦
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公主面下第舉
人心

野叟獻詩

楊文懃守陳 字維新其先未有仕者至文
懃與弟守世 相繼發解登第守隨守隅暨
子茂元茂仁茂義成進士父子兄弟同朝
七人俱為顯官居第在縣南鏡川有野叟
獻詩曰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深長薛
羅令祖先生方秉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
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
堅瓠集 卷十 九 丁

賈巡按懲惡

嘗熟賈宗錫巡按江西群豪屏跡後少懈
學士張元禎以詩投之曰禹門三級浪滔
天處處漁翁罷釣船昨日隣家邀我飲盤
中依舊有魚鮮賈謝教竟窮惡黨
李西涯失朝

李西涯居翰林時曾失朝有罰翰林舊有
諺曰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
西涯改只為失續兩句云更有運灰并運
炭貴人身上不會饒

進藥

嘉靖中邊警甚急朱某方進長生藥以希
進用或題詩驛壁云武將冒封文職死都
門牢閉九邊開滿天驛路紅塵起又報朱
堅瓠集 卷十 十 丁

郎進藥來○無錫顧可學以兩司考察罷
歸乃從方士煉秋石入京獻之云可却病
延年時上方享長生之術服之頗驗三四
年間超遷至禮部尚書縉紳醜之弗與交
惟分宜華亭及羽流陶仲文等時時相聚
講房中術而已每行長安道上氓隸輩競
觀之呼曰顧嘗尿來矣以音與尚書相似
也死謚榮僖隆慶初削奪

藥山淨瓶

頂門針李翺仰慕藥山直造座前藥山端
然不動翺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衣便去山
召回云何得貴耳而賤目翺遂致拜起問
如何是道山上指天下指淨瓶問翺曰會
麼翺曰不會山口雲在青天水在瓶翺乃
贈詩云鍊得身心似雀形千株松下兩函
橫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

堅瓠集

卷十

七

詩呈冢宰

正德間朝議欲起三原王冢宰宗貫怒汝
南強景明寄詩云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
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
下拜灘陽勞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
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宗名久遠看公
得詩大悅竟不起年九十有三卒

賣癡呆

蕪州除夕小兒謠云賣癡呆十貫賣汝癡
萬貫買汝呆現買儘多送要賒隨我來又
范至能賣癡呆詞除夕更闌人不睡厭讓
鈍滯迎新歲小兒叫呼走長街云有癡呆
召人買二物於人誰獨無就中吳人仍有
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裸
翁現坐重簷下獨要買添令問價見云翁
買不須錢奉賒癡呆千百年

堅瓠集

卷一

三

打得好

姚園客露書易公守莆田一以寬厚為政
有夫毆婦者甲見其甚為不平毆其夫
婦見甲毆其夫還同夫毆甲甲言為爾出
氣反同毆我拉以見易易批其詞云福州
剪子雲南刀廣東茶鈍蕪州絲擲示兩造
兩造不解易復取足之云打得好打得好
兩造笑謝而去

錢婆留

湘山野錄梁太祖卽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遂殺之改其鄉臨安縣爲錦衣軍省坐龍延父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釣游之所盡蒙以錦繡至樹石或有封官爵者舊買盞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隣媪九十餘攜盞漿相迎於道鏐下車亟拜

擊瓠集

卷十

七

丁

來相隨家鄉眷今會時稀斗牛光起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不曉其義鏐亦竟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唱山歌以見意詞曰爾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常在我儂心子裡歌闌合聲慶賀叫笑振席而別

黃花女兒

吳士召乩仙署曰黃花女兒問其氏族曰

擊瓠集

卷十

七

丁

金閨王氏生時與黃生歡好一生愛種黃花人呼黃花女兒問卿是天逝耶曰年十五而殞問黃生安在曰相繼亡矣今與同寢處若人間伉儷也衆乞詩遂題數語云忘不了對攏雙袖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邊花映黃昏後忘不了羅帳綢繆忘不了紗窓風雨清明候忘不了多病心慵懶下樓風流蘊藉字有餘香

美人八詠

陳克明有美人八詠春夢云梨花雲遠錦
香亭蝴蝶春融軟玉屏花外鳥啼三四聲
夢初驚一半兒昏迷一半兒醒春困云鎖
窗人靜日初曛寶鼎香消火尚溫斜倚繡
牀深閉門眼昏昏一半兒微開一半兒眊
春妝云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
春輪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

堅瓠集

卷十

五

丁

一半兒粉春愁云厭聽野鶻語雕簷怕見
楊花撲繡簾拈起繡鉞還倒拈兩眉尖一
半兒微舒一半兒歛春醉云海棠紅暈潤
初妍楊柳纖腰舞目偏笑倚玉奴嬌欲眠
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春繡云綠
窓時有唾茸粘銀甲頓將綵線擣繡到鳳
凰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端詳一半兒掩
春夜云柳綿撲檻晚風輕花影橫意淡月

明翠被麝蘭薰夢醒最閑情一半兒溫和
一半兒冷春情云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
春心無處描欲寫寫殘三四遭絮叨叨一
半兒連真一半兒草

秋日宮詞

張小山秋日宮詞云花邊嬌月靜妝樓葉
底蒼波冷翠清池上好風聞御舟可憐秋
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咏梅云枝橫翠竹

堅瓠集

卷十一

六

丁

暮寒生花淡紗窓殘月明人倚回樓卷箔
聲惱詩情一半兒清香一半兒影

閑漢卿春情

閑漢卿春情詞云雲鬢霧髮勝堆鴉淺露
金蓮濕絳紗不比等閒墻外花罵你俏冤
家一半兒難當一半兒要碧紗牕外靜無
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了箇負心回轉身
雖是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殿帥揀火

臨安志宋臨安紹定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史彌遠府獨全賦作蓋殿帥馮時力為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則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張小舍

張小舍居維亭世為公家弭盜故吳諺有

堅瓠集

卷一

七

丁

天弗怕地弗怕只怕維亭張小舍之語按張小舍名浩字彥廣號南坡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有貞撰張處士墓誌石田乞之也

曾純甫詞

宋南渡後汴京繁華鞠為烟草曾純甫東秦使過汴賦金人捧露盤詞云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踪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

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管柳絲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煙滿目飛蓬離欄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寒笳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驪山碑字

驪山下道遙別業蓋韋嗣所建中宗嘗幸之賦詩勒石在焉一夕忽失碑字換墨題云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故址頽垣

堅瓠集

卷一

六

丁

冷烟衰草前朝宮闕長安道上行客依舊各深利切改變容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

滕屠鄭酤

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滕屠鄭酤二公性豪邁不病其言毅夫為相偶送客出郊外過朱亥塚俗謂之屠兒原作詩云高論唐虞備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夷門客却是屠酤解報恩

晶毳飯

語林蘓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碟鹽一碟生蘿蔔一益飯貢父大笑久之作黃山以簡招坡吃晶飯坡不復肯憶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蘿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為晶援箸食之幾盡而去後

堅瓠集

卷一

九

丁

大冬烘

數日東坡亦召貢父食毳飯貢父雖知其戲但不知所設何物及往談論過午並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再三坡答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蓋蜀音謂無日毛非毛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設饌抵暮乃去

鄭侍郎薰主文衡疑顏標是魯公之後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之標曰寒進無此始知誤取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太冬煖錯認顏標作魯公按冬烘是不了了之語蜀人多稱之○避暑錄話崇寧末安國同為郎成都詹某為諫官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

堅瓠集

卷一

十

丁

上章擊之畧云謹按某官人材闕冗臨事冬烘以其蜀人也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戰手躍於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為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為冬烘公

徐文貞論僕

徐文貞階歸里適海剛峰蔡春臺蒞吳按其事鄉人多登門罵詈文貞論僕云慎勿報復譬之犬齒人人亦嚙犬耶口占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華容令

郁勳弱冠為華容令素善謔作詩曰華容知縣是區區三甲多因不讀書縣丞王薄皆僚友通判同知總上司忙裏無心吞冷飯閒中有口嚼乾魚前世業緣今世苦華容知縣是區區

嘲肥媪

吳明卿因倫二子皆肥而媪並饒才致喜

堅瓠集

卷一

三十

丁

譚詭常往謁汪伯玉道尾辭歸索贈言伯玉知其好詼諧乃口占云泰伯由來有後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雙肥水投拜風兩箇壯江豚並肩儘教填深巷獨立還堪塞大門其弟自謂稍清於兄乃啓伯玉曰小姪不似家兄太胖老伯何不少分別伯玉應聲曰正無結句只以兄此念足之懸知良媪無君分不必爭長踮脚跟

金佛還寺

汴報國寺有金佛三尊蓋宋真宗所鑄後開封府主某入寺至後殿見門烏鑰疑僧所私在內令開見佛像光芒閃爍問知金身越數月喚僧借一尊到衙求嗣僧不與府主怒吏陶某獻計假僧之門徒請僧僧至半途一人邀入內奉茶有眾傘下知是娼婦家送府下獄陶說之私將金佛一尊暗送釋僧僧于佛前斷小指焚香拜祝鬱鬱而死府主後將佛漆身送回家果得一男乳名佛生左手無小指彌月府主飲酒問一笑而後男長成聰慧家遭火焚一貧如洗佛生遂出家扛擔漆佛沿門募化亦不知其為金也後至汴寺僧夢佛還鄉次日佛生攜佛進寺僧見像語其故佛生見與二尊相同遂終止寺中

堅瓠集

卷一

三十

丁

詩丐

湧幢小品詩丐者樂安人李姓名與生年六十七患風痺遂條口籍眼啗手攣欲食則仆卧於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董時望末第時遇丐僉令獻董詩丐首肯須臾成句云鵬鷲直翮霄漢遠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為霖手莫遣蒼生望八荒成化甲辰時望成

堅瓠集

卷一

三

丁

進士欲使養丐於官辭以老母在時望禮而厚遣之為述其事○弘光末南京失守一丐題詩武定橋上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甲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投秦淮河而死食祿偷生有媿此丐多矣

樓米

吳江一士扶乩有神至眾未問而笑乩曰

諸生何笑對曰我笑汝未必神耳乩曰諸生能解謎否問且笑曰能做文章何況於謎乩曰有二字作一謎曰長十八短八十八箇女兒低處立混沌看來一箇字四面看來四箇不汝輩猜之眾皆不解乃曰我輩只會文字何暇及謎乩曰爾說會做文字如何考了四等第二益為首者近考各數如此於是眾咸拜問謎是何字乩云乃

堅瓠集

卷一

三

丁

樓米二字也

神對

湧幢小品劉珙少時謁夢于大乾惠應祠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風五字未曉所以迨登第除諸王宮教授一夕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珙荅以屬對時月照牕隙上曰可令對斜牕初明月諸王方思索問珙遽以曲巷勒回風上曰此神語也

老妓題詩

太平興國寺牡丹盛開冠蓋駢集僧舍有
老妓題詩寺壁曰曾趁東風看幾巡
霜開喚滿城人殘枝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
借小春見者稱賞遂復車馬盈門

劍池石扉

虎丘劍池云是闕閭埋玉處一潭清冷深
不可測宋紹定戊子忽乾曠中有石扉遊

堅瓠集

卷一

三

丁

人見扉上二絕云望月登樓海氣昏劍池
無底浸雲根老僧只恐山攜去日暮先教
鎖寺門 劍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
闌千年來世事消磨盡只有青山依舊看

鬼詩

祝永清遊湖湘間泊舟沙際夜聞哀吟明
日見沙上大書一律云長鯨吹浪海天昏
元弟同時弔屈平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

誰識雁行寬紅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
尚倚門最是五更悽絕處一輪明月照雙
魂

乩仙題詞

唐時舉子不第耻歸故里僦居寺刹謂之
過夏有人請乩仙飛筆題詞曰淒涼天氣
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
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

堅瓠集

卷一

六

丁

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後青過夏子題此
蓋金臺殞恨玉樓賞志者也

墜馬傷足

李西涯謔邵半江珪墜馬傷足云十年雙
足嬾詞場我亦憐君墜後傷歷塊敢誇千
里駿乘船翻笑四明狂扶頭老僕空隨路
學仆嬌兒漫倚堂應是崔家亭下鷲獨奉
秋雨向寒塘

妻妾爭寵

有妻妾爭寵者夫不能調和乃獨眠一室
命婢伴宿中夜吟詩云兩隻船兒獨自撐
一篙不到便相爭下韵未續婢忽歎氣夫
遂得句云了鬟歎氣因何故野渡無人舟
自橫

抱琴訪友

雪庵和尚題抱琴訪友圖云三尺焦桐七

堅瓠集

卷一

七

丁

線琴迢迢遠訪知音題未畢一道人過
足云不知誰是知音者彈破乾坤萬古心

古琴化女

蘇東坡宿靈隱山房夜聞怨外有女子歌
云音音你負心真負心辜負俺到如今
記得當初低低唱淺淺斟一曲值千金如
今拋我在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
流水何處尋淒淒切切冷冷清清東坡推

窓郎之見女子冉冉沒于嚮下明日掘取
得古琴一張

東坡詞

蘇東坡述懷有行香子詞云清夜無塵月
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
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
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不如歸去
作箇閒人背一張琴一盞酒一溪雲

堅瓠集

卷一

末

丁

紐扣詩

解大紳見女人衣上用數重紐扣作詩謔
之曰一幅鮫綃剪素羅美人體態勝姮娥
春心若肯半開鎖紐扣何須用許多

題路程圖

紹興間西湖白塔橋卽賣朝京路經或題
詩云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
如何只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

丐面掌痕

成化間湖州凌漢章針術神靈擅名吳浙曾於市中見一丐形軀長大貌兇惡頰上天生一手掌痕有十餘丐從之既去漢章問於市人市人曰此丐姓聶父其為司務官因早朝吏失携笏板怒而掌其面仆地死後妻有娠聶一日忽見前吏入門徑入其室遂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心知之

堅瓠集

卷一

元

始能言即有報仇之語比長日以殺父為事雖謹防之幾被其弑者屢矣不得已逃避他鄉不知所往其子遂縱酒色蕩盡家業至為丐漢章感其事作詩記之曰平生不信有陰魂丐面而今見掌痕寄語世間君子道莫教結怨種冤根

承發房詩

碧里雜存余於禮部承發房見壁間一詩

曰骨骸今年異衣裳昔日殊讀書須努力寫字莫胡塗白水翻三峽青山出兩都吾衰竟何以賴爾得相須不知何人作亦無題詳味之必蜀人有辦事者寄子之詩也雖雜之少陵集中亦不能辨

償金獲報

宋劉懋越鄉授徒歲暮歸道逢孕婦携兒欲赴水詢之知為債所迫因傾囊中七金

堅瓠集

卷一

辛

與之婦而妻詢之亦無愠色篋酒炙蝦為膳因口占云蝦小紅爐炙酒熟布裙簪歲旦開門見續題云門將金鎖鎖簾掛玉鈎鈎居數日有以吉壤告者曰金鈎掛玉簾形也懋以葬母遂生文簡煇文安炳○明進賢舒翁以館穀救途中投水婦抵家無米採苦菜食之夜聞神語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果生芬正德丁丑魁天下

狸啣雞

碧堅雜存吳康儻與弼以司成之子家貧
締給禦冬躬耕食力人不能堪而怡然終
身嘗有詩曰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
靜後功家蓄一雞司晨為狸所啣作詩焚
於土穀神祠曰吾家住碧巖山養得雄
雞作鳳看却被野狸來啣去恨無良犬可
追還甜株樹下毛猶濕苦竹叢頭血未乾

堅瓠集

卷一

三

丁

本欲將情訴上帝題詩先告社公壇後一
夕雷雨天明人見狸震死壇前

和盜詩

湧幢小品泰和鄧學詩性至孝元末母子
為盜所獲盜魁知其儒者且孝哀之與酒
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死盜詩曰當
此干戈際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
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

汝賢未知天從否鄧和日鐵馬從西來滿
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脚如醉酒白刃
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
報否盜喜道之出城得遠去後以薦為教
職考終嗟嗟此盜有人心可令應舉或加
納授官定為循良之吏

遊客酬繖

唐末徐寅博學能文善詩賦謁朱全忠誤

堅瓠集

卷一

三

丁

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
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之寅欲遁
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
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
風而膽落全忠讀至此大喜令軍士誦之
敷一字酬一縑贈絹五百餘疋全忠嘗自
言夢淮陰侯授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
也

水燈

俗傳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西湖謂之照冥張伯雨集句云共泛蘭舟燈火鬧不知風露濕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又槎頭宜掛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干雲母隔秋屏却憐牛渚清狂甚苦欲燃犀走百靈明劉彤彥亦有詩云金蓮萬朵漾中流疑是潛妃夜出遊光射

堅瓠集

卷一

三

丁

魚龍離窟宅影搖鴻雁亂汀洲凌波未必通銀浦趁月偏憐近綵舟忽憶少年清泛處瀟身風露獨凭樓

揚州

隋唐以後之揚州秦漢以前之邯鄲皆大賈走集笙歌粉黛繁華之地古語云騎鶴上揚州以騎雀為神仙事而揚州又人間佳麗地也前人詩云一上維揚路覺遙野

塘烟柳認隋朝美人南國生猶盛芳草東風怨未消唐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澄平日猶自笙歌徹夜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杜牧寄揚州韓判官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堅瓠集

卷一

三

丁

劉長生石像

萊州有神仙洞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有石像臥榻面有小竅水出不涸郡人云舊有太守劉某見石像而有贅疣因命工削平後劉而生一瘡如削狀祭之方愈故創處常有水出陳尚書洪謨詩日面帶微痕淚若流可憐太守過為謀仙家慣說能屍解一石緣何念不休

三黜說

崇正甲戌會元乃金壇李竹君青時艾千
子南英不第自刻遺墨齋以題解并柄元
卷中疵語欲揭之禮部主司聞之大恐謀
於呂匪庵一經先生以任禮部郎磨勘乃
其職也匪巷曰深陽曠百史尚未出都速
將百金構其文代刻元稿傳送此事可解
主司如言刻成于子見之心服急毀前文

堅瓠集

卷十

三

丁

其事乃寢竹君嘗著三黜說魯之季三家
擅命以士師為爪牙吏非其親暱不授受
是職者皆奴隸使也每三家飛片紙則盥
手擎頂若奉尺一之君令於上曰臣誰敢
不奉詔者時士師有有肉無骨之謂黨強
鋤弱怨聲塞路迨孔子攝相特簡柳下惠
為士師其初視事也即榜詔於門曰舍狐
狸問豺狼或曰此專為三家發也於是三

家黨羽皆屏息不敢咳嗽日畏柳士師而
一時磔黜小民又微親士師風言專候權
門短長為巷議三家街之召同黨謀之野
日柳士師為我害奈何有彈者吾子之金
公伯寮脇肩譎笑欣然以彈文獻問何為
詞則指袒裼裸程為詞謂士師民望也襲
官箴而狎比放誕是教侮也盡黜之魯君
猶豫三家執奏於是惠一黜則有為辯者

堅瓠集

卷十

三

丁

日惠肅以居官和以容眾何害三家曰一
黜而懼未可知也姑復之惠執法如故三
家復集同類謀之朝日柳士師仍為吾官
奈何有彈者吾進之官叔孫武叔頤指氣
使蹶然以彈文進問何為詞則執伊弟盜
跖為詞謂士師所以戢盜也弟于禁而兄
居顯要是冀惡也必黜之魯君狐疑三家
固爭於是惠二黜則又有為辯者曰兄兄

弟弟罪不相及何害三家日再黜而悔未
可知也姑復之惠執法又如初三家悍焉
謂柳士師終為子毒也已夫坐以袒裼裸
程薄愆耳牽以盜跖駕禍耳莫若以賤昧
隱罪使自辯與代辯俱窮時家臣陽貨鼓
掌獻計日請以坐懷一事為案其彈文出
諸袖中則云夫士師將以禁奸也乃以暮
夜潛奔之女而居然坐懷毋乃淫而莫須

堅瓠集

卷一

三

丁

有乎且安知非有約而投以不亂自文也
聞是女先以許夫因坐懷事離婚畏其為
士師也不舉黜之何如斯時也三家以重
怨積怒持說甚堅而蔽賢媚惡之臧文仲
輩復從旁執奏於是魯君勉勉下令日柳
下惠淫夫也永不復用噫此一事也其說
暮夜其人女子使自辯代辯俱以事屬賤
昧終難措喙三黜後禁錮終身矣

蔡筆娘

夸堅志南城陳不矜光道自桂林罷官歸
過洞庭夢絲衣童言是洞中龍子奉命告
君勿食蒜韭及犬後三年當有所遇及期
六月如商州道經藍田宿于藍橋驛夢向
童子執節而來曰仙子侯君遂導以行峻
崖峭壁童以節扣石壁聞鏗然掣鎖聲入
內棟宇華煥金壁絢赫進抵中堂見一女

堅瓠集

卷一

六

丁

方并姿態縹緲隱几寫書顧客至喜延對
席談說如雲陳乘間調之曰獨居悶乎笑
曰神聖無悶既而置酒同飲人問方酷暑
陳但覺清涼如深秋因言吾本蔡員外女
名嬋字清娘小名次心幼時善秦箏母更
字曰筆娘君仙材也得與君遇幸矣因出
白玉牌授之請日君既游物外不可無紀
陳操成十絕句曰玉貌青童洞裏回洞中

仙子有書催書詞問我何多事何不麻鸞
早早來一長恐凡材不合仙喜逢神女執
因緣雲中隱隱開金縷路八麻仙小有天
二海石榴花映綺窓碧芙蓉朶亞銀塘青
鸞不舞倉虬卧滿院春風白日長三沉沉
香霧映房櫳剪剪簷頭盡日風汗雨瑣稀
塵慮息始知身在蕊珠宮四老明西逝卽
浮屠莫恠恣間貝葉書長晒楊妃仙格勢
堅瓠集 卷一 一 堯

三島上蟠桃生在五雲間若非去處那真
實劉阮昏迷錯往還十寫畢復飲款洽終
宵曾不及亂女命侍兒以簫度離鳳之曲
曲終而寤
長孫歐陽相嘲
全唐詩話長孫無忌朝飲湯詢形狀猥陋
云從膊山成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
画此一獼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煖漫禡
堅瓠集 卷一 一 堯
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
曰詢殊不畏皇后耶
紅線
全唐詩話紅線潞州節度薛嵩青衣善彈
阮咸琴手紋隱起如紅線因以名之一日
紅線辭去冷朝陽爲詩曰採菱歌怨木蘭
舟近客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
天無際水東流

堅瓠四集卷之二目錄

風雪談經 前身和尚

守歲詞 蛙謎

得窮鬼力 殺人手段

昭陵夫人詞 巴家富

題太白墓 鐵袈裟贊

謝氏婦 孟淑卿

雷擊李林甫 五女歌

堅瓠集 卷二 十一 丁

戲目詩 結草障面

羶根 各賦一物

傅公謀詞 詩嘲楊文貞

閩談 沈石田對

左布政對 築長城

夢作靴銘 冤家

俏冤家 漂母圖

地理 一丈紅

占米 詩非女子所宜

措大 妓笑貧士

御書錢 吟詩止娶

罷要詞 舟子請仙

鄴侯尚仙 紫姑吟筆

黃雀樓詩 咏殘荷

王越詩 水仙子

清江引 谷吞使對

堅瓠集 卷二 十二 丁

白水滌 黃巢詩

賦善使事 狗情榜詩

破蚊陣露布 易彥章妻詞

蔡京恩寵 天子請客

女狀元 咏緯夫

顛不刺 孫汝權辨

琵琶記辨 西施

着膊着肚

堅瓠四集卷之二

長洲石農楮人獲學稼纂輯

風雪談經

晁氏容語元祐間呂原明侍講大雪不罷
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為二絕云水
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特勅下
廉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強記師承
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

堅瓠集

卷二

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前身和尚

梅溪王十朋祖母之兄嚴闡黎字伯成博
學能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浙間亡後托夢
於十朋之祖手集象花為誌字祖而遺之
曰孝祖君家令郎求此久矣是年十朋生
幼從學鹿岩人口昔嚴闡黎眉濃黑而垂
目深而神藏此子眉目似之他日必能文

也後十朋果以文名世嘗作天台石梁詩
曰石橋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
喚我為巖首座前身應寫石橋碑

守歲詞

深雪偶談薛沂叔咏久客江湖瀕老懷歸
客中作守歲詞曰一盤消夜江南果吃栗
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
半生牢苦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

堅瓠集

卷二

纔出山來便帶差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

深處炮琴歸去又是明年節

蛙謎

廬陵官下記唐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
蛙謎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
坐著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著亦作一謎
曰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
也卧客不解著曰我謎吞得你謎客大慚

得窮鬼方

崔林玉露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以富無仁義正如圈鹿欄牛不肯妄載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

堅瓠集

卷二

三

丁

殺人手段

名有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昭陵夫人詩

紫薇雜記晁伯禹戴之學問精確嘗作昭陵夫人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真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陵

巴家富

嚴下放言李學卿黨長女適巴長卿巴氏貧甚處之恬然其妹適富家鄒氏嘗笑之

堅瓠集

卷二

四

丁

長女作詩云誰道巴家窘一作鄒鄒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階下列駟牛燕麥儲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

題太白墓

蓬軒吳記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不絕有客詩一絕云采石江邊一杯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棹大斧

鐵袈裟贊

文海波沙靈巖有鐵袈裟一具形質奇古
有監司為贊數語鐫字其上識者多為山
靈懊恨又竹坡詩話載夔峽道中有杜少
陵題詩以天字為韵榜之梁間自唐至今
無敢作者一監司見而和韵大書其側後
人嘲之曰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
似天以古准今其揆一也

堅瓠集

卷二

五

丁

謝氏婦

陸詒孫說聽泖湖謝氏松江右室也明初
被籍沒坐誅婦某有殊色給配象奴婦給
奴曰待我祭亡夫乃從爾奴信之婦攜一
物至武定橋哭奠賦詩云不忍將身配象
奴自攜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一
劍清風滿帝都遂伏劍死

孟淑卿

蓬軒吳記孟校官澄女字淑卿色美能詩

嘗過慧日菴訪尼僧書其亭曰矮矮墻圍
小小竹林深處畫冥冥紅塵不到無餘
事一炷香消兩卷經此詩殊雅其集多桑
間之詠不足取也○說聽載淑卿詠楊妃
菊云霓裳舞罷小腰肢低首臨風幾許思
莫恠姿容太妖冶半緣卯酒半臙脂詠美
人觀蓮圖云綠槐暉靜日偏長懶裝金鑪

堅瓠集

卷二

六

丁

雷震李林甫

百和香莫摘池中蓮子看箇中多半是空
房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
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湧幢小品永樂間雲南趙州雷擊死一夸
人朱判其背曰木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干
劫在牛群而今逃脫為奔士霹靂來尋化
作塵火烙字曰李林甫

五女歌

河南許州離城東南四十里地名五女店
人居稠密為往來孔道仕商止宿之所康
熙戊辰秋蘭谿章立之禮過其地因名詢
實訪之士人相傳昔有夫婦生五女而無
男五女漸長父母欲以次許人五女不從
齊告父母願侍父母終天嫁亦未遲及父
母亡五女殯葬周備廬於墓側者三載服
堅瓠集 卷二 七 丁

除人嘉其孝行爭欲娶之五女竟不字人
同日從容自縊土人震悼上聞并築五墓
分列親墓之側號五女墩惜不知五女為
何代人其父母何姓也嗚呼五女以一介
女流性鍾純孝因無兄弟孺慕益堅無心
外嫁不特以身依親於生前卒皆以身從
親於地下求之鬚眉男子尚不易遘况閨
帷弱植能敦一本以終其身寧非天地間

一卒觀事哉以其可以風世故於景仰之
餘作歌以揚之人生天地間父母最所重
但愧庸庸人鮮能常敬奉詎意弱息中百
世遺芳踪同懷五姊妹上下無弟兄願為
代老兒不願為人婦父母欲許人媿語辭
以故云無弟與兄膝下誰瞻顧晨昏奉旨
甘左右不離步待親百年餘于歸未云暮
五女金石心懿性夙鍾成孝純義更篤五
堅瓠集 卷二 八 丁

人如一人親存願同事親沒亦從親喪葬
禮俱備五女志已遂相對各投繯共隨親
於隧鄉黨皆震驚佳名 朝野聞既為表
其間復為築其塋君不見許州城外五女
墩五墩旋遶二親墳此間黃土益白壁此
中女魄勝男魂又不見往來多少鬚眉漢
幾人孺慕終不變閨中有此丈夫行萬年
千載人爭羨

戲目詩

解人願有集戲目七言律詩四首云瑞玉
 妝成翡翠細回中人去奈何天焚香喜拜
 鴛鴦塚投筆愁看燕子筵一種情深萬事
 足二奇緣淺想當然白羅衫染雙紅淚水
 許桃花笑獨眠一紅梨花發結春回拜月
 陳情祇自言喜慶有餘惟異夢懷香不斷
 憶還魂玉簪粧盒晨開匣金鎖幽閨晚閉

堅瓠集

卷二

九

鄉曰辛未夏日觀女優演雜劇亦集成四
 律軟藍橋畔釣魚船貫酒旗亭小洞天河
 上盟言題扇贈眉山秀句絲毫傳龍膏能
 續情燈影獅吼無驚畫舫緣開放春桃遍
 地錦漁家樂事永圓圓 玉殿緣成天馬
 媒人中龍虎奪秋魁珍珠衫映明珠樹碧
 玉串聯雙玉杯寶鼎香濃組拂舞銀瓶酒
 滿紫簫頰風流院主風流配羅帕題紅莫

堅瓠集

卷二

十

浪猜 金雀酬恩義俠奇登科雙捷報親
 知全家慶賜珊瑚玦雙合歡彈琥珀匙折
 桂欣逢三桂候銜環喜值王環期錦衣歸
 第滿牀笏吉慶圖中五福滋 金印雙魚
 腰下黃 宋人有腰下甚時黃及腰黃何日重之句 女開科第狀
 元香三星照戶祥麟現四喜臨門鳴鳳翔
 題塔才名馳七國埋輪功績振三綱見孫
 福祿文章用五代榮華百歲坊

結草障面

獨異志宇宙初開之時止女媧兄妹二人
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婦
又自羞耻兄與其妹上崑崙咒曰天若遣
我二人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於
是烟頭悉合其妹來就兄乃結草為扇以
障其面今人娶婦用內外方巾花髻如扇
象其事也

堅瓠集

卷二

七

丁

羶根

文海披沙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飢餓
遇舊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
之曰一搽羶根數十皴遂盤中猶更有鮮
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羶
根羊肉也

各賦一物

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未異往

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
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為吾各賦一
物然後就坐純曰驃裏以迅驟為工鷹隼
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請自立成據大悅
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
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
韓盧宋鶻名書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幹
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堅瓠集

卷二

七

丁

傅公謀詞

傅公謀水調歌頭詞云草草三間屋插槿
旋添裁碧紗牕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
山翁高卧踏雪前村清冷木落遠山開惟
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喚家僮開門看有
誰來相逢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且
添箇月有月且添箇客醉舞起徘徊明日
人間事天自有安排

詩嘲楊文貞

廬陵楊文貞士奇為相日鄉人有貢入胄
監候選久不授官者懇文貞開仕路文貞
不允遂放還待取因作詩云五十餘年做
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
報了賢良方正來蓋譏文貞緣是科致顯
也水東日記云翰林尹鳳岐好作詩諷切
時事時應詔舉賢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
堅瓠集 卷二 辛 丁
簡太學年五十以上者悉放歸尹作是詩
以譏之云

閩談

石田雜記陳啓東震諭學寧德常作詩述
閩人常談云鬻音鳩舌語胡塗雨落番將
禍斷呼誰信桂桃原是夏恁知詐講稱人
也門善老酒沽昨聽鄰家鳥新婦聲聲明

自喚狸奴其罵聲云狹狹即貓呼聞人聞
之亦為絕倒

沈石田對

沈石田嘗燕吳原博宅與陳啓東同席啓
東強石田酒石田不勝杯酌啓東云如辭
飲須對句可準時解元賀思字其榮首席
啓東云思作解元禮合賀其榮也次座為
陳進士策字嘉謨石田應聲曰策登進士
職當陳嘉謨焉為之哄堂

左布政對

成化十七年浙藩左大參贊入覲出京時
夢一人出對云參政布政為黎庶之福星
左問其姓氏荅曰某蘓州賀思前科解元
也左隨對云解元會元鍾山靈之秀氣至
蘓尋訪賀其榮一觀其容儼如夢中所見
云

築長城

金罍子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時齊人去趙及秦築長城時不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長城去杞都不啻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帝鳥鳥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予

堅瓠集

卷十一

事

按貫休賦杞梁妻事雖無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充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紀以為齊宣王所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築未知孰是但既曰備楚則楚之抗衛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杞梁妻哭而崩者疑

卽齊所築之長城頃澗相傳世遂以為秦之長城詩家不考所出又未審杞梁何時何地人死於何事遽以梁為死於秦長城之役耳今遼東前屯衛中所芝蘇灣有石人立海濱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為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逾遠逾失其本真者也

堅瓠集

卷二

未

夢作靴銘

蕙東坡倅杭時夢仁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為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絲積寸累天步一作誰所臨雲蒸霞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官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縐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冤家

葦航紀談詞人多用冤家不知何所出
烟花記謂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
牽繫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所謂冤家者一
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
廢所謂冤家者二也長亭短亭臨歧分袂黯
然消魂悲泣良苦所謂冤家者三也山遙
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所謂

堅瓠集

卷二

七

丁

冤家舊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
怨深刻骨所謂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
景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所謂冤家者
六也○畫墁錄饒州彭汝礪妻審氏熙寧
中復納宋養明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
典九江病革索筆書曰宿世冤家五年夫
婦從今而後不打這鼓投筆而逝○金文
通息齋云冤不族不成眷屬可見六親皆

冤家聚會今俗有歡喜冤家小說始則兩
情眷戀終或至於仇殺真所謂不是冤家
不聚頭也疾讀一過可當慾海晨鐘

俏冤家

亦巢偶記俗呼薰猪耳為俏冤家不知何
所取意思里巷至今傳之一日予同一二友
至虎丘遊衍久之思飲甚切然所携杖頭
僅百文因思猪耳價輕可口令僮買之佐

堅瓠集

卷二

六

丁

酒久不至一友忽唱時曲云俏冤家何事
還不到象大噱

漂母圖詩

杭城一士家壁掛漂母圖上有二絕云千
金報德未為奇阿母何須便怒為若使王
孫知此意肯教怏怏受誅夷 一飯常懷
報德深歸來不負贈千金豈知漢祖酬功
日不與王孫共此心二詩皆有深意

地理

堯山堂朱韋齋松晦菴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山人久之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箇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庵果為大儒文公為同安主簿曰民以有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

堅瓠集

卷二

九

一丈紅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蜀葵花不識因問國人給之曰此一丈紅也倭人以紙狀其花題云花於木槿花相似葉與芙蓉葉一般五尺欄干遮不盡尙留一半與人看太守以其不誠於遠人杖而遣之

占米

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稻俗謂

之糯米爾雅註秫謂黏粟也說文秫稷之黏者也本草圖經丹黍米黏者為秫今人謂糯米曰占米或從黏字省文耳鴻書云占城稻成實早而粒稍細聞見危言謂占米之名始於宋真宗祥符五年江淮水田不登聞占城國稻早耐旱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得萬斛散於民間故名占米今又謂之元米未知何故

堅瓠集

卷二

十

詩非女子所宜

墨客揮犀毘陵士子李某一女年方十六頗能詩甚有佳句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禾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勸致大非女子所宜

措大

資暇錄世稱士流為措大言其峭措而冠
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
可犯之色如醋之酸而難飲也故又謂之
酸子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
負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
鄭多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又云鄭有醋
溝其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

堅瓠集

卷二

三

丁

妓笑貧士

大愚為四說皆非措宜作措言其能舉措
大事也因酸子誤以為措大耳
郡閣雅言崔公佐牧名郡日宴賓僚有一
客巾履不完衣破肘見突筵而入崔喜其
來令下牙籌引滿數觥神色自若妓駭其
藍縷因大噱各賦詩云破額幞頭衫也穿
使君猶許對華筵今朝幸倚文章守遮莫

青娥笑揭天崔令掩口無咄賢士

御書錢

侯鯖錄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
宗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
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元之禹備謫商
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書盡
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吟詩止娶

堅瓠集

卷二

三

丁

陸詒孫說聽嘉興女子朱靜庵父亦士人
為教諭周汝航濟之妻能詩多佳句父執
某有青衣曰寒梅妻亡欲圖再娶萌閑閣
之意青衣過靜庵泣訴其情靜庵曰吾能
止之因題一絕於扇令人持視父執云一
夜西風滿地霜粗粗麻布勝無裳春來若
覩桃花面莫負寒梅舊日香父執見詩感
其意不復再娶

罷耍詞

元人有叨叨令帶風入松詞云罷罷耍耍
花花世界儘寬大五斗米折不得彭澤腰
一碗飯受不得淮陰嘍種幾畝卻平仄卜
幾文君平卦快活心坎上無牽掛耳邊廂
沒嘈雜世上人勞勞堪訝你看那秦代長
城替別人打漢朝陵寢被偷兒扒魏時銅
雀臺到於今沒片瓦哈哈名利場最堪搭

堅瓠集

卷二

三

丁

班定遠玉門關枉白了青絲髮馬新息銅
柱標抵不得明珠價哈哈更有一般堪詫
動不動說甚麼玉堂金馬虛費了文園筆
札只恐怕渴死了漢相如空落下文君再
寡罷罷耍耍到頭來都是假憑你事業伊
周文章賈董少不得北邙山下俺歸去也
身不關陶唐虞夏夢不想爭王定霸容膝
的竹籬茅舍忙手的琴棋書畫忘機的鷗

魚鳧鴨適口的淡飯粗茶檻外薔薇高架
庭前蘭蕙初卸俺也不聾不啞肯把韶光
虛謝間時節從負郭問桑麻遇隣翁數花
甲哈哈鐵笛兒在牛角上掛酒瓢兒在漁
竿上插詩囊兒在驢背上跨眼底事拋却
了萬萬千千杯中物直飲到七七八八醉
中日月真無價哈哈耍罷就罷濃睡在十
里松陰下一任黃鸝罵

堅瓠集

卷二

四

丁

舟人請仙

逢軒吳記有客行貨金陵舟人見客孤身
夜殺客而取其所有遂富棄舟不操逾年
生一子甫弱冠蕩費家業父或訓戒反被
毆胥鄰有術士召仙甚驗舟人往拜其
修改仙附此書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楊子
江頭一着錯汝兒便是搭船人請君自把
心頭換悚懼而退不數日憂悸而死

鄴侯尚仙

賈氏談錄李鄴侯泌好仙雖為輔相頗有靈異之事吳人顧况師事鄴侯得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西遊長安鄴侯一見如故相識遂待以殊禮及鄴侯卒况感其知遇作海鷗咏以寄懷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戶詩曰萬里飛來為客身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鷗鷺奈爾何

堅瓠集

卷二

五

丁

紫姑咏筆

齊東野語載紫姑咏筆云系出中山骨飲仙何人扶頰縛尖圓狂僧堪笑堆成塚豪客曾聞掃似椽聰下玉蟬涵夜月几開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間居筆記解學士繙亦有咏筆詩云紫竹纖毫線紫成如龍似虎伴書生渴來王硯池中飲飽向花箋紙上行寫本告王

臣宰懼題書入廟鬼神驚雖然不是龍泉劍曾與君王定太平

黃雀樓詩

毘陵間筆宋廣安游景仁偁南渡四賢相之一也楚誌傳其黃雀樓詩云長江巨浪拍天浮城郭參差萬景收漢水北吞雲夢入蜀江西帶洞庭流角聲交送千家月帆影中分兩岸秋黃雀樓高人不見卻隨鸚鵡

堅瓠集

卷二

六

丁

鷓鴣過汀州

咏殘荷

陳湖張浣心冷傳學能詩康熙丙辰廣德州學傳沈韶九曾成彙集詞客出花草圖册拈幅題咏浣心拈得殘荷檢視圖册乃荷葉黃落之狀浣心即席口占云水冷風淒氣已涼荷衣秋老不聞香采蓮人散歌聲寂明月還來照野塘一座稱善

王越詩

石田雜記威寧伯王越在大同見邊事漸生醞禍未測情悰不懌乃作詩云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主為誰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灰時有和之者云那有伊周事業來耻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

堅瓠集

卷三

毛

丁

水仙子詞

耳談蘇州張伯雨麗官歸作水仙子詞云歸來重整舊生涯瀟酒柴桑處士家草庵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窓栢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

燒香童子煎茶解人願作楊南峰話

清江引

明宗海翁登春詩有天趣兼善小詞作清江引詞云糯米酒兒鮮魚鮓還喜生薑辣秋天不肯明只把雞兒罵呼童兒點燈來花下耍晚年信口漸入香山

荅李使對

祝枝山猥談引治中一作成化李使入朝以一

堅瓠集

卷三

未

丁

偶語請館伴對曰朝無相邊無將玉帛一作氣相將典客不能對李西涯教以對曰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夸使媿服

白水滌

八閩志白水滌屬上杭縣舊有題白水滌頭白屋白雞啼白晝未有對者明潮陽林大欽修撰過此問土得黃泥壠因對曰黃泥壠口黃家黃犬吠黃昏

黃巢詩

黃巢既遁祝髮為僧名道價在西京龍門
號翠微禪師後住雪竇人稱雪竇禪師開
寶中卒年八十餘揮塵錄載其詩云三十
年前山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
無人問獨倚危樓看落暉賓退錄云此乃
元微之贈智度師詩貞易磔裂台二為一
元集可考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

堅瓠集

卷二

七

丁

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閉行獨
自歸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
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聞凭闌于望落暉

賦善使事

螢雪叢說一士在虜屋賦帝王之道出萬
全絕無故實問一老生荅云一舉空朔庭
三箭定天山可用夢在人幹旋爾士謂此
事乃人言非帝王也疑誰之不用後見一

八使得最妙說題目甚透曰一舉朔庭空
賢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
於唐宗直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狗情榜詩

明朝小史天順初會試考官多出權貴所
薦及揭曉錄文謬誤去取狗情謗議洶洶
無名詩詞紛然雜出有排律云聖主開科
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

堅瓠集

卷二

三

括錢溥春秋沒主張吳節只知貪賄賂孫
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
何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
非常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
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
道中之子及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
則論題起克己復禮為仁去顏子孟題本
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備言之

破敵陣露布

楊升庵戲作破敵陣露布云非烟女將行
燭姬兵敬奉堂宣式遵閣令破敵陣於乙
夜收鷓捷於寅籌不憚宵征即陳露布竊
惟蝟化之孽元非貞虫之群似鴨似鵝久
貽害於羊羅鼠夾如虎如豹曾煽虐於籠
社湖名淮津血國三千曉葉億萬饑方柳
絮安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擬炎官之
堅瓠集 卷二 三

青女某等掃除賤役箕帚微能躬糾魚貫
手勘閱 觸蠹雖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
之先登灰釘須臾唾負山之何力格戟少
選諒遊臺之豈還俾文人怡神丙枕無展
轉反側之虞借女君合樹 齋 子官叶熊
羅蛇虺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忻怍曷勝
捷書夜奏清晝同馳聞敢後

易彥章妻詞

堅瓠集 卷二 三

易彥章以優校為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
剪梅詞寄之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却前
廊忘却回廊功名各成就不還鄉石做心腸
鐵做心腸 紅日三竿懶下牀虛度韶光
瘦損容光思甚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頰
對鴛鴦又作長相思詞云朝有時暮有時
湖水猶知日西西人生長別離來有時去
有時燕子猶知社後歸君行無盡期

恭京恩寵

碧湖雜記宣政間保和殿西南無有玉真軒軒內有王華閣即安妃牧園也妃姓劉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徽宗為長生帝君妃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諸妃像於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群臣世蔡元長以水恩遇賦詩殿壁云瓊瑤錯落密茂林檎竹交加

堅瓠集

卷二

三

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于保和殿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在真軒內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繡闈云云須臾命京人軒但見妃像京詩又云玉真軒內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已而至闕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

堅瓠集 丁集卷二

退君門九重乃令人臣縱步褻飲於其間當時之恩幸可知遂至釀成靖康之禍可為萬世君臣之戒○京有保和殿延福宮皆宴二記紀其事也

天子請客

王岐公珪在翰苑時中秋月色清美上召入對飲夜漏三鼓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褙帶圍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鑲

堅瓠集

卷二

四

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於公前公略不停綴人人得其歡心悉以呈上曰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各取頭上珠花裝公幘賜簪不盡者悉納公袖月將西沉命撤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恭政蔡確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確奏才思短澁酒再行而止左右不悅云道簡學士何須鍾愛

六九五

女狀元

玉溪編事五代王蜀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徽纔下獄以詩上蜀相周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湘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雀向深籠庠覽詩召見稱都貢進士應對詳敏即命釋之後復獻歌薦攝府司戶參軍明敏多才胥吏畏服庠欲妻以女崇徽以詩辭曰一辭拾翠碧江

堅瓠集

卷二

三

涯漸竹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椽丞拋鸞鏡回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見詩大驚問其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幼失恃怙與老姥同居元未從人庠益仰其貞潔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後莫知所終焉丹鉛總錄作庠嫁之傳奇有女狀元素桃記即崇徽也

詠緯夫

陸式齋容詠緯夫詩云綠柳堤前雁發行挽舟終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此詩有闕世道宦者宜三復之○李灌漢先生樓亦有詩云舟行閱緯夫來往紛如織先後忽相踰勞苦咸自力交臂一已過百目何曾識如雲信風馳似鳥飛空急但願向前行步步無踪跡歸家

堅瓠集

卷二

三

各穩坐遠近忘所歷若人能了此一生叅學畢

顛不刺

萬曆四年張江陵嘗國將南京內庫高皇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為寶此見金陵瑣事箋西廂記者以顛不刺為美好之稱不知何所據

孫汝權

南窓問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
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
喜捨○聽兩增記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
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
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喉之理宗雖不聽而
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荆釵記以玉
蓮為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
堅瓠集

卷二

七

丁

琵琶記辨

大園索隱云元高東嘉則誠與王四友善
四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

時相不華氏東嘉挽救不得作琵琶記以

諷之而托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為人

傭菜也趙五娘者以姓傳自趙至周而數

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記

以琵琶名者以其中有四王字也張大公

者東嘉蓋自寓也又考真細錄云明高皇

見琵琶記廉知為王四而作遂執四真之

法○說郭載唐人小說唐有蔡節度者微

堅瓠集

卷二

素

丁

時與牛相國僮孺之子繁同學邂逅文字

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字蔡蔡

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既而牛能將順於

趙趙亦無妨於牛東嘉感其事而作此書

但則誠以元人而演唐事何不直舉其人

而故托之伯喈以污讒賢者耶○按伯喈

父名稜字伯直有清自行謙貞定公見後

漢書註易各從簡何意

西施

西施一名夷光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
 錢一文說子昔人交辭載西施事其說
 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墨子云
 越被吳沉西施於江似當時已死矣宋之
 問詩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邪鳥鷺入松
 網魚畏沉荷花似復還舊都矣越絕書云
 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杜
 堅瓠集 卷二 元 丁

後詩西子下姑蘇一網逐鴟夷則西子其
 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詩誰遣姑蘇有麋
 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又以蠡竊西施而隨
 蠡者非其本心也高季迪詩載去西施豈
 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是蠡另有一段苦
 心耳○丹鉛總錄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
 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
 以終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諱

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
 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
 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之遂以子胥鴟夷
 為范蠡之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

着膊着肚

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錯一字落第適
 温彦博與杜如晦共坐略訴不行略曰少
 小以來目許明辯至於通侍言語堪作通
 事令人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彦博令嘲廳
 前叢竹略曰竹風吹青蕭蕭凌冬葉不凋
 經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容國士皮外何須
 生節目彦博喜曰既解通侍言語可傳語
 與廳前屏牆略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
 關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
 彦博曰此意着博略曰非但着膊亦乃着
 肚彦博如晦俱大歡即與以官

堅瓠集

卷二

元

丁

堅瓠四集卷之三目錄

蓬山不遠

大諫同名

隸人扞刃

遊高頂嵩

木中詩

桑大等詩

赤壁詩

鴉卜

巖老好睡

搭題

秀才甲天下

睡訣

貴人十反

子美無詩

堅瓠集

卷三

一

花十友

花客

援引士類

神淚

出王墓

詩鬼

鵲鷓止妬

跨籠

葉瓊章授記

嗜飲

兒繼

金帶圍

黃楊

女香草

賦清庵

和象恭詩

紅木樺

怕考判

市名

石敢當

僧還俗

長洲酷令

梁令批詞

詩諷僧

呂嶽之

折嘉靖字

蠶食菜成字

原恭

五貫九百俸

雙廟詞

勸學詞

三字詩

堅瓠集

卷三

二

除夕遺俗

賀通判

先儒成語

廣文嘲謔

先生提舉

陸伯陽

鄭玄婢

王三六四

錢馬相嘲

號寒虫

兒回來

禽言

奇衣循詩

鍾馗示夢

繼于仁四箴

堅瓠四集卷之三

長洲石農楮人獲學稼纂輯

蓬山不遠

宋仁宗朝宋子京祁知成都帶修刻唐書垂簾然二椽燭勝婢夾侍和墨伸紙人望之如神仙皆知其修唐史也子京嘗過御街逢內家車子有褰帷者曰小宋也子京因賦鵲鳩天一曲落句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訪知呼小宋者後因與翰林語及宋詞祁惶恐上曰蓬山不遠遂以贈之

大諫同名

宋史載韓侂胄有愛姬小過被譴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僧以八百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為松壽

堅瓠集

卷三

十一

丁

所市大怒松壽亟上謂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去外郡某忝亦縣恐忤君顏故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待禮侂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遷監察御史踰進右諫議大夫猶快快不滿更市一美人名曰松壽獻之侂胄問曰柰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堅瓠集

卷三

十二

丁

隸人扞刃

裴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為人所刺隸人王義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國史補傳奇稱度為御史請伐淮蔡忤宰相李逢吉逢吉夜遣人刺之裴僕裴旺乃效陳嬰代公死不知何不用王義事

遊嵩頂

玉海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
每登嵩頂則於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拍
館之年記云余今年若干登頂七十四次
後王輔道與其孫之靜共遊至峻極中院
作一絕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峯頂
上頭笑對松牕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木中詩

堅瓠集

卷三

三

丁

浙川縣志金人伐宋時伐香殿寺木造舟
木中有文成詩云栽松種栢與唐日解板
成丹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閒零落
歲寒枝時傳以為奇異

桑大等詩

于忠肅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
叢中苦最多為國為民甘寂寞一作皆却
教桃李聽笙歌唐末蔣密咏桑有綺羅因

片葉桃李漫同時句于公又有犬詩云護

主有恩當食肉却啣枯骨惱飢腸于公多
少閒狠虎無益於民更食羊或云犬詩乃
李古廉者沈石田咏蠶云衣被功深藏蠶
動碧筐火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冷葉二
月吳民夢賣絲馬清痴愈題蚕豆云蚕忙
時節豆離離爛煮堪充老肚皮却笑牡丹
如斗大可能結實濟人飢此詩本宋王文

堅瓠集

卷三

四

丁

康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
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又
王尚文題桐花云採得西風雪滿籃禦寒
功在倍春蚕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
也自慚無錫秦廷韶題菜云翠葉蒙茸塌
地鋪曉炊初薦美如酥世間此味人知少
乞報中州士大夫諸作皆非嘲風弄月之
比可獻之採風者

赤壁詩

烏衣佳話杜公序序號西湖醉老以詩名
永樂間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
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
底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蕭聲夜
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烟無
一時人皆傳誦謂之杜赤壁又虛齋曹翰
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事說東

堅瓠集

卷三

五

風不知画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亦
有意味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雀記何詳有
客吹簫揚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
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
壁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
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鴉卜

潛居錄巴陵鴉不畏人除夕婦女各取一

鴉以米果食之明旦以五色縷繫于鴉頸
放之視其方向卜一歲吉凶其占甚多大
畧云鴉子東興女紅鴉子西喜事齊鴉子
南利桑蠶鴉子北織作息甚驗又元旦梳
頭先以櫛理其毛羽祝曰願我婦女黥髮
影影音彪惟百斯年似其羽毛故楚人
謂女髻為鴉髻音垂今俗誤為了髻

岩老好睡

堅瓠集

卷三

六

百斛明珠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
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
一局公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碁
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
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無一物承
叔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
花碁罷不知人世換酒闌無奈客思家殆
類是也

搭題

順治庚寅郡守王光晉府試時同知石映
星攝長邑事與之同試出題首題乃雍也
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命吏書牌呈
驗王見不寫註字曰這許多何不寫石曰
只要上下大字王曰只要大字何不竟寫
一行石曰此是搭題王曰石老爺考童生
竟出蠻子家題目罷了何必要出搭題衆

堅瓠集

卷三

七

聞之絕倒於是次題出至於治國家

秀才甲天下

見聞搜玉太學生相聚各言土產以相嘲
難東魯生曰一山一水一秀才甲天下矣
關中生曰何山曰泰山曰只有天在上更
無山與齊當在華山下矣又何水曰東海
曰黃河之水天上來東流到海不復迴又
屬河之委矣又秀才誰也曰孔子曰文王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孔子文王之弟子
也相與一笑是稱文譚

睡訣

鴻書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
華山處士陳搏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
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先睡心後睡眼晦
庵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然其語本千金
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

堅瓠集

卷三

八

心自曠目此睡訣也

貴人十反

經鉏堂貴人十反夜當眠而飲宴早當起
而醉卧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各東修
不請師教子弟而以大錢雇教聲伎藥餌
無病而服有病不肯服果疏尚新不待熟
食物取細失正味山水不喜真境而喜圖
画器用不貴金銀而貴銅鐵

子美無詩

天中記少陵居蜀數年吟咏殆遍海棠奇
艷而詩章獨不一及鄭谷曰浣花溪上堪
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是已迨宋世賦海
棠者甚多往往用此為實事如石延年云
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云子美無
情甚都官着意頻李定云不沾工部風騷
力猶沐勾芒造化權王荆公作梅花詩少
堅瓠集 卷三 九

花十友

萬花谷曾端伯花十友調笑令云芳友者
蘭也清友者梅也奇友者臘梅也殊友者
瑞香也淨友者蓮也禪友者薝蔔也佳友
者菊也仙友者巖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韻
友者醪醖也仍有玉友來奉佳賓謂酒也

花客

花譜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蘭為幽客桃
為妖客杏為艷客蓮為谿客木樨為巖客
堅瓠集 卷三 十
海棠為蜀客躑躅為山客梨為淡客瑞香
為閨客菊為壽客木芙蓉為醉客醪醖為
米客臘梅為寒客瓊花為仙客素馨為韻
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楊
花為狂客玫瑰為刺客月季為癡客木槿
為時客安石榴為村客鼓子花為田客棠
棣為俗客曼陀為心客孤燈為窮客棠梨
為鬼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

援引士類

青瑣詩話丞相呂夷簡一日有儒者張球
獻詩曰近日厨中乏所供孩兒啼哭飯籮
空母因低語告兒道爹有新詩上相公公
見詩甚悅因以俸錢百緡遺之又為引導
貴官門館得依棲之又韓魏公鎮真定時
有門客彭知方為酒使踰垣宿妓室門吏
報公公不究為種竹詩曰殷勤洗濯加培
壅莫遣狂枝亂出墻彭見詩媿甚乃和公
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贈一柯
公特以百緡遺一指使呼吏報都下市一
女妓贈之二公之援引士類如此

神淚

夸堅志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
儼不羈因過烏江謁項王廟被酒露醉才
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勸

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
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
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慮其獲罪強
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歎不能自釋
祝秉燭檢視神像亦垂淚未已

岳王墓

岳王墓在兩陵橋之右墓上松栢枝皆南
向墓前有分屍檜自根以上劈分為兩至

堅瓠集

卷三

七

丁

稍全其生中格以木以示支解奸檜也正
統間郡停馬偉為之指揮李隆治鐵為檜
及妻王氏萬侯高三形皆赤身反接跪墓
前萬石中巡道范涑又益鑄張俊像其四
焉遊人拜墓後必以瓦礫敲擲之感溺其
頭而撫摩王氏兩乳至精光可鑿忠奸味
於一時榮辱分於千載如此李卓吾曰宜
鑄施全在旁作持刀殺檜狀更快

詩鬼

常彥溫少不羈落魄京師偶閒步見一宅樓上有女子靚妝麗服倚闌凝佇而歌彥溫屢見之稍玩乃踰垣而入見門戶四闢寂無人迹遂登其西樓但見積塵滿几上有一幅紙字墨尙新題一詞曰禁鼓初傳時下打虛過清風明月夜眼如魚目幾時乾心似酒旗終日掛銀漢低垂星斗斜院

堅瓠集

卷三

三

丁

鷓鴣止妬

宇空寥燈燭卸西樓瀟灑有誰知獨自上來獨自下彥溫出聞其隣皆云此屋多祟無人敢居將百餘年矣彥溫愛其詞調乃名之曰倚西樓云

以止妬梁武從之却茹之後始始減半帝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為羞儲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妬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詔虞人廣捕之適崇佛戒殺遂止

跨竈

子過其父俗為跨灶解者紛紛王朗雜箴

堅瓠集

卷三

四

丁

云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吳崇賀人生子曰寄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祇須更跨竈之說竟無定論及讀海客日談云邊徼中相馬者言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灶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謂之跨過竈門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及前人之意以擬父子於義為協

葉瓊章授記

吳江葉氏瓊章月府侍書女也卒後從泐
大師授記師曰既願皈依必須審戒我當
一一審汝仙子身三惡業曾犯殺否對曰
曾呼小玉除花風嘗遣輕紈壞蝶衣曾犯
盜否對云不知新綠誰家樹在底青簫何
處聲曾犯淫否對云晚鏡偷窺眉曲曲春
裙新補鳥雙雙口四惡業曾妄言否對云

堅瓠集

卷三

五

丁

自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世辨才天曾綺
語否對曰團香製就夫人字縷雪裁成幼
婦詩曾兩舌否對云對月意添愁喜句拈
詩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對云生怕簾開
識燕子為憐花謝鴛東風意三惡業曾犯
貪否對云經營細帳成干軸幸替鶯花滿
庭曾犯嗔否對云惟他道蘊敲枯胡薄
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痴否對云勉棄珠環

夜漢玉戲搗粉盒葵花魂泐大師遂授記

嗜飲

夸門廣牘云嗜飲者無早晚無寒暑樂固
醉愁亦如之閒固醉忙亦如之者核有無
醪醴善否一不問典當抽那借貨賒荷一
不恤日必飲飲必醉醉不厭病貪不悔俗
號瓶盞病徧揭本草細檢素問只無此一
種藥

堅瓠集

卷三

六

丁

兒繼

今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輒肩心青黑泄
瀉羸瘦俗謂之記按爾雅翼言伯勞能療
繼病繼病者母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如
疴淮南鴻烈解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繼
子得食肥而不澤蓋情在腹中之子故於
所乳之子情不相與往來所以病而不澤
此即繼病

金帶圍

後山談叢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牡丹中紅瓣而黃腰者號金帶圍無種有時而開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發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為倅王荆公以名士為屬皆在選猶闕其一花已欲放公私念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陳太

堅瓠集 卷三 七 丁

博傳 升之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後四人皆為首相

黃楊

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為梳不積垢○黃楊一年只長一寸遇閏年退一寸宋人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予及其意云取

期緣草逢春雨惟與黃楊長閏年

女香草

女香草甚繁績婦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故曰欲知女子強轉臭得成香呂覽有海上逐臭之夫疑即此事

堅瓠集 卷三 七 丁

賦清菴

楮記 眾飲清庵翟欽甫至眾不之識俾賦清庵欽甫故為拙句云為問清庵何以清眾大笑及賦霜天明月照蓬瀛眾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眾詢知為欽甫婉謝延之上坐

和象棊詩

明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
曾子綵賦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
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
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過楚城
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棋_{一作枰}
瑣綴錄載仁廟和詩云二國爭強各用兵
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知道將守

堅瓠集

卷三

九

丁

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
下重城等閒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
平詞意宏偉似勝曾詩

紅木樨

謝無逸詠木樨花詩曰白雪疑酥點嫩黃
于武陵曰夜掃黃雪作秋光楊誠齋曰雪
花四出剪鵝黃皆言白蕊黃香小爾雅有
丹桂話腴載宋高宗時象山史本家木樨

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宗圖之扇面作詩
以賜從臣詩云秋入幽岩桂影圓香深霏
霏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
廣寒七修云錢塘學中有大紅木樨四明
誌亦有大紅木樨誌中載詩云月宮移就
日宮裁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霞承雨
露丹心一點為君開是詩堯山堂作明高
皇詩未知孰是而顏魯公集有謝人青桂

堅瓠集

卷三

十

丁

花詩尤為異事

怕考判

督學將至棚版已具有三秀才蘊藥謀
之遷獲驗確學使者發縣王謔_{見任判}
理具申一炬未成三生有幸欲有謀而幾
就不待教而可誅萬一延燒罪將何贖須
吏乞緩心實堪哀聞考卽以命終火攻乃
出下策各還初服恰遂驚魂

市名

市井之區交易之地其名各省不同南方謂之牙行牙本作互以交互為義互字似牙因訛為牙牙音似衙又訛為衙昌黎廣州詩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是也北方謂之集謂百貨集於此也聲轉亦謂之積西蜀謂之疾豈疾即集之誤耶或言欲其交易之疾速也嶺南謂之虛柳子厚詩

堅瓠集

卷三

三

丁

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送虛人王臨川云花間人語越朝虛黃山谷云荷葉裹鹽同越虛義或取夫市朝滿而夕虛也一日虛而往實而歸也或謂古虛墟字通用又有謂之亥者南唐有常州亥則因亥日為市元微之謫通州自香山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後人有東市行云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狼長籍云江

村亥日常為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妻到市之句南中諸夸謂之場每以丑卯酉日為市故曰牛場兎場雞場云

石敢當

人家門戶當巷陌橋梁之衝則立小石將軍或植石碑鐫字曰石敢當以厭禳之不知起於何時按石敢當見史游急就章顏師古註曰衛鄭周齊皆有石氏其後因以

堅瓠集

卷三

三

丁

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此其名始於西漢五代史載劉知遠為晉押衙高祖與愍王議事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侍晉祖以慮變敢與左右格鬪而死今立門首以為保障似取五代之石敢其日當者或為惟石敢之勇可當其衝也否或因急就章之石敢當也劉元卿賢弈陳眉公群碎錄俱以石敢當為五代時人則誤矣

僧還俗

杭州經山寺僧至慧鍊積既充欲還俗乃
作詩曰少年不肯戴儒冠強把身心赴戒
壇雪夜孤眠雙足冷霜天剃髮滿頭寒朱
樓美酒應無分紅粉佳人許看死去定
為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順治間蘓
郡某寺僧某積貲既厚忽蓄髮還俗花燭
之夕其師儼然受禮友人作黃鸞嘲之
堅瓠集 卷三 三 丁

長洲酷令

康熙初長洲縣令彭 賦性貪酷設立紙
枷紙半臂便欠糧者衣而荷之有損則加
責罰滑稽者改清明祭掃一詩粘于縣墻
云長邑低區多瘠田經催糧長役紛然紙

柳批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紅杜鵑日落生
員鼓檣上時無曉未國治奏銷之後夜歸
皂隸鬧門前人生有產須賞賣一粒何曾
到口邊百姓怨恨為韓撫軍 所劫羈縻
聽勘死於花橋巷寓所

梁令批詞

長洲令梁月臺 廷桂賢父母也其治吾邑
勤強有力催科有法惜為嘉定命案鑄級
堅瓠集 卷三 甫 丁
調任曾見其批詞粘縣墻云夫妻反目常
事兩隣首告生事捕衙申報多事本縣不
准省事而予錄之猶未免為好事也

詩諷僧

江右聶大年教授於杭時有二僧爭住一
院聶招二僧飲酒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
堯基古殿變涼白塔低燕子不知身是客
秋風猶戀舊巢泥二僧慚媿讓院不爭

呂微之

元呂微之安貧樂道隱居逃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閣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吟苦弗就呂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呂曰我意欲舉滕王蛟蝶事耳衆始歎伏以藤滕二字請呂足之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噬枯藤驚鴉亂功收蔡翹曉飛來

堅瓠集

卷三

三

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值目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其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拆嘉靖字

徐文貞借拆咏嘉靖二字云士本朝堂一丈夫口稱萬壽與三呼一橫直巨乾坤大兩髯斜飛社稷扶加官加祿加爵位立綱

堅瓠集

卷三

三

蠶食葉成字

解人頗有咏蚕食葉成字詩云綠雲稠疊滿懿筐繡口紛紛爭啖忙近聽餘聲追筆陣細看剝跡紹書香絲綸未吐先施巧籀篆無心每見長身跡馴文人競賞幾曾問字向蠶房

原碁

碁有三圖碁博物志曰堯作以教丹朱夫
子曰不有博奕者乎而皮日休原奕則辯
明始於戰國象碁見於太平御覽為周武
王所創然其名曰象戲其字又有日月星
辰之名非今之象碁幽性錄載唐岑順于
陝州夜見車馬步卒之移掘地得金象局
并子故唐以後方顯又說苑雍門周謂孟
堅瓠集

卷三

七

嘗君下燕則闢象碁是以象為碁勢而分
陣相闕象碁之名戰國時已有之彈碁始
於劉向因漢成帝惡蹴鞠之勞作以獻之
其制義備於杻子厚序碁今不傳所傳者
前之二種雖一藝之微皆有妙存其間窮
其趣者終日不能完一二局所謂虎穴得
子人皆驚靜美江山千里近之妙他如東
坡荆公性非不敏亦不能造其極東坡有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之語遜齋間覽云荆

公碁將敗則隨手斂之嘗作詩曰莫將戲
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
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演繁露云今碁
方十九道合枰為碁子三百六十一枚按
李善註韋昭博奕論枯碁三百引鄆邯淳
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
九格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為証
堅瓠集

卷三

六

五貫九百俸

墨客揮犀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
索米戲為詩荅之曰五貫五百九十俸虛
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尙未厭糟糠僮僕未
能免飢凍曠與曠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
曾夢為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瓮
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以為養廉隅之本
不復五貫九百俸矣

雙廟詞

宋文文山題張巡許遠雙廟沁園春詞云
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
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綱常罵賊唯
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
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云亡
好醜醜烈烈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
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
堅瓠集 卷三 走

勸學詞

餘姚謝文正選有勸學詞云聞得入試不
得意怒髮衝冠欲成疾餘姚雖有好良醫
相顧終朝不能治我昔曾經害一場傳得
千金不易方因便抄錄寄同志倘若得效
無相忘深淵魯論語齊梁鄒孟子曾參大

學章孔伋中庸理加上本經只六味更添
子史十七粒龍虎石硯香麻油休歛烟墨
湖州筆頓在明窓淨几中煎熬晝夜莫停
功切忌陰人來相擾不妨君子過相從慢
慢嚼細細服過三冬顏如玉可以平步上
青雲可以坐享千鍾粟遺得渣滓莫輕棄
留與兒孫再煎服此方果試果有效我願
知音勿輕忽

堅瓠集

卷三

三

三字詩

堯山堂有劉伯溫思美人三字詩日雨欲
來風蕭蕭披桂枝拂陵茗繁英噴鮮葉飄
揚烟埃靡招搖激房帷發綺綺巾髮膚情
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岵嶮雲中
鳥何悠悠欲寄書天路遙東逝川不可邀
芳蘭花日夜凋掩瑤琴閑玉蕭魂長長心
搖搖望明月歌且謠野道遠永今宵

除夕遺俗

漢時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高架松柴焚之謂之火爆烟烟燭天炮音聒耳家庭舉宴長幼咸集謂之合家歡終夜不睡謂之守歲燃燈室中謂之照虛耗是日各家封井不復汲水至正月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罷市往來邀飲不問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先歸門戶男子衣帽婦女釵環之

堅瓠集

卷三

三

丁

屬更造一新亦遺俗也家蒼書叔有沁園春詞云殘臘云除暗數居諸都為去塵笑逃臺債緩備工休息且教勞客暫作閒人木屑九丹松薪燎火葦菜堆盤簇五辛圍爐坐喜分攜歲酒樂在天倫 癡呆賣却誰曾訝如願何須敲喚頻更圖形驅魅旄旃示武通靈祀龍錫拒迎新筒竹雷轟旆梅凍解待滂千門萬戶春蒼龍駕便明年

明日已報東巡

通判

有以知縣轉管糧通判者一即中作詩賀之云最妙無如轉判通州官門報氣何雄班聯喜得先推府尊重何須羨老同丞簿晚生今已矣教官侍教且從容更有一般堪羨處下倉積典列西東後郎中亦謫齊南州判先通判者官德州其屬吏也方到

堅瓠集

卷三

三

丁

任時僚屬滿堂即書此詩持軸賀之及言其故無不絕倒

先儒成語

陸通明世居洞庭有吳某客於山往來頗狎一日陸內人臨岸吳訊曰曾美璋未陸曰昨暮生一女已弱之矣吳嘲其諱曰先生極明此事欠通了陸訝之吳曰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

廣文嘲語

解頤曰抄廣文先生之貧自古記之近日士風日趨於薄有某學先生者人饒之肉乃瘟豬也先生嘲之曰秀才送禮言之可羞瘦肉一方堯舜其猶又有以銅銀為贄者又嘲之曰薄俗送禮不過五分啓封視之堯舜與人或作破云教官之責門八也言必稱堯舜焉

聖孤集 卷三 三 丁

先生提舉

浙江花提舉與鄞縣學官顏某交往後花陞僉事提舉至鄞以舊誼戲出對云雞卵與鴨卵同窠雞卵先生鴨卵先生顏應聲曰馬兒與驢兒並走馬兒蹄舉驢兒蹄舉

陸伯陽

潘滄浪邂逅一客扣姓字客曰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

焉六伯羊值甚的聞者大笑

鄭玄婢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怒一婢拽着泥中一婢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王三六四

王三名觀恃才放誕陸子履行四性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直方少之然二人

聖孤集 卷三 青 丁

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復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曰括囊

錢馬相嘲

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喜馳驟同學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即答曰錢同愛愛銅錢學學為利

號寒虫

五臺山有鳥名號寒虫四足有肉翅不能
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常
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深冬嚴寒之際毛
羽脫落索然如鷲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噫
世人中無所守者不甘澹泊鄉里中必振
振自豪求尺寸名便志得意滿及遇貶抑
遽若喪家之狗搖尾乞憐視號寒虫何異

堅瓠集

卷三

三

丁

兒回來

汴洛深山中多異身其聲多類人言一鳥
名兒回來鳴曰兒回來娘家炒麻誰知來
士人以爲昔有繼母偏愛已子以生麻子
授之以熟麻子授前妻之子囑之曰植麻

生者得歸家二子不知也幼子嗜食熟麻
子遂彼此相易由是其子誤植熟麻子不
得歸母思之至死化爲此鳥呼其子曰兒
回來兒回來好事者記之以警世亦如提
葫蘆脫布袴之類

禽言

堅瓠集

卷三

三

丁

閨鄭蒲澗有三禽言詩云快快插禾清明
穀雨天氣和田中水滿禾好插轉眼便是
人催科快快插禾 子歸子歸胡不歸田
園既蕪屋成灰遲遲吾行當訴誰王門抱
瑟不如抱竿吹鬚髮改筋力衰不歸不歸
更何爲 提葫蘆沽美酒三百青銅何處
有桃花落盡杏花殘十分春色今無九縱
遇採樵人勒馬空回首况又多年失孟光
一斗憑誰爲藏久忍聽提壺休飲酒殊警
策可誦○元廬陵鄧光薦剡號中齋宋亡

之義行嘗賦鸚鵡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
 妻弱子羸撐馱天長地濶多細羅南音漸
 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
 哥○江浦張瑄嘗作五禽言詩亦有意義
 行不得哥哥君意自不定妾心靡有他黃
 花九折坂山水險惡多山險不容幘水險
 舟覆波君心類比妾奈何行不得哥哥
 子歸子歸高堂日將暮故篋開彩衣子不
 堅瓠集 卷三 三

起來問安生盥洗○林馬公卿亦有四禽
 言詩詞亦可玩呱呱百身相隨婦與夫
 嗟我天陰便逐去誰忍天晴盡日呼 布
 穀布穀春風和春雨足此時不種那得熟
 嗟我獨催耕群身亦啄粟 八風八火八
 山看火嘗恐火來燒殺我燕雀爾何愚棟
 焚不知禍 瘦兒瘦兒我自錯當怨誰天
 長地遠兒不歸啼聲日夜無休期吻中流
 堅瓠集 卷三 三

血羽毛摧人間後母不見之

寄衣俯詩

輟耕錄洞庭葉正甫久客都門其妻劉氏
 因寄寒衣俯以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
 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
 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那能抵
 淚多長短只依先去一作樣不知肥瘦近
 如何

鍾馗示夢

開元中明皇講武驪山翠華之宮因痞疾作畫卧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搢一笏扇盜太真繡香囊及「玉笛繞殿奔戲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中盜人物如戲耗者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一大鬼頂烏帽

堅瓠集

卷三

完

衣藍袍繫角帶著朝靴徑捉小鬼先剗其目然後劈而啖之上問之奏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第羞歸故鄉觸殿堦而死奉旨賜綠袍以表感恩願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痞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上視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賜以百金

維于仁四箴

萬曆中三原維于仁彈上以酒色財氣自蠱神廟大怒幾罹不測召元輔申瑤泉每事分辯瑤泉委曲解救得以免禍後轉大理寺評事進酒色財氣四箴酒箴曰酒為麴蘖所斫不輟心志內暗威儀外缺神禹既狄發詔與隆晉師啣杯糟丘成風進藥陛下醲醇勿崇色箴曰艷彼妖冶飲食在

堅瓠集

卷三

早

側啟寵納侮爭妍悞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龍姬享年不久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財箴曰競彼繆繅銖不剝公帑稱贏私家塵既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大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賂勿侵氣箴曰逞彼忿怒恣性任情法尚操切政戾太平大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慙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

堅瓠四集卷之四目錄

嘉未行 題書櫥

行樂歌 鄭所南

焚書坑 七賢過關圖

退圃 旗亭小飲

桃暗李明 趙子昂

落葉 五嶽山人

唐六如 聶壽卿

堅瓠集 卷四

半夜雞 終南別業

垢仙 錢振芝無題詩

夜雨詞 安南國人

神童詩 侍婢續詩

周文襄賑饑 吟詩高士

歲交黃鸞兒 王雨舟官詞

應制詞 上糖多令

索寵姬 張芸叟

王仲澤 寄文格詩

依樣葫蘆 提學來口號

咏田字 批奪山牘

玉簫宮詞 白梳月

張壁娘 絕糧無袴

網巾 譏袁柳庄

譏趙師舉 題祠堂

曾屈相詭 夢攜酒樓

堅瓠集 目錄

雪和尚 題純陽像

李陸相戲 犯夜賦詩

祝沈對 成化對

對隱古人 四時四方對

典史對 楊一清對

何燕泉 劉招山詞

心字香 一子三教

日影詩

堅瓠四集卷之四

長洲石農借人獲學稼纂輯

嘉禾行

嘉禾行徐武子先生勸修先賢楊南峰遺塚而
峰名循吉字君謙成化甲辰進士弱冠登科年二十九而致仕登甲榜者六十二年八十有九而歿葬於閭門外泊平後嗣湮沒丘壠荒蕪武子先生於先朝

堅瓠集

卷四

一

丁

庚午辛未間得議修之不意鼎革之後落於丐棍孫壽之手毀域拔樹種菜澆穢近且露其棺槨行路傷心而有力者不顧也武子先生復欲起而修葺之故作詩以告同志云當年偶踏嘉禾路訪友造門多不晤昔云隳酒共登舟去掃梅花道人墓名流勝士無不然如此一年還一度我思道人誠足賢迄今妙技尙爭傳倘令有言更

堅瓠集 丁集卷四

七二一

有德蒸膏丘壠猶周旋吾吳君謙楊儀部小登黃榜性嗜古居曹砢砢性讀書每當得意多狂舞因是咸稱主事顛未滿三旬歸閉戶結廬支硎正南峯經史浩瀚無不通內典外典及禪乘一一貫徹羅胸中會求直言無可報人所畏言偏入告疏請後建文年武廟南巡試樂府兩番宣呼皆應詔力辭官爵恣放歸貧困益深逾癖傲縉紳達

堅瓠集

卷四

二

丁

士皆慕各望廬却步那敢造落莫失意尤晚年奇窮凱辭心還堅自為生誌發孤憤平生懷抱耶披宣將登九十乃辭世著書種種留人間吁嗟先生負奇癖年猶未壯捐業赫立言立品不尋常雅操孤高世難匹景仰堪追曠逸風豈徒一藝存陳跡可憐遺塚僅存留郭外荒涼土一抔瓜菜圃八鋤隧道牛羊牧豎上墳丘拋棺棄槨須

更事男子有心宜好義鄙夫目擊為心傷
四十年前願欲償修葺在崇禎庚午辛未
鞞以顯今日掉頭無應者漫問先生可姓楊
因思雅道嘉禾士筆墨風流猶享祀故塚
安全數百年拜掃於今還未止文行高賢
在里中漠然棄置乃如此自是堪嗟鄙俗
腸若見禾人定羞死咄嗟人瘦尚可肥果
然士俗不可醫真報相貽應不爽勿隨世

堅瓠集

卷四

三

丁

俗兒真癡武子先生名樹丕吳縣諸生善
八分書年八十有八而卒

題書櫥

楊君謙致仕歸讀書支硎山南華寺聞有
奇籍多方圖致手自抄錄嘗題書櫥云吾
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為士家無
一簡編辛動一十載購求心頗專小者雖
未備大者亦略全經史及子集無非前古

傳一一堅紙裝辛苦手自穿當怒讀則喜
當病讀則痊恃此用為命縱橫堆滿前當
時作書者非聖必大賢豈待開卷看撫弄
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貨財先墜地不
肯拾壞爛無與憐盡吾一生已死不留一
篇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捐勝遇不肖子
持去將鬻錢

行樂歌

堅瓠集

卷四

四

丁

行樂歌云春臺冉冉圍青竹春夜沉沉秉
華燭鸚鵡盃未停琵琶聲已續君當為曲
海上歌妾當獨唱江南曲江南曲聲未足
池中鴛鴦兩兩接江頭鳧鴨雙雙宿勸君
莫待髩邊華勸君莫負杯中醪君不見紫
蘿山上月如珠錦石屏前人似玉人生年
少須盡歡莫待形骸空結束空結束慢蹉
跎青山碧草容易過白髮茫茫君奈何

鄭所南

宋既亡鄭所南改名思肖隱居長洲之承天寺終身不娶時時向南慟哭爰作心史沉於寺之狼山房井中歷四百餘年至崇禎戊寅仲冬僧濬督井而其書始出鐵函重匱錮以聖灰啓之則楮墨猶新有感淳大義中興等集久久書及雜文其夏駕湖晚步詩云豈獨吳王事可憐人生回首總

堅瓠集

卷四

五

丁

凄然空嗟落日猶如夢不記東風幾換年寶駕跡消前古地菱歌聲斷晚來船如今城郭多遷變茅屋荒頽草積烟春日登城詩云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遙認孤帆何處去柳塘烟重不分明春詞云春氣暄妍御夾紗玉釵雙鬟綠雲斜倚闌看遍庭前樹盡是枝頭結子花懷友云今日尊前忽憶君為憐秋事又平分坐來

凝睇西風久過盡天邊數片雲春日遊承天寺云野梅香散雨初晴來此閑聽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風歲歲闌問城闌愁云畫眉夫婿客遊梁獨理瑤琴山水長莫上翠樓憑檻望陌頭無數碧垂楊睡覺有懷云千古英雄人不見一樓風雨夢初回空中變化觀龍見世上淒涼誤鳳來又鳳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天下皆秋雨山

堅瓠集

卷四

六

丁

中自夕陽等句其感慨一寓之於詩又有隱居謠日布衣暖菜羹香詩書滋味長

焚書坑

唐章帝題焚書坑云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陸文量詩云焚書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受兵書

七賢過關圖

七賢過關圖姓名相傳不一元唐愚士詩云七騎從容出帝閣寒驢驄馬雜山犇瀛洲學士叅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廣川書傳謂七賢者李白李欣之遜孟浩然蔡母潛裴迪司馬承禎出關訪王維明初夏節暨姜南云是開元間冬日李白李華張說張九齡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

堅瓠集

卷四

七

丁

龍門寺遇雪鄭虔圖之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與長蓋指此也虞邵庵集題孟像詩有風雪堂中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之句郎仁寶七修謂三說皆非且云春秋有七人建安有七子唐有七愛宋有七老未嘗稱賢也惟晉竹林七人稱賢耳且王戎嘗乘驢山濤乘驢劉伶乘

鹿車餘則乘馬鹿車或誤畫為牛也按羅烏帽亦晉人所戴唐則巾矣元曹文以伯啓集有七子圖詩云清譚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一証也陸儼山玉堂漫筆云七賢疑即竹林七賢耳屢有人持其畫索題觀其所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云即論語作者七人

堅瓠集

卷四

八

丁

像也錄之以俟博識

退圃

蘇東坡為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咏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釣歸釣縮頭鱸圃中草未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閨年其於退字略不發明而休牽上瀨歸釣縮頭黃楊厄閨則曲盡退字之妙此詠題之三昧也

旗亭小飲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餘人會燕三人因避席隈隅擁爐火以觀俄有妙妓四輩續至奢華艷曳旋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不自定甲乙今密觀諸伶所詠詩多入歌者

堅瓠集

卷四

九

丁

為優俄一伶拊節而歌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聞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畫壁曰一絕句之渙

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巴人下俚詞耳陽春白雪俗物豈敢近哉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吾詩終身不敢與子輩爭衡矣須臾雙鬟發聲則歌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卽歛斂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

堅瓠集

卷四

十

丁

故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乞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桃暗李明

韓退之有詩云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採白揀雪羞比波浪翻空香無已誠齋詩序云桃李同時而退之詩云不見桃花不可解偶因晚眺登碧落堂望隔江桃暗而李獨明乃悟其妙

趙子昂

趙孟頫以宋室賢才失身北仕揚州春市
琵琶別調矣然而哀音離黍故國淒涼未
嘗不纏綿四韵中也嘗作聞擣衣詩云露
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絲北來風
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昔猶總肥宛
變裏琵琶曾沒漢嬋娟人生俯仰成今昔
何待他年始惘然又作絕句云春寒惻惻

堅瓠集

卷四

十一

丁

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
落一庭風雨自黃昏 梅花開盡雪飄零
楊柳青青春水生一夜東風吹雁過江南
江北故鄉情

落葉

茗谿漁隱載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
歸禽易見窗滿廊僧不厭一箇俗嫌多鄭
谷咏柳詩云半烟半雨谿頭畔香間桃

山路中會得離人無恨意千絲萬絮惹春
風觀此二詩乃落葉及柳之謎語也

五嶽山人

錢塘田汝成記云蕪州黃勉之省曾風流
儒雅卓越罕群嘉靖戊戌嘗試春官予過
吳門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北上來游西
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岳山人其自稱
於人亦曰山人予常戲之曰子真山人也

堅瓠集

卷四

十一

丁

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與瘦骨輕軀
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
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謂山
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
歌咏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
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
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
宜乎

唐六如

唐子畏寅一字伯虎號六如謂取佛氏之說乃蕪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高柳暉一如巫峽猿一如垂丘雀一如瀟湘雁其說更脫灑有意趣子畏既廢秦詩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又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明香

堅瓠集

卷四

三

口一簾烟壽王少傅詩云綠鬟烟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所用石記曰龍虎榜中各第一烟花隊裏醉千場有風流遁一書皆青樓中遊戲語惜不傳○桐下听然華學士鴻山察熾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既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

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湯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各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復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獲配秋香之誣袁中郎為之記小說傳奇遂成佳話又子畏

堅瓠集

卷四

四

同祝京兆醉坐生公石見可中亭有貴人分韵賦詩乃衣籃縷如乞兒倚柱而聽數刻未落一韵格格苦思句成二人相視而哂貴人怒曰乞何為者豈能詩耶對曰能解元口吟京兆操觚須臾數百言有七里山塘迎曉騎幾番春雨濕征衫之句擲筆索酒酣飲而去貴人驚異以為遇仙對人詭稱之後知之漸悉卒有棘閣之謬

蕭壽卿

臨川蕭壽卿大年工詩詞書兼率更承旨
兩家以薦授長洲仁和教官一目重瞳硯
細謂曠長身紫髯博通經史秋闈考文四
省交聘咸以病辭景泰中徵修通鑑綱目
未入館病卒翰林諸公惜不獲一見時童
大章在坐素善滑稽因曰不必識其人彼
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衆為闕然蓋羈姓
堅瓠集 卷四 五 丁

堅瓠集

卷四

五

丁

鬢雲低風透羅衫薄殘夢驚騰下翠樓不
資金釵落幾許別離愁猶自思量着欲寄
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半夜雞

唐人以半夜雞鳴為不祥來鵬曉雞詩云
點黯巖城罷鼓鼙數聲相續出寒棲不嫌
驚破紗窓夢却怕為妖半夜啼但寒雞半
夜則啼今止以黃昏及雌雞啼為不祥

堅瓠集

卷四

未

丁

終南別業

碣石剩談長安雍世隆泰別業去終南不
一舍甚有幽致有尋訪留題壁間者云中
丞別業歷秦川非郭非村小洞天樹底好
山當屋上源頭活水過門前吟邊風月詩
三百靜裏乾坤壽八千只恐春雷天外震
等閒驚起老龍眠未幾有詔起復亦詩識
也

垢仙

垢仙姓吳吾蕪市人也生於萬曆甲申二十以前踪跡未定每行市中群兒撈之呼為狗仙乙巳始赤身矣人與之食有享有不享與錢亦然享者受者其家必有吉祥善事先依朱姓後依王姓席地趺坐晝夜擁爐酷暑無汗暗坐無蚊體不沐而無穢氣髮成結而無鬢風臘月浴水孔中夏日

堅瓠集

卷四

七

丁

熾炭逼身遠近觀者絡繹不絕兩耳中通左右洞颯日則緘默夜間笑語鄰人云虛室若有往來者不飲酒而茹葷半幅圍腰以蔽下體人欲以新者易之弗願也虞山顧宦北上夢人語曰郡中顧家橋有異人宜問其行藏受公禮此行如意否則且無貽轄也顧訪之見其蓬首垢面改為垢仙贈之不受叩之不答顧脉脉去入都遂羅

璫禍又有浙宦攜二子偕一客來訪各以

百錢為壽仙低個不視強之僅取其子者各二十一枚餘皆峻却宦與客快快而去後則向人索錢矣人皆曰仙亦改其素乎或曰此風會使然彼不過遊戲三昧耳較之衣冠中白晝暮夜攫取無厭者不仙凡哉而仙意不可雖與之終不受也順治乙酉正月廿九日度世年六十有二金閨里

堅瓠集

卷四

七

丁

人沈寄員名鍾者篤信之一日夢仙造其家曰吾今往醒而心動越一日趨視端坐尸解顏色如生覺口中有香氣相襲寄員不欲壞其真身捐貲買水銀合殮置龕坐之倡率建庵以奉仙靈今像在婁門內老君堂中蓋仙混跡人間一旦厭五濁惡世躡蛻而去豈因時移世換頓超塵累凡緣乎若寄員者可謂契合者也

錢振之無題詩

錢振之尚濠有無題詩云碧雲飛處隔蓬萊
香徑烟銷種綠苔
夢裏關山何日到書中鴻雁幾時來
國香和就相思淚
碾玉難成百艷胎
自是人閒惆悵事
劉郎辛苦憶天台
自來消息兩茫茫
畫損雕闌擲破錢
秋雁書空還有淚
春蠶絲盡不禁眠
已無梧葉題長恨
空折梅花報可憐
一夢揚

擊瓠集

卷四

九

丁

州城底事挑燈誰話舊因緣
悠悠魚雁別經時
瘦盡江郎髻裡絲
天上有星臨薄命
人間無藥治相思
空餘舊恨歌桃葉
誰識新詞唱柳枝
十二峯前多少意
倩風吹與玉人知
獨立東風空自嗟
悵悵暗數昔年華
雲鬟有恨終爲石
萱草無歡不耐花
燕子自誇王謝壘
馬蹄曾識茂陵家
蒼茫望斷歸來路
一寸心中萬里涯
凡材

何計合姻緣
誤入三山小有天
賦就西廂飛白鳳
夢來神女劇藍田
看花和淚思長好
對月傷心說再圓
情緒近來言不得
夜深獨自禮金仙
浪說歡情不可尋
星橋拆處采雲深
窺奩影斷鸞分鏡
膩枕香消玉墮簪
一尺難挨回首路
千金莫買隔簾心
何年再展雙鸞翼
飛上紅樓倚碧琴
浮漚聚散豈爲期
零落花魂倦眼低
枕上

擊瓠集

卷四

十

丁

三更銷夢雨燈前一折
買愁詩難將白雲調
蘓小何用黃金鑄
牧之二十四番風信急
雕梁春暗絡塵絲
襄王曾伴楚江雲
花使無端惜離群
鸞鳳笙中喚小玉
鴛鴦塚上哭雙文
淚絲堪織流黃綺
前雁字誰書白練裙
王粲登樓渾是病
暮烟何處問湘君
腸斷雀微待月身
淚流清血自滄巾
嬌多頃愛情難測
憶久悲歡夢似真
簫史

何年憐月姊裝郎鎮日酌冰人惘然愁思
渾無賴一任桃花流水春臨鏡朝來不
欲看情禪何日出邯鄲西陵歌斷鶯花小
南國香消佩帶寒好夢迷天皆薄倖侯門
如海只悲酸蕪莫問長干路江上烟生
白露團歌舞教成十載恩今朝誰識舊
王孫五湖自載吳宮月三峽空歸蜀帝魂
芳草淩迷人事改孤雲明滅此心存曉來
堅瓠集 卷四 三 丁

染得相思字半是芙蓉半淚痕

夜雨詞

徐甜齋旅寄江湖十年不歸嘗作夜雨詞
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
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暮未收歎新豐孤
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萬里憂都到心
頭甜齋與貫酸齋同時齊名世號酸甜樂
府

安南國人

桐下所然萬曆辛亥温州盤石衛獲得奪
船二隻凡一百二十人稱是安南國皆環
目黑齒被髮衣衿無幅言語支離不通而
文字不異中國相見以搓手爲敬吹箬葉
作聲有清韵編竹爲舟膠以木葉舟軟如
紙可掬其序立似有尊卑魁然而短毘盧
者酋長也初見人惟痛哭既而引見上官

堅瓠集

卷四

三

丁

庭下偶答他囚相與惶駭股栗官發置各
僧寺十人爲偶以共守之未免飢困水土
不服數日後有死者酋長爲詩云微軀飄
泊豈無家只爲蠅頭一念差昔口已曾朝
北闕今朝焉得指南車夢魂自信歸鄉國
骸骨誰憐沒草沙奇語妻兒休問卜年年
滴淚向中華上官見詩稍憐之爲給廩餼
後因遣使封王遂送歸其國

神童詩

宋鄞縣汪洙字德溫九歲善詩賦牧鵝鬻
官見殿宇頽圯心竊歎之題曰頽回夜夜
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
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官竒而召見時衣
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應聲曰
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手先
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訓蒙為汪
望瓠集

卷四

三

丁

侍婢續詩

宋趙葵嘗遊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朱
欄遠簇簇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
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
一攸紅瑪瑙詩未成葵即睡去侍婢續云

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周文襄賑饑

景泰五年遣周文襄賑饑周進本作二
詩致朝士云蕭蕭匹馬過長安滿目饑民
不可看十里路埋千百塚一家人哭兩三
般大街骸骨形將朽鴉啄骷髏血未乾寄
語當朝諸宰輔鐵人聞着也心酸 艱難
百姓實堪悲大小人民總受飢五日不燒

望瓠集

卷四

三

丁

三日火一家開閉九家離隻鴉祇換三升
穀斗米能求八歲兒更有兩般堪歎處地
無芳草樹無皮不減流民圖讀之酸鼻

吟詩高士

景泰中吳郡大飢有人題詩三清殿壁自
縊云我年七十遇三荒惟有今年荒得荒
我今弔死三清殿知道來年荒不荒至今
觀中大蘇必首薦吟詩高士云

歲交黃鶯兒

錢古民自號林屋道人乙卯丙辰歲交有
黃鶯兒詞云除夜雨蕭蕭掩雙扉歎寂寥
山簡野敘辛盤妙把銀燭高燒把金尊滿
澆慙慙忙禮毛錐道祝來朝視田豐稔大
有勝今宵 爆竹響連宵慶豐年賀歲祝
桃符新換千門曉工綴梅稍金舒柳條宜
春接福窓前報石灰指平安吉慶添箇大
元寶

堅瓠集

卷四

五

丁

王兩舟宮詞

夷白齋詩話吳興王兩舟濟人物高遠奉
養雅潔刻意詩詞其所著有宮詞一卷水
南詞一卷谷應集鐵老吟餘其宮詞尤蘊
藉可喜姑舉一二染指可知鼎中之味矣
其詞云駕幸長春二鼓時提燈馳報疾如
飛上房供奉忙多少才拭龍床布地衣

昨夜閨中進荔枝君王親受幸龍池先將
並帶盛金盒密賜昭儀盡不知 錦標奪
得有誰爭跪向君王自報名宣索宮花親
自插連呼萬歲兩三聲

庶制詞

朱有翰林直內宿應制作宮娥新幸詞黃
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進
酒猶呼萬歲錦首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

堅瓠集

卷四

六

丁

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後遂挂
彈章以詞臣應制作狎語不得入政府景
德中早秋宴拱辰殿酒酣官人按舞命中
使詣翰林索新詞夏揀初授館職立進喜
遷鶯日霞散綺川沈鈞簾捲未央樓夜深
河漢截天流宮殿鎖清秋瑤階曙金莖露
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
涼州上大喜未幾罷用榮辱有命信夫

上糖多令

山堂肆考宋史彌遠嘗作半閒亭每泊事畢即入亭中打坐有佞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摘星班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閑人生閒最難美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索寵姬

蔡元長南遷中路有旨取其寵姬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贈別云為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無復尊前念老翁

卷四

七

丁

熙寧初王荆公以經義取士元祐後用詩賦紹聖初復罷之政和中著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張其叟

張芸叟

詩賦者杖一百張其叟

辛酉拔蠹魚晚歲雖重耻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杜方投筆地下班楊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撚白髭鬚

王仲澤

宋王仲澤以才選行人與金議和比再至揚州有題詩驛亭譏其和事不成云來往二年無一事青山也應笑行人仲澤亦為

堅瓠集

卷四

七

丁

詩解嘲云二年奔走道途間知被青山笑往還只向江南南岸老行人因更笑青山寄文恪詩

沈啓南居相城水鄉年八十餘病將危相國王文恪公請告歸次日即遣僮齋書在候石田賦寄一絕云勇退歸來說半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恹淡遂為絕筆

依樣葫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宣言穀
宣力實多藝祖曰翰林草制皆簡前人舊
本俗所謂依樣画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
作詩云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
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画葫蘆

提學來口號

桑民懌悅口號云提學來十字街頭無秀

堅瓠集

卷四

元

丁

才提學去滿城群彥皆沉醉青樓花映東
坡巾紅燈夜照西廂祀又教靜之云槐花
黃舉子忙閒時做下忙時用管甚槐花黃
不黃

咏田字

沈啓南周咏田字云昔日田為富字足今
日田為累字頭拖下脚時成甲首申出頭
來不自由田安心上長思想田在心中慮

不休當初只望田為福誰料田多疊疊愁
康熙初吳中田產皆應其言

批奪山牘

韻語晨鐘黃岩有顯者奪民山民訟之時
高材為令批其牘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
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為限倏忽浮
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我問山不語奈
山何若無山下累累塚料得爭山人更多

堅瓠集

卷四

辛

玉簫宮詞

雙槐歲抄臞仙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聲
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春一色不知
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云瓊花移入大
明宮旖旎濃香韵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
玉簫遠亮月明中時賢妃權氏朝鮮人善
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北征還至臨城薨
謚恭獻

白梳月題壁

吳門女子白梳月題任丘旅店壁云妾白
梳月號蓮仿家住半塘幼失雙親寄養他
姓姿容畧異慧業不同非敢擅秀閨中願
效清風林下豈意我生不辰所適非偶日
彈琴之相對百限纏綿時捲幔以言征一
詩哽咽余愛題之驛亭人各憐之黃土可
耳詩曰吳宮春深怨別離風塵慘淡雙蛾

聖瓠集

卷四

三

丁

眉腸啼月落寸腸斷香消芍藥空垂垂流
黃未工機上織生小殷勤弄文筆新詩和
淚寫郵亭珍重寒宵誰面壁康熙丙辰三
月廿日商丘朱牧仲舉北上過此挑燈細
讀感慨係之因繫括原詩為調笑令用貽
好事云面壁淚痕濕想見含毫燈下立風
鬟雨髮吳宮隔芍藥香消堪惜明如遠嫁
歸何日一曲琵琶悽惻康熙戊辰宋公為

江蘇藩憲有惠政陞任江西巡撫

張璧娘

張璧娘閩縣良家女也歸某半載而夫卒
光麗艷逸妖美絕倫少年慕而挑之者無
不見擯獨愛林子真之才而越禮焉所居
樓上又有複閣使侍婢列子真匿復閣中
往來甚秘子真移家臨清就父公署璧娘
懷想寄詩黃消鴉子翠消鴉簾拂層冰帳

聖瓠集

卷四

三

丁

九華裙縷褪來腰束素釧金鬆盡臂纏紗
牀前弱態眠新柳枕上迴髮壓落花不信
登牆人似玉斷腸空盼宋東家子真覽詩
淹留未歸璧娘感想而歿子真聞之有感
舊詩云梅花屋亂奈愁何夢裏朱樓掩淚
過記得去年今夜月美人吹入笛聲多蓋
璧娘好音尤善吹簫嘗詣子真烏石山
房倚梅花吹簫故子真詩記其事

絕糧無袴

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鄧孺孝鄧為言絕糧狀因口占自寬云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正須憂真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寫出頭儲日余舊年貧無袴亦有口號云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隻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着坐中多貧士為之大笑

堅瓠集

卷四

三

丁

網巾

貴池劉輿大名廷鑿有十二棄書其咏網巾云結髮前過十七春憑茲弱冠說成人蓬頭寧敢加元冕棋服曾看映角巾萬法羽衣稱統一大綱儒者著經綸截流希解彌天網散作烟波一釣緝

譏袁柳庄

寧波曹孝廉某題詩譏相士袁柳庄曰英

雄老眼識英雄我正懷疑欲問公九尺曹交湯九尺重瞳項羽舜重瞳形容何乃一相似功業如何兩不同須向此中明造化莫將容易問窮通

譏趙師舉

宋太學生以詩譏趙師舉云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莊大雞一日水山失勢湯剝獲羹刀剗及侂胄敗或又贈之曰侍郎自號

堅瓠集

卷四

三

丁

東墻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窟深藏

題祠堂

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趙師舉師浙東使門吏陳詞乞增已像兩司狗從之朱萬年題詩於祠壁曰師舉使衆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大鵬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曾屈相謔

崇禎甲戌科屈仲魯亨應二人各以其姓
舉古人相謔曾曰屈到屈原都為他屈天
屈地屈曰曾點曾西好似你曾祖曾孫

夢攜酒樓

陳彥修有姬一夕夢少年攜上酒樓酣飲
少年執板歌以侑酒覺猶記云人生開口
笑難逢富貴榮華總是空惟有隋堤千樹

堅瓠集

卷四

五

柳涇涇依舊水流東

雪和尙

永樂中京師大雪軍士於午門外將雪團
一和尙解縉見之題詩曰此僧從未入娘
胎昨日天宮降下來暫借午門投一宿明
朝日出往天台

題純陽像

說聽王文恪公濟之年十二能詩有以呂

純陽渡海像求題文恪援筆書云扇作帆
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洋秋饒他弱水三
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其大志已見矣

李陸相戲

陸式齋客在成化時留滯郎署最久其遷
職方也李西涯戲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
為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
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堅瓠集

卷四

六

犯夜賦詩

宣德中有浪遊黃州者以犯夜為太守究
因上詩曰舟泊蘆花淺水渚故人邀我飲
金卮因歌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
城上將軍原有禁江南遊子本無知黃堂
若問真消息舊有聲名在鳳池問其姓氏
終不答守禮而釋之是必建文中行遜諸
臣也

祝沈對

祝枝山同沈石田出行見尼姑收稻自挑
祝云師姑田裡挑禾上和尙沉云美女堂
前抱繡裁秀才

成化對

成化初登極一士考選中書上命對云日
又明月又明大明一統士應聲云華也化
夸也化成化萬年上悅

堅瓠集

卷四

三

丁

古人對

陳洽八歲時與父同行見兩舟一遲一速
父因命對云兩船並行櫂速音肅不如帆
快音哈洽即云八音齊奏笛清狄音難比
簫和音何

四時四方

有才士偶成一對云冬夜燈前夏侯氏請
春秋傳久未有對者後請此仙以此問之

方對曰東門樓上南京人唱北西廂

典史對

有兩員吏候選典史欲南者得北欲北者
得南因相爭文選命對曰吏典爭南北南
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一典史對云相公
要東西東夸之人也西夸之人也問者絕
倒

楊一清

堅瓠集

卷四

三

丁

楊選庵十二歲中舉至京國公尚書同設
席邀飲尚書國公齊遞酒兩盃因曰手執
兩盃文武酒飲交乎飲武乎楊曰胸藏萬
卷聖賢書希聖也希賢也

何燕泉

何燕泉孟春幼時同父乘涼父命對曰蛙
鼓螢燈豈馴箭荒堂夜夜元宵即對曰螢
簧蝶拍鸚鵡詞香陌年年上巳

劉招山詞

劉招山作擊裙腰詞云山見嘉嘉水見清
船見似葉兒輕風兒更没人情月兒明
合奏送人行眼兒歛歛淚兒傾燈兒更冷
清清遭逢雁兒又沒前程一聲聲怎生得
夢兒成

心字香

蔣捷有一剪梅詞云一片春愁帶酒澆江

擊瓠集

卷四

五

丁

上舟搖樓上帘招秋娘容與春娘嬌風又
飄飄雨又瀟瀟何日雲帆卸浦橋銀字箏
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
綠了芭蕉按心字香外國以花釀香作心
字焚之

一子三教

陳湖朱野村陸天翼解升幼聰穎其父以
資窘欲送為僧母欲送為道士天翼欲

為儒有人出句試之曰一子難兼三教儒
釋道盡言爾志天翼即曰七篇能中五魁
解會狀必得其名遂潛心肄業後入吳縣
學有聲庠序

日影詩

耳談載黃巖王仁南古直遊京師視鄉人
於刑獄被逮並以置獄甘侵辱緘口不言
獨暴立烈日中不與眾囚伍刑曹主事李

擊瓠集

卷四

平

廷美異之檢其衣帽得柯學士潛贈詩因
曰爾能詩乎使賦日影須臾詩成曰臍痛
散陽暉因物始成影萬象妍醜分一見妖
魅屏瓦雀成駒馳金身異蟬冷長夜照圓
扉宛纍正延頸廷美見其詩縱之歸長揖
出獄吏辟而笑古直名由此顯其詩亦可
誦較之曹景宗競病句陳思王雲豆詩不
啻過之